

# 民報

三

合訂本  
第 14 — 20 號

科學出版社影印

合 訂 本  
第一四二〇號

# 民報

(三)

科學出版社影印

一九五七年



日本明治廿八年十一月廿五日第三種郵便特認可  
日本明治四十年六月八日發行

民

報

第 拾 四 號



西比利亞阿喀尼兒之中俄革命黨員



員黨命革女中獄兌喀阿

THE MINPAO MAGAZINE

8 Nichome Shinogawamachi

Ushigomeku

TOKYO JAPAN

## 本報告白

啓者各地通信本社概在新宿之發行  
所現爲廓清事務起見所有事項均以  
編輯部直接以後通信諸君無論重要  
尋常定報等事即希直函日本東京市  
牛込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民報編  
輯部爲荷

Telegraphic address:

MINPAO TOKYO

# 代理中國日報

香港中國日報爲中國革命的機關報之元祖自己亥年創始以來其間經歷幾許大風潮屹然不少變動其名譽其價值久爲一般社會稱道不置無俟贅述矣本年該報更大改良言論之精闢資料之豐富均臻絕頂其尤著者爲民生主義與中國政治革命之前途一篇洋洋萬餘言受社會之最大歡迎等于洛陽紙貴誠空前之傑作也其他如對於拒約及粵漢鐵路各問題均能實事求是摘伏懲奸則其小焉者耳茲托本社代理全年連郵費十一元今爲吾國苦學界特別減收全年九元半年五元報資先惠否則恕不應命

代理處

民報社啓



## 復報社廣告

本。社。同。人。痛。祖。國。之。已。亡。憤。異。族。之。無。狀。爰。於。去。歲。孟。夏。組。織。斯。報。發。揮。民。族。主。義。傳。播。革。命。思。潮。爲。國。民。之。霜。鐘。作。魔。王。之。露。檄。今。春。復。大。加。改。良。以。謀。普。及。凡。我。黃。帝。子。孫。盍。其。來。購。全。年。十。二。冊。售。銀。一。圓。半。年。六。冊。五。角。五。分。零。售。每。冊。一。角。郵。費。每。冊。加。銀。二。分。如。有。志。士。欲。移。玉。內。地。擔。任。代。派。者。可。緘。知。民。報。編。輯。所。本。社。尤。當。格。外。從。廉。以。副。盛。意。

中國開國紀元四千六百四年

本 社 謹 啓

會社 東洋社長石川正作選集說明

小學

讀本

教授

用



六重 桐箱 入一 組貳 百種

並製九圓 ● 上製十八圓 ● 荷造費實費

本集凡衣食住各種標品詳列說明正確誠標品中之模範標品也

東京高等師範學校長宏文學院長嘉納治

五郎先生題字

宏文學院教習上野巽先生著

● 學校治療法 漢文 金二十錢 郵稅貳錢

● 應急治療法 漢文 金二十錢 郵稅貳錢

● 兵式體操法 漢文 金十五錢 郵稅六錢

附 射擊學

前者於危疾治療後者於兵式體操詳加解說獨具隻眼 留學諸君蓋速購諸

日本東京市神田區南乘物町二十番地 電信路號卜才

# 東洋社 資合會

弊社營業品總目錄郵券四錢御送付次第進呈

東京高等師範學校講師上原六郎先生 選定  
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教授岡山秀吉先生 選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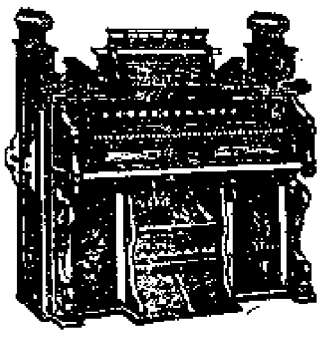
● 小學手工科標本 定價十六圓 荷造費壹圓

● 小學手工科用具 荷造費四十五錢  
普通用具拾壹圓  
木工用具廿壹圓半  
金工具廿壹圓半  
荷造費四十五錢  
以上壹組五十圓 荷造費壹圓廿錢

● 博物教授用標本

動物標本 五十種拾貳圓乃至貳百五拾種百六拾圓  
植物標本 七拾種五圓半乃至千種百七拾圓  
礦物標本 四十八種五圓乃至百五拾種六拾五圓  
岩石標本 四拾八種六圓乃至百貳拾五種貳拾七圓  
教育用各種標本模型種種  
挑選機器植物理化儀器種種

## 東洋社風琴



普通形第廿四號 製作堅牢 裝飾優美  
音律正確 價格低廉

デスク形 一號貳拾圓乃至拾號百圓皆通形一號至拾號乃拾四號至拾四號貳白圓

其他一切西洋樂器及附屬品唯洋琴手琴風琴之修善均能應命如須本社樂器目錄惠寄二錢郵券即能進示進呈

# 民報第拾四號目次

## ●圖畫

▲西比利亞阿喀兒獄中之俄國革命黨員

▲阿喀兒獄中女革命黨員

●官制索隱……………太炎

●清儒得失論……………章裔

●辨滿人非中國之臣民……………章裔

## ●附錄

▲答鐵錚……………太炎

本報發行一週年以來時承海內外諸君子力表同情捐助鉅款茲又承顏君及自由社諸君惠助多金特將台銜及數目登諸報首以誌銘感謹以先後為序

顏太恨 五十元

美國大埠自由社 十元

同情人 五元

本社敬啓

## 民報

(第拾四號)

## 官制索隱

太炎

九服崩離。天地既閉。吾乃感前王之成迹。而爲官制索隱四篇。蓋古今言是者多矣。高者比次典章。然弗能推。既見以至微。隱其次。期於致用。一切點汙之迹。故非所曉。雖曉亦不欲說。吾今爲此。獨奇觚與衆異。其趣在實事求是。非致用之術。乃亦不待排比推迹。經脈盡於孫絡。相其陰陽。嘗其臭味。其作始至微眇。而終甚鉅。爲傭衆所弗能理者。乃箸之於篇。其微指在使人周知。古始以興感慕。耿然識旃裘引弓之非吾族。思古人也。而非期於取法。故不欲掩其點汙。與胡伯始杜君卿諸公尙殊其意。況若端臨之儂儂者乎。或曰。凡事之使人興慕者。在其可崇可貴。今子爲天子居山宰相用奴。諸說適足釀嘲而起鄙夷。宗國之念。毋乃其自刺謬耶。曰。吾曩者嘗言之。以爲祖宗手澤。雖至憊拙。其後昆猶寶貴之。若曰盡善則非也。昔顧寧人丁明絕。昨發憤考帝王陵寢。彼蒿里中陳死人。豈有毫末足用於當世。然識其兆域。則使人感

懷。不。忘。且。今。之。觀。優。者。求。其。事。迹。蓋。負。慙。德。而。姦。惡。可。甚。者。衆。矣。優。人。固。未。嘗。爲。掩。諱。且。暴。露。愈。甚。則。觀。者。愈。益。奮。興。豈。非。以。漢。官。威。儀。於。此。得。其。放。物。故。弗。計。事。狀。之。淑。慝。耶。若。徒。就。官。制。言。吾。中。國。專。制。之。世。宰。相。則。用。近。臣。其。樂。爲。近。臣。者。誠。醜。然。歐。美。君。主。共。和。之。政。抑。豈。有。以。愈。是。乎。凡。爲。代。議。士。者。營。求。入。選。所。費。金。無。慮。鉅。萬。斯。與。行。賄。得。官。何。異。民。主。立。憲。世。人。矜。美。法。二。國。以。爲。美。談。今。法。之。政。治。以。賄。賂。成。而。美。人。亦。多。以。苞。苴。致。貴。顯。夫。佞。悅。衆。人。與。佞。悅。一。君。者。其。細。大。雖。有。異。要。之。猥。賤。則。同。也。然。則。承。天。下。之。下。流。者。莫。政。府。與。官。吏。議。士。若。行。誼。不。修。賕。賂。公。行。斯。爲。官。吏。議。士。而。總。其。維。綱。者。爲。政。府。政。府。之。可。鄙。厭。寧。獨。專。制。雖。民。主。立。憲。猶。將。撥。而。去。之。藉。令。死。者。有。知。當。操。金。椎。以。趣。冢。墓。下。見。拿。坡。命。華。盛。頓。則。敲。其。頭。矣。凡。政。體。稍。優。者。特。能。擁。護。吏。民。爲。之。興。利。愈。於。專。制。所。爲。耳。然。其。官。僚。猶。頑。頓。無。廉。耻。非。是。則。弗。能。被。任。用。故。嘗。論。政。府。之。於。生。民。其。猶。乾。矢。鳥。糞。之。孳。殖。百。穀。耶。百。穀。無。乾。矢。鳥。糞。不。得。孳。殖。然。其。穢。惡。固。自。若。求。無。政。府。而。自。治。者。猶。去。乾。矢。鳥。糞。而。望。百。穀。之。自。長。以。生。民。之。待。政。府。而。頌。美。之。者。猶。見。百。穀。之。孳。殖。而。並。以。乾。矢。鳥。糞。爲。馨。香。也。吾。儕。所。



志在光復宗國而已。光復者義所任情所迫也。光復以後復設共和政府則不得已而爲之也。非義所任非情所迫也。以是反觀則無欣厭於甘辛黑白矣。

### 神權時代天子居山說

惠定宇作明堂大道錄。考明堂者經師所有事。其言大道則夸也。明堂清廟辟雍之制古今興廢雖不同。然麗王公奠天位者其實其名大氏不出山麓古之王者以神道設教草昧之世神人未分而天子爲代天之官因高就丘爲其近於穹蒼是故封泰山禪梁父後代以爲曠典。然上古視之至恆也。山海經云「鼓鐘之山帝臺之所以觸百神也。」又云「帝堯臺帝嚳臺帝丹朱臺帝舜臺各二臺臺四方在昆侖東北。西王母之山有軒轅之臺。係昆之山有共工之臺。蓋人君恆居山上雖宮室旣備猶必放而爲之。有時亦直營岡阜以爲中都。說文云京人所爲絕高丘也。詩稱公劉乃陟南岡。乃覲於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此蓋在夏衰戎狄雜居之世。其後則春秋以天子所居爲京師亦放物其意而名之。爾雅釋詁曰林烝君也。林爲山林烝即薪烝是天子在山林中明甚。後代此制旣絕而古語流傳其迹尙在。故秦漢

官制索隱

四

謂天子所居爲禁中禁從林聲禁者林也言禁言彙皆山林之儲胥也亡友陳鏡泉說五經

異義鄭駁云「禮記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

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天子將出征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

以訊誠告然則大學即辟雍也詩頌泮水云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

觶此復與辟雍同義之證也大雅靈臺一篇之詩有靈臺有靈囿有靈沼有辟雍其

如是也則辟雍及三靈皆同處在郊矣囿也沼也同言靈於臺下爲囿爲沼可知衆

家之說各不昭晷雖然於郊差近之耳在廟則遠矣鄭說雖是然不悟廟亦在郊

書說云明堂在近郊近郊三十里講學大夫淳于登說明堂在國之陽丙巳之地三

里之外七里之內二說遠近雖小殊然同在近郊則一明堂宗祀所以嚴父配天古

之廟止此而已其在三代之禮五廟與明堂各異則不可以槩太古三靈辟雍與明

堂同處亦得言廟在周禮言之則非也在太古言之則是也明堂在郊郊字古借用

蒿周禮載師注故書郊或爲蒿故郊宮或作蒿宮然自大戴禮盛德篇已不識蒿郊同字乃曰周

時德澤洽和蒿茂大以爲宮柱名爲蒿宮詭誕之言不可爲典要矣雖然明堂在

郊亦祇就三代言也。其在上古則圜丘正爲王宮之地，故附於郊。丘者有王宮，祭日之典。法祭祭日之壇而命之曰王宮。明王宮與日壇同處，朝覲於是，祭享於是，治事於是。是授學於是。後世既不能繼，故猶放物其意而建明堂。辟雍三靈於郊野，靈臺者其所以擬羣帝之臺耶？又尋山字之聲類考之，則說文云「山宣也」，以聲爲訓。明古音山宣不殊而宣爲天子正居。周有宣謝，漢有宣室，此皆因仍古語。彼天子正居所以名宣者，正以其在山耳。周之宣謝，漢五行志以爲講武之坐屋，此固未備據。顧命路寢所設大訓、天球、河圖皆在焉，而鼗鼓赤刀、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則講武之具也。蔡邕云：古言天者三家，一曰蓋天，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尋謝字古但作射而射與夜相通。左氏文六年經：狐射姑。穀梁作：狐夜姑。又左氏昭二十五年傳：申夜姑。釋文云：夜本或作射。是宣夜即宣射。天子正室有觀天之器，其在後世始分觀天之處於靈臺。然太古靈臺宣室未始有異，皆在山顛而已。復觀祭法：夜明爲祭月之壇，與日壇稱王宮者密邇。至於漢世而宣夜、夜明之語轉爲掖庭掖也、夜也、射也、謝也、榭也、豫也、序也。此七字皆同音而義相聯者也。又尋尙書有「納于大麓」之文，古文家太史公說曰：堯使舜入山林以澤，此讀麓爲本字。

官制索隱

五

官制考

六

所謂「林屬於山爲麓」也。今文家歐陽夏侯說曰：昔堯試於大麓者，領錄天子事。如

今尙書官矣。劉昭注續漢書百官志引新論如此又曰：入於大麓，言大麓三公之位也。居一公之位，大總

錄二公之事。論衡正說篇古文於字義爲得，顧於官制失之。今文得其官制，其字義又不

合。即實言之，則天子居山，三公居麓。麓在山外，所以衛山也。堯時君相已居棟宇而

猶當納於大麓者，洪水方滔，去古未遠，其故事尙在。禮官初拜三公，當準則典禮而

爲之，則必入大麓以爲赴官踐事之明徵。左傳曰：山林之木，衡鹿守之。鹿即麓也。衡

麓在後世，祇爲虞衡之官。而古代正爲宰相。如伊尹官阿衡，亦名保衡。猶是衡麓之

故名也。說者以爲阿衡，平則望文生訓也。至漢時有光祿勳爲天子門衛勳者，闕也。胡廣已言之獨光祿之

義至今未有塙解。其實光祿即是衡麓。衡橫古通，又尙書今文橫被四表。古文作光

被四表，是衡橫光三字爲一也。古音同漢時爲天子主門者，又有黃門。黃門復即橫

門。衡門在水之衡，則曰水衡。係於天象，則有五潢。天官書曰：咸池曰天五潢。樂叶圖曰：咸池五車。天關也。合賦圖曰：天潢主河梁。是潢亦爾梁之屬。與衡音義皆同。故主門闕者曰黃門。即橫字

又即衡光一也。董巴曰：禁門曰黃闕。以中人主然則古天子居於山林而衛門者，名爲衡

鹿亦即宰相。宰相以近臣爲之。見下條至漢時天子雖居宮室，然爲之守衛者猶曰衡鹿。此亦因

於古名後人不解。隨文作訓。應劭乃云。光者明也。祿者爵也。劭生漢末。去武帝財三百歲而已。不知其義矣。漢武時去古甚近。其名號多有取法。史記樂高云。今上即位。作十九章。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皆集會五經家相與共講習讀之。乃能通知其意。多爾雅之文。是漢武時所用古名古訓。當時經師已不能解。無論東漢以後矣。然證之以郎官。郎者光祿勳之屬。亦天子守門之官也。漢書楊惲傳云。郎官故事。令郎出錢市財用。給文書。迺得出。名曰山郎。張晏曰。山財之所出。故取名焉。此未必得其本義也。大氏古天子端居岡阜而從官以射獵為事。多得其饒。故漢世因之。猶名財之所出為山郎。斯語雖見於漢。然自殷周時已有此意。周語曰。夫周高山廣川大藪也。而幽王蕩以為魁陵。冀土溝瀆。其有悛乎。又曰。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于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麓散亡。藪澤肆既。民力彫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是則天子在山取其饒。用從官得以干祿。至殷周雖已居城郭。猶必宅於高山旱麓之地。漢代因之。遂有山郎之名。其所從來遠矣。綜考古之帝都。則顓頊所居曰帝丘。虞舜所居曰蒲阪。夏禹所居曰嵩山。夏都陽城。陽城即嵩山所在。古無嵩字。但以崇字為之。故周語稱緜為崇伯緜。逸周書稱禹為崇禹。商之先相土居商丘。其後又有適山之文。盤庚曰。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周之先公劉居京。其後

官制索隱

七



官制考

八

又處旱麓之地。夫曰山曰丘曰阪曰京。皆實地而非虛號。上古檜巢後王宮室。其質文雖世異。而據山立邑。則同。左氏言三墳九丘。賈侍中云。三墳三皇之書。九丘九州亡國之戒。言墳言丘。並以都山為義。及其亡滅宮室。邑里皆已泯絕。惟丘陵之形獨存。甚者或夷為汗澤。故伍員哀吳之亡。則言吳其為沼而屠滅者。至於豬其宮室。蓋以為高丘者。君上之所居。通於神明。洿澤者。亡虜之所處。淪於幽谷也。然則天子居山。其意在尊嚴神祕而設險守固之義。特其後起者也。

專制時代宰相用奴說

尚書載唐虞之世。與天子議大事者。為四岳貴族。世侯去共。主不過咫尺。議有拂忤。亦無以面折廷爭為也。直持之使不得遂行耳。小者卿尹之屬。雖貴不及岳。牧其勢常足以自植。於是專制之君。厭之則為己腹心者。惟奴僕與近侍。此義至易明。觀今時州縣不任佐貳吏員。而獨任己之閹人。以佐貳有官位吏員。有世及者。皆不能曲從己意。故惟閹人為可恃。昔之人主。其心豈異是耶。蓋伊尹嘗為阿衡。顧亦為保衡。君與衡之義。前已發之。所謂衡鹿。即光祿也。而阿保為女師之稱。後漢書崔寔傳。或因常侍阿保別自通達。注阿保。謂

母阿之爲名見於禮記稱爲「可者」說文阿字作𠂔然即呂覽本味篇稱有姚氏以伊尹媵女斯不誣矣孰謂其躬耕樂道耶湯旣引伊尹爲腹心而阿保之名無改其後相龔遂以阿保爲三公周有太保王莽置太阿少阿皆自此出而說者以爲阿倚衡平則不尋其本柢矣又本味篇云伊尹說湯以至味然則割烹要湯之說亦不誣也曲禮述夏商之制太宰尙卑是其職本在治膳然自伊尹任政而冢宰之望始隆孔子言高宗以前君薨則百官總己以聽冢宰明冢宰之貴商時已然至周禮天官太宰遂正位爲五官長然其所屬冗官猶是宮中治膳之職若膳夫庖人內饗外饗享人獸人漁人鱉人腊人酒正酒人漿人籩人醢人醯人鹽人皆治庖宰之事者也又伊尹能治湯液故周禮沿之醫師食醫疾醫瘍醫獸醫等官亦隸太宰伊尹本爲女師故周禮沿之使小宰治王宮之政令而宮正宮伯宮人內小臣閹人寺人內豎皆屬之以至九嬪世婦女御之屬皆以太宰爲其長官後儒不審沿革謂特使宮掖冗官隸於冢宰使不得阻撓外政所謂宮中府中皆爲一體者不知周制實由沿龔而成非別有深意也宰夫之官于周禮爲佐佑太宰者掌治朝之法羣吏之治百官

府之徵令以治法考百官府羣都縣鄙之治乘其財用之出入其職崇矣然見於春秋傳者則列國之宰夫猶是庖人而漢世奉常屬官有應太宰專主熟食由夏商本是一官其後分之或從本職則爲庖人或從差遣則爲執政相沿有宰相之名其源委至曖昧也相之爲名本醫師之扶掖者耳稍進而贊揖讓槃辟之禮者亦名爲相其本皆至賤矣然自堯時舉十六相已漸崇貴仲虺爲湯左相召公爲周伯相遂以其名被之執政即觀孔子之在夾谷本贊正服位之相耳而史記言「由大司寇行攝相事」則以執政歸之蓋昵近之臣易得君旨故二者往往相兼此又相國丞相之名所由起矣御之爲名詩言「替御是也」周之御史本居柱下乃亦出巡邦國至秦世遂以御史監郡蓋其始本以天子近臣刺探邦國密事猶後世以中貴人銜命也秦之御史已較周時爲貴其長官御史大夫則遂在三公之列按大雅崧高篇王命傳御遷其私人鄭云「傳御者貳王治事謂冢宰也」是周世宰相旣以御名而秦特沿襲其制耳「僕射者亦賤官之名也禮記檀弓言君疾僕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此近臣最微末者自春秋時以僕人通書札左傳言魏絳授僕人書此猶近世投刺者

必由閹人傳入耳。秦時謁者掌賓贊受事，尚書屬少府，博士通古今，與侍中皆天子近臣，而皆有僕射以領之。由是僕人射人之名始合爲一。其被名非無故也。漢書百官公卿表言古者重武，有主射以督課之，其說不合。漢時有尚書令一人，承秦所置武帝初用宦者，其後更爲中書司馬，遷嘗爲之後，漢有尚書令、尚書僕射爲國政之大，漢三公備位而已。至魏以後，中書又任朝政，及唐則尚書令、尚書僕射、中書令皆爲眞宰相，奄暨之稱施於執政，而世不以爲恥者，由其習貫然矣。侍中者，又賤官之名也。漢初侍中非奉唾壺，即執虎子。至東漢則侍中比二千石，元魏以降漸益顯著。唐時亦以侍中爲眞宰相，然其所居猶曰門下，斯與閹祿之徒何異？形迹之不可掩如此。綜此數者，則知古之宰相皆以僕從小，臣得人主之信任，其始權藉雖崇，階位猶下。最後乃直取其名以號公輔，然至於正位之後，而人主所信任者，又在彼不在此。漢之丞相御史權位皆至重也。東漢謂之司徒、司空，而國政已移於尚書矣。唐之尚書令、僕射、中書令、侍中，權位皆至重也。其後祇爲虛銜而謀議國事者曰平章矣。明初亦置中書省、左右丞相，自胡維庸謀反以後，禁不得設，而天子所與論道者歸之內閣矣。明

之大學士秩不過正五品至滿洲乃以此為公輔之正名而政權復移於軍機處矣。是知正位居體之臣為人君所特惡必以近幸參之或以差委易之然後能得其歡心知其要領彼與奄人柄政固未有以大殊也其他古之言寺者本為寺人至漢而百官治所皆稱為寺。近人或謂寺人本當作侍此拘泥說文之過古之言官者本即館字周禮遺人言候館有積詩言適子之館授子之粢孟子言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此館字所以從食至今猶謂賣酒食家為館子其義取此乃漢時有太官令丞主治膳食足明官館同字。官有渝蜀才官作館亦其證官本食舍引申之則以官為版圖文書之處。曲禮在官言官法而禮記言官師荀子言官人失要猶為府史之稱最後引申乃為吏事君者古之言臣者書言臣妾逋逃說文謂臣象屈服之形。以字從臣正象其伏臧獲之臧亦從臣字。說文訓臧為美非本義最後引申乃訓為事君者觀於寺字官字臣字之得名而知古代所貴唯天子與封君其非有土子民之臣僚則皆等於奴隸陪屬觀於太阿太保冢宰丞相御史僕射侍中之得名而知侍帷幄參密議者名為帝師或曰王佐其實乃佞幸之尤世之乘時竊權而致君堯舜自伐者可無媿耶。



古官制發原於法吏說

上述神權專制之世。所以藩王室建公輔者。梗概略具。乃夫卿尹百司。非以閹奴備位。其始作者。為誰耶。曰。本於法吏。自三苗作五虐之刑。而皇帝哀於庶戮。其時法吏已貴矣。余尋古之言。士者。說文云。士事也。是士事本為一字事。字從史之聲。事史本亦同部。是其聲義相禪。原一而流。殊史官之文。或借里字為之。即左傳史克魯語。作里革是也。或借李字為之。則老聃為徵藏史。稱為李耳是也。按李耳之李。本借為史。春秋史官。皆以史為氏。而刑官名。士師亦或名理。月令命理。贍傷鄭云。治獄官有虞氏曰。士夏曰大理是也。士理同部。以聲相通。晉語曰。昔隰叔子違周難於晉國。生子與為理。韋昭曰。子與。士為字。理。士官也。士為既以官為氏。則知士理不殊。理官亦借李字為之。管子云。皋陶為李。法法篇漢書胡建傳引黃帝李法。此皆假借之字也。而吏從史聲。使又復從吏聲。行人之官。其名曰使。亦或借理為之。周語云。行理以節逆之。是也。亦或借李為之。左氏云。行李之往來是也。理官受罪人之語。則謂之辭。書稱獄之兩辭是也。籀文辭字從司。說文。司。臣司事于外者。又吏亦從史聲。為百官之通號。吏事或有相通。則詩

言三事大夫左氏言王使委於三吏三事三吏並即三公是吏事爲一也大凡士事史吏使李理辭司九字古本一言聲義無二是故觀其會通則有密移之迹蓋太古治民之官獨有士師而已士任其職斯之謂事士聽其訟斯之謂辭訟辭繁而不殺不得徒以結繩爲斷於是初造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而記錄訟辭者謂之史邦國有獄士師遣其屬官就地聽之亦時有密行以訶察者謂之行理行李而變其文謂之使觀周禮大行人之官屬於司寇其貳有小行人復書邦國之犯令作慝爲一書斯又史官之職與御史爲官聯者由是而汎記國事者皆以史名由是而汎通聘問者皆以使及行李名由士師而分其權凡長民者皆謂之吏凡治事者皆謂之司而羣吏之長謂之三吏三事稍次者謂之卿士大夫史以載籍吏以長民使以宣情而原皆出於士師者何也曰法吏未置以前已先有戰爭矣軍容國容旣不理析則以將校分部其民其遺迹存於周世者傳曰「官之師旅」又曰「師不陵正旅不逼師」是官秩之崇卑因部曲以爲號也將校自馬上得之本無待文史冊籍之紛紛者然自黃帝旣有李法申明紀律執訊醜虜不得無刑獄事而聽辯受辭必有待於書契其

事繁碎非躬擐甲胄者所能兼辦於是乎有軍正元尉以司刑法及軍事既解將校各歸其部而法吏獨不廢名曰士師徵之春秋凡言尉者皆軍官也及秦而國家司法之吏亦曰廷尉此因軍尉而移之國中者也況上古官制未備寧得不轉相推移耶士師者所謂刀筆吏也其務在簿書期會於是分裂而史職始興借觀秦世程邈之造隸書本爲吏事作也漢初蕭何自主吏起而獨留意圖書之事時大篆已不行蕭何獨明習之以題未央前殿故知書契文史本法吏所有事其分而爲史官者用在是也士師既建其屬吏徧布寰內矣然所掌止於兩家評訟其無主名控告者則士師所不與聞必將有發奸摘伏之吏以彌其闕於是乎置小行人於是乎置御史既掌刺探亦兼記錄且其人又必明習文字者也故屬瞽史論書名則行人職之既而邦國相聯互有聘問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則惟辭令之務有草創者有討論者有修飾者有潤色者此又非法吏不能爲也是故行李交馳結軌千里亦不得不由法吏分裂而成也治民之官其始獨有法吏以主訟獄自餘賦稅繇役人自供給而已及夫姦僞萌興自占不實則經界版籍之事興而是非法吏莫能爲於法吏中又非

小行人莫能爲必身歷其壤手寫其圖持籌以計之籌籍以定之上之長官以知地域廣輪戶口多少之數於是分裂其職而始有邦國都鄙之官也是故司徒司空之職亦不得不由士師分裂而成也夫法律字從鷹謂訟有不直者則神羊觸之斯周古之神話然以斯知法律字本義獨限於刑律而已乃其後一切制度皆得稱法此非官制起於士師之明證乎鋪觀載籍以法律爲詩書者其治必盛而反是者其治必衰且民所望於國家者不在經國遠猶爲民興利特欲綜覈名實略得其平耳是故韓范三楊爲世名臣民無德而稱焉而宋之包拯明之況鐘近代之施閏章稍能慎守法律爲民理冤則傳之歌謠着之戲劇名聲吟口逾於日月雖婦孺皆知敬禮者豈非人心所尙歷五千歲而不變耶

## 古今官名略僞

從一官言者用定名從數官之相聯相屬言者用假名從職守言者用定名從階位言者用假名從經制之寶職言者用定名從特殊之差遣言者用假名此古今所不能外今時司法者有刑部都察院大理寺按察司行政者有布政司知府知州知縣

此。一。官。而。用。定。名。者。也。然。自。其。相。聯。相。屬。言。之。則。前。者。皆。可。云。風。憲。官。後。者。皆。可。云。地。方。官。此。用。假。名。者。也。今。時。碑。版。皆。書。死。者。所。官。此。職。守。而。用。定。名。者。也。然。自。其。階。位。言。之。則。三。品。以。上。虛。擬。以。古。之。三。公。而。稱。爲。公。三。品。以。下。虛。擬。以。古。之。封。君。而。稱。爲。君。此。用。假。名。者。也。明。時。兵。部。侍。郎。副。都。御。史。僉。都。御。史。之。屬。此。實。職。而。用。定。名。者。也。然。自。其。特。殊。差。遣。言。之。則。治。軍。治。漕。治。河。者。亦。可。直。稱。爲。總。督。巡。撫。總。漕。總。河。此。用。假。名。者。也。不。明。斯。指。則。說。古。者。或。多。陵。亂。而。滋。疑。殆。立。政。有。常。伯。常。任。準。人。此。皆。周。禮。所。無。說。者。遂。以。是。疑。周。禮。不。知。周。禮。自。一。官。言。從。其。定。名。立。政。自。數。官。之。相。聯。相。屬。言。從。其。假。名。也。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言。上。大。董。仲。舒。佞。幸。傳。言。鄧。通。官。至。上。大。夫。按。百。官。公。卿。表。但。有。太。中。大。夫。中。大。夫。諫。大。夫。諸。官。無。所。謂。上。大。夫。者。說。者。遂。以。是。疑。漢。表。不。知。漢。表。自。職。守。言。從。其。定。名。史。記。自。階。位。言。從。其。假。名。也。商。周。有。冢。宰。而。無。相。春。秋。時。以。卿。將。中。軍。上。軍。下。軍。而。無。將。軍。顧。命。稱。召。公。爲。伯。相。左。氏。稱。仲。虺。爲。湯。左。相。老。子。言。偏。將。軍。上。將。軍。左。氏。言。魏。舒。爲。將。軍。說。者。遂。以。是。疑。顧。命。老。子。左。氏。不。知。宰。云。卿。云。自。實。職。言。從。其。定。名。相。云。將。軍。云。自。差。遣。言。從。其。假。名。也。

夫數官之相聯相屬與夫階位易明也其特殊差遣者則古今尤多變亂大率官制以實職爲定者前有周禮漢官後有明制而已而春秋六代唐宋之世則差遣著而實職微宋時官名幾無實職可道此稍習歷史者所周知然歷代相沿之制往往於前代則爲差遣易世而後則就其差遣以爲實職之名如明代總督巡撫皆差遣也而滿州以爲實職明代總兵副將參將遊擊守備千總皆差遣也而滿州以爲實職武員之沿明實職者獨有都司而權藉官位已大殊絕彼與布政按察二司參列而居一省戎事靡不統之而此特爲微末小校斯名存而實殊矣若夫明代所謂道者其官爲參議僉事而非直以道爲官名至清中葉乃直名之爲道此於名義皆不可通雖然尙論古初亦非絕無其例蓋有以官名號其地者若漢之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司隸校尉河南尹是也明時稱某省爲某布政司亦同此有以國名號其君者管子言斬孤竹大匡左氏言殺斟灌及後漢人以青州豫州荊州等名稱其刺史是也有以治所號其官者史記酷吏列傳言「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其不言」直稱太守爲府又衛候天子廊屋之官直稱爲耶是也有以疆域號其君者如

漢世稱天子爲縣官縣即寰宇。所謂天子之縣內也。是也有以古人姓名號其官者如王莽置羲和本於古占日者羲和周初置師尙父本於古占月者尙儀漢置伏飛本於古善射者伏飛是也有合古之二官以號一官者如周時僕人射人本二官秦合僕射爲一楚國連尹莫敖本二官項楚合連敖爲一是也有取於古之典禮以號其爵者如周禮公侯執圭孤卿執幣戰國項楚則有執圭執帛之爵是也綜此七例而名號展轉變遷者略具於斯今之稱參議僉事爲道則從第三第四之例也抑余謂實職差遺展轉相禪者三代秦漢其制相因魏晉唐初又因秦漢中唐變制宋世因之明室創制滿洲因之盲儒不察輒于三代秦漢閒畫分畛域因封建一統之制有異而謂百度皆殊轉以唐宋至今上同秦漢斯誣妄之甚者也秦漢官名多循周制若內史太史御史太僕大行司隸中大夫同爲實職固勿論已其有職掌稍殊者若衡鹿轉爲光祿與周時侯國之法少殊而轉近唐虞帝制十亭一鄉置嗇夫以理訟獄與左氏言掌幣者有殊而合於管子之「人嗇夫吏嗇夫」此非無所受也外吏建置多因周時差遺而變爲實職之名或因周時實職而變爲差遺之名如周制天子使其大夫監於方

官制考

二〇

伯之國。國三人謂之三監。此差遣也。其君亦得稱監。天官太宰云。乃施典於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鄭云。監謂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此假名也。秦因之以御史監郡。漢書直稱平為泗川監。則差遣而為直稱矣。周名大國之相為守。故管仲稱高國為天子之二守。樂盈稱士句為王之守。臣此差遣也。大國之卿命於天子。與漢時王國傳相同。故言差遣。其君亦得稱守。故諸侯對天子稱其祖父為先守某公。左襄十二年傳。此假名也。至晉文置原守。魏時吳起為西河守。及秦漢治郡者皆以守名。則因差遣而為實職矣。周名小國之相為令。故楚以子男之國而置令尹。此實職也。其君亦得稱令。故屈原稱其君為靈修。即是令長。長字避淮南諱作修。非其本文。長亦周時舊名。天官太宰云。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鄭云。長謂食采邑者。此假名也。至魏西門豹為鄴令。及秦漢治縣者皆以令名。或以長名。則因假名而為定名矣。由是言之。見六國秦漢之有監守令長。而謂周時未有監守令長。必不可也。彼相與將軍者。亦何以異。此乎。復以他事例之。元帥之官。秦漢且未嘗置。唐時方顯著耳。春秋言某某帥。師亦祇為差遣。非實職也。然左氏已有「子為元帥」之語。政府之官。古今所未嘗設。特其語已早。著至今。亦尚為通稱。其真以政府為法定之名者。獨李自成而已。李自成改六部為六政府。然



前此固亦有政府之語。今見秦有相國六國以來有將軍而謂古所未有何異。見唐時之設元帥李自成之置政府而謂古之言元帥政府者皆唐人及李自成所改竄。耶是故不辨定名假名之異而強以實職相稽則疑古者自此始得其會通能無爽然自失耶。余每恨王伯厚作漢制考徒能比附事狀而講通古制者希近世經師又鮮以秦漢事通之。六藝夫胡廣解漢官多原周制康成說周禮又附漢儀明其俞脈相通非苟爲皮附而已。近人陳澧亦教人觀歷代職官表歷代職官表之爲書固差可推見沿革然其學識膚淺未知貫穿之法。乃如周官冢宰於漢唐爲尙書令而今之吏部在周禮特爲司士之官此則杜君卿已明言之。然自唐至今皆以吏部上比冢宰作表者亦未能是。正異者則強爲同同者則見爲異其不可爲典要亦明矣。因論假名定名之事而類及之。

官 報 附 刊

本報十二號臨時增刊  
天討一書已出版多日  
凡持有本社去年紀元  
節贈送之天討券者請  
速來本社領取

本 社 白

三

## 清儒得失論

章 奇

昔楊子法言有言。周之人多行。秦之人多病。幼誦其言。輒心儀之。因以證覈往軌。盱衡近俗。則明人多行。畧與周同。濟人多病。略與秦同。何者。明庭雖屈辱。臣節然烈士。殉名匹夫。抗憤砥名。勵行略存。粹直之風。及考其學術。大抵疏于考古。切于通今。略于觀書。勤于講學。釋褐之士。莫不嫻習典章。通達國政。展布蘊蓄。不貳後王。或以學植躬勇。于信道尊義。輕利以聖。自期故上。起公卿。下迄士庶。非才猷卓越者。即愚無知之士。雖江陵之徒。敢悍精敏。專事威斷。然保民固圉。功參管葛。而立朝之臣。其清亮亦多。可師法。及秉鞭方面。則又子惠烝黎。稱爲循吏。下至草澤。迂生猶能敦龐近古。陶物振俗。功在覺民。雖迂滯固執。不足應變。然倡是說者。莫不自信爲有用。若夫不求致用。而惟以求是爲歸。或假借經世之說。以釣聲名。則固明代所無也。及夫蠻夷猾夏。宗社邱墟。上者隕身湛族。百折不回。其次亦篤守苦節。潔身遠引。薦紳效貞。士女併命。喋血斷脰。鼎鑊如飴。下逮氓隸。志節嶢然。天命雖傾。其所披泄。亦足伸浩。

氣于天壤。清代之學。迥與明殊。明儒之學。用以應事。清儒之學。用以保身。明儒直而愚。清儒智而謫。明儒尊而喬。清儒弃而濕。蓋士之朴者。惟知誦習帖括。以期弋獲才智之士。憚於文網。迫於飢寒。全身畏害之不暇。而用世之念。汨於無形。加以廉恥道喪。清議蕩然。流俗沈昏。無復崇儒重道。以爵位之尊。卑判己身之榮辱。由是儒之名目賤。而所治之學亦異。然亦幸其不求用世而求是之學。漸興夫求是與致用其道。固異。人生有涯。斯二者固不兩立。俗儒不察。輒以內聖外王之學。求備於一人。斯不察古今之變矣。及計清代學術之變遷。則又學同旨異。創始之人。學以爲己。而繼起之士。學以殉人。當明清之交。顧黃王顏各抱治平之畧。修身踐行。詞無迂遠。民生利病。瞭若指掌。求道德之統紀。識治亂之條貫。雖各尊所聞。要皆有以自植。唐甄胡承諾。陳瑚陸世儀輩。亦能救民以言。明得失之跡。哀刑政之苛。雖行事鮮所表見。然身沒而言猶立。若王源魏禧劉獻廷。術流雜霸。觀其披圖讀史。杯酒論兵。繫情民物。窮老而志不衰。有足多者。時講學之儒。有沈吟應搢。謙張履祥。抗節不渝。事違塵枉。孫奇逢傅山。以俠入儒。恥爲虜。屈苦身厲行。廉頑儒立。李顥呂留良亦恥事二姓。然濡

染聲氣之習未能潔清蓋已蹈明季之風矣若夫東林子弟講學錫山派衍于吳中學傳於徽歙道被於淮南從其說者躬行禮教行必中慮雖出處語默不拘一操未聞有傾慕顯達者至若劉姜標職於齊東范李授徒於汾晉易堂九子標名于南贛證人學會繼跡於越東雖北人尙躬行南人騰口說尊朱崇陸各異指歸然恂女善導義歸訓俗信乎特立之士矣黎洲之學傳於四明萬經全祖望辱身虜廷生平志節猶隱約於意言之表李塉受學習齋而操行弗逮湯斌亦受學夏峯然覲顏仕虜官至一品貽儒學之差時陸隴其興於浙拾張呂之唾餘口誦洙泗之言身事旣裘之主惟廉介之名與湯相埒自此以降而僞學之風昌前有二魏後有李光地爲學均宗考亭裔介光地尤工邪佞嚮道於虜炫寵弋榮蓋與宋明諸儒異趣自是虜廷利用其術而以朱學範民則宰輔之臣均以尊朱者備其位前有朱軾張玉書後有董何翁杜由康雍以迄道咸爲相臣者以百計大抵禹步舜趨貌柔中譎同乎流俗合乎汚世易耿介爲昌披以謙挹爲躁進然曲學阿世咸借考亭以自飾惟孫嘉淦楊名時陳鵬年引誼侃侃不少充誦庶幾虎豹在山藜藿不采雷蟄彭鵬亦位卑言

清儒得失論

高矯立風節。白沙在泥不與俱。黑此之謂矣。若李紱篤信陸學。蹈危陵險。不尅捍於強禦。謝濟世。蔡挺亦敦厲名實。不屈威武。然皆擯抑不伸。或衣赭而關三木者有焉。當是時。學昌於下。慮有二端。吳中之地。前有錢民。後有彭紹升。彭學雜糅儒釋。與汪羅相切磋。蓋負聰明博辯之才。宅心高遠。及世無知己。則溺志清虛。以抒鬱勃。隱居放言。近古狂狷。此一派也。桐城方苞善爲歸氏古文明於呼應。頓挫之法。又雜治宋學。以爲名高。然行僞而堅。色厲內荏。姚鼐傳之。兼飾經訓。以自輔。下逮二方。猶奉爲圭臬。東樹經々尙類弋名宗。誠卑々行不副言。然昌言講學。亦舉世所難能。此一派也。由前之派。則肆而不拘。由後之派。則拘而不肆。然肆者恣情而遠慮。拘者炫僞以媚時。得失是非。亦無以相過矣。若夫詞章之彥宗。派各殊。桑海之交。詩分三類。豹人之流。意有所鬱。莫能通其志。不平之唱。託之嘯傲。鬱蒼莽之奇響。作變徵之哀音。子房魯連之志也。翁山之流。詞藻秀出。流連哀思。而忠厚惻怛。有下泉匪風之思。騷經九歌之遺也。若野人卜宅於東。洵貞父潛蹤於石。白擇荒寒寂寞之境。以自鳴其詩澹雅之音。起軼塵堵冥鴻在天。弋人何篡靖節表聖之儔也。若是之流。咸爲高士時

龔王錢吳以亡國大夫欲汲引後進以蓋已愆主持風會後人小子競趨其門王施二宋亦風雅好事主盟壇坫以游謙飾吏治篇題觴詠藻繪山川文墨交遊之士樂其品題冀增聲價如蟻附羶沈溺而不知反雖故老遺民亦或引之爲知己躁進之風開亡國之念塞而文章之士多護李陵葛述之家恒稱譙叟名污虜籍曾不少羞謂非數子作之踊歟康熙之初滿會慮反側之未安乃廣開制科以收衆譽應其選者大抵涉獵書史博而不精諳於詞章尤工小品此數子者非不抱故都之痛沾肥遁之稱然晚節不終頓改初度簪裾拜跪之場酒色徵逐之習雖才藻足以自澤然高蹈之蹤易爲奔競蹀華棄實迥異初心乾隆初年士應制科之選兼精記誦所學尤卑別有鄙陋之夫失身權貴以文詞緣其姦或伺候貴顯之門奔走形勢之途蓋季長頌西第務觀記南園昔爲正直所羞而今世以爲恒法潘耒以下蹈此者多以錢名世爲尤佞其尤側媚者或以賞鑒或以博聞得侍中用事頌揚虜后比於賡歌徐乾學最顯貴而高士奇何焯陳夢雷次之若張照之書翰齊召南之地輿亦足應虜后之需以備顧問與宅情詞藻之士殊途同歸自趙執信之流以疏狂見擯落魄

清儒得失論

六

江。湖。放。情。詩。酒。綺。羅。絲。竹。大。昌。任。達。之。風。後。人。慕。其。風。流。競。言。通。脫。吐。言。止。於。輕。薄。  
 賦。詠。不。出。桑。中。及。袁。枚。趙。翼。蔣。士。銓。以。文。辭。欺。人。誘。感。後。生。傷。敗。風。化。故。為。奇。行。以。  
 聳。公。卿。既。樂。其。身。兼。以。招。權。而。納。賄。文。人。無。行。是。則。豺。虎。所。不。食。矣。抗。世。峻。則。較。彼。等。為。高。時。王。  
 昶。沈。德。潛。以。達。官。昌。其。詩。提。倡。宗。派。互。相。訾。噉。曾。煥。盧。見。曾。以。文。學。飾。簿。書。賓。禮。華。  
 士。粉。飾。承。平。廣。陵。二。馬。物。力。滋。殖。崇。尚。文。雅。酬。答。篇。章。流。風。所。染。作。者。景。從。短。軸。長。  
 篇。以。代。羔。雁。其。尤。下。者。若。王。曇。之。流。既。肆。其。行。兼。縱。其。文。卮。言。偽。體。外。強。中。乾。抑。又。  
 不。足。論。矣。夫。文。士。自。輕。既。若。此。故。有。識。之。士。多。薄。文。士。而。不。為。乃。相。率。而。趨。于。攷。證。  
 始。考。證。之。學。發。原。順。治。康。熙。間。自。顧。炎。武。張。介。歧。艱。貞。憂。憤。壹。意。孤。行。所。謂。風。雨。如。  
 晦。鷄。鳴。不。已。顧。氏。身。歷。九。邊。思。以。田。牧。建。偉。業。張。居。濟。陽。亦。以。兵。法。勒。鄉。人。及。夫。大。  
 厦。既。傾。志。士。伊。鬱。乃。以。說。經。自。勉。而。其。志。趨。於。求。是。顧。精。音。韻。兼。治。金。石。張。注。禮。經。  
 句。讀。精。審。時。皖。南。之。士。有。梅。文。鼎。東。吳。之。濱。有。王。錫。闡。朱。鶴。齡。陳。啓。源。長。淮。之。域。有。  
 張。詔。吳。玉。璫。皆。踰。伏。鄉。井。甘。守。澹。冥。然。學。業。無。與。證。志。氣。亦。鮮。所。發。舒。復。以。時。值。諱。  
 匿。易。嬰。虜。忌。由。是。或。窮。磨。數。或。研。訓。故。形。聲。夷。然。守。雌。以。全。孤。竹。之。節。自。此。以。還。蘇。



常之士以學自隱耻事干謁武進臧琳樹漢學以爲幟陳義淵雅雖間流迂滯然抱經以終近古隱佚東吳惠氏三世傳經周惕士奇雖稍稍顯貴然飾躬至肅棟承家學守一師之言以授弟子確宗漢詁甄明佚訓蕭然物外與世無營雖一館盧氏然釣名市美匪志所存弟子江聲余蕭客均師其行終身未嘗應童子試亦不通姓名於顯宦之門信乎沈潛之士矣與顧張並世者有閻若璩胡渭毛奇齡閻胡之生稍晚閻辯僞書胡精水地毛闢紫陽雖務求詞勝然咸發前人所未言閻胡以博學鳴爲清臣徐乾學司編纂閻行尤卑至爲潛邸食客毛氏少從義師避仇亡命及舉制科驟更其操至以平滇頌虜廷又梅文鼎之裔有梅穀成挾文鼎之書佐清治曆而李光地王蘭生又以律呂音韻之奧見重於清以曲技之才致身公輔王蘭生之職稍卑而于世乞賞之流遂以學術爲進身之具矣乾隆之初有顧棟高吳鼎陳亦韓以鄉曲陋儒口耳剽竊言淆雅俗冥行索途轉以明經嬰徵辟擢官司業號爲大儒故漢學猶不顯於世及四庫館開而治漢學者踵相接先是徽歙之間汪紱江永均治朴學永學尤長於經旁及天文音律然刻苦自厲研經篤行自淑其躬以化於其鄉戴震繼之彰析

清儒得失論

八

名物以類相求。參互考驗。而推曆審音。確與清廷立異。觀其作聲韻考。力破七音。蓋痛心於康熙字典之妄者。震經學既爲當世冠第。少不自顯。亦兼營販以濟其貧。應試中式。猶以狂生稱於京師。會錢大昕薦之。得賞庶吉士。蓋出不意。然終身未嘗感大昕恩。大昕亦不以此市德也。及震既顯。適秦蕙田輯五禮通考。紀昀典校秘書。大興二朱亦臻高位。慨然以振興儒術自任。游其門者有邵景涵。武億。章學誠。任大椿。章氏達於史例。武氏精於考覈。邵氏雜治經史。任氏出戴震門。尤精三禮。然皆淡於榮利。或仕宦不達。薄遊以終。武官山東。與和珅所遣番役相抗。尤著直聲。戴震弟子別有王念孫。孔廣森。段玉裁。廣森早達。無仕宦情。念孫尤精小學。然擊奸鋤惡。異於脂韋。當和珅用事時。念孫官給事中。數上書劾其罪。與洪亮吉之徒。誅奸諛於既死者異矣。其子引之繼之。雖忝竊高位。亦無劣狀。惟玉裁作令黔蜀。以貪贖名。此則經生之羞耳。時江永弟子金榜。以巨室之子。廷試爲第一人。屏遺俗榮。裹足城府。繼起之士若凌程。三胡亦伺籍間。曹聊謀祿。隱栖隱郝懿行亦然而吳越之間。有盧文弨。錢大昕。王鳴盛。咸通達經訓。壯謝應仕。殫精讎校。知止不辱。錢氏羣從下逮。後昆均以學自

晦錢沾嘗應舉沅聘與孫星衍洪亮吉同在幕府而不汚於孫洪淫蕩招權之行其外吳人有沈彤袁廷樞亦屏華崇實不以所學自矜異於逞稽古之榮者矣厥後舉沅阮元均以儒生秉節鉞天下之士相與誦述文章想望丰采從政之餘兼事掇拾校勘之學裊摭羣籍網羅放失或考訂異文證覈前流布群籍踵事剗吳越之民爭應其求冀分筆札之資以自潤既爲他人撰述故攷覈亦不甚精及阮元督兩廣建學海堂聚治經之士講習其間儒生貪其廩餼漸亦從事實學此與公孫相漢振興儒學無異然阮元能建學故所得多朴質士猶愈於浮華者畢氏之門有汪中孫星衍洪亮吉幼事詞藻兼治校勘金石以趨貴顯之所好及記誦淵雅復用以肄經由是經學與文詞綵襍而經生爲世詬病自此始內苞汙行外飾雅言身爲倡優而欲高談伏鄭使向者江戴諸公見之必執戈逐之無疑也亮吉素狂放肆情聲色後以羣小熒惑責難於君遂被放謫天下冤之然不知亮吉之汚行蓋有過於其君者星衍卓犖不羈嗜利若渴一行作吏民嫉其貪中行尤薄肆毒室人兼工刀筆嘗以構訟攫千金斯三子者皆以綿邈之文傳食公卿子雲有言今之學者非獨爲之華

漢。又從而繡其鞶。其斯之謂乎。常州自孫洪以降。士工綺麗之文。尤精詞曲。又慮擇術不高。乃雜治西漢今文學。雜采讖緯以助新奇。始莊存與治公羊行義。猶飭張惠言治虞氏易。亦曷足自守。莊氏之甥有劉逢祿。宋翔鳳。均治今文。自謂理炎漢之墮業。復博士之緒。論然宋氏以下。其說凌雜。無緒學。失統紀。遂成支離。惟儻詞韻語。則刻意求新。合文章。經訓爲一途。以虛聲相煽。故劉工慕勢。宋亦奢淫。旁逮沈欽韓之流。均以菲食惡衣爲恥。常州二董亦屈志於虜。臣趨炎之技。沈涵之情。士節之衰。於斯而極。若江北學者。自汪中外。多得江戴之傳。焦循。黃承吉。或發古經奧義。或窮文字之源。黃兼工詩。以格律聲情相尙。甘泉江藩則確宗惠氏。此數子者。焦黃均居鄉。寡行。江稍疏放。然慕世之心未衰。惟凌曙。劉台拱。修身勵行。上擬漢儒。別有包世榮。包慎言。姚配中。俞正燮。跡託皖南。汪日楨。臧壽彭。徐養原。姚謙。奮跡茗溪。薛傳均。柳興宗。汪士鐸。潛蹤江表。朱駿聲。陳奐。毛岳生。張履。紹業。東吳左右。采獲不名一師。志行簡澹。閉門雜誦。或學成出遊。踐更府主。默守蟄晦。如家居時。不惑流俗。乃見斯人。若夫丁晏。劬身于桑梓。汪喜劉寶補施惠於下邑。可謂矯立名節。卓爾不群者矣。惟學

者猥衆精疏殊會華實異途篤行之儒恆潛伏不見用即向之挾考證詞章之學者雖以媚俗爲旨然簪筆傭書優倡同蓄士生其間乃飾巧馳辯以經濟之學相旌先是宜興儲大文吳江陸耀侈言匡時之術後武進李兆洛作吏有聲精熟民生利弊然刻意而行不肆牽物而志不流又張琦周濟工古文辭好矯時慢物兼喜論兵自謂孫吳箴以加琦書尤詭濟曾助理鹽法以精幹稱時涇縣包世臣嫻明律令備聞民間疾苦於鹽漕河諸大政尤洞悉弊端略近永嘉先哲而屢以已說于公卿復挾書翰詞章以自炫由是王公倒屣守令迎門邵陽魏源亦侈言經世精密迥出世臣下然權門顯宦請謁繁興才通情侈以高論駭俗夫考證詞章之學挾以依人僅身伺倡優之列一言經濟則位列賓師世之飾巧智以逐浮利者孰不樂從魏包之後乎然輾轉稗販心愈巧而術愈疏惟馮桂芬爲差善而治今文之學者若劉逢祿陳立又議禮斷獄比傳經誼上炫達僚旁招眾譽然此特巧宦之捷途其枉道依合信乎賈董之罪人矣若夫樸儻蹇冗文采不足以自表則旁治天算地輿以自詡實用自壽陽祁穎士嫻習外藩佚事大興徐松精研西北地理松官學士穎士之子雋藻

粗習小學亦備位尙書與湯金釗林則徐以得士相競由是治域外地理者則有張  
 穆何秋濤治數學者則有許桂林羅士琳治說文者則有王筠許瀚所治之學隨達  
 官趨向爲轉移列籍弟子視爲至榮外示寂寞之名中蹈揣摩之習然拙鈍不足以  
 炫俗故釣利之術亦迥遜包魏雖然由惠戴之術可以備師儒而不足以備王佐由  
 魏包之術可以作王佐而不足以作聖賢及盜名之術愈工則聖賢王佐師儒之學  
 並舉齊觀同條共貫多方拒敵以自立於不敗道光中葉清室之臣有倭仁吳竹如  
 以程朱之學文其淺陋別有山陽潘德輿順德羅惇衍桂林朱琦仁和邵懿辰以古  
 文理學馳聲京師其學略與方姚近曾國藩從倭仁游與吳潘邵朱友善又慮祁門  
 諸客學出己上乃雜治漢學嗣爲清廷建偉勳後起之士競從其學而桐城之文亦  
 驟昌行於湘贛粵西諸域時曾氏幕中有遵義黎庶昌上承鄭珍莫友芝六書之學  
 無錫薛福成達於越時均兼治古文以承曾民之緒論惟南漚張文虎德清戴望則  
 恪守漢學與時乖悞而不辭浙學自阮氏提倡後定海黃式三亦學兼漢宋其子以  
 屬繼之然實事求是侈空言廣東學者惟侯康爲最深醇其次有南海朱次琦番

禹陳澧次琦篤信宋學而漢學特摭摭及之澧學鈎通漢宋掇引類似之言曲相附和黃氏蟄晦不以所學目標朱陳稍近名各以其學授鄉里然束身自好不愧一鄉之善士惟學術既近於模稜故從其學者大抵以執中爲媚世自清廷賜澧京卿銜而其學益日顯常州今文學自龔魏煽其流而丹徒莊棫仁和談獻湘潭王闓運均篤信公羊以詞華飾經訓棫兼言經世作縱橫掉闔之談獻工儷詞間逞姿媚闓運少居肅順幕又隨湘軍諸將遊毫而躓貨然風聲所樹學者號爲大儒適潘祖蔭翁同龢李文田皆通顯樂今文說瑰奇士之趨赴時宜者負策抵掌或曲詞以張其義而闓運弟子廖平遂用此以顛倒五經矣又潘翁之學涉獵書目以博覽相高文田則兼治西北地理由是逞博之士說地之書遞出而不窮漸有俞樾孫貽讓深於訓故之學疏理群籍恪宗戴王樾作古書疑義舉例足祛千古之感貽讓作經筵札遂略與樾之平議相類而審諦過之其周禮正義蓋彷彿金榜胡培翬間又東粵簡朝亮承次琦之緒以己意說經進退衆說徽州汪宗沂徧治群經不立家法尤善治平之畧精研禮樂兵農以備世用義烏朱一新黜漢崇宋尤斥今文此數子者朝亮蟄

清儒得失論

一四

居○維○誦○以○降○志○為○羞○宗○沂○依○隱○玩○世○敢○為○駭○俗○之○言○一○新○尚○氣○而○競○名○樾○名○尤○高○湘○  
淮○諸○將○隆○禮○有○加○貽○讓○不○隕○先○業○間○為○鄉○閭○興○利○今○文○之○學○昌○於○南○方○而○桐○城○古○文○  
復○以○張○裕○釗○吳○汝○綸○之○傳○流○播○於○北○此○近○世○學○術○變○遷○之○大○略○也○要○而○論○之○清○儒○之○  
學○與○明○儒○殊○明○儒○之○學○以○致○用○為○宗○而○武○斷○之○風○盛○清○儒○之○學○以○求○是○為○宗○而○卑○者○  
或○淪○於○裨○販○其○言○詞○章○經○世○理○學○者○則○往○々○多○汗○行○惟○篤○守○漢○學○者○好○學○慕○古○甘○以○  
不○才○自○全○而○其○下○或○治○校○勘○金○石○以○事○公○卿○然○慧○者○則○輔○以○書○翰○詞○章○黠○者○則○侈○言○  
經○世○其○進○而○益○上○則○躬○居○理○學○之○名○蓋○漢○學○之○詞○舉○世○視○為○無○用○舍○閉○關○卻○掃○外○其○  
學○僅○足○以○授○徒○若○校○勘○金○石○足○以○備○公○卿○之○役○而○不○足○以○博○公○卿○之○歡○詞○章○書○翰○足○  
以○博○公○卿○之○歡○而○不○足○以○聳○公○卿○之○聽○經○世○之○學○可○以○聳○公○卿○之○聽○而○不○足○以○得○帝○  
王○之○尊○欲○得○帝○王○之○尊○必○先○偽○託○宋○學○以○自○固○故○治○宋○學○者○上○之○可○以○備○公○輔○下○之○  
可○以○得○崇○銜○包○銜○言○經○世○則○足○以○陵○轢○達○官○孫○洪○事○詞○章○則○足○以○馳○名○招○賄○臧○洪○  
洪頤 顧紉 顧千里 顧樹玉 僅治校勘金石亦足免橋項之憂惟藏惠余江之流食貧守約以  
恬泊自甘然亦直道既廢身顯則譽興身晦則謗集士無進身之術則芸夫牧豎得



以議其後。故近世以來，士民所尊，莫湯、陸若。則以僞行宋學配享仲尼也。其次則爲方姚。又次則爲龔、魏。蓋方姚之徒，納理學古文爲一軌，而龔、魏二子，則合詞章經世爲一途。自是以降，袁枚、趙翼亦享大名，則以通脫之詞，便於肆情縱欲爲盲夫俗子所樂。从若校勘金石之流，賞鑑之家，尙或珍其述作。至於漢學之儒，則僅垂聲稱，遺書不顯。世之好惡，何其繆乎？若衡其學行，則其身彌伸，其品彌賤，其名愈廣，其實愈虛。蓋帖括之家，稍習宋明語錄，束書不觀，均得自居於理學經世之談。僅恃才辯詞章之學，僅恃華藻而校勘金石，必施徵實之功。若疏理羣經，講明條貫，則非好學深思，不能理衆說之紛，以歸一。是故惟經學爲難，能甘爲所難，所志必殊於流俗。故漢學之儒，均學窮典奧，全身遠害，以晦其明。即焦黃以暴行施於鄉段氏，以貧聲著於世，然志驕而不卑，行橫而不鄙，以之爲民蠹，則有餘，以之敗世風，則不足。而朱、次琦、朱一新之徒，或以漢學爲趣，聲氣抑亦思近世之趣，聲氣者果醇爲漢學之儒乎？抑亦以金石校勘詞章濟之者乎？夫必以金石校勘詞章相濟，則知趣聲氣者固在彼，不在此。朱、琦在清世得賞京卿，其先顧棟高、陳亦韓輩亦嘗受清徵辟，見重遠

禮儀得失論

一六

在惠戴。上彼縹緖。漢宋以讎。歎而卒。得其所好。漢學之儒。有如是趣。聲氣者乎。要之純漢學者。率多高隱。金石校勘之流。雖已趨奔。競然立身。行已猶不至蕩檢。踰閑。及工於詞章者。則外飾倨傲之行。中懷鄙佞之實。酒食會同。惟利是逐。况經世之學。假高名以營利。義理之學。借道德以沽名。卑者視爲利祿之途。高者用爲利權之餌。外逞匡時化俗之談。然實不副名。反躬自思。亦必啞然失笑。惟包世臣稍近有用是則託兼愛名。而博爲我之實益。故考其所學。亦彪外而不彌中。荀卿有言。小人之學。以爲禽犢。墨子有言。今之學者。得一善言。務以悅人。新序引近人顧炎武亦曰。今之疑衆者。行僞而脆。其詞章經世。理學之流乎。若夫阮元王引之。以純漢學而居高位。然皆由按職升遷。漸臻高位。於其學固無與也。蓋處清廷之下。其學愈實。其遇愈乖。此明之人多行所由異於清之人多病也。比較以觀。則士節之盛衰。學風之進退。均可深思而得其故矣。

# 辨滿人非中國之臣民

章 奇

自滿族入關二百餘年立其朝者雖深頌虜酋盛德然咸知滿人非中國人即書之訂于虜酋手者若大義覺迷錄若滿洲源流考于已族之非中國人亦直承不諱近歲以來漢族人民咸知非種必鋤之義而排滿之說日昌即滿人之稍黠者亦盛倡排漢之說蓋滿漢二民族當滿族宅夏以前不獨非同種之人亦且非同國之人遺書具在固可按也乃無恥之徒認賊作父謂滿人之于明代曾爲中國之臣民以中國之臣民爲中國之君主其國雖亡而不亡故作爲中國不亡論以塞排滿者之口兼以獻媚于滿人本報記者精衛已作爲巨論以闢其詞不意熱心媚虜之流復執中國不亡之論謂前明之時滿洲土地在中國統治範圍之內即爲中國領土厥後自立國家戰勝明室不可謂之亡國推其意大抵謂滿漢二族雖非同族之人實爲同國之人嗚呼吾誠不意當今之世猶有此無稽之謬論也夫滿人起于建州精衛據明史兵志以建州爲屬

辨滿人非中國之臣民

一

辨滿人非中國之臣民

二

糜○衛○並○謂○羈○糜○衛○非○領○土○建○州○無○國○籍○以○證○滿○洲○非○中○國○臣○民○其○說○均○確○惟○既  
 以○建○州○非○領○土○又○言○建○州○即○被○保○護○地○僅○據○建○州○無○國○籍○並○言○明○代○衛○所○均○無  
 戶○籍○則○立○說○未○免○稍○疏○乃○駁○其○說○者○謂○明○之○羈○糜○衛○較○之○被○保○護○地○其○統○治○關  
 係○更○爲○密○切○又○謂○建○州○並○非○羈○糜○衛○蓋○不○知○明○境○東○北○有○兩○建○州○據○陳○建○明○初  
 以○建○州○隸○遼○東○一○之○文○以○爲○錦○州○邊○外○之○建○州○即○建○州○三○衛○之○建○州○遂○以○建○州  
 三○衛○亦○隸○遼○東○並○疑○明○史○列○建○州○于○羈○糜○衛○爲○差○謬○此○滿○洲○爲○中○國○臣○民○之○說  
 所○由○興○也○然○所○立○之○說○則○較○精○衛○爲○尤○疏○倡○此○說○者○豈○果○考○古○之○疏○耶○抑○亦○故  
 爲○此○說○以○悅○滿○人○耶○由○前○之○說○則○其○愚○可○閔○由○後○之○說○則○其○心○可○誅○夫○欲○明○滿  
 州○是○否○爲○中○國○臣○民○當○先○知○建○州○之○地○是○否○屬○明○以○今○考○之○則○明○之○邊○境○以○遼  
 東○都○司○所○轄○爲○界○建○州○三○衛○屬○于○奴○爾○干○都○司○遠○在○遼○東○邊○外○則○建○州○爲○外○夷  
 建○州○既○爲○外○夷○則○滿○洲○初○起○之○地○當○明○時○僅○爲○羈○糜○衛○明○人○視○之○若○敵○國○未○曾  
 入○中○國○統○治○範○圍○不○獨○非○領○土○亦○且○非○明○被○保○護○地○則○滿○洲○非○漢○族○同○國○之○人  
 不○言○而○可○喻○矣○試○博○引○史○冊○以○關○彼○說○之○誣○吾○知○倡○被○說○者○亦○將○自○削○其○草○以

自悔其失詞。孟子有言。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今作是篇。亦斯志也。

明代國境其東北以遼東都司所轄為限。

大明一統志云。遼東于洪武四年置定遼衛。八年改為遼東都指揮司。十年革所

屬州縣置衛。永樂七年復置安樂自在二州。今領衛二十五。州二。

定遼中衛。定遼左衛。定遼右衛。定遼前衛。定遼後衛。東寧衛。海州

衛。蓋州衛。復州衛。金州衛。廣寧衛。廣寧中衛。廣寧左衛。廣寧右衛。

義州衛。廣寧後屯衛。廣寧中屯衛。廣寧右屯衛。廣寧前屯衛。寧遠衛。

瀋陽中衛。鐵嶺衛。三萬衛。遼海衛。安樂州。自在州。

明胡文煥皇輿要覽曰。遼東都指揮司領衛二十五。並安樂自在二州。所列衛名同一統志

案此乃明代遼東都司所轄之境也。明遼東都司所治之城。即今遼陽。定遼前

後左右中五衛及東寧衛均與都司同治。其餘各衛或在遼陽以西。或在遼陽

以南。或在遼陽以北。據明史地理志海州衛東北距都司百二十里。蓋州衛北距都司二百四

十里。復州衛北距都司四百二十里。金州衛北距都司四百里。廣寧衛東距都司四百二十里。廣寧中左右三衛俱在廣寧城。義州衛南距都司五百四十里。廣寧後屯衛治義州衛城。廣寧中屯衛東南距都司六百里。廣寧左屯衛治中屯衛城。廣寧右屯衛東距都司九百六十

辨滿人非中國之臣民

辨滿人非中國之臣民

四

里寧遠衛東距都司七百七十里瀋陽中衛南距都司百二十里鐵嶺衛南距都司二百四十里三萬衛南距都司三百三十里遼海衛治三萬衛城是遼東都司治所以東無一衛城而遼陽以東無一衛城是遼東都司之境東以遼陽邊境爲限北以開原邊境爲限

明史地理志定遼中衛注云西南有首山南有千山又東南有安平山山有鐵場又西有遼河自塞外流入至海州衛入海又西北有渾河一名小遼水東北有太子河一名大梁水又名東梁水下流俱入于遼水又東有鴨綠江東南入海又東有鳳凰城在鳳凰山東南成化十七年築爲朝鮮入貢之道又南有鎮江堡城又連山關亦在東南

案此乃明代遼東極東之境也定遼中衛治所亦在今遼陽安平在其東南即今生鐵嶺附近地鳳凰城即今鳳凰廳鎮江爲鴨綠江口之小島連山疑在九連城附近蓋定遼中衛所轄之境廣于東南狹于東北故東南之地兼有今鳳凰廳西境直達鴨綠江而鳳凰廳以北屬于今興京者其地均爲明史所未詳則非定遼中衛所轄之境矣又言遼河自塞外流入足證遼河發源之地不屬于明詳見後節

明陳仁錫皇明世法錄云國初于遼東築孤山險山沿江新安遼陽東摩諸堡及

驪陽清河撫順柴河諸關均稱要阨

葉向高蒼霞艸女直傳云成化中築清河撫順驪陽諸堡邊備日嚴

案險山沿江新安三堡今不可考孤山在興京東南北濱南夾河東摩即今東  
 蘇堡在天門嶺河大婆河北遼陽當今在遼陽附近蓋以元遼陽縣得名若驪  
 陽即今驪陽邊門撫順在鐵嶺東南清河在撫順東柴河在今鐵山嶺東北明  
 於以上諸地既築堡設關視爲要阨則明代國境其東境不達興京城滿州興  
 于赫圖阿拉非明代之境也

日本矢野仁一清朝史云明萬曆三年以遼陽鎮東六堡地不毛孤懸于外乃徙  
 孤山堡于章齊喀喇險山堡于寬甸沿安新安等四堡于長甸長嶺撤退居民于  
 內地

案矢野仁一之說必係據明代史乘章齊喀喇義云新甸在今遼陽東南寬甸  
 今爲鳳廳屬縣長甸長嶺均在其南用清朝史注文夫萬曆三年奴爾哈赤尙未興  
 而寬甸以北遼陽以東悉劃之於界外蓋明代中葉興京在明界外興京附近

辨滿人非中國之臣民

五

辨滿人非中國之臣民

六

之地。尙有錯入明界中者。及奴爾哈赤興起時。非惟興京在明界外。即興京附近之地。亦非明代統治權所及矣。

徐日久五典訓云。成化十七年二月。築遼東鳳凰山等城堡。初朝鮮國使還。經鳳凰山。爲建州野人所掠。奏乞以舊路以南。新開一路。以便往還。詔下守臣。至是巡撫遼東都御史王宗彝等。奏鳳凰山前後寔虜寇出沒要途。距遼東三百餘里。其間土地廣漠。舊無烽堠。請自山之東北至雙陽間。築墩臺二十二座。距山之西北一十五里。舊有古城遺址。于此築立一堡。名爲鳳凰城。屯駐軍馬一千。距城西六十里。曰斜烈站。築立一堡。名爲鎮寧堡。距站之西北六十里。曰新通遠堡。堡南築立一堡。名寧夷堡。各屯駐軍馬五百。以爲鳳凰城聲援。如此則自遼陽直抵朝鮮。烽堠連絡。首尾相應。一以拒虜賊。東南之竊。掠一以便朝鮮使臣之往來。奏下兵部。請改鎮寧堡爲鎮東。寧夷堡爲鎮夷。餘悉如所奏。從之。

案宗彝言鳳凰山前後實虜寇出沒要途。足證今鳳凰城以北之地。悉爲女直所有。故明代所築城堡。東北僅至雙陽。若斜烈諸堡。均在鳳凰城西北。未有當鳳凰



城正北者也。此興京不屬明代之證。且宗彝言拒虜賊東南竊掠。又以鎮東鎮夷爲堡名。則所築之堡當明境之極東。堡外之地均爲虜夷所有。夫固不言可喻矣。明史地理志云。三萬衛。洪武二十一年。徙衛于開原城。注云。西北有金山。東有分水東嶺。北有分水西嶺。西有大清河。東有小清河流合焉。下流入于遼河。又北有上河。東北有艾河。流合焉。謂之遼海。即遼河上源也。又北有金水河。北流入塞外之松花江。又鎮北關在東北。廣順關在東。又西有新安關。西南有清河關。南有山頭關。又北有北城。即牛家莊也。洪武二十三年三月。置遼海衛于此。二十六年衛徙。即徙于三萬城又南有內固城。永樂五年置。

案此乃明代遼東極北之境也。大水清河。即今哈達河之下流。上河艾河。疑即今圖之拓蘇大河及二道河。金水河北入松花江。即今之伊屯河也。明史以松花江爲在塞外。足證松花江流域均不屬于明。鎮北關即塔山衛。見後在今開原東二十五里。上河艾河。清河。遼河。合流之所。明人謂之遼海。遼海衛因之得名。則其地在今昌圖府城附近。是明代極盛之時。其地僅達昌圖府城及遼海衛內。徙則開原以北之地。又均屬

辨滿人非中國之臣民

辨滯人非中國之臣民

八

于海西則明代遼東北境僅以柳條邊爲限矣。

張天復皇輿考云。開元廣寧並據襟喉。金復海蓋。頗稱沃野。

案天復言開元據襟喉。則開原爲明代極邊之地。

徐日久五邊典訓載李秉奏曰。開原極鄰虜境。三面受敵。遼陽密運建州地形廣濶。

皇輿攷又曰。遼東北鄰朔漠。而遼海三萬。瀋陽鐵嶺四衛之統于開元者。足扼其衝。東西倚鴨綠江長城爲固。而廣寧遼陽各屯重兵以鎮壓之。復以錦州寧遠諸衛。西翼廣寧。增遼陽以東諸堡以扼東建。

案皇輿考此節于明代遼東之地勢言之最析。明以東海四衛扼北方之衝。則四衛之北非明土矣。故李秉言開原極鄰虜境也。增遼陽以東諸堡以扼東建。東建即建州使建州爲明屬土。則明代奚必築堡扼之乎。蓋明代東境以遼陽以東諸堡爲限。諸堡者即世法錄所載孤山險山諸堡也。故李秉言遼陽密運建州。

周弘祖遼東論云。遼東爲盛燕左臂。三面瀕夷。一面阻海。山海關限隔內外。亦形

勝之區也。見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所引

案三面瀕夷一語。則遼東東北二境均係與夷人接壤。既曰瀕夷。則夷境非國土矣。

大明會典云。山東等處承宣布政司。領府六州一十五縣九十九。監運司一。東抵海。南抵南直隸界。西抵北直隸界。北抵北直隸界。東南抵海。西南抵河南界。西北抵直隸界。東北抵女直。

明史地理志云。遼東都指揮司。在山東省後東至鴨綠江。西至山海關。南至旅順海口。

北至開元。由海道至山東布政司。二千一百五十里。

案明代遼東都司隸于山東布政司。故一統志言山東西抵北直隸界。東北抵女直。均指遼東都司邊境。言明史言遼東東至鴨綠江。北至開元。鴨綠江者。即鴨綠江口也。此遼東東南之境。而開元又爲遼東極北之境。且一統志言東北抵女直。則鴨綠江口以東。開元以北。其地均屬于女真。非明代布政官所轄之

辨滿人非中國之臣民

辨滿人非中國之臣民

境矣。

明史兵志云。遼東都司屬左軍都督府。定遼左衛 定遼右衛 定遼中衛 定遼前衛 定

蓋州衛 金州衛 復州衛 義州衛 遼海衛 三萬衛 廣寧左屯衛 廣寧右屯衛 廣寧中屯衛

廣寧前屯衛 廣寧後屯衛 廣寧衛 已下添設 廣寧左衛 廣寧右衛 廣寧中衛 寧遠衛

撫順千戶所 瀋陽千戶所 寧遠中左千戶所 寧遠中右千戶所 廣寧中前千戶所 廣寧中後千

戶所 廣寧中左千戶所 金州中左千戶所 鐵嶺左右千戶所 鐵嶺中左千戶所 三萬前千戶

所 三萬後二千戶所 三萬中千戶所 遼海中千戶所 遼海右千戶所

遼海前千戶所 遼海後千戶所 東寧中左千戶所

案據此志觀之。則明代於遼陽以東開元以北不獨不設衛城。即所設千戶所

亦僅撫順一區。在遼陽東北則撫順以東不獨在行政範圍之外。亦且非軍人

屯住之地矣。

方輿盛略云。遼東自東海岸起。西至薊邊。沿邊一千餘里。外係虜酋土蠻等部落

住牧。此海指鴨綠江口之海言

案遼東沿邊之地。僅一千餘里。使遼陽開元以外之地。亦該于遼東則邊境延

長。豈止一千餘里乎。

滿州源流攷卷十三云。明初疆圉。東盡于開原。鐵嶺。遼瀋。海蓋。其東北之境。全屬

我朝此語係滿人誇張之詞當云屬於建州諸衛及國初烏拉哈達葉赫輝發諸國即海西女直並長白山之納殷東海之窩集等部此即野人部明人曾未涉其境

案此語雖出于滿人實則明初東園以開原鐵嶺遼瀋爲限則固至確之說也蓋明代遼東邊境與奴兒干都司相接遼東都司所轄均領土也奴兒干都司所轄均外夷也遼東與奴兒干分界之處即中國與外夷分界之處亦即明代國境盡頭之處也故欲知遼境邊以何地爲界當先知奴兒干所屬之地以何地爲界試即奴兒干諸衛所見於明史及源流考者詳其地望以考其西南之界源流考據明實錄謂塔山嘉何哈密溫都明實錄作幹灘源流攷據滿語改之達喜穆圖明實錄作塔魯圖

偏寶錄作脫倫薩爾濟明實錄作撒兒忽諸衛均永樂四年所置又謂塔山在開原城東二十

里即葉赫地嘉何即嘉哈必喇在興京南哈密即哈實瑪必喇與嘉哈必喇毗連溫

都即溫都河在興京四百五十里達喜穆魯即今達喜穆魯山葉赫南圖倫薩

爾濟均在蘇克蘇護河部均在今撫順東南又謂都爾彌寶錄作朵兒必伊爾登河寶錄作野兒定二衛均

永樂五年所置都爾彌在今盛京城西北伊爾登在承清縣東南七十里與薩爾濟

辨滿人非中國之臣民

辨滿人非中國之臣民

一一一

相拉們河實錄作察爾圖山二衛均永樂六年所置拉們河在鳳凰城西

北一百八十里察圖山在八家營子附近英額門東版長界藩河實錄作哈寶瑪

實錄作札凌山實錄作均永樂七年所置版長在興京西南一百九十五里界藩河

在興京西北一百千里哈寶瑪在鳳凰城西北三百七十里札凌與八家營子

相近順民宣城實錄作元城實錄作鄆勒歡實錄作三衛均永樂十年後所置順民即今新民

屯宣城與寬甸相近鄆勒歡即尼堪外蘭所居塔山左衛及阿濟納河實錄作阿的納

布爾哈實錄作太蘭實錄作哈爾薩實錄作喀巴實錄作五衛均正統以後所置塔

山左衛即明南關哈達地阿濟納與恰庫站相近布爾哈在興京西一百二十里

太蘭與興京相近哈爾薩在興京西南喀巴在鳳凰城西南三十里別有德里

沃赫哈克三三所亦在興京附近由以上所言觀之則奴兒干之南境直與開

原相接其東南部之西境又與遼陽鳳凰城接壤蓋開元以北與塔山諸衛相

近遼陽以東與薩爾濟伊爾登諸衛相接瀋陽西北與順民都彌彌諸衛相接

鳳凰城附近又與宣城喀巴諸衛相接此皆遼東與奴兒干都司分界之地也

奴兒干南境既與開元北境瀋陽西北相接則遼東之北境以瀋陽開元之境爲限明矣奴兒干東南部之西境與遼陽鳳凰城相接則遼東之北境以瀋陽鳳凰城爲限亦明矣其在遼陽遼以開元東南者當以撫順清河爲限若滿州興于赫圖阿喇即今興京興京以西之衛所屬奴兒干者尙不下十餘衛則興京之地明代不屬遼東此固確然不易之證矣厥後奴兒干諸地在遼陽以東者總稱爲建州見後而清代官書者則稱爲滿洲五部據滿洲源流考卷八謂太祖癸未年即明萬曆十一年起兵討尼堪外蘭于蘇克素護河部之圖倫城並取薩爾濟城甲申年征渾河部並取蘇克素護河瑪爾鄂寨及棟鄂部齊吉達翁鄂洛二城乙酉年敗渾河兵于太蘭岡吉林崖取蘇克素護河安圖瓜爾佳城又破托漠河章甲巴爾達界藩四城之兵丙戌年取渾河部巴爾達城己丑年之後復攻克蘇克素護部嘉木瑚城沾河寨古埒城沙濟城渾河部兆佳城杭甲城札庫木城東家城伯伊瑣寨並降棟器完顏哲陳二部東華錄國朝開國方略均略同以上諸部惟董鄂部在興京東餘皆在興京以西足證興京之地非惟不爲遼東所轄也並不與

辨滿人非中國之臣民

辨滿人非中國之臣民

一四

遼東相接壤。乃今人謬以滿州興起之地爲明代之屬土。亦可謂之失考矣。又案明代于遼東奴兒干分界處。區劃國界甚爲明析。大明一統志于遼河渾河諸水。其發源奴兒干境內者。均曰源出塞外。于其流入遼東邊境也。則曰入境。足證塞外之地非國境矣。其證一。又明代官書私史。于奴兒干諸衛。侵擾遼東邊境者。均書曰入寇入寇者。明其在國境之外也。其證二。明代之制。于奴兒干諸衛之入貢也。必驗放而後入關。凡邊外之民。不得擅入其證。三。觀此三證。則明代國境以遼東都司所轄爲限。彰彰明矣。

明代建州有二。一在錦州邊外。後改爲營州。右屯衛。新唐書渤海傳云。率賓故地。爲率賓府。領華德建三州。

案率賓故地。在今吉林烏拉。則唐代所置建州。在今吉林城附近。此非建州。女直之建州。亦非錦州邊外之建州也。惟錦州邊外之建州。實因之得名。

遼史營衛志云。孝文皇太弟敦睦宮。以渤海建瀋巖三州。戶置屬州三。建瀋巖。遼史地理志云。中京道興中府。本號霸州。彰武軍節度制。置建霸宣錦白川等五



州。建州保寧軍節度使。唐武德中。置昌樂縣。太祖完葺故壘置州。漢乾祐元年。石晉太后謂世宗。求於漢城側耕墾自贍。許于建州南四十里給地五十頃。州在靈河之南。屢遭水害。聖宗遷于河北。唐崇州故地。初屬武寧軍。隸永興宮。後屬統睦宮。統縣二。永霸永康。

契丹國志節鎮三十三處有建州。

五代史云。自契丹遼陽行十數日。過義州霸州至建州。

北番地理志。建州東北至霸州九十里。南至渝州五十里。西南至小凌河十里。

胡嶠陷北記云。建州之南爲義州。建州之北爲土河。土河之北爲中京大定府。

案此即明代錦州邊外之建州也。蓋渤海建州本在今吉林境內。後契丹取渤海遷建州遺民于中京南。仍名其地爲建州。靈河即今凌河。建州在凌河之南。契丹聖宗又移建州於河北。大清一統志謂建州故城在今土默特右翼西南一百二十里。周二里餘。與喀喇沁左翼毗連。熱河志謂建州故城在朝陽縣西。張穆蒙古游牧記謂今土默特右翼旗西百七十里。地名黃河灘。有廢城趾。東

辨滿人非中國之臣民

辨論人非中國之臣民

一六

西二百七十丈。南北三百六十丈。蒙古名喀喇城。當為故建州城。又云。今建昌縣南境。本建州地。據以上諸說觀之。則遼聖宗所置之建州。在今朝陽府建昌縣東南土默特右翼以西南瀕凌河。今之建昌縣。殆以故建州得名也。

金史地理志云。建州保靖軍刺史。遼初名軍曰武寧。後更今名。金因之。領縣一。永霸。

大金國志云。刺史七十五處。有建州。

路振金人疆域圖云。建州南至燕京千二百四十里。

元史地理志云。大寧路元初為北京路總督府。領義興中瑞高錦利惠川建九州。至元七年。改北京為大寧。仍領川建等州。

元一統志云。確脊河在大寧路金源縣西。東南入建州界。合于靈河。即凌河

又云。凌河在大寧路興中州。源出龍山縣。經本州。下流達建州境。大凌河自建州界。流經興中州東南。下流入義州境。

又云。凌水在大寧府建州南五里。自富庶縣流至本境四十里。入興中界。

又云。白狼山在建州南二十五里。

又云。興隆寺在建州西南隅。紫微宮在建州東北隅。又有荆岸在建州東。

又云。建州東至興中府。西南至利州。西至富庶縣。北至金源縣。

案元之建州即金之建州。金之建州即遼之建州。均今建昌縣東南之地也。

明史地理志云。營州右屯衛。元建州屬大寧路。洪武中州廢。二十六年二月。置此衛。

案營州右屯衛屬北平行都司。明史言洪武中州廢。則洪武初年仍沿元代建州之稱。故明人所著書亦有稱其地爲建州者。

陳建皇明從信錄云。兀良哈元初爲北京路總管府。至元中。改大寧路。國初割錦義建利諸州隸遼東。置都司于古惠州。領營興等衛二十餘。所謂北平行都司也。周弘祖三衛論云。三衛即兀良哈夷種也。明初割錦義建利諸州隸遼東。設都司于惠州。領營衛三十餘衛所。即北平行都司也。洪武二十二年。分兀良哈爲三衛於橫水之北。橫水即洪水也。曰朶顏。曰福餘。曰大寧。處降胡。

辨滿人非中國之臣民

辨滿人非中國之臣民

一八

案周弘祖言明初割錦義利隸遼東則明初之時建州仍沿元代之舊隸于遼東陳周所稱之建州均係錦州邊外之建州故與錦義利並言錦義二州均在今盛京省西境利州在建昌縣南據蒙古游牧記厥後建利二州之地改屬北平又易建州爲營州右屯衛錦義二州亦改州爲衛惟仍隸遼東今人不知明初有建利二州遂以陳建所稱之建州即指建州三衛言並謂建州衛亦隸遼東與羈縻州不同地望之不明史冊之不考考古之疏莫逾于此夫滿州源流考猶知遼金元之建州非滿州所起之建州今合兩建州爲一地其陋更出滿人下矣

又案明史兵志于奴兒干都司所屬各衛有建州衛洪武間置與太寧朶顏諸衛並列夫建州衛置于永樂二年下洪武之時並無奴兒干都司此建州與太寧等並言必非建州三衛之建州蓋即元之建州也或洪武初年曾改州爲衛後乃改爲營州右屯衛修明史者不知此建州即營州右屯衛以奴兒干所屬有建州遂以彼建州即洪武時所置因泰寧諸衛與之並言遂並以泰寧四衛屬於奴兒干都司實則洪武之時奴兒干都司未設太寧諸衛之地初屬于遼

東。惟。為。北。平。行。都。司。邊。境。今。以。之。屬。于。奴。兒。實。明。史。之。大。誤。也。

又考程百二方輿盛畧。張天復皇輿考。均有地圖。列建州于山海關東北。去

關甚邇。遠在遼瀋以西。又潘元祖等明清圖記。首列輿圖備考。一為明代總圖。

一為北直圖。一為九邊圖。均列建州於山海關北。惟北直圖列建州于山海關東北。又

是建州之地。雖廢為衛所。而建州之名。則至明末猶存。若以陳建所言之建州。

即建州三衛。則明人地圖。雖多疏畧。然建州三衛之地。奚至移於遼之西。故知

陳周所言之建州。即明營州右屯衛之地也。稱營州右屯衛為建州。猶今人仍稱莎

滿洲所據之建州不同。車州為葉爾羌。稱安西州為巴里坤也。

一屬奴兒干都司。在遼東都司所轄境外。明人稱為建州三衛。

大明一統志外夷女直篇曰。女直入本朝。悉境舊附。自開原迤外。足證明境以因其

部族所居。建置都司一。衛一百八十四。所二十。官其酋長為都督。都指揮。指揮。千

百戶。鎮撫等職。給與印信。俾仍舊俗。足證建州之民各統其屬。以時朝貢。不與中國同化。

莫旦大明一統賦刪附云。女直在遼東之北。本朝悉境舊附。置都司。立一百八十

辨滿人非中國之臣民

辨滿人弄中國之臣民

二〇

四衛以守之。官其酋長爲都督指揮等職。以時朝貢。

方輿勝略外夷女真篇曰。我朝永樂九年。餌以官賞。而東旺終等降。始設奴兒干都司。置衛一百八十四。所三十。諸小酋爲指揮千百戶。鎮撫官。令三歲一貢。置馬市。以羈縻之。

陳建皇明从信錄云。永樂二年。分女直地。建置都司衛所。時海西女直野人頭目來朝。設建州毛憐必里兀者赤不早等衛。封其頭目爲都督都指揮千百戶。鎮撫等官。賜印及誥。俾仍舊俗。各統其屬。以時朝貢。自是東瀕海。北至奴兒干。北海。悉境皆來舊附。自開原迤北。因其部族。建置奴兒干都司一。爲衛者三百八十四。爲千戶所者二十四。爲站爲地面者各七。

葉向高蒼霞艸女直傳曰。永樂元年。野人酋長來朝。已悉境舊附。先後置建州等衛一百八十四。兀者等所二十。案兀者明亦魯衛此葉氏之誤都司一。曰奴兒干。官其酋長爲都督

都指揮千百戶。鎮撫。俾統其部落。別爲站爲地面者各七。不領千衛所。

馬文升撫安東夷記云。太宗文皇帝。又以開元東北至松花江海西一帶。今之野

人女真。分爲二百七十餘衛所。皆錫印置官。而松花江東北一月之程。所謂黑龍江之地。則又立奴兒干都司。

明史兵志云。羈縻衛所。洪武永樂間。邊外舊附者。官其長爲都督。都指揮。指揮。千百戶。鎮撫等官。賜以敕書印記。設都司衛所。都司一。奴兒干都司。衛三百八十四。所二十四。站七。地面七。寨一。

滿洲源流攷卷十三云。永樂二年。仿唐羈縻州之制。設尼嚕罕衛。即奴兒干七年。改爲尼嚕罕都司。後又續設衛所。空名其疆域。遠近原弗及知。所稱山川城站亦多。在傳聞疑似之間。而又譯對訛舛。名目重複。一地而三四名。一名而三四見者甚多。又如黑龍江屯河呼爾河等地。與明邊界相去極遠。乃亦列于衛所之中。蓋緣諸部常以市易與明往來。即其所居強名爲衛。書之實錄。授之官稱。或間有部長自來。或僅部人之來貿易者。前後蕪雜輾轉。傳訛明人固無從而悉也。

又云。今就明實錄會典所載。案年臚敘。其譯對雖訛。尙實有是名。及一地數名。複見充數者。並爲考證。附注于下。有其名而無其地。並撰造不能成語者。改對字面。

辨滿人非中國之臣民

二二

姑列其名。而附糾其誤。凡爲衛三百七十有六。所二十有四。城站地面五十有八。案明代奴兒干都司所屬衛所。諸書所記數各不同。大明一統志。大明一統賦。刪方輿勝略。及葉向高女直傳。均以爲設衛一百八十四。馬文升撫安東夷記。則以爲設二百七十餘衛所。皇明世法錄及明史兵志。則以爲設衛三百八十四。滿洲源流攷。又言凡爲衛三百七十有六。衆說紛歧。案明史據明實錄及皇明世法錄。滿洲源流攷。亦據明實錄。其說似可徵信。惟源流攷作三百七十有六。而明史則作三百八十四者。蓋源流攷未數建州三衛。且未數朶顏。泰寧。建州。此建州非建州三衛之建州。即係明營州右屯衛。作明史者亦不知此建州。在建州三衛之外。由是合二建州爲一。於永樂二年所置建州。則刪之弗錄。必里福餘五衛。故所列衛城僅三百七十有六。實則朶顏五衛。其地屬于北平行都司。當明代時。未嘗以其地隸奴兒干。況此五衛均置。于洪武朝時。奴兒干都司尙未設。則此衛非奴兒干所屬矣。明史大誤。已見前節。明代奴兒干之所屬衛城。當以滿洲源流攷爲確。增以建州三衛。其數實三百七十有九。其日一百八十四者。蓋以正統時所置之衛所限也。就明史觀之。自兀者衛起。至寄任毛憐衛止。實一百八十三衛。



蓋以永樂二年所置之建州適符一百八十四之數特後人不知詳考耳蓋三百餘衛本非一時所置惟奴兒干都司則設于永樂時至都司所設之地據馬文升等所言則當在今黑龍江省又元一統志言上京之西曰黃龍府府東北曰奴兒干城黃龍府即今長春府龍安縣奴兒干在其東北蓋在今黑龍江省南境呼蘭城附近因古有奴兒干城故以之名衛蓋女直之服明始于野人部觀葉氏女直部可見野人部落近于黑龍江明初之時會追元裔于今黑龍江省西部故野人部震其威先降于明而後諸部从之此都司所由設于黑龍江也其所轄之地南起于開原北境西起于遼陽東境自是以外則東遼河之北松花嫩江二江之東黑龍江之南均為都司所轄陳建謂自開元迤北因其部落建置奴兒干此指都司所在之地言實則開原東南亦為都司所轄不若一統志言開元以外之為確也

又案奴兒干都司所轄之地與明代國內之地不同一統志方輿勝略均列其地為外夷一證也馬文升所為東夷二證也明史別稱為羈縻衛三證也且既曰外夷則與國內之土不同夷也者別乎中國而言也外也者別乎內而言也

辨滿人非中國之民臣

辨滿人非中國之臣民

二四

源流攷之言曰。明人曾未涉及其境。又曰。續設衛所空名。疆域遠近。原弗及知。山川城站。亦多在博聞之間。而又譯對訛舛重複頗多。其說均確。使奴兒干爲明國土。則所設之衛名。何以此書與彼書不同。且地望訛誤。輾轉傳訛。等干盲人捫燭。故觀於明人干奴兒之境。記載多疏。即知奴兒干與屬土不同。彼建州屬于奴兒干者。安得以爲國內之地耶。

明實錄永樂二年。置建州衛。十年。置建州左衛。宣德七年。置建州右衛。

案建州衛爲

所置。舊明史謂建州衛置干洪武時者。乃錦州邊外之

建州。與此建州有別。

明史兵志奴兒干都司。則三百八十四。建州衛。洪武間置。建州左衛。永樂十年置。建州右衛。正統間置。

案明史誤以錦州邊外之建州爲奴兒干所屬之建州。故以爲洪武間所置。而于永樂二年所設建州衛。則削而不書。且以建州右衛爲正統間置。亦與明實錄宣德七年置建州右衛不同。不足信也。又建州分置右衛之歷史詳見後節

徐日久五邊典訓云。成化十六年十一月。巡撫遼東都御史等議。建州夷虜。始居幹木河。與七姓野人爲仇。奔依朝鮮不受。而來貢。朝廷令居遼陽迤東蘇子河爲東北藩。成化二年。恃負國恩。屢寇遼東。

馬文升撫安東夷記云。宣德間。遣使招降既叛之建州女直遼東。守臣遂請以建州老營地俾居之。老營者。朝廷歲取人參松子地也。名曰東建州。建州初止一衛。後改增置左右二衛。而夷人不過數千。

滿洲滿流攷卷七云。肇祖原皇帝。始居赫圖阿拉。是爲興京。實右衛之地。

案建州衛及左衛。本係永樂時所置。惟右衛爲宣德時所置。其故地在幹木河。今不可考。特宣德之時。將前置之建州衛及左衛。移于建州老營。而別置右衛于其側。考源流考以興京即建州右衛。則建州衛即左衛。必在興京以東。蘇子河在遼陽正東。或係蘇克素護河。太子河二河之合。名其發源均在興京。太子河則逕興京。蓋即馬文升所謂老營地。老營爲人參松子所產地。今關東所產人參松子。以興京附近爲最著。則老營在興京附近明矣。建州衛及左衛。明人

辨滿人非中國之臣民

辨華人非中國之臣民

二六

雖不詳其地。然陳仁錫皇明世法錄言。當萬曆六年時。東夷自撫順開原以北。屬海西。清河以南。抵鴨鴨江。屬建州。清河在開原縣東。則建州之地。必在開原之東南。又張天復皇輿考云。增遼陽以東諸堡。以防建州。則建州之地。又當遼陽之極東。故知建州衛及左衛地。均在今興京府東境。東近吉村之松花江。南隣朝鮮。觀建州左衛都督。爲七姓野人所殺。則左衛東北。與野人接壤矣。後見建州之民。又屢侵朝鮮。則建州之南。又與朝鮮接壤矣。此明建州三衛之地。望也。若夫老營之地。未設建州以前。雖屬明邊荒土。然既設建州。即不爲明人所屬矣。

元一統志云。金上京故城。古肅慎地。京之南曰建州。

元一統志又云。混同江。俗呼松阿哩江。源出長白山。北流經舊建州西五十里。會諸水東北流。經故上京。下達五國頭城。

又云。海蘭河在遼陽路。經舊建州東南一千里。入于海。

案此即渤海建州之故址也。非遼金之建州。亦非明之建州。金上京在今吉林

東北阿勒楚喀河旁。故建州在其南東去松花江北流之所五十里。東南去海蘭河一千里。則建州亦在今吉林城附近矣。

大明一統志云。率賓河至建州東南下流入于海。金時率賓路之名以此。

又云。海蘭河在建州東。東南流千餘里入海。元海蘭府以此名。

又云。呼爾哈河出建州東南山下。東北滙爲鏡泊。又北入混同江。

又云。纒烏河在開原城東北五百七十里。出建州東南山。東北流合圖魯瑪河。入松花江。

案此亦指渤海建州之故址也。呼爾哈河、海蘭河及率賓均在今寧古塔境。而建州在其西北。纒烏河在開原東北五百餘里。而發源建州東南。則建州又當開元之東北。其在今吉林城附近殆無疑義。滿州源流考謂渤海建州在今吉林境。其說甚確。又謂渤海建州明初因以名衛。一若明代奴兒干之建州衛。即係渤海建州故地。不知吉林附近之地。當明代時屬于烏拉。爲海西所轄。不得屬于建州。且明人張天復、皇輿考言。增遼陽以東諸堡。以扼東。建則建州在

辨滿人非中國之臣民

二八

遼陽以東必不在遼陽以北蓋奴兒干之建州衛固由渤海建州得名實由明人味于古地妄疑渤海建州亦在興京附近故以之名衛實則明建州三衛之地迥非渤海建州之地也

又案馬文升稱建州為東建州而張天復亦稱為東建蓋以錦州邊外之建州與此同名故稱東建以別之觀于東建之名則錦義建利之建州與建州三衛之建州無涉益可知矣

建州三衛為女直種所居明人稱曰建州女直

大明一統志外夷女直篇曰本朝悉境歸附建置都司一衛一百八十四所二十

方輿盛略略同

葉向高蒼霞艸女直傳云女直在混同江東此語東濱海西接兀良哈南隣朝鮮

鄭惇典華夷紀畧云女直東濱海西接兀良哈南接朝鮮北至奴兒干北海

案據此觀之則奴兒干都司所轄之境均女直種族雜居之地蓋遼東邊外均

女直人種所居也

方輿勝畧邊防章曰。東北有建州等部。自謂金人遺種。

案據此文觀之。則建州爲女直遺種明矣。故明人地圖于奴兒干衛之地。多書女直二字。誠以奴兒干諸衛均爲女直遺種。建州亦屬于奴兒干。其爲金人遺種無疑。此滿州初起之時。所由亦以大金名國也。後見

方輿勝畧外夷女直篇曰。種類不一。建州居中。最强。本渤海遺孽也。

案以女直爲渤海遺孽。其說稍誤。然女直出于靺鞨。渤海之先亦與靺鞨同出一源。則女直渤海種族相近。故勝畧以建州爲金人遺種。又以建州爲渤海遺孽。然渤海女直種同。而族別。觀明天都山人之書。以建州女直考爲名。則建州之民屬于女直種。不必稱爲渤海種也。

而遼陽以東之地。亦或總稱爲建州。

皇明从信錄引尹直說曰。文廟以女直種類歸歛。分置建州毛憐海西等衛。各授指揮等官。

葉向高蒼霞艸女直傳云。國初分爲數種。居海西者曰海西女直。居建州毛憐諸

辨滿人非中國之臣民

辨滿人非中國之臣民

三〇

處者曰建州女直。極東最遠者曰野人女直。又諸小種甚多。

案分建州野人海西爲三大部。以此傳爲最晰。

張天復皇輿考曰。自陽站抵開元。鄰建州毛憐海西野人兀者諸夷。而建州爲最。

自開元以北。近松花江之山夷寒夷。亦海西種類。

方輿勝畧邊防章曰。其在東北有土蠻。此即蒙古土獸特建州毛憐女直海西山夷江夷等

部落住牧。據有富饒之地。

明天都山人建州女直考云。按今女直即金餘孽也。國朝分爲三種。曰建州。曰海

西。曰野人。而建州實居中。雄長地最要害。

皇明从信錄萬曆十年云。按女直于古爲肅慎等國。今稱女直。畧有三種。其極東

曰野人女直。去塞極遠。歲附海西市開原。不入貢。亦不寇邊。其一東方諸夷之爲

衛所甚衆。而建州領其名。並毛憐曰建州女直。即今奴兒哈赤之屬。此指萬曆時言實則建州非滿

洲所有。其一曰海西女直。則開原南北兩關之夷。並故都督王台部也。

案據以上諸說觀之。則明人于奴兒哈赤諸衛總分爲三大部。即建州野人海西



是也。大約盛京東部及吉林東南邊境均稱為建州。盛京北部及吉林西南部均稱為海西。而吉林東北及黑龍江諸境均稱為野人。建州之地即滿清官書所稱滿洲五部之地也。而長白山、鴨綠江諸部亦間屬建州。海西之地即滿清官書所稱扈倫四部之地也。野人之地即滿清官書所謂東海諸部之地也。蓋實錄、明史所列三百餘衛均為專名。而建州、海西、野人並稱則為公名。建州本為專名。而附近諸衛亦冒建州之稱。遂易專名為公名。與海西、野人並稱。海西因在北故名海西。近人不知海西為專名。以明史不載海西衛。遂疑所列諸衛廢衛均不足據。不知明史所書均各衛之專名。其公名則固未嘗書也。此建州所由又為三大部之一也。若夫毛憐屬于建州。山夷寒夷屬于海西。兀者即今窩集。皇興考雖與建州等並稱。然明代特列于野人諸部之一耳。故從信錄及葉氏諸書均不別列兀者為一部。蓋建州、海西、野人三部可以該奴兒干諸衛之全。特建州所部尤強耳。

馬文升撫安東夷記曰：建州女直詭詐過于海西。海西過于朵顏三衛。蓋海西建州。馬步能戰。朵顏只長騎射也。

辨滿人非中國之臣民

辨滿人非中國之臣民

三二

葉向高蒼霞艸女直傳云。建州居中為雄長地最要害。

案此均建州特強之證

建州之地。明人稱為羈縻衛與國土不同。

明史兵志云。羈縻衛所。洪武永樂間。邊外歸附者。官其官為都督。都指揮。千百戶。鎮撫等官。贈以敕書印記。設都司衛所。都司一。奴兒干都司。衛三百八十四。所二十四。站七。地面七寨一。

案此乃建州為羈縻衛之鐵案也。羈縻者不隸布政司。亦不隸五軍都督府。見後

節即滿洲源流攷所謂增設衛所。空名不及。知其遠近也。不得以內衛為比例。並不得以外衛為比例。內衛外衛亦見後至于羈縻之名義及羈縻衛與國土不同。則俟

後節詳論之

張天復皇輿考云。遼東諸夷。事雖羈縻。勢成藩蔽。

案此指諸夷未叛時言也。故曰勢成藩蔽。然一則曰諸夷。再則曰羈縻夷也。者與中國國民有別。羈縻者與中國國土有別也。

皇明從信錄云。成化十五年。陳鉞欲討建州女直。尙書金子俊以爲禦戎宜先守備。建州邊衛。祖宗時羈縻而已。不深治也。

案據金子俊所言視之。則建州爲羈縻衛。見于明人之奏疏。非滿人修明史時。固立羈縻衛之名。以掩建州畔明之跡也。今人不察。謂以建州爲羈縻州。明清官書。未有其據。又謂明史列建州于羈縻衛。實爲錯謬。由此文觀之。則建州爲明羈縻衛。誤耶。否耶。且不深治者。即羈縻之確解。使爲明代統治權所及。安得謂之不深治乎。

葉向高蒼霞艸女直傳曰。明興參養稍馴狎矣。彼其屋居耕食。分地世官。非專射獵。遷徙無常。如匈奴比。故可得而羈縻蓄也。

案此亦建州爲羈縻衛之證。夫耕食而不納稅。分地而不隸布政司。指揮以上。亦世襲職官。其與中國國土有別。不言而可喻矣。

鄭曉皇明四夷考序曰。哈密女直。羈縻之虜。非我長官也。

案以女直爲羈縻之虜。又言非我長官。則明人不以女直爲中國臣民。確然無

辨滿人非中國之臣民

辨滿人非中國之臣民

三四

疑而令人誤以建州爲明代領土奴爾哈赤起于建州爲中國臣民若觀于鄭曉之說當亦自知其失言矣

一曰無國籍

自精衛據美濃部博士說謂「有永續的從屬之關係。斯爲自國國民。具自國國民之身分者。則爲國籍。不問其人爲甲國人民與否。祇視其取得甲國國籍與否以爲斷。」又據明史食貨志謂編籍時有給帖。其戶口帖。一上戶部。而布政司及府州縣各存其一。今滿州不識漢字。安有給帖之事。建州無布政司府縣。安有給帖之事。以證滿洲在明代未嘗取得中國之國籍。即不得謂爲中國之臣民。其說近是。惟謂明史地理志惟衛不言戶口。則不知軍籍與民籍之殊。亦不知羈縻衛與內外衛之別。其說甚誤。至謂滿州無國籍。亦引證簡單。不足以折辯駁者之口。試正之如左。

大明會典戶口門云。凡各處戶口。每歲取勘明白。分豁舊管新收。開除實在總數。縣報于州。州類總報之于府。府類總報之于布政司。布政司類總呈達戶部立案。

以憑稽考。仍每十年本部具奏。行移各布政司府州縣攢造黃冊。案此為明史所本

案此指民籍之冊言也。民籍之冊屬于布政司。明史于南北直隸各省所屬各

府州下均載戶口若干。此據民籍言也。若衛所之戶口屬于軍籍。不為布政司

所轄。故明史地理志亦略而不書此。則明史之疏也。南北各直隸于每府州下均言戶口亦直上于戶部也

口亦直上于戶部也

大明會典戶口門云。凡戶三等。曰民曰軍曰匠。民有儒有醫有陰陽軍有校尉有

力士弓舖兵。匠有厨役瀕海馬船之類。瀕海有壇竈。寺有僧。觀有道士。畢以其業

著入戶。以籍為斷。明史同

續通典云。明代之制。其人戶避徭役者。曰逃戶。年飢或避兵他徙者。曰流民。有故

而出僑於外者。曰附籍。朝廷所徙者。曰移徙。

案據此文觀之。則明代之人民。人人有國籍。無一未編國籍之人矣。

又云。英宗正統時。令老疾致仕。事故官家屬離本籍千里者。許收附。不及千里者。

發還。景泰中。令民籍者收附。軍匠竈役冒民籍者發遣。

辨滿人非中國之臣民

辨滿人非中國之臣民

三六

大明會典戶口門引大明令云。凡軍民醫匠陰陽諸色戶。許各以原報抄籍爲定。不得妄行變亂。違者治罪。仍從原籍。

又云。洪武三年。令戶部諭天下軍民。凡有未占籍而不應役者。許自首。軍發衛所民歸有司。工隸工部。

又賦役門云。凡各處有司。十年一造黃冊。分豁上中下三等入戶。仍開軍民龜匠等籍。除排年里甲依次充當外。其大小雜犯差役。各照所分上中下三等入戶點差。

案據上所言觀之。則軍籍屬于衛所。與民籍同爲戶籍之一。

明史兵志云。洪武二十年。命兵部置軍籍勘合。載從軍履歷。調補衛所年月在營丁口之數。給內外衛所軍士。而藏其副于內府。

大明會典職役門云。洪武三十一年。令各都司所在營軍士。除正軍並當房及家小。其餘盡數當差。

大明會典戶口門云。天順八年。令在營官軍戶丁舍衛。不許附近寄籍。如原籍丁

盡許摘丁發回。

又云。弘治十三年。令攢造黃冊。係軍戶者。務備開某戶某人及于某年某月爲某事發充某衛所軍。其有事故等項。亦備細開具以便查考。

案據以上觀之。則明代之軍籍。隸于衛所。定于兵部。藏于內府。考明各省都司與布政。並尊蓋各衛所之戶口。由都司上之內府。猶各府州縣之戶口。由布政上之戶部。也不得謂各衛不編戶口。特明史于各衛漏書戶口耳。觀明代于各衛所均設學。見于明史。使衛民無籍。奚必設學。又食貨志言。徐達徙北平山後之民散處諸府衛。籍衛籍與府籍並言。此尤衛民有戶籍之證。特據明史觀之。則衛分三等。在京者爲內衛。在各直省者爲外衛。在國境外者爲羈縻衛。蓋內外衛之民。均有籍。其無籍者。僅羈縻衛之人耳。建州爲羈縻衛。故亦無國籍。試將建州無國籍之證列于下。

大明會典戶口門云。洪武十四年。奏準。凡雲南各府攢造黃冊。除流官及土官。馴執戶分依式攢造黃冊外。其土官用事邊遠頑野之處。里甲不拘定式。聽從式編

辨滿人非中國之臣民

辨滿人非中國之臣民

三八

造。貴州宣慰司不造。播州宣慰司附近通漢語者編造。其餘夷民不造。

又云。正統六年。奏準四川威州並保縣極遠番夷黃冊免造。

案其餘諸夷不造兼指奴兒干等衛言也。考大明會典言「山東布政司境東

北抵女真。則兼遼東而言。下言「人戶七十五萬三千八百九十四。人口五百

二十五萬五千八百七十六。」又據陳仁錫皇明世法錄全遼戶口章言「遼

東都司。定遼中衛等二十五衛。安樂自在二州。及永寧等監。永寧監在蓋州南見明史人戶九

萬六千四百四十一。人口三十八萬一千四百九十一。」於定遼中衛下「言額

戶若干。寄籍戶若干。新發軍若干。」於瀋陽諸衛則只言「戶口若干」于永樂

監則只言「額戶若干」此明代于遼東諸衛編戶籍之證也。世法錄于明代各

衛所均詳記其戶口。而于奴兒干諸衛則不記戶口。非羈縻衛不編戶籍之證

乎。且明史兵志僅言給戶帖于內外衛所。而不言頒給羈縻衛所。此尤建州無

國籍之證。是即明祖寶訓所謂得其人不足以使令也。且建州無國籍猶有三

證。凡衛所之民除正軍並當房及家小外均盡數當差。而奴兒干之民則無差



役一證也。明代之制，每衛之軍不過五千餘人，而奴兒干諸衛之強者，其入寇之兵或至數萬人。則編軍之法與內外衛不同，其編戶籍果用何式？二證也。且奴兒干三百餘衛，或一名而數見，或有名而無地于衛所之名，尙在傳聞疑似之間，豈有地望不明，轉能詳其人數者乎？三證也。觀此三證，則建州不編戶籍明矣。精衛謂明代衛所均無戶籍，非也。駁其說者以明代內外衛有戶籍，遂並疑建州亦有戶籍，其說尤非。建州者固未嘗取得明代之國籍者也。

又案據大明會典，則貴州宣慰司及四川邊外諸夷亦不編戶籍，或謂今貴州龍里諸縣在前明時均未嘗領戶帖，今亦得爲中國之臣民，以彼例此，即使建州於明無國籍，何以不得爲中國臣民？不知建州屬于奴兒干，與貴州宣慰司及四川邊夷不同，貴州宣慰司及四川邊夷均外衛也，奴兒干所轄之地羈縻衛也，外衛之地統于布政司，外衛之民統于京中都督府。若羈縻衛者非惟其地不隸于布政司，亦且不轄于京中都督府。試即明史考之，明史地理志云：永樂八年置貴州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領府八州一縣一宣慰司一長官司三十

辨滿人非中國之臣民

辨滿人非中國之臣民

四〇

九。後領府十九州縣十四。宣慰司一。長官司七十六。北至銅仁與湖廣四川界南至鎮

寧與廣西雲南界東至黎平與湖廣廣西界西至普安與雲南四川界即安南以下各衛亦均言距布

政司若干里。又兵志言：「右軍都督府在京。在外四川都司。貴州都司。四川都

司以下。有保寧千戶所。保寧即會典所謂保縣威州即彼威州貴州都司以下。兼列龍里各衛。由前說。

觀之。則貴州宣慰司屬于布政司。宣慰司所轄諸境。雖非布政司職權所及。然

其地則在布政司統轄之中。是猶遼東各衛在山東布政司統轄之中也。今四

川西北境。番夷雜居。各有土司。故松潘廳之北。有所謂松潘廳屬者。雅州府之

西。有所謂雅州府屬者。雖與內地之府縣不同。然咸屬于四川省。明代之貴州

宣慰司。亦與此同。由後說觀之。則貴州宣慰司所轄及四川邊夷。均為外衛。隸

于本省之都司。統于北京都督府地。有所屬民。有所轄。其所以不編戶籍者。特

以開闢未久。艱于調查耳。奴兒于都司。則不然。明一統志言：「山東東北抵女

直。女直即奴兒。千足證奴兒于之地。不隸于山東布政司。與貴州宣慰司隸于

布政者不同。兵志于奴兒于諸衛。附于五軍都督所轄衛所。之後。別稱為羈縻

衛與貴州諸衛四川邊衛隸于都督者不同明代之衛不隸于都督者僅親軍之衛及各  
亦不隸都督則與內是奴兒干與貴州四川邊衛相較其不編戶籍雖同然有隸布  
衛外衛不同明矣政與不隸布政之殊兼有隸都督與不隸都督之別不得以貴州四川邊衛為  
比例也夫不隸布政則地非中國之地不隸都督則軍非中國之軍明兵志言  
「後定天下都司衛所計都司二十一衛四百九十三舉凡內衛外衛均與其  
列惟奴兒干則否又言番邊都司衛所由四百七增至四百六十三與後文所  
載羈縻衛所其數正合奴兒干所屬衛三百八十四所三十四西北諸衛六西番都指揮二  
宣慰使三招討司六萬戶府四千戶所十七其數四百六十六  
明史言番邊都司衛所則番邊都司衛所與國內都司衛所不同確然無疑又大  
四百六十三其數稍誤明會典載升賞功次之令曰「勦殺北虜為首明史改遼東女直次之西番及  
苗蠻又次之內地反賊又次之則明人之視女直不獨與內地反賊不同抑且  
與西番及苗蠻不同蓋明人之視西番苗蠻也較內地之民為疏其視建州女  
直也又較西番及苗蠻為疏苗蠻者非羈縻衛也西番與女直雖同為羈縻衛  
猶有親疏之不同安得以貴州宣慰司諸衛擬建州乎貴州宣慰司苗蠻也  
建州者遼東女直也

辨滿人非中國之臣民

辨滿人非中國之臣民

四二

二曰不隸布政司及都督府

奴兒干之地不隸于布政司亦不隸于都督府既于前節詳言之矣更卽此義引伸之則奴兒干者明代國境以外之地也既爲國境以外之地故明代國境卽以遼東都司爲界非惟奴爾哈赤之誓文可證也試卽明代之書觀之明萬曆初年閣臣奏遼東事言邊外之田本非我有後見夫邊外之田尙非明有則邊外之地亦非明有也外者卽遼東之邊外也又大明一統志云「遼河源出塞外自三萬衛西北入境」又云「渾河源出塞外西南流自遼陽衛合沙河」又云「拉林出三萬衛境馬孟山東南流入女直境」夫遼河渾河其發源之地均在今盛京省內而明志謂其發源塞外而遼河之下復言其自三萬衛入境入境者入中國之境也三萬衛以內爲中國之境則三萬衛以外明人不以爲國境矣且三萬衛東南卽爲女直境既爲女直境非明代國境明矣此均奴兒干非明境之確證且明代遼東之民不能越奴兒干之境奴兒干之民亦不能越遼東之境名曰屬夷實則敵國使其果同屬於一國則人民去彼適此何至犯越

境之罪耶

明史地理志序云置布政司十三分領天下府州縣及羈縻諸司又云分統羈縻之府十有九州四十有七縣六

案所謂羈縻諸司者即西南諸省之招討司四川宣撫司四川一湖廣安撫司四川

廣五雲南及長官司四川十六湖廣二十六是也羈縻府者即軍民府也四川四

三十五烏撒東府廣西一府思恩雲南五元江姚安永貴州三順平越其數共一十有三而鎮雄曲

靖尋甸武定普安均為故軍民府益以雲南所屬二禦夷正合十九之數羈縻

州者即軍民府之屬州也羈縻縣者即軍民府之屬縣也是明代羈縻諸司及

府州縣分屬各直省故為布政司所領與羈縻衛不隸布政者不同也

明史地理志云於京師建五軍都督府俾外都指揮各以其方附焉

又云兩京都督府分統都指揮司十有六行都指揮司五所屬衛四百八十有三

案明史所言二十一都司屬于左軍都督者三屬于右軍者七屬于中軍者一

屬于前軍者六屬于後軍者四均無奴兒干都司則奴兒干不隸都督府明矣

辨滿人非中國之臣民

總論人非中國之臣民

四四

大明一統志外夷女直篇曰。自開原迤外。因其部族所居。建置都司一。衛一百八十四。所二十。又云。各統其屬。

皇明從信錄。分女直地條云。俾仍舊俗各統其屬。

葉向高蒼霞艸女直傳云。官其酋爲都督。都指揮千百戶鎮撫。俾統其部。

案據以上所言觀之。則奴兒干所設三百餘衛。非明代區劃其地而置衛所也。實因各部本然之區劃。而加以衛所之空名。近人不察。妄謂羈縻各衛所爲數四百有餘。皆由政治區劃而生。然觀一統志及從信錄。皆曰各統其屬。葉向高女直傳又言。俾統其部也。者都司未立以前所劃之部也。各部之區劃。乃女直人種所自劃。特明代因其舊部而不易耳。故曰各統其屬。兵志言。明設都司衛所者。設其名也。實則各地之區劃。與未設衛所以前無復絲毫之異。使其地果爲明人所區劃。何以三百餘衛之中。名目重複者不下數十。豈有其地在傳聞疑似之間。而能妄爲區劃者耶。又明史兵志載。洪武十六年詔。各都司上衛所城池水陸地理圖。使奴兒干果與內地各都司一律。則既設都司之後。亦當

以地圖上獻何明人于其衛所所在仍在傳聞疑似之間且既曰區劃則各衛有各衛之界不可逾越何以明代二百年之中各衛并吞之事又復層見而疊出乎故吾謂奴兒干諸衛所其名雖為明代所錫其地實非明代所分其名亦多因土人之稱鄭曉皇明四夷考序云四夷何以首安南我郡縣也次兀良哈何我武衛也哈密女直非歟曰羈縻之虜非我長官也

案據此文觀之則明人之視女直也非惟不儕之郡縣之列亦且不儕之武衛之列雖與兀良哈同為羈縻衛然猶有親疏之分則所謂衛所者空名而已實則明代境外之土耳其即明祖寶訓所謂得其地不足以供給也故鄭曉稱之為虜。

明鄭惇典華夷總覽東北諸夷國圖于二百餘國之中有建州建里二國。

案此亦建州在明境外之證蓋建州對內雖為羈縻衛對外則若成一國故鄭惇典稱之為國若在明境內安得稱之為國乎蓋明代固不以建州為境內之土也。

辨滿人非中國之臣民

四五

辨補久非中國之臣民

四六

三曰以土人鎮守。

大明一統志外夷女直篇曰。官其酋長爲都督都指揮指揮千百戶鎮撫等職。給與印信。

莫旦大明一統賦刪記女直云。官其酋長爲都督指揮等職。方輿勝略外夷女直篇曰。以諸小酋爲指揮千百戶鎮撫官。

陳建皇明从信錄分女直地條云。封其頭目以都督都指揮千百戶等官。賜印及誥。

馬文升撫安東夷記云。選其酋長及族目。授以指揮千百戶。間亦以野人之向正者爲都指揮都督統之。

案據以上所言觀之。則奴兒干鎮守之官。即係土人之酋長。雖給與印誥。實與國內之官不同。不然。一統志及方輿勝畧。何以列之於外夷乎。

明史職官志云。番夷都指揮司三。衛指揮使三百八十五。官慰司三。招討司六。萬戶府四。千戶所四十一。站七。地面七。寨一。



案職官志原注云。詳見兵志衛所中。今據兵志羈縻衛以下之名數之。由奴兒干至西番都指揮以下之數。適與職官志合。惟舍哈密六衛。蓋哈密棄于世宗時。所屬各衛。其名雖載于兵志。而職官志則擯之。勿錄也。今人謂奴兒干鎮守各官官名。既列職官志。其爲國家設置之職官。殆無疑義。不知此僅職官之空名耳。試辨之如下。

葉向高蒼霞艸女直傳云。其陞襲以頒給勅書爲驗。久稍濫。嘉靖雖禁。不能盡覈矣。

又曰。其後請乞煩。大率以詐冒得官。入貢浮于常額。

案此乃葉氏言女直各衛所陞襲之制也。然一則曰稍濫。再則曰不能盡覈。三則曰冒詐使果爲中國之職官。其陞襲之制。豈有不能盡覈者耶。足證明人于女直各衛所。但存其名。不欲責其實。與中國各職官不同。

鄭曉皇四夷考序云。哈密女直羈縻之虜。非我長官也。

案此乃明人不以女直爲明官之證也。夫奴兒干各衛所爲明代所設。而鄭曉

辨滿人非中國之臣民

辨滿人非中國之臣民

四八

以爲非我長官豈非女直之地固非明代統治權所能及耶

且奴兒干諸職官與國內官制不同考前明兵制惟京內五軍稱都督在外各都司均爲五都督所分轄是都督之職遠在都司之上且據明史兵志職官志奴兒干諸地只設都司衛所諸官並無都督而大明一統志及一統賦刪等書均言官其酋長爲都督又據皇明從信錄稱建州都督董山建州女直考稱建州衛都督猛可帖木兒而奴爾哈赤初起時亦爲建州都督夫建州衛者屬于奴兒干都司者也國內之都司屬于都督而奴兒干之都督時爲都司所轄則都督爲空名此奴兒干官制異于國內者一也據明職官志及兵志衛指揮以下或世襲其職衛指揮以上均非世官而周弘祖遼東論葉向高女直傳均言女直世官又據從信錄所載董山王台事雖都督之官亦爲世襲之職此奴兒干官制異于國內者二也且奴兒干各酋長雖受明官然其對其本部也則或稱貝勒或稱章京如葉赫諸部均奴爾干之衛所也即塔山衛而滿清官書則葉赫貝勒尼堪外蘭亦奴兒干之衛所也而滿清官書則稱爲章京且滿清初至興

京時亦自稱寧古塔貝勒。豈非奴兒干各部對于明則用明官對于外則不用明官使其與內地職官無異。安得于朝廷命官以外復僭號以自尊。故知奴兒干諸衛雖受明官空名而非實職。不得據建設職官一事遂疑奴兒干之地爲明代統治權所及也。或謂奴兒干各衛既給與印誥敕書則與中國職官無異。即其人亦爲中國之臣民。則試據滿人所言金代之事以駁之。滿洲源流考卷七曰：「考之遼史。女直有繫籍不繫籍之分。係籍者。惟遷居遼陽南之數千家。所謂哈斯罕大王。不繫籍者。亦間有節度太師之號。所謂長白山太師輝發部太師是也。金景祖亦曾受遼太師之稱。而終不肯受印繫籍。用此例以律奴兒干。奴兒干既無國籍。則與女真不繫籍于遼者相同。受官號于明亦與生女真受官號于遼者相同。生女真受官號于遼不自居于遼之臣民。則奴兒干部雖受官號于明。安得稱爲明代臣民乎。若以有印詔勅書爲憑。則明神宗時亦曾以勅書賜日本豐臣秀吉。封爲日本王。不得謂秀吉即明臣也。清乾隆時亦曾以書賜英王。不得謂英人即中國之人也。又考唐史所載羈縻州。有沙

辨滿人非中國之臣民

辨諸人非中國之臣民

五〇

奇州都督以護時健國邊密城置領沛隸大秦二州大秦州置于觀密城護時  
 健即地中海科士加島沙奇即薩爾奇亞島沛隸即義國拜乃翁特城觀密即  
 塞爾吠國此章君太炎語又有條支都督府領犂靳巨雀乾陀三州巨雀治烏離難城  
 乾陀治縛蘭部烏離即埃及亞力山大城犂靳即犂軒縛蘭即拂蘇均在今小  
 亞細亞此皆受唐勅封者也豈今之歐州人非洲人亦可謂之中國人乎遠土  
 既。然。何。獨。于。奴。兒。干。而。不。然。餘。詳。精。衛。所。著。文。中。茲。不。贅。述。

四曰不改舊俗

大明一統志外夷女直篇曰俾仍舊俗

皇明世法錄分女直地條曰俾仍舊俗

案此乃建州不與明人同化之確證也仍舊俗者不以中國之俗易女直之俗  
 即不以中國之法治女直之地也試觀滿洲源流考國俗一門則遼東邊外之  
 地自漢至明所謂冠服政教文字典禮語言均未與中國同化又言「太祖  
 太宗冠服語言一遵舊制」安得謂之為同化耶且滿州造國書取法蒙古不

用漢文而盜竊中原以後至于乾隆仍以保存舊俗勉其族人且以同化于漢爲大戒於此而謂建州當前明時與中國同化其誰信之今人亦知同化之說不可通其于建州女直也或以閩粵之民爲例然閩粵之民語言聲氣或與北土不同至于衣冠文字則固未嘗與北方少異也或以苗民爲例然明會典于雲南流官土官稱爲「馴熟戶分」于播州之民亦言其通漢語則當明室之時苗民已略與漢民同化非純全不同化者比也女直旣不欲同化于漢明人亦不欲女直與彼同化其與中國臣民不同又何疑乎

莫旦大明一統賦刪云女直土氣極寒其人穴居衣皮夏則裸袒以尺布蔽前臭穢不可近室中作廁環之而居喜射好盜食生肉醉則殺人不辨父母一種曰生女直畧事耕種少有忿爭則開弓相向又一種曰北山野人山行則乘鹿居類狗彘一種身多毛戴熊皮衣花布又一種男少女多食惟腥羶葉向高蒼霞草女直傳云土氣極寒冬常穴居喜馳獵上下巖壁如飛乘馬渡江河不用舟楫

辨滿人非中國之臣民

五二

案此亦建州不同化之確證也。夫五胡沙陀已與中國同化而中國前代未嘗不以爲殊族。朝鮮安南亦與中國同化而本國之人未嘗以中國臣民自居。夫族異化同猶不可與漢民相混。況以建州之未曾同化者耶。即據近人今文學派言之。謂中國夷狄不以地分。僅以有禮義無禮義爲斷。夷狄有禮義即得進于中國。夫所謂有禮義者即與中國同化之謂也。用此說以媚外夷則朝鮮安南尙可附會。至于建州女直則擬比不倫。今人用此說以媚滿州者亦曾即建州之舊俗而考之耶。

又案今人爲滿州辯護者謂同化不同化不得據以爲亡國不亡國謂同化之說。自社會方面以言非自法理方面以言。自民族方面而言非自國家方面而言。欲判斷亡國與否問及滿州爲中國人與否。須自法理國家兩方面言之。法理方面國家方面之所謂中國人乃中國人之資格也。非其本然天然純粹爲中國人也。故同化之說不足以判斷此問題。推其立說之旨大抵謂建州在前明時其地爲中國統治權所及其人亦爲中國之臣民則建州人無異中國人。

不必以同化不同化爲據。不知彼之爲是言也。乃誤合明代兩建州爲一。又誤以建州爲屬于遼東。故以建州爲中國之地。因據法理國家兩方面認建州爲中國人。今既確定建州屬于奴兒干。奴兒干實非中國領地。則此說之不能成立。不待辨而自明矣。試更即明人所言考之。馬文升撫安東夷記。葉向高女直傳。均言「永樂之時。于遼東設安樂自在二州。以處降夷。」方輿勝略作屬夷。周弘建州論。作內附夷民。而方輿勝略及遼東論。又言其外附者。東北則建州等衛。是則建州者。非降夷也。非屬夷也。亦非內附夷民也。稱曰外附。則在國境之外。明矣。別于降夷屬夷之外。則建州未嘗一日降于明。亦未嘗一日屬于明也。于此而謂建州之民。其資格與中國臣民無異。其誰信之。且金之俊。言祖宗之於建州。羈縻不深治。不深治者。即中國法律不深及建州之謂也。又明人于建州。均列之于外夷。使建州與中國人民同受轄于一國家之下。即種族不同。可以謂之夷。決不可謂之外。既曰外夷。則建州遠在國境以外。區劃昭然。是據法理國家兩方面言。均不得以建州爲中國之土。更不得以建州人即中

辨滿人非中國之臣民

辨滿人非中國之臣民

五四

國。人。何。論。者。乃。昧。然。不。察。耶。夫。今。之。生。苗。不。與。中。國。同。化。者。也。然。其。可。稱。爲。生。苗。就其程度及種族言未。聞。稱。爲。外。苗。也。若。明。人。則。稱。建。州。爲。外。夷。足。證。建。州。之。地。在。中。國。統。治。範。圍。以。外。非。若。生。苗。之。地。在。中。國。統。治。範。圍。之。中。也。是。主。張。同。化。之。說。固。不。得。謂。建。夷。即。華。人。即。不。主。同。化。之。說。亦。不。得。進。建。州。于。中。國。彼。蠶。蠶。爲。滿。人。辨。護。者。夫。亦。可。謂。失。詞。矣。

五。曰。有。朝。貢。而。無。納。稅。

葉。向。高。蒼。霞。草。女。直。傳。云。屋。居。耕。食。

方。輿。勝。略。云。建。州。喜。耕。種。緝。紡。

莫。旦。大。明。一。統。賦。刪。云。生。女。直。略。事。耕。種。

皇。明。從。信。錄。載。萬。曆。初。年。閣。臣。奏。遼。東。事。云。邊。外。之。田。本。非。我。有。

案。據。女。直。傳。方。輿。勝。略。及。一。統。賦。刪。言。之。則。建。州。諸。衛。均。從。事。于。力。田。而。明。閣。臣。所。奏。則。言。邊。外。之。田。本。非。我。有。非。我。有。者。以。其。爲。境。外。之。田。也。蓋。建。州。等。衛。之。田。均。不。納。賦。故。閣。臣。言。其。非。我。有。夫。就。近。今。法。律。言。之。則。凡。爲。一。國。之。民。人。



人均有納稅之責。建州既爲耕稼之民，乃並田賦而不納，則建州對於中國，失臣民之資格，又何疑乎？

又案陳仁錫皇明世法錄于各省田畝及稅額均詳記其數，而于奴兒干則否。此建州田畝不隸中國之證，亦建州不納稅之證也。

大明一統外夷女直篇曰：以時朝貢。

世法錄同

莫旦大明一統賦刪記女真云：以時朝貢。

方輿勝畧外夷女直篇曰：令三歲一貢，仍置馬市，羈縻之。

葉向高蒼霞草女直傳曰：約歲一朝貢，野人遠無常期，已又開馬市，開原城。

又云：貢以冬月爲期，非期者，邊臣具請。

馬文升撫安東夷記云：當文皇帝時，夷人入貢，賚賜甚厚，故聽調遣。

又云：建州三衛亦歲遣使各百人入貢以爲常。

大明會典朝貢門云：建州及左右衛毛憐衛，每年許一百人，建州寄住毛憐達子，每歲十二人，其餘海西各衛並站所地面，每年每處不過五名，其都督來朝許

辨滿人非中國之臣民

五五

辨滿人非中國之臣民

五六

另帶進貢達子十五人同來。每歲于十月初驗放入關。十二月終止。

明天都山人建州女直考云。每歲以十月入貢。

案此乃女直朝貢之制也。明代之制惟外夷有朝貢在中國者。雖苗蠻亦無朝貢。此明人疏視女直之證。亦明人視女直不及苗蠻之證。且入貢之人均有一定之限。必驗放而後入關。則女直遠在明境之外。而明人之防女直亦視若寇。賊使果爲明境則遼東防邊豈必若是之嚴。入境之民又奚必限以一定之數耶。

葉向高蒼霞草女直傳云。陳鉞言建州得利則朝。失利則寇。

案據此文觀之。則建州之於明朝。貢無常。其所以朝貢者。以其可以得利也。不得據朝貢之典。遂謂建州臣服於明也。

葉向高蒼霞艸女直傳云。成化二年。都御史李秉言建州毛憐諸部來朝貢。邊臣以禮部定名數驗方物。貂皮純黑。馬臚壯。始聽之。否則拒之。殊非厚往薄來中國。所以待夷狄之意。

案李秉言建州朝貢事。謂非中國待夷狄之意。則建州雖朝貢于明明人。仍視爲夷狄。又李秉以中國與夷狄對文。則明人別建州於中國之外。雖有百喙不能爲之強辯矣。又皇明寶訓載建夷董山等來朝。部下出嫚罵語。又求索玉帶等物。並揚言將糾衆犯邊。使建州果爲臣民。豈得侮慢至此耶。

又案明人與女直之關係。朝貢以外。厥惟互市。據明史言明與女直市馬。其地在開原附近。又據方輿勝畧所言。則明代之設馬市。所以羈縻夷人。明史又言正德間。令驗放入市者。依期出境。不得挾弓矢。非互市日。毋輒近塞垣。夫交易爲民間之事。乃明人於女直之互市。限以一定之地。且限以一定之期。又言非互市日。毋近塞垣。此與兩國互市。何異乎。此亦女直非明國境之旁。證又陳建皇明从信錄言憲宗之時。馬文升整飾遼東邊務。巡撫陳鉞爲其所制。會汪直來巡邊。鉞乘間毀之。直還奏建州諸虜。因文升禁不與農器交易。致起邊釁。

明史改爲禁邊人市農器致怨叛

而文升所著撫安東夷記。則言禁以鐵器市建州。蓋文升畏建州諸虜以鐵器作兵。因以入寇。故禁鐵器之交易。此正文升整飭邊務之責益。

辨滿人非中國之臣民

辨滿人非中國之臣民

五八

足見明人防建州之深。其曰禁易農器者，特汪直欲周納文升之罪，故易鐵器爲農器耳。明史言正統三年禁市兵器銅鐵蓋禁易鐵器本係明代之禁令特建州許置鐵器見于五邊典訓文升禁之故建州以爲怨照此事亦不足陷文升故易其名曰農器此

與遼東屯田何與而今人據明史分遼東屯軍事謂明遼東各衛分軍屯田文升不以農器易建州故貶謫下獄並謂遼東講屯政建州亦與其列以證建州屬遼東。夫汪直明言建州諸虜豈遼東各衛亦可謂爲虜耶建州之田即閣臣所謂本非我有者也。而謂明講屯政於其間蓋不知文升禁易鐵器事妄合屯田與市農器爲一亦可謂疏於讀史矣。明史作邊人實係諛美

若建州不屬遼東則列證在前茲不復引。

故建州不獨非明領土亦且非明保護地乃中國統治權範圍以外之地也。

自精衛謂建州爲明羈縻衛。惟誤衛爲州羈縻衛非領土與國際法所謂被保護地

絕相類。今人駁其說者謂被保護地即領土羈縻衛非被保護地比之被保護地更爲密切以證建州即明領土夫被保護地與領土之異同今弗深論第就被保護地與羈縻衛相較覺羈縻衛統治關係不若被保護地之密切試考之

中國古籍于華夏之防持之甚嚴。其所以攘夷者。慮其爲中國之患耳。用夏變夷之說。雖爲一二學者所持。然恆以黷武開邊爲戒。又鮮知殖民之策。故于外夷之國。不欲利其地。亦不欲擴張其權力。試即羈縻二字之字義考之。禹貢云。五百里荒。三百里蠻。二百里流。鄭君注云。蠻者。取以其俗羈縻其人。故曰蠻。蠻之言縉也。又注周禮大司馬云。蠻縻也。蓋蠻縻縉一聲之轉。縉綿亦一聲之轉。縉即維繫之義也。又馬融注蠻服云。蠻慢也。禮簡怠慢。來不距。去不禁。此即羈縻二字之確解。又漢書司馬相如傳云。蓋聞天子之于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顏注云。羈。馬絡頭也。縻。牛紉也。言牽制之。故取喻也。是中國解羈縻二字者。均以牽制之義爲訓。又匈奴傳贊曰。是故聖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功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致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內。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絕。使曲在彼。蓋聖王制馭蠻夷之常道也。又西域傳贊云。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衆分弱。無所

辨。備人非中國之臣民。

辨漢人非中國之臣民

六〇

統一。雖屬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親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不爲益。棄之不爲損。盛德在我。無取于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內屬。惟其小邑鄯善車師。界迫匈奴。尙爲所拘。而其大國莎車于闐之屬。數遣使置質於漢。願請屬都護。聖上遠覽古今。因時之宜。羈縻勿絕。辭而未許。據孟堅兩傳。贊觀之。其所謂羈縻。均指來不距。去不禁。言唐人因古籍有羈縻之訓。遂于國境以外。兼置羈縻州。蓋牽制謂之羈縻。而來不距。去不禁。亦謂之羈縻。唐以羈縻名州。實兼斯二義。新唐書地理志云。『唐興初。未暇于四夷。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諸蕃及蠻夷。稍稍內屬。即其部落。列置州縣。其大者爲都督府。以其首領爲都督刺史。皆得世襲。雖貢賦版籍。多不上戶部。然聲教所暨。皆邊州都督都護所領。著于令式。』又云。『唐置羈縻諸州。皆傍塞外。或寓名于夷落。』案此。與明羈縻衛畧同。羈縻衛無國籍。猶羈縻州版籍不上戶部也。以土人鎮守。猶羈縻州以首領爲都督刺史。皆得世襲也。朝貢不納稅。猶羈縻州貢賦不上戶部也。惟唐之羈縻州。雖即部落置州縣。或寓州名于夷落。然猶爲

邊州都督都護所領若明之羈縻衛則不隸布政不隸都督與羈縻州有所隸屬者又不相同若明史地理志序所言羈縻司羈縻府縣則司有宣慰宣撫招討之專名府有軍民禦夷之專名且其地在統治範圍之內明史志序稱爲羈縻實屬稍誤亦不得以此例羈縻衛也試即羈縻衛異于被保護地言之

松方學士之言曰保護國于被保護地排斥他國之權力保護國以外之他國不得於其地取定領土權或設定保護權

松原學士又歷引荷蘭羅連士威斯特歷諸家之說云保護國于其地得排斥他國之權力他國不得占領其未開地亦不得征服之

案據此條所云觀之則被保護地者即第三國權力不能侵入之地也試證之唐代羈縻州如西域之地唐設七十二州由月支以迄波斯其名均列于唐志乃大食既興舉所謂七十二州者皆任其滅于大食是唐代之于羈縻州未嘗排斥他國權力也試更證之明代羈縻衛奴兒于各衛既曰分立使果爲明廷被保護地則明人之於各衛也必當使此衛之權力不能擴張于彼衛斯能盡其保護之責何二百餘年之中各衛併吞

辨滿人非中國之臣民

六二

殆盡不聞明廷之干涉乎。又滿洲初興于盛京附近，各衛所吞併無虛日，而明人亦袖手旁觀，不發一矢，必待滿兵犯境，然後興師。此豈得謂之保護乎？然此猶曰同族並吞，非見侵于他國。試觀馬文升撫安東夷記謂：「正統之時，海西野人女直之有名者，率死于也先之亂。朝廷所賜璽書盡爲也先所取。」則奴兒干各衛曾受蒙古之侵，何明人視蒙古勢力之侵入亦無援救之師乎？夫明人于日本伐朝鮮，傾國出兵，而于奴兒干諸衛之滅亡，則坐觀成敗，豈非朝鮮爲被保護國，奴兒干各衛非復明代之保護地耶？此羈縻衛異於被保護地者一也。

松方學士曰：加護國保護其被保護地，且對於他國而代表之。松原學士引荷耳羅連士威新

特歷諸家之說曰：他之文明國不得與國蠻族直接交涉，其交涉須通過保護國。又曰：保護國對於他國而代表其未開地，故外交權在于保護國。

案據此條所云觀之，則被保護地者即不得與他國直接交涉之國也。乃觀于明之羈縻衛，則嘉靖之時，海西諸衛屢勾引蒙古，見皇明從信錄建州董山與朝鮮結交而棟鄂諸部之征滿洲也，亦與蒙古科爾沁部連兵，則奴兒



千各衛均得與他國直接交涉矣。此羈縻異於被保護者二也。

松原學士引荷爾羅連士諸家之說曰：加護國無主權，被保護地蠻族之酋長亦無主權，故無論何地皆于其地無主權。

案據此條所云觀之，則被保護地者即無主權之地也。乃觀於明之羈縻衛，則建州各部當明中業未嘗不以衛所自居，然因與朝鮮接壤，屢侵朝鮮，夫于侵伐他國之事且能使用其主權，則與純全無主權者不同。此羈縻衛異於被保護地者三也。

松原學士引荷爾羅連士威斯特歷諸家之說曰：內治行政權存于蠻族之身。

案精衛以此條所言乃中國對於羈縻衛之實況，然被保護地有內治之權，無外交之柄，而明之羈縻衛不獨內治可以自由也，即外交亦可自由。此羈縻衛異于被保護地者四也。

由此四證觀之，則羈縻衛者較被保護地猶爲疏遠者也。精衛謂羈縻衛即被

辨滿人非中圍之臣民

辨滿人非中國之臣民

六四

保護地其說已訛若謂羈縻衛於統治關係較之被保護地猶爲密切則非惟背于法理且與歷史之事實相違試更即羈縻衛異于被保護者列舉二證如左。

一曰加護國對於被保護地其目的在於擴張權力而明代對於羈縻衛其目的則在於僅博天朝之空名

二曰加護國對於被保護地其目的在於自利而明代對於羈縻衛其目的僅在於弭患

此亦羈縻衛異于被保護地之證夫羈縻之名義既述之如前試將明代羈縻衛之界說分列如左

一不必問其臣服與否僅以空名相維繫使之不得犯邊

二部落之存亡各部之兼并非與本國利害相關均不施干涉之力

三本國力弱則彼乘釁以入寇與敵國同

四本國力強則征之以示威不復視之爲已民

據以上所言觀之。則奴兒于各蠻族其始也。本與中國並立者也。特未嘗成立。爲國家明代朝廷慮其爲患於己也。乃餌之以利。繫之以名。使之不復擾邊。故所設羈縻衛。其目的在於牽制外夷。若外夷不復擾邊。則目的已達。故來者不距。去者不禁。蓋純然用放任主義者也。故名爲屬夷。實則敵國。由此而觀。則奴兒于之地在中國統治權範圍之外。又何疑乎。若皇明皇訓所載成化時諭女直諸詔。有言諸衛爲祖宗所設者。有言爲朝廷屬衛者。有言應全臣節者。有言爾民俱我赤子者。不知此乃明廷夸誕之詞。蓋中國平昔之思想。以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故明於蒙古亦有稱爲朝廷赤子者。猶滿洲乾隆時以英人爲屬夷。而言英人稱臣耳。不足憑信。則一也。

馬文升撫安東夷記云。諸夷有願降中國者。于開原設安樂州。遼陽設自在州。處之。皆量授以官。

葉向高蒼霞艸女直傳。永樂時。又設安樂自在二州。居降夷。

案安樂州設于開原者。以明遼東北境限于開原也。自在州設于遼陽者。以明

辨滿人非中國之臣民

辨滿人非中國之臣民

六六

遼東東境限于遼陽也。則遼陽開原以外其地均非明土。其人均非降夷。非明代統治權所克及矣。

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引明周弘祖遼東論云。歷代郡縣其地。而獨于遼陽開原。設安樂自在二州。以處內附夷人。其外附者。東北則建州毛憐女直等衛。西北則朵顏福餘泰寧三衛。分地世官。互市通貢。

方輿勝略九邊遼東章曰。於遼陽開原以東。設自在安樂二州。處屬夷。其外附者。東北則女直建州毛憐等衛。西北則朵顏福餘三衛。案以建州爲外附之夷。所以別之於降夷之外也。

皇明从信錄載萬曆初年閣臣奏遼東事云。至云耕田百姓。則邊外之田。原非我有。屬夷所在。原無民居。

安邊外之田。既非明有。則邊外之地。亦非明有。地非明代所有。雖有統治之權。又將焉施。且以屬夷與民對言。則屬夷與民不同。此亦建州非明土之證。

顧炎武日知錄引實錄。正統七年。翰林院編修徐理。即徐有貞。請每年九月。盡勅坐營。

將官巡邊。分爲三路。一出宣府抵赤城。獨石。一出大同抵萬全。一出山海抵遼東。各出塞三五百里。燒荒哨瞭。如遇夷寇出沒。即相機勦殺。

案出山海以抵遼東。即燒荒於奴兒干諸地也。一則曰燒荒哨瞭。再則曰相機勦殺使奴兒干各部果臣服中國。則明政雖殘奚至。以殘殺敵人之法施於奴兒干之民。蓋明代視奴兒干爲屬夷。特自尊之。詞實則視之。若敵國。曷嘗引爲中國臣民乎。

徐曰久五邊典則云。宣德八年。錦衣衛指揮使吳良奉。以奉命使海西。見女直野人家多中國人。驅使耕作。詢之。有爲虜去者。有避差及罪犯逃竄者。久陷胡地。無不懷鄉。爲其關防嚴密。不得出。或畏罪責不敢還。情深可憫。

案避差及避罪之人。均逃入女直。足證女直之地。爲中國法律所不加。旣爲法律所不加。即非中國統治權所能及。且良奉又言久陷胡地。則女直非中國地矣。又言關防嚴密。不得出。則不獨中國有國境。即女直亦自劃國境矣。

又云。成化二十一年。命降夷舍打古珍等。廣寧安置。初建夷宋疑赤八來降。授廣

辨滿人非中國之臣民

六八

寧千戶。至是其子舍打古珍。率其家人與其姻家佟失勒得等一十九人來降。欲依宋疑赤八。遼東鎮守等官。亦爲之請。兵部言各夷以父子兄弟叔姪之親。牽引歸附。俯順其意。固得以夷制夷之道。但狼子野心。非我族類。聚積既多。安保無虞。且舊多發廣東安置。得旨。宋疑赤八子媳孩子並佟失勒得等留廣寧。餘分置廣東等處。

案宋疑赤八舍打古珍。均建州人也。而日久稱爲來降。足證建州人之在邊外者。均非降夷。又觀兵部所奏於建州既降之夷。一則曰狼子野心。再則曰非我族類。則明代之於建州也。防之至密。而視之亦最疏。於來降之夷。尙若此。則於邊外之夷。視爲敵國。更可知矣。

又云。景泰二年。兵部奏軍有被虜脫歸者。言野人云。我輩不畏遼東軍馬。雖是二人。三人。到其境上。亦不見官軍出敵。今遼東寇邊者。乃建州海西兀良哈三衛賊。雖其所言。未可盡信。然近年邊報。絡繹不絕。蓋因緣兵官等怯懦無謀。致賊輕侮。請移文使調精兵出境。覘伺勦殺。以祛犯邊。從之。

案據野人所宣言者言之則女直不以明人爲上國據兵部奏疏稱建州爲賊則明人亦不以建州爲屬夷

又云。成化三年。高岡陳備邊討賊事宜。一曰攻取女直。女直世授爵賞。今皆背恩義。恃強爲惡。自開原以及遼陽六百餘里。數萬餘家。率被殘破。近遣都督武忠往撫。已及數月。而虜之來朝者。略無忌憚。在邊者。寇無虛日。其情僞可知。若又待其旣去復叛。然後征之。則失機會矣。

案據岡所言觀之。則滿洲名爲屬夷。實則敵國。又何疑乎。

趙輔平夷賦云。建州三衛。世爲女直。東方之黠虜也。

案此亦明人視建州若敵國之證。

葉向高蒼霞艸女直傳云。成化二年。都御史李秉言建州毛憐諸部來朝貢。邊臣以禮部定名數驗方物。貂皮純黑。馬臚壯。始聽。否則拒之。殊非厚往薄來中國所以待夷狄之意。

案此亦明人以建州爲夷狄之證。

辨滿人非中國之臣民

辨滿人非中國之臣民

七〇

鄭曉皇明四夷考序云。四夷何以首安南。我郡縣也。次兀良哈。我武衛也。哈密女直非與。曰。羈縻之虜。非我長官也。

案明于女直設衛而鄭曉謂其非武衛。明於女直設官而鄭曉謂其非我長官。則明人之於建州。不以衛所視之。亦不以長官視之。非惟視安南爲疏。亦且視朵顏三衛爲疏矣。

大明會典載明陞賞功次之制曰。以勦殺北虜爲上。明史作遼東遼東女直次之。明史作遼東

西番及苗蠻次之。內地反賊又次之。

案據此文觀之。則明代之視女直。也不獨較苗蠻爲疏。亦且較西番爲疏。蓋西番不犯邊而女直則屢犯邊也。夫西番之於女直。同爲羈縻衛。然明人之於西番。僅以遠夷視之。而女直則兼以敵國視之。果如今人所說。謂建州人即中國人。則明制於勦殺女直之功。亦可與內地反寇一律。何賞功有大小之分乎。又明史兵志言賞功之制云。東北邊初定三級。當北邊之一。萬歷中。改與北邊同。北邊即蒙古東北邊。即建州蒙古爲明代之世仇。乃明賞勦殺之功。則建州與



蒙古無異足證明人仇建州之深矣。

皇明世法錄朝鮮章云。正統四年。建州都指揮李滿住等言朝鮮招叛。六年。朝鮮王禔亦言凡察與李滿住同謀。滿住又引忽剌溫掠臣邊。上敕禔曰。國家倚王爲東藩。如凡察滿住異類。畜之勿與較。

案據明帝諭朝鮮之冊觀之。則明人之視建州亦與朝鮮有異。夫朝鮮之於明。既爲被保護國。而明帝以朝鮮爲外藩。以建州爲異類。則建州之于明。較之被保護國尤爲疏遠。故滿洲初起之時。明人以朝鮮爲助。使建州人即中國人。豈非明人引藩國之師以戕本國之民耶。

大明會典載皇明祖訓云。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人不足以使令。若其不自揣量。來擾我邊。則彼爲不祥。彼旣不爲中國患。而我興軍輕伐。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致傷人命。切記不可。

葉向高蒼霞艸女直傳云。成化中。陳鉞疏言。建州名雖屏蔽。實懷獸心。得利則朝。

辨滿人非中國之巨民

七二

失利則寇。

又云。我厚賞賜金帛。以結其心。

又云。恃其彊捷。故屢入寇。然貪惜官賞。雖叛輒服。

又云。獸奔豕突。夷性則然。而此叛彼歸。朝侵暮款。信使一臨。扣關相望。假令恩威足以服其心。而擾馴毋失其宜。疆吏辦之矣。

張天復皇輿考曰。遼東夷情。與諸路異。要在隨勢安輯。處置得宜。先事申嚴。防守不墮。俾恩威竝足。制其心。斯計之上。若夫俘斬論功。則第二義也。

徐日久五邊典則云。景泰五年。陳懋言中國之馭夷。獨在羈縻不絕。庶彼無由啓。繫而我得以自安。

又云。成化十六年。兵部尙書金子俊等。以爲馭夷之道。守備爲本。我太祖載之祖訓。永以爲法。建州女直。叛服不常。朝廷或開馬市。以掣其黨。或許置鐵器。以結其心。皆羈縻之。又非示之弱也。

皇明從信錄引尹直曰。文廟分建州諸衛所。以渙其羣。使不相統攝。誠以夷攻夷。

之上策也。

案以上所言均出于明人之書合而觀之則知明人之於建州以禁其擾邊爲目的其始也特欲華夷不互相侵越耳觀祖訓可見故以守備爲主其所以羈縻勿絕者則以邊患難弭惟餌之以利以抒目前之害故賞賜金帛開設馬市許置鐵器其所以結之者無不至即陳懋所謂使彼無由啓釁而我得以自安也因畏夷之心而生媚夷之心實則無異於議和立約也其所以設官置衛者則尹直所謂渙其羣金子俊所謂不示以弱也故名曰屬夷實則敵國稱建州爲屬夷特明人自尊之詞實則非統治權所及之地亦非被保護之地也

又案建州之於明其疏遠既若此况建州之地又非清人所有乎建州本非滿洲所有厥證甚多俟下節詳論之。

(未完)

辨 認 人 非 中 國 之 臣 民



七 四

## 附錄

## 答鐵錘

太炎

昨觀尊論。以爲佛家之學。非中國所常習。雖上智之士。猶窮年累月而不得。況於一般國民。處水深火熱之中。乃望此迂緩之學。以收成效。何異待西江之水。以救枯魚。求僕解答。僕非敢以大將臨河。講誦孝經之術。退黃巾也。顧以爲光復諸華。彼我勢不相若。而優勝劣敗之見。既深中於人心。非不顧利害。蹈死如飴者。則必不能以奮起就起。亦不能持久。故治氣定心之術。當素養也。明之末世。與滿洲相抗。百折不回者。非耽悅禪觀之士。即姚江學派之徒。日本維新。亦由王學爲其先導。王學豈有他長。亦曰自尊無畏而已。其義理高遠者。大抵本之佛乘。而普教國人。則不過斬截數語。此即禪宗之長技也。僕於佛學。豈無簡擇。蓋以支那德教。雖各殊途。而根原所在。悉歸於一曰「依自不依他」。耳。上自孔子。至於孟荀。性善性惡。互相闕訟。訖宋世。則有程朱與程朱立異者。復有陸王與陸王立異者。復有顏李雖虛實不同。拘通異狀而

自貴其心不以鬼神爲奧主一也。佛教行於中國宗派十數獨禪宗爲盛者即以自貴其心不援鬼神與中國心理相合故。僕於佛教獨淨土祕密二宗有所不取。以其近於祈禱猥自卑屈與勇猛無畏之心相左耳。雖然禪宗誠斬截矣而未流沿襲徒事機鋒其高者止於堅定無所依傍願於惟心勝義或不了解得其事而遺其理是不能無缺憾者是故推見本原則以法相爲其根核。法相禪宗本非異趣達磨初至即以楞伽傳授惜其後惟學金剛般若而於法相漸疏。惟永明略有此意今欲返古復始則楞伽七卷達磨祇授四卷楞伽同時流支復譯十卷楞伽四卷譯文太拙多詰訕不可解十卷所定名詞亦有未審故以實叉難陀所譯七卷楞伽爲定正爲二宗之通郵然簡機說法亦自分塗其好湛思冥想者則法相在所必用若夫心樂總持不喜繁碎之士但以禪宗公案相示耳法相或多迂緩禪宗則自簡易至於自貴其心不依他力其術可用於艱難危急之時則一也。明代氣節之士非能研精佛典其所得者無過語錄簡單之說是豈今人所不能行乎。然僕所以獨尊法相者則自有說蓋近代學術漸趨實事求是之塗自漢學諸公分條析理遠非明儒所能企及逮科學萌芽而用心益復縝密矣是故法相之學於明代則不宜於近代則甚適由

學術所趨然也。若夫詞章之士多喜浮華如曩目龔定菴輩宗法天台無過愛其詞藻於思想則不能如法相之精深於行事則不能如禪宗之直截乃謂佛教之亡亡於禪學至以師子身蛆相諠夫禪宗末流或有不識文字不知經典者佛教衰微禪宗誠不能無咎然欲研尋其理則法相自爲西來之正宗必不得已猶有般若無取天台之襍糅涅槃般若爲也。涅槃立我與楞伽密嚴瑜伽立如來藏及阿陀那識者或可相通與般若真空相遠若夫直指一心廓然皎悟則天台之不逮禪宗遠甚執武夫以誚美玉何其言之妄耶故僕以爲相宗禪宗其爲惟心一也學相宗者自成唯識論入門至乎瑜伽攝論密嚴楞伽則止矣學禪宗者自唐代禪師諸語入門漸及壇經至乎楞伽則止矣爲繁爲簡亦各因其所好豈專以精密深細之科條施之於一槩乎足下主張孔學則禪宗與姚江一派亦非不可融會求其學術所自來者姚江非特近于禪宗亦竊取密嚴之意。密嚴經云藥無除病能云何世人見服藥病除愈但是賴耶識變異而流轉此謂藥石與人同是一體姚江亦有是說特其敷衍門面猶不得不揚儒抑釋今人學姚江但去其孔佛門戶之見而以其直指一心者爲法雖未盡理亦可以悍然獨往矣所惜戒律未嚴自姚江再傳而後其弟子已倡狂自肆聲色利祿無不點

汗故亭林斥之致無餘地。亭林排王與楊國三魚不同純以禮法相規而不甚駁其學說自非以佛學相參或兼用蕺山之說則必不足以持世矣。若夫孔氏舊章其當考者惟在歷史戎狄豺狼之說管子業已明言上自虞夏下訖南朝守此者未嘗踰越特春秋明文益當葆重耳雖然徒知斯義而歷史傳記一切不觀思古幽情何由發越故僕以為民族主義如稼穡然要以史籍所載人物制度地理風俗之類為之灌溉則蔚然以興矣不然徒知主義之可貴而不知民族之可愛吾恐其漸就萎黃也。孔氏之教本以歷史為宗宗孔氏者當沙汰其干祿致用之術惟取前王成迹可以感懷者流連弗替春秋而上則有六經固孔氏歷史之學也春秋而下則有史記漢書以至歷代書志紀傳亦孔氏歷史之學也。若局於公羊取義之說徒以三世三統大言相扇而視一切歷史為芻狗則違於孔氏遠矣。今之夸者或執斯賓塞爾鄰家生貓之說以譏史學吾不知禹域以內為鄰家乎抑為我寢食坐作之地乎人物制度地理風俗之類為生貓乎抑為飲食衣服之必需者乎。或又謂中國舊史無過譜牒之流夫其比屬帝王類輯世系誠有近於譜牒者然一代制度行於通國切於民生豈私家所專有而風紀學術亦能



述其概略以此爲不足而更求之他書斯學者所有事并此廢之其他之紛如散錢者將何以得其統紀耶且中國歷史自帝紀年表而外猶有書志列傳所記事迹論議文學之屬粲然可觀而歐洲諸史專述一國興亡之迹者乃往往與檔案相似今人不以彼爲譜牒而以此爲譜牒何其妄也足下不言孔學則已若言孔學願亟以提倡歷史爲職矣至中國所以維持道德者孔氏而前或有尊天敬鬼之說墨子雖生孔子後其所守乃古道德孔氏而後儒道名法變易萬端原其根極惟「依自不依他」一語漢世儒術盛行人多自好本無待他方宗教爲之補苴魏晉以後風俗漸衰不得不有資於佛說然即蓮社所謂淨土者亦多兼涉他宗未嘗專以念佛爲事三論繼興禪宗法相接踵而至宗派雖異要其依自則同而沙門應機者或取福田利益之說以化顛愚流而不返遂爲儒者所嗤韓退之雖至短淺猶且笑悼不已況如程朱之高材乎退之喜大顛之能外形骸伊川說中庸之前後際斷晦庵於十二緣生三細六麤十八界等歎其精細以爲儒者弗及然則其人其教苟無涉乎依他之說者雖支持門面之儒猶不得不帖然誠服蓋好尚相同故也昔無神之說發於公孟墨子公孟辯公孟子曰無

鬼神。是此說所起。非始晉代阮瞻。阮瞻但  
言無鬼。而公孟言無神。則譏高於阮矣。排天之論起於劉柳。王仲任已有是說。然所排者。推  
天神。以此知漢族心理不好依他。有此特長。故佛教得迎機而入。而推表元功不得  
為無。不歸之孔子。世無孔子。即佛教亦不得盛行。僕嘗以時。紕時申譁。衆取寵為孔子。咎  
至于破壞鬼神之說。則景仰孔子。當如岱宗。北斗。凡人言行相殊。短長互見。固不容  
以一端相槩也。或者謂孔子亦有天祝。天喪。天厭。獲罪於天等語。似非撥無天神者。  
按孔子詞氣。每多優緩。而少急切之言。故於天神未嘗明破。然其言曰。鬼神之為德  
體物而不可遺。此明謂萬物本體。即是鬼神。無有一物而非鬼神者。是即斯比諾沙  
汎神之說。汎神者。即無神之遜詞耳。蓋孔子學說。受自老聃。老子言。象帝之先。既  
謂有先上帝而存者。莊生繼之。則云道在蟻蟻。稗瓦。鬻屎。溺而終之。以「汝唯莫  
必無乎逃物。」則正所謂體物而不可遺者。無物非道。亦無物非鬼神。其義一致。此  
儒者皆主汎神之說也。及其言天。則本諸往古沿襲之語。而非切指天神。且如印度  
婆羅門教。建立大梵。梵當讀鉢。正佛教已撥去大梵。而猶有「梵行」之名。詞蓋舊語  
相沿。莫能遽易。然其義。自己非孔子言天。亦若是耳。及公孟撥無鬼神。儒術由此成

立非孔子造端之力歟。儒者立說但求心理之殊，不求形式之異。故孔子雖言鬼神體物而仍言齊明盛服以承祭祀，公孟雖撥無鬼神而仍言祭祀之當。有然孔子言如在如在者，明其本不在也。公孟於墨子無魚作罟之說亦無辯論其意，謂魚雖無有但順世俗常儀而作罟可也。原中國言鬼者本非直指幽靈觀說，文鬼字從由，由爲鬼頭，與禺字從由同意。禺本猴，若鬼爲幽靈無形之物，何以得象其頭，何以母猴之頭得與鬼頭相似，是其初所謂鬼者本即山都野干之屬異物，詭見覩之驚靈於是幽靈亦假此名。此言鬼者之緣起也。言天神者則語或本於印度古教，梨俱吠陀所說最尊之神有言「丘」者爲天上晴空之義，有言提婆者即爲天義，有言「阿姑尼」者爲光明火神，而與因陀羅即合德之義。其語轉變流入中國，提婆二音或譯提桓。日本音作テフ，中國古音舊無麻部，故以歌戈元寒等部之音代之。提桓合音則爲天，由天而取其雙聲則謂之帝，由天而取其疊韻則謂之神。古音天神同部。此自有形移于無形者，由天而取其雙聲則對於天者謂之地，此自有形移於有形者，由地而取其疊韻則謂之祇，此自有形移於無形者，然言神言帝有時或以天字代之，具體抽象不甚分殊，而印度尊敬其人者

多謂之天。如阿闍世王稱父為天。玄奘在印度。被稱為辯才天之類。中國古語亦多同此。莊子在宥篇載雲將之語。鴻蒙曰「天忘朕邪」曰「吾遇天難」。知北游篇載老龍吉死神農曰「天知予僻陋。慢訑故棄予而死」。是皆以天稱其師長。則「天」語本於印度明矣。其言丘者更可證明說文「坻土之高也。非人所為也。從北從一。一地也。人居在北南。故從北。中邦之居。在昆侖東南」。按昆侖發脈於葉爾羌。自南方視之。雖在西北。自燕代視之。反在西南。周秦以上諸華疆域。北方偏羸。何有昆侖在北之說。若謂溯原于迦勒底。則昆侖反在其東。說皆不合。夫正值昆侖之南者。惟印度耳。然則丘在人北。必自印度傳之。觀其以圓風支圃為神仙羣帝所居。是即以昆侖擬之天上。即印度所指天上為「丘」者。圓丘之祭。實象昆侖為之以祀昊天上帝。而丘訓為空。廣雅釋詁又合晴空之義。古音丘巨相通。故丘嫂亦作巨嫂。巨即渠魁之渠。封禪書有老父稱武帝為巨公。巨公渠魁文字。非二。以丘為尊神而名其君長為丘。猶以帝為尊神而名其君長為帝也。阿姑尼之為語。本自火教所傳。其名起於印度波斯未分之世。中國重黎司火於火教。本有因緣。郊之為祭。大報天而主日。此明以火為最上之神。而六天名號見

於文耀鉤河圖各種緯書其義多不可解惟中央黃帝名含樞紐含樞紐者非阿姑尼之音轉乎文耀鉤云「季夏六月火受制其名含樞紐」周禮大宗伯疏引此非火神而與上帝合德之謂乎此言天言神言帝之緣起也其後展轉荒謬不可爬梳鴻範言「帝乃震怒大雅言帝謂文王」則明視上帝爲有人格矣中國得孔子汎神之說至公孟而撥除之印度得數論無神之說至釋迦而昌大之其轉變亦有相似自孔子公孟而後郊丘宗廟不過虛文或文人曼衍其辭以爲神話如九歌天問等其實已無有尊信者特愚民不學猶眩惑於是耳然所以維持道德者純在依自不在依他則已蒼然可見而今世宿德憤於功利之談欲易之以淨士以此化誘貪夫寧無小補然勇猛無畏之氣必自此衰轉復陵夷或與基督教祈禱天神相似夫以來生之福田易今生之快樂所謂出之內藏藏之外府者其爲利己則同故索賓霍爾以是爲僞道德道德學大原論而中國「依自不依他」之說遠勝歐洲神教亦見德人沙麼遜黃禍論中今乃棄此特長以趨庫下是僕所以無取也往者作無神論大爲基督教人所反對廣州教會有眞光報以僕爲狂悖至極吾以理內之言相稽而彼以理外之言相應此

附錄 答鐵錚

一〇

固無庸置辨。今得足下所言，乃藉以吐吾肝鬲。妾之僕所奉持以依，自不依他。爲  
 臬極佛學王學，雖有殊形，若以楞伽五乘分教之說約之，自可鑄鎔爲一。王學深者  
 往往涉及大乘，豈特天人諸教而已。及其失也，或不免偏於我見。然所謂我見者，是  
 自信而非利己。宋儒皆同。不獨王學。猶有厚自尊貴之風。尼采所謂超人，庶幾相近。但不可取尼  
 排除生死旁若無人，布衣麻鞋，徑行獨往，上無政黨猥賤之操，下作懦夫奮矜之氣。  
 以此榻藁庶於中國前途有益，乃若愚民婦子之間，崇拜鬼神，或多妖妄，幸其蒙昧  
 寡知道德，亦未甚墮壞。死生利害之念，非若上流知學者之迫切也。若專爲光復諸  
 華計，或不必有所更張。而吾黨亦有信基督教者，豈能要之使改，願論理有相伐耳。  
 至於社會相處之間，稍有信仰，猶愈於無執持。今之所志，但欲姬漢遺民趣於自覺  
 非高樹宗教爲旌旗，以相陵奪。況約楞伽五乘之說，而基督教正在天人二乘之間  
 是則即而用之可矣。書此見志，願足下審思之。章炳麟白。

# 本社簡章

- 一本雜誌之主義如下
  - 一 顛覆現今之惡劣政府
  - 一 維持世界真正之平和
  - 一 主張中國日本兩國之國民的連合
  - 一 建設共和政體
  - 一 土地國有
  - 一 要求世界列國贊成中國之革新事業
- 二本雜誌仿歐美各大雜誌體裁論著不分門類後附時評小說譯叢來稿總求不戾本旨靡不搜羅
- 三 本雜誌置總編纂一人撰述員無定額庶務幹事一人會計一人校對二人收稿一人
- 四 本社員之外如有撰述不與本雜誌宗旨相違者請逕交本社編輯所擇尤登錄以本期雜誌奉酬
- 五 有慨捐本社經費十元以上者奉酬本雜誌一年二十元者二年三十元者三年五十元以上者永遠奉酬俱推為本社名譽贊成員
- 六 本雜誌月出一期至少以一百二十頁為度定價一冊二角預定半年者一元一角全年者二元郵費另加
- 七 本雜誌定於陽歷每月初五日為發行期決不蹈前各雜誌愆期之失
- 八 本社編輯所設於日本東京市牛込區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發行所設於東京府豐多摩郡內藤新宿字番集町三十四番地與本社通信者請直投編輯所
- 九 凡經售本雜誌者十分以上九折三十分以上八折報費按期滙付如三期未清者即行停寄清算幸為原諒





THE MINPAO MAGAZINE

8 Nichome Shinogawamachi

Ushigomeku

TOKYO JAPAN

日本明治卅八年十一月廿五日第三種郵便物認可  
日本明治四十年七月五日發行

# 民報

號五十五第

Telegraphic address:  
MINPAO TOKYO

# 民報第十五號目次

## ●圖畫

△俄國暗殺國首領該魯尼歐中之肖像  
△法國鼓吹革命之少年新聞記者德讓那

## ●中華民國解

太炎

## ●悲佃篇

韋裔

## ●辨滿洲非中國之臣民續第十四號 韋裔

## ●土地國有與財政

再駁新民叢報之非難  
土地國有政策

縣解

## ●法國革命史論

寄生

## ●來稿

### ▲蘇菲亞傳

无首

### ●談叢

### ▲涓涓談

明民

英國倫敦赤十字會總醫生柯士賓著

中國孫逸仙先生譯

## 赤十字會救傷第一法

定價日金參拾錢

是書分六章首論形體功用次論救傷之法次論移傷侍疾之法瘡癩生死之際臨變救急所當第一着手者簡明切當為赤十字會之要書法德義日均有譯本孫逸仙先生滬於醫學西歷一千八百九十七年以漢文譯述流傳甚廣邇來再版章太炎先生序而行之他日國民軍起大有裨於實用且行者居者苟明此法可以濟不虞之變其有造於箇人抑非鮮也

發行所 本報發行所



(該氏親自美洲寄贈)

Генералъ Герасимовъ

俄國時戰首領該魯學尼獄之中肯像

\_\_\_\_\_

...

!

\_\_\_\_\_

!



法國鼓吹革命之少年新聞記者德謨那



本社又蒙海外諸君寄助多金今謹將芳名及數目登諸  
卷首以誌鳴謝

顏太恨

常年捐五十元

黃禮

喜捐洋伍大元

張世忠

喜捐洋伍大元

炳學勝麟書

喜捐洋參大元

李礪河

喜捐洋伍大元

傅氏女士

喜捐洋壹大元

陳口口

五元

破壞子

五元

## 社會主義講習會廣告

近世以來。社會主義。盛於西歐。蔓延於日本。而中國學者。則鮮聞其說。雖有志之士。間倡民族主義。然僅辨民族之異同。不復計民生之休戚。即使**光復之說**。果見實行。亦恐以暴易暴。不知其非。同人有感於此。慨社會主義之不昌。擬搜集東西前哲諸學術。參互攷驗。發揮光大。以餉我國民。又慮此學之不能普及也。擬設社會主義講習會。以討論此旨。留學界諸君。如有與本會表同情者。乞將名姓住址。寄交牛込新小川町二ノ八民報編輯部對面巷內本會通信所。俟開會有期。即行函達。張繼劉光漢全啓。

## 天義報廣告 (前二號已出)

本報之宗旨在於破壞固有之社會。顛覆現今一切之政府。抵抗一切之強權。以實行人類完全之平等。于男女平等。精理言之。尤詳。月出二册。每册售價一角。訂全年者二元。欲購閱本報者。可向民報編輯部對面巷內天義報社函訂。



# ॥ संस्कृतप्रश्नमार्गपदशिका ॥

漢土梵文作法久無專書其存於龍藏者惟唐智廣所撰悉曇字記一卷然音韻既多難歸至於語格一切未詳蓋徒供持咒之用而已將自早歲出家即嘗有志於此繼游暹羅住聖蓮寺鞠窰摩長老亦以善成相勉嗣見西人撰說梵文與條伽彰明與慈恩所述八轉六釋等法正相符會究心數年成初志梵文典八卷會友人勸將首卷開印遂以付梓餘俟續刊非謂佛利音盡於斯者然請通華梵常自此始但願法界有情同圓種智持此功

印度法學士波遷罕居士題辭

餘杭章炳麟居士題辭

餘杭章炳麟居士序

儀徵劉光漢居士序

儀徵何震女士題偈

自序

例言

決擇分

字母(十三種)

字母漢音羅馬音表

諸經釋字母品

摩多

別體摩多

空點湼槃點

體文

別體摩多附合法

求那毘利地及字母音法

五聲類別表

母音連聲法

子音連聲法

數字

聯合子音字表

梵文法表

卷第一附錄

那羅王譚

心經原文漢文直譯(中英譯)

粵東新會慧龍寺博經白

合資會社 東洋社長石川正作選集說明

小學 讀本 教授 用



六重 桐箱 入一 組貳 百種

並製九圓●上製十八圓●荷造費實費

本集凡衣食住各種標品排列精詳說明正確誠標品中之標範標品也

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校長宏文學院長嘉納治

五郎先生題字 宏文學院教習上野巽先生著

●學校應急治療法 漢文 金二十錢 郵稅貳錢

●兵式體操法 漢文 金十五錢 郵稅六錢

附射擊學

前者於危疾治療後者於兵式體操詳加解說獨具隻眼 留學諸君蓋速購諸

大日本東京市神田區南乘物町二十番地 電信略號卜才

# 合資會社 東洋社

弊社營業品總目錄郵券四錢御送付次第進呈

東京高等師範學校講師上原六郎先生 選定 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教授岡山秀吉先生

●小學手工科標本 定價十六圓 荷造費壹圓

●小學手工科用具 荷造費四十五錢 木工具廿壹圓半 荷造費五十錢 金工具廿壹圓半 荷造費四十五錢 以上壹組五十圓 荷造費壹圓廿錢

●博物教授用標本 動物標本 五十種拾貳圓乃至貳百五拾種百六拾圓 植物標本 七拾種五圓乃至千種百七拾圓 礦物標本 四十八種五圓乃至百五拾種六拾五圓 岩石標本 四拾八種六圓乃至百貳拾五種貳拾七圓 教育用各種標本模型類●林 揀選機器械物理化學器械

普通形第十四號 製作堅牢 裝飾優美 音律正確 價格低廉

## 東洋社風琴



デスク形 一號貳拾 圓乃至拾 號百圓普 通形一號 拾七圓乃 至拾四號 圓

其他一切西洋樂器及附屬品並洋琴手琴風琴之修善均能應命如須本社樂器目錄惠寄二錢郵券即能運示進呈

# 代理中國日報

香港中國日報爲中國革命的機關報之元祖自己亥年創始以來其間經歷幾許大風潮屹然不少變動其名譽其價值久爲一般社會稱道不置無俟贅述矣本年該報更大改良言論之精闢資料之豐富均臻絕頂其尤著者爲民生主義與中國政治革命之前途一篇洋洋萬餘言受社會之最大歡迎等于洛陽紙貴誠空前之傑作也其他如對於拒約及粵漢鐵路各問題均能實事求是揭伏懲奸則其小焉者耳茲托本社代理全年連郵費十一元今爲吾國苦學界特別減收全年九元半年五元報資先惠否則恕不應命

代理處

民報社啓

## 復報社廣告

本社同人痛祖國之已亡。憤異族之無狀。爰於去歲孟夏組織斯報。發揮民族主義。傳播革命思潮。爲國民之霜鐘。作魔王之露檄。今春復大加改良。以謀普及。凡我黃帝子孫。盍其來購。全年十二冊。售銀一圓。半年六冊。五角五分。零售每冊一角。郵費每冊加銀二分。如有志士欲移玉內地。擔任代派者。可緘知民報編輯所。本社尤當格外從廉。以副盛意。

中國開國紀元四千六百四年

本社謹啓

# 中華民國解

太炎

中國之名別於四裔而爲言。印度亦稱摩伽陀爲中國。日本亦稱山陽爲中國。此本非漢土所獨有者。就漢土言漢土則中國之名以先漢郡縣爲界。然印度日本之言中國者舉土中以對邊郡。漢土之言中國者舉領域以對異邦。此其名實相殊之處。諸華之名因其民族初至之地而爲言。世言昆侖爲華國者。特以他事比擬得之。中國前皇曾都昆侖以否。史無明徵。不足引以爲質。然神靈之胄自西方來以雍梁二州爲根本。宓犧生成紀。神農產姜水。黃帝宅橋山。是皆雍州之地。高陽起于若水。高辛起於江水。舜居西城。據世本。西城爲漢中郡屬縣。故公孫尼子言舜牧羊於漢陽。據地理志。漢中郡漢中縣有漢陽鄉。禹生石紐。是皆梁州之地。觀其帝王所產而知民族奧區。斯爲根極。雍州之地東南至於華陰而止。梁州之地東北至於華陽而止。就華山以定限。名其國土曰華。則緣起如是也。其後人跡所至。徧及九州。至於秦漢則朝鮮越南皆爲華民耕稼之鄉。華之名於是始廣。華本國名非種族之號。然今世已爲通語。世稱山東人爲倭子者。倭即華之遺言矣。

正言種族宜就「夏」稱。說文云：夏，中國人也。蠻夷猾夏。帝典已有其文。知不起於夏后之世。或言遠因大夏。此亦與昆侖華國同類。質以史書。夏之爲名。實因夏水而得。是水或謂之夏。或謂之漢。或謂之漾。或謂之沔。凡皆小別互名。本出武都。至漢中而始盛。地在雍梁之際。因水以爲族名。猶生姬水者之氏姬。生姜水者之氏姜也。夏本族名。非邦國之號。是故得言「諸夏」。其後因族命地。而關東亦以「東夏」著。下逮劉季。撫有九共。與匈奴西域相卻。倚聲教遠暨。復受漢族之稱。此雖近起。一王不爲典要。然漢家建國。自受封漢中。始於夏水。則爲同地於華陽。則爲同州。用爲通稱。適與本名符會。是故華云。夏云。漢云。隨舉一名互攝。三義建漢名以爲族。而邦國之義。斯在建華名以爲國。而種族之義。亦在此。中華民國之所以謚。今有爲金鐵主義說者。曰：「中國云者。以中外別地域之遠近也。中華云者。以華夷別文化之高下也。即此以言。則中華之名詞。不僅非一地域之國名。亦且非一血統之種名。乃爲一文化之族名。故春秋之義。無論同姓之魯衛。異姓之齊宋。非種之楚越。中國可以退爲夷狄。夷狄可以進爲中國。專以禮教爲標準。而無有親疎之別。其後經數千年。混雜數千

百人種。而其稱中華如故。以此推之。華之所以爲華。以文化言可決知也。故欲知中華民族爲何等民族。則於其民族命名之頃。而已含定義於其中。以西人學說擬之。實採合於文化說。而背於血統說。華爲花之原字。以花爲名。其以之形容文化之美。而非以之狀態血統之奇。此可於假借會意而得之者也。爲是說者。蓋有三惑。一曰未明於託名標識之事。而強以字義皮傳爲言。夫華本華山。居近華山。而因有華之稱。後代華稱既廣。忘其語原。望文生訓。以爲華美。以爲文明。雖無不可。然非其第一義。亦猶夏之訓大。皆後起之說耳。且如印度人種。舊稱爲阿黎耶。今人推究其始。則爲農夫。而其後或言貴人。或言聖者。此實晚出之義。乃種人所以自矜尙也。就以有義言之。中國向日稱民爲黎民。至秦則曰黔首。黎云黔云。皆謂其黑髮也。然不得以一切黑髮者。盡指爲同族。縱令華有文化之義。豈得曰凡有文化者。盡爲中國人乎。必如所說。則凡有農夫。皆得爲印度人。凡有貴人。聖者。亦皆得爲印度人。安得此瀆亂汗漫之言也。今夫蠻夷戎狄。固中國所以表別殊方者。其始劃種爲言。語不相濫。久之而旃裘引弓之國。皆得被以斯名。胡本東胡。久之而稱匈奴者。亦謂之胡。久

之。而。稱。西。域。者。亦。謂。之。胡。番。本。吐。蕃。久。之。而。稱。回。部。者。亦。曰。西。番。久。之。而。稱。臺。灣。之。野。人。者。亦。曰。生。番。名。既。濫。矣。而。不。得。謂。同。稱。者。即。爲。同。國。同。族。况。華。之。名。猶。未。同。也。特。以。同。有。文。化。遂。可。混。成。爲。一。何。其。奢。濶。而。遠。於。事。情。耶。二。曰。援。引。春。秋。以。誣。史。義。是。說。所。因。起。於。劉。逢。祿。輩。世。仕。滿。洲。有。擁。戴。虜。酋。之。志。而。張。大。公。羊。以。陳。符。命。尙。非。公。羊。之。舊。說。也。按。中。國。自。漢。以。上。視。蠻。閩。貉。狄。諸。族。不。比。於。人。故。夷。狄。無。稱。人。之。例。春。秋。嘗。書。邢。人。狄。人。伐。衛。齊。人。狄。人。盟。于。邢。公。羊。不。言。其。義。夫。引。異。類。以。剪。同。族。蓋。春。秋。所。深。誅。狄。不。可。人。而。邢。人。齊。人。人。之。則。是。邢。人。齊。人。自。儕。於。狄。也。非。進。狄。人。實。以。黜。邢。人。齊。人。老。子。有。言。正。言。若。反。觀。於。春。秋。書。狄。爲。人。其。言。有。隱。其。聲。有。哀。所。謂。志。而。晦。哉。若。夫。潞。子。嬰。兒。赤。狄。犬。種。晉。與。爲。婚。既。非。匹。偶。及。遭。虐。殺。興。師。復。仇。書。潞。子。者。非。謂。夷。狄。有。君。亦。正。所。以。賤。晉。與。書。狄。人。者。同。科。而。公。羊。謂。潞。子。爲。善。斯。言。之。不。從。矣。其。有。貶。黜。諸。華。同。於。夷。狄。者。則。春。秋。書。晉。伐。鮮。虞。是。何。氏。解。詁。曰。『。謂。之。晉。者。中。國。以。無。義。故。爲。夷。狄。所。強。今。楚。行。詐。滅。陳。蔡。諸。夏。懼。然。去。而。與。晉。會。于。屈。銀。不。因。以。大。綏。諸。侯。先。之。以。博。愛。而。先。伐。同。姓。從。親。親。起。欲。以。立。威。行。霸。故。狄。之。』。是。所。



以狄晉者。正以其自戕。同氣。委陳蔡於夷。而不顧耳。夫棄親暱。而媚諸夷。又從而則效之。則宜爲人心所深嫉。今人惡范文程。洪承疇。李光地。曾國藩。輩。或更甚於滿洲。雖春秋亦豈有異。是若專以禮教爲標準者。人之無道。至乎弑父。烝母。而極矣。何春秋之書此者。亦未嘗賤之如狄也。至於吳楚。封域不出荆揚。固禹貢九州之地。熊繹周章。受封命族。豈與赤狄。山戎。同例。特其地雜有諸蠻。而吳楚漸其汙俗。又以不修職貢。自外宗。周故爲春秋所貶。召陵。征而苞茅入黃池。盟而命圭。從則進之。同於齊晉。以其本非夷狄。故向日自外。則退之。今日自內。則進之。是猶越巂益州。漢世久設郡縣。及唐末。南詔。畔援。聲教壅隔。宋世。王靈不遠。不得已而棄雲南。至明。復隸版籍。豈得曰雲南本夷狄。至明始進於中國耶。夫子本楚之良家。而云楚爲非種。以憂勞主父。効忠穹廬。故遂不憚汗辱。其鄉人慮大義。滅親之。秦過也。蓋春秋有貶諸夏。以同夷狄者。未有進夷狄。以同諸夏者。杞用夷禮。則示貶爵之文。若如斯義。滿洲豈有可進之律。正使首冠翎頂。爵號巴圖魯者。當退黜與夷狄等耳。三曰棄表譜實錄之書。而以意爲衡量。如彼謂混濬殊族。至千百種。歷久而稱中華。如故是也。夫言一種。

族者雖非銖兩衡校於血統之間而必以多數之同一血統者爲主體何者文化相同自同一血統而起於此復有殊族之民受我撫治乃得轉移而翕受之若兩血統立於對峙之地者雖欲同化莫由中國魏晉以來異族和會者數矣稽之譜牒則代北金元之姓視漢姓不及百一今試於通都廣市之間四方所走集者一一詢其氏族舊姓多耶抑弔詭殊恒之姓多耶其間固有私自改變與朝廷賜姓者徵之唐宋人姓氏書中其數猶最微末夫豈徒保中華民族之空模而以他人子弟充其闕者或曰若如是則滿洲人亦居少數而已稍々同化於我矣奚不可與同中國爲答曰所以容異族之同化者以其主權在我而足以翕受彼也滿洲之同化非以受我撫治而得之乃以陵轢顛覆我而得之二者之不可相比猶婚媾與寇之例以婚媾之道而歸女於吾族彼女則固與吾族同化矣以寇之道而據我寢宮入我牀第亦未嘗不可與我同化然其爲怨爲親斷可識也吾向者固云所爲排滿洲者亦曰覆我國家攘我主權之故若其克敵致果而滿洲之汗大去宛平以適黃龍之府則固當與日本暹羅同視種人順化歸斯受之而已矣然主權未復即不得舉是爲例人有

病而嘔粥者於吐下之後可也。未吐下時而先嘔粥非直滋病亦歐惡不能下會咽。先後之序其術其心皆如是矣。說者茫昧私臆吾輩非以民族主義爲主義乃以民族主義爲手段是猶見未吐下而屏粥者曰是徒懼其滋病耳不知本自歐惡未嘗欲一箸一匕之入咽也。夫不知中華之名義斯所以有三惑也。

中國以先漢郡縣爲界而其民謂之華民若專以先漢郡縣爲界者則蒙古回部西藏之域不隸職方其經營誠宜稍後若夫樂浪玄菟即朝鮮之地交趾日南九真奄越南而有之至於林邑則柬埔寨是也以民族言二國起居衣食多與禹甸同風言語雖殊而文字誦讀能中其音異於日本之隔閼者血統則朝鮮稍襍而越南皆吾冠帶之民間有蠻人時相錯襍則與瓊雷一例是二國者非獨力征經營光復舊土爲吾儕當盡之職觀其受制異國舉止掣曳扶衰禁暴非人道所宜然乎朝鮮設郡止於漢魏越南則上起秦皇下逮五季皆隸地官之版中間闕絕明時又嘗置行省矣今二國之陵藉於異域則同而政術仁暴稍異故經營當有後先其次則有緬甸緬甸非先漢舊疆特明代衆建土司隸於雲南承宣之部土民習俗雖異諸華而漢

## 第五拾號

人徙居者衆與干厓蓋達爲鄰類然既未設流官宜居朝鮮之次外人之遇緬甸猶視越南爲寬則振救無嫌於緩西藏回部明時徒有冊封其在先漢三十六國雖隸都護比於附庸而非屬土今之回部又與三十六國有殊蒙古則自古未嘗賓服量三荒服之後先則西藏以宗教相同猶爲密邇回部蒙古直無一與漢族相通故以中華民國之經界言之越南朝鮮二郡必當恢復者也緬甸一司則稍次也西藏回部蒙古三荒服則任其去來也然而事有難易得以曲成不得以徑行舉措之宜或與誓願相左今者中華民國慮未能復先漢之舊疆要以明時直省爲根本除緬甸越南朝鮮其恢復則不易惟緬甸亦非可以旦夕致者三荒服雖非故土既不他屬循勢導之猶易於二郡一司其同化則互有難易若計言語文字者則新疆既多漢族而回民聰穎勝于蒙古其教易入蒙古雖顛愚以漢人數往貿易亦漸能效其音聲獨西藏爲僻左又向習波黎文字既有文明之學不受他熏則漢語或相扞格故語言文字之化當盡力者莫西藏若也若計居食職業者回部耕稼與漢俗不甚差違宮室而居外有城郭西藏山谷阻深雖欲游牧其勢不能廣衍故任地力者亦多特

其土地礪确栽種獨宜青稞上者止於牟麥而秔稻不適於土宜木城雖陋猶愈於支幕者至於蒙古戈壁曼延雖平地亦多沙漠天若縱之使事游牧即不得不張幕而處其王與台吉輩雖有寢室而不可徧及烝民故居食職業之化當盡力者莫蒙古若也若計法律符令者西藏雖聽於神權清政府亦多遣滿員輔吏其治今仍以漢官治之蒙古自有酋長其律亦與中土大殊然如塞外歸化諸城凡諸獄訟以同知司裁判諸台吉環坐其旁應對唯謹稍不稱意以手抵案而叱之然則漢官任治非不可行於內外諸盟獨回部以無罪而亡滿洲遇之酷虐非若蒙古之爲肺腑藏教之被尊崇今雖暫置行省猶歲勒回民以供諸王之役使滿洲視回部若草芥而回部亦深憐滿人遷怒貶憎及於漢族吏治稍有不適則譟變隨之故法律符令之化當盡力者莫回部若也今欲使之同化惟設官興學專意農工而法律暫因其故必期以二十年然後可與內地等視吾向者有言曰浸假言語風俗漸能通變而以其族醇化於我吾之視之必然美國之視黑民若今有人就吾之說而詰之曰「使其不然則現今之未醇化於我者吾視之將不得不如黑民以待黑民者待蒙回

藏人。即爲民族主義而不得已之政策也。夫曰醇化以後。則不與美國之視。黑民等者。謂其得預選舉。見之行事。不以空言相欺耳。非曰其未醇化以前。則特定區劃。踰之者。斬殺唯命也。未醇化以前。固無得預選舉之事。彼爲金鐵主義說者曰。『蒙回藏人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者。必以通中國語爲惟一條件。』夫能通中國語者。則已稍々醇化矣。然於中國社會之形態。能知其一二耶。情僞不知。利病不審。坐而論道。則勿能縱令隨眾。予奪亦與投鉤何異。且所爲建設代議士者。非獨爲人民平等計。詢於芻蕘。固欲其言之有益於治耳。若言之而不能中要領。與不言同。則選舉固可廢矣。故專以言語同化者。必不足以參通國之政也。必不得已。惟令三荒服各置議士。其與選者。惟涉於彼部之事。則言之。而通國大政。所不與聞。則差無弊害耳。非獨此也。滿人於中國語言文字。旣同化矣。而職業猶不三荒服。若回部西藏。猶有耕稼。蒙古猶有游牧。滿人則於此亦未服習。斯所謂惰民者。貴人惟逐倡優歌二簞。彈琵琶以終日。月駐防之軍。日提雀籠。嬉游街市。寒則擁裘而出。兩臂結胸。腹間持熏爐。以取煖。行過餅家。見有美食。則張口而啖。食之。不以指取。此人人所共覩者。彼

其。皆。窳。偷。不。知。民。業。又。三。荒。服。之。不。若。世。人。或。以。滿。人。文。化。視。三。荒。服。爲。最。高。徒。就。此。方。見。有。法。政。陸。軍。之。學。生。而。言。之。耳。此。雖。成。就。亦。祇。入。官。從。軍。之。技。其。不。知。民。事。自。若。也。且。人。非。生。居。閭。里。日。覩。米。鹽。瑣。屑。之。情。則。雖。專。精。法。政。而。入。官。猶。無。所。效。近。世。爲。長。吏。者。都。邑。之。士。必。不。如。村。落。之。儒。經。世。之。通。材。必。不。如。田。家。之。訟。棍。豈。非。講。習。虛。言。不。如。親。覩。實。事。之。爲。愈。歟。昔。滿。洲。僞。高。宗。欲。盡。去。天。下。州。縣。悉。補。以。筆。帖。式。劉。統。勳。曰。州。縣。治。百。姓。者。也。當。以。曾。爲。百。姓。者。爲。之。然。則。代。議。士。者。爲。百。姓。代。表。者。也。可。弗。以。曾。爲。百。姓。者。充。之。乎。議。士。之。用。本。在。負。擔。賦。稅。不。知。稼。穡。之。艱。難。閭。閻。之。貧。富。商。賈。之。贏。絀。貨。居。之。滯。流。而。貿。焉。以。議。稅。率。未。知。其。可。今。彼。滿。人。於。百。姓。當。家。之。業。所。謂。農。工。商。賈。者。豈。嘗。知。其。豪。釐。而。云。可。爲。議。士。何。其。驚。虛。言。而。忘。實。事。也。且。近。世。爲。僧。侶。者。即。不。得。充。代。議。士。彼。僧。侶。者。豈。絕。無。學。術。耶。正。以。寺。產。所。資。足。以。飽。食。與。農。工。商。賈。之。事。相。隔。故。也。然。以。歐。美。之。僧。侶。比。滿。洲。之。法。政。陸。軍。學。生。則。明。習。民。情。與。否。又。相。懸。矣。滿。洲。者。勿。論。學。生。馬。甲。其。爲。情。民。一。也。已。不。事。生。產。而。評。他。人。之。生。產。已。不。納。租。稅。而。議。他。人。之。租。稅。於。權。利。則。不。當。有。於。事。實。則。無。所。知。彼。滿。

人而欲有代議士之資格耶。宜俟革命以後，盡裁甲米，退就農耕，乃始爲與漢人同化。然後得與中國之政治耳。金鐵主義論者，一與僅知語言之滿洲人，再與僅知語言之三荒服人，夸言平等而忘利害中失之端，其癥結非難破也。在昔漢唐宋明之世，初任文吏，後進儒生，人材迂通，雖非同揆，要其講求吏治，哀念民生，先後一也。是故當其末造，朝政不綱，而吏治猶清於下，未有若滿洲之汗漫者。滿洲初載，任用族姓柄政者，皆介胄武夫，非獨刀筆文法有所不曉，民生百事尙未能舉其名號也。

世傳僞高宗南巡時，見田間有稻秧，問言何草。然此非獨一人而已。民間事業，隔閡可知。 又其素性貪婪，以苞苴爲應有。慙德在躬，即無以廉問羣吏，是故吏治得失，本非其所措心。而漢官亦承其風，旨曹司則不知法律府縣，則不接吏民，循吏之傳半錄虛文，于成龍余甸之徒，前世所恒有者，於斯乃爲鱗角。其夸言經世者，則曰瞻言百里方略，何如而已。蓋所舉不出攻略聚斂二端，而游說橫議之風，以起遠猷，辰告而不能治。一水門長駕遠馭而不能捕一劫盜，經畫國常而不能理一凶政，高張籌筴而不能平一租庸，率天下而爲魏了翁馬廷鸞真德秀丘濬之徒，手把三通，躬述衍義，猶不



如田千秋之不學無術足以富民何者退野人而進華士也至於近世則墨吏盈朝貪污載路繩以法律比屋可誅一介清廉之長官且不可得況復爲民興利哉夫講求吏治至熾至悉又必履行經驗而後得之非搖唇鼓舌大言自肆者所能爲至言立憲則不然勦襲講義粗涉政書言之至易而比於講求吏治者爲名高金鐵主義論者蓋聞其風而興起矣彼見滿洲政府近時所注意者無過聚財講武二端而於吏治得失民生隱曲曾不一語及之以爲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但使國會成立籠罩羣生則中國已足以治誠如是則彼所謂憲政者金云鐵云而已其去漢唐盛時專制之政何其遠耶蓋曩者包世臣汪輝祖輩所見雖近而吏治民生言之至悉金鐵主義論者則並此亦不知也近者梁啓超輩日扇虛言猶知吏治點污不可姑息欲求立憲必先之以開明專制金鐵主義論者則並此亦不知也不言吏治得失則行媚可及於臧吏不計民生隱曲故選舉可及於惰民彼且謂今之滿人可充議士何論三荒服人猶有職業者耶吾所見者則與此異方其未醇化時宜分部爲三各設一總督府中華民國建後各省督撫當廢惟存布政使爲長官總督即專爲荒服設也而其下編置政官其民亦各舉其賢

良。長。者。以。待。於。總。督。府。而。議。其。部。之。法。律。財。用。徵。令。以。授。庶。官。而。施。行。之。興。其。農。業。勸。其。藝。事。教。其。語。言。諭。其。書。名。期。二。十。年。而。其。民。可。舉。於。中。央。議。院。若。是。則。不。失。平。等。亦。無。不。知。國。事。而。妄。廁。議。政。之。位。者。廟。謀。人。道。兩。無。所。虧。則。亦。可。以。已。矣。若。謂。漢。土。面。積。小。於。三。荒。興。亡。絕。續。之。交。必。將。奮。而。自。主。非。用。兵。力。則。不。足。以。致。之。者。不。悟。三。荒。相。合。誠。較。漢。土。爲。寬。分。部。計。方。則。回。部。西。藏。二。者。各。當。漢。土。三。分。之。一。惟。蒙。古。乃。略。相。等。雖。然。蒙。古。之。衆。建。諸。侯。久。矣。非。內。部。有。梟。雄。先。以。武。力。蠶。食。諸。隣。如。噶。爾。丹。所。爲。者。則。必。不。足。以。自。恣。西。藏。自。元。滅。吐。蕃。以。後。建。立。法。王。明。之。代。元。清。之。代。明。西。藏。皆。率。土。來。賓。不。煩。一。旅。彼。滿。洲。者。或。以。崇。信。黃。教。得。其。歡。心。如。明。太。祖。曷。嘗。以。此。爲。市。耶。必。以。宗。教。爲。歡。則。中。國。亦。有。文。成。公。主。西。藏。尊。之。以。爲。神。母。號。曰。多。邏。伊。伽。此。亦。可。援。以。爲。質。者。蒙。古。自。萬。曆。以。後。漸。胡。土。克。圖。之。化。則。殺。掠。之。心。已。衰。西。藏。不。絕。蒙。古。亦。易。馴。耳。若。謂。英。俄。二。慾。狼。子。野。心。乘。隙。窺。邊。誘。以。他。屬。此。雖。滿。洲。政。府。不。亡。其。勢。猶。不。可。禁。何。獨。革。命。之。世。然。也。且。方。今。社。會。革。命。之。聲。徧。布。歐。土。而。印。度。亦。有。謀。光。復。者。人。亦。有。言。虎。嘯。而。谷。風。應。一。朝。雲。合。勢。如。燎。原。彼。何。暇。肆。侮。於。二。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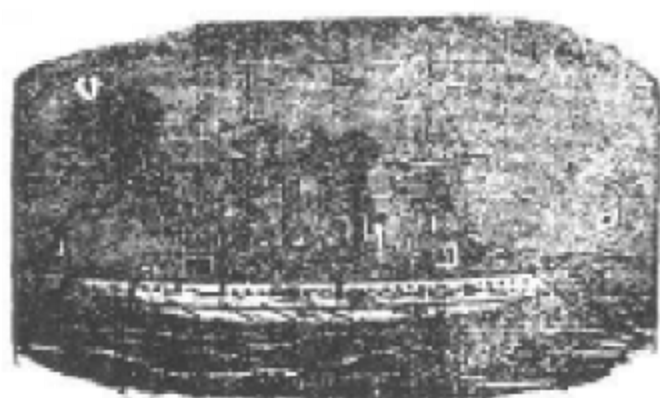
哉。獨回部民氣剽悍。易於集合。滿洲遇回人。既慘酷。無人理。其再征者。爲左宗棠之湘軍。彼則亦以虺蛇視漢族。三荒之中。獨此殷望。念烝民之同抵。豈彼回部當爲戮民。幸而解怨。則可以寧輯矣。不然。彼實有國。吾豈可以劫奪得之。向者有云。回部諸酋。以其恨於滿洲者。刺骨而修怨。及於漢人。奮欲自離。以復突厥花門之迹。猶當降心以聽。以爲視我之於滿洲。而回部之於我。可知也。金鐵主義論者有憂之。則曰。『此內部瓜分之計也。內部既瓜分。使中國以外。若無各列強之環伺。則漢人以一民族組織一國家。平等自由。相與爲樂。雖曰主義狹隘。然以自私爲樂。亦未嘗非一義也。無如保全領土之說。方爲各強國中一派之所主張。而一派反對之。反對之者。俄爲其首。俄固日日欲攫蒙回之地。以入其囊中也。今見中國各族分離。而蒙回之程度。又不足以自立一國。豈有不入蒙回之地。以占領之乎。俄既入蒙回。英必入藏。法必入滇粵。而漢人之土地。亦將不保。直以內部派分之原因。而得外部瓜分之結果矣。』夫保全領土。於歐人則何利。必其可取。直取而代之耳。安用是煦々子々者爲耶。誠知地大物博。非頃臾所能據拾。四分五裂之餘。兵連不解。則軍實匱而內亂。

生其言保全非爲人道亦所以自完耳不然庚子聯軍之役四方和會師出有名而虜酋亦已播遷關右不以此時瓜分中國乃待日本勝俄之後乎且使革命不成則滿洲政府固在而回部無以自離固無瓜分之道革命果成取此深根寧極之政府而覆滅之其兵力必非猶人而已縱不足以抵抗歐人然其朝氣方新威聲遠播彼歐人之貼國也常先名而後實自非吹而可僵者亦未至輕召寇仇爲勞師費財之舉而回部之脫離也吾豈與之眇然分訣耶彼其人材稀疏政治未備事々將求助於漢人視爲同盟互相犄角則足以斷俄人之右臂明矣雖然此直爲回人自立計也若其深明禍福辨別薰蕕知往日之興兵構怨出於滿人而漢族非爲權首又以地處徧隅雖苟足設險自完無由進於開明之域如是則求與漢人同化之不暇而何自離之云要之事有奇恒塗有險易則不得不慮及於是耳若三荒服而去其一餘二者固未必自離若三荒服而一切同化於吾則民族主義所行益廣自茲以後二郡一司反乎可覆則先漢之疆域始完而中華民國於是眞爲成立吾觀滇中人士多發憤於越南緬甸之亡曾歎累息恒思收復以爲愉快自餘則未有繫念者

中。華。民。國。之。義。孰。深。知。之。其。惟。金。馬。之。神。碧。雞。之。靈。哉。

中華民國解

中華民圖解



悲佃篇

章 齋

中國自古迄今授田之法均屬失平。上古之時草萊初闢，然觀其所造之文，富蓄二字，其偏旁均從田，私積二字，其偏旁均從禾，則當此之時，以田穀之多寡區別富貧，故人人均自私其田，以侈己富，厥後貴顯之人以力農為苦，而力農之役遂轉屬於苗民。試遠徵古訓，民為苗黎，觀尙書氓為農，民而氓，从民聲，民氓互訓，則苗民之級與農僕同。百姓端委于朝，棄農弗務，以勞佚之殊定尊卑之制，夫固自古為然矣。若井田之制，萌于黃帝之朝，行于洪水既平之後，貢助之法雖與徹法稍殊，然私田而外兼有公田，則為夏殷周所同。夏小正言農服于公田，則公田之制夏亦有之。論者均以井田之法為至公，夫徒就井田之法察之經界，則正井地則均，田有定分，稅有常額，推行及民，固無彼此之差矣。然就當時之階級言之，則有君子野人之別，以君子治野人，即以野人養君子，試徵之周制，周代天子立官，自公卿以至胥徒，約五萬九千四百餘人，所食之祿咸取自公田。王畿之內，公田之數約三十二萬夫百畝，為夫每井之中，公田百畝。

悲佃篇

一

爲八家所互耕。是公田亦與祿田無異。故公食四都。孤卿食都。中下大夫食縣。士食甸。中士食丘。下士食邑。庶人在官者食井。公食二千零四十八夫。孤卿食五百一十二夫。中下大夫食二百二十八夫。上士食三十二夫。中士食八夫。下士食二夫。庶人在官者食一夫。見沈氏周官祿田攷。而王之所食又十倍於公。侯國以下雖以次遞差。然以祿代耕。則同夫一夫所耕。僅足自給。而在上之人。罔知稼穡之艱。手足不劬。粟麥不辨。而穀之所入。或相倍蓰。或相十百。或相千萬。誠哉非野人莫養君子矣。其如厲民自養。何哉。此許行所由創並耕之說也。蓋貴賤之級。不除。雖民無貧富之差。不足以禁在上者之不富。不得以此爲共財之制也。况當時之令。二十授田。六十還田。而授與之權。復操於王者。如曰地權平均。則當時之衆。有其地而無其權。如曰土地國有。則當時之田。屬於君而不屬於國。如詩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是豈非聚億萬之人爲君主一人作農僕。耶。詩言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孟子言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以別野人。非專制之朝。安有此失平之言乎。况傭佃之制。亦始於周。考侯疆侯以賡。於周頌。鄭箋釋之。謂古有問民。猶今傭賃。左右惟命。故曰侯以又。周禮太宰以問民轉移執事。殿九職之末。鄭亦以傭賃釋之。或謂在昔。課耕有傭。無佃。然卿以下必有圭田。郊卿誼釋。孟子據周禮。



士田之謂由卿達士咸有圭田夫卿大夫士之有圭田昉於天子諸侯之耕籍籍田雖曰親耕必以庶人終畝圭田亦然且終籍田之畝者既非傭賃則終圭田之畝者必係佃人左傳成十年言晉使甸人獻麥主公田者爲甸人禮記王記鄭註云甸者治田出穀稅之謂也蓋佃甸均從田聲古字通用甸爲正字佃乃段文周禮地官亦有甸師執統馭甸人之柄是猶後世屯官督佃人以穡事故佃得有師此王朝侯國所特置也田必有佃此卿士大夫所通行也於此而謂周制之公夫豈然哉特三代以後民無恆產而貧富之別益嚴富者日趨于惰而責貧者以至勤日趨於佚而責貧者以至勞故秦漢之時有田之家役民使耕約分二類一曰傭工傭爲游民自亡其田役作於人或兼治田事則曰傭耕如陳涉是也一曰奴僕奴爲賤民其級尤卑蓋井田制廢田無定分而租稅橫增貧民貸值於富民勢必以身爲質或挾田以往及償值未盈則富民既籍其田兼役其身田爲富民之田身爲富民之僕富者奴僕日增則地力日盡觀秦陽橋姚之流均以田畜致巨富此豈一族之人均勤于力田哉蓋佃作之人衆也又蜀之卓氏蓄僮千人齊之刁間善役桀奴蓄奴之風雖南美

第五拾號

僱佃籍

四

無。以。加。後。漢。書。言。范。重。世。善。農。稼。課。役。童。隸。各。得。其。宜。財。利。歲。倍。則。童。隸。即。農。人。矣。  
 傭。工。奴。僕。二。者。不。同。傭。者。取。值。于。富。民。雖。勞。其。力。其。身。尚。屬。自。由。佃。者。失。身。于。富。民。  
 既。屈。其。身。且。日。從。事。於。勤。動。然。苦。則。歸。己。利。則。屬。人。其。失。平。則。一。也。二。類。而。外。乃。有。  
 佃。民。漢。代。佃。民。之。籍。雖。優。苦。奴。僕。然。所。雇。之。於。與。奴。僕。同。漢。書。食。貨。志。言。豪。民。侵。陵。  
 分。田。劫。假。貧。民。耕。富。人。之。田。而。分。其。所。收。是。之。謂。分。貧。人。貸。富。人。之。田。是。之。謂。假。富。  
 人。陵。貧。民。以。奪。其。稅。是。之。為。劫。漢書顏注分假二端均類佃民故董江都有言自秦除井  
 田。民。得。買。賣。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宜。限。民。名。田。名田占田也各為立限不使富者過制以澹印  
 字。不。足。又。謂。今。耕。豪。民。之。田。者。見。稅。什。五。即指分田假田言夫。三。代。取。民。不。過。什。一。今。則。取。民。  
 之。額。四。倍。於。前。力。非。合。作。稅。則。均。分。豈。非。縣。官。以。貧。迫。民。使。之。不。得。不。然。耶。特。西。漢。  
 買。人。名。列。市。籍。親。屬。以。下。毋。得。名。田。犯。者。籍。沒。則。江。都。所。謂。豪。民。者。非。貴。顯。之。重。臣。  
 即。鄉。居。之。富。室。若。夫。進。網。市。利。退。擁。良。疇。不。耕。而。獲。坐。收。其。稅。則。固。漢。律。所。深。禁。也。  
 爰。迄。漢。哀。師。丹。輔。政。限。田。之。議。祖。述。江。都。何。武。孔。光。相。續。奏。請。謂。列。侯。公。主。以。次。下。  
 迨。吏。民。名。田。無。過。三。十。頃。夫。限。田。之。制。補。偏。救。弊。法。匪。不。良。然。非。正。本。清。源。之。策。今。

漢代並此而勿行豈非專制之朝人主自爲兼并無以使民興廉乎季堂之說夫豈無憑觀董賢賜田頃逾二千梁冀積財數逾卅萬貧富懸隔判若霄漢以無量之財蓄之于一人則民之乏財者日衆以無限之田屬之於一姓則民之失田者亦日多如謂漢政爲仁吾不信也三國以降而均田之議萌先是魏臣司馬朗謂今承大亂之後民人分散土業無主宜皆爲公田以復井田之舊及于晉初漸行此法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外男子課田五十畝女子二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至元魏太和時從李安世之議詔行均田之制民年十五以上咸受露田通鑑注不栽樹者謂之男夫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奴婢受田與良民同使細人獲資生之利豪右靡餘地之盈北齊隋唐均修此制雖受田多寡以時爲差或按地而異北齊河清二年令民一夫受露田八十畝婦人四十畝男子十八受輸調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調職每丁另給永業二十畝爲桑田不在還受之限土不宜桑則給麻田隋開皇時遵北齊之制並課以植桑榆及菓其田宅率三口給一畝開皇九年每戶授田二頃餘十二年以京輔三河地少人衆發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狹鄉每丁縱制二十畝唐武德時授田之制男丁年十八以上給田一頃八十畝爲口分二十畝爲永業老及疾篤廢疾者人四十畝寡妻妾三十畝當戶者增二十畝見通典然北齊及唐均一夫百畝八爲露田及身而還名曰口分二爲桑田以貽孫子名曰永業

桑田所以世業者蓋以桑之成林非一年所能成若及身而還身給他戶則是前者勞力而後得者享其成也故以此爲永業田律以

悲佃篇

五

井田之制。貌近而實殊。宋劉恕曰。後魏均田制度。似近世佃官田及絕戶田出租。稅非如三代井田也。唐食貨志。似比此為井田失之遠矣。夫魏齊之君。均為索虜。顧行此制于中邦。推厥原因。亦自有故。蓋五胡肇亂。以還。迫于兵爭。廣大之地。荒而不治。故魏齊所行。略符土地國有之說。惟名為以田屬之國。實則以田屬之君。又與王莽之王田相似。故收天下之間田。賃民為佃。使民無私田。然民間貧富之差。似較秦漢為稍善。則亦均田之利也。特所頒之田。均屬曠土。若貴族豪宗。兼井之產。百倍于民。不聞收為公田。以濟黎庶。是則均田之法。僅行于平民。不能推行于巨室。況晉隋之弊。尤屬偏私。晉區官品為九等。各以貴賤占田。第一等五十頃。二等四十頃。三等三十頃。四等二十頃。五等十五頃。其下均以五為差。隋則上至諸王。下迄都督。皆給永業之田。多或百頃。夫民受之田。僅及二頃。而貴者之田。百倍其數。其制已屬不均。況彼之所謂王公者。居深宮之中。長阿保之手。奚能躬親穡事。與田夫野老同苦。樂勢必備。民而使芸傭。民使芸而獨享其利。是下有失田之民。而上有攘利之臣也。奚得謂之盡合于公耶。有唐混一寰宇。丁口日滋。官無閒田。不復給授。貧民之家。丁日增。而田不益。勢必轉鬻其田。或兼為富者。司力作而均田之法。亡。唐志謂口分世業之田。壞而為兼井。豈不然哉。夫唐自開國之初。至于高宗。所增戶口。不過十五萬。

而北土西陲所闢之土廣逾萬里若行殖民之策何至有人浮于地之憂  
 乃不惟不行此策且並廢均田之制以是知唐代君臣並無恤民之心矣  
 故永徽之中洛州豪右占田踰制為賈敦頤所沒者已不下三千頃開元以下逆胡逞兵大斂雖平而悍將驕  
 兵逞雄于外肆行掊克搜削民財僭奪之慘固可詰竊及德宗時陸贄上疏言事謂  
 「京畿之內每田一畝官稅五升而私家收租或畝至一石是二十倍于官稅也降  
 及中等租猶半之夫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農夫之所為而兼并之徒居然受利望  
 令凡所占田約為條限裁減租價務利貧民」是唐代佃人之苦與西漢同而所納  
 之穀其數較漢為尤增則民之受病有由來矣特多田之家董子斥為豪民陸氏目  
 為兼井是則恤貧之念猶蓄于中懷抑富之談仍存于清議蓋嘗以富者役貧為天  
 則哉自宋以下凡力田致富者侈然以田主自居下視佃人有若童僕西漢之時佃人本與奴僕同近世則二者不其相遠橫渠紫陽雖創復井田之論然民宥于習未克施行自是以降而田主佃  
 人其級日嚴而民之為佃者亦愈眾一日賜田蒙古猾夏掠民為奴所占之戶以千  
 萬計或擅其賦役以遂己私元史耶律楚材傳言時將相大臣有所驅獲往往寄留諸郡楚材因括戶口並令為民世祖本紀至元十七年詔覈阿爾哈雅等所俘三萬二千餘人並赦為民十九年御史臺又言阿爾哈雅占降民為奴而以為征討所得有旨降民還之有司征討所得籍其數賜臣下又張雄飛傳言阿爾哈雅行省荆湖以降民三千八百戶沒入為家奴自置吏治之歲收

悲佃者

七

其租賦有司莫敢問宋子真傳言東平將校占民爲部曲戶謂之脚寨擅其賦役幾四百戶雷麟傳言江南新附諸將往往強籍新民爲奴隸王利用傳言元帥塔爾海抑巫山民數百口爲奴袁裕傳言南京總管劉克勤掠降民爲奴又以江南膏腴之地分賜臣下如世祖賜鄭溫常州田三十頃葉李平江田四頃王奴均見元史積翁子平江田八千畝武宗賜瑄阿不剌平江田一千五百頃仁宗賜丑驢答刺罕平江田百頃英宗賜拜珠平江田萬畝文宗賜雅克特穆爾平江官地五百頃又以故平章墨離平江田三百頃賜西安王阿剌忒納失里又賜大龍翔集慶寺平江田五百頃賜魯國大長公主平江等處官田三百頃順帝賜公主不答昔你平江田五十頃共三千三百八十餘頃或謂此卽宋代之官田不知元史標爲官田官地者乃南宋之官田不標官田者則皆擅奪之民田也或爲官田或爲民產元史張珪傳言「受田之家各任土著姦吏爲莊官巧名多取又且驅迫郵傳征求供應折辱州縣閉償逋賦至倉之日變賣而歸官司交憤農民遠竄宜令民輸有司有司輸之省部省部輸之大都以分給諸受田者元帝不從由勳語觀之則蒙古之官旣籍民田爲屬地卽以農戶爲屬民私設稅斂之官以便橫征之欲此賜田有佃之徵又雅克特穆爾傳言「當文宗時奏言松江澱山湖田五百頃當入官糧七千七百石臣願增爲萬石入官令人佃種以所得餘米贍臣弟薩敦」夫以五百頃之田而入官糧萬石則當時官糧正額畝各二斗是已十分取二矣乃官糧而外復有私租如彼傳所謂餘米是此佃人兼納官賦私租之證此佃人所受之苦一也一日官田唐代官田所收之稅已四倍于民田元徵之奏狀謂京官上司職田須百姓變米僱車般送比量正稅近

于四倍其麻田官田驛田所稅輕重約與職田相似是官田之苦自唐已然 至于宋代奸宄之臣以殖產為務及罪惡貫盈則籍

沒其產為官田 如宋史言朱勳敗籍其家田至三十萬畝建炎元年籍蔡京王黼等莊以為官田開禧三年除韓侂胄沒安邊所賣曠若奏以其萬畝莊等田並及其他權倖沒入之田皆隸

焉共收米七十二萬一千七百斛錢一百三十一萬五千緡 景定四年劉堯道諸人奏言乞依祖宗限田之議凡兩浙

官民逾限之田抽三分之一買為公田丞相賈似道主其議遂于浙西六郡 即平

陰安吉嘉興常州鎮江也 遞次施行夫收官民逾限之田定為國有其策亦匪不良然當時所定之

制凡田畝起租逾石者予以二百貫之值然考其所予不過告牒之虛名價值其名

而逼奪其實以致民怨沸騰然此特田主受其苦耳及考堯道等所陳之疏謂若買

一、千、萬、畝、之、田、則、歲、有、六、七、百、萬、斛、之、入、豈、非、一、畝、之、田、歲、納、六、七、斛、之、穀、耶、夫、宋

初之時兩浙民田每畝僅納穀一斗今依田主私租之額以納官租是田有在官在

民之分而佃人無復絲毫之益也况當時之有司以買田之多寡定黜陟故一畝之

收雖僅七八斗謬以歲收一石報聞由是分外之賠補又逾於平昔之私租故民之

佃公田者較佃私田者為尤苦及蒙古滅宋遂以宋代之公田分賜其臣 見前節當時之賜臣下者亦有

新奪之民田惟元史所稱官田官地則指宋之田官言 或占為皇族公卿之采地 元代之時籍宋后妃田以供太后曰江淮財賦都總管府又籍朱清張瑄等田以供中宮曰江

悲佃篇

浙財賦所又有撥賜莊園宋親王及新羅明慶妙行二寺田並白雲宗僧田皆不隸州縣是宋代以公田屬之國而蒙古君臣則以公田爲私產而個人所納之糧一依宋舊兼立名巧取以重其租見元史閣復傳此個人所受之苦又一也況蒙古之朝異族橫行公肆攘奪辱民欲保其身家不得不依庇豪右積時既久掩爲家奴見元史張德輝傳由是佃民奴僕等量齊觀成宗即位之初江浙行省諸臣奏言「陛下即位詔蠲田租十分之三然江南與江北異貧者佃富人之田歲輸其租今所蠲特及田主其佃民輸租如故則是恩及富室而不被及于貧民」又大德八年詔言「江南佃戶私租太重其以十分爲率普減二分永爲定制」就前說觀之則知官賦雖免私賦猶征就後說觀之則知官賦猶輕私賦倍重嗟彼佃民何其遭時之不偶乎至于明代則蒙古病民之政相沿不革加以平吳之役凡張氏功臣子弟之田盡行籍沒又惡富民豪并亦沒入其田由是官田益衆而沒入之田一依租額起糧每畝所納之穀多者逾石少亦不下數斗杜宗桓謂田未滅沒之時小民于土豪處還租朝往而暮還後改私租爲官糧乃于各倉送納連涉江湖動經歲月有二三石納一石者有四五石納一石者有遇風波盜賊者以致累年拖欠不足上巡撫侍



郎周恢嘗又據洪熙元年周幹所言謂吳江崑山之民田畝稅五升小民佃種富室田畝出私租一石後因沒入官依私租減二斗是十分而取八也又撥賜公侯駙馬等項田每畝舊輸租一石後因事故還官又如私租例盡取之夫十分取八民猶不能堪况盡取之乎盡取之則無以給私家而必至凍餒安得不逃亡由是觀之則明沒私田爲官田或依私租舊額起征或僅減十分之二而分外之誅求轉甚于私租之舊額故佃其田者或因貸錢之故鬻田富室然田鬻而租存見日知錄所載宣德五年雜減官租十分之三然蘇州七縣民田不過十五分之一餘皆官田民田以五升起科而官田或以一石起科雖減十分之三猶爲七斗况鐘謂民田一入于官則一畝之糧化爲十四畝此佃官田者所由有凍餒之憂也及嘉靖時攤官田之租以入民田凡官田民田均依三斗起徵向民田僅納稅五升者今驟增六倍雖官佃之困稍抒然以無涯之稅責迫民田使之代納則田主所納之官租其額日增官租既增爲田主者必取之佃人以爲償則是民田在江浙者官稅增而私稅亦增權其苦者在佃人而不在田主試推其致此之由則以宋元豪民以多租逞富連阡累陌跨越州郡既役土民兼苛稅額宋

悲佃篇

一一

元明官田仍其舊稅。故官田之稅增。及以官田之稅。人民田則民田之稅亦增。雖曰在上者不知薄賦。然非有豪民苛稅于前。則官田之稅上無所承。雖暴斂橫征。必不若是之重。此則豪民苛稅之害。移于官田者也。兼井之民。非民間之一大憲耶。試吏即明制論之。佃人之衆。復有二。因一由分賜莊田。明代開國之初。凡王侯將相皆有。欽賜之莊田。貴戚之屬。亦有采地。而沐英鎮雲南。所佔民田。皆爲私產。至勳莊之佃。每畝之田。輸租逾石。此私租日重之原因。一由投獻田產。明代之時。北境之田。招民開墾。彼此告訐。或投獻于王府勳戚。見日知錄引成化時實錄又河南淤地。則奸民指爲周王屯場。獻王要賞。山東墾田。則姦民指無賦者爲間田。獻諸戚。見明史李棠傳及原傑傳藩明代勢要之家。魚肉鄉民。或佔民產爲己。有上下相蒙。民無所控。此富民增田之原因。積此二因。故無田之民益衆。見洪武末年虞謙言。今江南貧民無田。往往爲衛役。所困誦。而定制僧道之田。人無過十畝。以均平民。此民多無田之證也。而佃民亦日苦。顧亭林日知錄言。吳中之民。有田者什一。爲人佃作者什九。其畝甚窄。凡溝渠道路。皆并其稅于田之中。歲僅秋禾一熟。一畝之收。不能至三石。少者不過一石。而私租之重者。至一石二三斗。少亦八九斗。佃人竭一歲之力。糞壅工作。一畝之費。可一緡。而

收成之日所得不過數斗。甚至今日完租而明日乞貸。就顧氏之說觀之。雖所言以吳中為限。然吳中而外佃民之苦當亦不亞之。吳民觀閩省沙縣之佃人于輸租而外。兼有私餽。稍有要請。則田主控之官致激。鄧茂七之變。明史丁瑄傳云。福建沙縣人鄧茂七為甲長。以氣役屬鄉民。其俗個人輸租。外例私餽。田主茂七倡其黨。無餽而嬰田主。自往受粟。田主訴于縣。令下巡檢捕之。茂七殺弓兵數人。上官聞遣官軍三百人往捕。盡殺。巡檢亦死。茂七遂大略。自稱勤平王。聚黨數萬人。攻陷二十餘州縣。幽延平。朝命御史丁瑄往討。瑄誘之。再攻延平。督衆破之。斬茂七。豈非田主倚勢陵民居鄉。暴橫民不聊生。為之佃者不得不挺而走險耶。以是知田主之肆虐深矣。滿洲入關。虐民之罄竹難書。然最苛之政。則為圈田。既沒其田。兼奴其人。由是幽燕之間。旗莊環列于本。非已有之物。久假不歸。已為田主轉以漢民為佃人。甚至因田熟而增租。因田荒而易地。見袁枚臨川李公傳及康熙五年東華錄而投充之人。復指鄰近之地。占為己業。致被占之民控訴無門。順治十二年東華錄其有田既被圈。耻為虜。役則給以瘠地。仍依美土。起科。見順治元年東華錄時吳孔耿尙建藩。南土亦行圈田之制。號為勳莊。是嚮為漢民之佃者。今且轉為異族之佃矣。豈不哀哉。至于近代。不獨滿人食漢民之粟也。即富民之役佃人。亦與明代無異。居鄉之民。雖間有賃田而耕者。然佃民之數百倍于傭工。田主之于佃人也。以十分取五為恒例。然有分

悲佃篇

## 第拾五號

租包租之不同分租以粟爲差粟多則稅重粟少則稅輕此以年之豐凶定稅額者也包租以地爲主稅有定額較數歲之中以爲常不以凶歲而減亦不以豐歲而增分租之法雖曰苛取然佃人尙足自贍包租之法則一逢凶歲必至鬻妻子以爲償龍子論貢法之弊略與此符若田主之遇佃民惟粵東爲差善江浙之間亦罕施苛法至于江淮之北則田主爲一鄉之長而附近居民宅其宅而田其名爲佃人實則僮隸之不若奉彼之命有若帝天俯首欠身莫敢正視生殺與奪惟所欲爲或視爲定分至於禾穀旣熟按戶索租肆求無藝以擾其民若輸稅逾期則鞭箠之慘無異於公廷甚至奪其田廬使之不得踐彼土稍拂其意則訟之於官々吏畏田主之勢必懲痛其身或蕩產傾家而後止其田產尤巨者則田主之下另有徵稅之人佃民於輸租田主外必兼有所酬則所謂十分取五者不過田主之正稅已耳徵稅之人所私取又必五分而取二則是農民終歲勤動仍無以贍其身家也日人某氏謂中國北方隱寓農奴制度豈不然哉嗟乎土地者一國之所共有也一國之地當散之一國之民今同爲一國之民乃所得之田有多寡之殊兼有無田有田之別是爲

地權之失平。勞動之人義務既重，權利轉輕；徒手坐食之人義務既薄，權利轉優。而勞動之人轉制于徒手坐食者之下，是為人權之失平。疇昔之人亦知此制之失，公力籌挽救之策。顧亭林謂當禁限私租，使貧者漸富。然此特嫗煦之仁，顏習齋作存治篇謂「天地間田宜天地間人共享之」。若順彼富民之心，即盡萬人之產給一人，亦所不厭。王道之順人情，必不如此。况一人而數百十頃，或十百人而不一頃，為父母者使一子富而諸子貧可乎？故欲復古井田之法，畫田為井，使田有定分。又慮富民失田之生怨咨也，遂創議曰：如趙甲四十頃，分給二十家，甲止得五十畝，寧不怨咨？使十九家仍為甲佃，給公田之半于甲，以半供上，終甲身。弟子王崑繩承之作平書，以論制田，謂欲制民產，當仿行收田之法。收田之策有六：一曰清官地。凡衛田學田之使，二曰闢曠。七。凡地之在官而無隱，三曰收間田。兵燹之後，民戶流亡，無主者收之，有歸者分田與之，不必復其全業。四曰沒賊產。凡無隱，二曰闢曠。七。草萊者開之。三曰收間田。有歸者分田與之，不必復其全業。四曰沒賊產。凡臣豪右田連阡陌者沒之入官。五曰獻田。六曰買田。天下不為農而有田者，願獻于官，則酬以爵祿，願賣于官，則酬以資。願賣于農者，聽。又謂有田者必自耕，毋募人以代耕。自耕者為農，無得更為士；為工為商，士工商不為農，不為農則無田。官無大小皆不可以有田。委氏平書訂曰：官不得有田，惟致仕之官，倘有祿，凡以老病乞休者，給官俸三之一，其子為官及士農工商者，給十之二。軍有田亦自耕，又為收田之制，畫六百畝為一，長六十畝，中百畝為公田，上下五百畝為私。

慈佃篇

悲佃篇

一六

田。十。家。受。之。戶。分。上。中。下。年。六。十。則。還。田。李氏以六分取一為重夫。王。氏。謂。非。農。則。無。田。  
 其。說。誠。公。然。分。田。以。戶。為。本。位。不。以。人。口。為。本。位。一。戶。之。民。有。多。寡。之。殊。而。受。田。之。  
 數。則。無。異。名。為。均。貧。富。實。則。生。貧。富。之。差。且。王。氏。之。說。果。行。亦。不。過。僅。復。井。田。之。制。  
 耳。然。處。今。之。世。非。復。行。井。田。即。足。以。郵。治。也。必。盡。破。貴。賤。之。級。沒。豪。富。之。田。以。土。地。  
 為。國。民。所。共。有。斯。能。真。合。于。至。公。若。徒。破。貴。賤。之。級。不。能。籍。豪。富。之。田。異。日。光。復。禹。  
 域。實。行。普。通。撰。舉。然。以。多。數。之。佃。民。屈。于。田。主。一。人。之。下。佃。民。之。衣。食。係。于。田。主。  
 田。疇。與。奪。之。權。又。操。于。田。主。及。選。舉。屈。期。佃。人。欲。保。其。田。勢。必。曲。意。逢。迎。簽。以。田。主。  
 應。其。舉。則。是。有。田。之。戶。不。替。世。襲。之。議。員。而。無。田。之。人。雖。有。選。舉。之。名。實。則。失。撰。舉。  
 自。由。之。柄。遠。溯。美。歐。近。徵。日。本。地。主。之。弊。罔。不。或。同。然。似。公。而。實。偏。因。富。而。致。貴。此。  
 其。所。以。與。公。理。相。妨。也。故。豪。富。之。田。不。可。不。籍。然。欲。籍。豪。富。之。田。又。必。自。農。人。革。命。  
 始。夫。今。之。田。主。均。大。盜。也。始。也。操。蘊。利。之。術。以。殖。其。財。今。則。用。以。市。田。多。則。特。  
 以。讓。利。民。受。其。陋。與。暴。君。同。今。也。奪。其。所。有。以。共。之。于。民。使。人。人。之。田。均。有。定。額。此。  
 則。仁。術。之。至。大。者。也。夫。陳。涉。起。于。傭。耕。劉。秀。興。於。隴。畝。鄧。茂。七。亦。起。自。佃。民。雖。所。圖。  
 之。業。或。成。或。墮。然。足。證。中。國。之。農。夫。非。不。足。以。圖。大。舉。世。有。陳。涉。劉。秀。鄧。茂。七。其。人。  
 乎。公。理。之。昌。可。計。日。而。待。矣。

## 辨滿洲非中國之臣民

(續第十四號)

章 齊

建州非明代之臣民。滿州亦非建州之主。

天都山人女直考云。奴酋故部在清河邊外寧宮塔寨。直開原之東。

滿州源流考云。長白山之東有布庫哩山。其下有池。曰布勒瑚哩。相傳三天女浴于池。有神鵲銜朱果置季女衣。季女含口中。忽已入腹。遂有生。尋產一男生。而能言。體貌奇異。及長。天女告以吞朱果之故。因錫之姓曰愛新覺羅。名之曰布庫哩。雍順與之小刼。且曰天生汝以定亂國。其往治之。天女遂凌空去。於是乘刼順流至河步。折柳枝及野蒿爲坐具。端坐以待。時長白山東南鄂模輝之地。有三姓爭爲雄長。日構兵相仇殺。適一人取水河步。歸語衆曰。汝等勿爭。吾取水河步見一男子。察其貌。非常人也。天不虛生此人。衆皆趨問。答曰。我天女所生。以定汝之亂者。且告以姓名。衆曰。此天生聖人也。不可使之徒行。遂交手爲舁。迎至家。三姓者議推爲主。遂妻以女。奉爲貝勒。居長白山鄂多理城。建號滿州。是爲國家開基之

辨滿洲非中國之臣民

二

始。滿洲源流攷又曰。始祖居長白山東俄莫惠之野鄂多理城。在興京東一千五百里。寧古塔城西南三百三十里勒福善河西岸。

案天都山人以奴酋故部在清河邊外寧宮塔寨寧宮塔即寧古塔與源流考所言正相符合而滿清官書若開國方略東華錄諸書其載滿洲之起源均與源流考相同足證滿洲之先起于寧古塔附近考乾隆四十二年上諭謂「頃閱金史世紀云金始祖居完顏部其地有白山黑水白山即長白山黑水即黑龍江本朝肇興東土山川鍾毓與大金正相同史又稱金之先出靺鞨部古肅慎地我朝肇興時舊稱滿珠所屬曰珠申後改稱滿珠而漢字相沿訛爲滿洲其實即古肅慎爲珠申之轉音更足證疆域之相同矣」又謂「我朝得姓曰愛新覺羅氏國語謂金曰愛新可爲金源同派之證蓋我朝在大金時未嘗非完顏氏之服屬猶之完顏氏在今日皆爲我朝之臣僕」其言滿洲種姓之起源最爲明晰遠則溯源於肅慎近則溯派於金源蓋金之人種稱爲女真或作朱里真朱里真即珠申之轉音不獨愛新詰金爲滿洲與金同族之證也若謂滿



洲之稱。由于曼珠師利。則係附會。牽合以愚。黃教之民。非本義也。蓋滿洲雖爲金人同族。然金國既亡。則愛新覺羅氏式微已久。故滿洲之溯先世。必託詞于朱果降祥。豈非始祖以前姓名不可考。不得不託于無父而生之說乎。若滿洲官書謂始祖建國鄂多哩城。建國二字係夸大之詞。實則僅一小部落耳。然滿洲起于寧古塔。距建州之地千里而遙。則固彰然可考。不得謂滿洲人即建州人也。至滿清官書謂遼陽以東。有蘇克素護河。渾河完顏棟鄂哲陳諸部。總名曰滿洲五部。及據明代官書。則以上諸地均稱爲建州。蓋滿洲奴兒哈赤以冒建州之稱而得明封及子孫。得中國欲合滿洲與建州爲一。以泯其跡。於是於明代建州之地。改稱爲滿洲。一若建州之地。本滿洲所固有。實則奴兒哈赤以前滿洲爲寧古塔之民。後爲寄居滿洲之民。不列奴兒于諸衛之列。故萬曆以前滿洲三衛之酋長。均不屬于愛親覺羅氏。夫建州既非明代臣民。而滿洲又非建州故主。不得謂建州即明人。亦不得謂滿洲人即建州人。如曰滿洲人即建州人。則滿清官書既確定滿洲之先起于寧古塔。而明人書籍其涉及建州。

辨滿洲非中國之臣民

四

事跡者在萬曆以前均與滿洲無與試將明代建州三衛之歷史敘述如左不獨可以知滿洲與建州無與即建州非明代臣民亦復昭然可證矣

故萬曆以前建州之地非滿洲所有

葉向高女直傳曰文皇帝世建州衛指揮呵哈出及其子釋家奴皆以有功賜姓名阿哈出曰李思誠釋家奴曰李顯宗顯宗弟猛哥不花亦以內附故俾領毛憐衛累都督同知父子兄弟光寵矣顯忠死子滿住嗣猛哥不花死子撒滿答失里嗣

案由此文觀之則明代建州衛指揮本為李氏所世襲于愛親覺羅氏無與也夫李氏以有功賜漢姓光寵冠一時而明帝之諭朝鮮也猶言明于滿住異類畜之前見異類畜之者即不認其與漢族同化也夫以有功賜姓之人猶不認其與漢族同化况愛親覺羅氏以疏遠之夷寄居建州其先世未嘗受明璽書耶於此而稱為中國之臣民其誰信之

又據此文觀之知建州與毛憐同出一族故毛憐附于建州又此即永樂二年所建之建州衛非左衛右衛也

馬文升撫安東夷記云建州女直先處開原者叛入毛憐自相攻殺宣德間復遣

使招降之。居建州老營地。名為東建州。

趙輔平夷賦云。永樂間。開原降虜楊木答之者。悖逆。率衆數百騎投建州三衛。種類遂滋。日浸強悍。

何喬遠名山藏云。永樂末。建州夷人前居開原。叛入毛憐衛相攻殺。後以老營地居之。

案此指建州徙於老營言也。據趙輔平夷錄則居開原而復叛者乃楊木答之與李氏非一族據馬何二家所言則徙居老營者即昔日開原之叛夷或即楊木答之之裔豈嗣後楊氏遂與李氏同居老營耶抑另為建州之枝族耶書缺有間不可考矣。

陳仁錫皇明世法錄云。宣德七年時。毛憐建州夷詐為忽刺溫野人。犯朝鮮境上。朝鮮以兵攻建州。遣使勅諭。八年。總兵官巫凱奏朝鮮擅兵。上曰。遠夷爭競。但講邊備而已。

陳建皇明从信錄云。宣德四年。海西女直始入寇。浸勾建州剽掠。

辨滿洲非中國之臣民

五

辨滿洲非中國之臣民

六

案此乃建州作亂之始也。

前此居開原者之叛乃叛而外投與此由外侵邊者不同

或亦李氏之後裔所爲然明

廷稱爲遠夷則明當宣德之時建州已自絕於中國故海西引之遂以入寇也。

陳仁錫皇明世法錄曰。正統二年。建州左衛都督猛可帖木兒。爲七姓野人所殺。其子童倉與叔凡察。逋居朝鮮界。尋得罪而歸。

葉向高女直傳云。正統初。建州左衛都督猛可帖木兒。爲七姓野人所殺。弟凡察子童倉。逃居朝鮮。童倉弟董山。嗣爲建州衛。

天都山人建州女直考云。正統初。建州衛都督猛可帖木兒。爲七姓野人所殺。弟凡察子童倉。避之朝鮮。併失印。時童倉弟董山。嗣爲建州衛指揮。

何喬遠名山藏云。正統初。建州左衛都督猛可帖木兒。爲七姓野人所殺。董山嗣爲建州衛指揮。更給印。

周文邦邊事小記云。建州本只兩衛。其左衛都督猛可帖木兒。爲七姓野人所殺。弟凡察。挾其子童倉。居朝鮮。童倉之弟董山。乃襲爲指揮。

案由此文觀之。則明代建州左衛本係猛可帖木兒所居。董山爲猛可帖木兒

之。子。襲。爲。左。衛。指。揮。則。左。衛。之。地。亦。非。愛。親。覺。羅。氏。所。固。有。也。時。左。衛。仍。兼。有。右。衛。之。地。

高拱邊略云。建州左衛。自猛可帖木兒被殺後。董山襲職。其叔凡察。後由朝鮮歸。不以印授董山。紛爭不絕。後朝廷用曹義言。分爲兩衛。以凡察領右。以董山領左。其事始平。

周文邦邊事小記云。後凡察及董昌至朝鮮歸。乃分建州左衛爲二。以凡察領右衛。亦世襲。

徐日久五邊典訓云。正統六年八月。遼東總兵官曹義言。比奉勅旨。以凡察董山爭掌衛印。宜審其所部人情所屬者授之。臣即遣人奉宣勅旨。而二人各執一詞。紛紜不定。遂同至開原。臣反覆諭以朝廷法制。凡察乃阻勉出其新印。且欲身自入朝。陳論已著。令暫還本衛。至秋後赴京。臣切觀其部落意向。頗在董山。而凡察怏怏。終難安靖。請設建州右衛。以處凡察。庶消爭釁。以靖邊陲。上命俟其來朝時議之。

辨滿洲非中國之臣民

八

又云。方七姓野人之難。建州亡其印。詔更給與。此後得故印。詔上更給者。凡察匿不出。乃更分建州左衛置右衛。剖二印。使董山領左。凡察領右。

天都山人建州女直考云。亡何凡察董倉歸建州。詔更與印。比得故印。凡察輒匿更給者。乃更分建州爲左右衛。剖二印。令董山領左。凡察領右。

何喬遠名山藏云。及凡察歸。詔予董山故印。凡察不予。乃更分左衛置右衛。使董山以新印領左。凡察以故印領右。

案此乃建州分爲三衛之始也。右衛爲凡察所領。而凡察爲董山之叔。則亦猛可帖木兒之同族。與愛新覺羅氏亦無與也。滿洲源流考謂滿洲興于興京。實右衛之地。實則建州右衛亦非滿洲所固有也。

葉向高女直傳云。嗣凡察董倉歸建州。屢與朝鮮相告。

陳仁錫皇明世法錄云。正統四年建州都指揮李滿住等言朝鮮招叛。朝鮮亦言凡察誘姪董倉逃匿。慮與李滿住同謀。生釁。諭仍還境城。凡察等言朝鮮王禔阻留部落。六年。禔復愬凡察舊居境城。阿朮河。此離失所。撫恤備至。近徙東陲。忽潛

依李滿住。滿住居婆豬江。屢引忽刺溫掠臣近境。今凡察與同惡。背思已極。

案據此文觀之。雖出于朝鮮王一人之言。未可盡信。然凡察與朝鮮之交涉。得此證而益明。蓋正統二年。朝鮮所懇係未設建州右衛以前之事也。故論凡察仍居境城。境城在朝鮮北境正統六年。朝鮮所懇係既設建州右衛以後之事也。故言凡察近徙東陞。蓋凡察與李滿住同謀合侵朝鮮。此建州衛與建州右衛聯合之證也。惟滿住居婆豬江。其地不可考。蓋亦遼河以東之地也。

潘康皇明將略云。正統末。達虜及女直諸衛聯合犯遼東邊。惟朝鮮拒之。不與通。數年始平。

陳仁錫皇明世法錄云。正統末。瓦刺密令女直脅朝鮮。櫛拒之。白其事。

又云。景泰元年。遼東報虜掠開原。瀋陽及圍撫順。女直李滿住。凡察。董山為迫脅入寇。勅朝鮮王飭邊防勤。

馬文升撫安東夷記云。正統十四年。也先犯京師。遼東被虜尤甚。故朵顏海西建州夷人。到處蜂起。遼東不靖者數年。至景泰後始寧。

辨滿洲非中國之臣民

辨滿洲非中國之臣民

一〇

葉向高女直傳云正統末北虜數煽誘諸夷與窺邊滿住董山等咸耳目虜入寇不絕殺掠遼東吏民無算景泰中巡撫王翱遣指揮王武經歷佟成往招之稍歸所掠而身自入謝。

徐日久五邊典則云景泰二年建州女直都督李滿住董山等自正統十四年以來乘間竊掠邊境遼東爲之困敝提督遼東軍務左都御史王翱等遣指揮王武經歷佟成往招之至是稍舊所掠男女而身自入朝貢馬謝罪。

趙輔平夷賦云乃者守邊將吏不能數禦以致猖狂莫遏一歲間寇邊者九十七次殺虜人口數萬餘。

案此乃建州與瓦喇聯合寇邊之始也瓦喇之寇遼東其事見徐日久五邊典

則徐日久五邊典則云正統十四年九月時車篤北狩兵部言遼東提督軍務左都御史王翱總兵官都督曾義鎮守大盛亦失哈等奏報達賊三萬餘人入境攻破保屯莊八十處擄去官員軍

旆男婦一萬三千二百八十餘人口馬六千餘匹牛馬二萬隻甲二千餘副義等失機之罪雖在赦前亦難容恕帝曰且免其死翺義俱罰俸半年而李滿住董山均與

同謀足證建州衛及建州左衛雖受明敕封然交通他國之權仍爲本衛所握並足證建州之于明與心悅誠服者不同蓋至景泰之時其禍始弭遼東之受



禍固不始于萬曆時。此建州大爲邊患。患之首次亦建州不得爲屬夷之確證。周文邦邊事小記云。女直三衛自經瓦喇之亂。盡失其勅印。不得承襲。入貢者稱曰舍人。賞賜甚薄。

高拱邊略云。景泰中。女直諸衛以從亂失其璽書。朝廷亦惡其反覆。不復給與。夷人以爲怨。

馬文升撫安東夷記云。女直之有名者。率死于也先之亂。朝廷所賜璽書。盡爲也先所取。其子孫以無授官璽書可徵。不復承襲。雖歲遣使入貢。名曰舍人。在道不得乘傳。錫宴不得預上席。賞賜又薄。

葉向高女直傳云。景泰時。諸酋多時死。子孫以從亂故。盡失其賜勅。不得官。以舍人入貢。賞賜大減。頗恨也。

案據此文觀之。則統景泰之期。建州諸衛于明廷所賜勅印璽書。盡行亡失。既無勅印璽書。則並失其屬夷之資格。雖嗣後復經明廷給與。然足證建州之於明。不獨無國籍。且有時而並失璽書。此亦建州非中國臣民之證也。故特記。

辨滯洲非中國之臣民

一一一

之。

陳仁錫皇明世法錄云。天順三年。朝鮮王柔納建州酋董山。私授中樞密使。謀得其制書。遣科臣往。柔飾詞。出制書示之。驚服。貢馬謝罪。

陳建皇明從信錄云。天順三年二月。遣使使朝鮮及建州女直。先是朝廷諜聞建州酋董山。潛結朝鮮。命巡撫遼東都御史程信譏察之。信使自在州知州佟成托他事。廉其境上。得朝鮮授董山爲正憲大夫中樞密使制書。還報。信具以上聞。請乘其未發。遣二急使註問之。可伐其謀。乃命一給事中往朝鮮。一錦衣譯者往建州。兩酋初不肯承。出制書示之。皆驚服。各上表貢馬謝罪。

案據此文觀之。則董山名爲明代屬夷。實則兼屬朝鮮。天下豈有兩屬之國。而可稱爲屬地者乎。蓋董山始通蒙古。繼結朝鮮。建州左衛當明中葉久失屬夷之資格矣。

高拱邊略云。天順時建州野人毛憐。屢病朝鮮邊境。

陳建皇明從信錄。天順四年。建州衛野人乘夜掠義州。詔朝鮮無挑禍。

案此必非建州左衛也。或係居建州之邊夷所為。故從信錄稱野人以別之。然亦建州與朝鮮之交涉。

皇明寶訓。成化三年四月己亥。上以遼東有警。勅諭考郎兀等四十四衛都督撒哈良等曰。爾女直諸衛。我祖宗所設。積年朝貢。所得賞賜已厚。今乃縱部犯邊。邊將屢請起調大軍。直搗爾境。錄

案此因董山寇邊而發勅諭也。觀下文中多明廷之誇詞。然稱為爾境。則明廷固未嘗以建州在國境之內也。

方輿勝略外夷女直篇云。成化二年。酋董山糾衆入寇。我遣趙輔王英等討之。山降。送京師誅之。

馬文升撫安東夷記云。成化二年。建州都督董山。動海西之夷。擁衆入寇。令太監黃順總兵趙輔左都御史李秉討之。輔等既降董山。至廣寧而誅之。安置其黨于兩廣福建。

葉向高女直傳云。董山糾毛憐海西諸夷。入盜邊無虛日。遣都督武忠往諭。並勅

辨滿洲非中國之臣民

辨滿洲非中國之臣民

一四

考耶兀諸酋撤哈良等母黨叛。皆頓首謝。董山亦悔。走闕下自歸。責而遣之。然暴橫自如。語言不遜。詔羈之廣寧。尋誅之。

天都山人建州女直考曰。董山盜邊無虛月。尋誅之。

案此即明誅董山之事也。方輿紀略及撫安東夷記均言趙輔等降董山而送之京師。女直傳則言山走闕下自歸。二說稍異。然當以女直傳所言為確實。考

徐日久五邊典訓言成化三年七月。禮部主事高岡陳備邊討賊事宜。謂今董

山來朝貢。宜命總兵官趙輔等拘留于遼東。遣譯者詣虜營。著令還我所以贖

之。因以觀虜。還我所以贖之猶言使之納贖金也此董山詣闕朝貢之確證。明廷聽山朝貢未嘗命趙

又皇明寶訓言成化三年。建州左衛女直都督董山等以聽招撫來朝貢。上以

山等曾縱部落犯邊。遂集召諸夷于闕下。諭之曰。爾等俱係屬衛。世受爵賞。容

爾在邊住牧。朝廷何負于爾。案此乃明廷自誇之詞。雖稱爲屬衛。斥爲世受爵賞。然又曰容

驕暴不以屬夷自居。彰彰可見又云。董山等來朝賜宴。其部下指揮有出嫚罵語及褻厨役銅排

者。詔切責之。既而給賜畢。山與其黨李古納哈二人復求索蟒衣玉帶等物。皆

與之。至是辭歸。通事署丞王忠奏山等且揚言此還。即糾合海西野人寇邊。語無忌憚。乞誅之。足證明廷誅董山在山等。詣闕朝貢之後。其朝貢之由。則因明廷出軍懼而乞降。非由趙輔等送之至京也。若由趙輔等送之至京。則山之詣闕。必不若是之驕橫矣。且征董山在成化二年。山之來朝。則在成化三年。而方輿勝略及撫安東夷記。均言山降于輔。不可謂非記事之疏矣。當以女直傳所言爲據。

又案觀于此事。則董山屢爲明代邊患。遼則東。羅建州兵禍之第二次也。

潘康皇明將略云。成化初。趙輔等降李滿住。尋誅之。諸夷震恐。

高拱邊略云。趙輔等分數道出塞。直擣其巢。斬獲首級無數。李滿住亦伏誅。邊患至是稍弭。

陳仁錫皇明世法錄云。王師征建州。朝鮮王柔遣中樞府知事康純等。率兵萬餘協攻。遂斬李滿住。及搜勦部落。以俘獻。璽書褒異。

葉向高女直傳云。以武靖伯趙輔爲靖虜將軍。李秉爲都御史。督師討之。分三道

辨滿洲非中國之臣民

一六

入。搗其巢。朝鮮亦發兵遏其東走。輔斬首虜多。滿住死。

趙輔平夷賦亡。皇上震怒。與問罪建州之師。以輔持靖虜將軍印。以成化丁亥秋

九月二十日。明兵分五路入虜地。

案據此文觀之。則成化之時。董山以建州左衛叛明。而建州衛李滿住亦隨之。而叛。故輔等既征董山。兼勦李滿住。蓋成化初年。非惟征服建州左衛。即建州衛之地。明軍亦掃穴犁庭。此明人視建州爲夷。虜之確證也。使非視建州爲夷。虜則明廷之征李滿住。何至發朝鮮之軍。蓋視明朝鮮爲被保護國。其視建州更被保護國之不若也。

高拱邊略云。李滿住既死。而建州侵朝鮮如故。朝鮮屢來告警。

陳仁錫皇明世法錄云。成化七年。朝鮮王夔奏李滿住子素而哈。聚衆修怨。乞邊臣應援。十一年。復奏建州野人糾毛憐等夷人侵擾。

周文邦邊事小記云。女直與朝鮮接壤。其人民往往越境相攻。及成化時。有素而哈者。侵朝鮮境城。朝鮮遣使詣闕乞援。閣臣言邊境甫寧。宜休境息民。不宜動衆。

遂諭朝鮮以自保邊圉。無挑邊釁。

案索而哈爲李滿住之子。足證李滿住雖誅而建州之酋長仍屬于李氏之裔。安得以建州爲愛新覺羅氏之部乎。

潘康皇明將略云。成化初。叛夷董山李滿住均伏誅。然其部人。往往以報仇爲名。患苦清河諸堡。邊吏屢以爲言。

案據此文觀之。則李滿住雖死。其部人尙爲遼東邊患。蓋由索而哈欲復父仇。故率其部人寇邊也。

高拱邊略云。成化時。董山李滿住旣死。其部久闕朝貢。高朝廷亦欲羈縻之。復永樂之舊。乃以董山子脫羅爲建州指揮。李滿住凡察後裔。均得承襲。給以印勅。使之朝貢。

案邊略言以脫羅爲建州指揮。脫董爲董山子。則所襲之指揮。乃建州左衛之指揮。非建州衛也。

葉向高女直傳云。夷稍稍創。而朝廷亦欲羈縻之。勿絕。復以董山子脫羅爲指揮。

辨滿洲非中國之臣民

一八

滿住凡察後。皆得襲。諸從叛者。視先世遞貶一官。諸夷復貢。然往往以報董山仇爲辭。患苦塞上。

案據此文觀之。則成化之時。領建州衛者李滿住之後也。領建州左衛者董山之子脫羅也。領建州右衛者凡察之衛也。足證建州三裔均非愛親覺羅氏所。有安得以滿洲爲建州之人乎。

周文邦邊事小記云。成化時。以馬文升經略遼東。諭以恩信。諸夷大服。

馬文升撫安東夷記云。海西兀者前衛都指揮散赤哈上書。言開原驗放夷人管指揮受其輅。管指揮賂本衛都督產察。使之於入貢時。言已實無所受。散赤哈聲言將犯邊。守臣招而面折之。散赤哈欲由撫順入。守臣聽周俊言。復阻之入。散赤哈大怒。時建州三衛女直亦欲報誅董山之怨。籍海西之勢。遂留散赤哈共犯邊。遼陽三衛遂得糾合。海西人數千。於成化十四年入寇。大掠鳳集諸堡。時太監汪直惑于王英言。欲親往。詔命文升往。經略。文升乃招各衛酋長。聽宣璽書。及歐信等敗夷兵于開原。海西夷人遂歸降。夷既降。文升慮其猶踵舍人之怨。見前則檢其



先授官子孫已失襲者。皆令來見譯審既實。請兵部于內閣驗授官璽書。依底籍明白。再遣遼東守臣勘實。令製官者十數人。錄節

方輿勝略外夷女真篇曰。諸夷欲報董山仇入寇。巡撫陳鉞撲殺降虜。諸夷入塞殺掠。遣馬文升往撫之。諸酋解散。自是邊衛加嚴。

案此亦建州叛明之事。

葉向高女直傳云。諸夷以報董山仇為辭。患苦塞上。巡撫陳鉞不能禁。輒襲殺降夷以捷聞。時大閹汪直方倖功。鉞揣其意。疏言建州夷連結海西。宜大發兵創之。而通事王英者。復說直是可乘也。無為他人功。直銳甚請行。詔以兵部左侍郎馬文升經畧之。直亦繼往。文升至。則具言夷所以叛無他端。起于二三酋豪失職。怨望及貢使苦關吏求索。相挺為亂耳。宜嚴罰吏而稍寬夷。使自新。可不煩兵服也。案據此文觀之。則文升未至遼東以前。建州屢肆侵略。此遼東罹建洲兵禍之第三次也。

周文邦邊事小記云。後陳鉞附汪直等。襲建州以檄功賞。邊事益壞。

陳建皇明從信錄云。成化十五年冬。陳鉞等襲建州衛女直。破之。先是陳鉞既譖黜馬文升。復說汪直立功垂久。已得倖進。于是虛張邊警。言賊酋伏當加欲糾三衛入寇。請出師討之。下兵部議。尙書余子俊以爲其酋伏當加。罪狀未着。遽征之。非祖宗初意。必不得已。遣重臣往節制之。相機戰守可也。汪直不聽。遂言于上。命撫寧侯朱永總兵陳鉞提督軍務。直爲監督。便宜生殺賞陞。時建州頭目六十餘人來貢。遇之于廣寧。竟誣以窺伺。掩殺之。兵丟建州。虜不意大軍猝至。壯者逃匿。惟老弱或殺或虜。焚其廬倉而還。遼東倉庫數十年存積銀錢。耗費一空。葉向高女直傳云。直心害文升。而文升遇直無訕禮。鉞復搆之。遂劾文升戍蜀。時諸夷業已聽撫。有次第。會文升去。鉞遽言夷酋伏當加修怨怙亂。不誅無以示警。乃遣直行。而以撫寧侯朱永爲帥。襲破。頗斬獲。道遇貢使哈速郎禿等。以爲賊。捕送京師。誅哈速等五人。竄郎禿等七十餘人。論功進永保國公。鉞右都御使。直歲增米三十六石。諸將陞賞有差。

陳仁錫皇明世法錄云。成化十五年。建州酋伏當加等復盜邊。詔朝鮮夾擊。妾遣

右參政尹弼商等渡江搗巢。多斬獲。明年春。獻捷。亡何。建州掠朝鮮貢馬。以報搗巢之役。

案據此文觀之。則成化十五年。時建州爲明邊患者。其酋名伏當。加其爲李滿住。後裔抑係。凡察董山之後裔。均未可知。此舉雖出于直等之微功。然亦明征建州之一大舉也。

高拱邊略云。成化十六年。建州復寇邊。邊境不寧者數歲。

陳建皇明從信錄云。成化十六年。建州女直入寇遼東。以復仇爲名。深入雲陽清河等堡。勢甚猖獗。殺虜男婦。皆支解之。或碓舂火蒸。以洩其忿。擒掠牛畜。燒毀房屋。不可勝計。邊將皆斂兵自保。不敢與戰。巡撫陳鉞恐沮以前功賞。乃隱匿不報。遼地騷然。屯堡弗克耕耨矣。

又云。朝鮮使者爲建州女直邀劫。請改貢道。

葉向高女直傳云。夷大憤怒。益深入。殺掠焚劫。慘于往時矣。御史強珍暴直罪。旋爲直陷。謫戍邊。遼事益壞。守臣苦用兵。思復親夷。

辨滿洲非中國之臣民

二二二

案據此文觀之則當時建州之寇明深入雲陽清河等堡阻朝鮮貢道其爲建州三衛聯合之軍抑係寇邊者僅建州衛於左右二衛無預均不可知然其殺虐之禍則固遼東羅建州兵禍之第四次也。

高拱邊略云後夷酋完者禿貢馬謝罪承襲如故。

葉向高女直傳云守臣思復親夷會其酋完者禿貢馬乞入謝請于朝許之自是諸衛復奉貢請襲如故少入寇。

天都山人女直考云後其酋完者禿貢馬請襲如故。

周文邦邊事小記云朝廷鑒于夷患亦頗遣使招徠之適其酋完者禿入貢遂頒發諸夷勅書使之承襲如故。

案完者禿亦係建州酋長雖所領何衛今不可考然必非愛新覺羅氏之祖也。高拱邊略云嘉靖時建州夷酋李撤赤哈復糾海西寇邊邊臣不能禦或匿不報故邊事日壞。

葉向高女直傳云嘉靖二十一年建州夷李撤赤哈等入寇巡撫孫繪禦止之失

亡多。頃之。於敖爲巡撫。坐域賞物。夷人譁。不能定。願詎殺謹者。夷挾忿。數入塞殺掠。如成化時。復時々與虜連合爲邊患。撫百連以不任罷去。遼東遂大困。已復稍輯。

天都山人女直考云。嘉靖二十一年。建州夷李撒赤哈等入寇。巡撫禦之。已而稍輯。

日本矢野仁一清朝史云。嘉靖廿一年。建州酋李撒赤哈等入寇。時巡撫孫繪防我破之。而巡撫於敖滅其賞物。夷銜之。遂大譁。於敖詐殺謹者。夷更憤怨。連入邊殺掠。廿六年。巡撫胡宗明破之。殺百八十人。二十七年。又大舉深入遼西。殺戮人畜。胡宗明及總兵載廉。因之免職。案此事必有所據

案李撒赤哈必係李滿住之裔。當成化時。以李滿住子孫襲其職。至于嘉靖而建州之酋長仍屬李氏。則建州非愛新覺羅氏所有明矣。又案。此次建州入寇邊。乃遼東罹建州兵禍第五次。

河喬遠名山藏云。隆慶五年。高拱飭邊。以副使張學顏爲巡撫。李成梁爲總兵。其

冬。建夷汪住等以六千餘人入犯。成梁力戰大破。馳入其巢穴。斬首五百八十餘人。斬酋首把兒大寧公提二人。夷乃稍戢。

高拱捷虜紀事云。張學顏與總兵李成梁同心協力。日爲計。至冬十一月。建夷汪住等聚精兵六千餘。將入犯。偵至。成梁即整兵馬。設方略。列陣以待。次日。虜入。勢甚盛。成梁迎敵。身先士卒。力戰。虜見我兵多。又精銳異常。戰不數合。遂披靡。我氣愈振。無不一當百。會兵四合。虜前後受敵。首尾不相顧。大敗。當陣斬首數百餘。賊棄馬騰山穿林而去。成梁乃乘勝長驅。直抵其巢穴。各寨。賊合力拒敵。我軍各用銳砲。四面攻圍。奪壘。殺傷更多。遂還師。計斬首虜五百八十八。斬酋首把兒太寧公提二人。獲達馬六百匹。明甲二百一十三副。夷器無算。陣亡軍士八名。射死官馬二十三匹。

周文邦邊事小記云。隆慶時。高拱以張學顏爲遼撫。用李成梁爲將。大舉入建州。斬虜五百餘。獲器甲無算。我兵死傷者僅數人。建州寇邊之禍始息。而海西亦入貢如初。

案汪。任。為。建。州。酋。長。不。知。係。何。人。之。裔。亦。不。知。所。轄。者。為。何。部。或。此。時。滿。住。董。昌。凡。察。之。裔。已。為。汪。住。所。翦。滅。故。汪。住。稱。雄。建。州。明。人。亦。稱。為。建。夷。然。觀。於。明。師。之。深。入。則。明。人。之。於。建。州。固。未。嘗。視。為。屬。國。矣。

陳建皇明从信錄云。萬曆元年時。東夷自撫順開原以北。屬海西王台制之。清河以南。抵鴨綠江。屬建州者。兀堂制之。

案兀堂。不知何部之人。然其所制之地。北至清河南。至鴨綠江。則奄有建州全土。或斯時。三衛之地。併為一部。由汪住而移歸兀堂歟。然萬曆二年。其地已屬千王。杲則兀堂之制。建州亦歷時未久。其詳不可得而考也。

茅元儀武備志曰。王杲阿台諸部桀悍。時貢時叛。萬曆初。好語誘撫順之守將。出而殺之。是時。神廟新御。張居正為相。以法繩邊吏。邊吏凜々。事聞。責之撫臣張學顏。鎮臣李成梁。遂不踰年。搗其穴。大有斬獲。告廟獻俘。矢野氏明朝史云。萬曆初。建州都指揮王杲誘殺清河守將裴承祖。

屢為邊患。李成梁制之。

陳建皇明从信錄云。萬曆二年十月。東虜糾建州屬夷寇清河。逆酋王杲誘殺我

辨滿洲非中國之臣民

辨滿洲非中國之臣民

二六

將裝承祖等督撫張學顏總兵李成梁乘勝搗紅力寨斬首一千有奇論功行賞。三年春王杲復糾虜盜邊副總兵曹蓋厚于夷賞于謀匿夷阿哈納寨勒精騎馳剿得二十六級杲偽以蟒掛紅甲授哈納脫將投土蠻會撫順關開市夷急購杲乃走素所善東夷長王台所開原兵備使賀寇宣諭台台素忠順遂與子虎兒罕執杲送境上檻車傳致獻俘詔磔杲加台龍虎將軍秩始杲以數寇罷市賞詭名科勺來貢至是邊夷覈杲勅十八道中科勺即杲也。

鍾惺明記編年曰萬曆三年屬夷王杲糾衆寇邊東夷王台執送境上詔磔之加台龍虎將軍

案王杲亦係建州酋長其承襲兀堂之位與奪取兀堂之位均無可考然足證萬曆初年領建州三衛者仍非奴兒哈赤之祖父豈可以建州爲滿人固有之地乎。

陳建皇明从信錄云萬曆十年王杲子阿台叛投遼仰二奴掠孤山鐵嶺季成梁等大破之十一年阿台益大舉季成果軍射阿臺死。



鐘惺明紀編年云。萬曆十年八月。王杲既誅。其子阿台叛。投遼加奴仰加奴勾虜入寇。李成梁伏兵擊之。斬獲甚衆。

案阿台亦建州之遺孽。即滿洲官書所稱古埒城主阿太章。京雖與滿洲爲戚屬。然與奴爾哈赤仍非一族。況自此以後。建州之地。又屬于王台。仍與滿洲無預乎。

陳建皇明从信錄云。萬曆三年。王台所轄。東盡灰扒兀刺等江。南盡清河。建州北盡二奴。延袤數千里。

又云。萬曆時。王台益強。能得衆。台最忠順。爲諸部之長。邊陲晏然。耕牧者十年。台有力焉。

案灰扒者。即輝發河也。二奴者。即遼加奴仰加奴之故地也。觀于從信錄所言。則萬曆之初。王台既平。王杲即兼領建洲之地。故其地。南盡清河。建此萬曆初年。建州屬于台之確證。

陳建皇明從信錄云。後王台死。其子虎兒罕亦病沒。南關勢益孤。

辨滿州非中國之臣民

二八

案王台既歿建州之地遂屬于奴兒哈赤下見王台未卒以前建州非滿人之所  
 有王台既卒之後建州遂爲滿人之建州此則考史者不可不知者也  
 又案以上所言均明代建州三衛之曆史至永樂以降襲建州衛者爲李氏襲  
 建州左右三衛者爲猛可帖木兒之裔成化以後建州酋長雖有伏當加汪住完  
 者秃兀堂王杲王台之屬均與愛新覺羅氏無涉此萬曆以前建州之地不屬  
 于滿洲之證也萬曆以前建州之地既不屬于滿洲則順康之時滿洲盜有中  
 國固爲盜竊奴兒哈赤之時滿洲盜有建州亦爲盜竊建州既非滿人所有即  
 使建州爲明代之臣民猶當別滿洲于建州之外不得與建州之民齊視目爲  
 明代之臣民建州又非明代之屬土乎建州之歷史既叙述于前若滿人盜建  
 州之歷史其證甚煩俟下節詳言之

(未完)

## 土地國有與財政

(再駁新民叢報之非難土地國有政策)

縣解

新民叢報既不得志於攻擊排滿之論。乃退爲蹈瑕之謀。思致難於吾輩之土地國有論。此亦倔強泥沙應有之現象也。既逢掎擊。不獲一申。斯亦可以已矣。而必怙其前非。更遠攀名家之學說。以張已軍。謂可無恐。曾不知彼爲梁氏所援之學說。方且見駁於通人。況能爲梁助耶。蓋近世學者對於土地國有之非難。率從管理方法等方面立論。而不能探土地國有之本源。以立反對之論據。所以然者。文明日進。地租日增。雖理嘉圖之例。以徵證不足。詘於圭列而地租增進之事實。誠不可掩。(以一國一種地言。則時有減退。如下言英耕地是也。然舉其全體言。則爲進也。)由此漸增之趨勢。推測土地爲一二私人獨占之效果。因謀其救治之術。而令其漸增之益。歸之社會全體。則可以達社會政策之目的。斯亨利佐治土地單稅之說所由貴也。微言不昌。富室彌恣。一世之學者。坐於時而不能通。真理以晦。即令智足以矚。是

而又不能勝其譁俗取寵之念。以是狼狽遷就而不得安。欲以眞理爲敵。又非所能爲也。則姑不問其大節之是非。而徒指摘其難行之點。以是上不得罪於巨室。下又不召大非難。而其青畢矣。承學之子。狃於師說。益以離經道悖相誡。梁氏本無學殖。妄肆勦襲。不幸而所依傍者非人。不能有所益於辯。勦襲所不逮者。濟以舞文。庶一得當以報稱於虜朝。亦以自慰萬一。顧世不乏明目者。無聊之論。適增其醜耳。願對於一般人。吾輩有發姦擿欺之責。且指其違謬。亦足以發明吾輩所主持。故著爲此論。以釋衆惑。

梁氏於新民叢報第十八期再駁某報土地國有論文中。專就財政以攻擊吾輩之說。其論點凡十有五。叩其根據則當歸於左之諸點。

- (一) 以英國田租之額不足供國用。證中國地租不足供國用。
- (二) 中國地租不得有八十萬萬。故不足供國用。復分爲三
  - (甲) 田賦歲入不足四千萬
  - (乙) 不加額不可得四萬萬

(丙)地租不過六萬萬

(三)以土地單稅非租稅制度之良策

然其所爲論據者，失實而多欺。今分而辯之。復著其不涉重要之點而駁之爲附論。

### 第一 駁麥洛克氏之說

梁氏之駁土地單稅論，首引麥洛克氏之說曰：英國全國借地料不過四千九百萬鎊，而英政府經費每年六千八百萬鎊有奇。然則雖沒收全國地主所收借地料全額，而國庫尙生一千九百萬鎊之不足。以是證土地單稅不足供國用。然麥洛克氏者，純任自然之進化論者也。其主說大致謂社會進化當以一部分人爲犧牲。據之以排斥社會主義者所主張，以爲勞働者大多數之階級。當爲少數資本家犧牲。不必爲謀亦不能爲謀也。（此種學說將別著論辯之）其持論偏頗如是，則其排斥土地單稅政策自無足怪。然事實者事實也。英國之田租統計決不足以推翻土地單稅之論。據緣英之幅員，本至狹隘。考一八九八年統計，英之耕作地，英倫、威爾斯、合

土地國有與財政

四

二、七、五、八、四、一、二、六、四、英、畝。蘇、格、蘭、共、四、八、九、二、七、六、七、英、畝。愛、爾、蘭、共、一、三、九、〇、九、四、一、英、畝。全、國、共、不、過、四、七、七、九、二、四、七、四、英、畝。內、含、小、島、耕、作、地、而、每、十、五、英、畝、半、當、中、國、之、一、頃。故、每、英、畝、當、中、國、六、畝、又、三、十、一、分、之、十、四。(即、小、餘、四、五、一、六、一、九、〇、三) 故、四、千、七、百、七、十、九、萬、二、千、四、百、七、十、四、英、畝。合、中、國、三、百、零、八、萬、三、千、三、百、八、十、五、頃、四、十、二、畝。而、此、四、千、餘、萬、英、畝、之、中、其、過、半、為、草、生、地、種、穀、類、者、不、過、八、百、八、十、一、萬、餘、英、畝、耳。此、所、以、有、食、不、得、繼、之、憂、也。除、此、耕、作、地、外、荒、地、尚、多。試、取、科、利、所、製、百、分、比、較、表、證、之。

國	耕 地	草生地及牧草地	葡 萄 園	森 林	荒 地
比 利 時	五九〇五	一三〇八	—	一六〇八	九〇四
法 蘭 西	五三〇七	一五〇〇	五〇三	一七〇〇	九〇〇
日 耳 曼	五一〇二	一一〇五	—	二七〇二	九〇九
不 列 顛	三九〇〇	二七〇九	—	四〇七	二八〇四
匈 牙 利	三五〇九	二五〇四	一〇四	二七〇一	一〇〇二

然則英之土地既狹不墾又甲於諸國而麥洛克氏據以駁土地單稅論其不可據已明矣

雖然麥氏之說不可恃有更甚此者英之耕地租近年急劇下落此其原因固不一而足要之其下落之景況決非長久者也至於近歲國人漸知農業政策之要則耕地地租之總額增加為至易決者試舉不列顛全國土地收入統計表以證之（租稅皆在其中）

愛爾蘭	二八·六	五六·三	—	一·七	一三四
意大利	二五·二	二五·八	六·六	一六·一	一九·三
奧地利	三一·四	二八·三	〇·八	三三·六	六·九
荷蘭	三二·八	三七·〇	—	七·二	二三·〇

年	英倫	威爾斯	蘇格蘭	不列顛全國
一八四二	五,七五〇,〇〇〇	二,五〇〇,〇〇〇	五,五〇〇,〇〇〇	一四,七五〇,〇〇〇

土地國有與財政

五

一八五二	元、五七、〇〇〇	二、五九、〇〇〇	五、四九、〇〇〇	四六、五八、〇〇〇
一八六二	四、九六、〇〇〇	二、六四、〇〇〇	六、七五、〇〇〇	五二、三六、〇〇〇
一八七二	四、三三、〇〇〇	二、八七、〇〇〇	七、三三、〇〇〇	五六、三九、〇〇〇
一八八二	四、一五、〇〇〇	三、一五、〇〇〇	七、五七、〇〇〇	五五、九六、〇〇〇
一八九三	三、九六、〇〇〇	三、〇六、〇〇〇	六、五二、〇〇〇	四六、三三、〇〇〇

就此表以觀。可知英之地租減退之急劇。而此表所列。只不列顛各地。而不及愛爾蘭暨餘諸小島。查此諸地耕作總額。當英全國耕作地面積三分之一。則其租稅總額最低不下六千鎊。可知而麥氏之統計。又較此為少。此非故舉最少之額。以抑土地單稅論者。而何假其以此論法。推之一切經濟現象。則農學未發達之際。固有赤地千里。不有籽粒之穫者。持此將謂地方之不足養人也耶。夫統計者。通數十百年。以為計。知其趨勢。何若大率若干。以此推經濟現象之前途。於一事一物。當收更良之效果。歟。抑得更惡之結果。歟。其價當騰。當跌。抑循此以往。利害相劑。平均不可逾。



越之中數如何所以足重也。執一二年以爲論則其根據薄擇其尤便已說者以爲證則天下曲說戾辭安往而不可得證於統計藉各執其一以爲論又安從判斷其是非耶。故假令麥氏統計而正確猶是執持英國耕作地租總額最下落時以爲證不足據也。況其實又未必正確耶。（英國千八百九十七年爲所得稅而調查之表甲種中土地之收入五千四百八十萬餘鎊即示其漸復高之趨勢也）

何言麥氏統計之不精確也。英國近年地租雖低落決不至減其三分之一而依前統計三十年前英倫威爾斯地租四千九百萬鎊十年前降爲四千萬鎊斯亦可謂急劇矣。而如彼說則不過三千三百萬鎊雖以英國地租跌落之趨勢決不能爾也。推其致此誤謬之由則必由不計稅純計租。蓋英國之土地所負擔之稅有三種乍觀地稅之額甚微若無與於收入實不然也。英之正稱地稅者最近收入額不過八十餘萬鎊此地稅之稅率名稱收益五分一實則相去懸絕若第據此以言則略而不論誠亦無大關係。顧英之所稅於土地者不止此也。於土地之收入別

以所得稅之甲種乙種之名目課之。其額較之地稅額爲大。凡此皆國稅也。國稅之外別有地方稅。地方稅中含有地稅。而依波留氏之說。則此稅爲地方直稅額之七分。三其總額。又數倍於國稅。合此三項。其額蓋大矣。依波留氏所推算。則一八七三年英之地稅名目徵收者二千七百五十萬法郎。克以所得甲種名目徵收於鄉村地主者二千八百萬法郎。克以所得乙種名目徵收於農夫者八百萬法郎。克以地方直稅名目徵收者二萬三千三百萬法郎。克合二萬九千六百萬法郎。克以法郎克合英九便尼半計之。則等於英一千一百三十八萬鎊。而當時計算英之地稅收入爲一百一十萬鎊。後以種種變更。至千九百年爲八十一萬鎊。則他種稅亦容有輕減。而要之。綜英之土地負擔稅額。不下千萬鎊。而以加麥氏之不及五千萬鎊者。適與吾所略算者等也。而此不計稅純計租之統計。欲以推翻土地單稅論。則爲奇謬。蓋此稅之負擔。既在農地。則土地國有之後。必能併之。租額之中而徵收之。不得除去之。以論土地國有後之收入也。故曰其統計不精確。而其所差鎊在千萬鎊內外也。以上皆就耕作地言也。而吾人所以主張以土地爲國有。

者其主之目的全在宅地此可徵於前後之論以明也而麥氏之說惟證耕作地之地租不足供國用未嘗論及宅地租隻字豈以宅地為無租耶實欲以統計二字迷世人之目而執耕作地租即田租以概一切地租此其舞文之術足以為梁氏誦矣夫在進步之國房屋之租大半為地租然英國房屋自一千八百二十年以來至於千八百九十四年其租額實增七倍有餘據墨爾化氏萬國國力比較表列之於左

年	房 屋 數	租 額	價 額
一八二一	三、五七二、〇〇〇	二〇、三〇〇、〇〇〇	三三八、〇〇〇、〇〇〇
一八四一	四、七七五、〇〇〇	四一、五〇〇、〇〇〇	六九二、〇〇〇、〇〇〇
一八六一	五、一三一、〇〇〇	六一、二〇〇、〇〇〇	一、〇二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八八一	六、四八五、〇〇〇	一一七、五〇〇、〇〇〇	一、九六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八九四	七、三六〇、〇〇〇	一四九、六〇〇、〇〇〇	二、四九三、〇〇〇、〇〇〇

依此表千八百九十四年房屋租總額一萬四千九百六十萬鎊而此中三分之二當為對於土地之租故宅地之租應為一萬萬鎊內外又依波留氏所計算所得稅

中稅房主者百四十餘萬鋪。地方稅稅諸房主者約千四百一十餘萬磅。合千五百六十萬磅。內外而自波氏著論以來。房租所增幾半。則其稅亦必應之。增少亦有四百萬磅之增收。而以房屋稅之名目徵收者。於一千九百年其額百七十餘萬磅。合之當得二千一百餘萬磅。此稅皆土地所負擔也。以加前一萬萬。則一萬二千一百餘萬爲土地所出。確無所疑。其額正倍於耕作地之租稅總額。不取此租額爲倍之宅地。獨據彼租額僅少之耕作地。自可成爲駁耕地單稅論之一說耳。未足尸土地單稅反對論者之席也。

然而梁氏則依據麥氏之說以爲言。且曰。

以吾所聞英國最高之地代與吾國最高之地代相較。平均統算大率我以十而僅當其一耳。以我本部面積與英本部面積比我約十一倍於彼。而彼地代價格約十倍兩者相消。其地代總額應略相等。在英不滿五千萬鎊。在我充其量不過五六千萬鎊止矣。第十八期第六頁  
第七至十一行

又曰。

然則英國全國之地代總額猶不過合庫平銀三萬五千萬內外我國本部面積十倍有奇於英國故就令我國地代價格所值與英國同率其總額亦三十五六萬萬而斷不能至四十萬萬今彼報謂有八十萬萬然則我國地代價格不已兩倍於英國耶

第十八期第十頁  
第八至十一行

夫彼於此所謂地代者專指耕作地以言耶抑兼宅地耕作地言之耶不解決此則吾誠無從與爲辯顧彼前後所論率單稱田賦不論宅地則此所指其必爲耕作地租可知夫地租之最高最低不特英國之數難詳即吾國中亦不易得悉第彼由此以斷言中國地租價額不過英之什一則武斷實甚考尼可孫之統計表英國一千八百七十八年之地租每耕作地一英畝平均得租三十先令而千八百七十八年者英國耕地租價額最高之年也而依每英畝當中國六畝又三十一分之十四之計算則每畝租四先令七便士又十分便士之八依梁氏之計算每先令當三錢三分三釐有奇則英之耕地每畝平均不過一兩五錢四分內外耳假其十倍吾國則吾國地租不已降爲平均一錢五分四釐內外耶然則有百畝之田者歲入猶不過

十五兩四錢殊不易度。日而顏回僅擁五十畝貧郭之田。更何怪於貧。餓以促其生也。然以吾粵地租言之。則中地歲租自二兩三四錢至七八錢不等。平均當在二兩四五錢間。徵之鄉農。所言頗不相遠。以與英較。則我之多於彼者。近一兩而彼不過居吾五分之三耳。即令他省不能如是。其必不甚少而等於英之什一。易知也。梁氏日言人大膽。吾不知其造言。英國地代價額十倍於我。時其膽量爲何如耳。昔人謂李天生杜撰。故實汪鈍翁私造。典禮夫杜撰。私造止於故實。典禮又何足言者。惜夫毛大可之未見。梁氏杜撰統計私造地代價格也。

夫中國地租雖不倍於英。而決不下之。至於居其數十分之一。旣如前述矣。而尤不能謂中國不有兩倍於英國之地代價格。即不能有八十萬萬之租。何則。英之宅地耕作地租稅總額達於一萬八千萬鎊。等於中國之十二萬萬兩。則八十萬萬者。不過英之六倍有奇。而中國平均地代價格。縱居英之三分二。或五分三。猶優足以得八十萬萬也。

是以麥洛克之說。可以爲英之耕作地單稅反對論。而不能爲英之土地單稅反對。

論尤斷不能以之推倒土地單稅論之根據。而梁氏據之以謂吾國行此單稅其不足用亦等於英則不衷於理之甚者也。至於於麥氏之說以外杜撰英國地代價格十倍於我之說則尤謬之謬者也。（梁氏自言吾粵賃地而耕者上地歲租不過四兩。下地不及一兩。則其平均價格亦當爲二兩餘也。易頁之後。乃爲此說其忘之耶。抑以爲英之地租每英畝平均可得二十六七鎊也。）且彼謂國費比例國境而增。吾之國費當十倍英。不知英之國費中最大宗之國防費實爲全國費中十分之四有奇。其次公債費亦居十分之二有奇。國防之大部分用以防衛全領土。非比例於本部領土。國債費尤無關於領土廣狹。而據一千八百九十八年之決算則

## (一) 國債費

二五、三三三、〇〇〇鎊

## (二) 海陸軍費

四〇、〇九四、〇〇〇

## (三) 內治費

## 內治行政費

七、五八六、〇〇〇

土地國有與財政

一四

教育費

一〇三九九、〇〇〇

地方的性質之費用

三、二八一、〇〇〇

(四)其他

二、九九五、〇〇〇

合計

八九、六七八、〇〇〇

觀此知英之海陸軍費（國防費）及公債費額凡六千五百餘萬鎊。餘二千四百餘萬乃他種經費。可比例於國境而大小者耳。梁氏之說又安足信耶（尙當注意者英國別有地方費。其額幾等於國費。而麥氏言六千八百萬。則與國費地方費之數兩無所合。不知何所指也）

以上對於麥氏之說。駁擊略盡。未嘗稍雜意氣之詞。梁氏其將仍固執之耶。抑又靦然曰。吾無爲麥氏辯護之義務也。

第二 駁中國田賦歲徵不及四千萬之說

梁氏之爲論議。所持秘訣。不外欺瞞讀者。虛詞恫喝。冀一得當。忽遭駁詰。意氣茶然矣。則又幸人之素未習聞。摘舉繁難之事實。故爲確鑿之詞。以堅人之信。其論證之



方。若較前爲進步也。而其對於讀者之罪惡則尤大。何則前者之暴論。錯繆百出。矛盾並進。可以目腦筋督亂。於刑法上爲無責任之舉動。等諸醉客之叫號。狂夫之跳梁。加之箝束。施之療治。其瘳可望也。籍令不瘳。亦顛狂在院之前輩。慈善家之所致憐也。原其操術。不得謂惡。今則異是。於其所知不便已說者。故隱之。於其已知不確者。喜其便已說。則故引以爲證。淆亂耳目。顛倒是非。此乃類酷吏之舞文。罪不容誅矣。其證據則在新民叢報第十八期第八頁曰。

現在中央政府所收田賦總額。據赫德所調查。則其納銀者二千六百五十萬兩。納米者三百十萬兩。合計爲二千九百六十萬兩。據上海英領事夏美奴所調查。則其納銀者二千五百〇八萬八千兩。納穀者六百五十六萬二千兩。合計爲三千一百六十五萬兩。我國無確實之統計。二說未知孰信。要之其總額三千萬兩內外。近是。

夫梁氏於八頁以下斤斤引賦役全書。則非不讀賦役全書者也。且即自不有賦役全書。而於至普通之會典。度必爲崇尊供養日夜夢魂纏繞焉者也。而於賦額。則獨

土地國有與財政

一六

不引官書而據外人之所調查此何意也夫近世賦額雖為官書所不載而乾嘉賦額則官纂之書類載之梁氏雖淺陋亦嘗供職虜廷矣於其聚斂之方寧不熟習之耶而曰忘之則是前此之孤忠自許者恐亦未可恃也如其不忘則明為欺讀者以為無知而以謾語進也是則其心術之不可問也且吾固知彼之必非真忘之也於其後之屢引官書而此舍不引知之也凡官書無不屢載賦額而各省賦課率或載或否載亦一度止耳能查取此各省賦課率決無絕不覩乾嘉賦額之理也

抑凡言地租地稅者有田租有山林鑛地租有宅地租（含市場倉庫等）三者之外若池沼溪澗之地皆可地租地稅吾輩之言土地國有本指全土地言而尤重宅地即令田賦不滿四千萬如赫德夏美奴所說仍不足以破吾說以彼所考證非地稅全額故也然而赫德夏美奴之說固明為不可據也言中國田賦者有額徵之數有實收之數額徵者總天下土田法定正供之總額實收則各省每歲實報收於戶部之數也額徵依於法故有定實收視其徵收所得成數故無定而實收中又含有蠲緩流歸帶徵之款故尤不可以一年為準赫德夏美奴所得調查者或一年之實

收而已。額徵非彼所得知也。實收之中，又祇以地丁名目報部之項，彼知爲田賦耳。其他亦非彼所知也。然而欲據之以證田賦不足四千萬，至愚之人所不爲也。梁氏既根據之，又硬派吾輩亦根據此說，因謂吾輩改三千萬爲四千萬，然吾輩先言地稅四千萬，後引赫德言，意義剴然不相涉，未必梁氏腦筋昏亂一至於此。特欺讀者爲不曉文理，故敢爾耳。

滿政府之定田賦，本分銀錢糧草四種賦課，而銀之數值爲最多，糧次之，錢米並少。至其歲入總額，則常例七項之內，地丁居其過半，糧爲糧收之大部分，而各地有額徵錢者，其額亦不少。糧除供漕以外，並歸本省自用，草亦供本省用，然無問本省用抑解部，皆爲應行奏銷之款，即吾所謂達於中央政府者也。此外更有雜稅一門，中有田房稅契之款，亦爲地稅。其他漕折、灰石折（江浙諸省課之）額難小，亦地稅也。而耗羨歸公之後，其額特多。雖然，此在官吏所濫收，不過其十餘分之一，而官吏既納之，視同規費，益肆婪索，政府亦因利之不復過問矣。自僞雍正年間已定耗羨之額，文武養廉二百八十餘萬，皆取給焉。與定爲賦額蓋等耳。更查僞光緒十年戶部

土地國有與財政

一八

奏頒各省彙報出入款項冊式。銀收冊（收冊中分銀收錢收糧收草收四項）內。除地丁外。雜稅中田房契糧漕糧折中皆有折色。漕而折銀者歸此類。否則歸糧收冊。并續完地丁耗羨五項。皆地稅也。錢收有小部分屬地稅。糧收草收冊則除為屯田所納之少數外。皆為地稅。凡皆赫德夏美奴所未及詳也。今取劉嶽雲所編光緒會計表摘其十三年十五年十六年十九年四年之所列各省彙報總額列之於下。（糧每石折銀二兩四錢亦依梁所計算也）

年	地 丁	糧 收		耗 羨	總
		石 數	折 銀		
丁 亥	三三三、八五〇	五三三、七〇二	一三五、九八二	三〇四、四〇三	三九八、一四五
巳 丑	三三二、二五〇	四二一、三六四	一一七、二七五	二九一、〇八五	三六八、六〇八
庚 寅	三三三、七二四	四四四、八三七	一〇九、五八八	三〇一、二五三	三六六、五三五
癸 巳	三三三、六三三	四四九、三〇五	一〇六、三三〇	三〇三、六五五	三七四、九六八
平 均					三七八、〇六

觀此表知即地丁糧收耗羨三項。每年平均已可得三千七百八十餘萬兩之收入。

而銀收冊中雜稅漕糧折續完四項。并有巨額之地稅。以非全爲地稅。又不可以意測度。其居若干分之一。故不能列入。而表中糧收不屬地稅者。亦可剔出。以此兩者相償。必猶有餘。然則滿政府歲收地稅。必不下於於四千萬。此其數赫。德夏美奴固無從知之也。且此皆以其實收言耳。若論其賦額。則決不止於四千萬兩也。試就僞通考所列以計之。則乾隆三十一年。天下賦銀二千九百九十一萬七千七百六十一兩有奇。糧三百八十一萬七千七百三十五石有奇。依之以糧折價得一千九百九十六萬二千五百六十四兩有奇。合納銀之額得四千九百八十八萬零二百二十五兩有奇。外征草五百一十四萬四千六百五十八束。然則當時由賦總額過五千萬兩矣。而道光末年。天下田賦額徵銀三千三百三十四萬八千零三十七兩有奇。糧米稱之。視乾隆時尤進。據王慶雲熙朝紀政。而光緒十一年。戶部具奏正雜賦稅額徵總數。歲計三千四百餘萬兩。而近年實收僅二千三四百兩云云。查其時每年徵收雜稅歲收百六十萬兩內外。雜稅雖多吞蝕。然以額徵故。鮮不及額。度其額亦不過百六十萬兩內外。而此三千四百餘萬兩。

中除百六十萬兩餘三千三百萬兩內外必爲地丁徵銀之額以視道光年間雖不能加未嘗減也糧草兩項以銀之比例亦不當少於乾隆時而其折價當爲二千萬兩內外合之爲五千三百餘萬兩而耗羨一項常爲稅額之什一亦當五百萬兩矣加餘諸稅則其額當爲六千萬兩弱也而依下所論此實收不能如額之由實在官吏之種種侵蝕非土地之不能負擔此稅也。

### 第三 駁中國地稅不加額不可得四萬萬之說

梁氏此論其實於始終之巨謬有一不知田賦與地稅內容之有差別是也以地稅即爲田賦故也審其說然則除田以外無地也三尺之童亦當諗其說之非矣而彼願敢以之欺人是真視諸讀者不若三尺童子也彼之駁赫德四萬萬之說即從此論以來則其謬於真理亦不可以道里計夫吾輩引赫德之說謂中國倘能徑理有方則不必加額爲賦歲可得四萬萬意取喻指不示其詳細之剖析宜梁氏閱而不解第吾輩論土地國有已可從種々方面證其能供國用則赫德之說存而不論固無不可而彼既睹此論即素地稅於田賦以指擲吾輩之說則亦可就而駁之蓋吾

人所以測中國實徵於民之數。固自有所不必純恃赫德之說。即赫德之說。證左不完。吾輩亦有他方法能證其所說之近真。特以赫德之說。衆所習知。聊取便於喻解耳。彼既不能明中國稅地共有幾何。而姑就田賦以爲論。則即令其所言之數。悉確何足以病吾說乎。今者田賦以外。房捐爲各省歲入之一大宗。論者亦知之否乎。試剖析房捐之性質。渠能屏之地稅以外乎。凡房捐之終極負擔者。皆其土地也。特房主必兼地主。故不見耳。設假定房主與地主異人。則其稅必土地之方負擔之矣。然則獨以田賦一項立論。非視不見。睫者而何。抑即就田賦以論。彼亦無精確之論。據第曰「財政上舞文中飽之弊。釐金爲最。而田賦反稍遜」。以冀蔽讀者之耳目。又以「不過六千萬」。一萬二千萬止耳。二語抹殺一切。不知彼言六千萬。一萬二千萬之根據。在歲收三千萬之說。而如前所證。既已不衷於事實矣。至田賦舞文作弊。稍遜之說。更不知其證據何存也。且稍遜者。吏較之辭。不示釐金中飽之率。又安知稍遜於釐金之不爲多也。耶。攷今日官吏於田賦侵蝕之方。大者有四。列之於左。未嘗見其何所遜於他種稅也。

(一) 濫徵 梁氏謂平餘火耗皆有定額不能濫徵。此蓋根據官書頌美之詞以爲貧吏辯護耳。實則凡官州縣者無不從事濫徵。濫徵所入不盡自得之也。亦以供上級之種種侵蝕也。自州縣徵收以達於戶部其間每有一度解交即須有足具一度侵蝕之款。即達部之際猶須多額之費用。則州縣所收可知矣。中國舊定稅率本極輕。故雖加倍徵收民猶不覺其重耳。此之事實梁氏亦未嘗不認識之也。故曰就令與法定金額埒亦不過六千萬。是則其前言總額三千萬之結果也。然使果依此以爲論。猶可言也。乃方於此言六千萬而相距不二千字。遽復依三千萬以立論。(十一頁)此其舞文之術固工矣。如世人之目未嘗昧何。蓋依吾輩所推度。則州縣所取於民者約爲正供之二倍半。雖有過不及者。其平均相去不遠矣。至其特多徵者亦數見不爲鮮。然非常率可姑無論也。蓋賦有輕重地有肥瘠。賦重地瘠者不能及額。或至賠墊。(非不及法定之額也。不及備侵蝕之額耳。其實已逾正供而幾及倍矣)而在賦輕地饒者則多收之亦事所宜有也。今舉廣西之一例證之。廣西之田賦每額一兩藩庫額收



銀一兩三錢五分。而州縣糧差收於民者率至二兩五錢。馬丕瑤官廣西巡撫乃定限每額一兩收錢二千五百文。其值已等於二兩矣。而其後糧差更寅緣作弊。其取諸民乃至每額一兩收銀三兩五錢。是稅額之三倍半也。而泗城府之凌雲縣乃收至四兩有奇。則四倍矣。馬樹勳（雲南人）爲令其地。乃思革去宿弊。榜令限依舊額收二兩五錢以便民。而見惡於岑春萱之弟。乃援馬撫定章以浮收錢糧黜去之。夫依馬撫之章則是二倍於額也。而以爲輕減。凌雲縣之限收二兩五錢亦旣爲定額二倍半矣。而猶以之得罪於土豪。然如馬樹勳者固不多。則是民常求納二倍半之稅而未得也。則吾輩謂其濫收之數常爲額之二倍半者必非過實矣。

二) 喫荒 墾地不報部而私取其地升科所徵稅是謂喫荒。近代州縣之通弊也。其所入不下於濫收。蓋墾地納稅而不報於中央政府者其額少。亦與報墾之數相等。自丁銀攤隨地徵以後。丁口之數驟倍。非以無丁稅而易孳。生只緣丁無稅則不隱匿耳。丁稅如此。地稅亦然。或實墾而報已荒。或旣熟升科而不報。

土地國有與財政

二四

皆州縣所優爲也。以是羣起相效。以喫荒多寡爲缺分肥瘠。雖日言清丈。徒具虛文。具報升科者卒鮮聞也。此有甚易證明者。蓋土地墾闢之數當與人口之進步爲正比例。與農事技術之進步爲反比例。更以微分之式表之別如左。

土地面積 =  $x$  人口 =  $a$  每畝產額 =  $y$

$$\text{則 } z = f(x, y)$$

$$\text{而 } dz = \frac{\partial z}{\partial x} dx + \frac{\partial z}{\partial y} dy$$

依此式可知田地面積爲人口與每畝產額之函數。而當人口無增減時。依每畝產額之進退之微分而變動。每畝產額無變時。依於人口增減之微分而變動。雙方俱有轉變。則依於雙方之微分而變動。此衆函數之被變數之性質。當如是也。而中國近百年來農業未嘗進步。故言土地面積增減。必當求其徵於人口。據僞清通考通典及熙朝記政。乾隆二十三年。人口一萬九千零三十四萬有奇。其時戶口已絕少。隱匿二十四年。田土六百零七萬八千四百三十四頃有奇。同二十九年。人口二萬零五百五十九萬有奇。三十一年。田土七百四

十、萬、四、千、四、百、九、十、五、頃、有、奇。嘉慶十七年。人口三萬六千一百六十九萬有奇。土田七百九十一萬五千二百五十一頃有奇。人口之增加已倍。而地之加墾不過什三。逮於今。茲人口四萬萬有餘。而田土更不報墾。夫農事既未嘗進步矣。若絕無喫荒墾。必報部者。則此四萬萬人中之半數之食。將於何求。索乎。明爲墾而不報耳。然而墾荒者。孰得免於徵收耶。明爲州縣之取之耳。故被喫荒之地。其面積當與報墾之面積等。中國人數證之。有餘矣。而此地所徵地稅之額。當不大減於報墾之地所收稅也。

(三) 喫災 今徵額銀三千三百餘兩。而實收常不過二千三四百萬者。其重之源。因在於因災蠲緩。蠲緩之數。歲可千餘萬。非不徵也。官吏利之不達於政府。則不見於實收耳。大率報災請蠲請緩之事。歲必有之。且常居賦額之四分之一以上。既緩之賦。率徑數年而題蠲。以是終不登於歲入。然

土地國有與財政

二六

蠲緩僞諭初不着何鄉何國何甲蠲免若干緩徵若干也官吏則因而影射應蠲不蠲應緩不緩其所得率以肥己蠲既無復須解緩者亦必於免則永無敗露之日習以成風不復恠詫矣此即田賦實收不能如額之大原因而民之所以重困也

(四)捏完作欠徵存不解交代宕延 此三者皆地方官之積習以欠久必得豁免故雖已完之款仍報未納而乾沒其銀此謂捏完作欠舊例每徵收銀米限三日起解不能有誅然日久上級官吏怠於催促則有但具報已徵存庫而不起解存庫之後挪移費用無復存留積久成習而其銀米遂不入實收矣及其任滿交代則本應以所存銀糧移交後任然以負債成習不復可償上司無可如何則勒令後任設法彌縫不為發覺及其既洩則案徑數十年無從詰究矣此亦實收不能如額之一大原因也

前二者所以使法定額少而民納多者也後二者所以使賦額多而實收終不能及額者也前計賦額可六千萬則此後二項所侵蝕已為其三之一當實收之半矣

然賦額既有可考查。則此後二項之侵吞如何可不具論。但以六千萬而論。濫收者。普通當正額之二倍有半。故此項徵諸民之實數當爲一萬五千萬兩矣。而未以升科報部之各田面積既當與報懸者等。則其取諸民之數亦不下一萬二千萬兩。也是知。但以田賦言。毫不加額。猶可得二萬七千兩之收入。而梁氏六千萬一萬二千萬之說。固一無所據也。

田賦之外。宅地山林。鑛產運河鐵道等。皆有稅。其稅亦略可以屬於地稅中。而此數者中。宅地尤重。不待言矣。中國邇年。田雖不大長。而宅價大增。其增也。非以建築之精良。皆建宅之地之價騰。致使然也。則價加之稅者。宜亦爲地稅。(日本地租即並宅地徵之)近年各省次第舉行房捐。其收額皆不公布。然第假定每省數百萬。十八行省中可得六七千萬之款。非虛想也。而房捐隱匿延欠之弊實多。實收不過半額。假令充其額。宜可得一萬二三千萬兩。更自他方面以觀。中國文明雖不甚發達。地價雖不甚騰。然總全國宅地收入。猶當半於耕地。而房捐之率。雖各省不同。要之其率平均亦當與田賦相去不遠。則其額

亦當半於田賦而爲一萬二三千萬兩也。合之田賦其他賦稅額。決不下於四萬萬。赫德之數與真相近。而吾輩之說亦絕不賴赫德然後爲確也。要之不加額而可得四萬萬云者。非就四千萬言其十倍也。綜一切土地所負擔之額以衡之而知其額當如是也。雖其中亦或報告不確。傳聞異辭。要其大較不可逃矣。梁氏既昧於此。乃悍然倡論曰。

夫使如赫德所言。照現在賦額不加徵一錢而實數可十倍於今日。則據賦役全書所載。其至重之賦。有每畝徵至六錢者。而政府所得。不過人民所出之十分一。然則人民所出不已六兩耶。

夫吾輩固言不加額可得四萬萬。不言出此四千萬之人。本出四萬萬也。言滿政府所收總額爲民所出十分一。非言滿洲責取一者。官吏必取其十也。此間界限至微。不可不察也。且如梁氏說。第舉至重之賦以爲證。則又安足以概一切乎。夫州縣之濫收。各稱其所欲得。與民之所能出。安所得全國劃一之比例。以爲濫收之標準者。舉一不能十倍者。以言正未足以證餘之不可十倍也。況余輩固未主張是謂地稅。

可。得。四。萬。萬。不。過。推。測。言。之。則。現。所。收。田。賦。居。此。十。分。中。之。幾。何。分。未。定。也。田。地。之。中。已。報。墾。田。所。出。幾。何。分。未。報。墾。田。所。出。幾。何。分。亦。未。嘗。言。之。也。即。報。墾。之。田。中。三。分。之。一。所。納。賦。爲。官。吏。所。侵。蝕。不。達。於。政。府。餘。則。得。達。此。中。孰。負。擔。幾。何。分。又。未。明。言。也。而。如。梁。氏。說。必。假。定。爲。田。以。外。之。地。官。不。取。其。一。文。即。未。報。墾。之。田。官。亦。不。取。一。文。乃。至。報。墾。之。中。經。官。吏。侵。吞。其。所。納。稅。無。餘。之。部。分。亦。必。視。同。未。納。而。後。獨。撰。此。餘。三。分。二。之。人。使。承。納。十。倍。稅。之。名。世。界。雖。大。文。體。雖。衆。寧。能。容。此。種。論。法。乎。然。而。不。如。是。假。定。則。六。錢。爲。六。兩。之。稅。無。自。而。生。蓋。田。以。外。有。地。稅。則。四。萬。萬。非。獨。取。諸。田。假。未。報。墾。者。可。被。徵。則。非。徒。爲。此。報。墾。之。田。所。出。也。假。知。政。府。實。收。不。過。定。額。之。三。分。二。而。被。徵。之。地。實。不。止。此。則。出。此。四。萬。萬。之。地。猶。爲。稅。六。千。萬。之。地。非。稅。四。千。萬。之。地。也。不。寧。惟。是。此。一。小。部。分。之。納。稅。地。中。自。有。稅。率。高。下。之。殊。縱。令。負。擔。十。倍。之。地。稅。亦。必。不。能。不。依。其。比。例。而。少。有。假。借。籍。其。不。然。六。兩。之。說。仍。無。著。也。故。令。梁。氏。不。依。此。假。定。則。其。說。本。已。不。成。爲。問。題。無。俟。反。駁。若。必。依。此。假。定。則。吾。輩。前。言。破。其。根。據。有。餘。不。煩。更。言。之。也。

要之梁氏不知田賦與地租之區別故誤認地稅四萬萬爲田賦四萬萬不知報墾地與未報墾地之區別則又誤以田賦四萬萬爲報墾地徵收四萬萬不知稅額與實收之別而以實收之四千萬抹殺賦額之六千萬因以四千萬較四萬萬得十倍而發生此六錢將爲六兩之奇論結意將謂可以窘人也其愚不可及已。

#### 第四 駁地租總額不過六萬萬之說

梁氏於中國地稅田賦徵額實徵實收之五者之區別既混淆不清矣又以其杜撰的論法臆定中國地租總額其言曰。

國家現在所徵田賦爲地代價格十分之一現在田賦總額三千萬其地代總額額三萬萬約當英國價格十分之一（此句甚奇或者四萬々爲英之代價格十分一耶）此數當不甚遠即日所徵者有不實不盡更益以十八省以外



之地代充其量能將此數加一倍則亦六萬萬極矣

夫彼言總額三千萬。根據固已誤矣。而謂租不過賦額之十倍則尤謬。彼徒據地丁銀米徵率最高最低數與租之最高低率相較十倍。而因以推定田鮮總額亦爲賦之總額十倍。此大謬反於事情也。地之科最高率稅者極鮮。而科最低率者極衆。彼所舉最高租率則爲田租所恒見。故即最高低率相較如是。亦不足證地租總額與地稅總額相較。亦是也。凡言稅率之比較。只當言平均額。不能言最高低額。查偽清會典所載廣東田土總數三十二萬八千八百三十二頃九十三畝。賦銀百二十五萬七千二百八十六兩。糧二十四萬八千九百五十五石。各有奇。依此算之。每畝平均賦銀爲三分八釐二毫三絲五忽弱。糧值銀二分五釐四毫零六忽弱。（依梁氏計每石二兩四以乘三十四萬八千九百五十五石得八十三萬五千四百二十八兩以畝數除之得此數）合爲六分三釐六毫四忽強。而依乾隆三十一年統計田土七百四十一萬餘頃。而賦銀半合計值約五千萬兩。平均亦每畝六分七釐內外。而彼所舉四錢內外之高率遠矣。是知十倍之言爲無據也。且吾輩所謂二十倍者實徵

(民所實出)之二十倍也。彼所謂十倍者實收之十倍也。若其說爲確則必政府不得其稅者(緣侵蝕蠲免)地主亦不得收其租而後可不然則總額不止十倍也。又必官吏一無濫徵隱匿而後可不然則十倍於所納者非十倍於政府所收也。然而皆必無之事也。今試如梁氏說以推其結果。尤有足使人駭笑者。如廣東之稅率平均每畝六分三釐六毫四絲強矣。令租十倍之則一畝平均亦不逾六錢四分。雖梁氏自聞當亦不自信矣。況此中尙須納稅而催科之吏不如梁氏所擬議者之忠厚勢必收至二倍有餘。而此六錢四分者所餘僅四錢七分有奇。爲地主所實得。然則通常百畝之地主所入曾不逮一傭奴耶。(粵之小使月俸稍高者六圓歲七十二元尙多於此所計百畝之租四兩餘)抑如粵地數畝之池亦得十兩之租。然則地主胡不悉壞其地以爲滄池以求數倍之租。又免重稅視以藝五穀尤勝也。況田地以外宅地如許山林如許其可得租幾何。梁氏胡不一計耶。是知**六萬萬之說無往而可通者也**。(梁氏言不實不盡只能指隱匿不得解釋爲包括其餘也)

梁氏又引吾粵地稅及蘇松四府地稅謂每畝之租八十兩至一百二十兩爲斷不能。以攻擊吾輩租二十倍於稅之說。然此八十兩百二十兩之租雖所未嘗有而二十倍於實徵稅之租固不難有也。蓋梁氏此論之病。與論實收不得四萬萬同。(一)不知田賦以外有地稅。(二)不知田有隱匿不報墾。(三)以租稅之比例爲劃一不動。故其結論如此。既破其前說。則此說亦無庸辯也。況吾輩言租二十倍於稅。不過約畧之辭。即於實際八十萬萬少有所減。吾說亦未嘗爲之搖也。

且如廣東之田。中地每畝可得二兩四五錢之租。而稅率不過六分有奇。以實徵二倍半於額計之。亦不過一錢五分九釐。一豪內外。而田租約計平均可二兩四五錢。爲實徵之十六倍弱。此他山林池沼稅皆極微。不過租之百一。而房捐一項如前所言。實際不過二十分之一。參伍計之。即不能二十倍於稅。猶當爲其十七八倍。而合各省平均計之。雖減於八十萬萬亦不多矣。蓋證吾輩之說未嘗誤也。(未完)

立地國有地財政

很  
如  
羊  
猛  
如  
虎  
貪  
如  
狼  
疆  
不  
可  
使  
者  
皆  
斬  
之

三四

# 法國革命史論 (續第十三號第二章)

寄 生

## 第三節 路易十六朝君相之政策

路易十四威權赫奕。振其國勢。以凌跨歐洲各國之上。而內施虐政。民力凋敝。雖當一時。眩於震爍。古今之武功。暫以掩蔽其愁慘之氣。然究其末路。傑人死亡。國財匱乏。已隱致衰弱之徵。及其殂落。人情一變。昔者重視政府之命。弗敢少違。今則每一令出。皆從而議其是非。當攝政之世。路易十五即位時。年尚幼。故由王族荷爾良公攝政。平民漸增其富。此本

祐之。然別史所紀。民間流離之狀。殆不見其能愈於路易十四時。惟市民有聚斂自豐者。國庫公債。皆貸自其手。頗能左右政府。證以河津所言。於國家頗占切要之位置者。當即指此一部分耳。

智識亦以磨練而日進。足為國家輕重。路易十五之聲靈。又不逮先人遠甚。外戰鄰國。則費繁而所獲不足以償。於內則陰抗輿論。顯悖議院。史謂路易十四與議院爭權。王各得其半。朝廷紛擾。權落後宮。威力坐此不振。而掎擊政府者亦日益衆。千七百七十四年。路易十五將薨。嘆息曰。天下將召大亂乎。嗚呼。王何其知之晚也。夫守成之主。固易於翹業。而中興之君。且艱於發難。

守成之主。易於翹業。人所深曉。或謂中興者。亦究有所憑藉。不似草創之難。不知起於草昧者。必當一

朝失德。而藉口救民。民必歸之。中興者適與此反。蓋承先朝離漢之餘。民心久叛。非有大過人之才德。決不能弛此方張之勁弩也。故東西史迹。凡嘗未季。多不能與羣雄或民氣相競。此平日所抱鄙見。因贅論於此。以彼時法國之亂象。非大仁睿智不足以臨之。其次則神姦巨慝。雖不能長保萬世。而或可以控御一日之勢。而有餘。奈何繼其後者。於兩者皆不能。至徒以翻手覆手之政策。思障百川之流。則無異執朽索而叱六飛。其顛覆厥轡。又何疑焉。路易十五崩之月。王太孫路易第十六 Louis XVI 即位。路易十六溫柔寡斷。常蔽於佞言。無鎮壓民心動搖之力。然天性懇摯。心乎國利民福。猶不失為明君。是故民厭君主獨裁之政。王思所以廢絕之。人方憤先王之淫行。而王品行純正。不好奢侈。此亦本河津祐之。而烟山氏講述。則頗歸罪於王。他史所紀亦微異。烟山語詳在後引。人方喁喁延頸。企聞改革。而王顧慨然以爲己任。惟王弱齡踐祚。自危淺識。欲賴老成經驗者以救其偏。乃擢舊臣摩勒巴巴爲首相。摩勒巴爲相時年七十三事無大小。一切委任之。雖然。摩勒巴巴果何如人。非若路易所擬之賢者。而實爲一佞臣而已。非惟不欲國家有苟桑之固。而一導君以苟且。使王不親萬機。安於逸樂者。皆伯一人之罪也。摩勒巴既擅政。自撰卿貳。於是伯爾贊伯司外務。桑日耳門伯司軍務。丟爾浩司財務。馬勒斯爾勃司宮內。當時卿共六人。曰司法卿。曰財務卿。曰宮內

卿。兼理國內諸事。曰陸軍卿。之數子者。皆黨摩勒巴伯。然其英才洽聞。實非摩勒巴

所及。財務卿丟爾浩者。聰明穎悟。旁通圭土內派之計學。及盧騷派之哲學。富於決

斷。思一掃社會陳陳之弊。建議六事。欲使貴族教徒。放棄特權。與平民同納租稅。如

欲革奴隸之制。舉土木力役諸端而悉廢之。撤州郡嚴界。以許通商自由。不賦商人內

地關稅。除營業上特權之阻隔。開州會。使平民習於政務。以為後日三民議會之基。卒以此

大樹政敵。不終其志。君子惜焉。馬勒斯爾勃出身華胄。兼議事院會員之長。而不受

其短。精神秀美。有慈祥之風。亦多所創議。如欲與被告者抗言之權。廢刑 召還新教

徒。許其信仰自由。停檢稿官之制。與著作者 廢止封書苛令 命黨人密書 與丟爾浩

共圖良治。以拯生民於塗炭。彼嘗稱丟爾浩曰。是人者。實兼倍根。英國之 賢相 之智。羅比

達爾之仁。羅比達爾為 法國賢相 者也。於此可以見二氏之相得矣。然民望彌高。君寵彌盛。則奸

人之忌亦彌刻。所嘆息痛恨於震旦之往事者。徵之於東西。又何莫不然。路易十六

既倚重丟爾浩。嘗曰。謀國民之福利者。朕與丟氏而已。然卒為衆議所搖。千七百七

十六年五月。丟爾浩遂罷職。以克爾古尼代之。知積弊之終難除也。亦自引退。居位 半年

日內瓦之銀行家業結爾繼其任。業結爾非能有濟世之大才。而頗長理財之術。夙

負人望。其爲人正直寬容。不阿世俗。惟稍乏毅力而銜虛榮。彼既以一朝登庸要位。力索所以副輿衆之仰望者。而當北美十三洲倡義獨立。遣使求助於法。舉國贊其義舉。主張開戰。業結爾不可。夫法民思鋤抑強暴以急友邦之難。忠義颯烈。誠不當貶抑其時。己國財政紊亂。頻召饑饉。孳塞塗。乃復老師奮旅。轉粟饋餉。勝敗難睹。徵發不繼。重貽戚於父母之邦。未見其爲得策也。要之法民此舉。大勇足多。而畫策未善。忠於謀人。拙於謀己。業結爾之沮之。蓋有以洞見其失焉矣。惜議不見從。卒構戰禍。逮千七百八十一年。募集公債。計二億千二百萬元。自千七百七十六年至八十一年六年統核財政困窘。至於此極。業結爾痛上下交迫。無有喻當局者之艱難也。遂決計頒行歲計報告。具列國庫收支之實狀。於是王妃宮官。羣責其損傷王室威嚴。交排擠之。權族不擔稅又以年俸恩金。多被裁減。故怨之。教徒以其爲新教信徒故復來攻擊。四面楚歌。則英雄喪氣。茫茫後顧。孰予援手。時首相摩勒巴亦妬其功。是年五月。業結爾遂辭職。未幾。首相摩勒巴卒。伯爾贊伯代之。福羅利德爾美遜等。相繼爲財務卿。皆因循無所改革。時則王妃奧大利王女名馬利亞安達業多專權。任用佞幸。奢侈無度。財政益亂。二年半間又增募公債一億三千八百圓千七百八十三年。乃罷德爾美遜。以葛



朗代居其位。葛朗為人無儉德。以奢侈最辨給自喜。舉止嫺雅。夙出入宮掖。其自地

方牧官。一躍而躋卿相。蓋皆後宮推挽之力也。葛朗執政。務極奢侈。以飾外觀。特籌

之筵費。以供妃后。國庫每年不足之復以厚貨結納貴族。歲出日增。數至達四千萬圓則以掩盜之策。募集巨債。償還之道。非

所過問。加之王室驕縱。民懷怨望。王妃安達業多。益當與眾攻擊之衝。羣詬為歲計

不足夫人。民亦漸知王妃驕侈。實為亦有不樂稱之為后者。呼曰奧大利王女。侮蔑甚

矣。葛朗尙新策。千七百八十七年二月。召集全國名紳。籌理財政。二十二日。開議會。

議員共百四十四人。內王族七人。大教正及教正十四人。貴族將官六人。卿相十一人。諸州

葛朗初嘗誣業。結爾失政。謂國財缺乏。皆其所致。及名紳會議。乃欲復行。丟爾浩政

策。使貴族教徒。共撥租稅。是以大教正伯利安等。及業結爾黨。群起與敵。輿論亦左之。王妃至

是亦助伯利安。首相伯爾贊卒。葛朗之聲援愈衰。王遂罷之。即以伯利安代其位。伯

利安為人便佞。長交際。出入後宮。無不同。葛朗。此舉亦藉若既知葛氏之為佞臣耶。

則此何以愈之。人以賦進政。以賄成。牝雞司晨。惟家之索。君臣酣歌於上。黨人冰炭

於下。抑幾置國難於層霄之外。遑問當道之盡豺豕哉。夫是以法國之革命不可一

日。緩。而。余。也。輟。筆。而。歎。尤。爲。之。旁。皇。不。置。也。哲。人。有。言。支。那。者。苟。且。之。國。今。試。思。之。誠。可。謂。他。山。之。石。矣。披。法。國。舊。史。而。一。探。索。其。迹。於。吾。國。則。如。優。人。登。場。步。趨。畢。肖。旣。畢。肖。焉。復。於。其。生。死。一。髮。之。界。宜。畢。精。力。以。注。之。者。乃。反。渙。焉。忽。焉。色。沮。喪。焉。劇。非。良。劇。而。國。廼。非。治。國。焉。矣。種。族。之。防。人。心。固。有。必。思。撤。之。政。體。之。美。民。情。所。嚮。必。思。尼。之。若。人。者。夫。豈。鳥。獸。之。冥。頑。與。蟲。蛾。之。弗。化。也。樂。於。守。株。之。逸。憚。於。行。路。之。艱。率。彼。旦。息。夕。儉。之。臭。味。而。欲。導。世。人。以。自。泯。其。異。類。而。已。烏。乎。生。何。不。辰。而。入。此。苟。且。之。羣。哉。吾。徵。法。民。其。又。誰。與。歸。伯。利。安。旣。相。法。六卿皆如相制銳。意。求。稅。源。振。財。綱。節。政。費。廢。止。年。金。恩。金。削。減。俸。給。議。院。貴。族。又。相。怨。望。且。峻。拒。新。案。不。奉。政。府。之。命。揚。言。宜。召。集。國。會。意。國。王。優。柔。斷。不。輕。動。外。則。以。博。庶。民。之。同。情。而。陰。且。懾。政。府。以。炫。羣。力。伯。利。安。大。憤。欲。解。散。巴。黎。議。院。流。逐。議。員。於。境。外。尋。有。調。停。者。出。始。召。還。之。千。七。百。八。十。八。年。卒。復。以。他。事。捕。議。長。投。之。獄。時。暴。舉。紛。起。諸。州。議。會。均。抗。議。曰。非。開。國。會。議。決。不。認。新。賦。無。已。伯。利。安。遂。於。是。年。八。月。八。日。下。閣。令。布。來。年。五。月。一。日。召。集。國。會。之。旨。至。二。十。五。日。忽。免。職。入。意。大。利。業。結。爾。再。任。財。務。卿。

寄生曰。法國之革命固已醞釀於路易十四。路易十五之手久矣。然而其未即發者。亦以爲新君方立。舊臣翼贊勵志。發憤畧見端倪。不事破壞。而致安衽。席民之願也。而卒不及此。遂以成流血僵尸之局。則路易十六朝之政策。必其與有罪焉。烟山專太郎曰。王少長深宮。習於富貴。王妃妙齡絕色。威權濫用。不識民間疾苦之真狀。徒竭府庫。以供揮霍。狗馬充廐。珠玉照乘。國事委佞。幸而王拱手垂裳。以效無爲之治。法國之亂。君后之少年無識。實有以養成之。嗚呼。豈不然哉。夫用人貴專。處事宜定。震之以雷霆。萬鈞而不失。故步然後可以語於有爲。今觀王之一言一行。靡不畏葸。朝令夕更。則又不憚鄰於操縱之術。以激民怒。理財重任也。知丟爾浩而不能。用頻罷。頻起。責之以成功。此所以求治而適以促之亂也。近世史家紀載其事者。皆謂財政紊亂爲革命之重因。未有探其本源。覘其積漸。朝炊而遺星火。夕乃燎原。見夕火之炎炎也。相率而震之曰。自今而後。日夕慎勿舉火。亦疎矣。財政既詳前述。將及其他政策之顛倒關闔。乃一如之。亦以見非國帑匱乏之獨能爲患。而若彼詭譎。臨民者。庶知懼乎。千七百八十九年五月五日。王路易十六開三族議會。於佛色黎。時

王宮所在之地。距今巴黎才八英里。此時全國人民厭疾苛政。欲撼國家腐敗之根底。創定憲法。改篡制度。均一稅率。以作新邦。聞王毅然集會。則欣喜動色。曰：議會開設之日。即吾人之境遇。吾人之運命變革之日也。雖然。民之所望。既非朝廷之旨。亦猶艷說立憲之名。而其實。且南。北。萬。里。登。山。而。釣。泛。舟。而。獵。勞。則。勞。矣。道。愈。遠。矣。當政府之集會。仍如伯利安約。僅提議新稅一事。王於開會之日。親臨會場。是日天氣晴朗。集者甚衆。音樂之聲鏘然。民睹國王寬仁之容。及王妃之秀麗。各有喜色。於是教徒首進。長衣狹袖。或被袈裟。貴族繼之。着禮服。麗紗圍頸。冠簪白羽。平民繼之。黑衣短套。以麻紗結頸巾。飾最質素。教徒列左。右座皆貴族。堂之深所。爲君后設席。與平民對。路易偕妃。財務卿業結爾就座時。皆頗受歡迎。具道困急實況。諭籌實行救濟之法。業結爾演說。巨三時許。所致詳者。不過財政。衆大失望。皆相對默然。初決事投票。以族類分。三部各分別審議。以三部中二部之同意決可否。平民不利之。貴族教徒。利害相同。每多同意故。創議箇人票決。蓋教徒貴族兩部合數。尙不逮平民。教徒部議員。爲大教正。及教正四十七人。(或謂四十八人)院主座主三十四人。(或謂三十五人)村僧二百十人。(或謂二百八人)貴族部議員爲貴紳二百四十二人。行政官二十八人。平民部議員則教徒二人。貴族十二人。市街公吏十八人。地方審廳官六十二人。(或謂百二人)法律家辯護士記者二百七十九人。(或謂二百二十二人)醫士十六人。(或謂二百十六人)苟從此議。是又平民之得。而貴族教徒之失也。故爭之至烈。至是羣集注業結爾以爲向背。願氏不置一言。彼欲表同情於政府耶。悉墜民望。可慮。

也。若主張箇人票決。則勢利之族。舉為其敵。尤可慮也。母寧依違二者之間。壁上袖手。無與勝敗。則為一身計。誠善矣。於是國會無所折衷。紛擾益亟。平民議員。自推伯利為議長。公立國民議會。奪立法大權。號於天下。曰。此會解散。則人民無納稅之義務。數日。他黨來歸者亦日衆。六月十三日。有村僧三名來投。至十九日。兩族倡連合。平民者得百名來。皆投平民部。二十一日。波耳多之大教正以下百四十九名來。大勢危墜。不可終朝。王妃內寵。思以武斷政略。制平民之跋扈。王輕信之。六月十九日。下令。二十三。日。開臨幸會議。兵隊數千。圍議事堂。議員以外。皆不得入。王盛張儀衛。且責平民議員之不法。直命閉會。貴族僧侶。盡皆退散。而平民積日之忿。王先於二十日。密遣親兵閉鎖三族議事堂。併日而殫。議員中。名士米拉伯。Miraudeau者。言論尤激。疾聲王罪。民氣為之一振。新聞雜誌。亦大倡急進。六箇月內。新聞雜誌發刊及二千五百種之多。如塞伊著。孰謂第三級者。曰。平民

民也。國之要素也。國之基礎也。國家之主權也。法國人民之紀念等。其最著者。他如德囊非今著第三級之利害論。他爾額著吾人之哀訴。段

敦著三族議會之法律等。皆受輿論贊歎。舉國翕然。王目擊情狀日非。憂慮不能措。始復用業結爾議。時久分王結爾派。互相仇視。六月二十六日。貴族僧侶與平民議員會。三族連合。議會約七月三日止。休會七日。國事稍稍定。而法國時

已頻歲凶荒。民情囂然不靖。米拉伯結王族。疴爾良公謀覆王統。事洩。下亞卑獄。亂

民數千破獄救歸王不究王蓋懲於剛猛之覆轍而濟之以寬歟然宮中派即王氣焰日揚阻業結爾使不得進謁王再從其議都城戒嚴參觀本報十一號正明夷法國民請解散軍隊於巴黎佛色黎設置憲兵廳以保護公安王毅焉斥之罷調和派業結爾等四人增加武力示民挑畔議院遣使王宮乞和請召業結爾及解散軍隊二事王又斥之千七百八十九年九月十二日法國哀哀無告之民遂鋌而走險不得不出於革命噫嘻世有論者頌王聖明徒擢髮而數民罪吾將撼斗參排閭代法民以呼此敷天之冤也

#### 第四節 結論一

寄生曰總觀革命之故有三導其源者厥維虐政第一節文學揚其波第二節而路易十六朝綜其滙造如是因結如是果理勢然也吾嘗言法之前事與中國最相類則試還案之文學之盛方消息今日其爲功罪俟諸異史執近數年人智日增無論宗旨若何要皆舍空談而漸趨實理此亦不可謂非進步至若朝政紕繆昭明於目既頒新制旋循舊則晨詔立憲夕事株求玩忽視民情莫能蔽以擬路易十六之世正復倫類間又潛觀默察路易之罪弱也愛新之

罪。偷也。路易心在家國而才不足以濟之力任艱苦而識常足以撓之愛新則但綏撫馴擾之策而已徵選歌舞耽娛淫泆聞專制之利也則保守焉惑立憲之安也則姑嘗試焉所計者子孫億萬年未嘗肯以毫毛利吾民是實二者相去猶未可以道里計也若是者何曰同根與非種之辨在乎是矣在乎是矣今以見在故言之者衆不宜具論非難者樂舉中國歷朝之深仁厚澤與法國十八世紀相比較然則請致詳於虐政可乎明夷區虐政爲二曰稅曰刑率因其次夫明夷之言曰法封建僧寺之貪橫稅斂刑法之苛重民困苦不聊生其可駭可悲實中國人所未夢想者也嗚呼漢唐代遠不復道矣**其有躬被慘酷而最爲切膚之痛者**宜若滿清入關以來清制有丁役有丈量有圈佔病民莫甚丁役按人抽稅且令給役張玉書所謂既役之復稅之非古法也五年一編戶口悉注於冊分舊管新收開除實在四則以田土從戶口分豁上中下三等立軍民匠竈等籍而役之輕重準焉然在仕籍及舉貢監生員與身隸營伍者皆例得優免據張玉書記順治間戶口數目百姓聽役於官十六成丁而役六十始免自後復有銀力二差力差者差役也銀差者

僱役也。又其後雖有二差之名。亦皆一例徵銀。胥吏上下其手。隱匿脫漏。百弊叢生。又丁銀有增無減。溝中之瘠。猶爲籍上之丁。黃口小兒。已入追呼之冊。盛百二編審論且每

逢編審之歲。民間派費甚多。有里書里長之費。有州縣造冊之費。有院司道府吏書

紙筆之費。有部冊之費。有黃綾紙張解冊諸費。迫索尤甚於丁糧。據雍正四年直督李紱

吏胥按戶索其飲食簡筆之費編審者惟恐部駁。必求足額。而僅如舊額。猶不免於駁。故逃亡死絕者。

俱不敢刪除。而攤派於現存之戶。嚴搜徧索。疲癯殘疾。鰥寡孤獨。無得免者。號呼滿

堂。不忍見聞。陸隴其編審詳文今一一較法。恣意征稅。任情徭役。按戶派金。揣肥量瘠。有以

愈耶。層層中飽。層層敲剝。有以愈耶。中國自天子發令。而胥吏躬親其事。殆經數十級。校邠廬抗議論其害尤詳。開鑿一地。清

丈一田。供應尊侈。民力爲竭。揚雍正請停丈量疏曰。有司隨從多人。加以弓手索手。算手書手。等役。工價之外。舟車火食。供億煩多。派及各戶。此供給之

害。應用廠舍。棹繩。界牌。木植。爲費不一。即如趨造圖冊。自縣府至道。自藩司督撫至部。紙張

筆墨。工費浩繁。毫無官價。悉出民資。經承需索。無有虛日。此造冊之害。上司差承。府縣快

役。借名催繳。絡繹不絕。彼差甫去。此差復來。多方勒索。不飽不已。此差役之害。事繁未

竣。立限比較。日用工食。既有常例。一經朴責。費愈不貲。此比較之害。文完一圩。必更員

覆丈。舟輿從役。再費經營。雖所丈無弊。而弓手未充所欲。那移之間。杖責立至。前功盡棄。

後費更滋。此覆丈之害。張杰論差徭書曰。上巡幸太爾。與謁陵大差。一切橋道工程。車馬支應

名目不一。難以報銷。向由司道派之州縣。州縣派之民里。至於雜差。累民尤甚。如米車煤車

酒車。如委員過境車。如遞解人犯車。一人犯車。每輛市雇錢七百元。勸派民間。則需十四千文。



而約計一年需車五百輛。如草如料。如駭如矣。如天棚。如挑夫。如墻牆。如欄欄。如井鑿。如井欄。如棗刺。如劈柴。如枝子。如柶櫓等項。離奇古怪。悉難枚舉。俗云。衙門一點硃。民間一片血。良不誣也。民少地荒棄家行乞飄轉流徙。匪贏填谷。張杰論差徭書曰。地少按尤侗亦有詩詳述其弊。民少地荒棄家行乞飄轉流徙匪贏填谷。窮民勤勞終歲。捫指差錢。有因此而折房去產者。有因此而賣妻鬻子者。有因此而棄家逃亡者。流離困苦。死而無告。陸附其編審詳文云。賦役全書。人丁歷年遞增。而實則共現今審定丁數。較之賦役全書之額。缺一千五百五十六丁。逃亡死絕。民生日蹙。閩井蕭條。廣西通志亦云。丁糧混淆。差徭若累。一縣之中里不成里。甲不成甲。戶不成戶。糧差安不偏累。百姓安得不逃亡。見之他書紀載者。尙難更僕悉數。當時逃民實狀可想矣。何一事不與明夷所述法國情狀相符。乃謂其可駭可悲。實中國人所未夢想者。明夷要自夢夢耳。何其誣也。士大夫夙夜經營。求厠身於廟堂之上。魂縈魄繞。天子之知我。用我耳。足不履阡陌。目不睹窮黎。習爲詔譽。并亡其舊傳曰。肉食者鄙。今知志於肉食者之尤鄙也。明夷之謂也。復考丈量一事。如儲方慶清丈論曰。清丈以爲民乎。愚不得而知也。清丈以爲國乎。愚不得而知也。愚之所知者。以爲爲吏胥耳。楊雍建有請停丈量以甦民困疏。蔡方炳論清丈之弊有四。一曰欺。徇之弊。一曰紛。更之弊。一曰把持之弊。一曰掩飾之弊。長洲清田紀事陸世儀論清丈田畝。有曰。一聞清丈。則小民如畏兵火。又曰。無怪乎一聞丈量。則舉天下皆爲驚擾。姚文然丈冊末議曰。丈量之冊有二。一曰魚鱗冊。一曰簡明摠括冊。魚鱗冊一本。用紙近廿

餘萬。民間所費已二千餘兩。而彙解藩司。紙割浩繁。卷帙重大。途次水陸解扛之費。又復不貲。一邑如此。則一府之費可知。通省之費更可知。盧紘新泰丈田議。亦復言。次有餘痛焉。至于圈佔之制。尤堪痛心。彼滿洲率其狃獯狼豕之族。挾其弓矢。鐵騎馳突。以蠻力服我。我怯我反。正則部勒八旗使隸。兵籍分駐各省。號爲駐防。農以耕也。彼不知耕。買以易也。彼不知買。不工不商。安所得食。則有官餉之頒。官餉不可計。永久故圈地。以代餉。凡圈民地。請旨。戶部遣滿官同有司筆帖式。撥什庫甲丁等員。役所至村莊。相度畝畝。兩騎前後。牽部頒繩索。以記週四圍。而總積之。每圍共得幾百十晌。每壯丁分給五晌。六畝。响者折一繩之方廣。其法捷於弓丈。圍一定。則廬舍場圃。悉皆屯有。而糧籍以除。烏瞻靡止。惟所駭敬。向南多道。墮也。常歲圍內。間有汗萊計畝。請於部不受。交有司收籍。吏擇他沃壤以償。是以岐路盡鳩鵲。中澤少雁鴻矣。以上皆錄姚文燮圈佔記又乾隆六年。戶部侍郎梁詩正上疏。有云。查八旗人戶口衆多。無農工商買之業。可執類。皆仰食於官。我皇上至仁如天。慮其資生之不贍。特於正賦俸餉外。添設佐領之額。優給養育之糧。免其借扣之銀。假以生息之利。且爲分置公產。聽

令認買撥給地畝勸諭下屯其優於旗人薄於漢人班班若此中國版籍就令百倍於法而以五百萬貴族殺人為戲如上述則天下之鬼多餒試一閉目如見顯連無告之狀即以一人而論旗人戕漢人者照律已

應減等然朝官相讓儔能堪之法於貴族僧侶常假特權而清朝在仕籍及舉貢監生每脫其罪下文徵例

員降及皂隸輿臺之屬皆得優免今忘出處原文略謂富民仕籍至衙差等人皆得藉口於公役一概豁免故貧民賦稅愈重而日即於貧視之

已尤過矣然此皆僅莠政而不涉於種族乃觀滿漢差役輕重之分令人髮植道光

直督疏奏辦差章程各屬情形不一省北州縣有旗三而民七有旗不辦而民獨辦者張杰論差徭費亦言鄉間辦差有辦旗三而民辦七有旗不辦而民獨辦者以征服者治被

征服者以滿臨漢如主於奴此又中國所獨有而法之所無也即如身隸營伍亦得

免差蓋入關之初兵皆滿人明夷謂清設官甚少養兵亦極少故行極薄之稅而綽綽亦以自矜其種非重軍人也

有餘裕不思官所以寧民者而今以擾民兵所以衛民者而今以賊民生民之初不

能自治始擇賢者而君之曰為我聽訟為我謀安寧為我掌庶務無有巨細我俸給

爾身我以力役所得者充國費用爾盡厥職爾無情君受其任弗能載則設丞輔百

官原夫租稅民之所以自為而特假手於官也抑章章矣故雖多無不樂輸如今歐美各國遇

有大事民皆樂格外輸稅以其政為民且皆經民院議決者也寢及後世君以強暴得天下視國不公而私漢高所為以天下較季弟生產

一若天生烝民。供其輿策。庶需遂有食毛踐一二小儒。阿諛承旨。則曰。民不出粟米麻

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是租稅之道。專為一人剝奪。脂血以膏虎狼之吻。

雖曰猶薄。夫孰為甘之而不悔也。且中國民力之困。倍蓰歐美。此中尚有重因。清之

兵制。厥旨尤悖。不以威敵。而以懾民。昔也干城。今也豕豕。民暴陽雨。耕織以養父母。

妻子猶憂不給。是故不為其利。欲其踴躍而完賦。斯已難矣。況于豢猛獸以匍匐其

爪牙之下。耶。且明夷之心。謂是設官養兵。何為者也。如曰。擾民賊民。斯其天職。則官

與兵。一日不可有。吾未見其當云甚少也。度明夷老悖。或不至此。苟謂為民。則官非

多不克舉。其職兵非多。尤不克與鄰國競矣。中國至今積耻。不刷。惟兵力太少。所致

尙得以為幸乎。故縱曰。薄稅而明夷之說。且百解而無一通。若明夷又論薄稅。為

不值一嘆。明夷豈以人民納稅。為專給官府之欲。必令其囊飽而後去。故難給又況官書所

則厚。易給則薄耶。然則真以擾民為官府之天職耶。而況其欲正未易給也。載朝野苛政。條縷億萬。不事蒐羅。取之盈幅。以清朝文網之密。私家紀述。尙不敢罄

登諸簡疏。必多諱飾。當為百與存其什一。已難卒讀。明夷熟視。偽若無睹。大書特書。

不一其書。曰。薄稅省刑。昔有士子好與人辨。每割裂故訓。自文其姦。有調之者。曰。僕

携二醫來一善治盲一善治癩惟擇止其一明夷其有盲癩之病歟明夷將習其故智謂是皆過去康乾之世非以例今則吾請述吾生所見聞才十有餘年不可謂非今矣雖然猶不能無一言以為今昔之辨暫假定中國今日刑斂愈於昔法之虐政惟路易十四時為最至路易十六雖宮中競尚奢侈而仁義為政吾前言路易十六朝君相之政策多歸罪於朝三暮四至手爾浩等賢相施設實不可沒迥非中國今日行尸走肉者比己論之於十一頁母輕以矛盾見誚多所改革王后少不更事非有呂雉武嬰之暴那拉真呂雉武嬰之流也盧騷哲理披靡一世貴紳淑姝棄其舊習門地素異職業不同者亦復情味藹然併為一體革除貴賤服制諸種俱樂部恒聚異級異種之人於一堂盡破從前閥閱之法律制度雖未改其舊而風俗習慣則固漸趨於共和勃桑哥亞伯爵且欲分擔平民之租稅非如滿人自矜貴族踐踏漢人幾不與齒君詔臣疏語氣可見故法有革命亦不當為路易十六時也然明夷論法國革命之因以與中國較有無揮灑萬言舉例盡路易十四時新民叢報十五號十五頁至二十四頁獨非今昔之有不倫乎又觀明夷所云康雍乾百年間用兵于準回青海西藏者數四拓地萬餘里而戶部之庫尚常餘七千餘萬兩明夷能舉昔日之盛獨不能舉昔日之暴乎且若明夷以康乾時與路易十六衡絜長短尤不當也路易十四威靈赫濯以三四州

郡拓地至三十八州。殆與近世版圖相伯仲。國民欣戴之忱。若發狂疾。不稍亞於康乾之世。至路易十六。國庫空虛。較吾今日。賠款億兆。上下交竭者。猶覺彼愈於此焉。明夷運中國稅法。始自春秋。不以為遠。則僅百年。而上當更無所謂。今昔是我徵引。雖如上而止。已足緘塞明夷之口。特辨論不服其心。君子以為未盡。是故猶欲有言。而不辭胡不憚煩之誚也。

（此節未完）

史論所重在斷。不貴敘述。惟前稿付印。頗有以略為言者。或異國事蹟。涉獵較寡。非若前朝之能知者八九也。故自後所續。徵攷稍詳。叙議參事。通人諒焉。

述法國革命之旨。在與中國一一相較。否則何取乎以異國往事為談資。故叙清虐史。至於萬言。使讀者知僉人之謬妄。與革命之真理。非軼出本論範圍之外也。惟第四節冗長。而小病旬日。排印期促。故俟下期續成之。今先登其半。病餘屬稿。或不免序例錯誤。亦待釐訂。

附識

## 蘇菲亞傳 (來稿)

无 首

蘇菲亞爲虛無黨之聖徒。『東歐女豪傑』略耳其名。民報第貳冊揭其真像於卷首。蓋尊之也。然其行誼。其品性。知之者尠。敢薰沐整肅獻於諸姑伯姊之前。蘇菲亞。Sophia 名晉樂。Perovskaja 其先出於大彼得 Peter The Great 貴族也。祖父某。尼古拉一世任內務大臣。父某。任彼得堡尹。叔父某。任陸軍大將。以征服中央亞細亞之大部分。夙著名望。

蘇菲亞以千八百五十四年生。父性嚴峻。喜壓制。母溫良。富慈愛心。八歲始入尋常小學。未卒業。退學。伴其母赴克利美 Crimea 別莊。千八百六十九年。歸彼得堡。入女子中學校。與其後有名於實行於虛無主義者某某交。父聞之。怒其廢學。且不喜其多交豪放洒落之女友也。禁之於家。千八百七〇年。蘇菲亞年十七。自家脫出。匿其友宅。通學於某校。嘗讀錢內選 Tschernes-chewski 陶伯洛 Dobroryuboff 所著詩文。大受其感化。其後與戚古思 Tschaikowski 等共組織戚古德 Tschaikostue

革命團。獨當一面。其意志之堅卓。智力之俊邁。雖以一年少弱女子。嘗凌黨中之有名先輩矣。千八百七十一年。始發願游說。派同志旅行四方。蘇菲亞親爲田舍間之小學校教師。七十二年。巡行烏拉山 Ural 中。艱苦備嘗。屢迫饑渴。熱心正行。排萬難以赴之。所至多得勞勩者之愛情。七十三年十一月。以嫌疑被逮。特證據不備。拘留一年。發解原籍。居於克利美別莊。受警察監視者三年。及七十七年。有一九三人事件。威古德團黨員大半被捕。蘇菲亞亦受嫌疑。復被逮。七十七年。輸爲城旦。流諸邊障。以憲兵押解。及中途。自停車場得間亡出。再至首都。復捨身新組織成「土地自由黨」。被任爲會長。與莫斯科及黑谷 Khar'kov 聯絡聲氣。夏自黑谷率黨員一隊。僞裝士官憲兵。携武器。直趨中央監獄。謀劫奪國事犯罪人黨員某某等。不果。八月。於彼得堡謀殺赫脫曼 Hartmann 將軍。其運籌帷幄者均蘇菲亞也。事洩。警察偵探。羣襲其宅。蘇菲亞急爆發炸藥。一時瓦石齊飛。祝融肆虐。乘隙得遁。千八百七十九年。於莫斯科。裝置地雷於鐵道線下。謀殺皇帝。其時蘇菲亞被選爲指揮委員。自高處望見車駕。着其地點。速發暗號。不幸誤中副車。



於是土地自由黨開大會決議選敢死志士爲實行委員分設民意黨蘇菲亞時被舉爲委員長嗚呼女員之多虛無黨之特色也豈北極靈秀之氣果獨鍾於女子乎何大慈大悲大無畏者多出於女員耶自是以後凡有暗殺事件（如冬宮事件皇后出葬事件）無不與蘇菲亞有關係者有志者大竟成于八百八十一年三月一日轟殺亞歷山大第二此實驚天地泣鬼神之大事業也際此運動時蘇菲亞實爲總長先日僞裝一衛生隊之牧師遁行加他鄰 Catherine 溝渠及其附近實地測量何處可以立何處可以行同事幾人何處可以分配某地某地一一如指諸掌當日以鉛筆指示可行大事之地圖方位分布於各委員而已則居最中一處瞭望皇帝前來以白手巾示可行事時李索古 Tissakoff 投第一彈不中蘇菲亞急振白手巾而革理難 Grinevski 投第二彈命中亞歷山大二世即日死蘇菲亞當擾攘時脫出歸其宅黨人咸勸其出亡不應強之不可曰「獨夫雖誅善後事正多也」後十日乘市中通行馬車被捕去

蘇菲亞天性至孝雖處如何危險境遇不忘其母時不願警察之嚴密偵探微行定

蘇菲亞傳

四

省其母者數矣。及其被捕入獄也。公判前數日。三月二十二日。書一稟。致諸克利美。呈其母曰。

兒竟有今日之運命。固兒所豫期。亦兒所自致。竟至於斯。兒固無所怨。兒亦無所悲。

兒心執一者也。兒心匪石。到底不忍枉其所信念而行者也。兒固無他言。但竟有今日親恩未報。親心實傷。兒之罪大矣。哀哀我母。尙其赦兒之罪。兒今已矣。兒志已酬。兒願已足。兒心無所望。礙矣。然尙有極不忘情者。我母耳。哀哀我母。尙希再有一度面會之時。

兒性好潔。罔我母所素知。日來輾轉地獄。遍體塵埃。兒心實厭。甚願我母賜新潔衣。裙使兒得一洗其精神。而入於清涼世界。

公判之日。即最後會面之時也。哀哀我母。尙其鑒諸。

母得書。淚滂々下。倉皇至彼。得堡僅於宣告死刑之日。得於路傍。望見如風過去。馬車玻璃窗中。愛兒之嬌面而已。獄吏尊嚴。杜絕交通。遂不得見。四月三日。清早。押赴

刑場。復於路隅望見一面。則顏色憔悴多矣。俄羅斯牢獄。固以酷烈著名者。亦無足怪。及至刑場。蘇菲亞毫不改其自然之態度。而靜受刑法之執行。西例以婦人弱於男子。每見慘殺之事。則不克自持。凡執行刑法。必先婦人。免其見而生悲也。時蘇菲亞肅然前進。請於監刑官曰。

身雖女性。然固久任實行委員。長彼輩委員。固吾所指導者。亦吾所最愛者。不忍一刻先彼輩去。今日雖為最後之實行。然亦不可失此常度。請先彼輩。使吾一息尚存。得望見吾黨實行委員之顏色。嗚呼。臨別贈言。何其纏綿而慷慨也。

樂波輕 Kropotkine 公爵。亦俄古德團中之一員也。千九百〇三年刊行「懷往事談」一冊。善紀當時秘密運動者也。今摘其關於蘇菲亞之紀事如左。

吾黨時時密會。吾無時不在。每會必以夜。其集會所。在彼得堡郊外之一小板屋。屋主。人即蘇菲亞也。當時偽造通券。避居田舍。為一農夫之未亡人。

蘇菲亞出身貴族。父為首都總督。彼嘗卒業於高等學校。與高氏姊妹三人創

立自修俱樂部。此實吾黨之前身也。

蘇菲亞既嫁爲農婦。著厚棉衣。足履。男子所用。長靴。頭戴棉帽。日夕肩兩甕。連水於南注。Nava 河。以灌園蔬。凡諸鄰近村人。無有知其爲出身貴族者。

蘇菲亞天性慈愛。藹然可親。且喜游說。每當紅日西斜。晚風微扇。時列坐。豈棚瓜架間。談往古史乘。及當世偉人面影。慷慨溫柔。村中人老幼婦孺。莫不敬而愛之。

蘇菲亞天性有潔癖。室中日日洒掃。清潔不留纖塵。若吾黨中人有曳污惡皮靴。擅入室中。或誤染不潔於其室中者。即叱之。其舉動光明磊落。毫不可干。以私於道義上。論實無一點微污。若黨中人有不正行爲者。彼即睨其目。揚其聲。直指其失。然容貌高美。性情中和。長於智慮。極有肝膽。故黨中人莫不親之。如慈母。尊之如嚴師。

蘇亞菲善看護病者。極爲親切。精擊黨中人有罹病者。即奔赴其宅。任看護。職務。盡心調理。過於家人。故最得士心。

一夜二三同志圍爐論事。忽及某人。蘇菲亞慨然贊曰：「彼實巾幗鬚眉也。」當彼出此言時。其態度其聲音。今長留吾心目中。不能一日去。諸懷抱其高尚其平和其精密實不能贊以一字。吾唯一大紀念而已。

樂波輕之所紀如此。巴枯寧曰：「女員者黨人之靈魂也。若有女員發願隨喜者。吾黨當事之以聖徒。」嗚呼。不其然乎。

涓涓談

# 談叢

涓涓談

民明

何騰蛟

南都陷。福王崩。明室已不堪問矣。而能外却虜師。內圖恢復。以保湘桂黔滇諸省者。豈非督師何騰蛟之力乎。方公之在湖北也。欲有所圖。而大權握於左良玉之手。莫可如何。使良玉與公同心。不爲動兵清君側之舉。吾知南都雖陷。虜師未易得志也。及公投水不死。而來長沙。適聞賊餘黨十餘萬來降。因建十三大鎮。方一面請唐王幸籟。一面決意東下。拜表出師。中興之機。在此一舉。詎意諸將之驕蹇貪殘。永忠之逗留不發也。湘地既失。遂退保桂林。與瞿留守共策。既敗虜師於全州。又敗虜師於桂林。隨而復全陽。隨而復永衡。是時虜師盡潛於楚。不敢再窺桂林矣。已失之楚。何難收復。夫孰知天不祚明。竟使英雄被襲於湘潭之域。而留一大殘念哉。公之忠心勁節。與史瞿二公同。其困苦艱難。在史瞿二公上也。公之對永明王也。曰。寧使臣爲郭汾陽。勿使臣爲文天祥。及將自盡於大埠橋頭也。對人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衣

帶之遺彼則行之我則繼之。又吟詩一首曰。天平人事苦難留。眉鎖湘江水不流。鍊石有心嗟一木。凌雲無計慰三洲。河山赤地風悲角。社稷懷人雨溢秋。盡瘁未能時已逝。年年鷓鴣血染宗。周讀之令人悽愴淚。下而油然生故國之感也。嗚呼公往矣。而英靈猶在夜郎古國。問吾黔人可不頂禮公崇拜公志公之志而驅除醜虜乎。若盡如貴陽相公馬士英之爲吾愧死入地矣。

附錄何騰蛟覆虜主將書

騰蛟少壯立朝。運逢屯蹇。甲申三月。自分一死。所以苟延至今者。思躅汾陽後塵也。不意志切才疎。致茲狼狽。負恩辱國。臣罪當誅。尙可苟延人世乎。頭可斷。心可剖。先王先公。實式憑之。

馬士英

岑春萱之出於苗種。盡人知之矣。馬士英之出於苗種。尙有未知之者。何騰蛟爲假太子事。上福王疏曰。竊見馬士英出自苗種。性本兇頑。臣等身在行間。無日不聞其惡狀。無人不恨其奸邪。云云。此出於苗種之明證也。或謂南都淪亡。明室不振。不可

爲士英罪。蓋士英本苗種也。其信然耶。然王猛爲胡人。尙勸堅以勿伐晉。後唐明宗屬蕃產。尙言已不足爲君。彼士英者。獨何心也。傳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夫士英已同化於我矣。而心猶有異。何耶。是不惟戎狄之心不可測。苗種亦然也。士英旣貴。所用之印章。爲「貴陽相公」四字。蓋有竟爲之而以自詡者。嗚呼。士英狗豕不若。曾何足道。獨恨其妄以貴陽爲名。貽吾黔人以羞也。抑吾聞之。今之俳優侏儒。亦有以相公稱之者。然則今之欲步士英之後塵。而爲滿洲作辨護者。其俳優侏儒之類耶。

## 清其奈我何

鄭所南作文丞相叙。有曰。人而皆公也。天下何慮哉。瞿留守斥降清臣李紹祖曰。天下人皆不爲紹祖。清其奈我何。其言至痛。余近遇一憲政黨。亦斥之曰。今民族主義大明。吾漢族同胞。漸知以革命爲事。且革命軍已起於湖南江西廣東福建矣。汝亦漢人。何猶愚而望異族立憲。爲渠應曰。天下人皆望異族立憲。豈獨我也。嗟乎。天下人皆不望異族立憲。清其奈我何。噫。

（記者按天下人皆望異族立憲。去歲事也。今則滿洲政府腥德已彰。如奕劻輩之貪鄙債事。人人所知內地人心。於立憲一事。已視如枯木死灰矣。醉心者。唯東方君子耳。



# 本社簡章

- 一本雜誌之主義如下
  - 一 顛覆現今之惡劣政府
  - 一 維持世界真正之平和
  - 一 主張中國日本兩國之國民的連合
  - 一 建設共和政體
  - 一 土地國有
  - 一 要求世界列國贊成中國之革新事業
- 二 本雜誌仿歐美各大雜誌體裁論著不分門類後附時評小說譯叢來稿總求不戾本旨靡不搜羅
- 三 本雜誌置總編纂一人撰述員無定額庶務幹事一人會計一人校對二人收稿一人
- 四 本社員之外如有撰述不與本雜誌宗旨相違者請逕交本社編輯所擇尤登錄以本期雜誌奉酬
- 五 有概捐本社經費十元以上者奉酬本雜誌一年二十元者二年三十元者三年五十元以上者永遠奉酬俱推為本社名譽贊成員
- 六 本雜誌月出一期至少以一百二十頁為度定價一冊二角預定半年者一元一角全年者二元郵費另加
- 七 本雜誌定於陽歷每月初五日為發行期決不蹈從前各雜誌愆期之失
- 八 本社編輯所設於日本東京市牛込區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發行所設於東京府豐多摩郡內藤新宿字番集町三十四番地與本社通信者請直投編輯所
- 九 凡經售本雜誌者十分以上九折三十分以上八折報費按期滙付如三期未清者即行停寄清算幸為原諒



THE MINPAO MAGAZINE

8 Nichome Shinogawamachi  
Ushigomeku

TOKYO JAPAN

民報

號六拾第

Telegraphic address:

MINPAO TOKYO

日本明年十一月廿五日第三種郵便物認可  
日本明治四十年九月廿五日發行

# 民報第拾六號目次

## ●圖畫

▲徐錫麟烈士

▲秋瑾女士肖像

●五無論……………太炎

●定復仇之是非……………太炎

●土地國有與財政……………縣解

●<sup>法</sup>清國革命史論……………寄生

●刺客校軍人論……………寄生

●時評

▲安撫恩銘被刺事件……………寄生

●來稿

▲巴枯寧傳……………无首





徐錫麟烈士





秋 瑾 女 士





## 民報

(第拾六號)

## 五無論

太炎

今之人不敢爲遁天之民。隨順有邊則不得。不有國家亦不得。不有政府國家與政府。其界域固狹隘。故推其原以得民族主義。其界域亦狹隘。以民族主義爲狹隘。而不適於國家者。斯謂「有法自相違」不成比量。如三支法。彼先立一量云。『民族主義是狹隘。見於無界中強分界故。喻如宗法思想。』此亦可立一量云。『國家主義是狹隘。見於無界中強分界故。喻如村落思想。』此兩因兩復陳皆同。則前者所以破敵。亦即所以自破。若作三段法亦得。夫於恆沙世界之中。而有地球無過太倉之有稊米。今於其間分割疆域。葆爲已有而命之曰國家。復於其間建設機關。區分等級而命之曰政府。則蠻氏觸氏之爭不足喻也。其所守本狹隘。惟相應於狹隘之民族主義。而爲之誠欲廣大。固不當分種族。亦寧得分國家。民族主義隨感情而有。國家主義寧非隨感情而有。以彼爲固葆此者。欲何爲耶。嗟乎。莽濱平原入其域而視之。始見土地。次見人民。烏覩所謂國家者。國家者如機關木人。

有作用而無自性如蛇毛馬角有名言而非實存究其成此虛幻妄想者非民族之爲而誰爲乎易族既非所爭賣國亦應無責而勞心以控搏此國家何爲者將其藉茲遺日如毀瓦畫墁者所爲耶若曰國家者所以利一羣則與利一族也何異同此芥子牛跡之微而二者何以相難是故隨順有邊既執著國家矣則亦不得不執著民族主義然而其中有廣大者吾曹所執非封於漢族而已其他之弱民族有被征服於他之強民族而盜竊其政柄奴虜其人民者苟有餘力必當一匡而恢復之嗚呼印度緬甸滅於英越南滅於法辯慧慈良之種掃地盡矣故吾族也則當返非吾族也孰有聖哲舊邦而忍使其遺民陷爲臺隸欲圓滿民族主義者則當推我赤心救彼同病令得處於完全獨立之地有效巨憇麥堅尼之術假爲援手藉以開疆者著之法律有誅無赦然則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墨者之道然也若夫民族必有國家國家必有政府而共和政體於禍害爲差輕固不得已而取之矣爵位廢而兼並行其亂政又無以異於美利堅氏於是當置四法以節制之一曰均配土田使耕者不爲佃奴二曰官立工場使傭人得分贏利三曰限制相續使富厚不傳子孫四曰公散

議員凡議員有貪汙事。平民得解散之。議院本由民間選舉。自當還付民間解使政黨不敢納賄  
散。然諸政法得失。問罪于政府可也。至於議員受賄。則罪有專屬矣。  
 斯四者行則豪民庶幾日微而編戶齊人得以平等亦不得已而取之矣無是四者勿  
 論君民立憲皆不如專制之爲愈所以者何議院者受賄之姦府富民者盜國之渠  
 魁專制之國無議院無議院則富人貧人相等夷及設議院而選充議士者大氏出  
 于豪家名爲代表人民其實依附政黨與官吏相朋比挾持門戶之見則所計不在  
 民生利病惟便於私黨之爲故議院者國家所以誘惑愚民而鉗制其口者也且議  
 士既出於豪家則與捐納得官無異其志固爲利而已官吏受賄議院得彈劾而去  
 之議院受賄誰彈劾而去之一議士受賄他議士得彈劾而去之盡議院皆受賄誰  
 彈劾而去之近觀日本郡制廢止一案議院得贓明見蹤迹者七人而其他三百餘  
 員皆有隱昧受賂之事見黑龍  
權誌日本立國非專以重商拜金爲務且議院之設財二  
 十年其腐敗已如是然則有議院而無平民鞭箠於後得實行其解散廢黜之權則  
 設議院者不過分官吏之贓以與豪民而已返觀專制之國猶無斯紊亂也按世人常  
語謂多  
一監察者。即多一受賄者。今議院所以監  
督官吏。乃適便其受賄之私。斯言猶信。專制之國商人無明與國家分權之事及異於專

五 無 論

四

制者則不然。夫錢刀金幣實使民擾攘之階。然黃金白金赤金三品視之有光擊之有聲取之甚艱藏之不朽其質性誠有可寶者因其可寶而以爲幣猶民之公心也。及夫徑寸赫蹠與故紙初非有異而足以當百金則政府所以愚弄其民者至矣。猶不知止使牙儉設銀行者得公爲之而常民願不得造是則牙儉之權得與政府相等其與齊民非有天澤之分乎。返觀專制之國錢幣一出於國家然民間猶得以碎銀貿易至於楮幣則國家尙鮮爲之況於牙儉今上海中國銀行亦許自造楮幣斯實揣摩歐化非其本有是故有共和政體而不分散財權防制議士則猶不如專制政體之爲善也。雖然是四制者特初級苟儉之法足以補苴罅隙而已欲求盡善必當高蹈太虛然非有共和僞政及其所屬四制以爲之基寧有翔躡虛無之道隨順有邊期以百年然後遞見五無之制。

五無者超過民族主義者也。何五無。一曰無政府。凡茲種族相爭皆以有政府使其隔閡假令政權墮盡則犬馬異類人猶馴狎而優容之何有於人類抑非專泯種族之爭而已。有錢幣在則爭奪生而階級起。於是以共產爲生則貿易可斷而錢幣

必沈諸大壑矣。有軍器在。則人將藉是以爲殺掠之資。於是鎔解銃礮椎毀刀劍。雖未足以絕爭心。而爭具則自此失矣。其他牝牡相交。父子相繫。是雖人道之常。然有所暱愛。則妬生。有所攝受。則爭起。於是夫婦居室親族相依之事。必一切廢絕之。使人民交相涉入。則庶或無所間介矣。凡此諸制。皆所以平人民嫉妬之心。而非以爲幸福。幸福本無。惟少害故。曰無聚落。政府之成立。本以爭戰爲其始。原爭戰不絕。則政府不可以一日廢。是故政府者。非專爲理民而設。實與他國之政府相待而設。他國有政府。在即一國之政府。不得獨無。今日無政府。固必與他政府同時俱盡。國界之當先破。語言文字之當先統一者。斯盡人所知也。國界雖破。而聚落猶未破。則慘烈之戰爭。未已何也。人類本平等。而所依之地。本不平等。人類之財產。可以相共。而容而地方之面積。不能相共。而容夫共產者。以爲自喻。適志矣。然地有溫潤寒苦之不同。處寒苦者。盡力經營。以化其地爲膏腴。孰與攘奪膏腴之便。况氣候之燥潤。慘舒。其難齊。有百倍於地質者。自古溫潤之國。率爲苦寒人所兼。并願溫潤國。則未有蠶食苦寒國者。無他。苦寒國人。視溫潤國爲樂土。驅於欲望。則不憚斷脰摩頂以爭。

之悅。以使民忘其死。溫潤國人於苦寒地。素無欣羨之心。則其不能兼井也。亦宜。夫兩地皆有政府而苦寒必勝溫潤者。知其勝非政府所成。乃自然界所役使矣。今觀歐洲諸國侵略印度以南之地。其始豈假藉帝力。輝其天戈耶。一二農商規利遠涉。招集亡命挾捕獸之器以殺人。而其地遂爲所據。有斯於政府何與。及其殖民既就。上之政府以著領土之名。無舊無新。悉爲一國矣。而舊土民之厚利。猶爲征服者恣意侵漁。討伐生蕃。逞情殘殺。斯於國界何與。是故政府與國界破而猶有聚落之存。則溫潤地人必爲苦寒地人所殺掠。近則如白人之侵略南方。遠則如原人之覆滅他族。可決知也。夫俄人所以敢言無政府者何也。地素苦寒。有己國人之侵食他方。而不慮他方人之侵食己國。法人所以敢言無政府者何也。土雖膏腴。面積非甚廣。大有狹鄉人之侵略他溫潤地。而不慮他溫潤地人之侵略狹鄉。故實踐之而無所懼。若泰東諸國則不然。中原遼瀋。日本朝鮮。雖與俄國同時。無政府。東亞之民猶爲俄人所蹂躪也。滇桂閩廣。越南暹羅。雖與法國同時。無政府。南海之民猶爲法人所侵掠也。是何也。既依聚落地。著而居。則氣候之相較。有溫寒面積之相較。有廣狹

非法制契約所能平也。夫無政府者以爲自由平等之至耳。然始創自由平等於己國之人即實施最不自由平等於他國之人。在有政府界中言之。今法人之於越南。生則有稅死則有稅。乞食有稅清廁有稅。毀謗者殺越境者殺集會者殺其酷虐爲曠古所未有。是曰食人之國。雖蒙古回部曾未逮其豪毛。此法蘭西非始創自由平等之法。蘭西耶在有政府界中法人能行其自由平等者於域內而反行其最不自由平等者於越南。以此相推。雖至無政府時猶漁獵他人可知。已或者以爲語言文字有殊。迭相視爲異種。故無含容包覆之心。既統一則無斯慮。夫以利相爭。雖兄弟至親猶有操戈之憂。况故爲路人耶。今人震矜無政府說以爲典型。然縱令政府盡亡。國界盡破。而因仍固有之聚落以相什伍者。猶未化鎔合旅相爭其勢。仍不能已。則効其術者正爲創其說者所魚肉耳。是故欲無政府必無聚落。農爲游農工爲游工女爲游女。苦寒地人與溫潤地人每歲爰土易室而居。迭相遷移。庶不以執著而生陵奪。斯則無政府者必與無聚落說同時踐行也。三曰無人類。世人以政府爲衆惡之源。國家爲羣汗之府。寧不謂爾。雖然政府云國家云。固無自性。此政府與國

家者誰實成之。必曰人實成之。夫自人成之。自人廢之。斯固非絕特可驚之事。而成之之根不斷。有其廢之終。必有成之者。不然則原人本無政府。國家之累。何以漸相。堦積以有今日之穰穰者也。且人之相爭。非止飲食牝牡之事。人之爭。具寧獨火器。剛鐵之倫。睚眦小忿。則憎怨隨之。白刃未獲。則拳力先之。縱大地悉無政府。聚落銷兵。共產之制。得以實行。而相殺毀傷。猶不能絕其愈。於有政府者。昔鮑生有言曰。『細民之爭。不過小小匹夫校力。亦何所至。勢不能以合徒衆。威不足以驅異人。孰與王赫斯怒。陳師鞠旅。推無讎之民。攻無罪之國。僵戶動則以萬計。流血則漂櫛丹野。』

按鮑生好老莊之書。治劇辯之言。以爲古者無君。勝於今世。與抱朴子相難。中國言無政府者。前有莊子。後有鮑生。爲其最著。鮑語抱朴子詰鮑篇。

若是而已。使人類返於犬豕。不使人類進於修羅。其術雖善。而猶非圓滿無缺之方。是故一二大士。超人者。出誨之以斷人道。而絕其孳乳。教之以證無我。而盡其緣生。被化雖少。行術雖迂。展轉相熏。必有度盡之日。終不少留斯蠹。以自禍禍他。也。四日。無衆生。自毛奈倫極微之物。更互相生。以至人類。名爲進化。其實則一『流轉真如』。要使一物尚存。則人類必不能斷絕。新生之種。漸爲原人。久更浸淫。而今之社會。今之國家。又且復



見是故大士不住涅槃常生三惡道中教化諸趣令證無生而斷後有此則與無人類說同時踐行者也五曰無世界世界本無不待消滅而始爲無今之有器世間爲衆生依止之所本由衆生眼翳見病所成都非實有六十四種原質析至鄰虛終無不可復析之量既可復析即不得強立原子之名若云原子本無方分互相抵觸而後現形者既無方分便合渾淪爲一何有互相抵觸之事故知原子云者徒爲妄語其他或立伊太或立伊奈盧雞斯皆超出經驗之外但有假名要之空間尙無豈彼空間所容受者而可信其爲有然現見此器世間宛爾存在則以「衆同分業」錯亂其明故是則衆生既盡世界必無豪毛圭撮之存譬若病眼者死而眼中所見之空華與之俱死雖然此未可爲常人道也常人所信惟有「覆諦」而已世界初成溟濛一氣液質固形皆如煙聚佛謂之金藏雲康德謂之星雲今人謂之瓦斯氣儒者則以太素目之爾後漸漸凝成體若熟乳久之堅硬則地球於是定位次是乃有罪生滋長而有機物之最始果自無機物出乎則生物學家所不能斷定者若如覆諦世界不亡仍有產出羣生之日是故衆生悉證法空而世界爲之消弭斯爲最後

圓滿之期也。此五無者。非能於一時成就。最先二無。同時成就爲一期。其次二無。漸  
 遞成就爲一期。最後一無。畢竟成就爲一期。前二次二。其時期亦有互相錯雜者。以  
 非普遍。故不得以成就爲言。若自明者觀之。序次秩然。推行不亂。孰後孰急。若指果  
 於掌中。然而俗味遠。理僧滯。近教事之常也。今之在宗教者。以盛衰強弱爲素定。徒  
 執因緣。不知以增上緣輔其爲治。又乃情存詔曲。以強有力者爲護法。之宗抑盛輔  
 微耳。不欲聽願沾沾焉。以慈善事業。資助窮民。適爲豪強者保其令聞。長世。其有賢  
 者。甘趣寂滅。而萬善方便之法。不行。所謂財施無畏。施者意安在耶。若夫儼愍世  
 之材。以無政府爲至極矣。堅信性善之說。則謂利用厚生。與夫男女隱曲之事。果無  
 少缺。雖無法律。而不爲非。不悟人心好事。根於我見。我見不除。雖率爾擗目相視。猶  
 有并命同盡之心。豈專由利害得喪而已。以無政府主義。中道自畫。而不精勤以求  
 其破碎淨盡者。此亦乏於遠見者也。佛說鬱單越洲人。無妻妾田宅車馬財物資  
 具。諸攝受清寧者。壽殊勝三洲。而佛亦不於是洲出世。此其事豈非明驗於今  
 耶。

何以云性善之說不可堅信。人心好爭根於我見耶。答曰。人之本性。所謂藏識。無善無惡者。勿論也。而末那意根。雖無記而有覆常執藏識。以爲自我。以執我之見。現於意識而善惡之念。生人心。固非無善亦非不好善。如孟子路索索賓霍爾皆以惻隱之心立極誠。非夸誕。然如希臘學者。括人心之所好而立真善美。三斯實至陋之論。人皆著我。則皆以爲我勝於他。而好勝之念。現之爲爭。非獨人爾。一切動物皆然。若雞者若鵠鶉者。若蛙與蝦蟇者。若蟋蟀者。多以無事相爭。而不必盡爲利害得喪之事。索賓霍爾立意。志世界之說。謂意志常自相競。證以蟻子。下指甲而斷之。蟻子既死。其身與首猶相鬪。此豈爲利害得喪而然乎。嬰兒始能言時。兩不遜。則舉手相撲。及至壯夫。亦有以嘲罵瞬視之微。而懷怨以終其世者。杯酒失意。白刃相仇。蓋前世所常觀。此又豈爲利害得喪之事也。然世多以利害得喪而生競者。以好勝是其天性。涉於利害得喪之事。則發之愈烈耳。寧得謂人之相殺者。止於生存競爭。牝牡競爭而已乎。今使人無私藏。亦無家室。其爲財產妃色而生爭者。固少息矣。然斯之社會在獸類。固有之。獸類無一夫一婦之事。兩性相逐。天下爲公。而以字尾之故。相噬。

蓄者猶衆何獨於人類而能外是獸類言語既簡少惟以聲氣呼召排擯而峭刻之  
 調譏無有焉其知恥之心亦寡故無以言語而起競爭之事人則不然有喙三尺其  
 利其於刀矛報之者亦率以刀矛從事亂之生也則言語以爲階蕭同房中之一笑  
 稽康鍛竈之兩言其禍至於喪師斷首此猶曰報之者有勢藉也縱無勢藉一身之  
 股肱固在凡彼勇夫不忍惡聲以至相死者多矣然未至於甚潰裂者何也有法律  
 以閑之有利欲以掣之也人情莫不懷生而惡死非飢寒交迫鋌而走險者嚴刑在  
 側常有以挫其好勝之心亦或遁逃法外而令名既損民所不與攻難剽暴之徒與  
 社會既不相入則無窮之希望自此而終此所以憚於猝發也然以二者相衡則法  
 律之懲戒其力微而利欲之希望其力厚今無政府法律有無且勿論共產同內則  
 一身無利之可損亦無利之可增也希望既絕僞道德以此廓清而好勝之良能將  
 於是軒豁呈露蓋處今時之社會者非無好勝之心也而常爲利欲所設故近世欲  
 作民氣者在損其好利之心使人人自尊則始可以勇猛無畏及無政府主義成就  
 以後其所患又在彼不在此或者以爲今時風氣經戾好殺者已居少數他時政府

雖亡而習貫猶因仍不沒。無患其遽裂者。吾則以爲不然。今之習慣非能使天性遷移。特強制之使不發耳。誰無瞋心。誰不屠殺有情。以供餐食。是好殺之習慣。由性成而不殺之習慣。爲強制也。藩籬旣徹。則向之彈力。復生。縱有力能強制者。必其嘗處今之社會而後處無政府之時代者耳。再世以往。其子孫不見。今之社會安有不殺之習慣哉。或者以爲惻隱之心。人所素有。雖其好勝。必能強自制裁。吾又以爲不然。惻隱之心。孟軻舉孺子入井爲例。此最爲密切者。人之所憐。在彼弱小於我。而所憎。在其敵對於我。即彼惻隱心者。亦與好勝心同一根抵。雖甚凶戾。無不憐弱者。雖甚仁慈。無不憎怨家。觀夫任俠之居心。即可見矣。上世人獸爭戰之時。常殺其長者而象其稚者。其次部落爭戰之時。常屠其丁壯而遺其婦女弱兒。此寧有政令發徵期會哉。誅其強者。本乎好勝心。全其弱者。本乎惻隱心。人之良能。然也。縱令人人不做。無告不侮。鰥寡而體力智勇與我相若者。一有小忿。常存必殺之心。此必不能去者也。或者以爲無政府時。旣無爭具。雖欲相殺。而有不可得者。吾又以爲不然。人之異於禽獸者。在其體力有差。世固有力能扛鼎。亦有不舉一雛者。此則強弱相形。或足以

動其哀憐之念。至乎常人相視力有餘而形不逮。亦數有之。攘臂相爭。猶足斷命。況於長竿白挺。猶有可藉乎。且夫兵器雖銷而資生金鐵。猶不可廢。農夫發地則必有犁鋤矣。庖人割截則必有刀匕矣。大匠伐木則必有斧斤矣。女紅制帛則必有剪刀矣。舉此數者無不可資爲殺人之具。安在其赤手無藉也。雖然必謂人將相殺。當以法律治之。而願政府之存者是則甚謬。原政府之初設也。本非以法律衛民而成。乃以爭地劫人而成。今者法令滋章。其所庇仍在強者。貧民以爲盜。受誅寧止億兆。其或邏候森嚴。不得恣意。則轉死於煤坑中耳。至於帝國主義。則寢食不忘者。常在劫殺。雖磨牙吮血。赤地千里。而以爲義所當然。夫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此莊生所爲憤嫉。今無政府。雖不免於自相賊殺。必不能如有政府之多。且平人相殘。視其齊力。非夫以強陵弱。以衆暴寡者之可悲也。昔鮑生有言曰。『使夫桀紂之徒。得燔人辜。諫者脯諸侯。渣方伯。剖人心。破人脛。窮驕淫之惡。用炮烙之虐。若令斯人竝爲匹夫。性雖凶奢。安得施之。使彼肆酷恣欲。屠割天下。由於爲君。故得縱意也。』綜觀今世所謂文明之國。其屠戮異洲異色種人。蓋有甚於桀紂桀紂唯一人。而今則合吏

民以爲之桀紂無美名而今則借學術以文之獨一桀紂猶不如去之爲愈況合羣策羣力以爲桀紂矣夫鬪毆殺人者其心戇計謀殺人者其惡深獨力殺人者其害微聚衆殺人者其禍劇今政府固盡知此法律所治輕重有殊焉而政府自體乃適爲計謀聚衆以殺人者則爲得不捨此之重而就彼之輕耶古之言性惡者莫如荀卿其見非不卓絕猶云當以禮法治之荀卿之時所見不出禹域七雄相爭民如草芥然尙不如近世帝國主義之甚隨俗雅化以建設政府爲當然而自語相違實甚何者既知人性之惡彼政府者亦猶人耳其性寧獨不惡耶檢以禮法而禮法者又惡人所制也就云禮法非惡然不可刻木爲吏則把持禮法者猶是惡人以惡人治惡人譬則使虎理熊令梟將獍熊與獍之惡未改而適爲虎與梟傳其爪牙然則正以性惡之故不得不廢政府莊生云脣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縱令有新政府者出能盡反近世文明政府所爲而其幅員不能徧於大地且機關既設衆慝日滋終足以爲大盜之藉故余以設新政府者爲無政府之階而永世守之則不可無政府者雖有平人相殺其酷猶愈於有政府終當使其趨於寂滅而

以爲圓滿則不可。

所謂無人類無衆生無世界者。說雖繁多。而無人類爲最要。以觀無我爲本因。以斷交接爲方便。此消滅人類之方也。然世人多云。天地之大德曰生。陰陽匹偶。根性所同。不應背天德而違人道。嗟乎。人在天地。若物之寄於康瓠耳。器非同類。則無德之可感。體無知識。則何物之能生。且原始要終。有生者。未有不死。旣云天地之大德曰生。何獨不云天地之大德曰死乎。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乃老子已知之矣。夫名色五陰。是爲苦聚。人生三苦。一依內苦。二依外苦。三依天苦。此則金七十論師猶明其義。而近世學者亦云。苦爲積極樂。爲消極。其說近成實論。問受品云。『又種種樂少苦能勝。如人具足受。五欲時。蚊蚋所侵。則生苦覺。又如存百子樂。不如喪一子苦。』夫蓋世間之上妙樂。具無益於我。秋毫而祇足以填苦壑。則人生之爲苦聚。可知。故世親百論釋云。『福有二相。能與樂。能與苦。如雜毒飯食時。美欲消時。苦福亦如是。復次。有福報是樂。因多受。則苦。因譬如近火止寒。則樂。轉近燒身。則苦。是故福二相。二相故。無常是以應捨。』然則若苦若樂。終之爲苦一也。本未生時。非有苦樂。可受。



而生者。忽以苦。府。綱。之。使。人。果。天。地。所。生。則。對。之。方。爲。大。怨。而。何。大。德。之。有。焉。或。竊。海。格。爾。說。有。『無』成。義。以。爲。宇。宙。之。目。的。在。成。故。惟。合。其。目。的。者。爲。是。夫。使。宇。宙。而。無。所。知。則。本。無。目。的。也。使。宇。宙。而。有。所。知。以。是。輕。利。安。隱。之。身。而。倏。焉。生。成。萬。物。以。自。蠹。譬。諸。甘。食。不。休。終。生。螻。虻。之。害。其。卒。必。且。自。悔。或。思。得。芫。華。巴。豆。以。下。之。矣。然。則。宇。宙。目。的。或。正。在。自。悔。其。成。何。成。之。可。樂。調。御。大。夫。當。爲。宇。宙。之。讖。悔。者。不。當。爲。宇。宙。所。漂。流。者。且。人。之。在。斯。世。也。若。局。形。氣。以。爲。言。清。淨。染。汗。從。吾。志。耳。安。用。效。忠。孝。於。宇。宙。目。的。爲。若。外。形。氣。以。爲。言。宇。宙。尚。無。何。有。目。的。之。世。之。論。者。執。著。有。生。而。其。終。果。於。行。殺。曷。若。生。殺。兩。盡。之。爲。愈。也。至。其。所。謂。人。道。者。不。知。以。宇。宙。目。的。爲。準。耶。抑。以。人。類。天。性。爲。準。耶。若。以。宇。宙。目。的。爲。準。者。已。如。前。駁。若。以。人。類。天。性。爲。準。者。人。之。天。性。不。能。無。淫。猶。其。天。性。不。能。無。殺。以。淫。爲。人。道。不。可。斷。者。何。不。以。殺。爲。人。道。而。不。可。斷。乎。何。以。知。其。然。也。人。之。情。性。可。見。者。莫。如。詩。其。次。莫。如。小。說。神。話。中。國。之。詩。風。以。道。淫。雅。頌。以。道。殺。而。言。淫。者。以。窈。窕。好。逑。文。之。言。殺。者。以。神。武。者。定。文。之。屈。原。相。如。之。作。哀。則。言。思。美。人。見。佚。女。壯。則。言。誅。風。伯。刑。兩。

師雖一往寓言若非淫殺則不足以爲美者乃如常行小說非以戀愛表淫即以偵探表殺此爲中外所同至於神話希臘印度皆立男女二神而急風驟雨則羣指爲天神戰鬪之事以及刑天干位修羅爭帝天魔誘人波旬憍佛凡諸殺事神話中往往有之而淫婆葦紐之教則公言淫天方之教則公言殺故知淫云教云皆人之根性也若人性果不好殺者何以勇果剛毅等名至今不爲惡詞而以之爲美德觀其所美則人性大可見矣善乎太史公曰『自含血戴角之獸見犯則校而況於人懷好惡喜怒之氣喜則愛心生怒則毒螫加情性之理也』小亞細亞學者海邏克黎提之言曰『爭者羣生之父萬物之王一日息其爭戰則宇宙將自滅亡』其言雖悖而適合於事情萬物無我見則不生無我見則不殺生與我見俱來而殺亦隨之非直此也芸芸萬類本一心耳因迷見異以其我見自封而無形之外延因以張其抵抗力則始凝成個體以生是故殺機在前生理在後若究竟無殺心者即無能生之道此義云何證以有形之物皆自衛而禦他同一方分不占兩物微塵野馬互不相容雖以無形之分別心一剎那間亦不容俱起兩念斯皆排擠異類互相賊殺之徵一

切法。我人。我法。爾以殺爲生。無殺則三界自然絕紐。以是推觀。則人爲萬物之元惡。斷可知矣。今據天性以爲準。而云淫爲人道。則殺亦獨非人道耶。夫婦公有既縱淫矣。法律廢弛。既聽殺矣。所以爲此者。豈以縱淫聽殺爲當然。謂如是而後合群相殺者。可以衰止較諸有政府時爲猶愈爾。夫所惡者殺也。而殺根終不可斷。欲斷殺者。不得先斷我見。而我見斷。則生亦斷。安可以男女匹偶爲當行哉。問曰。若生當斷。曷若殺之之爲愈。且既以人爲元惡。則殺之也何害。答曰。斷生者。謂斷後有之生。非斷現有之生。若現有之生。可斷。斯即殺矣。而不斷殺者。即亦不能斷生。何以故。能殺所殺。我見皆未盡。故且人爲萬物之元惡。是則然矣。子元惡也。我元惡也。均之元惡。而二者何以相治。若欲聽命於摩醯首羅大梵帝釋耶和瓦等。彼實虛無不可信。其爲有縱令有之。既有生矣。則是與爾我同爲元惡也。同爲元惡。即亦弗能相治。言無人類者。不欲以是人殺他人。猶之言無政府者。不欲以是政府滅他政府。非直不欲。且痛惡之。所以者。何爲惡殺。故爲平等。故是故斷生之道。任人自爲。而不得以行殺爲斷生矣。問曰。人之有淫。有政府時。且不能以法律斷之。況無政府而可。

五 無 論

二〇

以是強遮人之情欲耶。答曰：斷淫者固任人爲之，非他人所能強制。惟然故展轉相熏，其收效至爲闊遠。若可以強制者，不過六七年而大地可無噍類，安得此徑易事也。人之不可強制者，非獨淫爾。雖殺亦不可強遮也。真遮殺者，不僅於動物遮之。

雖至草木苔蘚之微，所謂「種子村」「有情村」者，猶不得有意毀壞。村者是依止義。種子村即果核等爲

種子所依止。有情村即微菌淫生，則有青衣白醜之屬，欲去之者，惟得起潔淨心，不得起損害心。斯豈盡人能然者，惟以同志自爲契約而展轉及於他人。斯有度盡之曰：

已問曰：若淫殺皆爲天性者，何以人皆惡殺？若淫殺皆可厭惡者，何故於淫則習而忘之，顯反以爲人倫之始？答曰：人若不惡淫者，納采問名，既公布婚姻之禮，何以夫

婦隱曲當在屏蔽之中，不如犬豕之遵大路而又先知蔽前，繼知蔽後，露生支而行者，則人人舉以爲羞，下至麋鹿，狸牲牝牡相逐，則牝者猶遁逃不暇，豈非交會之情

雖禽豸亦知隱避乎？近人說尤謬者，以爲「交會無關廉恥。若生支出於面頰，則與銜吻等耳。」不知

道與口同處，則便穢亦不知其臭乎。」或又謂「衛藏風俗，常便老嫗教男女行淫之法，未嘗屏蔽。故知屏蔽者乃習貫使然，非本性也。」然斯巴達人之俗，以善竊盜爲美談。若如彼說，胡不曰「自諱言竊盜者亦習貫使然。」人有偶爲誑語，雖於利害無關者，乍被發覺，無不忸然見色。彼淫者非人之本性乎？

亦其比爾而人之於殺。顧有悍然矜伐其能者。上者銘之鐘石。著之史書。雖窮而在下者。亦因是得稱爲「好漢」。法律祇足以制其行事。然人心尊崇之念。雖嚴刑莫能遮。誰謂惡殺不惡淫耶。故就好美好勝之心。以言則淫殺皆人所好矣。格以好善之心。而淫殺又皆爲人所惡矣。要之性中種子。本以真如無明。更互相重。由無明重。真如而天性有好淫好殺之心。由真如無明。而天性亦有惡淫惡殺之心。兩者具存。在人所自擇耳。問曰。生物進化。未有盡期。今之人雖多賊殺。千百世後。或爲道德純備之人。何必以滅絕人類爲志也。答曰。望進化者。其迷與求神仙無異。今自微生以至人類。進化惟在智識而道德。乃日見其反。張進化愈甚。好勝之心愈甚。而殺亦愈甚。縱令進化至千百世後。知識慧了。或倍蓰於今人。而殺心方日見其熾。所以者何。我見愈盛。故吾友北輝次郎嘗期化學日精。則人人可以鑛物和爲飲食。而動植皆可恣其自生。乃至便利道斷。交會路絕。則人與天神無二。夫鑛物供餐之說。容有其期。而殺心終不以飲食有餘而止。此前所已言者。若夫斷便利絕交會。則與辟穀還丹相似。大藥既成。入腹不腐。神仙之說固然。而我見不亡。淫根必無自斷之道。老

五無論

三二

子云吾所以有大患以有身故法與之貌識與之形五作根既開洞穴而發枝莖則非掉動以遂所欲不已故曰有欲以觀其覈覈之不亡而求其自然無欲烏可得哉縱令證得四空形質已銷我見猶未伏滅因緣外界其種得以更生故余以爲我見在者有潤生則淫必不可除有好勝則殺必不可滅夫耽於進化者猶見沐浴爲清涼而欲沈於溟海所願與卓犖獨行之士勤學無生期於人類衆生世界一切銷鎔而止毋沾沾焉以進化爲可欣矣嗚呼人生之智無涯而事爲空閒時間所限今日欲飛躍以至五無未可得也還以隨順有邊爲初階所謂跛驢之行夫欲不爲跛驢而不得者此人類所以愈可哀也

香附子苦蔘

菴摩羅除熱

石女無有兒

竹筍重有苦

兔印記月光

陽春時作樂

## 定復仇之是非

太炎

種族革命之志爲復仇。然今人多以復仇爲上古野蠻之事。故余以義定復仇之是非。云。平。不。平。以。使。平。者。斯。謂。復。仇。著。者。乃。有。親。屬。反。兵。之。事。報。之。得。直。固。無。可。非。也。然。私。人。之。相。殺。者。或。以。感。憤。激。昂。而。過。其。直。於。是。有。法。律。以。範。之。法。律。者。則。以。公。羣。代。私。人。復。仇。爾。既。其。相。代。則。私。人。之。復。仇。者。自。可。禁。遮。然。至。於。法。律。所。窮。則。復。仇。即。無。得。而。非。議。兩。國。交。兵。本。復。仇。之。事。即。有。過。當。而。他。國。莫。能。問。者。以。國。家。之。上。更。無。法。律。以。宰。制。之。也。國際法者。本支離牽補之制。至於兩國交兵。即非法所能禁。今以一種族代他種族而有國家兩種。族間豈有法律處其際者。既無法律則非復仇不已。若以種族革命爲復仇之非。行國與國之相戰爭者。何以不爲復仇之非。行於此則退之於彼。則進之抑揚之論。非有比例可知也。或曰。法律者所以懲後。非代爲被害者報償。夫使法律祇爲懲後。民窮爲盜。未見行法而能少衰。何故。治盜之律。不爲廢止。且刑之當。其罪猶賞之報。其勞今日刑。祇以懲後。人則賞亦祇以勸後。人爲懲制。刑非以償。害則亦可云爲勸制。

定復仇之是非

一

定復仇之是非

二

賞非以報勞也。充其類例則是勞者本無可賞，害者本無可刑，而懲勸亦甚無謂矣。即實言之，用刑之本心趣以償害而懲後者，乃其所孳生之利息蕩及之餘波耳。猶之求飲食者本爲療飢，乃適足以充肌肉；求匹偶者本以遂欲，乃適足以長子孫。療飢遂欲爲其本心，充肌肉與長子孫爲其餘利。若曰求飲食者本爲充肌肉，求匹偶者本爲長子孫，則人情必不爾也。飲食有時不充肌肉，匹偶有時不長子孫，然其事終不因之廢止。何者所急在現在，非預爲未來。彼用刑者亦猶是已。雖然法律本寬平，亦常有濫及不辜之懼，故證據不足則勿能以論罪，而巧於爲害者常得脫逃。定法者知其然，則不敢以讞法爲至周無漏。吾土自周漢以來，常寬復仇之律，惟過當者必誅。雖儒家亦以復仇爲是，無他明知聽訟折獄之制不能至周，故作法者亦常歉然自愧，而有所假借寬貸於人。歐美之法則不然，雖復仇者亦與尋常殺傷等罪審自知其讞法之不周而悍然以爲完具，是則以復仇爲野蠻者，乃國家所以自爲文過耳。平議是非者安取是爲？又塗飾之則謂復仇，雖是而國家之秩序不可侵，是以有禁。若然則國家之秩序爲重，而個人之損害爲輕。斯國家者即以衆暴寡之國。



家矣。論者不悟。囿蔽於長國家者之言。因循成俗。以爲義法本然而以復仇爲野蠻之行。此最可嗤鄙者也。且夫衡論私人。強以法律之言彈正。已不足以服其心矣。至一種族所建之國家。爲他種族攘奪而有之。則本無法律處乎其上。於此而猶以復仇爲戾。是明伸能害者。以抑受害者也。已則爲卑。諂黷亂之尤。而方以野蠻議人。苟有人心安。必與牛羣相辯矣。若果充其類例。以兩種相對之復仇爲非。則必不以兩國相對之復仇爲是。今於兩國治戎積尸。喋血者。顧不敢議其後。雖議之。亦祇以爲一。是一非而於種族革命。乃窮極詬詈之是非。以漢族之事業尙未成。而他國家之事業則已成。故議論亦因之去就。乎此適足自白其佞諛。強者亦何足與校焉。嗚呼。萬方同醉。不可以是非爭也。今世論者於同一行事。小且弱者則非之。強且大者則是之。非獨復仇然也。凡以人民爲財產。而賣鬻之者。法律所誅。雖輿論亦云至野蠻也。然法人以加奈陀鬻於英。西班牙人以美洲屬地鬻於德。以菲律賓鬻於美。盡其域內之田宅人民。一切以市儈之道貿易於人。購取者亦受之無作。視賣鬻一二人者。其野蠻非百倍乎。而舉世漠然不以爲詬。其他亦推是可知。己抑黨附國家者。勿

定復仇之是非

三

定復仇之是非

四

論也。今有以恢復人權爲主而革命者。亦或謂種族革命爲復仇。比于野蠻之習。夫強有力者嘗蹂躪人權。今欲恢復則必取於強有力者之手而得之。而凡有所加害於我者。則彈丸當射其胸。此獨非復仇乎。爲社會復仇與爲種族復仇。其巨細雖殊。其爲復仇。奚以異。必以復仇爲非。則凡託於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者。惟當敬聽杜爾斯兌之言。待強者自然消滅。一有暴動。即無解於復仇之名。而亦自陷於野蠻之域矣。且種族復仇者。本非外於政權而言。則所對者。即異種之強有力矣。何以彼之必是而此之必非也。夫反對復仇者。法律而外。莫如宗教。循乎佛說。殺人者得波羅夷罪。爲六親復仇而殺人者。得偷蘭遮罪。雖輕重有殊。其以爲罪則一。且六度有忍辱之門。而頭目腦髓。亦任人取搗矣。循乎老子之說。則言報怨以德矣。循乎宋子之說。則言見侮不辱。使人不鬪矣。循乎耶蘇之說。則言視仇如友矣。是數公者。微特以私人小聚之復仇爲非。亦不以公衆大羣之復仇爲是。有奴隸我。蹴踐我。殺傷我者。我國不當報之。雖見斯非行之加於他人者。亦不當代爲報之。非直不報。乃或捨吾所固有者。以增益彼。而愧其心。循是則爲上德。大慈而強暴者。亦非不可感化。昔者

張武受賄漢文不加按治而賜之金武卒改行彼特恭儉小仁之世主耳猶足以化貪墨而況命世哲人之所爲乎然今之言恢復人權者則於此固弗能忍其遇富強豪暴之徒猶以相殺毀傷爲事夫相殺毀傷之效速於口舌相規躬行相勵而不得不謂之復仇則宗教之所言者亦豈其所能藉口耶或曰恢復人權者本爲蒼生謀其利益而復仇特其方便徑塗至言種族革命者則純以復仇爲志觀念既殊是以文野有異此又顛倒繆戾之論也人苟純以復仇爲心其潔白終遠勝於謀利今有負氣忿事願吾黨與彼黨俱仆此至潔白者也願吾黨勝而彼黨敗者此潔與汗參半者也於一勝一敗之餘復求吾黨之得而彼黨之喪者此最爲污垢者也人之常情不以決鬪殺人爲可甚至殺人而復劫取其財則莫不裂眦道之牛以角觸馬以足踉象以鼻捲有時亦能殺人也而多由不勝忿戾之心以至行殺未嘗因以爲利故人之稱馬牛象者以爲仁厚之蟲至於虎豹殺人而啖其肉則謂之殘獸云爾矣因是以觀昔者蒙古回部之滅國也惟懷好殺制勝之心而謀利非其所急今者歐洲白種之滅國也則先之以謀利之心而後行其殺人之事是故蒙古回部猶有高

定復仇之是非

五

定復仇之是非

六

於歐洲者。今之種族革命。若人人期於顛覆清廷而止。其後利害存亡。悉所不論。吾則頂禮膜拜於斯人矣。而綴學知書之士。纔識一名以上。皆汲汲於遠謀。未有不以共和政體國家社會。耿介於其心者。余雖蹕蹕。亦不能不隨俗爲言。且以爲民族主義。非專爲漢族而已。越南印度緬甸馬來之屬。亦當推己及之。滅清以往。非有建設之方。則此志亦不可達。於是則屈心以就物。而潔白之心亦已化爲污垢。與言恢復人權者。同其淪落而已矣。然而是非高下之心。則固有與常人絕異者。夫一言利益。無論利他自利。而其志必在保惠後生。後生未生也。心知形體一切冥如。而豪暴富強者。雖吾仇敵。固吾所素識。知於未生。無形者。則求福之於現在。相識者。則先殺之。此得爲利他乎。夫曰犧牲少數。以利多數。言雖非當。而猶可以自成其義也。今日犧牲有者。以利無者。此其語亦太謬矣。若曰後生必有則。慧星拂地之期。安知不在俄頃。寧能虛計百年。以待裸蟲之滋長者。縱無斯懼。然人類之相愛。利本乎感。情感情所由生。在乎形色天性而已。損現在有相之人。以利未來無相之人。人情果若是乎。故知一言利益。非特染其純白之心。而於義亦不成立矣。抑人類者。其鉅雀無明之

遺。卵。歟。無。明。故。背。慧。解。而。生。橫。計。橫。計。雖。妄。舉。世。固。不。以。爲。非。殺。人。祠。天。者。云。恢。復。人。權。者。云。建。設。共。和。政。體。主。持。國。家。社。會。者。云。若。夫。文。明。野。蠻。之。名。當。何。所。顧。慮。耶。今。之。言。文。明。者。非。以。道。義。爲。準。而。以。虛。榮。爲。準。持。斯。名。以。挾。制。人。心。然。人。亦。靡。然。從。之。者。蓋。文。明。即。時。尚。之。異。名。崇。拜。文。明。即。趣。時。之。別。語。吾。土。孔。子。爲。聖。之。時。後。生。染。其。風。烈。雖。奮。力。抵。拒。者。祇。排。其。階。級。禮。教。之。談。而。趣。時。之。疾。固。已。淪。於。骨。髓。非。直。弗。擊。又。相。率。崇。效。之。然。則。趨。步。文。明。與。高。髻。細。腰。之。見。相。去。有。幾。誠。欲。辯。別。是。非。者。當。取。文。明。野。蠻。之。名。詞。而。廢。絕。之。按。文。明。本。此。邦。舊。語。多。以。法。度。文。物。爲。言。已。虛。僞。不。貞。矣。今。所。謂。文。明。者。較。此。彌。下。至。於。野。蠻。二。字。本。出。鄙。言。尤。不。足。論。寧。沾。沾。焉。隨。俗。爲。向。背。乎。或。曰。如。公。所。言。民。族。者。非。封。於。漢。族。而。已。雖。婆。羅。門。白。衣。諸。種。今。既。失。職。亦。當。還。其。民。族。之。舊。常。是。則。言。反。對。強。種。可。也。何。取。以。排。滿。爲。幟。耶。答。曰。人。之。思。想。無。方。而。行。事。則。惟。取。其。切。近。如。余。所。念。雖。無。政。府。主。義。猶。非。最。爲。高。尚。也。高。尚。者。在。并。人。類。衆。生。而。盡。絕。之。則。思。想。之。輪。廓。在。是。矣。然。舉。其。切。近。可。行。者。猶。不。得。不。退。就。民。族。主。義。民。族。主。義。非。徧。爲。人。羣。說。法。願。專。爲。漢。人。說。法。耳。夫。排。滿。洲。即。排。強。種。矣。排。清。主。即。排。王。權。矣。譬。如。言。捕。師。子。則。不。必。別。以。捕。猛。獸。爲。名。何。以。故。聞。

定復仇之是非

七

定復仇之是非

八

師子之名而猛獸。在是故然。必舉具體之滿洲清主而不舉抽象之強種。王權者強種與王權其名無限。滿洲與清主其名有限。今之強種孰如白人。今之王權孰如獨逸帝。按規定君位當永屬一家。又謂人君無責任者。惟立憲國而已。中國舊云專制。然撫我則后虐我。則仇萬方有罪在子一人等語。正與永屬一家全無責任之義相反。如秦始皇之遠推萬世。至今笑其頑愚是故專制之王。減于君主立憲遠矣。苟取無限之名以爲旌幟。則中國之事猶在後而所欲先攻者乃在他矣。今祇爲一區說法。斯無取籠罩一切之名。惟此現量在前者是循。是以推強種之白人。非不當爲黑人。赤人驅之也。王權之獨逸帝。非不當爲世界生民廢之也。然規定行事者。至急莫如切膚。至審莫如量力。今日漢人其智力豈足方行域外。則斯事固爲後圖矣。夫「智圓行方」之語爲世人所周知。理想雖無涯岸。而人類本爲時間空間所限。勢不得以自在游行。余向者所稱說。固非以民族主義自畫而已。人我法。我猶謂當一切除之。雖獨唱寡和。然猶不憚煩辭。冀導人心於光大高明之路。乃至切指事情。則仍以排滿爲先務。然則理可頓悟。事不頓除。其塗徑曷能強一耶。或曰。中國者。漢族所壑闢也。東胡之族自寧古塔來。盜漢族所固有。則漢族欲排之。寧思漢族未至以前。此中國者。非苗族所壑闢耶。諸夏之族自帕米爾高原來。盜苗

族所固有。而苗族曷嘗不思排之。漢人排滿爲正義。彼苗人之排漢者。亦獨非正義歟。答曰。滿洲自寧古塔來。歷史之明文。然也。漢族自帕米爾高原來。特以篆書神話之微文。展轉考索。比度而得之。而歷史未嘗有其明據。苗人之族。當時果普徧中國。以否蚩尤之徒。當時果即苗人。以否皆無左契。證書獨據上世流傳之書。支離牴觸者。摘其類似之點。以爲言。烏有若滿漢之章章者乎。若苗人自有史書記其成事。確然無疑。因是以興復仇之旅。余豈敢逆其顏行。有伏就斧質而已矣。雖然。漢人所仇。則滿族爾。縱令苗人排漢。漢人亦不得不先排滿。若苗人之排漢者。證據武力。事事與漢之排滿相當。漢人則安得反報也。若其文非左契。而惟以比類得之。則有非吾所印忍者。且三苗之國。左洞庭而右彭蠡。其族則在荆漢以南。今北方之詞氣大同。而南土猶多磔格。則知本與苗民綵襍。而生所謂漢族。固非與苗民截然區劃。又誰得割分者。而純粹苗人。則自有土司。故地其獨立之性。自在。改土歸流。實滿洲之創制。漢人固曷嘗翦滅苗民。而侵其國土哉。若推極以言之。則牛羊雞鶩之被啖於人者。衆矣。假令牛羊雞鶩能起而誅吾族。是亦復仇之正義。誰得以爲非者。其異於滿

定復仇之是非

定復仇之是非

漢之爭則以所復者祇爲生命不爲政權耳夫吾言民族主義始自漢種至於羣倫又遠推之及於禽雀牲畜無不以自護其族爲當然名則狹隘其心乃廣大矣而反對民族主義者則鮮不以人食動物爲天職惟以正義利人羣獨不爲動物平其冤抑又何其狹隘也由是以觀則彼之反對復仇者非所以自護其隱慝歟

齋田氏祖於庭食客千人中坐有猷魚鴈者田

氏視之乃歎曰天之於民厚矣殖五穀生魚鴈

以爲之用衆客和之如響鮑氏之子年十二預

於次進曰不如君言天地萬物與我並生類也

類無貴賤徒以小大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

爲而生之人取可食者而食之豈天本爲人生

之且蚊蚋嚼膚虎狼食肉非天本爲蚊蚋生人

虎狼生肉者哉

右列子說符篇語



# 土地國有與財政

(續第十五號)

縣 解

## 第五 駁土地收入不足供國用之說

以上所論皆只就現在所可有之租言耳。而吾輩所以言土地國有後財政鞏固者。非謂政府得此八十萬萬而遂可用之也。吾輩主張土地國有之原始理由在地租之自然增加而所欲取以爲新政府之收入者亦在此。浴社會的自然恩惠而增加之。額故曰此增加一倍之八十萬萬爲新政府所有。不言其本來之地租與增加之地租皆爲政府之收入也。而彼報不察則爲言曰。以下十七頁

彼報之土地國有論既主定價買收之說則買收時不可不給以代價明矣吾試與彼核算其共和國政府所應支給之土地代價共需幾何據彼所核算則全國地代總額八十萬萬夫地代非地價也(中畧)然則地代總額八十萬萬之土地其所有地價總額應爲一千二百萬萬元有奇(中畧)共和國政府無點金術不知何以給之即曰如日本收鐵道爲國有之例不必支給現金而付以

公債證票（中峇）以新造政府第一著手即負擔十倍於法國總額一千三百萬萬餘元之國債天下有如是之財政計畫耶（中峇）且凡募集國債者當其募集之始不可不豫計及所以償還之途及其每年給付利息之財源現今普通之國債最廉者亦須給利五分則每百元者歲給利五元而地價值百元其地代不過歲六元國家擁此百元之所有權而所收入六元之利益以六分之五付諸債權者而僅自有其六分之一然則果使有八十萬萬之歲入者則每歲不可不以六十五萬萬餘為國債利息即吾所計算謂地代總額為六萬萬者則每歲不可不以五萬萬為國債利息天下又有如是之財政耶

此其立論包含二個之誤謬第一誤解吾人之說以為吾輩將現在八十萬萬之地租以為收入第二武斷吾輩之國有方法為以公債買收又以消費的國債擬此買收國債而不以起業國債擬此買收國債也以下先就此第二之誤謬而駁之以次及於第一之誤謬。

吾人前言土地國有未嘗論及以如何之方法使為國有也。他種財產之為國有固

常以買收之方法而如土地之價值總額過大者決不能以單純一時收買之方法爲滿足。此於實際稍加考慮者所能知也。既已明知土地之將來增價可至數倍而此數倍之增價由社會之進化以生不由勞力資本則取其將來之增價補償現在所有土地者之損失而此地價增加之益遂歸於國家則可以勝於一時收買之無謀。於是有所相輔而生之兩方法。先給國債券而後償還一也。劃定價值後有增價悉以歸官然後隨時依價收買二也。此兩法可并行不相悖。而第二法尤便利。何則。現在土地鮮屬大地主數十年間必有交易。若劃定地價則交易必更頻繁。而土地之買賣必涉於官無從欺匿。故劃定地價之後有交易止以原價歸賣主而其增價屬國家矣。如此國家可不費一錢而收增價之益。以此收益供買收之用優有餘矣。所以先定地價則土地之買賣必頻繁者。凡地主之吝賣其土地者一懼損失二希厚利也。既劃定地價矣。地主不患不得售其本價。又無從希額外之利。得故苟有欲買者。雖以國家之力強制之可也。藉令其不欲賣而自納其增價之額亦可也。要之有地價可增加之事實。則必有欲求買者。而無論其買賣之成立否。國家皆受其

增價之益而地主初不抗拒其不抗拒非爲勢抑而然亦自計其利而已故一方用國債買收之策一方用此策則買收之財源決不患其乏也。

然梁氏只知可以公債買收而不知此法則其爲駁議之無所當固宜耳且即如彼所論有此千三百餘萬萬之國債其結果於財政亦無絲忽之危險何則凡論公債之結果其最要之點在其公債有生產的性質與否其起債而爲生產的者爲起業公債非然者則消費的公債也而現在各國之國債多爲消費而募集其尤重者以事戰爭供賠償夫以公債供戰爭賠償之用則是其費終不可復而於將來之收入無毫末之益即如論者所舉法國之例彼百餘萬之公債其大半皆以充戰費者也即普法一役彼之公債已由四萬萬八千鎊升至八萬萬八千鎊而一時浮動之公債尙在外此皆仰償於租稅者也夫故其財政受其影響而近年之支出公債費至居經費十分之三有奇爲鉅額矣然假使法之借款不以用於戰爭而用以起業則其業務所益優足以給其公債之費用則法之財政固甚安全無恙也惟其公債之收入已以供軍用更無從回復則其利息及償還之源泉勢不能外於租稅而人民以

有。此。公。債。故。每。人。負。擔。之。國。債。費。二。十。一。馬。克。二。有。奇。一。一。皆。自。其。所。得。中。割。出。之。此。其。病。民。所。以。見。詬。也。然。而。以。公。債。買。收。土。地。絕。殊。於。是。其。償。還。之。源。始。措。勿。論。第。言。其。利。息。則。就。其。土。地。所。收。之。益。出。之。固。已。足。矣。然。則。於。財。政。有。何。不。鞏。固。而。勞。論。者。爲。之。憂。也。

梁氏固非不知此也。故於後段明爲利息之計算。然計算利息而不知其利息即從土地出者於財政無所礙。是則吞剝現代學說而不知運用之過也。而彼更由此論法以論償還。謂政府於此廿年以內。決不得償還國債。因謂政府信用當墜地。二十不知國債之償還期限以國庫信用高低而遲速。不以其償還遲速而信用有高低也。夫償還之遲者莫如無期。固定公債。今如英國之整理公債。利息年不及三分。而無償還之期。只有隨意償還之條件。其不欲償還。則不償還耳。然則論者之視此。何如當亦以爲英國政府之信用墜地而國可亡乎。夫英之公債。非有厚利而又無期。償還。然而人爭保有之。價不減跌者。英之國庫之信用足以維持之也。償還之期。只視募集當時之信用。公債之價值全不關於其償還之期。夫英之國庫固未嘗儲償還

公債之金而人亦不望其償還也。則其年給之息無虧斯已足矣。況此國有財產實具與國債相當之買價而有收益遞增之趨勢其利息亦決無愆期而謂此類公債不償之於二十年內則政府信用墜地而國可亡吾真不知其義之何存也。抑無期固定公債非其信用之厚已表示於公衆不能募集而國家之募集公債實以無期固定公債爲最宜此學者之通說也。然以此公債買收土地即以土地之價格厚國家之信用則何人亦不疑其爲財政上之良策。以此信用而給付無期固定公債券以爲代價實無毫末損於賣主亦萬不致如論者所云也。假曰雖有此廣大之土地其信用猶不足以得發行無期固定公債而價格不少低落之結果則必其有他故存而非此政策自身之病。若可爲此假定則何不可假定者。顧論理不容之耳。抑且如彼所言二十年以內地租不得加倍然則吾輩地租增加之說彼猶承認之特曰二十年後乃能加至倍耳。然則反問之曰此加倍者爲於二十年以後突由八十萬萬而倍至百六十萬萬耶抑由買收之初年逐漸增加至二十年後而後可以增加至百六十萬萬耶其逐漸增加也則雖未至加倍而所加猶優足以供償還之用也。

蓋凡鉅額之公債例必分年償還而如此鉅額之公債其償還之年例必較多徵之法國自千八百七十八年以來著手於公債之整理其計畫當至千九百五十二年而完了其長實逾七十年今如彼所計算以十倍法國之額之公債其償還之期間自必當較七十年長明也期間既長其每年償還之額自少然則於此廿年中取其漸增之一部分以供償還甚非難事也假定此償還之期間爲百年則年所償還者不過百分之一耳比之利息百分之五者其額大不相侔矣故能支利息有餘而憂償還無着者必無之事也又公債例於借債之後定一相當之期間於此期間中絕無償還之事日本謂之據置期間據置者存而不動之義所以使政府得發行公債之效用而應募者亦得以達其應募之目的也假朝募集公債而夕償還則無寧不募集之爲愈也然此期限常爲十年或廿年蓋通常所以募集公債者因於租稅之不可增加而租稅不可增加之狀況非三數年間所可變更也故政府募集非據置十年或廿年之公債則雖足以濟一時之急用而無從獲其償還之途終於無效若其猶可以得償還之途則必其稅源之甚豐足以供其非常大之增稅故其募集公債

以後直得以增稅供其利息又可以供息之餘爲償還也是則其稅源之豐有異於尋常者然考之公債史上鉅額之公債而能以此法償還者未見其例其有償還較速者必其借債償債而非根本的償還者也依是而論則此買收之公債縱不如前所論而爲有期固定公債而其据置期限必不可少於十五年甚明然則雖有償還之期政府決不至苦於其償還而致破產也何則如前所述此廿年中地租既已逐漸而增加矣則此增加之額必足以供此償還之百分一也償還之額不過利息之五分一而每歲利息恒得以歲入支之而有餘則此歲入增加六分之一已足供償還之用而此歲入至二十年後而可倍者在十五年後決不止增加六分之一然則於二十年以內以增加之資供償還之用又必非不可能之事也況每有償還利息即因之而減自開始償還以往不及廿年而其利息減額所贏即足以供償還而不俟別爲之計耶故即如論者所言以公債買收全部財政未嘗受其危險而其公債爲無期固定公債者其償還只視政府之便宜絕無所害即爲有期固定公債猶應有据置期間而償還期間又必甚長雖地租二十年後乃得倍者亦無患還償之無著



而二十年間不得償還者破產而國可亡之云云。眞夢中占夢之囈語無所當於事實也。推其致誤之由不外不知生產的公債與不生產的公債之區別以消費的公債擬此買收公債而不以起業公債擬此買收公債也。

然梁氏根本之病源不在此而在誤解吾人恃現在地租爲收入之一點故彼所見爲繚繞而不可通者吾輩直可以一言解決之也。彼以爲政府緣買收土地之故而破產不問其地代之多寡者以爲吾輩以現在地租爲收入之正宗而以將來增價所生收入爲饒餘也。其下駁增加租額之說。又曰無論如何當其初行此制度之第一年政府必不名一錢以第一年地主所收租額必即爲國家法定原額故。正表現其此種思想者也。抑亦不知政策之着手與完成有殊之過也。今如日本言鐵道國有。將以議院議決天皇裁可之日爲鐵道國有政策之完成乎。抑以各鐵道買收整理完了爲其完成乎。必將曰買收完了。然而始之議決裁可者。只爲決定其政策之行爲。不得指以爲政策之已畢實行也。知此然後可與言土地國有之次第。彼所斤斤持以爲論者。無過孫先生私人永遠不用納稅一語。而先生之言只就國有事業

完成後以言。不言國有政策決定後即悉廢他租稅也。而彼之立論乃若謂一行此政策即無有他收入者。然是無他以吾人之政策爲恃。現在地租爲收入。因是買收定價之事。吾人所以爲決定者。彼以爲政策之完成也。惟以爲吾人所望。祇在現在之租額。而一買收定價即爲完了。故武斷吾人着手此政策之時。即盡燭此一切之租稅。以事之。而其結論則曰。歲入八十萬萬。則須付六十五萬萬之歲息。歲入六萬萬。則須付五萬萬之歲息。以此徵財政之不鞏固。雖然。如其說者。一買收而已畢者。世又何難於土地國有之實行乎。夫現在國有事業。最大者莫如鐵道國有。然以視土地國有。其程功之鉅細。相去遠矣。然鐵道國有而得完成於一二年間者。未之前聞也。日本以新進之國。全線不過五千哩。而尙除地方鐵路不買收。其計畫不可謂大。然其買收之期限尙需十年。法國之鐵道國有計畫。則於前世紀之後半期。已大畧定。而其實行完了之期限。當在本世紀之中半。蓋實行之所需時日。手段有萬非空想家所能擬議者。然初不擬其政策之爲良政策也。吾輩前言土地之價十年可倍。只就其可增收之度言。不必與土地國有政策實行完了之期限相符合。將

來實行之際。或能最敏活之手段。得最長足之進步。以最短之年月。完成此最大之計畫。非今茲所能逆料。而所可知者。則此實行完了。決非三數年之事耳。然於此政策實行未完了之中。一切政費自必仰之舊有之租稅。暨餘一切收入。決不如彼所云一着手此政策即不有其餘之收入也。此可即至淺之譬以明之。則如梁氏括其所得美洲南洋華人之血汗。以營廣廈於神戶。其始營以逮其落成。自不能無需時日。而當其建築之際。橫濱山下町之館。箱根之旅宿。未可遽廢也。苟梁氏以有金可得廣廈之故。浸假而以廣廈視其鉅金。不待新居之成。而以新民叢報館爲鵲巢。爲兔蹄。爲魚筌。則付之水火。加之斤斧。將見其無所蔭庇。奔走以求一宿。而所挾鉅金未嘗呈絲忽之效也。然梁氏之知不以此術施之室。而必度人。之以此術施之國。以吾人所計畫爲金。而以現在可得之收入爲館。此何說也。且吾人之計畫與租稅絕不相謀者也。吾人曰實行土地國有之計畫。而民之負擔不爲之加多也。土地國有之所得者。由自然的恩惠。而生之利益也。既完了國有之後。而減免賦稅。則人民負擔之輕減也。而未完了之前。一方爲國有之進行。一方仍前取租稅。非人民負擔之

加重也。然則絕無因土地國有政策之進行而不得有別種收入之理由也。

於此吾輩所謂土地國有政策之完了者亦不能不一說述之。吾人前言以土地歸國家所有之術有二方法。一爲公債買收。而此公債買收者不能以給付公債之時期爲完了易明也。蓋以吾人之目的在得其土地所增之租。故一旦買收之後非至其收入足以給公債利子之外別足以供給國家之用。不可謂之完了。蓋各國之國有事業。只以歸於國有爲目的。而此政策則歸於國有之外。別有與國家以充足之收入之目的故也。然吾人固不純恃此方法。

其第二之方法則定價而國家收其增額之法也。此方法之利用。視前法爲多。蓋調查其地價而劃定之。則地主只能有其現所有之地價。而此地價無論何時由官給之。則地主不得拒弗賣也。即地主欲賣。賣於官。而得公債或現金。則不問時價如何。皆得同價。故地主無不利也。有欲買者。納價於官。官取其所增而以定價與原主。其不足官爲補足之。則買者亦無不利也。如是。其利則獨在官。何則。近世之趨勢地租日昂。在歐美諸國行之。猶必有獲。然在中國則將來地租有升無降。則政府尤得收。



檢點只稱租額未免語病以致彼疑然租額之增實來價額之增土地之特殊性質如是尋其原因所在不能不謂之出於租而國家以法定爲大地主收此增租之益固毫不有矛盾之所也。

此第二之方法用之而有効者不待遠徵之。即前數年在漢口廣東商人致富之事可以爲之證。廣東商人者當蘆漢鐵路初通時。商於漢口。知沿蘆漢鐵路之地價必且騰也。則求其道旁地主與之約爲買賣。其約價恒視時價數倍。而不定買賣之期。但定其最遲不過若干年。過此期者廢約。而在期中不得更賣與人。民見其利爭趨之。然商固不持一錢。不能一時悉買此地也。逮鐵路既通。欲地者驟多。而地主守商約不可得。則求轉買於商。商因多取其價。而如約以價與原主。商不出費。祇以一契約而厚收其利。更以所得利次第如約買取其地。又次第賣之。得利鉅萬云。此蓋由第二之法而變之者。商惟希一時之利。故買而復賣之。然鐵路旁地之漲價。固不止是。藉商不以是爲足。而自保守其土地之大部。以一小部之價償其原值。未爲不可也。如是則商所收益。可百十倍。又假爲此者非商而國家自進爲之。則亦可以得莫

大之收入也。今中國之鐵道縱橫次第敷設。是皆蘆漢之類也。森林鑛山之業次第發達。是皆鐵道之類也。國中都市次第發達。其宅地之價次第騰貴。又當十倍於鐵道旁之地。是有千百蘆漢鐵路也。亦即可有數十萬倍於漢口商人之利得也。雖以商人之策爲將來事業進行之縮圖可也。

是故吾人之國有土地。非恃其現在地租爲收入者也。故其政策之完成。非於買收之頃刻完了。而於土地價格既增加如所豫期。得以與國家以充足歲入時始完了者也。然則未完了以前。國家不廢別種之收入。無國庫不足之憂。而苟以公債買收者。土地自身足以償還其公債有餘。不事憂惶也。故現在地租吾人既以前此之計算。明八十萬萬之數。不大遠於真。而此八十萬萬。初不必入於豫算之收入。只此可增加之一倍之八十萬萬。可入之豫算收入之簿耳。然則梁氏之駁議之無當。自明彼言八十萬萬之收入。而出六十五萬萬爲國債息者。其財政爲天下所無有。而不知彼所言支給六十五萬萬國債息之間。不可謂爲土地國有之完成。他種收入未嘗爲之廢也。此徵之普之鐵道國有。其例最易明者也。普爲鐵道國有。而發行三十

一萬萬二千五百萬馬克之公債。而千八百九十四年之統計。國有鐵道收入九萬萬四千七百四十萬馬克。其支出五萬萬六千二百五十萬馬克。得純益三萬萬八千四百九十萬馬克。至一千八百九十八年。則其收入增至十二萬萬零九百七十萬馬克。並餘官業及國有森林土地等收入合十五萬萬六千三百七十萬馬克。居收入總額之百分之七十二。而其純益實足以給每年支給公債利息並償還之費。然則數十年後更無公債費之支出。實得此鉅大之收入。其於財政上之福利爲何如也。假使於此外更有種種之經營。而國家私經濟的收入。遂足以供國費之全部。非甚難之事也。當是時民無租稅之負擔。而國家得充足之歲入。自梁氏視此。其以爲良結果否乎。儻訴諸其平旦之良心。以言之。決不能曰否也。然以梁氏之論法。則於普之政策未達成功之際。亦且以爲第一著手。即負擔鉅額之公債。且以六分之五付債權者。而僅自有六分之一。而詬爲天下無有之財政矣。然普固未嘗於鐵道國有政策未完滿成功之今日。行盡免租稅之愚策。則其財政亦正爲天下所易有將來之中國。何獨不然。



抑梁氏推算吾國將來之歲出謂當比例面積人口增加至數倍於英。而吾輩所豫期之收入決不能給之也。於是聞吾人之說必曰舊有之收入不足以供新政府之用也。則吾輩所主張仍不能實行也。然求其推算之根據則曰。五頁至六頁

據日本小林丑次郎(三郎之誤耶)之總分國家經費爲憲法費國防費司法費內務費外務費文教費經濟行政費官工行政費財務費之九種內中惟憲法費外務費不以國土之大小爲比例無論何國其額大率不甚相遠其官工行政費則以國家自營事業之多寡爲率非可一概論(中畧)然則此亦可與憲法費外務費同置勿論其國防費雖非可以同量之比例進算然大國之當增於小國亦至淺之理也自餘司法費內務費文教費經濟行政費財務費則無一不比例於國土之大小人民之衆寡而累進然則我國面積雖遠過於英本國而我國爲自維持自發達起見其所需正當之歲入亦當遠過於英國

又曰二十三頁至二十四頁

土地國有與財政

計英國現今歲入十一萬萬餘法國十四萬萬餘德國十二萬萬餘俄國二十四萬萬餘歲出略相當而國債費尙在外我國以幅員之廣人民之衆所需行政費之多則其歲出入必須過於英法德而勿劣於俄質言之則每歲必能提出二十萬萬之豫算案然後可以供國家自維持自發達之用

於此姑勿問其論理之確否如何。即其所舉數字而論。已錯謬百出。即如彼前引麥洛克氏說言英國經費六千八百萬鎊。而此言英國歲入十一萬萬。斯已謬矣。而彼必自解曰。麥氏之立說與今異時。故不得合。然則既知其不合於近今之數矣。又何爲篤信而死守之乎。第此猶非要點。其要者彼謂經費皆當比例於國土面積人數而增加。且其增加之比例極確。(彼六頁注謂如乙國面積人數十倍於甲國則此等國費自然六十倍於甲國尤可駭怪然六或訛字姑恕之) 即彼三四頁所論也。今試如其說以檢之。中國面積十倍於英本部有奇。彼所承認者也。中國人口亦十倍於英本部有奇。(英本部人口只四千萬內外) 然則依梁氏說。中國之經費除憲法費外務費官工行政費外。皆當十倍於英。就中國防費雖不十倍。亦四五倍也。

而查英之憲法費。不過一百五十餘萬鎊。外務行政費一百二十餘萬鎊。英國本少官工業官工行政費不及百萬鎊。然則此三項合計不及四百萬鎊。而國防費凡四千餘萬鎊。故以麥洛克氏之設計之。則六千八百萬鎊之經費。除去此四千四百萬鎊。其餘二千四百萬鎊。皆梁氏所謂當十倍於彼者。故其額當二萬二千四百萬鎊。而國防費當五倍者亦二萬萬鎊。然則其總數當四萬四千四百萬鎊也。而每鎊伸銀十圓弱。故其額在中國爲四十二萬萬圓有奇。與二十萬萬之說已大背謬矣。况依英國十一萬萬之說。則中國於司法費等五項。當支出七萬鎊。加餘二萬萬鎊有奇。當有十一萬萬鎊。即一百一十餘萬萬圓之歲出。然則中國更何從覓此財源。是吾人之主張土地國有。未嘗令中國政府有破產之虞。而梁氏硬派此十倍之經費於中國政府者。乃真令中國政府舍破產以外無他道也。又姑無以此虛懸之說與爲辯。即彼所舉英與俄之歲出入計之。俄之面積大於中國。而人口少於中國。以此兩相抵。中國之推算亦略可移以施諸俄。顧俄之統計。即如彼所說亦不過廿四萬萬餘耳。未嘗有一百萬萬以上之歲出入也。（以他書統計徵之。則俄之經費除國

債不過十三四萬萬圓。無此鉅額。此事實之最顯著者也。梁氏誠欲自完其說。則無寧更改俄國之歲出入爲百萬萬而悍然曰中國後此亦非得百萬萬不可。猶得以遮飾一時也。

以上皆就數字上以證彼說之不足據也。更自理論上以言。則其立說誤謬之源。亦易明瞭。蓋彼言面積人口增加。則一切經費皆當應之增加。固也。然其增加之比例。非以線比例增加（算術所用比例即線比例）而以乘方比例增加。其式當爲。

$$\frac{S}{S_0} = n^x \sqrt{(bx + cy)} \quad S \text{ —— 經費} \quad x \text{ —— 面積} \quad y \text{ —— 人口}$$

故面積人口增加之時。其經費即依微分理而增加。然其增加之數決不能大。以其式中變數之項有分指數存故也。淺言之則（一）經費比例於面積人口而增加。二其增加之率從於面積人口之大與多而減少是也。（一）者經費爲同變數之結果。（二者）項中含有分指數之結果也。

梁氏固不解此而以小學一年級算術初步之智識談財政。宜有此結果矣。况檢其所舉五項國費。其中固有不與面積人口俱增加者。即如財務費中含國債費。國債

固與面積人口無關者也。然考其所舉英國之例，則英之國債費實居總財政費中百分之九十五。故雖謂其財政費全不涉於面積人口可也。俄法之財政費中，國債費之位置亦略同英。惟德國債費極少爲例外耳。其他項目亦多有不與面積人口相關者。一概論之，其失遠矣。又此之所言面積人口者，專就本部而言也。而各國之經費多不止爲其本部出之，而國防之費尤甚。今如英國，其本部雖甚小，而其屬地則甚大。凡其軍費率爲全國投之，不但爲本部爲支出也。然英之軍費實居全經費百分之二十九。法之屬地之多，雖不如英，而其海軍大半以保護屬地。陸軍在屬地者亦不少。而其軍費居全經費之什三。然則彼所計算之本部面積人口，已不可爲基礎矣。以其經費不僅爲本部故也。由前之說，則當除出公債費。由後之說，則當除出軍費。而如彼所舉例之英法，此兩項經費實居全經費之過半。然則彼說之無足採，又甚明也。

夫彼之說恒自相撞突者也。故雖駁其一說，其他說恒不爲搖。則如此論。梁氏既主張經費應土地之面積人口而增加之說，又主張中國經費當過於英法德而勿劣

於俄之說。其前說則既破矣。其後說則未嘗不含一面之真理。不能悉舍置之也。然雖當爲相對之承認。而於土地國有之進步毫無所礙者也。蓋以中國方今改革之殷。雖有勞力物品價值低廉之便宜。其經費自當以次增加。而其增加之最高額。則雖與俄國等亦爲理所可有也。然而所謂不劣於俄者。自當有界限。彼言廿四萬萬者。當爲前數年之豫算。而俄國自與日戰。每歲臨時費加增數萬萬。故若計一千九百零五、六年之歲出入。則中國決不能倣之也。故當徵之戰前之財政。據黑迦氏統計。以上所示統計皆據之。俄國之經費總額不過十六萬二千一百餘萬圓。而其中。有國債費三萬萬圓。弱。臨時費一萬二千六百餘萬圓。皆非所當計也。然則所謂不劣於俄。其額止於十二萬萬圓而已。彼說稍有可取者在此。然而彼之爲說曰。中國必每歲能提二十萬萬以上之豫算案。而後可以供國家自維持自發達之用。則是以俄之戰時財政擬之平時而誤也。且此十二萬萬圓者。不過其最高額。可抵是日不如是。則不可者又大不然也。以中國有種種可得節省經費之便宜。故也。於此更有當注意者。彼所言十一萬萬二十四萬萬等。皆就圓以言也。而前此就中

國財政土地收入等項所言四千萬四萬萬八十萬萬六萬萬一萬三千萬等。皆就兩以言者也。兩爲中國計算上所常用。省而不言宜也。然既於兩省不言矣。則於以圓計時。理不得省圓不言。然梁氏反之。於此諸國財政以圓計者。只言若干萬萬。不言圓。是大謬也。不惟然。於此以圓計者之中。言中國收入一萬萬七千萬者。又以兩言。不以圓言。復不著兩字。更持七十萬以較二十萬萬。謂不及三十分之一。可謂大謬亂矣。夫梁氏豈不知圓與兩之區別。然故爲是比較者。以讀者爲下愚。而思以舞文之巧術濟其說之窮。甘蹈鉅謬而不顧也。其術可憐。而其心可誅也。

故就此計算則俄國之歲出不過八萬六千餘萬兩。固非甚難企及之事也。即中國現在之財政言之。中央政府所入萬三千萬兩。而各省外銷不報部之款。大省恒千餘萬兩。小者亦數百萬兩。此其大部分皆國家經費也。（其性質不能爲地方費用）而此之合計。當有加於中央經費之額。則二萬六七千萬兩者。中國現在經費之常數也。當於俄國歲出之什三矣。然中國之歲入非真正取於民之數也。以前所論地稅實收之額實取於民者之什一而已。其他雜捐苛稅。濫收之弊尤甚。弊差少者獨

關稅耳。而釐金一項侵吞欺濫。又論者所已認者也。然則推算中國人民實際所負擔之額。必視政府實收入。加數倍。而即以三倍計之。亦幾埒於俄矣。故論者姑無震驚於俄之歲入。吾民之所出。以畀滿洲政府。暨其爪牙者。未遽下於俄人之所出也。故當此土地國有政策。方進行之日。就舊有之歲入。而整理之。盡去侵蝕。優足以供國費。故土地國有之政策。毫不爲之妨礙也。

論者必曰。此所言者。未及地方費也。而將來更須謀地方費用。則經費猶不足也。曰。然。然地方經費之多寡。全視其地方團體之職務之繁簡。故地方團體職務而多者。其經費必多。爲今茲所無有也。第以英國之地方經費論之。則十年前之地方經費。已達九千餘萬鎊之鉅額。幾等於國費。而各國初不聞有此也。是全因於其職務多寡而殊者也。爲問中國之始改革其他方團體。能任鉅大之職務乎。必不能也。然則其經費亦富甚少。未足爲道也。且今日中國亦不無單純的地方經費。不計入國費中者。他省所不敢知。以粵地言。則鄉局皆自有其經費。若團練局沙田局等。其尤著者也。然則以此種收入充地方經費。亦甚不難之事也。故地方經費雖廣。土不遽增。



其事既簡則其經費亦不入於財政問題也。

更就今日政府收入觀之。其中一部屬於地稅。而計人民所納則地稅實居全負擔之三分之一以上。然則土地國有政策之進行。得無爲此收入之障害與。此普通最易起之問題也。雖然。同時亦爲最易解決之問題。不可不知也。土地上之有稅。既久。其地主之收入。中恒割其一部分爲稅（地稅或從租稅出。或從庸出。或從贏出。下當詳之。而中國地稅則概自租出）則計算租者。只計其所收入。中除去地稅之部。即如租畝二兩。而稅一錢者。在地主視之。只可以爲租兩九錢而已。然則當行土地國有政策時。假其地被買收。則其買收之價。只可以兩九錢之收入計。而政府收此地之地租。實得二兩。則於地租未漲以前地稅之一錢。仍可從地租中割出之。於舊有歲入無所增損也。而餘一兩九錢。亦爲始所豫計不見耗也。要之國家代居地主之位。故得其收入。亦得其稅之負擔。而即國家一方爲徵稅者。亦未嘗因而有所盈虧也。若在定價而未買收時。地主仍收其租。亦仍負其負擔於國家收入更無所礙也。故從種種方面以觀。歲出之多少。皆與土地國有政策之進行無關係。而彼論所稱

第八至第十之理由。乃悉破也。梁氏不能抹殺。現在政府之收入。即不能推倒吾人之說。雖然假其抹殺。此事實則梁氏方且以之自窮。何則。不能提出二十萬萬之豫算案。不能供國用。梁氏所主張也。行土地國有。則破產行借債。起生產事業。則破產。梁氏所倡言也。然則使滿洲政府一旦翻然。思念梁氏之高勳。滌瑕蕩垢。許復朝班。更假以閣龍科勃之位置。則梁氏其將何策以處此困難之財政乎。其必取之租稅無疑也。今姑就吾輩所計算中國歲入。二萬七千萬。即四萬萬圓。弱者一旦欲其增加。而爲五倍。二十萬萬圓。以應國家之需。其道將奚由。假其不認徵收於民者。數倍國家實收之事。實則惟有加此稅率爲五倍。以益困吾民而已。夫以今日細民生計之困難。現在稅率猶不能堪者。其何以堪此五倍之稅乎。此真鐵良剛毅所不敢建之毒策也。況梁氏之經濟政策。以獎勵資本家爲第一義。而犧牲勞動者一部分之利益。非其所計。於是排斥外資。而保護資本家以之勞動者。勢旣不敵。保護資本家故。又無需要者之競爭。排斥外資。而內國資本又不多故。庸錢日低。重逢此惡稅。方且希爲奴於北美。而不可得矣。如是而後。彼說可行。然猶主張之者。是

其心眞非常人所得測矣。

以上皆言土地國有政策進行中不害財政也。然至其完成之日則可盡廢諸稅。獨以土地收入得供國用。此吾人所夙主張者也。然梁氏則悍然曰：單稅不足以支持國費。考其根據無過麥洛克氏之說及彼六萬萬之臆定耳。二說皆所前破更無復述之必要。然吾人所期以爲國家收入者增加之地租而非現有之地租也。故更從他方面推算地租可得升騰之額即可因以知將來可得之收入。無論地租爲八千萬萬有證據存。即令其如梁所說爲六萬萬國庫之收入。乃逾多。蓋所可得者同額而所出較少。故也。今比較他國之土地收益以推算中國將來所得。分項明之。

(甲) 田地之收入

吾人固不言以田地之租爲全收入。然田地之租要爲土地收入之一大宗。欲推算將來田租升騰之率。只須就農產物之價值而知之。考美國第十二次統計年鑑（一千九百年）全國農產物值美金四十七萬萬圓。即中國九十四萬萬圓。其輸出農產物值美金八萬六千萬圓。即中國十七萬二千萬圓也。而九十四萬萬

圓之農產物。除此輸出者外。皆應消費於國中。（雖有製爲酒類等而輸出者。然其額當不多）是則美國人民所自消費之農產物。凡值七十六萬八千萬圓也。美爲新墾之邦。農產物價賤。不如歐之昂。美產麵粉。能銷於中國。即可證之。而其額之多。尙若是。則歐洲可知矣。中國文明進步。不如美人民所消費簡單。而少額。又穀價賤。故其消費額。今暫不能如美。然其改良進步。以後人之欲望。增進。當不下於美。而穀價亦必以漸昂騰。故以美之例計之。彼國人數。凡八千萬。而費七十六萬八千萬圓之農產物。人所費者。年九十、十六圓。中國四萬萬人。若人費九、十六圓之農產物。即需五倍於美之數。爲三百八十四萬萬圓矣。中國現在之農業。經常納其生產之半。以爲租者。推之。將來租價隨穀價以升騰。即產此三百八十四萬萬之農產物之地。當有一百九十二萬萬圓之地租。然以經濟常理言之。土地苟不達報酬漸減之限界以前。租額增加之率。實大於產物增加之率。是以將來之土地收獲。雖入報酬漸減之限界。而其額猶當居全產物價值之半也。即此。一宗。已可得近於八十萬萬之一倍之收入矣。況此外尙有宅地耶。又以日本之例。

言之。當明治廿八年。米價每石不過七圓。（其時輸入米價不過六圓半弱。故知其時米價至多不過七圓也）逮三十六年。每石標準相場。（即市場定價之平均額）乃至十五圓有奇。其年爲豐歲。故米價稍低。至於此頃。復大騰貴。要之十年之間。米價兩倍者。其情實也。然此增加之米價。其結果當如何分配之乎。則其產出之所。要自然資本勞力。一與前同。在此十年之間。庸錢雖增加。其率不大利。率乃無大變動。然則此所增加之額。其一小部分爲庸錢增率之外。當分配於地主與企業家。第企業家之利潤。一旦高則以競爭之故。旋使之低落。故此分配爲利潤者。亦僅獨其大部分。分配於地主。以爲地代耳。然則日本之地租。此十年間。當不止一倍。而其地價亦增加不止一倍也。日本社會之發達。多在明治二十八年以後。然則苟中國將來社會發達。所要時間與日本同。則亦十年而已。此就於田地可證。前言十年可得一倍之非虛者也。

### (乙) 宅地之收入

言宅地之收入。自必以都會之地租爲首位。考各國之人口住居於都會者。於美

國居萬人以上之都會者。凡百分之三十。英國居於萬人以上之都會者。凡百分之六十一。有半。法國居於二千人以上之都會者。凡百分之三十七。有半。德國居於二千人以上之都會者。凡百分之四十六。（英法德三國據一八九一年統計）故今日文明國間人口三分之一居於都會者。其中數而都市人口以漸增加者。其趨勢也。（參照國家學會雜誌第一百四十四號歐米都會之發達項下）然以美國論之。居於萬人以上之都會者。歲必納美金六十圓以上之屋租。而五萬以上十萬以上乃至數百萬如紐約者。其所需又從之增加而至數倍。故都會中人所需住居費。平均每年必不止六十圓。即以六十圓而論。此總人口百分之三十三居於都會者。其數都二千六百萬。人出六十圓。則是都會之屋租。凡值美金十五萬六千萬圓。即中銀三十萬二千萬圓也。此中至少有一半屬於地租。則爲十五萬六千萬圓。而中國今日之宅地租。雖甚微。至於改良進步之後。自不難於與美同等。則依於同一之此例。四萬萬人中當有一萬三千餘萬人。居於都會。其所出之地租。當有七十八萬萬圓。此外居於田舍者。居百分之六十七。則以其

租當都會之五分一計算。仍可有三十、一、萬、二、千、萬、圓、之租。合之爲一百、零、九、萬、二、千、萬、圓、也。

以上專就居住之宅地言之。而住宅之外。製造所用。工場倉庫。商業所用。店舖等地。亦可納鉅額之租。以美國之例言之。則據第十二統計年鑑。大小製造家凡五十一、萬、二、千、二、百、五、十、四、家。其所製出者合值美金百、三、十、餘、萬、萬、圓。其資本金美金九、十、餘、萬、萬、圓也。其資本運用之狀況。則如左。

地租 十萬零二千七百萬圓 合中銀二十萬零五千四百萬圓

建築 十四萬五千萬圓

機器人工 二十五萬四千三百萬圓

流運現金 四十七萬九千六百萬圓

觀此可知製造業者所納地租。實不止其資本之十分之一也。而將來中國資本增殖如美國現在之景況。則必五倍於美國。而所納地租爲百、零、二、萬、萬、七、千、萬、圓、矣。以合前宅地租可得二百、一、十、一、萬、九、千、萬、圓、也。第此製造業者或使其

職役居住其建物之中。則此屬不納宅租。而仍不可不稱住民。而前計住民所納屋租單以都會住民計算。於此其地租之計算不免重複。然從事製造業者。以美之統計。不過全人口百分之九弱。而屬於此種不另納屋租者。最多不過半數。故其重計之數。不過十萬萬圓。除去之。尚有二百餘萬萬圓也。

此外商店所應納之地租。第以往民所納之三分之一計之。亦當有二十六萬萬圓之收入。故統都會田舍住宅商店工場貨倉之屬。凡可得地租約二百三十萬萬圓。前此兩項並以發達之程度等於美國計算。然中國當以若何長之期間。始能發達。至與美等乎。則不能豫為精密之決定者也。然而所可決者。美國之致此發達。凡要百年。而中國之得此發達。決不要同一之年。月。即二三十年已足。追及美國。何則。做法者之善。取其利。而避其害。實比於始創者。有數倍之便宜。美之致此發達。實放於歐。而其進步較之速。今中國之於美。亦猶美之於歐耳。且此發達。皆以漸致。不由頓成。假其進步。需三十年者。此前十餘年間。必已有若干分之進步。而地租亦得有若干分之增加矣。故如前之兩項地租合計。實有四百二十餘萬萬



圓。即令其後十年之增加率較前二十年爲倍。則此四百二十餘萬萬圓者。在其改革後二十年。不過二百一十餘萬萬圓耳。然而固已幾倍於八十萬萬兩矣。（八十萬萬兩即一百一十一萬萬圓）故吾輩前言十年自倍者。或過於情。然中國苟能爲大改革。切實謀社會之進步者。其得一倍八十萬萬兩之地租。固可不二十年以外也。

更以日本之例言之。則以吾人旅居之生活。每月至少尙須納二圓五十錢之宅租。若居近繁盛之區者。每月當五六圓。然則吾人在日本所納宅租。每歲乃自三十圓至六十餘圓也。即吾人所納以爲地租者。歲不下二十圓也。香港之住民。每人月納屋租至少三圓。然則所納地租亦必歲不下二十圓。吾中國改革以後。十數年間。縱不能直追美國。必不劣於香港日本。然則都市居民所納之租。至少必有今所豫算之三分之一。即二十六萬萬圓也。鄉村宅地皆以至廉之值計之。故不待十年。已可進至今所豫定之率。而其額實爲三十一萬萬餘圓。製造及商店所用地租。只其什三。已可得三十九萬萬圓弱。此合計爲九十六萬萬圓。（日本之

郡村宅地租亦於十餘年間騰貴一倍以上可證鄉村宅地非不騰貴者也。矣。而田地之租依前日本之例亦十年而自倍。故現在地租八十萬萬之中以三分之一屬於田租計算。其加倍時當得百零六萬萬餘兩。合此九十六萬萬圓即六十九萬萬兩。實爲八十萬萬兩之一倍有奇也。

(丙) 山林之收入

山林之收入者鑛山及森林之收入也。以鑛山言之。中國爲世界最富於鑛產之國。且其採取不甚困難。故其收入必較他國爲多。蓋鑛山之制度各國不同。有認以爲屬國家者。有認爲屬地主者。其認爲屬國家者。地主只能有其地地面之權利。而鑛山之利益。國庫取之。然在中國則習慣上以爲國家所有。故其利益不待定價收買。始可收之也。鑛之收益多寡不齊。全視其質品之美惡貴賤。採取之難易以定之。故其輸於地主者。多至過半。少亦十一。而其平均應在十分之二以上。考美國每年所產鑛產總值美金十二萬三千八百萬圓。合中銀二十四萬七千六百萬圓。故令中國所產祇等於美國。(中國面積既大。鑛產復多。故決不止等

於美國。而其收益又不過十分之二。亦可得四萬九千四百萬圓之地租。森林之收入。亦可爲將來國庫收入之一大宗。蓋森林之業。其性質最適於爲官業。雖至不主張官業者。亦認其爲適當於官營之事業也。森林之中。當分保安林收入。林二種。而保安林。以改善其一地之氣候。防止其災害爲目的者。非國營之不能完備。而即收入林。亦須有數十年繼續之經營。不便於私人之經營也。又其經營方法。甚簡單。不要複雜之工力。又不容爲小計畫之經營。凡此皆獨便於國營者也。考日本國有森林之收入。於明治三十五年度。其面積凡千三百一十七萬餘町步。純收入一百六十四萬餘圓。每一町步純收入十三錢弱。而日本國有森林。居總林百分之六十八。故合算其私有森林之收入。當爲二百四十四萬圓。中國面積得日本之二十六倍。故其所可有之森林。亦當二十六倍於日本。而如日本之收益率。每歲純收入亦可得六千三百四十餘萬矣。然日本之林業。至不發達者也。各國之森林業收入。除俄奧外。皆數十倍於日本。則日本之林業。將來可得之純收入。決不止十倍於現在。而中國將國有森林業之純收入。亦決不止

此豫算六千萬之十倍也。試依高野博士所表列各國國有森林每希打純收入觀之。

普魯士	五、七四	巴威倫	八、三九
撒遜	二四、五八	威丁堡	二〇、六八
奧大利	〇、八一	匈牙利	一、五四
法蘭西	五、〇六	俄羅斯	〇、一〇

此中除俄羅斯不計外。每希打約爲日本一町步六分之五。(日本一町步當三英畝弱即中國約廿畝一希打當英畝二畝半弱即中國之十六畝有奇故其比例當爲六與五)故奧之純收入爲日本之七倍有奇。法普之純收入爲日本之三十餘倍。而撒遜之收入爲日本之二百三十倍。假中國之森林進步與普法等。則可得二十餘萬萬圓之純收入。此純收入以三分之一供其經營資本之本利償還。每年仍可得十五萬萬圓以上之收入也。

(丁)湖沼河海之收入

此項收入最多者漁業。而鹽業亦亞之。此外種植水中植物。其利亦不鮮。蓋古之官山海而以魚鹽饒國者。自有前例。而權鹽之政至今行之。雖財政學家率以鹽稅爲不便而於產鹽之地取其地稅。決非過也。此外尙有開鑿運河築港塲者。亦屬此類。而其收益亦當不渺。

(戊) 水電之收入

近日電氣之用途大擴張。而最新之電氣設計。俱賴自然力。而尤重者水電也。水電所利用者瀑布河灘之力也。利用此屬之力以發電。其所需資本可大減。而其所生電力之價值比於其資本爲甚大。故其利益之分配當有大部屬於自然力之主。電氣之供於實用。不過二十年前事耳。計其現在之用途。不外交通（電信電話電車等）、代燭（電燈）、運機三項。而炊爨、溫室用電之法。雖經發明。未嘗應用於實際。則以其價高於薪炭。不能奪其席也。中國之水力可供發電之用者。如龍門夔峽之激灘。西南山國多數之瀑布。蓄而用之。其力至大。而用資本較微。然則電價值價可廉。而炊溫之用電者亦多矣。依美國現在之統計。每年每人所需

用於電力者凡美金七圓。合中銀十四圓。然其用止於前舉三項耳。則加以炊溫之用。其每人所需於電者。當不止此數。即曰電氣價廉於美。而其需用增加。所生益之額。決非其減價所損之額。所可比明矣。且就令其額不過十四元。而以四萬萬人計之。每年所需應爲五十六萬萬圓。水電之運用。全恃機器。一成之後。支出蓋微。不如用瀉者費消之大也。然則其以收入之什一。足供其每年支出之費。餘五十萬萬餘圓。爲純收入矣。以前所論以自然力發電。需用資本較少。故其收入五十萬萬圓中。以三分一爲本利償還。〔此爲國營故必計及其償還資本所謂利之償還。即當於私立會社之配當金。其本之償還。則當於會社之資本減少株式消却之積立金也。〕餘三分之二。凡三十三萬萬餘圓。爲國家之收益。

(己) 鐵道之收入

美國鐵道每年之總收入。凡美金十七萬六千九百萬圓。除去各項費用。尙得純收入六萬五千二百萬圓。合中銀十三萬萬餘圓。更除償還本利。合中銀五萬二千萬圓。當得八萬八千四百萬圓。爲企業者之收入。然美國兩國臨海。所恃

於鐵道者比之他國爲少。中國若發達至與美同程度。其所需用於鐵道。至少需有美之兩倍。其純收入當爲十七萬六千萬萬矣。

以上四項。除河海等之收入不能豫計。外其他三項總可有七十一萬萬圓之收入。至本利清還之後。更可得三十三萬萬餘圓之收入。故其總額可得百萬萬圓以外。第此豫計皆就其發達至於全盛者計之。故其達之之程期。必須三四十年。不能視爲自始可得之收入。然如鑛山鐵道。雖其始時亦可得鉅額之收入。非絕對無收入者也。

(未完)







## 法國革命史論

(續第四節)

寄

生

今將語其大者。則房屋竹木酒肉之捐。頻年增加。剛毅鐵良。奉旨南下。搜求不已。致民間有鋼鐵之謠。甚或軍旅不治。強驅而戰。瘡痍既甚。則輸納金幣。苟謀喘息。而府庫有財。專爲內廷行樂之用。於是衡量多少。分索民家。江蘇首困。四川次之。如是種種。明夷所已知。度亦不欲更聞矣。語其細者。雖三家之村。十室之邑。且爲咨詢。則隨地隨事。慮无弗可以舉證。就其記憶所得。畧具二事。已足見民窮無告之狀。嗟夫。九重題詩。催租敗興。在昔名士。嘆其無聊。然非所論于今日。縣令一言。皂隸以爲衣食。疾馳下鄉。東西叫號。婦孺驚走。雞狗盡竄。柳州捕蛇者說。乃幾近之。此猶豐稔之年也。時值滂潦。則野飛白鷺。或逢大旱。則田土龜坼。盡生蒼耳。農人告天。相顧愁歎。而有司彈冠色喜。交慶于堂。於是催租之使。急如星火。知非口舌可諱。則以賄賂暫弛期限。一夕安寢。吏人又至。蹙額咨嗟。以相慰藉。曰。官家有令。我亦無如何也。而彼有司者。諗其凶荒。故獻納必後。方肅冠帶。以俟。旣而果然。則籤票下矣。隸役捉人。亦惟

金錢是視所欲未饜便遭急縛一聞敲扑執杖疾下借爲報怨之具圈囚累月乃肯勸苗僕從如鯽需求無算旌導前驅雖父老有所欲言猶遭嘖叱而猾吏蠹蠱獲售其姦但見寸莖尺苗指爲妄報五刑畢加體無完肌逮小民不勝榜掠起而爲變則誣引其罪不患無辭大抵必曰欺罔上官藉逋國賦所以自解前者用罰之非無因也呼噪公堂恃膽挾衆所以見當日首事者之懲儆當嚴也府電驛至決人如草乃曉諭厥衆曰餘賦悉徵有抗違者亦若是民餘良懦惟涕泣歸家貨鬻兒女終際兩師之戾且遭屠伯之忿飢寒不能郵妻子不復保未伏斧鑕得填溝壑中斯以爲幸良足哀已然某官某令聲聞卓然疆吏交章舉荐謂此人才能炳炳懲服奸宄實不數觀始稍稍遷擢繼將躍然登崇峻位夫此事始卒吾所親見而某某者則固京口之令尹也明夷審思若人者非墨吏邪酷吏邪幸而其官猶不過令尹而爲虐若此庚數年而剗一州長數郡又庚數十年而領千里之地其爲虐當度其地之小大廣狹爲準繩豈僅如毛髮比而已哉歲果窮荒田空如洗飢民流轉白骨載道其狀上聞於都邑則又非如前者可以說辭隱蔽極峯委員開糴倉粟以賑流亡貌若善

政焉。然吾試聞其實。未嘗不惻惻然悲。盜粟十之三四。居爲奇貨。以反糴諸市。米珠薪桂之秋。獲贏以厚民。仰粟方若田中禾稼。待稿曰禱。雲霓增一升斗。賴之以活者。如干減一升斗。是殺如干人也。齋其餘數之七。伍爨爲粥。設棚蘆蓋其上。呼來而與之食。就食者惟恐後。臂左右拒老翁弱孫。暨病者瘦餓無力者。傾跌起仆。莫肯與。將其年力稍壯之輩。來或不及持瓦缶各探手於釜。盈匊而昭吏人。執鞭臨之曰。以廉取毋貪。彼忘其己之嘗。取求無厭也。巡逡未肯退者。鞭及其背矣。夫鑄粥不能以偏給少壯。則宜起老弱者而共食之。弗能。猶當舉其殘賸。俟晚至者耳。今也則否。數騎施施日將中。而始來日未入。而復息。竈不需吹火。但令從人噉啜。瀋瀝安望。止吏之不劫諸民也。徙穀空倉。其功亦竣。不食而僵者。猶是縱橫塞乎川谷去之不顧。稟謁銷繳。復有勞績。可稱歸視其家婦。溫兒碩詰。朝方寤報。旣進一秩矣。比年來江淮之間。何處不令鼠輩拾取青紫。友生或迫于父兄之命。隨賑過二縣。則爲述其狀。相與歛息。復從而論之曰。烏乎斧斤是操。且且而伐牛山之木。山容濯然。菽粟民以爲命。非木也。平常征誅不足設。額外之例。天貽苗稂。猶不憚持。故至于民胥漂蕩。往爲

拯援猶必侵削自肥弛緩叢脞無顧沒以將事其能愈於法國之政幾何哉明夷將謂官吏奉行不善于立法之良否初無所涉然而出檻傷人者虎兕也縱之此檻責必有歸其爲故縱耶雖斷頭以贖傷者弗爲寃其爲失於慎耶雖笞刑固猶寬矣中國設官之制絲聯繩牽守令屬乎疆吏疆吏受制于樞極而天子總攝萬機吏治汙濁豈遂充耳即云今者主上童昏然明夷屢頌其聖明過于堯舜此本受恩者所宜然威不行下若乾康之朝號稱清平殿陛一呼一介童子組繫將帥而走而任吏皆殘酷貪墨終籍其家以入官產宰肥鴨之虐政試問法國有是乎則其斷爲故縱實無可諱校邠廬馮氏之論吏胥有曰虎狼何知但知搏噬噉不已繼以噬國無足怪獨怪國家之必養此虎狼何居言次多慨然之色持校明夷賢不肖相越何其泰遠也且吾則亦未嘗讀法國當日之律不知果建章以詔某公某侯曰苛斂之道當如何以臆揣度宜萬萬無是理況貴族恣肆不受王命路易十六時盡君相之力欲其稍分國租以緩民肩猶多掉頭反眼罕肯落一毛者是直無可如何其罪弱于康乾之故縱牙爪爲搏噬就令明夷力爭權絜稅率固有輕重然中國之薄稅又徒有其名而無其實濫收之額率倍元賦三四得之

於鞭笞敲擿之下者。視三四當又倍。此無論焉。前號加注。謂此節與民力重困之因。均擬詳論。今以此節縣解著土地國有財政篇已及之。立說避重。抑中國民力彫喪其故。尤有大者。沃壤不耕。坐致荒廢。平原極目千里。不毛聞齊魯之郊。時見黃蒿。沒人側有頽屋。數椽蕪田數畝而已。而南自江淮以北。居民懶惰。得田不藝。稻悉以種豆。豆熟期未屆。則老幼提絜婦女亦數百以爲羣。遷食江南。謂之逃荒。江南民弱。獷悍之氣固不足以禦江北逃荒者。來掠門而丐。有早闖其扉。意欲暫爲避者。則大聲憾之。居人屏息。叠足伏於門內。無敢出視。給之則繼者。方衆懼無以悉應。而官租徵迫。將在目前。不給則變爲盜。取爲累。愈甚。訴諸長官。彼固就熟行乞。無所獲。罪合族自防。則勢不能不格拒。而一有殺傷。兩皆行戮。吾鄉有宋氏者。洵胸忠厚。以上皆其所言。且曰。租之累農甚矣。吾將課吾子讀。設徵天俸。得官而棄田。庶可悠悠以送歲年乎。是以不田江北之田。而江南之民重以困。且江北之民。初果其樂於爲此。耶。偶有凶年。牧民者教其就食。彼覺其逸。以爲飽食可以弗勞。而終致則復試爲之。未被咎戾。則安習成。故常種豆法甚簡。播種以後。坐待其苗。江北稅輕。納于官足額。官不必問其所之。逮江南之民。稍知其詭。彼得食不多。轉有宿露。栖風之辛苦。亦欲復先人舊業。而筋骨久弛。弗耐勤勞。數世相

承並不解扶犁之則官斯土者晨夕聽鼓孰肯民生是念然則荒蕪者暨膏腴者之所以交困不足怪而稅縱薄如明夷言與棄地爲比例薄也猶不薄爾或曰是能建策墾荒昔亦有行之者民有業地有利不過勞費厚償乃無窮雖然客不知墾荒之弊即又非可以一言盡宜興財一小邑夙多荒地至于幾十萬畝儲方慶作荒田議主墾荒之說然而言其弊甚詳

有曰未墾之前有二難已墾之後有二患逃亡不歸一難也弱民力不任耕種二難也已墾之田即闕于朝民必畏而復遁不聞於朝而姦人起而評之一患也墾荒之人無長久計展轉趨利以求其便則墾者可復荒而瘠者不復墾二患也救之之道則謂上寬之以蠲下勉之以墾蠲荒之道莫先於核實莫急于不憚煩上官當寬時日之限以緩責其成功下吏當極心計之精以盡除其夙弊首報荒次審荒次辨荒用荒於戲思慮非不周而行之者卒鮮何哉實病而虛劑也夫荒田棄之終荒不能轉自爲熟必其先有其人先有其則其人又必有是識有是才居是位其則又必精思而審擇然後可以言墾否則上不肯蠲荒可若何縣官司一邑事理簿書奉期會則不能不憚煩更不欲核實可若何上官當寬時日而否寬矣而下吏弗極心計可若何報荒有弊辨荒有弊審荒有弊用荒有弊凡若四者元以之除弊也今以除弊之法文其弊而弊不得除

可若何故先必有其人。有其則輔之以儲氏之言。庶乎可濟。然而放眼觀國中何省何郡何邑。何官其才與識。則能勝是者。豈惟不勝亂之。或固有餘焉耳。是故儲氏言救弊之道。不及其言弊之審。而有當也。按諸氏亦嘗自疑其說。其言曰。蠲之道如何。縣請于府。不之信也。府請于藩臬。不之信也。藩臬請于督撫。不之信也。督撫以聞于朝。不之信也。皆信矣。按數以考其地。勘地以責其費。吏任之乎。民任之乎。民任之而業荒之民。其鄰于死亡也近矣。吏任之而任事之吏。其戒于苛派也嚴矣。民其如吏何哉。吏其如民何哉。吏與民皆有無可如何之勢。以阻其欲為而不得為之機。故有百倍之利。明明在目前。而不敢一出其身以嘗試者。為此也。不特此也。今使朝廷下之督撫。督撫下之藩臬。藩臬下之郡縣。以稽其荒而蠲之。而民亦必不應。何則。今之所為荒者。未必荒。而其荒者。又不。夫墾荒如是其難。使行之能以荒告也。曹一士亦謂墾荒二弊。一曰以熟作荒。一曰以荒作熟。不善徒供僕役舟輿之費。輟耕待勘。循致再荒。則多一事。誠不若省一事之為愈。或又謂荒地僅存于江北齊魯間。於一國之廣大無所損。吾請更徵史實。順治九年。劉餘謨疏奏。猶謂湖南四川兩廣地方。彌望千里。絕無人烟。幅員雖濶。空地甚多。雍正二年。高其倬請墾雲南馬廠地畝。五年。阿克敦疏稱。查粵省在在俱有可耕之土。而惟惠高雷廉四府荒地更多。且言開墾四難。一豪強之占奪。一胥吏之需索。一資本之不足。一土瘠而畏日後之墾科。以此四故。百姓多觀望不前。十年。鄂彌達奏粵東地方。新設鶴山一縣。現丈出荒地三萬三千餘畝。附近恩平開平等縣荒地甚多。不止一二萬畝。乾隆十年。胡蛟齡奏。如直隸之永平宣化等府。晉省之

大同朔平寧武等府。甘省之寧夏西寧等府。俱皆鄰接邊疆。隙地曠土所在多有。三十一年楊應琚奏稱滇省山麓河濱尚有曠土待墾。李紱條陳廣西墾荒事宜亦言荒蕪尚多雖勸墾之今日下陞科之文日上而民鮮蓋藏地有餘利。并稱其故有六。所以墾荒者裹足而莫是荒地又如是其多雖所徵引者皆在昔非今然微論當日固未嘗能盡墾如鄂前奏恩平開平荒地一二萬畝。現次出五千餘畝未及四分之一。當其墾時必有墾之之人業乎此則玩於彼儲方慶所謂墾江兩之地復荒江南之地等荒耳轉移在彼此間無益也即謂招墾者皆本失業無告之民其無業亦無稅墾田一畝稅其一畝非新墾者與舊熟者合力而稅猶是焉則於民無大涉民困縱能以此稍紓然官守非人其弊宜不因今昔而有所異如乾隆時田文鏡王士俊之於河南勒報墾荒致成大獄借墾地之虛名成累民之實害此亦以爲不能包舉全局復可棄置弗道則攷其致荒之由以用兵故而田一荒以旱潦疾疫故而田再荒於歲鄉曲奸詐之民起而乘之田乃三荒於人。說本儲方慶

三者以兵爲重因洪王率長髮軍起恢復半壁建都金陵燕雲震撼以言用兵之域則自西粵轉戰而達於漢水以言其久亦繇亘十餘年石達開入蜀捻匪踪跡飄忽



莫。知。所。定。皆。用。全。力。僅。乃。蕩。平。其。他。大。小。兵。役。不。堪。悉。數。視。明。清。之。交。未。有。末。滅。即。云。舉。國。開。墾。無。遺。而。數。十。年。來。南。方。之。田。荒。於。髮。軍。者。大抵官軍勦捕為害尤甚。不。知。凡。幾。北。方。之。地。蹂。躪。於。拳。匪。者。又。不。知。當。幾。千。萬。畝。兩。者。皆。未。被。而。以。他。役。廢。棄。者。等。是。是。復。荒。於。兵。也。旱。潦。疾。疫。不。求。諸。遠。此。五。六。年。間。迭。起。頻。繁。辛。丑。壬。寅。之。大。疫。丙。午。之。水。害。及。於。全。國。今。年。永。定。河。決。天。津。告。民。家。流。失。三。千。餘。戶。凡。此。若。其。流。亡。不。歸。則。其。地。永。為。蒿。萊。稍。稍。復。集。仍。瘠。土。而。已。逃。荒。就。食。將。如。淮。北。之。民。猶。無。以。愈。是。復。荒。於。歲。也。豪。強。併。吞。皆。役。侵。蝕。於。昔。固。然。於。今。為。甚。荒。於。兵。荒。於。歲。彼。得。間。隙。而。乘。是。復。荒。於。人。又。必。然。之。勢。也。復。荒。者。畝。數。不。可。考。就。以。至。少。立。極。校。康。乾。時。猶。可。相。當。康。乾。推。為。盛。世。故。尚。有。議。墾。者。今。未。嘗。聞。吾。故。斷。言。曰。中。國。之。稅。薄。如。不。薄。也。而。況。徵。稅。之。法。厚。薄。不。一。例。他。省。饒。瘠。則。薄。江。浙。肥。饒。賦。即。獨。厚。以。江。蘇。論。蘇。州。松。江。太。倉。三。郡。擔。稅。尤。重。沈。德。潛。浮。糧。變。通。議。謂。蘇。松。之。田。居。天。下。八。十。五。分。之。一。而。所。出。之。賦。任。天。下。一。十。三。分。之。二。較。宋。時。原。額。七。倍。有。餘。元。時。原。額。亦。二。倍。有。餘。自注。宋時蘇松稅額共五十餘萬石。元時共一百五十餘萬。今共三百七十餘萬。然據王應口全議。比於元浮至三倍。當共得四百七十萬石。皆。在。明。代。增。加。清。仍。其。舊。明。

尙得曰以懲罰一時之頑民清則無解於此也。後經屢減猶每畝至三斗七八升。至三斗二升二斗五升二斗三升下則之田亦科一斗九升收糧不能倍於他處之產。輸課獨多於他處之額。嘉天顏浮糧議浙江杭州嘉興湖州亦然。六郡之民即今猶重困。如倒懸待解且在故明有虛額而不責其實完民力難支已不可言。清朝但按全書所載有一項之編徵即有一項之撥解完限考成必責十分全完否則參罰隨之。故歲歲歷欠積逋之數動盈千萬。百姓之生于其地者熒熒僅存皮骨衣食不謀慘受追呼敲扑之苦而無安土樂生之心。韓世琦蘇松浮糧疏明夷察其愁苦以為視法何如。唐虞夏商漢晉唐宋之民遠暨立憲共和之國與吾民安樂困苦之相去願明夷轉以巧曆算之也。據官書所載尙不逮元明乃明夷以為數千年所無地球萬國所未有原論二十頁是故論事先當統觀其全猥以兩兩衡校而曰某厚某薄不知以社會萬事相扶牽彼雖厚而不為病者有之此雖比薄而仍以大病者有之觀民之困觀其呈於外者孰熙熙而孰擾擾當恍然於吾民之實與法國等即如催比法當日有之而今所無無論焉。今則萬國皆無而獨存於吾中國明夷不信吾言不能不信簡書慕天顏浮糧議曰歲豐則穀賤傷農入不敷出一畝

之租未能完一畝之賦。明夷識之。盛世豐年。尚且如此。吾民安得不困。歲凶則顆粒無收。追比不應。一畝之糧。反增數畝之費。司府催檄。舌敝唇焦。州縣敲追。血飛肉爛。此實因賦重。以致地方敝壞。而人材枉棄之由。烏虜明夷。雖有百口。其何能辨。抑明夷固嘗有言。民敝衣敗屋。草食。餓孍相望。其孰能忍。此平等所由倡。自由之說所以起。革命所由生。中國之民。皆鮮衣居。皆大廈而金玉。以爲食者耶。否則明夷不必畏。革命如毒禽猛獸。洪波烈燄。爲也。若夫刑法之制。吾國最酷。哲人來遊觀者。方舌橋而不能下。明夷乃津津樂道省刑。吾甚惡其聲之類。夫鳴鴟也。將有以折之。先述清朝刑具。決囚之狀。不厭博殫。次述用刑之泛濫。以言者已陳。陳在前。則稍略。苟具吾篇而已。刑具之名不一。一曰杖。杖以巨竹連根爲之。長八尺。頭徑六寸。厚五寸。敦然方物也。臨杖。則裂犯者之袴。覆足以杖一拊臀。卻立尋丈。揚杖後扶地。大呼躍進。身杖俱下。乃一撻之。不聞撻聲。但覺地動。一阜一杖。撻二十則易二十人。撻三十則易三十人。恐其再撻。則力減也。杖之毒者。前一杖。卻一杖。中蓋一杖。杖已。皮不少損。而內肉糜爛。如腐瓜之瓢。一曰夾棍。以鐵貫本。置脛其間。左右各五人。並力曳之。良久乃合其末。左右擊以巨棍。

至百數十。異日復夾。脛腫如股。不可入。阜舉踵踏入。復夾之。皆據唐甄潛書一日天平架橫木一。髮結其上。兩木植立。容穴之。穴可數寸。張左右手。入其五指。關以鎖。鎖嚴。不能驟合。捶之。合。屈兩膝。復以橫木夾之。如夾棍。囚挺若死人。任其所爲。痛極而暈。棍稍起。呼冷水沃其頭面。阜數人肩架而搖。蘇則踏合其棍。如前。諺有之。三木之下。何求不得。三木謂此也。以下皆述所聞見一日老虎凳。製凳形稍歌。囚伸一足。平置於凳。以粗麻作繩。繞凳上下。阜執其端。反覆力絞。繩於腰上切磨。皮肉脫落。骨盡露。一日熏鼻。巨索縛其一足。一手以拇指。足以拇趾。繫于俎。身乃側懸。後一足一手與頭皆垂下。乃燒束艾。炙之。烟入於鼻。而達腦。輾側。則一指與趾。已痛欲墮。吾聞訊。巨盜用此。無不屈者。一日燒香。取香五六本。更視囚體強弱爲增減。焚一頭。縛線。附着囚胸。香漸短。燒迹墳起。肉焦有聲。脂亂濺。及盈尺地。又有拶。用以拶十指。其法亦略同。夾棍。有皮掌。敲兩頰。噴血落齒。與拶多加。婦女訊輕犯。則有跪練之法。盤鐵練于地。使跪其上。久則練之細弱者。盡嵌入皮肉。凡若此類。以云私刑。則縣官用之。府用之。臬司用之。督撫知之。而不罪。台諫劾之。而不問。非私也。刑部所用杖。其制更巨。阜必以有力者。

抱杖下堂。疾舞如風。盤旋而後上。凡五擊。可以斃囚。且夫此皆所以鞠囚之具。囚尙待鞠。其罪實否。未可知。往往有繫獄數年。而始知其冤者。縱被釋。潛書謂枉者免死。猶必杖而釋之。此直知其冤而加刑。尤可痛恨。諸刑則已備。嘗僅未至于死耳。然齒劍之痛。警焉。遂過受諸刑。時其楚毒。或數十倍于死。又或肢體殘廢。而家復破。踽踽涼涼。顧影自弔。悲愴憤交集。肝鬲已無所歸。亦不能執一業以自贍。稍具氣節者。舍自加戕賊。以外無他善策。不然即凍餓死。是終殺之也。即本應死。而其罪斷頭已足。受此贅刑。永無告訴。是其斷頭雖非冤。而此猶不得不謂之冤。省刑固如是焉。哉。決囚之法。仍有數端。最慘酷背戾人道者。為凌遲。俗稱魚鱗割法以鐵網如衣狀。緊束其身。肉凸出。象細鱗。偏刃削之。皆飛墮。廢凌遲後。改為膊。俗稱六刀斬削四支。乃刺其胸。其卒決首。惟新來亦廢。則存斬首之制。一人扶頭。使稍抑。執刀者先以刃背擊頸。骨已內折。然後兩手舉刀過頂。刃下而首分。監刑之人。必衣猩紅。所以厭鬼。行刑時。必發鎗。謂將震盪厲魄。使不為祟。次於斬首者。為絞。以兩人執短木。約繩。一人手左向。一人則右。纏之使並。視囚吐舌出數寸。復鬆之。復絞如前。三脹。腹隆然脹。伸脚踏之。氣汨汨奔。放自下出。乃死。次為站。為

杖斃。二者縣官可自主。僅以事後聞于上。酷吏訊囚不得其供。每藉是以洩憤。捏詞上報。而吾民之以無辜死者益衆矣。明夷之言曰。中國有司。非無妄施酷刑者。企籠夾棍之類。固時有聞。然非法律所許。只與私人相毒同科。則無可議甚矣。其詞之悞也。今與明夷所辨。在吾民之有畢命于非刑者。否有之。何必更云。法律傳背于輪繫身于架。法曾未著之。刑書太息。其酷則視燒香熏鼻。若出一轍。明夷遊巴黍蠟人院。而心憎願其更觀中國堂上肉鼓吹一部。而後立言。非晚也。又況法律不但以治人。兼以治治人者。治人者肆情縱欲。枉撓刑章。一無所問。而僅曰不許而已。是法律對於治人者爲無責任之言。立法與不立法等。猶斷不得謂爲良法律也。明夷專就其不許。遂夷然曰。與私人相毒同科。則無可議。設明夷有仇家。以諸刑歷歷相榜。楚或人過其旁。哀明夷而將救之。明夷將反勸止曰。此人本非法律所許。不足與校也。耶。一明夷耳。今官于民。非仇而一日之間。遍國以非刑妄加者。无慮十萬。此而云無可議。宇宙間何事當議哉。明夷謂不平。則可上控。此亦在律爲具文。控於府者。發原縣覆審。縣官怒其刁。先痛責之。更羅織以成獄。控於督撫。臬司者。則多命數縣會審。大

抵控一級不能伸始復上控一級越級而控者不聽控泉則問其已控府否猶未鄰呈逐出他亦如之而受其控者皆仍授意于下級己不親問下級則必其己受控而未嘗為之伸復承此事思文飾前非以謝過於上故嚴詞以恫之甘言以誘之中國折獄者衣鉢相傳有嚇騙敲三字犯者見階下刑威森列而身嘗親試之可畏也止於結舌涕泣頓首求矜詳文再上其嬰金鐵待臯狴犴如故矧夫中國之訟固未易言一敲衙鼓卓隸差役爭相勒索書吏僕從皆惟可以貨幣結納官有貪墨者勿論即甚清廉潔身無需亦祇能作為痴聾戒於察餘如幕僚親屬亦多需錢諺云大門八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若遭刑創療治有費處囹圄中禁丁獄卒又必尙有油水之奉入監五六年者為囚長皆貪婪無厭民錢幾何平日荒江之濱茅屋數間入其室徒四壁立旬日涉訟蕩蕩然無復存其力能一再上控且至于三四耶京控叩闈其費愈百出無窮不復言他長途跋涉舟車數易旅居飲食經營呈狀何一事不待此阿堵物者謂之犯纒杖而後受訴其情若微直治罪不復理問有出此則必富民富矣無論何處多易得伸何必京控且居法國為富民擁權勢轉輪縛架亦不加其身不幸而貧生中國猶若此明夷又謂天子殺罪人須經秋審三次必須三宥不得已然後殺近同治後督撫乃借軍興例

殺人安有以稍大于四川省之地。面有十萬侯。可操刑殺之權。令民無所訴者。中國誠無十萬侯。然縣令領雷封之地。刑威是逞。天子三宥。本於周官。帝曰咨吁。士師反走。無異優伶之演扮儀式。徒助笑柄。況自有就地正法之制。廢彼已久。喜嚴峻者。吾見有一日而殺七人。翌日殺六人。翌日殺十人。蒞任而月。刑至數百。凡此謂之洗牢。蓋重囚盡殺。罪輕漸移。爲重則更殺。牢獄一空。以報上官。曰從下官蒞此而後。蟲豸避境。奸慝不生。大盜畏法。小民知讓。訟庭積草。堂上蕭然。上亦知其濫刑。以至此。轉喜其能執法。嗚呼。班固之傳酷吏。有云流血赤數里。知其果不我欺也。試以轉論法國。明夷嘗言每封建國。平計得男女二百五十人。近革命時。侯封餘四萬。則平計男女亦不過千人。姑不問其居人密率。未嘗與土地必相均。如是例如中國版圖。擴于日本平計日本一方里住千數百人。中國約住六百人。盡如明夷言君千人。或二百五十人之國。使有市月刑百人者。而人口僅加十倍。十月而空其土。無子遺。遑論數百人乎。於法則誠未聞有此事。于中國則爲親見。是中國之刑反酷於法也。至若一侯出獵。熨足二人。史稱其荒唐。未可深信。不得以此極詆。民女將嫁。領主先宿。瀆壞倫紀。莫此能過。然一宿而遣。非若中國數千年來幽



閉之俗長門深宮如花三千望幸不能欲歸不許惟清朝則滿人高自矜寵以為漢人猥賤豈可妃耦入關定位首嚴滿漢通婚之禁此如士大夫家子弟私於僕婦將引為大辱終身吾漢人僅亦等身臧獲轉以得倖耳失身之恥臧獲之戚其猶百步之止蠖蜒之笑哉

仍間有遣使臣至江南采女者此自是不肖子弟所為若謂中國人苟非與人有訟可終身不至公庭此亦專指詩禮宦族繫夫小民歲以逋賦一事譬不受答者蓋鮮

明夷又言地方皆徒死此可不辨明夷非不知為具文特取為滿洲辯護材料耳法國之民既隸公侯為王靈所不暨中國則天子暴之疆臣榻之生殺操于守令凌逼漸于吏胥明夷念吾民其何以能堪至言吏治隆汗代不能免縱法令比于牛毛而聖天子在上未嘗欲妄殺一人頌美省刑猶不為過則如文字之獄戴名世呂留良汪景祺輩凡十數人身伏刑誅之外旁搜冥引株累數千吳諸生金采若哭於公庭死者百輩江南逋賦獄起紳士除名萬有餘人迂疏如沈德潛而嬰身後之戮功績巍巍如年羹堯而伏誅岳鍾琪請室受罪爵位如張懸錫楊名時備受楚毒科場之獄尤為亘古所未聞大臣賜死及竄謫邊塞者罄竹不能書一言而赤族偶語則棄市法國無有也盧騷之詭激止于放棄出境路易

十六日。昔之談於奧。突者。今乃於通衢言之。不聞遂有搜捕之命也。暴烈若俄。帝亞歷山大。尙能愛重文人。優容直言。是俄法省刑之德。過中國千萬。至于今日。沈蓋杖死。血肉爲糜。鄒容飲酖。尸體空骨。剖徐錫麟之心。置秋瑾于法。或皆明夷所快心。然而新政忽翻。譚楊授首。明夷之弟。且死于是役矣。漢口變起。才常尸市。勤王之策。又敗于垂成矣。袁許久標忠義。菜市亦號煩冤。拳民誰實。姑容擿罰。乃空朝貴。明夷顛連。不弔復置死。弟於度外。屏友讐。而不念報哉。法封建侯國。領二百五十人。中國動輒一日。間而尸千人。

即如庚子年。刑部奉旨勦除拳匪。牽數百人。累然如驅犬豕。老弱婦女。稚子。方七八歲者有之。上堂一點名。即縛出東華門。斬首。越日復然。市人夜

間盜取衣物。婦人盡裸。尸不蓋。車過其地。遠望如白山。稍近則穢氣刺鼻。蛆蟲浮動。掩鼻不復敢仰視。其實死者皆良民也。官于京師者。親爲余道。

是屠法侯四國之民焉。嗟乎。乃言省刑。將必令其日日鼓刀而屠。使四百兆漢族。不遺一丁。耶。明夷又嘗有言。淫用非刑。淫暴壓制。此平等所以倡。自由之說所以起。革命之亂所由生。吾言而具信。眞淫暴壓之甚者。何以惡革命。如酖鳥猛虎。洪波巨燄。爲也。此節未完。

駁明夷薄稅省刑之言。亦幾詳盡。繼此更就於滿漢間論其不平。當於刑之一方面。尤爲注重。惟近見滿洲學生有創爲大同報者。謂滿人亦有不與漢人平

等者三事。一曰。當兵之義務。重於漢人。不知滿人初入關。漢人常欲反正。使假以兵柄。一搖足而其力。征經營之所得者。不得不復委以去。若滿人盡習戎事。漢人溺於文弱。則可不慮此也。且滿人本以騎射爲業。入關以後。但不令忘本來耳。何云義務獨重。同禦一賊而我獨任戰。乃爲獨重。即對於其敵爲是言。抑何可笑。一曰。無遷轉自由。既隸營籍。原以駐防漢人者。若令任意逃亡。豈復成事。又當時滿漢交際。事事嚴畫疆界。懼逃亡者入漢人家爲奴僕。此事至今爲禁。或以他故。遂與漢人同化。苟非嚴加管束。幾致貴賤混淆。上下不分矣。一曰。無生計自由。此事久勞朝廷籌畫。撥給田畝。汗萊者可更易沃壤。漢民死于圈佔之政者。不知凡幾。農工士賈。悉視爲業賤。不勞心力。安坐而食。汝祖之爲子孫。計甚至也。至愛之適以困之。原非始料所及。此觀當時朝論。一再命勿染漢人陋習。子孫今反以爲怨也哉。又言滿漢二族業已同化。立說愈修。謬不倫。他日擬著爲專論辨之。并願世之君子。有先我而言者焉。

又鄙論雖有徵引。亦僅取其折莠言而足。本報增刊天討。韋裔君所著普告漢

法國革命史論

人一文。讀者肯以鄙論與之參看。則同異詳畧間。或有足相發明者。

二〇



## 刺客校軍人論

寄 生

大抵刺客之才視軍人爲細而其膽力則優兩軍相遇籌畫戰機一軍于林可以伺敵一軍秣馬將以突陣進將何取戰而不勝則退退將何所憑扼支帳兀坐皆忘寢食出帳蹀躞日昃不遑此將帥之所必然而刺客所無也刺客者懷彈丸淬匕首蛇行鱗潛如螳螂之捕蟬恐其有警而飛翔及其卒發翻然若大雕俊鷂下擊凡鳥灑血平蕪以爲快若其堅忍卓特猶非軍人所能難者或謂軍士從征有櫛風沐雨之勞夏暴驕陽冬踏堅冰聞蘆管而思鄉見明月而慘色非持之以堅忍不屈其爲功也幾希吾子何說以爲不刺客若邪曰唯唯否否古之將帥受君命榮以節鉞而使爲之馳驟古之伍卒惟大將旗鼓是從馬首是瞻身迫嚴令非其心之所欲徒出於不得已焉耳是以征人思婦之什塞梁棟而汗牛馬千載以下過古戰場猶復策騎四望心魂悲惻不贊勳業之高大惟覺商風落葉冤鬼啾啾爲可致弔蓋自憤慨其君主窮武開邊地怨及此而遂以流露楮墨大都使人讀之神志不揚何也意其時

軍人即少飛揚跋扈之氣而若豪游結客脫手萬金班草一語刎頸爲交荆軻受知燕丹登車適秦誓不反顧張良爲韓國報仇提椎憤奮夫以虎狼之秦開關延敵六國夜遁強兵百萬猶悉殘破以渺渺一介之軀手尺寸兵激於忠義來相狙擊如兩人者豈不大敢也哉縛諸賊王僚聶政刺慶忌雖以私恩授受致相感激抗厲不撓有足多者下逮朱家郭解之儔鬪雞逐狗驕行里閭苟際患難身命可託馬遷削簡爲傳至今勃如賭其鬚眉此其人必皆慄悍踴犖輕於生死但使荷戟我行絕無攔道牽衣哀離惜別之態寧不爲勝至于近者殺人之器日加精良舍弓矢之用而取礮火遠擊數里近亦可以射百步以是乃益見爲兵凶戰危而非有關涉于大局之安危興廢則亦不遂出于集師命旅一朝有事多有以戰死爲榮踴躍入隊彼固以爲赴國人之難顧於往昔則有異耳然身死疆場以馬革裹屍而還則勿問朝野舉相欽禮雖以營門擊柝之夫竈下擔水之卒猶蒙帝遣巫陽招其魂魄而致祭祀安知慷慨從戎之日不嘗以此爲可忻慕耶幸獲捷利歸見親友纔抵國門懽聲雷動將卒亦皆駐馬握劍顧盼自恣婦人稚子候於道左一經其前嘖嘖讚歎所謂大丈

夫不當如是。即其榮譽。既可稍慰。至如政府策勳使者。慰勞銅柱標其功名。簿金膏其丰采。爵列通侯。祿分萬戶。又足以償其經年汗馬之勞績。而有餘也。彼刺客顧安有是。幼女磨刀以尋父讐。世稱其孝。壯士爲主添身吞炭。猶得以義聲著。今之刺客所與敵者。皆爲名卿大官。居上位者。無慮飲恨至深。及於刺骨。彼刺客亦以其敵之同僚。故非惟不當要其諒。且以釋然修好爲汗辱之行。則試反觀在下者。何若蠅營狗苟。攀附權貴之隻輪。乞丐朱門之餒餘。而獨洋洋焉。驕視妻妾。是爲一類。抗顏談政。批議亦中肯綮。陰順輿論。以爲向背。向又弗肯得罪於上。其瞻忌也。則如狼狽。其多疑也。則同猶豫。此一類也。明斷是非。識洞癥結。鑑別彘夏。行蹈矩矱。惟其膽小如鱗。性命等重於五嶽。恐便一言賈禍。貽累室家。寧卷舌嘿嘿與世無聞。此又一族也。綜是三族。其下惡流所歸。殆弗齒于方趾。圓顙之屬。求其能言不可得。已稍上者。嚙嚙進退。務善飾僞。而其縈情好爵。與前者不殊。是雖未能金玉其外。而實且敗絮其中矣。縱曰能言。固不肯言者。更其上者。則又不敢言。近日本人有投書於伊藤博文者。曰。侯之監視句驪。不以仁政。而有暴德。惟侯洞胸斷脰之禍。懼將非遠。於是日人

羣譁然目之爲狂客。日本庶政修明。其在上者。率肯覲焉戮力。以忘其私。姑不必究客之果狂焉與否。而日人糾以後言。猶不爲甚過。執鄰國之政。媿彼胡貉。宜其種人自矜奔軼。絕塵終非叢脛廢弛者之所可望及。而吾中國士夫。盡彼三族。孰復對於捐軀砥節之士。不以爲狂者耶。是故其將發也。無與謀。其既發也。隨而媒擊其短者。有之矣。堵挂頰波孤寡。不穀排難萬千。以求達其不可必望之的。視夫擁三軍策萬金。然後試焉者。誠覺其難。易未可以道里爲計也。且刺客之道。非直危道而已。懷敢死之心。行必死之事。其事不成。菹醢其骨。而無所於悔。幸而遂成。則亦與敵駢僂。苟不若精精空空者。豈易言擊刺不中。則警然引去耶。古之刺客。多習伎術。躋尸嚙追猿獠之人。不能數觀。至其臂強弓腰短劍。杯酒銜接。慷慨起舞。如方山子其人。逞逞而有而其行也。猶必着白衣冠。送之卒之。其能生還者。幾何焉。吾聞今之志於是者。平居未嘗摩挲尺鞘。向人訥訥。如不能言。一日發憤操其素所未習者。欲以搵人難矣。又有懷匿炸藥而投者。碎轟散擊中敵與否。不可知。已身則先已裂爲灰塵。戎馬之間。反不必其如是也。料度遠近。窺量準繩。鎗然發炮。震驚百里。敵陳橫潰。民屋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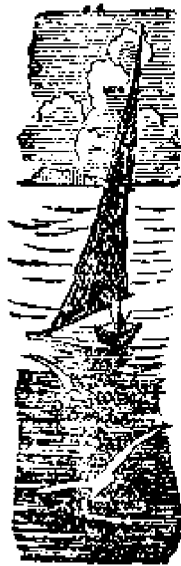


舞司軍者安謐無恙。雖炮火之利兩軍互施。當其定謀決策。欲陷敵于必死之境。而予己以可生之路。萬不能已。亦曰置諸死地而後生耳。既戰勢將不支。固可約束其軍。反旆徐卻。臨淮韜刀之用。要非於劍折鼓死扶創不起之後。未須輕自裁決勝而追亡逐北。特不深入其巢。未聞有反喪其渠帥者。若蕭王擊破銅馬。雖已深入。猶全其身。是故刺客之與軍人。其行事未有求不成者。軍人不成已。猶萬一生其成者。古有稱長勝軍爲之將。率皆嘗身經百役。而髮膚完好。刺客之不成。逮捕稍寬。所居之國。法網不甚密。或僅久施禁錮。假貸其死。然已不可一例論。居然成功。即無有不繼之以死者也。夫行事既未有求其不成。則是軍人之所求者生。而刺客之所求者死也。故曰刺客之道必死之道也。以不穀之身。出必死之道。無軍人榮譽之可法。而有慄悍卓犖之氣。故曰堅忍卓特。猶軍人所難能也。率意而行。不必有所素習。則懦夫侏儒亦未嘗禁其不爲生死成敗。既非逆計。則聚米軍前。借箸席上。皆不需有也。吾謂其才之所以不逮也。

雖然。今計革命之業。斷不能以破碎滅裂。徼倖其或成矣。方將鳩集羣力。各致其用。

而先爲輕重揚抑於其間。其母乃不可乎。曰吾何敢然。吾所論者。其性質之有差別。非論其用也。苟言其用。則猶當急軍人而緩刺客。喻同伐桑。刺客撥其葉而敵落其。實軍人并其根株而盡拔之。夫所以惡桑木者。惡其實之含毒。葉之能多生青蟲也。然不拔其根。開歲復萌。葉結實如故。歲治之。則太勞。誠弗如爲久。佚永寧。計甯摧堂前之陰。而不令蟲來。嚙書童子。偶盜其實也。今之革命。豈不以滿洲惡劣之政府。盤踞上頭。數其積極之害。彼固於漢民殘賊。備至。推其消極之禍。猶能以放縱一切。而使白人窺我寢室。主其事者。則某某耶。顧某某者。誠必當殺然。其何自而至。與則亦必自有其羣。其群敗群也。於敗群之中。而欲求得一善分子者。青冥可以梯而上。與黃泉可以隧而及。歟。烏頭可白。羝羊可乳。舉天下無難事焉。殺其一人代之者。如其人盡殺。滿朝明日又周布矣。彼之蠹無窮。而吾之俊民有限。曷若淵淵伐鼓。與之既見。干鋒鏑矢石之間。終驅之于漠北窮荒之外乎。或曰。子言過矣。子之短軍人也。中軍人之實。而不足以概革命之義軍。彼其痛心。繫禍思一洒雪先人之耻辱。從軍之苦。既必剗削無遺。而如今者。非難攻擊之聲。固不獨對於刺客。何嘗以其爲軍人。

遂視之爲有榮譽之可博。又當征戰近世已無規橈。古人綸巾羽扇之逸者。況其誓師而出。必躬犯流矢爲士卒倡。其致死授命。又無庸疑。至云緩急世亦不聞其國。刺客之風不盛而民氣能昌者。是以俄國虐無黨人。暗殺特立一部。樽桑三島。其民敢死。迄今有所謂武士道者。而以彈丸黑子之地。與列雄並峙。刺客之與軍人相須爲命。何有緩急之分。若世有妄人以爲專恃刺客可以集事。吾子乃有以矯之宜也。嗚呼。使其信然。則吾言誠過。而彼軍人也。刺客也。乾坤不毀。三光不滅。實維其賴。何獨下見六王五伯。則敲其頭哉。





# 時評

## 安撫恩銘被刺事件

寄 生

自恩銘被刺後，宮廷震驚，大官咸惴惴不自保，其當時被刺情狀及株連黨獄中外各報，無不詳載，今節錄若干條如下，

五月二十六日（陰歷）安撫恩新帥蒞巡警學堂行卒業式被會辦徐道錫麟突以手鎗轟擊致受重傷司道各員爭先潰散某營管帶捕獲徐于軍械所

（二十七）恩撫受傷甚重延西醫診治亦無效上午六點鐘死于撫署即將徐剖心致祭

因徐籍隸紹興將其數年前集資創辦之大通等學堂搗毀並鎗斃學生數名且搜捕徐之家屬

浙撫張委陳翼棟至紹郡督辦勦捕事宜陳輕信揭帖誣控之辭帶隊擊鎗將同仁學堂搶掠一空檢查二小時毫無實據遂將該學堂董事八人拘提至府署

時 評

二

大同學堂女教員秋瑾被紹興府貴守派兵拘至府署並不訊供即幫赴市用刑

紹郡居民迭經搜捕學界風潮紛紛遷避在城門中被扣留者不少

記者曰。昔張汝祥刺馬新貽。其事慷慨。使人泣下。特其所以出此。爲友仇而已也。友仇非不當復。止足以爲後世澆薄者法。若於民生關繫休戚。或抱神州陸沈之痛。雖摩踵焚身不恤。思以一擊而伸野人之憤者。在昔上古。人情淳朴。引繩墨以校量分寸。猶不多合。況于道德墜地。術詐是尙。如今之世邪。則幸比年來。時俗趨向。競效歐美。於斯固善惡分劑。互相襍糅。而敢死之風亦漸扇。吳樾爲世家子。廁列僕隸。求進身於五臣之前途。其所欲事。卒壞滅已足。震動一世。逮徐氏出而天下之人始相驚以言。曰。支那非無人焉。觀吳氏之將赴難。序其書曰。予願予死後。化一我而爲千萬我。前者仆後者起。不殺不休。不盡不止。而徐之自道。著志排滿。已十餘年。夫吳氏懼一己之徒死。而人莫我繼。則反以資敵。故其勗之至深遠。徐氏有鑒于世情之久媮。崇朝而志於是。食頃以輟。則若告之躬爲此事。其辛勤惕勵。有若是者。

焉。二公之用心。初未嘗殊。而成敗若反。顧世雖多有因其成敗。以私意爲崇黜。就其勢導之行。以指爲歸。則苟有追跡二公者。又各自必有其成敗在也。於二公會何損毛髮。恩銘之罪。徐氏旣以暴於天下。然徐氏欲殺四人。其一即恩銘。三人者。爲端方。鐵良。良弼。是皆滿人之雄。而漢民之所以集怨也。特吾謂端方。鐵良。其爲患猶稍次。何者。其虐民之政。顯而易知。其卒左右瞻顧。靡弗爲敵。且將不能一夕安枕。彼徒自苦耳。良弼貌似陰柔。爲毒甚於蠶刺蠱尾。方其留學日本。居東京。專司偵察。際偶有建立青年會者。投身其中。聆激烈之談。拊掌贊詡。實則是黨之一舉一動。周悉而審思之。僞爲輯睦。陰相殘破。又其時諸生。志勿堅確。口以殺身流血爲談資。而心實眩乎高車駟馬之榮名。良弼深中其隱。上書當道。請以爵號翎頂。爲羈縻黨人之具。自是政府始行其策。流毒至今。致令英俊之士。泄陷湫澤中。以爲至樂。今且有作文字以易金幣者。名節不講。於是爲極。徐氏察其術之柔媚。而實漢人腐腸之藥也。誠不可以不加之提撕。乃持以與鐵良端方。並告當世。孰有深知其意。肯擔負其未竟之責。以爲滿人懲儆者哉。願吾對於恩銘之死。襍感在胸。析而講之。則有三類。

時 評

四

一曰。滿政府之脆薄而易破也。自恩銘被刺後。封疆大吏。背不貼席。有設軍隊以自衛者。有深居簡出。諭道府以下免迎送者。大抵論今之疆吏。莫不獻諛於袁世凱。張之洞。端方三人。袁夙以雄傑自命。則頌之者亦曰。精明練達。治世之能臣也。張喜文學。能著書。於是又群以古之歐陽修。近之曾國藩爲比擬。端亦提倡新學。接人惟謹。而人且習習以滿人中高瞻遠矚。英爽不拔之才歸之矣。端不足論。袁爲人獷悍而狡。馭下以術智。殆所謂小有才者。若擬張以歐陽修。邈不相似。曾與胡貉。斬掘本根以取富貴。與張若符節之翕合。然端嚴謹微。潔行忤俗。非張之所得儔匹也。而大要是三人者。皆爲僞朝所倚重。異時撐拒義軍。必藉其力。方可以懸揣得之。不幸畏縮若此。何以慰君父之心。而副輿情之仰望耶。吾聞端自涼車遇險。遂亡精魄。其致察日本。舟抵港口。天色蒼然及暮。則不敢登陸。宴於橫濱之中華會館。某校生徒。習操步伐。擊鎗而過其門。端遽倉皇變色。齒牙上下相擊有聲。出語人曰。某非敢惜死。將欲有以盡力於國家。夫彼之所謂國家。舍滿州莫屬。其有所盡力。非空言也。歸任兩江總督。淫威是逞。株連黨人。不能以數計。則實示其盡力之徵。及徐氏事發。畏心



復熾。見一屬官。凜然若蹈虎尾。至以形迹疑似。遽令縛人。外國傳爲談柄。望其於戎馬間。賭擲肝腦以爲勝負之注。不亦遠乎。則彼所云盡力。其能力亦至有界限而易盡者耳。張之入京。盛置儀衛。其所遺某游歷官來東後宣言張氏震懼甚某日毀茗開警杯自手墮袁氏飭屬不得至驛旁窺視兵仗。凡平常得出入者。皆刻木作符。俟關者驗而後進。其怯懦之態。章章莫能掩。顧欲與民氣競。如技葉將槁。一遇驚風震盪。能不飛落者幾希矣。滿人本不足慮。光復諸軍。前乎此者。未嘗有成。有漢人以輔翼擁戴之也。今張與袁無將兵之才。無御羣之德。無慶忌之捷。無賁獲之勇。徒以機詐逢迎。求固其恩寵於婦豎。倚爲城郭。尙不如築土壘石之堅。而環顧朝士。終無能出其右者。人才之疏。蓋未有如清朝今日者也。徐氏爲刺客。徒黨落落。非有萬人之衆。鎗纔盈把。弗敵攻城之器。殺恩銘一人。亦流血五步間耳。非有漂杵之烈。然而舉國戒嚴。乘輿不出。如大敵已壓四境。苟億兆民衆。齊壹心志。雖徒手可奮。鋤纓可擊。況有堅甲利兵。以爲憑藉者。顛覆滿洲政府。其易已甚。引烈火而然蘆絮。激海波以淘蟻穴。豈足以爲喻焉哉。

一曰。株連之甚。不可以不報也。徐氏旣受縛。翌日。緹騎四出。越境紛擾。下其家族。

于獄。閉浙江某中學。殺學生二人。未幾。又殺女士秋瑾。留學日本。以此被疑者。尙三十餘人。夫恩銘。漢民之蠹也。徐氏爲民請命。於吾民則有功而無罪。雖然。漢人之蠹。斯漢人之鷹犬。而有功於民。斯大獲罪於政府當道。且殺人者死。載諸刑書。則亦尸行事者一人以償。至矣。奈何今者。連累以暨鄉人。淫威加乎女子。無辜被僇。動以百計。此朝不謀夕。昔人所以興歎也。又況斷頭之制。雖列典章。剖心之刑。實惟創見。攀附爲前例者。僅張汶祥一事。夫固不得爲經常。暴政是則。非蠻夷盜夏。惡能有是。矧又數十年以後。於今之塗飾文明之世邪。稽自滿洲僭竊之始。即專恃刑罰。濫興大獄。終于近代。何止百數。然猶有人頌虜聖德。謂其遠逸湯禹。夫禹之用刑。一見于誅防風而已矣。道遇臯人。下車涕泣。以爲已治。不若堯舜。湯之伐夏。以禁暴爲宗義。戢武不用。即不聞其妄殛一人。必謂今世省刑。過于往昔。非狂癡者。孰從而和之。非瞶瞶者。孰從而聽之。特今所云報。豈必權度重輕。毫釐不讓。以行報施哉。彼有所動。我亦未能嘿爾。故作文字。以相非難。爲報之一道也。短劍搏刺。踵徐氏而起。亦一道也。飭治軍旅。平原列陣。虜其渠帥。繫其名王。斯無不盡報也已。過此以往。無所用報。如

元清之第尊卑。如哲人之遇黑種。世有公例。吾無取爾。至若怡悅顏色。甘爲臣僕。由之不貳者。厥惟要求一途。旣爲要求。非屈膝泥塗。叩頭階陛。此何以稱。要求不遂。而兵力非可以向主家。度惟有伏劍廟堂之側。抉眼胥子之門。此以爲報。則孔丘所譏。以德報怨之謂。嗚呼。徐氏有靈。請爲厲鬼擊之。勿令吾子之冤。抑于若輩。徒歷歲年而終無以報也。

一曰。知反對黨之情僞。將不足以惑人也。恩銘旣死。留東滿洲學生。爲開追悼會于八旗會館。且得某氏贊同之。某氏長在好武之鄉。夙知自愛。嘗與日本知名之士。意氣論難。謂一國之內。種族交尅。雖欲治理。其又安能。未嘗不傾動一世。推爲知言。退而作詩見志。則思舉其鄉爲斯巴達。雖語襍背戾。而雄武之風。固在。泊處世日久。染慕富貴。不惜揚阿曲學。以取容悅。使桑梓蒙垢。武德掃地無餘矣。夫鄉里束身自好者。維昇銅山以易名節。猶不肯爲。不意某氏數年之前。堀傲可風。曾不胥時而至于此。吾不能不重爲之吊也。惟其有朝三暮四之德。則收拾人心。暫而不久。黨人烟散。子立寡和。其末路亦甚可悲矣。滿洲學生。傷其同類。無所致責。然其筆之于書。謂

滿漢之界宜撤。惟取國民主義。以共對於上。天奪其魄。忽藉恩銘之死而使自白于衆。假令不論滿漢。恩氏猶爲民害。不以民族主義重徐氏。猶當以其有造于民而愛重之。令也。追悼恩銘。必斥徐氏爲狂妄。恩銘既無功德可頌。徒以死於漢族之手。乃出此者。是彼雖日言消融滿漢。徒見其不由于衷耳。然則其爲此言。猶是政府之故技。思以愚弄人心。指而出之。人皆憬然。其術乃不售。是故由前之說。可以知其黨力之薄。無慮作梗。由後之說。而滿人之肺肝如見。終不可與一朝處也。及時不奮。將樂貽悔於無窮耶。天下之大。有智者焉。請爲吾民卜之。



(來稿)

## 巴枯寧傳

无 首

巴枯寧爲破壞主義之使徒。爲無政府黨之首創者。民報三號既揭其寫真於卷首。但其行誼學說。知者尙鮮。譯者現譯日人久津見藤村氏所著「無政府主義」其中於布隆東斯體奈巴枯寧樂波輕等言之尙詳。全書百數十頁。特先抽出此篇。以獻於學界。

## (上) 列傳

巴枯寧 Bakunin 千八百十四年。生於俄羅斯之都士約省。父爲貴族之故家。位置不賤。叔父某。曾任全權公使。與繆勒維 Muraviev Amuraki (一八三六年。始任黑龍江總督。一八五〇年。建築尼古拉港。Nikolaievsk 多設殖民地。時中國方有太平軍。同時英法同軍入北京。遂乘機消毀國界。占領極東。一八五八年五月廿八。結愛璉條約。割黑龍江以北。烏里蘇江以東地數千里。得松花江自由航行權。一八五

無政府主義實行者巴枯寧傳

二

九年。占領庫頁島。(一名樺太)俄帝錫以尼古拉之尊號。有嫺嫺之誼。少壯卒業於彼得堡之嘉臺德大學。千八百三十二年。以技師入於砲兵聯隊。未幾離軍隊。專從事研究哲學。千八百四十一年。遊於柏林。Berlin 次年旅於德萊登。Dresden 爲研究海格爾 Hegel 哲學。蓋巴枯寧之天性。好爲實際運動者。未幾即登名於德意志之民主黨。嘗演說曰。

吾黨固抱民主主義者

然社會上現存之事物。不論一切是非。苟取其一面。而解剖之。實驗其真相。則莫不屬於君主主義。貴族主義之系統中者。故欲實行民主主義。則於現存事物。非唯一一悉抱否認已也。凡認爲不適宜者。均當進而破壞之。其結果之何如。固不遑顧也。

千八百四十三年。巴黎 Paris 有社會黨大會。巴枯寧以俄羅斯社會黨之活動委員參列。俄政府聞之。不喜。以爲巴枯寧苟在外國得自由行動。必爲俄羅斯之大害。遂發令命其回國。然巴枯寧不顧之。大會既散。盡力宣傳社會主義。俄政府益不喜。

數數召之歸國。巴枯寧顧不聽。政府大怒。遂收沒其財產。夫不重個人之自由。而時時牽制其行動。亂發召還之命。苟不應之。則沒籍財產。罪及妻孥。果有如斯不法之行。爲乎。俄政府。何其暴戾也。豈專制政府。果爲萬能政府乎。即非巴枯寧。亦當仇憤而投入破壞黨。況也重權利。尙自由。尊平等。捨其身爲同胞圖至善之改革。如巴枯寧者乎。彼至於斯。家室既空。無所罣礙。其破壞主義。如烈火礮上。俄政府又助之以薪。其燎原宜也。

其時巴枯寧得識布隆東。Proudhon 切磋稍久。盡反布隆東之理論的無政府主義。而實行其破壞的無政府主義。即謂俄政府以不法處置導其起因可也。若俄政府稍有一線光明。則今日或無有虛無黨。亦未可知也。

千八百四十七年十一月廿九。波蘭革命百年祭。開於華蘇。Warsaw (波蘭之一州) 巴枯寧登演壇。向羣集諸波蘭人等。痛論俄羅斯革命之必要。俄人與波蘭人。須聯合一致。併力以推倒殘賊之政府。又言俄羅斯今日所以不可不急起革命之原因。滿堂聽衆。拍手如雷。革命之聲。瀰漫全市。俄政府深惡之。認巴枯寧爲俄羅斯

無政府主義實行者巴枯寧傳

四

治安之大敵懸賞一萬盧布購其頭。

嗚呼！一代熱血快男子。恐以一萬盧布之賈。被狙於偵探也。乃遁走不律悉。 *Bravo*

*seis* 翌年一月至巴黎。二月復之柏林。六月斯拉夫人種統一同盟會開於巫勒紐。巴枯寧聞之。求許其與會。然會中人則關於巴枯寧可許與否之問題。忽生異見。

一、此會本爲國民的會合。若許世界主義之巴枯寧得有參列權。則與宗旨不合。

二、此會固受俄羅斯皇帝之保護者。若許與沙爲大敵之巴枯寧得有發言權。則於機關不利。

遂決議不許入會。巴枯寧則以己亦斯拉夫人種。固宜有應得權利。相持不下。忽市中暴徒蠶起。同盟會遂四分五裂。巴枯寧拊掌而笑其無能。

千八百四十九年五月。德萊登（屬於日耳曼撒遜國之一州）有革命軍起。巴枯寧爲軍中之一指揮官。與普魯士官兵抗戰。蓋欲以助波蘭革命軍也。（虛無黨小史參照）未幾大敗。被捕。普魯士治以軍律。受死刑之宣告。未執行。而奧大利政府請



其囚歸之於俄羅斯。革命之志士。至於斯時。其生命危如累卵。凡其所以注萬斛之熱血。改革一代之希望。亦幾歸於水泡。

巴枯寧既歸俄。固自謂必死矣。而俄帝特頒赦令。滅死一等。禁之獄中。夫以巴枯寧之名望威力。俄國人民。騷然痛其不幸。羣思援救。時有湧起暴動之虞。俄政府乃對之一變其方針。處以流刑。放諸西伯利亞。當時歐洲諸國之新聞紙。異口同聲。謂彼健腕利口。振動各國政府之志士。一旦沈埋於冰天雪窖。有死而已。洵可惜也。然事有不可思議者。發配未幾。忽遁至日本。經北美合衆國。而抵英倫。此實千八百六十年事也。革命之志士亦多。幸福之男兒哉。（或謂當時黑龍江總督爲繆勒維氏。公言庇蔭之。故得遁。）自此而後。巴枯寧遂爲萬國勞動者同盟會之一員。奔走傳道社會主義。特巴枯寧乃不喜麥喀氏 *Karl Marks* 之共產主義 *Communism* 而歡迎布隆東之集產主義 *Collectebism*

千八百六十三年。波蘭革命軍起。巴枯寧又爲指揮官。復歸失敗。巴枯寧乃微服間關。或隱於伊太利。或現於法蘭西。出沒無定。爲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之使徒。東

## 第 拾 六 號

無政府主義實行者巴枯寧傳

六

西奔走擴張種勢以待時機。

千八百七十三年萬國勞動者同盟大會開於海牙。(萬國社會黨大會小史參照) 麥喀氏居首座。有名社會主義者數十人會於一堂。巴枯寧亦其一也。時忽與麥喀氏異其意見。遂告分離。據社會主義者所云。則爲過激說與溫和說之不相容。據巴枯寧所自記。則全在共產主義與集產主義之不相容。共產主義論者謂「一切之財產資本可爲社會中人所共有。總社會之公權力可得支配之。」集產主義論者則「不認一切權力之存在。不許稍有強制之性質。故主張財產資本非公有。非私有說。」巴枯寧之過激說。麥喀氏之溫和說。互相衝突者。抑亦即此二說乎。

巴枯寧抱破壞大志。老而不衰。仰天長嘆。髀肉復生。久矣。千八百七十八年。病入院。自知不起。斥侍醫。以七尺頑軀。還諸造化。遂永辭人世。

巴枯寧非無政府主義之講論家。乃切力實行之運動家也。以故關於無政府主義之著述。不多見。唯演說之筆記。與論文五六篇而已。今揭其學說如下。

(下) 學說

## 一 實行的無政府主義

巴枯寧之學說。其第一當注意者則與布隆東斯體奈 *Stinner* 相異之點是也。布隆東與斯體奈均主張自知識思想上之改革使人人有超然遺世獨立之志。遂足以達無政府主義之盛世。巴枯寧則以爲迂濶而不切事情。主張目前即起革命。急轉直下以成無政府主義之時代。蓋天性然也。故在布隆東斯體奈不過爲理想之談論。而巴枯寧之志望則直破壞現在之社會消滅現在之國家顛覆現在之政府。凡現今所存在之一切事物 制度 習慣 學說 不論 善云 惡云 皆施洗禮不遺遺跡。使後日新創造者不至稍受其妨害。吾輩唯致力於破壞之一點而已。故與哲學的個人的無政府主義全異其質。自有巴枯寧而破壞主義始流行於兩間。後此之聞無政府主義而戰栗者其在斯乎。

## 二 動物性與人道

初。海格爾之唯心論出。而後有唯物論。有進化論。一變而爲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故無政府主義論者莫不注重於心物進化之說。巴枯寧曰。一人自動物出而進化。

者。故。人。性。之。發。達。亦。自。動。物。性。出。而。進。化。及。其。脫。動。物。性。時。則。得。達。於。最。高。之。人。道。』又曰『動物性出發點也。目的地則在其反對之人道。故人須一度勇猛精進。方得向上。』當時有名社會的教育學者羅森蘭 Rosenkrantz 主張脫進主義曰：『人須脫其動物的性情而發達人道的性格。故任志教育者不可不求所以使人性進步向上者。』云云。同一觀察也。蓋探其本源。則近世學說莫不胚胎於海格爾之精神進化論。其後達爾文 Darwin 物種由來出。謂吾人遠祖當自類人猿而進化者。考證洋確。聳動一時。是爲物質的進化論。一心一物共論。萬有之進化而爲近世學界之指南針。巴枯寧即基於二人之學說。故於此點亦不失科學的精神。巴枯寧乃下斷案曰：故人類之進步有三階級。

一、動物性

二、思想力

三、向上心

及其發現於社會上也亦有三階級

- 一、財產私有制
- 二、求科學發達
- 三、完全之自由

三 民主社會黨同盟之綱領

欲知巴枯寧思想之全體。則有彼所起草之民主社會黨同盟之綱領在。今譯之於左。

(一) 本會主張無神主義。排斥宗教。代信仰以知識。實行反對習慣上之宗教。上之法律上之婚姻。

(二) 本會主張全滅社會上一切階級制度。實行政治上之經濟上之社會上之男女間之絕對平等。反對財產上之生產之世襲相續制度。總世界所有一切土地。資本。生產機關。惟事勞動者得自由使用。

(三) 本會主張不問男兒女兒。總其所有一視同仁。自有生後。即與之以平等的養育。教育。修養。及其長成。則授之以平等的職業。保護天賦自然。

之平等斷絕人爲之平等

(四) 本會主張抗敵一切之專制政治故目下各國非共和民主之政治者決不承認之排斥一切援助專制的運動排斥對於階級戰爭而不與援助者

(五) 本會主張顛覆現在之政治組織次第着手改革唯留司理公共事件之行政事務遂進而以人民完全之自由組織共和協同團體

(六) 本會主張若有社會問題可以萬國勞動者之自由聯合爲本位以解決之排斥所謂愛國心者所謂國民競爭者一切政治上不通行動

(七) 本會希望個人各以完全自由爲各地方之聯合自此擴而充之而成立全世界全人類之一致共同聯合

主張如是排斥如是希望如是巴枯寧之心從可知矣然巴枯寧嘗自言其所主張者無何等之臭味無何等之污染無國民之色無宗教之色無以名之名之曰希夷

主義 Amorfism (一譯無色無聲主義)

巴枯寧之學說如是。其餘言之不詳。然大要不出於破壞之實行手段。革命之實行方法而已。正世人聞之而認爲危險者也。雖然。若有懷疑巴枯寧何以行此危險。而發願研究其真相者乎。則請先揭俄羅斯政治界及歐美社會上經濟界之黑幕焉。可。

## 附錄

日本所刊獨立評論第五號。中有「社會主義年表及總論」一篇。所載巴氏之言。行。有足補此傳之缺者。試譯之如左。

一千八百七十二年。開萬國勞動者大會于海牙。巴枯寧之徒。始與麥喀派告分離。巴枯寧。俄國人。抱無政府主義。巴氏之勢力。於拉丁諸國。社會主義。大有影響。其所主張者。大抵謂。不論用若何方法。均當以破壞現代之權勢爲宗旨。其最要之旨如左。

- (一) 人唯當從自己之性。不可從外界之制裁。
- (二) 自然法。依科學而發明。自然法之智識。普及於一般之人民。自然法者。不

但爲天然之法則又爲人間之法則人當從此天然之法則而自己之法則該於天然法之中則凡政治行政立法直可滅去

(三) 特權及從特權所生之位置乃反乎人之智與情者也有政治特權及有經濟特權之人乃消滅智與情之人也

(四) 吾人反對「立法」「權勢」「特權」「特許」「官吏的」「法律的」之事其結果即出於普通選舉吾人亦反對之蓋吾人之意以爲雖採用普通選舉之制其結果仍與群眾之利益相反不過主治者及掠奪者最少數人之利益耳

(五) 革命黨不可不專行其目的不可從個人的利害及感情不可顧慮「宗教」「愛國心」及「道德」以自惑其志慮無論用如何之方法均以破壞現在之社會爲主

(六) 吾人唯冀破壞而止凡將來人民生活中相當之社會組織現時均不必計及



彼之所言亦非過於激烈。大抵謂已之法律可由已定。斯義也。愛蠻蘇亦主張之。斯賓塞亦主張之。即慢切斯大派之經濟學者其所主張亦或與彼同。而斯賓塞倫理進化論中謂政治宗教社會雖為外部制裁。然歲月既久則道義與感情共生於人心之中。足為人心內部之制裁。則外部之制裁可廢。即政府亦不必設立矣。此說為非干涉論派與巴枯寧之說相去不遠。且巴枯寧及其徒所倡言有與社會主義相同者。計有數事。

(一) 個人間及兩性之同等

相續法之破壞

(三) 土地 田園及勞動所用機具均為全社會所共有。唯事勞動者得使用

之。(即謂農夫工人之社會能自由使用也)

(四) 資本者人類共同所造成者也。故為人類共有之相續權

(五) 萬國勞動之人當結共同一致之團體

此皆與社會主義相同者。其不相同者亦有二事。

無政府主義實行者巴枯寧傳

一四

- (一) 凡居現社會而謀叛者乃天賦之神權。
- (二) 無論用如何暴力凡用以破壞現社會者均視爲神聖。
- 以此二事故與他社會主義者不同其告分離蓋不得已也。



# 代理中國日報

香港中國日報爲中國革命的機關報之元祖自己亥年前始以來其間經歷幾許大風潮屹然不少變動其名譽其價值久爲一般社會稱道不置無俟贅述矣本年該報更大改良言論之精闢資料之豐富均臻絕頂其尤著者爲民生主義與中國政治革命之前途一篇洋洋萬餘言受社會之最大歡迎等于洛陽紙貴誠空前之傑作也其他如對於拒約及粵漢鐵路各問題均能實事求是摘伏懲奸則其小焉者耳茲托本社代理全年連郵費十一元今爲吾國苦學界特別減收全年九元半年五元報資先惠否則恕不應命

代理處

民報社啓

請看一看

告白

本社開設東京市神田區中猿樂町四番地承辦所有鉛  
印石印照相銅印等項常用瓦斯 GAS 機器印刷極爲明  
晰四方 賜顧者請移 玉到本處面議可也倘或 賜  
函則敝社員造府趨謁面訂亦可

帝國出版協會

秀光社

SHUKOSHA.

No. 4. Nakasarugakuchō Kandaku.

TOKYO, NIPPON.

請看一看

一名陰陽  
交媾新說  
漏泄天機  
大衛  
者

日本銀貨五十八錢、送料亦在此中

此書發揮立學之蘊奧、漏泄生理之微妙者矣、是故無子者讀之、可以產賢子美女、無才者讀之、可以爲天下有爲之士有病者讀之、可以爲健康長壽之人、雖然、見之于不解古文者、猶貺黃金乎猫也

販賣店 日本東京神田區表神保町 東京堂書肆

# 國學振起社廣告

國學振起社社長章太炎君已移居小石川久堅町二十七番地何震方如有信件請直寄該處為荷

(新方言已出版)

定價金參拾錢

## 國學振起社啓

# 天義報社移居廣告

本社已遷于小石川久堅町二十七番地如有信件文稿請直寄本處為荷

## 天義報社白

新案  
記臆力增進法講義

東京赤坂區仲之町貳拾七番地

催眠術教授治療案内書

大日本催眠術協會



無代進

呈

限郵送  
要貳錢

## 代派中興日報廣告

此報由僑居南洋志士所創設專為發揮民族民權二大主義而民生主義亦間及之議論精闢與中國日報相伯仲本社特紹介於學界特別減價凡定閱者全年九元半年五元郵費另加

## 代派新世紀

法國巴黎週刊新世紀已到至第六號每號取價三錢欲購閱者請至本社面訂此告

本社啓

## 復報社廣告

本社同人痛祖國之已亡。憤異族之無狀。爰於去歲孟夏。組織斯報。發揮民族主義。傳播革命思潮。爲國民之霜鐘。作魔王之露檄。今春復大加改良。以謀普及。凡我黃帝子孫。盍其來購。全年十二冊。售銀一圓。半年六冊。五角五分。零售每冊一角。郵費每冊加銀二分。如有志士欲移玉內地。擔任代派者。可緘知民報編輯所。本社尤當格外從廉。以副盛意。

中國開國紀元四千六百四年

本社謹啓



# 東京專門豫備學院章程

- (1) 本院設在麴町區飯田町四丁目一番地
- (2) 本院特爲清國留學生教授普通科以俾入學大學及各種專門學校爲宗旨
- (3) 本院學科課程開列于左  
日語      英語      地理      歷史      物理  
化學      數學      博物
- (4) 本院修業年限訂爲三年
- (5) 本院授業時間每日以四時間爲例定自午前八時至正午十二時止(但因日之長短可變更始業時間)
- (6) 學費每月日銀參圓每月初五日徵三個月分

東 京  
**志成學校**

**招生廣告**

本學校專爲中國有志留學者而設本校之設非爲營利起見所聘之教師無不熟習教育茲將本校簡明章程畧書於下  
**宗旨** 豫備入高等各學校習專門科目  
**倫理** 日文英文數學博物理化圖書體操唱歌  
**年限** 三年畢業入學程度日文讀過半年英文讀過半年或二年者入學  
**金貳圓** 學費每月參圓  
**開學日期** 九月一日  
**校址** 京橋區明石町五十四番地志成學校

國學振起社講義久未出版

深負諸君之望今新刊『新方

言一册』凡舊在社中者請至

小石川區久堅町廿七番地

何震方領取可也

國學振起社白

日本東京 **法政大學清國留學生豫科招生** 本大學梅博士

為總理富井博士為教頭日本法政諸學之中推以為巨擘清國人留學于此者年增一年現達於一千五百餘名之多茲擬於陽曆九月初新設豫科班(一年畢業)教授普通必須之學問及日語以為進入大學本科專門部(法律科、政治科、商科、各三年畢業)之豫備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教授兼文科大學助教保科先生為提調所聘教習皆飽學經驗之士丁家懇切以執教鞭故學於此者前後四年可以卒業而通達普通學之大要與法律政治之深理其提利莫大焉有志肄業者請速報名為是

**學科** 倫理、日語、歐語、歷史、地理、  
教學、理學、論理、體操、 **學費** 每月四元 **寄宿費** 每月十三元

**開學** 陽曆九月十一日 **細章** 向報名處索閱可也 **報名處** 日本東京麴町區富士見町六丁目法政大學分校

(請看)

# 活地獄

(請看)

是書乃露國社會民主黨首領略鐸伊齊氏所作原名西伯利亞十六年中間自道其一生經歷起自一千八百八十四年德意志就傳迄於一千九百〇一年脫西伯利亞配所經日美二國而西遁由日本幸德秋水氏譯出改名曰神愁鬼哭風行一時今七曲山民復漢譯之以供吾國有志于社會學者之研究現已付印不日出版

# 本社簡章

- 一本雜誌之主義如下  
一顛覆現今之惡劣政府  
一維持世界真正之平和
- 一主張中國日本兩國之國民的連合  
一建設共和政體  
一土地國有  
一要求世界列國贊成中國之革新事業
- 二本雜誌仿歐美各大雜誌體裁論著不分門類後附時評小說譯叢來稿總求不戾本旨靡不搜羅
- 三本雜誌置總編纂一人撰述員無定額庶務幹事一人會計一人校對二人收稿一人
- 四本社員之外如有撰述不與本雜誌宗旨相違者請逕交本社編輯所擇尤登錄以本期雜誌奉酬
- 五有慨捐本社經費十元以上者奉酬本雜誌一年二十元者二年三十元者三年五十元以上者永遠奉酬俱推為本社名譽贊成員
- 六本雜誌月出一期至少以一百二十頁為度定價一冊二角預定半年者一元一角全年者二元郵費另加
- 七本雜誌定於陽歷每月初五日為發行期決不蹈前各雜誌愆期之失
- 八本社編輯所設於日本東京市牛込區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發行所設於東京府豐多摩郡內藤新宿字番集町三十四番地與本社通信者請直投編輯所
- 九凡經售本雜誌者十分以上九折三十分以上八折報費按期滙付如三期未清者即行停寄清算幸為原諒



THE MINPAO MAGAZINE

8. Nichome Shinogawamachi

Ushigomeku

TOKYO JAPAN

日本明治卅八年十一月廿五日第三種郵便物認可  
日本明治四十年十月廿五日發行

# 民報

號七拾第

Telegraphic address:

MINPAO TOKYO

# 民報目次

## ●圖畫

▲陳伯平肖像

▲馬宗漢肖像

## ●國家論

…… 太炎

## ●專一之驅滿主義

…… 運璧

## ●哀貧民

…… 運璧

## ●革命今勢論

…… 寄生

## ●斥新民叢報土地國有之謬

…… 太邱

## ●政府說

…… 鐵錚

## ●時評

▲印度中興之望…… 太炎

▲漢字統一會之荒陋…… 太炎

▲政聞社員大會破壞狀…… 太炎

## ●談叢

▲密鷄話刺…… 寄生

## ●來稿

▲虛無黨小史

▲關非民族主義

## ●附錄

▲祭徐錫麟陳伯平秋瑾文…… 太炎

▲秋瑾集序







陳伯平肖像





馬宗漢肖像



本社又蒙海外同志寄助多金謹將芳名及

數目登諸卷首以誌鳴謝

舍	舍	子	參拾元	專	於	一	七	元				
河南	〇〇〇	君	參拾元	西	川	漢	使	七	元			
仲	赫	拾六元	暗	殺	黨	中	之	一	份	子	七	元
湖	南	〇〇〇	君	拾	元	繼	巴	枯	甯	者	五	元
黃	子	拾	元	興	漢	子	二	元				
佛	清	拾	元	响	弓	聲	二	元				
不	共	天	七	元	李	忠	漢	二	元			



# 民報

(第十七號)

## 國家論

太炎

余向者於社會主義講習會中。有遮撥國家之論。非徒爲期望無政府者說。雖期望有政府者。亦不得不從斯義。然世人多守一隅。以余語爲非撥過甚。故次錄前論。附以後義。令學者得中道觀云。

一。國家之自性。是假有者。非實有者。二。國家之作用。是勢不得已而設之者。非理所當然而設之者。三。國家之事業。是最鄙賤者。非最神聖者。此義云何。第一義者。凡云自性。惟不可分析。絕無變異之物。有之衆相。組合即各各有其自性。非于此組合上。別有自性。如惟心論者。指識體爲自性。唯物論者。指物質爲自性。心不可說。且以物論物質。極微是最細色。不可斷截。破壞貫穿。不可取捨。乘履搏擊。非長非短。非方非圓。非正不正。非高非下。無有細分。不可分析。不可覩見。不可聽聞。不可嗅嘗。不可摩

觸故名極微亦曰厚子

此毗婆沙論一百三十六說近世原子論者亦同此義

若以原子爲實有則一切原子所集

成者並屬假有何以故分之則各還爲原子故自此而上凡諸個體亦皆衆物集成非是實有然對於個體所集成者則個體且得說爲實有其集成者說爲假有國家既爲人民所組合故各各人民暫得說爲實有而國家則無實有之可言非直國家凡彼一村一落一集一會亦惟汗各人爲實有自性而村落集會則非實有自性要之個體爲真團體爲幻一切皆然其例不可以僂指數也或曰凡團體者非止以集合個體爲性乃自以其組織爲性故不得說爲假有夫組織云者將指何等事耶一線一縷此是本真經緯相交此爲組織今若有一幅布及一端帛特指其經緯相交以成面積而言當其爲布帛時此一線一縷者未嘗失其自性及其解散則線縷之自性猶在而布帛則已不可得見是故線縷有自性布帛無自性布帛雖依組織而有然方其組織時惟有動態初無實體若爾組織亦無自性況其因組織而成者可得說爲實有耶且如人有兩手兩手者因各有自性雖至兩手相叉亦惟認兩手爲有自性不得以相叉爲有自性此兒童所知者復次人之組合而爲村落或爲軍



旅或爲牧羣。或爲國家。又若金之入型。各從其相。而金之自性。無改。方爲指環。無聞。又爲眼鏡。筐方爲眼鏡。筐無間。又爲時辰表。廓此指環。眼鏡。筐時辰表。廓者。惟是形式。相差。勢用有異。而展轉相更。復可以此爲彼。是故指環。眼鏡。筐時辰表。廓一切虛僞。惟金是真。如是村落。軍旅。牧群。國家。亦一切虛僞。惟人是真。雖有巧辯。不能奪其說也。然近世國家學者。則云國家爲主體。人民爲客體。原彼之意。豈不曰常住爲主。暫留爲客。國家千年而無變易。人民則父子迭禪。種族遞更。故客此而主彼耶。若爾。請以溪流喻之。今此一溪。自有溪槽。溪槽者。或百千年無改。而其所容受之水。則以各各微滴。奔湊集成。自朝逮暮。瀑流下注。明日之水滴。非今日之水滴矣。是則亦可言溪槽爲主體。槽中水滴爲客體。而彼溪槽所指何事。左右有岸。下有泥沙。中間則有空處。岸與泥沙。雖溪槽所因以成立。而波自性是上。不得即指波爲溪槽。可指爲溪槽者。惟有空處。夫以空處爲主體。而實有之水滴。反爲客體。是則主體即空空。既非有。則主體亦非有。然此空者。體雖虛幻。而猶可以眼識現量得之。若彼國家。則并非五識現量所得。欲於國家中求現量所得者。人民而外。獨土田山瀆耳。然言國家

學。者。亦。不。以。土。田。山。瀆。爲。主。體。則。國。家。之。爲。主。體。徒。有。名。言。初。無。實。際。可。知。已。或。曰。  
 國。家。自。有。制。度。法。律。人。民。雖。時。時。代。謝。制。度。法。律。則。不。隨。之。以。代。謝。即。此。是。實。故。名。  
 主。體。此。亦。不。然。制。度。法。律。自。有。變。更。非。心。遵。循。舊。則。縱。令。無。變。亦。前。人。所。貽。之。一。無。  
 表。色。耳。凡。言。色。者。當。分。爲。三。青。黃。赤。白。是。名。顯。色。曲。直。方。圓。是。名。形。色。取。捨。屈。伸。  
 是。名。表。色。凡。物。皆。屬。顯。色。形。色。凡。事。皆。屬。表。色。表。色。已。過。而。其。所。留。遺。之。功。能。勢。限。  
 未。絕。是。名。無。表。色。如。築。橋。梁。建。城。郭。等。當。其。作。役。即。役。人。之。表。色。作。役。已。畢。而。橋。梁。  
 城。郭。至。于。百。年。不。壞。即。此。不。壞。之。限。爲。役。人。之。無。表。色。其。功。能。仍。出。於。人。云。何。得。  
 言。離。人。以。外。別。有。主。體。然。則。國。家。學。者。倡。此。謬。亂。無。倫。之。說。以。誑。耀。人。真。與。崇。信。上。  
 帝。同。其。昏。悖。世。人。習。于。誕。妄。爲。學。說。所。縛。而。不。敢。離。斯。亦。惑。之。甚。矣。問。曰。若。爾。者。人。  
 亦。細。胞。集。合。而。成。云。何。得。言。實。有。自。性。答。曰。以。實。言。之。人。亦。僞。物。云。爾。然。今。者。以。人。  
 對。人。彼。此。皆。在。假。有。分。位。則。不。得。以。假。有。者。斥。假。有。者。使。吾。身。之。細。胞。悍。然。以。人。爲。  
 假。有。則。其。說。必。非。人。所。能。破。若。夫。對。于。國。家。者。其。自。體。非。即。國。家。乃。人。之。對。于。國。家。  
 人。雖。僞。物。而。以。是。單。純。之。個。體。對。於。組。合。之。團。體。則。爲。近。真。故。人。之。以。國。家。爲。假。有。

者非獨論理當然亦其分位得然也。第二義者一切物質皆有外延此本無當然之理特以據有方分互不相容則不得已而生膚郭植物有皮介蟲有甲乃至人及鳥獸皆有膚革以護其肌大者至於地球亦有土石爲之外郭使地藏金火得以安隱此皆勢力所迫不得自由昔者莊生有云『夫得者困可以爲得乎則鳩鴉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爲得矣。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皮并鷓冠摺笏紳修以約其外內支盈於柴柵外重纏繳皖皖然在纏繳之中而自以爲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爲得矣』由是觀之令人得脫囚而居無皮革以纏其外而不受雪霜風雨之侵則於我顧不快耶夫國家猶是也亦有大山巨瀆天所以限隔中外者然以人力設險爲多蒙古之鄂博中國之長城皆是類也又不能爲則置界碑又不能爲則虛畫界線於輿圖以爲分域凡所以設此外延者與蛤蚌有甲虎豹有皮何異然則國家初設本以禦外爲期是故古文國字作或從戈守一住民初載願望不過是耳軍容國容漸有分別則政事因緣而起若夫法律治民不如無爲之化上有司契則其勢亦互相牽連不可中止曩無外患亦安用國家爲漢土學者視政

府無足重輕然猶云尊卑有分冠履有辯君臣有等雖無用而不可不立不悟天高  
 地下本由差別妄念所生一切分位隨眼轉移非有定量如彼工巧畫者以少采色  
 間少采色能令無高下中見有高下乾坤定位準此可知名分之執亦由斯破壞矣  
 或者又謂物有外延實是天然規則國界雖無所用而不可破此模型欲破此執且  
 當以峽水喻之如峽水流兩岸色形同處一時俱現二像居兩岸者互見分明夫即  
 此一峽水中而互容兩岸色像是則萬物本無不相容受之理凡諸有形質礙同處  
 一時似不俱起然試取一堅青玉質以石磨研悉成細粉青所在處亦即堅所在處  
 堅所在處還即青所在處此青與堅何以同處一時相容俱起又試任取一物除去  
 顯色形色質礙而外其中尙有「物如種子」否若云無者物則本無不煩推論若云  
 有者即彼「物如種子」何故能與顯色形色質礙等相相依俱有若云顯色形色質  
 礙等相別有「造色種子」爲之因者是在「物如種子」「造色種子」二者所現之量  
 同處一時互相容受即知萬物本無外延明矣雖無外延而隨眼所得則有外延者  
 亦猶工巧畫師用少采色間少采色能令無均突中見有均突故知萬物外延之用

非理本然。實隨感覺。翳蒙而有。以是推求。則國家之作用。可知已。第三義者。凡諸事業。必由一人造成。乃得稱爲出類拔萃。其集合衆力以成者。功雖烜赫。分之當在各各人中。不得以元首居其名譽。亦不得以團體居其名譽。惟諸學術文藝技巧之屬。高之至於杜多。苦行皆由自力造成。非他能預。若是斯足以爲作者。天民之號。若學術無心得。惟侈博聞文藝。無特長。惟隨他律技巧。無新法。惟率成規。雖盡天下之能事。得盡有之。猶是他人所有。非吾所獨有也。若節操足以動人。惟是彈琴詠鳳。自喻適志。如周易所謂甘節者。斯則少欲知足之士。皆能仿佛。非天下之至高也。非吾所獨有。與非天下之至高而獨戶。其嘉名。猶不免爲攘竊。況於功德在人。本非獨力所能成就。析而視之。則猶人人解炊。使天下無一夫受其飢者。其功利。不可謂不博要之。其業至微末已。夫工場主人。於傭作者。日役其力。而擅美利於一己。世猶以爲不均。然凡一熟貨之成者。必有質料二者。必有作具三者。必有人力。此質料與作具者。素皆主人所有。彼傭作者。獨人力耳。是一熟貨成就之。因主人當其二。傭作者僅當其一也。而所獲贏餘一切。爲主人所沒。讓者。且以盜竊名之。若夫國家之事業。

者其作料與資具本非自元首持之而至亦非自團體持之而至還即各各人民之所自有然其功名率歸元首不然則獻諸團體之中此其偏頗不均不甚於工場主人之盜利乎世人愚暗輒懸指功利以爲歸趣余豈必菲薄功利然彼功利所在亦即美名所在而功利者必非一人所能爲實集合衆人爲之縱有提倡其前者猶行禮之贊相所擅唯有口號至于槃辟跪拜則猶賴人自爲之也夫其事既由人自爲之而美名所在不歸元首則歸團體斯則甚於穿窬發匱者矣豈獨常事爲然凡在軍旅其勞瘁亦至甚矣然將帥雖勞而士卒之瘡痍與齊民之罷弊有什伯於將帥者世人以功成骨枯爲佳兵者戒不悟事雖合義行迹非不與佳兵者同也然並世之夸夫率舉「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以爲恆語此必不能附會者大覺有情期於普度衆生得離苦趣則身入惡道而不辭顧未嘗窬帥他人以入惡道至於國家事業則不然其爲種族革命歟政治革命歟社會革命歟必非以一人赴湯蹈刃而能成就我倡其始而隨我以赴湯蹈刃者尙億萬人如是則地獄非我所獨入當有與我俱入者在而獨尸是語以爲名高斯亦何異於盜竊乎余以爲衆力集成之事

直無一可寶貴者。非獨莅官行政爲然。雖改造社會亦然。堯舜云。歷亞山德云。成吉思汗云。盛華頓云。拿破侖云。俾士麻云。於近世。巴枯掌苦魯泡特。金輩雖公私念殊。義利事異。然其事皆爲衆力集成。則與炊薪作飯相若。而代表其名者。視之蔑如。以比釋迦伊壁鳩魯。陳仲子管寧諸公。誠不啻螻甲之於犀角。雖一術一藝之師。猶不足以相擬也。夫竈下執爨之業。其利於蒸民者。至多。然而未有視爲神聖者。彼國家之事業。亦奚以異。是耶尸之元首。則頗歸之團體。則妄若還致於各各人民間。則無過家人鄙事而已。於此而視爲神聖。則不異於事火呪龍也。

上來三事。所謂遮撥國家。然期望有政府者。亦非因是而被障礙。此義云何。前第一義。旣不忍許國家自性爲實。有物則凡言愛國者。悉是迷妄。雖然。愛國之義。必不因是障礙。以人心所愛者。大半非實。有故喻如各各金粒。至百千數人之愛之。不爲其已成指環者。各各白石粉粒。至萬億數人之愛之。不如其已成瓷瓶者。又如古錢有文舊碑。有刻若擣碎之。則廢銅沙礫。可以棄之溝中。縱復鎔鑄爲錢。凝和爲碑。猶不如向日完具時。爲可寶玩。夫指環瓷瓶。無過形式。而錢文石刻。則區區雕琢。

隱顯之間耳。然其可貴必有百倍於各各分子者。此何因緣則以人身本非實有。亦集合而成機關者。以身爲度。推以及他故所愛者。亦非微粒之實。有而在。集合之假。有夫愛國者之愛。此組合亦由是也。且以各各微粒搗和成器。器雖是假而其本質是眞。其愛之猶無是怪。爾亦有別無本質。唯是幻像。而人反樂觀之者。喻如幻師。幻作白兔青雀等像。於中無有微分毛羽血肉。可得乃至石磨水澆。亦不可得。而人之愛玩。反過其眞。又如畫工畫作林木及諸牛駒於中。本質雖是紙素丹青。雖以鋸齒析破木之一葉。牛之一角。駒之一足。竟無存其中者。然人心覩畫而愉快。或過於入山適牧。見其眞形也。此何因緣。則以人身本非本質。託此氣液固形。諸無機物以轉化爲肌骨血汗耳。即身爲衡。而以外觀羣物。故所愛者亦非本質之實。有而在。幻像之假。有夫愛國者之愛。此影像亦由是也。今夫幻云畫云。雖無本質而現。有接觸於眼根者。其愛之猶無足怪。爾亦有則無現量。惟屬過去未來。而人反樂念之者。今有上味聲稱遠聞。或地絕遠。或物難致。如思熊掌及思鱸魚。又若蜀士思啖蟹羹。或在沙漠。思得荔支。當其存念。雖太牢之味。無以易也。逮其舌根親證。願無以愈。於彼復



有上妙欲塵求之難獲若彼妃匹裘馬宮室道具之好當其未得也希望過甚或舍生以求之及其已喪也戀著過甚有忘形以殉之此其以爲樂也雖鈞天玄圃曾莫逮其萬一然當其現受時則亦尋常之愉快耳夫過去者已滅未來者未生此即虛空無有之境然於現在正有之境而愛之甚微於過去未來無有之境而愛之彌甚者此何因緣則以人心本念念生滅如長渠水相續流注能憶念其已謝滅而渴望其未萌芽者以心爲量令百事皆入桀燿之中故所愛者亦非既在之正有而在過去未來之無有夫愛國者之愛此歷史亦猶是也復次處盛強之地而言愛國者雖有侵略他人飾此良譽爲梟爲鴟則反對之宜也乃若支那印度交趾朝鮮諸國特以他人之翦滅蹂躪我而思還其所故有者過此以外未嘗有所加害於人其言愛國則何反對之有愛國之念強國之民不可有弱國之民不可無亦如自尊之念處顯貴者不可有居窮約者不可無要以自保平衡而已前第二義既不忍許國家作用爲當設則凡言建國者悉是悖亂雖然建國之義必不因是障礙以人而行事大半非當然故飢者求菽麥渴者求水漿露處者求廊宇號寒者求絮絲此寧有當然

之理耶使人皆如靈龜則可以不食矣人皆如雉子則可以不飲矣人皆如飛鳧則可以不屋矣人皆如游魚則可以不衣矣非特爾也草昧初民雖有飲食居服而猶與今人絕異今人縱不能爲龜雉鳧魚獨不可爲草昧初民乎習於宴安而肌骨不如昔日之堅定去此則不足以自存值歉歲處圍城析木皮以爲食有寧不入喙而死者由其咽喉所習則然以此知近世存生之術皆由勢不得已而爲之非理有當然而爲之也詳夫人之在大壑也介然七尺而攻圍其四而者多矣依天以立而寒煥瘴癘侵之依人以處而笞箠刀鍛犯之依身以存而飢渴疲勞迫之盡此百年無一剎那得以自杜於是則寧以庶事自縛以求安全若從吾所好者安取是擾擾爲然既已自求安全則必將層累增上以至建國而止今之建國由他國之外鑠我耳他國一日不散則吾國不得不牽帥以自存說者以爲國界雖存政府則固可以不立乃舉普法戰事證之謂擊坡命第三自將而亡巴黎城人自爲守而固寧思人自爲守者獨無當軸處中以司號令者耶此因不必遠舉法事爲徵凡以草澤齊民起而自踣其政府者多矣要有幕府是即政府之具體而微者故不得以一有政府

府爲說人亦有言勇夫重閉而況國乎當其存時則不得不俱存及其廢也亦相隨俱廢耳一廢一存慢藏買禍之道在是矣說者又云飲食居服生而不得不然至於國家則否有時而可以消滅之故不得以爲同喻是亦未爲涼直之論也人果入山日啖松脂藥草諸物久之芽毛漸生而居服即無所用方書所言或不盡實然以成事驗之人有擊鷲而下者微傷其足塗以金瘡之藥久之自愈日以稻飯食之舉翻欲飛遂不得上以是知穀食禍人令體沈重而多疾病故資於裘絮棟宇以蔽之不然則無所事此爾人於居服當其可棄則棄之人於國家當其可廢則廢之其喻正同勢未可脫則存之亦宜也前第三義旣不忍許國家事業爲神聖則凡言救國者悉成猥賤雖然救國之義必不因是障礙以人之自衛不論榮辱農夫擔糞以長糞梁鑽人沾體以致石炭此其事至汗辱也而求食者不以爲詬是何也人之軀骸本由腐臭不淨之物以成胚胎其出入與便利同道故一念及生即不卹自處汗垢況於匡扶邦族非專爲一己而已特世人執是以爲高名則不知集衆所成其能力最爲閭茸而自旌其伐尊於帝天遂令志其事者豪毛未動先有矜衆自貴之

心。事。之。既。成。又。羣。奉。以。爲。大。長。斯。最。可。忿。嫉。者。若。本。其。慘。怛。之。心。以。爲。自。衛。衛。人。之。計。則。如。里。閭。失。火。相。南。抱。甕。救。之。雖。焦。頭。爛。額。不。以。自。多。惟。曰。行。吾。之。素。耳。此。安。論。鄙。賤。與。神。聖。哉。今。之。賢。者。既。救。火。而。思。牛。酒。斯。未。矣。不。有。者。未。救。火。而。預。設。一。可。得。牛。酒。之。心。悲。哉。然。此。非。獨。救。國。爲。然。雖。能。空。國。家。而。致。之。大。同。亦。賴。羣。倫。之。力。未。足。以。自。豪。也。其。間。貴。者。獨。有。密。懷。匕。首。流。血。五。步。與。夫。身。遭。戾。困。百。折。而。不。回。者。斯。乃。個。人。所。爲。非。他。能。代。故。足。重。耳。若。夫。成。功。以。後。銘。勒。景。鍾。斯。適。足。爲。擲。揄。之。柄。此。而。可。貴。鑿。井。而。飲。耕。田。而。食。者。當。愈。貴。於。是。矣。然。則。前。舉。三。事。與。後。義。本。不。相。妨。世。之。期。望。有。政。府。者。必。知。斯。義。而。後。舉。無。繆。妄。若。夫。拘。牽。法。理。尊。仰。事。功。斯。乃。牛。羊。賤。趣。冥。無。識。知。者。爾。是。曷。足。與。言。勝。義。哉。



## 專一之驅滿主義

通 覽

天地閉塞四夷交侵神州之民既憔悴鬱抑於東胡羣獸之下奄然無復生氣厥有以發聾振聵爲職冀斯民蹶然興起以企中夏之清謐者與其言高尙之政法莫若言剴切之名理與其言空泛之虛理莫若言顯著之事實惟事實勿分遠邇其深中心惻愴懷楚者貴矣庸人之情親其所爾而樂守幼少習聞之說婦孺談言大氏不出於閭巷雖其智有限而喜其卑近以高遠爲難者則人類大氏同爾由斯以談復仇之誼夷夏之防固久隱入我民之心發之而爲中興配天之業方將視爲鴻寶揭爲微志上溯諸孔孟之陳言下考宋明仁智之所當詔烏取遠引哲種之談始爲光復之事哉國土淪喪歷祀三百地猶華域人猶華胄而政典憲章悉爲胡有猗嗟我民處此晦盲否塞之世所亟者固當在種類之衰興而不在政術之良惡獻策大會侈言功利其人爲禽獸之嗜斯無論已若夫高語西方之美政欲爲他時敷布之衡亦曰聞長安樂出門西笑而已義旗旣張仇人旣得萬方輻湊奏凱歌功之日賢

良○豪○俊○萃○處○而○諮○諏○國○政○商○度○典○刑○縱○其○懿○否○不○可○知○猶○是○我○民○自○主○之○實○況○夫○事○  
 變○遷○流○雖○有○智○者○不○可○意○測○他○日○大○功○告○藏○神○州○之○真○狀○亦○必○由○此○大○彰○地○域○之○區○  
 布○戶○口○之○料○量○民○生○之○疾○苦○風○習○之○清○濁○今○日○之○所○未○僚○者○固○將○畢○呈○於○前○而○安○擾○  
 萬○民○之○方○亦○必○於○斯○時○乃○定○今○既○不○能○立○一○至○齊○之○表○遙○制○方○來○雖○累○百○篇○言○治○之○  
 書○亦○徒○勞○梓○爾○丁○斯○暴○虐○之○世○雄○邦○六○七○大○都○以○利○爲○趨○勝○者○榮○而○敗○者○辱○扶○強○鋤○  
 弱○國○際○不○易○之○大○經○也○朝○鮮○縣○於○日○本○而○訴○諸○平○和○之○會○則○拒○而○不○內○彼○豈○不○知○與○  
 平○和○之○名○不○中○哉○顧○日○本○方○疆○盛○耳○中○土○之○民○果○能○專○心○壹○志○負○百○折○不○撓○之○氣○厚○  
 軍○力○而○嚴○約○束○鼓○行○而○前○權○彼○索○虜○列○國○亦○將○偉○之○及○其○羸○弱○不○振○亂○害○迭○生○雖○日○  
 以○光○復○大○義○自○標○彼○豈○有○所○恤○而○不○干○預○然○則○欲○避○外○人○之○矚○唯○有○力○求○可○勝○之○  
 道○與○之○言○國○際○之○法○妙○無○濟○爾○且○夫○人○雖○至○蠢○必○不○舍○周○身○之○利○害○而○謀○不○可○必○之○  
 休○祥○生○瘍○於○頭○與○發○疽○於○背○等○病○也○以○生○命○故○必○將○以○醫○首○爲○先○未○嘗○言○背○可○不○治○  
 顧○治○之○有○緩○急○耳○種○之○不○保○何○有○於○政○危○亡○之○不○遑○救○何○有○於○文○致○泰○平○借○使○皇○天○  
 右○漢○俾○其○克○續○舊○服○斯○爲○吾○曹○莫○大○之○欣○牛○馬○脫○於○羈○繼○輿○隸○免○於○淫○威○歡○豫○悅○懌○

之深。固當忘一切之患。苦何也。羈縻之。罰淫威之。加爲一切患苦中之最大患。既除雖有他病。權度之亦癩疥而已。由上所言。則謂種爲大而政次之。今將曉然於政治之無良。而知皇皇求索之均無濟。所以吾曹所急。唯在摧破之事。而不必遽謀建設之方。夫帝王專制。其虐民害理。陳於歷史。具在前編。稍有人心。慮無不疾首仇忿。若其於民智初開之日。經綸未定之時。其尺効寸功。亦章章不可掩蔽。惟自今以往。可以絕之。天地之間。即有命世英材。假號召俊民。以陰行天子之事。庶民弗忍。亦當不旋踵而敗亡。持挺操纒。必得此巨慙。而後已。魏牖之衆。偵伺之嚴。防維之密。舉無益耳。泗上亭長。濠州句僧。可以出於爾時。而不克再見於今日。夫亦不必斤斤過慮矣。若夫立憲之治。誠較專制爲優。然枚卜明揚。未必盡能無弊。劫寡從衆。受賕行賄。此列邦所同耳。且以中國之民。褊心最富。排攻異已。至於流血。而不恤忿爭之極。或不念國家。其可患固矣。若乃貧富之分。日益懸遠。工商起而農事。激資本家興而勞働者。困國家澹足而黎庶流離。近觀美利堅法蘭西。夫非共和之國也。亦何救於擾亂也哉。進於共和。則有無政府之說。夫政府因國家而立。國家者對於異國家而後

見當此羣雄割據之日誠使我之國家復不完固則人之視我猶牽無笠之豚爾日言大同彼日言霸道爾日言公理彼日言強權惡己之聾盲而勸人塗塞其耳目豈有俛首聽從之望哉飭兵甲所以衛疆圉疆圉猶存則兵甲不可去鑄貨幣所以共貿遷貿遷尙行則貨幣不可去兵財不廢則政府亦無省去之期故專制共和皆可聽國人之自爲而無政府則必得世界之同意人有政府我固不可無及政府盡除則我亦不必有我既有政府則利害均利者在御外而害者在治內嘗試言之今之國家皆如七八十之老翁貌雖可支而扶杖龍鍾正不知死根之夙伏舉旦暮間物耳烏呼人類爲衆苦之原而國家爲衆惡之首逃斯苦而去之旣已無策挺搪號呼祇以自苦然則希心善政而求至懿之歸墟不亦可悲也乎是故建設後之政治爲吾曹所不必預謀謀之亦不克純於無敗則毋寧即事於種族之振興種族不亡其苦也有矜種族旣已覆滅有椎心泣血以求此苦政而不可得者已且如人言種種善制制之所施必在我民旣非我民於何施之皮之不存毛將安傅乎異族旣逐地亦我地民亦我民政我亦政張之弛之是在能者烏託邦之治又安知不自吾民



始也。然則即言種種之美政，亦必以驅滿爲先。既以是爲先，置他者爲他圖，未爲大失也。且夫人類有至惡之公，性曰惡人之害己，而不禁己之害人，斯於公理固悖而惡根所伏不克。漸除推斯民之心於至公之程，此爲異日之事。若居今日，雖其悖理亦將不得不踐之。夫曰復仇爲是，則不獨苗蠻之起抗吾族，當爲人類之所共褒，即雞鶩牛羊有知報其繫縛烹食之怨，猶將認爲至懿，自引罪辜，然非我之至欲可知也。是故滿人之汲汲於排抑吾族，猶之吾族之與苗蠻人類之與牛羊雞鶩，浸使吾族戰勝待之不法，亦將與苗蠻牛羊雞鶩等得當而不報，非人類之情也。今者驅滿之舉，正發於吾族惡人害己之心，用彼之道以待彼，固無斬爾，況乃僅僅遂其渠率剝彼政權，使彼大酋還我龜玉，至於醜類未嘗不許其涵濡卵育於版章之內也。斯亦吾曹以德報怨之美舉耳。噫嘻！豺虎之滿人，方日以凌制吾族之命爲策，近觀時事，在在皆可寒心。借滿漢平等之名，以陰行庇滿人之實。若曰者八旗改制之案，愚者方以爲出於大公實則八旗之人，不改制長無勃興之望。今借改制之名，則生事日充其孽，生必日衆，孽生既衆，強盛可以預期，且人愛其種，它日彼之大酋，有急人

盡執爰爲王先驅者固人情也若乃富厚豐殷改制之後猶當立致何也彼有政府以代策資生之事而漢民則不克與彼衡以有力者與無力者爭其勝負又豈待著龜而決況滿人既能殖產則產亦必曰增滿人之增漢人之減也又事實之章章不可掩者矣往者人言新政則滿州藉其說以練兵括財無恥者紛請立憲則滿州又藉其說以集權於政府及官制平等而樞廷重地悉置滿人解散駐防而滿人又以之大殖生產言實業則縱大奸爲寇盜而陰取其贓財言學校則以賞祿釣民而陰肆其箝束其所以謀漢者旁皇周浹而漢人未嘗求其庚償其滿人之謀國大抵視漢族之舉動爲推移漢人強則壓之益急弱則制之稍寬漢人任外吏多則倡中央集權之策漢人漸歸京域則疆吏又將遍布私人觀於西北諸省四川甘陝新疆青海近皆滿人鎮撫其地彼其心志殆欲留此一隅爲它時負隅之地是其黠狡豈巧謀所能祗哉不特此也張言立憲因當重內政與外交外交不可不輔以雄兵而內政則不可不持以警吏雖其劣敗昏庸之輩不能治堅固之兵戎與嚴密之警衛然齊一之軍旅固勝於烏合之義民整飾之槍礮固優於頑鈍之挺刃凶狠之役卒固

長於奔命之亡人。今世兵力警政不治。如此而民黨已不克奮興。遲之數稔。事不益難集乎。且義師所起。固不當在關津通達之地。而宜在山谷險阻之鄉。審如是。則其求軍需如仰不死之藥。南極瘴海。西盡巴蜀。關中是皆可用之地。而祇克以之。肇事不可據以進攻。以疲弱新起之軍。當已經訓練之卒。其操勝蓋非奇勇不能使之跋涉關河。長驅直進。在火器盛行之日。固宜殊科以言矣。且幽燕之野屯駐重兵。則西北有虞。可以調遣。長江夾岸。亦有新軍起義。東南又必爲之防礙。借使諸方皆置勁旅。將若之何。當此之時。非人懷逐滿之心。戶喻復仇之義。甘爲雄鬼。不作生奴。又何以取勝乎。且吾曹所志。在攘異族。而不敢蹂躪黔黎。義師初起。四方雲合。如有不義。固爲國民之灾。假其景從不多。狃於禍害。以孤軍當強虜。又未必能善也。是故今日之事宜。以逐滿爲莫大之謨。苦心焦志。以求尙猶虞。其不給寧有餘閑。高談遠大之事耶。噫。嘻。興兵伐罪之業。在吾國人之一心。勿畏死也。奴亦終死耳。勿相傾也。相傾則俱敗耳。勿分畛域也。同在華域。無畛域之可分。不止同舟之休戚也。不難不竦。使庶民悉能振興。以執義軍之大纛。雖兵力關河。夫豈甚可畏者哉。往世黨人大氏競

名而死利而今則不宜蹈之求不爲亡奴而始起所以救國民者正所以自救則無名之可言革命未成何有乎利奔走募集僅乃得之之財幣非無人心者必不利之革命既成則身或已効命鋒刃或雖未死而政出國民豈有專之之望前世從龍之彥非可仿效也然則亦無所利耳名利兩忘則其心爲純於爲義夫然後奮起殺賊果毅猛迅以期事之必成滿人不驅未之有也即天不悔禍滿族不亡亦使子子孫孫必得誅之而後已雖令神州之壤積骸如嶽亦無悔焉若乃事之簡易可行而恒能操勝者今世唯爆裂之彈已率千人之師以戰勝亦未必遽得渠魁即得其渠魁亦必隕數百人之首若其覆敗殘者幾何矣今試以此千人專力爲擊刺之事我死千焉彼死亦千焉不幸而多敗慮亦當殺其五百夫以募軍所不能盡戮者而以千人易之不亦簡易乎興軍必需軍實而非耗巨資不成勝負未可知資既耗矣以其資購彈所費者少而收效豐不亦可行乎達官貴人畏死特甚膽如鼷鼠防制必嚴出則止行人列兵隊居則嚴巡衛易居處是欲得之因甚難然而易於軍旅軍旅者兩軍相對互有戒心擊刺則彼有防維而我無後慮若其相機得勢捷若飛鳥一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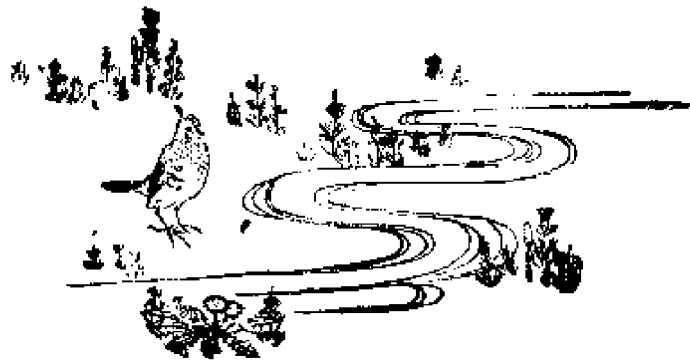
而得志者此自來暗殺者之所以奏功也所謂恒能操勝者非歟且合衆而成軍軍志之紛古之大戒今以一人獨進則無復牽糸之虞故不能御軍而亦不能爲軍用者致死之道宜莫若暗殺夫暗殺之事較之軍旅爲優一軍敗沒未嘗以爲大可驚若喪其梟雄則彼族當大挫縱此死而彼繼吾亦云然耳若夫手斬仇讎告功祖考臨命之際因當長嘯而歸帝鄉斯亦人生之至樂已昔者吳樾以一彈而使滿州預備立憲徐錫麟以一槍而使滿州實行立憲滿州之畏竦乎抑其狡黠也若乃希心立憲而以吳徐爲其功臣者吾知二鬼必不來食矣烏呼予惟漢民四百兆人其必有甘殉驅滿主義而不悔者則漢民之不亡其在是乎其在是乎

法民有言 事若不成 當盡法國

而爲蒿里 以營大芻 於其上



專一之圓滿主義



# 哀貧民

運 甃

烏。康。哀。哉。民。生。之。窮。未。有。甚。於。中。國。之。今。日。也。山。澤。之。農。浮。游。飄。轉。之。勾。通。都。大。邑。之。裨。販。技。苦。窳。而。寓。食。於。人。之。百。工。其。趣。異。而。困。苦。顛。蹙。一。也。曳。綺。紈。吹。笙。琴。甘。其。食。而。崇。高。其。廬。則。罔。所。事。而。蠹。羣。者。也。高。語。仁。義。譁。言。功。利。其。行。叨。鈇。而。不。識。廉。耻。則。尤。其。蠹。羣。者。也。搢。紳。之。流。坐。朝。堂。以。爲。食。人。之。政。郡。邑。守。令。鞭。笞。敲。扑。以。朘。民。膏。血。當。關。而。訶。奪。攘。民。貨。者。虎。狼。之。稅。吏。也。若。夫。握。籌。算。而。計。贏。朘。逐。奸。利。而。獲。上。賞。不。富。其。鄰。厚。自。封。殖。者。舉。貧。者。之。蠹。賊。也。覈。民。之。數。富。者。寡。而。困。苦。者。不。可。億。計。也。相。民。之。財。富。者。十。取。九。焉。其。徵。在。衆。者。什。一。而。已。矣。第。其。民。之。智。力。富。者。若。有。餘。而。貧。者。以。貧。得。愚。視。其。朝。廷。之。爵。祿。富。者。據。之。不。慚。而。貧。者。以。貧。得。賤。持。干。戈。衛。疆。索。出。絲。麻。百。穀。以。衣。食。天。下。舍。貧。者。無。與。任。也。迺。若。終。歲。勤。動。不。越。畎。畝。汗。被。體。泥。塗。足。歲。云。秋。矣。主。田。者。坐。而。視。倉。箱。之。盈。若。其。執。百。工。者。苦。形。罷。精。晝。夜。不。偃。他。營。陶。者。弗。爲。已。範。瓶。罌。冶。者。弗。爲。已。制。釜。鬻。攻。木。者。屋。無。椽。工。縫。紉。者。衣。袈。不。足。以。去。寒。

凡皆爲富人僕役而已。至其飢餓不能出門戶，僵臥而死者，較其短長，猶謂之自繇。爾農之家，若有四五人，其壯者事耕耨，老弱所仰也。及壯者力涸，猶所獲食，則牽係以入溝壑矣。歲大穰，貧者欣欣然有喜色，然亦纔旦暮無饑患。貸田於人者，則田主之責租以有年而愈益，急其自耕者，官中之催呼，又從之穰，猶康也不幸遇歲之凶，流離於道路，物故者十八九。朝廷發帑藏，恒充奸吏之橐，然猶號之曰賑恤之善政。富人責糜散粟，或糶而自謂減其直，夫皆弋美名而於貧者未嘗有澹足之益。侵人之家，取其貨賄，見人之近死，又姑分所盜以要恩，欲不謂之顛，可乎。朝廷盜藪也，富人盜魁也，小盜罪無赦，大盜莫之詰，盜於彰彰衆皆棄之，隱蔽而爲盜，天下無非之者。欲民之無窮，何可得耶。今世謂西方之國樂土也，吾嘗偵之，民困等於我耳。夷考其事跡，則有謂國飭兵甲，所以保衛民之財產，身家夫貧者，烏得有財，生命之賊，又不必鋒鏑矢石也。飢寒厲疫，胡往不得死，由今觀之，殆實以芘蔭富民而諱其所號也。設官治事，惡其有害，則民相揚歷以監之，而得舉者，恒在有財者。富人之利害，則誠悉知之矣。於貧者奚補焉。工事雲興，擁一工廠者，巍巍乎羣工之渠，率虐工無



藝俾其不克暇逸有所謁請財以飢餓之患制之所請未得而飢欲死則又俯首而  
 就其羈勒人亦有言世運由野進於文人智由愚進於明人事由苦進於樂自我觀  
 之文野愚明苦樂之名樊然淆亂未得其本氏也愚野而苦以貧得之文明而樂以  
 富得之其所謂進自富者視之耳資生之事日豐用力之途日寡暇佚之日日多是  
 於富者則然也談者苟能易其詞曰人類由貧進於富則吾塞矣若其不然則文野  
 愚明苦樂之畛其限在空間至於侘日吾見其愈判遠而已惡有所謂進者乎澤其  
 車而崇其堂美服飾而啖牛羊水火之用無待乎汲汲熱有所適則巨舶飛車萬里如  
 門戶寓言於遐方有如奔電之捷附身之欲滿溢而罔所恨則其攻學術治思慮以  
 暇日暇心爲之持以入世非高官厚爵不足位之也不然則巨賈豪商也不然則名  
 士政客也名所來利所歸願望旣足乃耽酗淫嬈於室雖天死而謂之克享天祿若  
 迺良辰吉日烹羊烹羔肆筵席而招賓客旨酒在觴絲竹在旁酒酣而歌舞若鳥獸  
 之蹯蹯者時時有之所謂文明而樂者而吾意其如斯而已此皆貧者所未嘗有也  
 有知以還入丘墓以前腦匄所儲愁苦然望悲哀抑鬱已耳是非絕可病者乎孰謂

彼都勝於吾土者烏呼。員與大矣。而吾之足長不盈尺。雖終日奔走不偃。休息焉得。盡斯民之疾苦而知之。七尺之身。害於百年之內。未嘗有彭聃之壽。則民之論陷於悲境者。胡能持量以測其所屆也。吾本華域之遺民。所哀者固當先。吾族類惟聞見不博。浹末由周知貧者之情狀。少長楚之東鄙。熟察其俗。始以爲民之困殆莫是邦。若於今視之。則吾民同處阨隘中。惜乎其不獲盡悉也。吾將哀吾鄉人。凡在禹甸。以是爲推可爾。

吾鄉居羣山曲。岨中地墾而民勤。民田之貸諸人者。十家而九。田主驕遇佃民。若臺隸。田一畝。歲內穀三石。於田主無問旱澇。耕力所取。償或勿與。輸於人者。鈞其餘。雞魚麥菽。隨田而賦。入穀之日。石賸以錢十文。始受田。三稔則內錢石千文。鄉人謂之「轉莊之費」。更二稔則石內錢二千文。是謂「大轉莊之費」。有弗內。乃收還其田。更以屬他佃者。秋至。田主巡行田。責佃供張酒食。弗腆恒致。苛詈若雨。暘不若佃民。或泣於田主之門。其得寬減者。出常故外。然猶非飲食之弗克致。佃民以穀入於田主之倉。慮其穀之敗。則置水巨尊中。投穀而取其沈下者。否則衡其輕重。不足量。弗受。

也。厥有最酷者，播揚之以扇康秕，無弗去矣。佃民畏飢，恒多留以自養。冀田主充其賁，負而喞罵，弱擊從之。佃民奕弱，乃擾其雞豚，毀其器具，仍坐督其償。如有黠悍者，朝夕之間，庶幾避匿，而官役叩門矣。役至求賄，力可以賄，則恣所欲而去；無幾何，田主嗾之復來，勢當曳之行，徽纏杖梏，維官所欲，施置之陞牢，償逋而後得釋。役及官，悉富人使令也。佃民見於田主，戰栗懼恐；若見南面之君，甚乃呼之爲耶，小有恩惠，喜見顏色，恃者亂其妻女，亦飲泣而已。佃民受田，人得穀歲可三十石，有欲得穀百石，又須傭二人，凡傭賃錢歲以十千文，率衣笠屨，饗食飲，咸取諸傭人者，費不訾。穀所出先登之，田主復以傭人之訾耗之，殘者鮮已。傭於人，僅足餬其口，庸錢必歸其家，家人少繁，乃非此一人庸錢所澹於。是傭人者，傭於人者，待傭錢以養者，咸大困。田主有吉凶之禮，佃民雖窶，不敢廢弔賀，至質衣衾而具之，盂飯盤飧，遜謝而後受。此皆謂貧而仍有田者耳。若迺室如縣磬，無半畝之田，獸藜羹而餐橡，實視有田可耕者，猶以爲鷓鴣之與鷹隼也。民貧而不能娶，其有婦，大氏童而取之，至困亟，或生鬻諸人，簠以終身，殆僅見於衣食財足之室，不然，尠有不見鬻者。故鄉人生女甫，婉

未啼即扼而斃之。是固憐毒不能爲貧民罪也。貧者非歲時饑臘未嘗啗純米之飯。尊酒醬肉得之出於計度之外。春啖芋魁。暑預夏糞。牟麥爲粥。乃至不得食。秋冬食少。良然飯中必雜梁粟。或以蘿菔羹。不鹽麪。無薪膏。無燈火。冬夜無衾。號寒。後旦者。往往而有。又其少樂者爲谷中之民。近山林未茂。乃翦瘼木爲蕉。用以易所鮮。恒不虞其乏。斯亦至寡者矣。歲五六月之間。民則有飢患。勿問前年之豐凶。前年豐富人慮穀無良賈。乃寫輸於他需穀之地。所餘於倉者少。至夏秋之交。亦必騰貴。先歲凶乃閉其倉。稟以待買。未中程弗讎也。飢亟而祈勿死。則聽富人所索。或羣萃而劫之。牽聯入於刑者。又踵相逮也。齒繁息地。不足以養。始棄鄉。賃工於異地。或至江淮間。求爲人耕。無聊者則和草根土。裸以爲丸。謂足已。喝而所嚮。亦能博奇利。歲暮遠適者。歸囊五十金。鄰里爲之羨。欣是亦至可閔者。已百工庸錢。咸薄不俚。自活治垣牆者。治鑿犁錢者。制衣裳者。攻竹木者。日得錢大氏三四十文。坐是廢工者衆矣。凡鄉必有游蕩。不事事。喜與佗人事者。愚民尊憚之實。亦富人便嬖也。貧與富爭。訴諸此。曹貧必不直。此曹從而侮之。希以竭禦侮之力於巨室耳。惟富人肆威無厭。貧民弗

敢校涕既隕之矣。獨先三、四十年當清同治時，有佃民陳甲聯羣，佃以求減省正賦外之苛法，始以禮不獲請，乃始相固結以死爭。舉人某遽以民叛聞，兵至虔，劉數百自是佃民少生望矣。吾嘗過聚有句者，僞若夫婦而以隱事，誣人抑所翼者一錢耳。或匍匐塗中，放效龜狀，導人之笑，藉以求一食焉。是民之受刑於天者也。烏呼！吾鄉廣袤三百里耳，而貧者困象已紛，霍而集。吾目吾又焉知佗地之民困殆不劇於此耶？吾又焉知不有羨吾鄉之民以爲差樂者耶？視天夢夢，柰何俾民至斯極耶！

設刑於冥，索民之魄，曰：命設刑於明，抑民之欲，曰：分始言，命與分者，譬之猶鑄五兵，民之於五兵，猶知避之，命與分信之，如甘醪酒，始言命與分者，辜倍於鑄五兵，哀哉！爾貧民爾畢生罔有斯須說豫之事，爾勞爾旅力弗克養，爾父母妻子唯爾困窮，富人，人不爾哀也。爾搏壹以謀者，粗糲之食，敝壞之衣，維彼富人厭其梁肉，章其文繡，乃衣乃食，爾力所致也。爾黽勉弗怠，爾有獲人以威武奪去之，爾有室家終身，隸曠彼妃妾衆多，恣其淫樂，匪爾所敢冀也。實爾於獄，係爾小子，甚則毆爾自殺者，富人也。爾儻然，囚於人，罷餓將死，爾乃爲盜國有常刑，又不爾赦也。爾亦嘗求其說於天而

不得命與分入據爾之膏育矣。謂爾過去生中嘗造諸惡孽。謂爾見在生中冥能無知識。方作是念。則鬼神之褻爾魄也。烏呼。昊穹生民心智官骸。何有區則。古之巨憝。患民求均。則治之以分。其輔以命。是懼分猶或易。携也。貧富貴賤。咸分則貧賤者氣。組貧富貴賤。罔弗由命。則貧賤者曰。吾庶幾富貴乎。吾誠與彼均。吾又何多冀焉。是故富貴乃貧賤之所師。非貧賤之所慕。惟其然富貴者有攸匿矣。求富貴而得之。命也。求而弗得分也。富侮貧。貴濺賤。有命與分爲援也。貧賤而富貴。又侮陵貧賤焉。命與分之說。俾其心無漸也。命乎分乎。崇人之鬼乎。死人之奇疾乎。夫饑寒厲疫。刃鋸縲紲。民死於是。間者實繁有徒矣。胡爲乎又以命與分殺之耶。

悲來橫集。作爲是篇。如彼貧民羣立。吾前敢告之曰。命不必鄉。分必守。我躬之貧。微我之舊。富人奪之而我乃貧。非平之道。蓋請命於天。殫此富人復我仇讎。復平等之真。宵以求平等而死。母汝汝以生也。事之濟貧民之福也。若其弗濟。當以神州爲巨冢。而牽率富人之與之共瘞於其下。亦無悔焉。爾哀哉。貧民盍興乎來。

# 革命今勢論

寄 生

天下之事。有理有勢。理與勢不必相合也。是故貴爲天子。悉黎是暴。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而販夫行賈。日驅走于詰屈巖坂之間。豈曰理之所宜然哉。得其勢則取富貴。失其勢則遂含垢忍辱而莫敢申。雖倜儻英俊之士。不爲所屈。舉世滔滔。既日即于。是思以理祛其惑。辱焦而舌敝。卒無當也。彼其反對革命之說者。豈誠不知摧鋤強暴。爲人道應有之責。又豈不知服從他族之爲可耻耶。理不足以勝人。則以大勢相推諉。曰復仇之義。非勿高尙也。勢不可耳。人情常避難而就易。故趨其說者。如川歸壑。如石投水。如鐵之躍。如鐘之應。如群雁之競吠。曷足怪乎。特其爲梗於漢族光復之業。譬植蓬科於陌路。弗事啓闢。而加以剪伐。懼行道者之多顛躓也。乃因其說。以爲辨今茲革命之勢。夫勢有內外。因應於外象而爲言者。爲外勢。就已所挾之實力。與敵勢相比较者。爲內勢。請先言外。

## 第一 種族傾軋不可以不革命

觀外勢之最顯者莫過於滿漢交惡。滿之與漢非同族也。滿人之入爲漢族長。則以強力取其土地。奴其人民。兩族爭競之史。猶班班可考。漢人備受戮辱。而以力不敢校。暫復隱忍。然蓄之愈久。則發之愈暴。臥薪嘗膽。二百餘年。雖鄉愚婦孺。訓其家人。必曰。韃靼非吾族類。不可與親。學步之童。見有長袍高髻者。無不驚啼卻走。年稍長者。群集門外。相與指點私語曰。此旗人。此旗人。旗人固包涵八旗而言。非僅滿族。然閩閩之民。不知此別。徒以其與滿人同化。遂并生厭棄。亦是見其滿洲實深矣。惟他族均爲滿人所率。出於無已。我不必一例排之。他日將著「排滿不排他說」一文。公于世。與碧瞳黃須者之見。詔於市人。實無以異。情感既睽。處事不能洽。多有以貿易細故。至于攘臂相爭。旗人遼市巷之稱貧而貪。又恃官吏素爲其保障。身家性命之符斗麥。是盜寸鱗。是攘其卒命。儻嚙侶務欺良。懦民亦有不忍小忿者。思以惡聲報之。甫矢口而喪其元。旗人僅入官府。薄懲而已。既釋。復何所懼。不藉橫行以謀糊口於四方耶。在下者之交惡已然。逮彼士夫。曾覽滿人侵入之虐史。中藏憤懣。徒以醉心利祿。卷舌不談。然一有覺觸。苟非狼若狼羊。誠忘心於故國者。必且義見顏色矣。異日登庸仕版。聽斷滿漢交關之事。稍知護持法律。則與旗員相忤。其處事猜忌。故不殊於在下者。爵位彌崇。所爭亦大。猜忌亦愈。



深以積不相能之勢重之。以往日屠醢之威。此漢族所爲銘心嵌骨。歷久而不磨也。今者排斥滿洲之聲。遍乎國中。論其倡始。固有人焉。然使滿漢二族。其始誠相忘者。雖提其耳而聒之。種族之惡感。猶無由生也。閩蠻百粵。初亦異種。而自與諸夏雜處。既能相安。假令有倡排閩排粵之說者。其必非難交起。指斥爲狂妄悖逆。獨于排滿。則否。豈漢人之度量。處他族則寬。處滿洲則狹哉。閩粵之人。涵濡蠲育。與諸夏醇化。無遺。滿洲獨有大別。昭然莫掩。冠裳則異。男子已從滿。俗此指女子。職業則異也。爵位則異也。老於世故者。一睹其人之行步笑貌。曰。若人者。必旗人就而詢之。鮮有弗中。是其氣質。又儼然異國之人也。或謂從外人視之。無有是別。則使英人與法人同處。英法之人。辨之甚易。人於東方。則皆以爲皙種而已。亦將謂拉丁人與條頓人同族邪。然則滿洲不能如閩粵之同化者。何也。曰。在於入關時之虐殺。由此虐殺。滿人用驕。彼謂是蚩蚩者。力不足以關。強弓伎不足以調。駿馬輕侮。調弄所謂以俳優畜之耳。且也。漁獵漢民之貲。帛米粟以自爲養。日流尊侈。漢人供奉不敢不謹。彼反愈視爲操業賤。甚隱然劃主奴之分矣。奴不可與主匹。主不屑與奴齊。是滿人本

不。欲。同。化。于。我。也。

精衛著民族的國  
民篇言之既詳

漢人雖云怯弱豈其無絲毫敵愾之氣者

被。此。虐。殺。又。蒙。至。賤。之。名。

夫孰能忍受而不發憤乎故薙髮令下死

者數千爭頭上數莖之絲織如毫未至于斷頭捐軀而莫悔蓋欲貽示後人以當符  
識事卒無補然苟有讀史至此者宜皆流涕痛哭忿懣之念波湧雲集揮之不去往  
載之爲功仍不損於取驗事實則循是以觀非直滿人欲同化于我抑又漢  
人之不能同化于彼也是故蘊虐殺之惡感既萬無可同化之理而復  
以未嘗同化故致猜忌之心互爲因果有如曾累苟嘗研解其真當無感乎漢人排  
滿之心理而知相仇于百載以上非口舌之所能輕釋也

夫一國之中數種裸處不相爲謀而惟利是競其非福也明矣於是欲求解決之方  
不出二途其一卽爲同化然此惟以平和來者乃可云是否則二  
族之文化相等亦能翕合無間滿洲之於二例與前者相反於後者不具其不能同  
化如上所言蓋勢也其一則爲分離人情之於恩怨所施者及所受者之分量不

均則膠着胸中無時可以暫置漢夷於滿爲怨實深非有所復則惡感不去滿洲文物樸野與之分離決不爲損且滿人率多闕冗設一官則虛糜一官之祿理一事而事未有能治者自與歐人交涉失敗尤甚使吾國情危殆比累彈丸於層巔此又誠不得不爲之咎是分離以後非惟無損而又得益也若滿人自慮離漢獨立將有勢孤力薄之虞且遊牧之風既絕迹於今日而水草之地或不適於生存則自解脫政柄以往輸誠竭慮舉凡農夫女紅之業無不與漢人通力合作者復當其時恩怨既均彼能捐其樸陋漸於漢人之文化浸淫摩染而後求相同化則其勢順吾漢人亦樂受之也然此非既經革命則亦萬不可行故革命者所以解滿

漢之傾軋或與割然分離或遂相同化皆有利而無弊輓近政客拒革命之說而不敢進徒曉焉會極稱同化此實不悟恩怨之理者以若所爲求若所欲是猶寧夫容于木末之類已。

嗚呼滿之與漢既爲異族而又相猜忌于一國中其可懼孰甚焉誠欲救國則必先解決此惟不革命而求解決終無其道強以行之適滋紛擾者勢使然也然則

徒以種族傾軋故而革命乃不可避者勢也。六

## 第二 政府恣肆不可以不革命

自偽廷豫備立憲之詔下。柔媚者咸懽欣鼓舞。以爲自今弗逾十載。將爲憲民。吾意虜廷亦將擇二三細事。以吹噓吐煦之。不意曾幾何時。復興黨獄。蔓引株求。未有窮已。江甯孫氏之獄。安徽徐氏之獄。浙江秋瑾之獄。特其犖犖大者。他如湖南江西直隸山東之屬。電書絡繹。交相飭勸。莫不以搜捕爲功能。最近則戢翼羣奪官歸鄉。而江劉以嫌疑就縛。遂下於理。此皆詳見內地報章之數子者。大臣皆嘗倡說破壞以盜虛聲。逮爲利欲所中。中道變節。始則殉名而既則殉利。心如轉蓬。不知所守。此固小人之尤而不足與有爲也。抑章章矣。政府亦既信之。故榮以舉人之號。授以部郎之職。在彼方將竭其愚忠。冀答高厚而緹騎之殘酷。何以不免。夫政策之最危者。莫過于陽翕而陰關。是故朝用煦煦之術。夕張炎炎之勢。昨示謙謙之德。而明居巍巍之尊。未嘗不招愆速禍。終以成土崩瓦碎之局者也。法路易十六。即以此愚其民。及悟衆怒難犯。亟開國會。思挽既叛之人心。而以支持末路。終已無所補救。遂亡帝統。矧夫同其顯

顛倒而悍然不顧。反又過之者。哉。有羅織文人之命。不聞國會之設。雖攀鱗附翼者。猶且獲罪。遑問逆己之人邪。凡政府之對於其民。敢如狙公飼猿。朝三暮四。人有謂其怯吾以爲肆也。人謂將以銚刃一頓。而知所返。吾以爲彼方自矜運斤成風。而伎巧靡有窮也。桀紂之亡。以暴。武王周公。則以姑息。綏撫其下。始皇驕汰淫洗。二世相傳。即己不保天下。漢高慮蹈覆轍。迺除秦苛令。以求收拾民歡。觀其外剛柔寬猛。豈弗釐然有別哉。然試論其用心。一則以民之易虐。故威行專制。一則以民之可欺。而惟譎詐牢籠之。是尙欺云。虐云。孰能爲權。厥罪之輕重。夫有一於此。且大不可。今者乃同時并取之。而顧弛張以爲用。而謂尙能測其肺肝乎。

且也。今之政府。異族之政府也。其恣肆非一朝一夕。由來漸矣。所患者。非以剛猛行其恣時。以寬柔濟其恣也。昔者八旗特設制度。示與齊民異。不事生產。惟待供給于漢族。雖爲民病。猶特消耗其辛苦所得者。於無用之地耳。未嘗與民爭利。目清廷飭令八旗自營生業。固將爲銷鎔滿漢計。平往日恣肆之習。然善營業者。終不能以徒手起產。而又素無憑藉。則其初必以攘奪膏腴爲要矣。圈佔之害。不可勝算。今雖不敢

居其名而隱患或更甚。未可知也。舉其近例。如廣州駐防。不願自營生業。嗣復集議。請將省河新築堤岸撥作旗民生計。爰特依上海某報錄其原稟。并所加案語於左。後復畧論之。

旗民原稟畧云。某讀上諭以各省駐防不習四民之業。亟應另籌生計。自食其力等因。則四民之業。皆旗丁所應習。不止耕種一項可知。上諭又曰。仍將各項實業教育事宜。勒限認真分別籌辦。以廣旗丁生計等因。則各項實業。亟應廣籌可知。上諭又曰。先由度支部迅籌實在的款。以備撥發。勿稍貽誤等因。則安插旗丁至優至渥可知。天恩高厚。稍有人心。敢不感泣。竊維士農工商。謂之四民。體察實在情形。廣州駐防。多數性質。宜習工商。向於農家耕種。概未之習。當此人情浮動。款項支絀之秋。似宜因人因地因時。擇其用款較省。集事較易。不勞旗丁分徒之煩。不擾土民向安之業者。遵奉上諭。量爲變通。謹將七難七利爲憲臺陳之。廣東瀕臨大海。山多田少。土民終歲勤動。不足三月之糧。實緣生齒滋煩。田畝有限。似不容易安插數萬旗丁於畎畝之

中。難一。土民力服先疇。安土重遷。即照時價購買非其所欲。必生怨望。似非化除畛域本意。難二。即使逼於官命。勉強俯就。何以安插此項賣田賣舍之羣黎。難三。廣東村鄉無不軍火齊備。逞小忿而勇私鬪。設將旗丁散之四方。零星耕種。主客之形勢不相下。從此多事不問可知。似非化除畛域。王計。難四。廣東鄉村土匪。劫財擄人。比比皆是。設令旗丁耕種。自應例禁軍火。何以防衛身家。難五。設令旗丁耕種於附近州縣。必將移民以實省城。既已共作國民。似不必作此紛擾。難六。儉墳滅骨之匪。粵人謂之山狗。稍一不慎。輒爲所毀。旗丁墳營。附近省城。設將旗丁分崩離析。僻處遠方。照料不時。被匪毀骸。何以爲情。難七。竊擬安插廣州旗丁之法。除將駐防原有馬廠司地官署兵房各產業分給旗丁外。另將省河隄岸新填官地數萬井。迅籌的款。籌辦各項實業。逐漸推廣。開設商場。妥議章程。分割區域。按照旗丁人數按口授地撥發資

**本廣謀生計。**自食其力。世世執業。嚴禁典售。似此一轉移間。旗丁仍結

團體。相友相助。爲國干城。利一。永保旗丁墳園廬舍。忠孝之心。油然而生。利二。土民不致賣田賣舍。謀生地方。心怨口謗。利三。免籌遷徙旗丁之耗費。利四。免籌購田之巨款。利五。駐防原有之業。堤岸新填之地。二者俱係官物。與民無爭。利六。旗丁仍居於駐防舊地。謀生於堤岸生地。則省會重地。不致空虛。利七。夫七難若此。七利若被。中畧敬求我八旗父老兄弟認真指教。更求勸諭。寡寡孤獨。年老廢疾人等。安心聽候。切勿妄動。至要至禱。

按右章專注全力謀取堤岸新地。眼明手快。自爲獨周。不知堤岸爲粵省獨一無二之膏腴。粵人無量富源。皆將取給於此地。若旗丁唾手得此。又益之以原有馬廠。司地官署。兵房各產業。仍然團聚省城。其權利之不平。將更較之負當兵義務時。有加無已。漢人縱莫奈何。亦安能混畛域之見哉。且粵旗地段。原爲前明最繁盛之區。今若併此燦爛華漫之堤岸。拱手奉讓。吾不知所謂同作國民。同享權利。義務者。果何解也。



觀於此而旗民之用心可見矣。其言廣州駐防多數性質宜習工商向於農家耕種。概未之習。不知彼以何術潛察其素性而能得此亦曰謀利之道。農不如商。商不如工。勞力之度農劇於工。倍劇于商。已農夫耕一畝獲利止于一畝。雖一粟之微無所假借。願當夏日犁田播種。行伏赤日中泥汗過膝。而或新雨之後水爲日曝。酷熱如湯。水蟲含毒。時來嚙膚。手足坼裂。疑灼龜背。偶值凶年。至于析骸易子。官租追比。三日一訊。反視工商其佚樂則迥殊。工亦有邪許呼負之勞。苟爲冶匠。雖暑弗輟。熾炭於爐。揚錐持鑿。以治赤鐵者。然固有屋爲蔽。風雨若乃編蒲織屨之倫。勤勞不爲甚。過所得亦旣足以自贍。不犯刑章。吏胥不至其門。商者持籌握算。其利乃又可以曲致。巧於居奇。周知市價之貴賤。則赤手可底於千萬。即云販夫賤賈。逐什一之微。析蠅頭之末。而際歲時伏臘。猶有隻雞斗酒。以奉祭祀。況于富者。有酒如淮。有肉如林。出入守令之堂。勢傾巨室。甚或一言以爲科條。雖側目者衆。皆無如何。視彼荷鋤隴畝者。猶臧獲雞犬之不若耳。此僅以大校爲言。如彼旗丁本爲虜朝所優待。又勛業于繁。蓋華爛之域。按口授地撥給資本。使與小民爭奪利權。吾見溝壑之餓。孳其將

與漢人爲鄰矣。稟中有云：適將旗丁分散，零星耕種，主客之形勢不相下。此豈能蕩泯畛域之見者？農有主，客工商，豈遂能勿分？主客逆計，未來必有**旗商漢商**之別，各結團體，相排相競，雖強顏而**一國之民其實仍敵國而已**。而旗商有爲之後，質者則必勝，工商本相聯屬，又未有商基能立而工不競者。此其所以焦心苦慮，必求舍農而入于工商之途也。不然，工商非其素習，與耕種等，夫誰不知而性質獨近之一言果遂足以欺人乎哉？己厭其業，乃曰：何以安插群黎？己欲膏腴之地，乃曰：此皆官物，與民無涉，抑何其工於狡飾也！某報案語，誠能摘奸發伏，所謂權利之不平，將更較之負當兵義務時，有加無已。對了近日滿人當兵義務，獨重之奇論，而故擲揄之，尤足令倭者緘口耳。

是故廢八旗特制，陽爲善政，而適以濟其恣如此也。又不特此，如練新軍矣，軍宜執于戈以衛民，去敵之恣者也。今也守私署，導前旌，不能與外人戰，而惟吾民之格，是兵且自恣，復助在上之爲恣也。如設巡警矣，巡警所以繫宵小，安行旅，去盜賊之恣者也。今也毆學生，擾良家，鬪徵兵，以偵察黨人爲能事，是巡警復助在上者之爲恣者也。

也。兵與巡警何敢恣政府實有以導之也。惟政府之恣則善政且爲惡政況乎其尙不憚明目張膽以行惡政邪。夫民不忍長任政府之恣肆而此之政府又爲異族之政府故既曰種族之間非由革命無以解決者勢也。則以政府恣肆而革命乃不可以已者亦勢也。

### 第三 外人覬覦不可以不革命

吾嘗謂及今之世而欲求免瓜分之禍舍革命未由良以木必自腐然後蟲生外人之所以敢覬覦中國者以中國政府之敝敗也。顛覆政府當以兵力去其敝敗而瓜分之途塞今有人曰外人不以中國革新爲利故革命適觸其忌此必無幸不知爲此說者徒自文飾就而詰之其術乃窮。

今試問論者不主張革命能并勿主張立憲耶。如曰主張立憲則問立憲非以企革新之業者耶。外人不立革新其必懼中國革新之後百事振起彼將無能竊盜其土地權藉而已。若由何道以底革新彼不必問也。立憲既仍以企革新者外人視之固與革命無二曷爲主彼不主此乎。如曰立憲兩字祇用以爲粉飾太平之具或并勿

主張立憲。則問不主張。此者徒以革新將召瓜分速亡中國耳。然不革新矣。豈又遂能救亡邪。外人所以樂存此舊政府。以其爲桃梗土偶。便於竊盜。謂竊盜不足以亡中國。愚又甚於孩提之童也。且以竊盜亡中國者。外人則不費一矢。不煩一卒。周旋揖讓而已。取之于囊中。若其明建瓜分之策。斯不得不以兵力相向。國人雖弱。邊圉雖虛。猶非是伸一脚而能踏破之者。待其殲除四百兆人。縱能以一馘十計。其僵尸已當千萬。俄人嘗以書答成吉思汗曰。信君之必能取俄也。惟終當以劍來。古魯家統領謂英首相亦曰。英之欲得脫蘭斯哇。吾固祝其早晚能成此功。然終不可無代價。嗚呼。何其傲也。等是亡國。吾猶將舍彼而取此。今有人曰。革命軍起於外人之生命產業。設有所害。彼適得以藉口。是特懸想。非能證實。但使司軍者。行伍秩然。雞犬各安其宅。則危機不兆。去年萍醴之師。今歲欽廉之役。無西無東。皆濡丹染墨。以爲紀載。讚嘆其軍律紀之整肅。比于清兵。則爲遠過。日本諸報多有宣言。以人道爲革命。吾人決無加干涉之理者。亦見忠恕之道存乎人心。取鑑往事。無足慮者。若曰。不需藉口。彈丸則發。微論公法相維。有所遮遏。即謂法由人造。

本無定例。可以推尋。而均勢之局。莫敢先破。自非至愚。未有冒萬國之疑。而能悍然不顧者也。況誠不幸。適如論者所憂懼。有一國焉。度其兵力之厚。廢堅弗摧。將欲以無道行乎中國。則所謂不需藉口者。逆推今日以上。分秒微忽。既無時不可以發難。而其於立憲革命更奚所擇。謂其必待革命軍起者。又何爲邪。復問最近一月間英法德日密有瓜分之議。夫論者豈不以爲及今立憲庶不召此。則數年來中國方事預備。朝野汲汲。固知以此爲急務。而斯議何以適起。聞日本伊藤博文大隈重信陰於日廷力恃異議。然其懷抱政策。不過懷唇亡齒寒之懼。未嘗以立憲故始得保全也。此邦達識之士。每以中國自強相期望。則亦有代策革新之業者。而主革命者半主立憲者亦半。某氏演說。且謂**革命與立憲皆足爲利。祇望早成。**是更以一人兼主兩說。彼原弗能熟察滿漢交鬭之內象。故猶以立憲爲有利耳。不必深文以爲旁觀者責。然如論者言外人之於中國。必深惡革命。而贊立憲者。吾又不論其發言之券。果何在也。

以上所論。詰難革命將召瓜分之說。然猶未可曰惟革命乃足以杜外人之覬覦也。

乃嘗求其覬覦之初心。實在甲午一役以後。康乾時兵勢方盛。俄猶敗走。降及鴉片  
 戰爭。安南戰爭。弱情漸暴于外。而大局未至動搖。外人固未敢輕唱分割。朝鮮事裂。  
 東爲戎首。黃海交兵。隻輪不返。於是清廷之弱。始軒豁呈露。無復餘蘊。政府自懼。則  
 有百日改革之變。而外人亦始亟亟謀我矣。是故以中國之弱。而生覬覦者。必以中  
 國之強。而後能自息。中國之強。不能望諸政府。此固別論。所屢詳者。且外人初利其  
 弱。今亦漸厭其弱矣。初利其弱者。思以一己獨占其利耳。漸厭其弱者。終知無可獨  
 占之道。而有均勢。復慮均勢之不可久而釀劇戰也。然中國不能自強。則一己之覬  
 覦。亦不能獨息。戰爭之禍。終不得免。如日俄之戰。此非惟中國之不幸。抑又各國之所  
 憚也。故爲中國計。惟革命足以自強。惟自強足以息列國覬  
 覦之心。而爲外人計。亦惟望中國自強。乃可羣息覬覦以  
 免戰爭之禍。然則吾謂以外人覬覦。故而革命宜愈速者。又勢之易  
 見者也。

#### 第四 蒙回藏不致分離

某氏論中國不能革命之故。謂新舊政府相遞嬗時。蒙回藏必皆乘機分立。其立說絕武斷。夫以蒙回藏者。爲滿人獨有之附庸耶。抑滿洲相連之與國邪。滿在則臣服。而獨携貳於漢。此何心也。推其所由。則曰漢人之兵力不能驟及蒙回藏人。是三族之服清。服其兵力而已。極而言之。清承累代之餘威。其聲靈則猶能遠暨於三族而已耳。然試稽其言。符實與否。西藏久已賓服。實非滿洲兵力所致。故此論可以施蒙回。而既不足以概西藏。清之兵力。其先誠能震驚蒙回二族者。若在今日。已亡其本來剽悍之氣。情游卒歲。復多嗜鬻粟。以隳柔其筋骨。內憂漢人光復之義軍。外憚督種憑陵之悍卒。使蒙回騰越奮興而求分立。亦未見其兵力遂能驟及于彼也。且論者不云乎。彼方日疑清朝大皇帝之威。不如昔者可畏。而英俄之兵力。步步入而相壓。足以生其搖動恐懼之心。駸駸乎有脫離此弱者。服從彼强者之心。信如是也。蒙回固惟強是從。清不足以敵英俄之強。則從英俄。而漢既覆滿。兵力雖驟不能與英俄等然。以擬清朝今日。則必有加矣。蒙回

之視漢。安知其不以爲強者。而俛首來歸邪。且論者又不云乎。彼以宗法社會民族思想之故。方有**排滿**掠漢之心。信如是也。原其所排者。固不僅在漢。是漢人即終不代滿。彼且必有離叛之一日矣。然不叛於清朝。兵力至弱之時。而謂必叛於漢之。兵力已足代滿之日。彼縱顛愚其立策之疏。或不至此。若曰。彼於滿漢兵旣未解時。即謀獨立者。則是蒙回二族。善能待勢。其所討論服從舊政府。不服從新政府之關係。旣已破碎滅裂。歸於何有。然信如是也。可乘之勢亦多矣。最近庚子一役。聯軍入京。虜酋播遷宗廟。成灰壇坫。牧馬雖朝夕。行樂之地亦復不保。當此之時。使聯軍統率瓦德西得逞。其志進窺關右。則所謂取滿洲而代之者。一搖左足耳。蒙回顧戢戢未嘗少動。何也。豈其又必於滿漢交爭時。則然於他族。則固皆否者邪。若曰新政府建後。必使蒙回藏操中國語。以是乃致分裂。則設使新政府有他術以馴致之者。此因必無爲而起。然建設後事。非本論藩籬所及。論者有曰。必乘其尙在服從而未脫離之際。即以中國語條件行之。**彼之排滿猶是排漢**。此亦論者所已知安從偵其必毋生變。不即以此故而求脫離乎。且兵力一節與戰爭未已時分立者。皆如前破



則新政府建後。暫未行此條件時。萬象未更。亦不得謂其非尙在服從而未脫離之際也。際會相等。曷爲滿洲行之安。于盤石。漢人即不能效襲其所爲乎。稍遇抵抗。逆知必有論者爲滿人計。即以強制行之。亦不失爲愛人以德。不以姑息之義。假令漢人行之。斯遂無效。邪抑豈漢人而行。強制即爲悖於德者。邪吾不意滿漢之不相及。夙至于如是也。若云服滿既久。能消抵抗。則論者前言彼有排滿之心者。爲不然矣。且惟以久服。故不忍行抵抗。則必其愛滿洲甚者也。信如是也。宜自滿洲以外。雖有強者皆不肯服。論者以此謂其不服漢。至當已然。誠以此不服漢者。亦必以此不服英。與俄論者。又復深憂豫。慮以爲其方日疑清朝大皇帝之威。不如昔而有脫離弱者。服從強者之心者。何爲也。要之論者之於滿洲。既欲力護其能力。如彼其宏。於漢族。又欲力言其短。於彼於此。苟思自申。而不復檢前後之互較。幾何其不與日自挑戰者。同歸一轍乎。

此皆就蒙回藏言之耳。我之待彼。果將如何。亦非本論所必當致詳者。前者章太炎先生暨吾友精衛曾一及此。論者則刺取之。強分爲壓制策。分立策。聯合策。三者而

各致讓讓。以爲皆不可行。今姑就此略爲辨論。其旨仍歸於所自標蒙回藏不致分離而已。若語設施次第。太炎先生著中華民國解頗詳論之。

論者以第一策爲壓制策者。妄也。太炎固曰浸假言語風俗漸能通變。而以其

族醇化於我。吾之視之。必非美國之視黑民。若意蓋謂苟能同化。則不效美國徒以空言相欺。假其不能有分立。此從論者定名耳。分立云者。猶非美國之視黑民。若明甚也。今

論者介于其間。別立一說。曰。然則現今之未醇化於我者。吾視之。將不得不如黑民。此可謂工於虛構者矣。夫太炎斯語。僅望其同化。非曰相強同化。以後即與漢人無異。尙何云策所望爲虛。則是終不能同化。而後乃不得不以策對待之。此之爲策。分立一策也。壓制固亦一策也。太炎尙主分立。絕未嘗稍言壓制。徒以壓制者戾於人道之極。則耳。論者強基於此。而爲駁論。雖十萬言。譬則無敵而放矢。藉云中

的。非中敵矣。

其第二策論者謂之分立策。則爲之說曰。於是中國固有之一統土地。必當分裂爲數國。蒙回藏地各爲一國。與漢人所組織之國家。彼此不相統屬。使漢立於蒙回藏

之外而行此內部瓜分之計。俄固日日欲攫蒙回之地以入囊中。俄既入蒙回。英必入藏。法必入滇粵。而漢人之土地亦將不保。不知分立者雖各立元首。非必曰爾爲爾。我爲我也。太炎固曰。縱令回部諸酋以其恨於滿洲者刺骨而修怨。及於漢人。奮欲自離以復突厥花門之迹。猶當降心以聽。以爲視我之於滿洲。而回部之於我。可知也。至不得已而欲舉敦煌以西之地以斷俄人之右臂者。則雖與爲神聖同盟可也。觀其所重在茲數言。是猶逐鹿而爲犄角之勢。雖名曰分實可提携以禦外侮。此則兄弟析炊之類。苟非以積釁及此。其情好無阻。復見同居尋仇。分離則釋者往往而有。釋怨則則必脩好如初矣。回民之恨滿洲者。深特以漢與滿合視。若無別而漢人有代滿洲以理其政者。遂不無稍踰其限。使漢人一旦滅滿。彼見我之所以爲仇者。亦即漢人之仇也。方當廢賦同袍之詩。斯則既可無怨於漢矣。我復取其見奪於人之政柄。還歸掌握。曾不以毫釐之微。攘爲己有。彼亦猶人豈無心肺。若此而謂猶必掉臂自去。相棄遺如脫屣。然未之有也。回疆與俄犬牙交接。非有與國將無頃夕安枕。惟漢人亦虞強鄰之逼。久思有篤信果

殺者相將而立以覆翼東方之平和回民天性誠懇夙又富於敵愾之氣與其強施干涉推刃無時名合而實携者毋寧實麗而名剖之爲愈也至言蒙回之程度不足以自立一國與漢既爲同盟假之良材以爲彌縫其缺亦責任所應有者耳且夫爲策固非局於此也前語論者蒙回藏實不必有分離之道八十七頁即令後來不符繼此猶無分離之實統籌大局未睹傾危夫何希蹤美利堅之故步困以爲雄邪

第三策論者所稱聯合策是也精衛之言曰彼滿族者於漢人光復中國之後非爲元胡之窮蹙即爲五胡之戡服苟其戡服以期限制度施之固無損於漢族而有利於彼族者至於蒙回藏諸族則久已服從於中國雖心志能力未能遽同於漢人然即使與漢人平等以爲政治上之競爭固亦無害於中國則雖無期限制度亦未爲不可也論者糾之乃謂尙欲以期限制度行於滿族不能即與漢人平等而蒙回藏族反不必豈以滿人文化不及蒙回藏人乎嗚呼嘗謂某氏不善讀文論者抑豈又其屬與文中明言蒙回藏諸族久已服從中國故雖心志能力未能遽同固亦無害

云爾。是即明言滿人新創之餘。冤念未息。挾嫌構隙。而以討論國是爲害滋多。彼三族之於滿洲。其心志能力。非能相尙。若其與漢人。憑陵不下者。則獨滿洲而已。程度之害。既爲較淺。故設期限制度。亦有先後緩急之分也。論者所憂國會中用語條件。前所畧破。特前謂雖君主立意。國猶不能行。今茲將曰。雖民主立憲行之。猶可無窒也。至論者復謂本無君主民主之關係。但有新者舊者之關係。此亦已辨者。行之奈何。曰。蒙回藏語。不妨兼用。而不欲久蒙回藏人未通中國語時。其於中國之政情民俗。本無所知。在議院發言。必有獻替。亦各限於其邦土。而止。必無能以莠言亂中國者。勢也。乃令之曰。同理一事。而各局於偏遇。使蒙回藏人。未能以涉中國之政。則非平等矣。自今以往。其各選俊良遊學中國。歲定若干人。務使閭閻細情。盡無隔閡。然後乃已。夫此豈不誠爲彼謀。彼且自隘。其見之未周。聞之而反怒者。將無其人。游學已久。於其風土繁頤。誠有所知。乃曰。未通中國語。吾不信也。是人而返其鄉。其才與識。既皆卓越。餘者他日必膺議員之選。寢假求議員者。衆則遊學者。亦衆。不能盡登議員。或已爲議員。而期滿復退者。復利用其閑散。以潛導鄉人。三十年後。國會不聞龐雜之語。五十年後。三族已無程度之後人。

於是民主立意國基益奠不憚漂搖而方其布施籌劃絕無強制當亦爲人道之所許矣惟尙有富言者

國會雖不用蒙回藏語後其於蒙回藏本土者仍不禁止非如英之待南非俄之待波蘭法之待南越盡廢其本來所有之國語也此則專爲利便計其決不以此致召分製可斷言也不然將以此區區而召分裂亦必不能舍此而遂可編繁縷維之者滿洲不已操中國語乎漢人脫離之心何以不滅是知怨讎不解雖同操一國語分離猶所不免反之無怨即言語稍歧調和則猶非必甚艱已故曰蒙回藏而誠欲分離君主猶不能制其必以革命爲有致其分離之道者言實不衷夫勢也

#### 第五 現政府兵力不足畏

兵法曰知彼知己而知彼爲亟清朝兵力絀於歐美此無待言或謂撲滅義軍猶有餘力者惑也清兵初重八旗至金田變起征討之師屢有逃潰知旗兵不可恃乃悉

罷斥。而募集民間。以有湘軍淮軍之制。則今之戮力疆場者。无慮皆漢人也。私鄉之心。無人無之。吾聞湘軍。撫獷敢戰。才涉鄉土。則不肯奉命。將帥令嚴。乃往往有倒戈者。淮粵諸軍。勇敢亦次。至不自殘。桑梓會無稍異。故一省有事。推而至于一府一縣。必檄他處戰士。以資指助。若革命軍。彌布全國。並時發難。雕虎一嘯。而大風四合。彼欲易軍代勤。則巢穴已虛。憂爲敵乘。擁兵不動。則人心瓦解。難于捭拾。其有必敗之勢一也。且將率平日刻薄少恩。月餉幾微。又加剋扣衣食。自給僅免凍餒。或有老母在堂。寡妻居室。幼子尙賴繚緜。以活者。永夜自歎。怨荷戈去親之。非計弗如。樵人漁子。猶得優遊自養。以終歲年。而其於軍主將之。與軍人苦樂迥殊。應對一不當意。則荆楚立至。縱當利鏃貫耳。母少假貸。所不急去者。徒以當立分寸之功。起家行伍。爲宗族光寵。然肉薄鋒鏑。數瀕於死。雖日斬奪旗功。徒爲上耳。即如湘淮已平。髮亂驟加。裁撤游勇。始爲患矣。山東某營卒。嘗語余曰。吾實逃勇。今以無業復來歸者。吾於甲午戰事。曾隨某統帶爲前軍。其與日人戰。瘡夷已甚。爲敵軍所獲者。療炙備至。匍匐而歸營者。乃反以退卻行戮。吾友數人。吾即親見其彈去支體。歸遂斬首。其實未

斬時。氣息僅屬焉耳。是以非降即逃。吾亦與十餘人偕逃。自以爲未嘗降。猶無過也。故今日之兵。所存者率市井無賴。稍有氣骨者皆逃亡。變業彼市井之徒。無可家眷。則姑委身以謀得食。孰甘致死。授命一遇敵散矣。於外人之與義軍。奚有所擇。夫威酷而恩濟。此又所謂必敗之勢也。更有甚則者。自大將以下。挾妓轟飲。殆無虛日。士卒至有深宵呼唱。或爲擄蒲之戲。此稍知軍情者所能言。偶觀操式。睹其擊鎗列隊。率多僇僕。若不勝者。令發鎗聲。纍纍繼軍。衣黯淡。僅辨顏色。此在江南爲甚。燕楚軍容頗有荼火之觀。實則紀律頽廢。均無以愈。平居若彼。曷怪其戰後驕姿。而淫殺劫掠。擬於劇盜。爲有加乎。民心日離。而不附則又必敗之勢也。革命軍事。故非今所宜言。特上舉三弊。滌蕩無餘。所自信者。是惟**惟有敗之勢。吾故能操必勝之券耳矣。**或有疑之者曰。於後二者。固知不誣。其若旣遇鄉人。則舍敵弗擊。當亦猶是。曰**所處之地不同也。**革命軍者。期於光復故國。顛覆暴政。不達其望。死猶當化厲鬼以擊賊者。有**正鵠懸乎其前。赴之而**



已壓之以威。弗爲動也。結之以情。猶弗爲動也。甯弗愛鄉人所愛。有大於鄉人者耳。其爲虜軍貪功邪崇爵固者。所絕分生。今之世雖爲虜君效忠。無青簡之名。其來也本以飽食爲志。生命將奪。抑又何戀。且愛鄉人。誠不如愛獨立。若夫徼功殉名。則又不如愛鄉人之爲明理而好義者矣。審乎此。則優絀之數不難豫決。而虜朝之兵力爲不足。畏無他。賈生有言。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由前三說。所謂不可以不革命。爲大勢之所迫者也。由後二說。謂勢之可乘。未嘗不可以革命也。然吾之言勢。徒以世之人皆好言勢。故出於無已耳。不然者。人覆吾國。而吾思報義。非至常耶。暴君肆於上。富人濫泆而不知返。人所惡也。今將摧夷其等級。非所謂大公之道耶。函是三義。吾人之所以爲革命也。旣於革命之理。無所致疑。而曰勢不可而已。遂復過自沮喪。翻然引退。此其恇怯直何事。皆不可爲。亦惟任人牽掣。爲侈民以終身。不亦悲夫。吾黨所與國人交勛者。循我心之所安而行。勢其末也。齊人之言曰。不如待勢。此爲庸人言之耳。若夫豪傑之士。將以造勢爲能。豈其反

革命今勢論  
爲勢之所束縛乎哉



## 斥新民叢報駁土地國有之謬

太 邱

歐洲自十八世紀。貴族與平民相軋轢。遂生政治革命。法國革命以還。各國受其影響。政體不變。而政治漸趨於平等。十九世紀。富族與平民相軋轢。遂生社會革命。此其主義。蓋欲使經濟趨於平等也。然而非常之原。黎民懼焉。今世之抱疑於社會主義者。亦猶昔日歐洲之神聖同盟。欲沮抑民主政治思想。以濟其私。然其私卒不可逞。歷史上亦既明以詔我矣。況如社會主義。漸即於科學的研究者耶。頃見新民叢報。有「再駁土地國有論」云者。誤謬不勝枚舉。梁氏初震驚社會主義。乃紹介之以自矜其奇。嗣見惡於民報。又故抑之以自寫其怨。所言無一當於人心。甚或欲助資本家以壓勞動者。悍然畔於人道而罔或顧。而其病則坐於權外資。至忘與其前論外資之利者相矛盾。民報十二號。辭而闢之。亦既療其病矣。今復肆行剽竊。欲試其困獸猶鬪之技。據拾計學（包經濟學財）一二端。以自文其陋。而不知其援甲攻乙者。實出于同源。引乙證甲者。又謬以千里。所懸揣之

方案。所援引之事實。拂人情。戾學理。鹵莽滅裂。自欺欺人。茲爰就管見。一一糾正之。以解梁氏之惑。並與世之有識者商榷焉。吾嘗有言。反覆無常。莫梁氏若。若以反覆爲進步。則非吾所敢知。以反覆如是之人。吾又安從與言。然知而不言。又恐其惑滋甚。無以自解。轉以熒無知者之視聽。爲吾民蠹。則糾正之者。亦吾人責也。嗟夫。梁氏本不足訓。所冀藉此以與我邦人士。從事研究此主義。闡明其理。真理愈明。則其去實行也近。是余之意也夫。

### 緒論

茲篇論旨。本對於新民叢報起其膏肓。亦即與我邦人士商其方略。揆情度理。務求協於人心。而其範圍。則以論土地國有爲限。就梁氏之謬點。一一糾正之。復計立言之便。分爲三節。第一。論吾人之土地。國有政策。與土地單稅論之善異。第二。論吾人之土地。國有方法。與他之土地。國有論之差異。第三。論吾國行土地。國有之易末更。賡以附論。並梁氏之節外生枝者。摧夷而廓清之。

#### 第一節 吾人之土地。國有政策。與土地單稅論之差異

梁氏嘵嘵致辨者。則曰土地單稅。果足稱爲善良之稅制否乎。是也。夫租稅之爲善不善。亦正多說矣。語其不善。則曰。「租稅者。強取諸民。掠奪其與生命等重之財寶。殊悖于理。且人民之怨謗。多緣聚斂而生。與國家之治亂安危。關係甚鉅。又其甚者。則弱一國之生產力。抑制生產。妨貯蓄。殺資本。尤其甚者。則使人民之道德。曰趨腐敗。巧於遁逃。習爲隱忍。蔑視德義。斫喪廉耻。故租稅者。不良之物也。」反對論者則曰。「吾人所望於國家者。寸絲斗粟。不取諸民。寧非幸事。然而不能者。則亦有故。蓋吾人建設國家。認政府之存在。辦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如是。則其費用極繁。維持之之費用。以財產爲必要不可缺之條件。固無所於疑也。而其費用。如現今社會之狀態。舍取諸租稅外。別無良法。是則吾人認國家之存在。同時又須認租稅爲必要。不然。是如不給與食物。而欲求動物之生活也。豈可得耶。且國家所取諸民者。還爲民用。又如官業。固用於生產的。而非用於消費的者。故租稅雖爲人民所最嫌惡。然在適當之程度。取之於民。以維持國家之生存發達。固有其必要者。或稱租稅爲可厭的必要物。殊非無理也。」由斯以言。則國家存在以上。必須維持其

生存發達固也。然所以維持之之費用。則曰恃租稅。然租稅不得已之事也。故與其重稅母寧輕稅。與其輕稅母寧無稅。若云無稅則吾人所持之土地國有政策庶幾能臻。此域歟。梁氏驟聞此言。必將舌橋而不能下曰。天下寧有無稅之國者乎。此吾徧翻財政學書。所未嘗或覩也。吾且告以勿驚。吾將徐徐有以誨之。

夫租稅之必要如此。而其不善又如彼。假既認租稅爲必要以上。則甄別其良否。以爲受舍。亦國家所宜有事也。由是而租稅制度起焉。而租稅制度中。復有單一稅複雜稅之別。單一稅中。復有所謂土地單稅制者。梁氏亦能涉獵及之矣。梁氏既以土地單稅爲辦。則須略言此學說之沿革。然後示以吾人之方法。復徵諸吾國之事實。而加以正當之判斷焉。梁氏之謬。可立見矣。

土地單稅論。肇自十八世紀。法國重農學派所唱道。其言曰。凡財產中。土地實唯一之富源。生純收入之財產。獨土地惟然耳。若他之生產業。祇有對於資本與勞力之報酬。此外不生餘剩也。而土地之耕作（即農業）通常除去資本之利子（息）與計給勞力之賃銀（庸）外。尚生餘裕。此餘裕即純收入。得此純收入之財產。舍土地

莫能致也。此餘裕雖因土地之生產力。而其高下有差。然凡土地而不生此餘裕者。殆無有也。故政府課稅。當以課於唯一土地之地租。此學派之巨擘。法國卻斯黎是也。英國經濟學者理嘉圖氏亦云。「地代（租）者。餘裕也。地代者。因社會之進步。人口之繁殖。農產物之價格騰貴。有自然增加之傾向。地主可不勞而獲。此地價騰貴之利。」其言與重農學派若合符節。反對論者則曰。「誠如重農學派謂土地爲生純收入。理嘉圖氏謂土地爲生餘裕者。則政府盡役收其地代。亦不爲苛。何則是。對於資本勢力與以相當報酬之餘剩也。果爾。是以土地爲國家之公共財產。而破壞土地私有權也。若在往古。以土地爲共有財產之際。誠如所云。然非所論於今日也。蓋今之爲地主者。率非所有自然惠與之土地。皆以相當之價而購求之者。其購求者。或以賃于人而得地代爲目的。或自耕作於資本勢力報酬之外。更得其餘剩爲目的。若地主不得餘剩之利。則其購求亦必以低價。故現今地主非與以相當之報償。則不得以土地爲共公財產沒收之。而盡收其地代也。」然重農學派則非在徵其地代。而在徵其地租。其言曰。「課稅宜惟以土地。何則。租稅無論如何展轉遷

流。其負擔終歸于地主。則何如竟課于地主之爲愈所。例如課葡萄酒以消費稅。葡萄酒之價必騰。其所以騰之故。以葡萄酒之販賣人。寓其稅於價而販賣之也。雖然。因其價騰。消費遂減。葡萄酒之製造額。亦隨之而減。由是而葡萄園主。竟不得不減其生產額。而蒙其損失。是課于葡萄酒之消費販。非終歸于園主之負擔耶。由此推之。若羊毛稅。若煙草稅。若其他消費稅。及課于製造家或資本家之稅。無一不歸于土地所有者之負擔。夫一切之租稅負擔。既終歸于地主。則課稅于他人。與課稅于地主。其結局之負擔一也。是以種種之名目。課稅于種種之物件。非徒無益。且又擾民。故曰不如直接賦課于地主之爲愈也。反對論者。則曰。假使租稅負擔。展轉遷流。必終歸于地主。循其說亦非無理。若租稅負擔。非必歸于地主。則其前提已誤。其結論即不得不謂之爲誤。彼謂消費程之負擔。終歸于地主者。殊不適實際之狀況。何則。在于今日。關於租稅負擔所歸之原理。萬難與以畫一不動之定則。即租稅之負擔。因需要供給之狀況如何而有異也。今以課稅于葡萄酒故。而葡萄酒之價騰。縱令價騰。亦不得謂緣是而必減其需要。抑需要之增加。因時之狀況而定。故價



格騰貴。不得即謂其強減需要。又強減生產額。從而歸葡萄園主負擔其損失也。法國福祿特爾亦著一小說。以識土地單稅制。其大意謂「行土地單稅。則幾剝地主歲入之半。而地主遂淪于慘境。其以動產收入營生計者。則大富裕。而可免租稅之負擔。」然主唱單稅者。駁福祿特爾此論。其言曰。「如論者言。謂以單稅特課于土地時。其以動產致富者。可免賦稅。此其言誤也。何以知其誤。舉例以證明之。爰有某財產家。假定其資本為貨幣。年得五分利子。而國家徵收其五分之一。以為稅。故其純歲入僅得四分。若一旦改稅法。廢其租稅。則某之純歲入當為五分。然前日其利子名為五分。實際上得四分者。本由資本家之競爭而定。故一旦廢其稅。實際當得五分。又忽以競爭故。名實當共跌為四分。反是。假如設置新稅。特課之于地主。絲毫不及于他。則金利當依然無變動。然若以其一部分課于資本家。則金利必將騰貴。故使資本家納租稅。與不使資本家納租稅。至其實際之負擔。毫無所異也。若以課于資本家之租稅。變為地租。則實際之負擔者。與一時之負擔者。數年間共被其利。而地租可免租稅法不能免之弊害。

按其意以為無論如何租稅。結局終歸于地主之負擔。而資本稅則可轉嫁。地租不能轉嫁。若課稅於

資本家。展轉遷流。其負擔終歸地主。資本家可免負稅之責。則不如直接課稅于地主之爲愈也。

故其利倍大也。反對論者則曰。斯言固奇

巧。雖多少含有真理。然亦不免失之于偏。此等論者。實誤解租稅負擔歸極之原理。

租稅負擔之原理。非如論者之簡易。實爲數多複雜事情所支配所制馭。非能生一

定之結果者也。法國波留氏。關於此點。尤詳爲辨論。以明租稅負擔之原理。其

言曰。課稅于資本。

(即以資本總額爲標準而賦課之者)

與課稅于歲入。

(即以其利子之多寡爲標準而賦課之者)

亦均有利子

騰貴之傾向。故動產稅之事。頗緻密之論題也。在法國戰亂後。課三分之稅于動產

之歲入。証券之價。緣是驟跌。雖然。特此以謂利子必騰貴者。未能遽斷言也。夫不課

稅于不動資本。(即土地或製造所等)而課稅于當流動于市場之流動資本時。則

應于其稅額。而有利子騰貴之勢。亦所不免。然此祇爲勢之傾向。非能十分見其成

績。况欲即時見其効驗耶。此傾向之發現。其勢常徐而非疾。其地常偏而非全。何則。

假令資本家雖非負擔租稅金額。亦幾分負擔之。又雖非永遠負擔。亦暫時負擔之

故也。譬如資本之利子爲四分。政府更課一分之稅于資本時。全國利子。當無一般

驟騰至五分之理。當是時。貸者雖力避其負擔。然四分之利子。一旦騰至五分。貸者

亦條減少。則資本之需要。亦從而減少。或謂果如是。貸者亦當從而減少。蓋貸者以內國新課稅故。利子緣茲減少。必有欲移其資本于外國者。是也。雖然。此爲非常之事。能爲之者。獨有才識之資本家或冒險者。惟然耳。其餘庸衆。利子雖跌。其欲致之遠方。寧欲置之近域者。恒居多數也。由此觀之。縱課雜稅于資本。亦不能使利子驟騰。至與其稅額相等。蓋當此時。利子雖有多少騰貴。然決不達租稅金額。而其負擔。必至分諸貸者。貸者之間。廢其資本稅時亦然。利子雖跌。必不能與其稅額相均衡。亦必貸者與者互爭其利。遂至分其利于貸者與者之間。少亦暫時有然。固無所於疑也。原夫經濟現象之爲天理所左右。非如物理現象之爲天理所左右之易也。經濟現象。且多少受人心之制馭。因競爭而受其左右者。事所常觀。見天理之効驗。常難。抑重農學派之土地單稅論。尤有惑焉者。即彼以爲廢百般之消費稅。專課稅于地租。其地租全額。殆與廢稅全額相等。縱令百物價騰。地主亦無所損。是也。假其如是。則一國孤立。毫不與外國交通。經久或得見如斯景況。有如日耳曼經濟學家翟秋年言。一國孤立。毫不與外國交通。則悉廢消費稅而爲地租。地主亦當無所苦。消

費者之財力。亦當無變動。故廢消費稅後。人民得以從前之價而購物品。又不得不購。而物品之需要。當無變動。又廢消費複稅。而爲土地單稅。果使得以新稅悉歸于消費者之負擔。此即得以地租悉轉嫁于一般消費者之說則地主之利益。當無變動。物品之供給。亦無變動。誠如是。則地主可不因改革稅法而蒙其損。消費者之位置。亦與昔日無異。何則。其情形相同時。則直接單稅之賦課。與其徵收費少。遠非間接複稅所能比也。祇地主有一時之困苦者。例如凶年失收。是也。然在今世。決不能以一國孤立天壤間。抑彰彰矣。百年以來。外國貿易。漸次擴張。資本往來。頻繁益甚。一國既不能孤立。則不能如論者之想像。明矣。夫諸國之財政。法度各異。又緣是而影響于實際不少。雖廢消費複稅。而爲土地單稅。然非課稅于外國輸入品。以補償內國地主之新負擔。則內國地主。不能以斯負擔。轉嫁于消費者。得與前相均之利益。何則。外國地主之負擔。決無如內國地主負擔之重也。例如廢葡萄酒類之輸入稅。小賣稅等。而以與之相等之直接稅。課于葡萄園主時。若欲使園主保其從前之地位。則自不課單稅于土地之國輸入之葡萄酒。不可不課以同額之稅。不然。則外國之葡萄酒。以低價售

于內國。而內國之葡萄園主。當悉負擔新稅也。原夫租稅負擔歸宿之源。頗涉複雜。殆有若干雖解者。以經濟之理。非轉瞬可見其効。故自舊制之効驗廢。至新制之効驗生。相去之間。必歷有年所。世往往以凡百租稅。歷數歲月。即歸正半。蓋以社會構造。自然歸于至宜。例如課消費稅。則賃銀必增加。課稅于資本之歲入。則利子必騰貴。課稅于土地。則地價必減。至使新買土地者。得相當之歲入。故設置新稅伊始。雖爲不當。然數年而往。殆無不歸正平者。何則。受其弊者。或消滅。或因賃銀之增加。或因利子之騰貴。以得補償之路故也。雖然。至得此平均時。決非一朝一夕之故。其間受一時之困苦。至不能補償者。亦事所常觀也。案波留氏此言。有須辯者。即其言本對於土地單稅論。而發非所論於土地國有也。何則。行土地單稅。則以租稅全額。責於地主之負擔。苟地主不能以其稅轉嫁于消費者。是獨苦地主。至生不公正之結果也。使地主即欲以其稅轉嫁于消費者。然以輸入品價廉。仍不得不負擔新稅。亦不公正也。輸入品何以廉。則以內國之稅重故也。若土地國有。則不然。何則。土地國有後。其租稅全額。非取諸地稅。而實取諸地代。夫國家既爲地主。取其地代。以

抵一國之租稅全額。是國中悉無租稅矣。既無租稅。即無容外國輸入品競爭之餘地。爰舉例以明之。假定租稅全額爲百萬。而地代總額爲二百萬。若行複雜稅時。徵二十三。一以爲稅。其餘則課之于他。則地租總額應爲十萬。然廢雜稅而行土地單稅時。以租稅全額悉責之地主負擔。是徵其地代十分之五。誠如福祿特爾言。幾剝地主歲入之半也。當是時。假使其國孤立。不通往來。地主得以其稅轉嫁于一般消費者。憔悴當不如是之甚。然以外國輸入品價廉故。其競爭之結果。消費者可力避其負擔。則結局獨地主蒙其害。故曰不公正也。反是。行土地國有時。則租稅全額悉取諸地代。而國中悉得免稅。以無稅之國與外國競爭。其孰優就劣。不待智者而知矣。且也輸入品以價廉。故人民競購求之。如是則可大減省人民之消費力。以其消費所餘積爲資本。寧非國家之慶耶。波留氏言。所以必須課稅于輸入品者。以內國稅重而物價騰。外國稅輕而物價賤。以其賤者與騰者競。則人必舍騰者而趨賤者。勢必至理固然也。人競趨其賤者。賤者之需要遂增。競舍其騰者。騰者之需要遂減。以其減故。則地主終不能免其負擔。是地主獨蒙其損也。故課稅于外國輸入品者。

所以保護內國地主也。今以國家爲地主，其益也。國家受之，其損也。亦國家受之，則課稅于輸入品，以保護地主之問題，末由生矣。

綜上諸說以觀，足知重農學派之說，與吾人所持之土地國有政策，殊非同物。何則？彼以租稅全額責諸地租，吾人則以租稅全額取諸地代。梁氏持重農學派之說，以非難吾人之土地國有政策，豈非謬以千里耶？而單稅制所以難實行之故，厥有二端。一曰不普及不公平。二曰不能充巨大之經費。此亦梁氏所津津樂道者也。然以吾人之土地國有政策衡之，則此理由可不攻而自破。今以立言之便，其第一理由，則於本節論之。其第二理由，則讓於第三節論之。但於此須先置一言者，即吾國行土地國有可斷言無不能充巨大經費之愚。以此事須徵諸吾國之事實，復須比較各國之事實，不能妄爲臆測。梁氏故意顛倒，錯亂，匿多報少，增少爲多，此真盡役之所爲。吾將詳舉確證，以暴其奸，亦以知吾人之土地國有政策，果足以見於實際，非徒資梁氏知愧已也。

（大凡論事，必須求實。不知而言，猶曰臆測。知而故顛倒其事，實是謂詐欺。梁氏連篇僞賬，吾不知其果知耶？果未知耶？若云未知，吾將有以爲之。若云概知，則其詐欺之罪，吾亦以付諸世之仲裁。）

租稅之原則有八。此從師說也其公正之原則有二。曰普及。曰公平。何謂普及。即在國家

團體生活內之人。皆負納稅之義務也。何謂公平。即納稅者。無或重或輕之弊也。而土地單稅制。果能不背此原則否乎。據波留氏之言。則以外國輸入品競爭之結果。其地租終歸于地主之負擔。其不普及不公平。固不俟言。然此獨行土地單稅制。惟然耳。若吾人之土地國有政策。不特可免不普及不公平之患。且見其利。梁氏以重農學派之土地單稅論。與吾人之土地國有論。混爲一談。失之遠矣。今舉其論不普及不公平者如左。然後加以糾正。

(原文) 若土地單稅制行。則土地之外。無復有稅除。直接利用土地者外。無復負納稅之義務。則其結果必至如吾所云。富豪階級絕不納稅。即納矣。亦不過百千萬分之一。而惟此哀哀之小農。常戴五分之一重稅於其頭上。詩云。嗟矣富人。哀此癯獨農。民何辜。乃授命於此惡政府也。夫如是。則豈惟財政即全國經濟界。亦將釀大混亂。而國可以底於亡矣。此彼報所持主義。不能成立者。十

一也。語至此。則彼報之土地單稅。更無復半錢之價值矣。若彼猶不肯懺悔而



欲強爲說辭也則惟有曰土地所生產之物凡以供社會一般人之求國家所取於彼之租稅彼得而轉嫁於消費之人一國中無論何人不能不仰土地所產物以爲養則是亦間接納稅也此即重農學派土地單稅轉嫁論之說也此說在今經濟學上財政學上已無復價值不多續辨然信是言則一國負擔既全落於農民之頭上國家之經費愈膨脹則所責於其負擔者愈多農民欲轉嫁其負擔則不得不昂其農產物以求償而彼一般消費者固可以別仰供給於國外之農產物而國家莫之能禁也豈惟農業其他亦有然則外國品滔滔注入以與內國品競爭我農民將貶其價以與人競耶無奈夙負此龐然莫大之國費於其肩背生產費緣此大增貶價則將不償其生產費是無異自殺也不貶價則在市場上無復過問是亦無異自殺也於彼時也則惟有廢田不耕相率向政府解除租地契約政府所有土地一旦供過於求而地代價格因以驟落而財政之擾亂愈不可思議矣夫國家取諸民而不惟公平之爲務乃專責負擔於其中之一階級則其展轉所生之結果非致國家破產而不止也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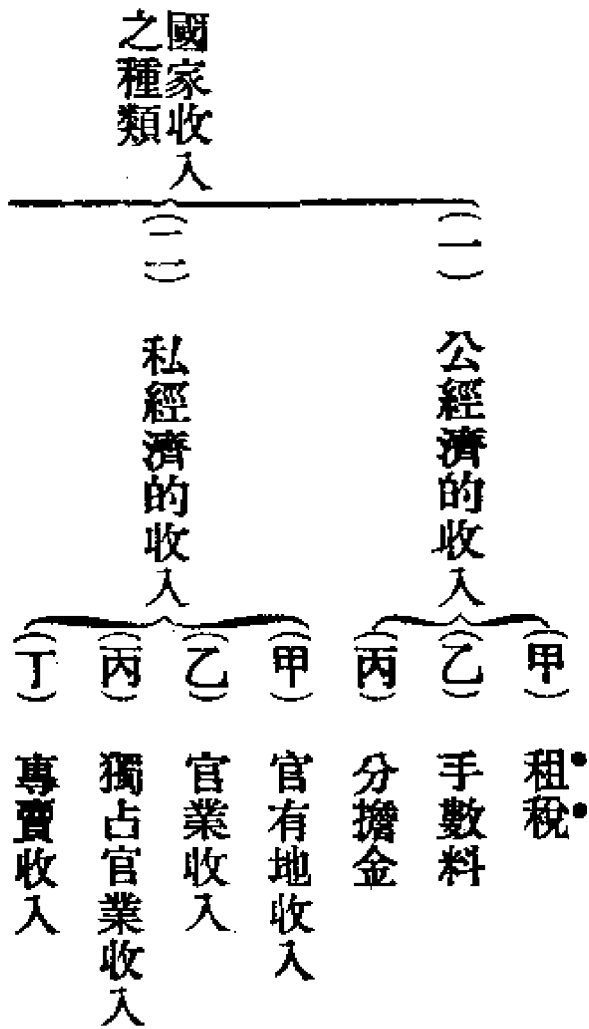
彼報所持主義不能成立者十二也

此段前提已誤。結論亦誤。推其結論必將曰：租稅即爲亡國之媒。則梁氏亦何必嘵嘵言租稅耶。論其遠者，梁氏或不解。今試就梁氏一身以喻之。譬如梁氏設一新民叢報支店於上海。復置腴田於新會。假定其歲入各五千。適是時政府行複稅制。於是以營業稅之名目，課其支店歲入十分之一。又以地租之名目，課其田歲入十分之一。梁氏乃竊然喜曰：此複稅制之利也。而梁氏之歲入，除納稅外，名得九千。又以其營業稅之半，轉嫁于閱報者，實得九千二百五十。寔假政府改革稅法，行土地單稅制，免其營業稅歲五百。而以此項稅額，抵諸地租。於是課梁氏之田稅一千。梁氏乃竊然怒，問其何以怒。則曰：前課吾以營業稅，吾得以轉嫁於閱報者。今課吾田租，吾不能轉嫁于他人。是吾歲損二百五十也。問其何以不能轉嫁。則以外國農產物稅輕，不能與之競爭，使我貶價。是無異自殺也。使我不貶價，則在市場上無復過問。亦無異自殺也。政府固樂於爲狙公者。爰徇其請，乃廢土地單稅制，復行複稅制。仍課其田稅五百。課其支店稅五百。梁氏不期而喜曰：吾今而後，歲入殆與前相埒耶。

當是時。政府以保護內國紙業故。勵行保護政策。課稅于外國輸入之紙類。其稅率與內國之紙類同等。假定其支店前以用外國紙。故較之用內國紙。歲可省費一千。今以行保護稅故。外國紙之價騰。至與內國紙之價齊等。其支店乃舍外國紙而用內國紙。然歲實增費一千。於是梁氏之歲入。實得八千二百五十。寢假外國紙以需。要減少故。遂貶其價十分之二以求售。其支店以外國紙價較廉。復舍內國紙而用外國紙。歲可省費二百。於是梁氏之歲入。實得八千四百五十。然亦不能與前歲入九千二百五十之額相埒。梁氏以其利微。遂決意解散上海支店。移其資本以增置腴田於新會。增置之田。假定其歲入與前田等。於是梁氏之歲入。除納稅外。實得九千。其歲入與行土地單稅制時相等。較之行複稅制不行保護稅時。逾五百五十。較之行複稅制又行保護稅時。短二百五十。梁氏乃反覆尋思。大惑不解。曰。是豈保護貿易之不利耶。繼乃憬然悟曰。否。行保護稅。於吾固無利。然內國紙業。日有起色。所獲當不貲也。心竊自慰。久亦置之。未幾。政府以相當之價。買收梁氏之田。梁氏以其半貯之銀行。歲收五千利子。以其半復營上海支店。當是時國中悉免諸般租稅。

其支店既免營業稅歲五百。內國紙價。以免稅。故不特與未課稅之外國紙等。且運輸之費。較之外國紙價廉十分之二。其支店以用內國故。較之用外國紙。歲可省費二百。於是梁氏之歲入。實得一萬二百以外。梁氏乃爽然自失曰。此真保護貿易之不利於我也。由此例以觀之。行複稅制。又行保護稅時。梁氏之歲入。較之行土地單稅制時。且短五百五十。及其解散上海支店後。純爲地主。其歲入始與行土地單稅時相等。於彼時也。政府復廢前之保護稅。而行土地單稅制。倍徵梁氏以地租。使梁氏夙負此龐然莫大之國費於其肩背。是誠無辜。吾亦謂不公平。而梁氏乃號於衆曰。果如是。是財政上將生大擾亂。經濟界將起大恐慌。而不知斯時。梁氏負擔較重耳。於財政上。毫無所損也。且因外國品滔滔注入。人民得以廉價購物。大減省其消費力。於一國經濟。大有裨益。吾不知梁氏所謂財政上擾亂。經濟界恐慌。果從何演繹法。以得此結論耶。則吾且正告之曰。單稅制與複稅制之問題。租稅負擔公平。不公平之問題也。非國家破產。不破產之問題。(則財政上擾亂不擾亂之問題)更非亡國。不亡國之問題。(即經濟界混亂不混亂之問題)也。若使租稅果爲亡國之媒。則行復稅制與行單稅制。一也。吾重

按其語。而有以知梁氏之蔽。蓋梁氏未嘗知財政學。見其有一二端足助亡之論錄者。則竊取之。及其爲論。又好爲推類至盡之言。其常陷於重紕馳謬而不自知者以此。此段之蔽。則以爲國家之收入。惟有租稅一項。不然。莫能爲斯結論也。今且示以國家收入之種類。并租稅對於總收入之比例。然後徐以祛其惑。則舉梁氏所知者。日本小林丑三郎氏著比較財政學。分國家收入之種類爲四。一公經濟的收入。二私經濟的收入。三偶爾收入。四公債。圖示之如左。



- (三) 偶爾收入
  - (甲) 行政上之收入(罰金沒收金)
  - (乙) 政治上之收入(賠款)
- (四) 公債

據此以觀。則租稅爲國家收入之一端。而非可概國家收入之全體。明矣。租稅亦有種種。地租即租稅之端也。綜合諸般之租稅。是名租稅全額。綜合諸般之收入。是名總收入。而租稅全額對於總收入之比例如何。此視其國而定。更端言之。即租稅果占收入之重要部分與否。視其國而定也。普通諸國。租稅誠占收入之重要部分。若普魯士。則與諸國絕道而馳。今示普國之租稅全額。與其收入總額。及其租稅全額對於總收入之比例。如左。

普	魯	士
總收入 二十一萬七千八百五十二萬馬克	租稅全額 二萬六千二百二十九萬馬克	租稅全額對於總收入之比例 十分之一弱
千十	八八	百年九度

據此以觀。則普國租稅全額僅占總收入十分之一。其特租稅以外之收入且九倍于租稅。假令普魯士悉廢全國之租稅而別求他之收入以彌其缺。吾未見普國宗社爲墟。遂至爲牛馬以終古也。此租稅非占國家收入全部之例也。至於地租對於租稅全額之比例如何。更端言之。即地租占租稅全額重要之部分與否。亦視其國而定。若德意志。若普魯士。若美利堅。皆不徵地租。而日本則地租頗占重要部分。今示日本地租總額。與其租稅全額。及其地租總額對於租稅全額之比例。如左。

日	地租總額	三千八百六十六萬圓	明治一
	租稅全額	九千一百四十二萬圓	三年
本	地租總額對於租稅全額之比例	三分之一強	十度

據此以觀。日本地租總額占租稅全額三分之一。假令日本行土地單稅制。結局地主昔日負擔一圓租稅者。今日負擔三圓。惟不公平耳。而外此得免稅者五千八百九十七萬。以免稅故。物價趨廉。縱令內國農產物價騰。然以外國品滔滔注入。人民

得以廉價購物。大減省其消費力。於一國經濟。大有裨益。則梁氏所謂經濟界恐慌者。果何謂耶。語至此。而又知梁氏之所蔽。彼蓋以爲行單稅制於從來租稅全額外。別有所增加。不然。莫能爲斯結論也。則吾又正告之曰。縱行單稅制。亦非於從來租稅全額外。別有所增加。不過以從來之租稅全額。昔令諸階級之人分擔者。今獨責諸一階級人負擔之耳。自一方面觀之。誠有增加。自他方面觀之。則皆豁免負擔之人。雖異而於國家之收入。則均也。又何來財政上之擾亂耶。若使於從來租稅全額外。別有所增加。甚至其賦病。民民不堪。其苦則行單稅制。足以召亂者。行複稅制。庸詎不可以召亂乎。吾故謂梁氏好爲推類。至盡之言。以此。吾復有一言忠告梁氏曰。大凡言學。有須分析言者。有須綜合言者。有互相關聯者。有不容牽涉者。非若文辭。故爲抑揚頓挫。推波助瀾。以聳人觀聽爲能事也。以如是方法而言學。失之遠矣。梁氏識之。

以上就重農學派單稅論而言耳。若吾人。之土地國有政策。不特與之。逕庭。且適得其反。今舉其差異之點。則有三。(一)彼以租稅全額。取盈於地租。此則以租稅全額。



相抵於地代。二彼行土地單稅以抵諸般租稅是爲無償。此行土地國有以定價買收是爲有償。三彼行土地單稅獨責地主以負擔。此行土地國有不特可免地主以外之人之負擔。并免地主之負擔。夫國家既以定價買收其土地。是所有者并其權義移轉于國家。國家既爲地主其益也。國家受之其損也。亦國家受之是國中悉無納稅之人矣。既無納稅之人。則普及不普及之問題無自而生。國家取其地代以抵諸般租稅。是國中悉無賦稅之事矣。既無賦稅之事。則負擔公平不公平之問題亦無自而生。此與重農學派絕異之點也。匪特無其弊。而且有其利。何則。昔以課稅而沮其生產力者。今以免稅故。交易悉通。民無所沮。生產漸繁。物價趨賤。又可計日而待也。

假自租稅以言公平。不公平。則亦無有是處。即如梁氏謂「所得稅最爲公平」。此言似也。然一進而叩其課稅之標準。不平特甚。而其課稅之標準。不外出于二途。一曰比例稅主義。一曰昇進稅主義。比例稅者。如甲所得百。課其十。乙所得千。課其百。此以十分之一爲標準者也。自表面觀之。似極公平。然自裏面觀之。假定甲乙仰事俯

畜之資歲需八十是甲除生活所必須者外純收入爲二十乙除生活所必須者外  
 純收入爲九百二十是取甲純收入十分之五而取乙祇九分之一耳甲也何辜而  
 奪其純收入之半耶等是而進之勢必至富者之負擔愈輕貧者之負擔愈重耳天  
 下之不平甯有過是吾不知梁氏而司度支果採比例稅主義耶抑採累進稅主義  
 耶假曰採累進稅主義則其結果又與掠奪無也累異進稅者如所得千則課其十  
 分之一所得萬則百課十分之二等是而進之所得愈多則其賦稅也亦愈重此似  
 足矯前之不平也則有甲業農者所得千徵其十分之一是歲徵甲之稅百乙業工  
 者所得萬徵其十分之二是歲徵乙之稅二千丙業商者所得十萬徵其十分之三  
 是歲徵丙之稅三萬由是而丁所得百萬徵其十分之四是歲徵丁之稅四十萬戊  
 所得千萬徵其十分之五是歲徵戊之稅五百萬由戊而已而庚而辛而壬而癸及  
 至於癸勢必盡奪其所得而後已癸也何辜而罹此苛政耶假曰定其累進之最高  
 額至戊而止矣則乙丙丁戊等爲負擔租稅之人何獨不得比擬於甲十取其一又  
 何獨不得比擬於己庚諸人得免層累之剝削也天下之不平又甯有過是假曰量

力。以。爲。賦。則。已。庚。諸。人。之。負。擔。力。寧。非。什。佰。倍。於。乙。丙。諸。人。耶。吾。不。知。梁。氏。而。司。度。支。果。持。何。語。以。謝。之。也。夫。自。租。稅。以。言。平。不。平。真。無。有。是。處。也。必。能。無。而。後。平。若。云。無。稅。則。吾。人。所。持。之。土。地。國。有。政。策。庶。幾。能。臻。此。域。歟。梁。氏。果。無。策。以。弭。其。不。平。則。相。與。以。研。究。土。地。國。有。斯。得。耳。梁。氏。苟。欲。吾。國。長。此。終。古。則。亦。已。耳。藉。曰。不。然。則。此。後。貧。富。趨。勢。之。問。題。真。非。補。苴。罅。漏。所。能。爲。功。吾。人。所。主。張。之。土。地。國。有。非。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鶡。炙。云。爾。也。苟。梁。氏。而。亦。欲。矯。正。社。會。之。不。平。也。又。何。必。嘵。嘵。置。辨。日。憂。破。產。爲。 (未完)



斥新民主報駁土地國有之謬



# 政府說

鐵 錚

凡事自然有終也。曷爲使之終。可以使之終。即可以使之始。使之終。而是使之始。即非知使之始而非而終不能使之不始。則知使之終。而是而終不能使之竟。終始也。者始於是非之外。即終也。者不能終於是非之中。吾挾一是非而終之。而其事即超於是非而始之。非我不能使之終也。我欲使彼之我先爲此之始。非欲始此始然後終。彼終是因終。彼終必先始。此始夫我既欲終。彼終而我先始。此始是彼之始。出乎是非而我之始。乃入於是非。匪惟我不能挾是非以終。彼終而人且挾是非以終。我始我毋乃罹乎大惑。惡乎惑。曷觀政府之始。其始也者。始於未始。於未始。有始而始。必於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之中。而使之始。使之始者。何非僕蟲心。耶。眼耳口鼻不能自主。其視聽言嗅手足不能自主。其行動一聽命於心。心居中樞。而命令全體。心即僕蟲之政府也。夫以一區而執全體之命令。無以名之名。其命令之動作曰政。名其出命令之區曰府。無大小一也。則以心政府爲界。而上下以觀心與衆心謀。則衆人

合而爲社會以命令一方即爲社會政府心與萬萬心謀則萬萬人合而爲國家以命令一國即爲國家政府一世界中國家政府星羅碁布孰命令之是地球區分形勢使之各分國家耶是可曰地球政府孰使地球借八星以共繞太陽軌道是太陽命令之耶是可曰太陽政府太陽一恆星也孰使太空之中有無量恆星各帶行星以布於渺冥之境是太空命令之耶是可曰太空政府嘻政府至此亦煌矣偉矣蔑以加矣而更從心政府以下言之則禽獸以心命令官骸亦同於人類則可曰禽政府獸政府下至魚蟲之微亦靡有或異又可曰魚政府蟲政府且蠻觸戰於蝸角蟻能結陣蜂且爲王其有蠻政府觸政府蟻政府蜂政府者甚明夫政府道之用也莊子曰道在螻蟻是可以言政府矣然非獨跂行喙息蠃飛蠕動者有政府屈軼曷以指佞老楓何以轉羽人棄髮曷以變鱣一草一木髮之微亦有知覺運動即有心以總攬命令之區亦可曰草政府木政府髮政府又極而言之地球浮於太空以太空視太陽太陽一塵埃耳以太空視地球地球一塵埃之塵埃耳然則以人視塵埃安知塵埃不爲地球不有世界不有國家是又可曰塵埃政府以彼塵埃地球之中而推及其塵埃之塵埃是又可曰

塵埃之塵埃政府推及無窮小不可狀而終不能謂其無嗜好政府至此微矣渺矣亦  
 蔑以加矣然則由心政府而上推大政府無量由心政府而下推小政府無極而乃  
 惟知國家政府其知毋乃隘非也大而無量小而無極之政府無人心所創其所創  
 者惟由箇人而社會政府由社會政府而國家政府而爲民賊者又以政府之名專  
 屬於國家於是而政府乃獨一無二然其名雖去而其實則無限之大小政府無一  
 息不共存誠以其始也非可以使之始非可以使之不始雖盜其名以屬於國家而  
 其實終不能使之終也今欲去之去其名耶抑去其實耶夫惡而去之惡其實非惡  
 其名然而人心所創者乃在是非之中故可惡而去之不去人心則心復能創即  
 使去盡人心矣而心以上有大者心以下有小者均非人心所創而超乎是非之外  
 無從而惡之烏從而去之即曰吾第去其是非之中而不去乎是非之外烏知乎創  
 有是非之政府者人心而創人心者非無是非之政府耶試思非有太空政府惡乎  
 生太陽政府非有太陽政府惡乎生地球政府非有地球政府惡乎生人心政府非  
 有人心政府惡乎生社會政府吾并國家社會人心而去之而太空政府遞生無窮

則又有生人心社會國家者矣。故如太炎所論遞次去而至於無世界而尤有創世界者在。則五無亦未能到圓滿之地位而去之術乃大窮。又以塵埃之塵埃政府言之。彼欲去政府必欲去塵埃矣。然亦知有創塵埃者乎。即以吾人一身化爲異物。即成無量之塵埃。則去一塵埃而生無量塵埃。即生無量塵埃之政府。更生無量之塵埃。之塵埃政府。以塵埃之塵埃政府視吾人。吾人一太空政府也。以太空政府視吾人。吾人一塵埃之塵埃政府也。塵埃之塵埃。奈吾人政府之創造何。吾人奈太空政府之創造何。且非特我去之而彼生之也。我欲去之。我即自生之。蓋欲去政府必有撲政府之能力。而欲組織此能力。非合衆力不爲功。夫既已合衆力。則**我之名**。雖以撲彼政府。我之實轉自建一政府。去之而轉建之。非欲終之而適始之乎。去之者以其非也。不知其非而建之。其非者不非也。知其非而自罹於非。其非乃大非。我既自處於大非。而欲去彼之非。又別有非我而去我者矣。以是言之。欲去其一。必先生其一。與之相抗。則遞次去以至於去世界。



執操遞次去以至於去世界之權而使之去按如是以言則所謂五無必先生五有否則無操五無之權而使之無者矣余與太炎本同主義而  
持論至此非有此言不能滿吾之說然亦不過就太炎所言而引伸之耳若以爲駁太炎之說則誤矣幸閱者察之夫萬有本於太空非去太空固不能滿  
 無之義又孰操太空之權而使之去太空者查冥之虛境也何者爲太空之境何者  
 非太空之境惟其無境始曰太空以境求之非太空矣又安得於太空境外別尋一  
 太空然而欲去太空必別有一太空無之相抗生政府者太空生太空者何物冥吾  
 心凝吾神以馳想乎太空之外愴恍焉徬徨焉自覺吾說之窮而不勝其苦焉吾其  
 魔耶夢耶顛耶謔耶無已則且虛構一太空以撲此太空然去太空惡其生也我欲  
 去太空而即先生一太空彼太空將執此以責吾而吾窮而我所生之太空又將疊  
 生萬有而吾愈窮又轉而比例以觀彼塵埃之塵埃欲去政府必去吾人以便不生  
 塵埃然非別生一人惡能撲去吾人彼欲去吾人而先生人而況去吾人之人又生  
 塵埃之人乎合大而無量小而無極以窮推之皆有不能去之真理使之去孰  
 使使之者去又孰使使之者去之去輾轉去其使終  
 有一使者居於最後而不能去而使之術又大窮然則卒不可使乎

曰然。蓋太空自然。生恒星。恒星自然。生行星。行星自然。生世界。世界自然。生人類。與  
 動植諸物。人類自然。生社會。社會自然。生國家。國家自然。生政府。其生者雖遞相使  
 以遞相生。而不能禁已之不生。故雖使之生。實自然而生。自然而生。即自然而去。惡  
 能使之去。自然而去者。何太空之生諸境也。以次諸境之進化也。亦以次遠者遠矣。  
 近觀吾境。始則洪濛。繼則開化。進而文明。循茲以逝。人類將絕滅。地球將消融。而今  
 何時耶。其文明耶。未也。是以野蠻手段。緣飾文明之時代。非真文明也。必至競爭。胥  
 混。渾然大同。斯文明矣。時既躋於大同。何有政府。然盛則衰。盈則虧。無政府者。世界  
 文明之極。亦即消滅諸物之漸。是進化盈虛自然之序也。本無而自然。有本有而自  
 然。無有而使有。固不可無。無而使無。亦不可太。空瀆洞。萬象包涵。耶元氣。渾敦耶  
 如斯而已矣。然且將侗乎儻乎。萃乎芒乎。尸居而淵默乎。是又非也。運會至斯。不宜  
 強而躡。不宜瞠乎後。弗循弗赴。非罹顛踣。即歸淘汰。曷言乎顛踣。蓋今之時代。既以  
 野蠻手段。緣飾文明。而羣雄跳踉。互相爲虐者。率以政府策。屬於後處。羣虎競爭。中  
 而欲鼎峙。圖存非勢。均力敵。惡乎與之。頡頏是故。彼建一政府。我即建一政府。彼

以政府策厲全國來我即以政府策厲全國抗儻我無政府則內治外交均無提綱絜領者以渙散之人民當萃聚之政府安往而不供彼之蹂躪安往而不滅己之種族則有解者曰吾去政府仍設機關以執行命令人民何至渙散如所云云夫機關何名乎蓋國與國接交際往來終必有執行命令之所即曰無政府而執行命令之機關即政府極而言之結一團體聚一部落以執行國際交涉而此一團體一部落即一政府是知其名可去其實萬不能去世之君子提倡此主義去名乎去實乎苟去名則何爲多此一舉若云實則必推至去太空而終不能去是亦不可以已乎蓋運會不至於無政府強而躡之是不循運會也不循運會運會即使之滅絕有疑吾言者乎吾既言今之世界政府林立一國無政府必將被滅矣夫被滅於政府即被滅於運會也運

會。在。有。政。府。即。不。容。無。政。府。者。存。也。然。吾。所。謂。以。政。府。抗。政。府。非。滿。政。府。而。漢。政。府。也。非。專。制。政。府。而。共。和。政。府。也。專。制。政。府。野。蠻。之。運。會。也。文。明。之。運。會。不。容。專。制。政。府。更。不。容。偏。立。憲。而。行。真。專。制。之。滿。政。府。故。彼。偽。政。府。得。不。藉。吾。主。張。有。政。府。爲。護。符。也。而。所。謂。淘。汰。者。何。夫。運。會。既。將。赴。於。文。明。即。不。容。一。國。獨。居。於。後。不。勉。而。至。焉。必。有。不。能。存。立。者。然。各。國。雖。曰。緣。飾。文。明。終。有。可。以。緣。飾。者。在。求。其。所。以。致。此。者。則。各。因。國。勢。或。經。革。命。或。受。風。潮。相。索。而。去。其。專。制。政。所以。赴。於。世。界。之。運。會。吾。國。欲。赴。運。會。則。亦。當。求。可。以。緣。飾。文。明。者。而。審。吾。之。國。勢。將。如。何。而。後。足。以。赴。之。蓋。吾。國。既。亡。於。逆。胡。以。逆。胡。僞。立。憲。而。真。專。制。之。政。府。必。不。能。抗。各。國。政。府。則。非。除。去。逆。胡。光。復。漢。業。建。立。共。和。政。府。必。不。足。以。赴。運。會。故。吾。黨。之。排。滿。革。命。以。建。共。和。政。府。者。將。以。赴。運。會。而。免。淘。汰。也。儻。反。是。而。瞠。乎。後。焉。是。不。赴。運。會。也。不。赴。運。會。則。

將爲運會所淘汰而歸於滅絕矣。由是言之。無政府者藐運會而先之也不排滿革命以建共和政府者玩運會而後之也藐運會者弗循運會玩運會者弗赴運會過猶不及厥咎惟均。勿謂吾言刻也推無政府者之心將以大同爲圓滿而又無能力去各國政府以使世界大同則惟有於中國求大同既曰大同則無分夷夏雖以逆胡之罪亦將容之不然則有悖大同之義夫不去逆胡能去滿政府乎不能去滿政府則無政府主義適以鞏固滿政府非與漢奸同處乎本以去政府而適以保護滿政府主義不相容而事實轉相合夫非運會未至而提倡過早之故歟夫議論者實行之母議論紛歧將有率埴摘塗之弊今之民族主義既爲國民正鵠驅除醜虜宏我漢京亦已匪遙迺慕高尚趨於極端詎知在周爲玉璞在鄭爲死鼠乎夏禹入裸園忻然而解裳墨子適荆吹笙衣錦時俗之所宜即運會之所在雖有至人弗能違也魯君以明堂鐘鼓養鳥而鳥愀然不樂令以無政府

處中國中國亦愁然不樂蓋美則美矣其如不適何今之君子能返於上告老死不相往來抑或遁於無何有之鄉離此世界而獨立庶幾可矣不然則恐此主義之終不成立徒存此理論於天壤以待運會而已矣雖然吾聞提倡此說者不乏高材碩學之士豈於不適之處有不深知吾察其原因殆恐光復軍之不易起而藉此學說以爲推倒滿政府之手段乎若然則將以助光復軍而非欲實行也是在鼓吹之時無政府主義與民族主義可相輔而行但求可以撲去滿政府固不問其手段之如何其用心乃深遠矣果爾則吾將捫吾舌而目名其拉雜之說曰狂吠

莊子曰使同乎若者正之

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

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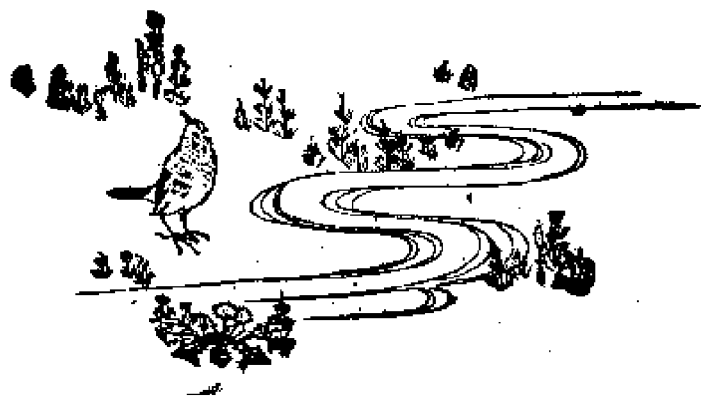
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

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

矣。惡能正之。使問乎我與  
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  
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  
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  
彼也耶。

記者按集合者皆非真有。有原子而後有恆星太陽諸系統。非先有恆星太陽諸系統而後有原子。凡集合者使之分散。乃是返本。非損壞破碎之也。論者主張太過。然亦適合今之事勢。故錄之。







# 時評

太炎

## 印度中興之望

印度人留學日本者。以其國畫示予。寫五印度作五區。地布金錢。英人旁睨而攫奪之。且告予曰。印度五年以來。士人發憤。期自立。與向日沈默守雌者大異。最計國人所作新聞雜誌。或用梵文。或就英語。凡五十有五種。而言光復舊物。居其半焉。初印度有志士。曰哀毗告斯。撰一新聞。名曰母國萬歲。英人忌之。今歲六月。以事下獄。有碩學。筏利門者。學法律於倫敦。後爲英國某校教師。亦嘗仕宦。家多金。凡志士期改革者。皆傾財與之。令得自遂。又自亞拉伯蒙古亂後。史籍日荒。有阿波希陀難陀者。略述印度事迹。作史名「印度人」。去今三有年頃。有鉢邏陀巴提耶和會民族。攘除蒙古。卒得獨立。而史冊無傳者。英人所設學校。爲印度人講方志。於鉢氏事多撥除之。且謂其人悖亂。無足稱道。然白人自相偶語。即盛推鉢氏爲偉人。去歲有志士邏哀。始爲作傳。讀其書。使懦夫有立志。其在宗教。則須曼迦邏興於錫蘭。弟子登摩巴

邏。建摩訶菩提會。以計佛教國民之統一。學者則有鉢邏耆氏。與哀利蓬大學以教邦人子弟。鉢邏耆善法學。爲人沈深陰重。口不言匡復事。而其濡潤至廣。國人稱之曰「無冕旅之邏閣」。邏閣者印度帝王之稱。其在平民。則有國民協會。分設五部。徧於全國。與會者四十萬人。雖以要求權利爲名。亦隱隱有獨立氣。波斯阿梨耶人。自遭亞拉伯人蠶食。遺民分散。保於梵土。有伽馬者。以女子入萬國社會黨。材氣過人。亦此方之俊也。然印度中堅之地。則在巴爾丹。巴爾丹者。印度之獨立國。其民剽悍善戰。亦好學有智慧。即西婆耆王之遺黎也。自餘若廓爾喀及北方息克什人。雖勇敢而心嗜利。亦鮮求學。故息克什人爲英所用。廓爾喀雖獨立。高材志士。不出其間。然施以教育。皆剛毅有爲之器已。余視印度人。在日本者。明允確堅嗜學不怠。未有如漢人之惰弛者。所學皆高等以理。化工藝爲多。非若漢人之求速成。及苟偷法律以謀食也。視此數子。亦可以占察其邦人矣。余因問印度往事。答曰。吾國所素短者。蓋法律耳。哲學固精。善算術亦故。有其傳授。至今弗替。然自英人領印度。知法律者。稍衆。獨苦歷史殘闕。無以作人感慕前民之念。日本所述印度史事。大抵取材西人。以西人述印

度事。宜其混殺黑白。所謂穢史者也。故自頃歲以來。大學諸生。編輯往事。分役纂修。期十五年。而成印度通史。上考釋迦牟尼以前。舊多神話。率浩眇不可知。佛陀生其時事。始可考。阿輸迦王繼孔雀王而帝印度。成功盛德。莫與二焉。距今年歷亦多異文。玄奘所謂戒日王者。唐書稱尸羅逸多。其音小別。正云西羅迭多也。當是時。印度猶盛強。其後展轉淪於亞拉伯人。西人述前世事。猶有直道。至亞拉伯侵入以後。始多深文醜詆。若云印度宜爲外人所有。期獨立者。皆暗於時勢耳。故今所甄明者。亦惟叔季之世爲多。余因念中國無孔子左邱明太史公輩。則自共和以訖二世。其年歷亦且暗昧不可究。觀今者。學術多廢墜。獨歷史尙稍完具。令士民不騫太古以期獨立。印度闕是故。國民自覺稍晚。今果有自編通史者。嗚呼。觀其志行。忼慨卓厲。如此而成就學術。又遠在震旦人上。自茲以往。則印度之獨立可期。而吾國殆絕望矣。嘗憶六年前在日本。有印度人告余曰。『諸君來此。勉自修學。吾國長已矣。貴國則尙可圖也。』由令觀之。震旦之異於印度者。惟郭郭尙在未爲白人所掩耳。又其起居服食。凡諸所謂表面文明者。大較優於印度。故雖外人之覘國者。亦謂震旦在印

度。上。試。一。核。實。則。不。逮。印。度。遠。甚。詐。僞。無。恥。一。也。縮。朒。畏。死。二。也。貪。叨。罔。利。三。也。儉。惰。廢。學。四。也。浮。華。相。競。五。也。猜。疑。相。賊。六。也。是。六。者。皆。印。度。所。無。而。吾。國。之。所。獨。有。自。非。甄。雕。爲。樸。代。文。以。忠。其。曷。能。取。濟。哉。嗚。呼。東。方。文。明。之。國。犖。犖。大。者。獨。吾。與。印。度。耳。言。其。親。也。則。如。肺。腑。察。其。勢。也。則。若。輔。車。不。相。互。抱。持。而。起。終。無。以。屏。蔽。亞。洲。印。度。志。士。望。震。且。獨。立。者。多。矣。而。漢。人。曾。莫。念。彼。豈。獨。不。念。又。鄙。夷。之。蓋。自。明。室。不。競。漢。梵。相。隔。幾。若。地。球。與。海。王。星。清。世。雖。勤。遠。畧。其。始。皆。私。擬。西。藏。爲。佛。國。摩。揭。陀。劫。比。羅。等。地。名。猶。在。而。視。之。若。無。覩。至。今。始。通。猶。不。諦。曉。聞。喜。馬。拉。耶。之。名。則。信。爲。有。舉。須。彌。盧。山。之。號。則。疑。爲。無。不。悟。其。實。是。一。特。譯。音。小。別。耳。迷。而。不。返。視。比。鄰。如。草。昧。窮。荒。又。震。於。西。人。之。言。矜。華。靡。而。羞。質。野。其。視。印。度。蓋。與。西。羌。馬。來。相。等。由。是。言。之。漢。土。弟。昆。皆。賈。豎。之。見。耳。今。歲。脫。蘭。斯。伐。爾。僑。人。有。記。近。事。以。諭。予。者。云。英。人。將。令。華。工。注。冊。印。度。律。師。某。君。發。憤。告。華。人。曰。若。爾。是。視。華。人。如。囚。虜。也。君。輩。宜。引。爲。大。恥。若。有。要。求。吾。當。以。法。律。爲。諸。君。辯。護。必。能。取。勝。盡。吾。智。力。不。取。一。錢。也。夫。其。任。俠。愛。人。之。念。可。謂。至。哉。震。且。人。於。印。度。人。有。如。是。勤。懇。者。乎。予。雖。非。神。明。如。著。蔡。

固知精勤任卹者必興而惰廢涼薄者必敗書此以祝印度之興亦以爲吾民勸也抑予聞之廓爾喀人最重金錢然至今猶親附震且豈震於滿洲將帥冒功誣捷之虛名而吾之以金石璧帛釣人者有過於英人哉正以唇齒相依宗教相類率其舊貫則懷此而憎彼耳是則廓爾喀人雖嗜利猶未若震且人之甚也是亦可爲悲憤者也

### 漢字統一會之荒陋

太炎

漢字統一會者。規設於日本人。以反對羅甸字母。且欲聯合亞東三國。遵循舊文。勿令墜地。亦微顯闡幽之義也。然選擇常用之字。以爲程限。欲效秦皇同一文字事。斯在日本則因陋就簡可也。顧中國人亦爭附之。張之洞端方輩。且代表國人爲會長矣。端方胡產素未習中土學術。特佻巧效名士。以自豪。固無足論。張之洞蓋略知小學者也。亦含胡與其會。何哉。日本與中國名爲同文。其源流固絕異。中國文字自古文小篆。以至今隸。形體稍減省。而聲音訓詁古今相禪。不知雙聲疊韻者。不可以識音變之條。不知轉注假借者。不可與論義變之例。故雖習用今隸。而不得無溯其源。

於古文小篆日本則不然強用漢字以爲符號漢字以外自有假名今隸不備則切假名以足之是故所用漢文雖不越二千餘字綽然無匱乏憂以自有補闕之具也然則日本雖用漢文猶清書之取於唐古特字而已皮傳則相似指實則相違也原中國所以便俗致用者其字雖稀然方言處處不同俗儒鄙夫不知小學咸謂方言有音而無正字乃取同音之字用相攝代亦有聲均小變猝然莫知其何字者如耳耿之作耳光尻子之作鈎子下輔之作下爬亞腰之作呼腰是也既非本義本形惟強借常文以著紙帛終莫曉其語根云何故用字差少耳若綜其實則今之里語合於說文三倉爾雅方言者正多雙聲相轉而字異共音鄰部相移而字異其韻審知條貫則根柢豁然可求余是以有新方言之作雖甚簡略得三百七十事然字爲說文正體而不習見者多矣推此則余所未知者或當倍蓰適閱焦里堂易餘籀錄有「跳駝子」一條揚越之間凡欺詐乾沒人錢者謂之跳駝子里堂以爲駝即說文駝字其訓爲欺斬黃間有君子告予曰「詩言不吳不敖說文云吳大言也何承天音胡化反今吾土謂大言曰吳言正作胡化反特未俗不能舉其字耳」於是知余所

集者猶未周備。雖然是三百七十事者。文理密察。知言之選。自謂懸諸日月。不刊之書矣。自子雲以後。未有如余者也。若徧討九州異語。以稽周秦漢魏間小學家書其文字。往往而在。視今所習用者。或增千許。此固非日本人所能知。雖中國儒流樂文采者。亦莫知也。俗士有恆言以「言文一致」爲準。所定文法。率近小說演義之流。其或純爲白話。而以蘊藉溫厚之詞。閒之所用。成語徒唐宋文人所造。何若一返方言。本無言文歧異之徵。而又深契古義。視唐宋儒言爲典則。耶。昔陸法言作切韻。蓋集合州郡異音。不悉以隋京爲準。今者音韻雖宜一致。如所謂官音者。然順天音過促。急平入不分。難爲準則。而殊言別語。終合葆存。但令士大夫略通小學。則知今世方言。上合周漢者衆。其實貴過於天球九鼎。皇忍撥棄之。爲彼以今語爲非文。言者豈方言之不合於文。顧士大夫自不識字耳。若強立程限。非直古書將不可讀。雖今語亦有窒礙不周者。代以同音之字。則異地者勿能通曉。夫正名百物。所以明民共財。汗漫書之。甚無謂也。余每怪新學小生。事事崇信日本。專舉政事。或差可耳。一言學術。則日本所採摭者。皆自西方而中國。猶有所自得者。莊朱陸日本固不可得。斯人黜我崇彼。所謂輕其家邱者矣。

若乃文字一塗本自漢人創造日本特則也效焉末流之不如本源斷可識也日本  
 人用漢字惟知今隸不明於篆文部首夫知今隸而不知秦篆蒙於六書之法則一  
 點一畫所取何義下筆作書不異於畫蚓矣彼欲用羅甸字母以切音者辨聲有法  
 猶有規則可求不至散無友紀此之細而彼之優則宜其弗能相勝余觀日本圖書  
 目錄說文列金石類財比印譜不知其爲文字本根而編輯漢文字典者部類舛譌  
 肢體橫決百家一概逐末之道固然夫學歐洲文字者無不知其切音之法於漢字  
 則絕不曉六書此可謂識漢字乎本形本義之不知而欲窺求義訓雖持之也有故  
 其言之必不能成理自德川幕府以來儒者著書多有說六藝諸子者物茂鄉太宰  
 純安井衡輩訓詁考證時有善言然其學位特旁皇閭百詩陳長發閒於臧玉林惠  
 定宇諸公猶不能涉其庭廡又况戴錢王段之學乎豈日本諸通儒其材力必不漢  
 人若正由素未識字故槩埴冥行如此也復討其原終以聲音不同爲礙士風異操  
 唇舌相戾雖強用其文字所謂削趾適履者嘗觀日本發音重濁簡少計紐則穿徹  
 不殊於心審言韻則東鍾無異於文魂今韻未分况能遠識周秦部類夫字其音則



焚魂喪而精氣萎形體雖存徒糟魄也義訓雖在猶盲動也是故楊許故書非又入  
 目而一切經音義且視漢土藏本爲完周然皆紛如散錢勿能施以條貫也漢土自  
 中唐以降小學自微其芒昧亦幾與日本等二徐邢叔明賈昌朝之流不絕如線而  
 皆執守單文勿能左右采獲王介甫新學起小學遂大破壞碩果不食則王聖美始  
 發右文之緒鄭庠吳棫潛伏孳芽稍益旁求古韻數遭繩削以有寧人慎修之書由  
 音索義廓爾洞通休寧有大儒出九變復貫傳之其人百餘年中形音義三皆得俞  
 脈非特超軼唐宋其神解聰察雖漢儒猶媿之矣方宜簡稽古語以審今言如執左  
 券以合右方之契雖更千載而豪忽未嘗相左乃以限制文字爲漢字統一之塗不  
 亦遠乎夫日本之規設此會者皆素不識字者也彼以己國爲主而震旦朝鮮皆其  
 賓從斯則無責爾矣若欲旁達中區從其節度譬之以賣餅家而制太官之羹劑亦  
 不自量度哉中國人雖自枉屈於者固自知其勝於日本俛而殉之則何也若謂十  
 年以內士氣夸毗惟變古易常是務不如是將不足保存漢文者此則學校宜置小  
 學一科比於淺露不根之經史學其虛實相懸矣不然小學旣亡而欲高談古義何

時評

異。浮。絕。港。以。趣。溟。渤。哉。余。於。張。之。洞。戎。夏。異。塗。然。故。非。有。私。怨。小。忿。念。其。幾。知。古。學。  
 於。當。今。百。執。事。閒。亦。備。中。之。俊。也。且。國。文。之。用。不。以。朝。姓。變。易。而。殊。雖。仕。清。廷。於。此。  
 不。宜。抑。挫。故。略。疏。斯。事。是。非。以。激。其。意。鼓。鐘。在。宮。聲。聞。於。外。亦。猶。楊。子。雲。之。望。伯。松。  
 歎。

一〇



## 政聞社員大會破壞狀

太炎

陽曆十月十七日。政聞社員大會於錦輝館。謀立憲也。社以蔣智由爲魁。而擁樹梁啓超。啓超往徒黨幾二百人。他赴會者亦千餘人。又召日本名士八輩爲光寵。犬養毅者。其氣類相同者也。革命黨員張繼金剛陶成章等亦往視之。梁啓超登。力士在右。與會者以次坐。政聞社員在前。革命黨員在政聞社員後。他留學生在革命黨員後。啓超說國會議院等事。且曰。今朝廷下詔。刻期立憲。諸君子宜歡喜踊躍。語未卒。張繼以日本語厲聲叱之。曰。馬鹿。起立。又呼曰。打。四百餘人奔而前。啓超跳自樓。曲旋轉而墜。或以草履擲之。中頰。張繼馳詣壇上。政聞社員持机格之。金剛自後搯其肩。格者僵。繼得上。衆拊掌驩呼。聲殷天地。政聞社員去赤帶徽章以自明。稍稍引去。繼遂言曰。吾不應參政聞社員事。然所以不能默者。將有所詰問於犬養毅。毅前在早稻田語支那學生曰。中國當速革命。吾親聞之。今何故附會立憲。猥鄙至是。毅俯首謝。則登壇作酬應立憲語。旣卒。徐曰。支那或革命或立憲。任人爲之。在速行耳。當是時。蔣智由先知有變。不至。會亦遂散。繼本意欲痛駁立憲以塞莠言。會事急至用

武亦未竟其說也。余意梁啓超、蔣智由輩志在干祿慮非專心於立憲者。又前日所爲欺詐事狀多已發露。其黨人并自知之。犬養毅者日本進步黨之舊人。雖游說奔競不曉學術類策士之所爲。然固嘗躬豫憲政之事矣。人情葆愛其所躬行而欲施之鄰里野人。奏曝自古而有之。誠不可與梁、蔣同論。然始言革命終言立憲。浮夸轉變失其權衡。是其心固非有定見者。蓋中國事狀非外人所能知。日本雖比鄰猶無以知其成敗。中失所在。斯其議論浮游亦無怪爾。原吾輩所以遮撥立憲者。非特爲滿漢相爭不欲擁戴異族。以爲共主。縱今日御宇者猶是天水鳳陽之裔。而立憲固不適於中國矣。是何也。憲政者特封建世卿之變相耳。其用在於纖悉備知民隱。上達然非仍封建之習慣者。弗能爲。歐洲諸國之立憲也。其去封建時代率不過二三百歲。日本尤近觀其上下二院所以並設。豈故爲鈐制藩侯貴族。漸替而爲地主。握賦役之樞紐者。惟是爲重。異於中國所置名號王侯。空無憑藉。故二院不得不同時並立。其二院並立而因仍封建可知也。今中國之去封建時代則已二千餘歲矣。夫封建之猥諸侯。其地財一縣耳。百里之封而命官授吏。至數百人。且用人多不出

鄉里其知民間情僞無異簞席之間然則纖悉備知而民亦不敢自匿固其所也又其世爲邑主素分已定民視之以爲天授之尊故有順從而無違逆上亦善審民情而斟酌其賦役輕重則厚歛而民安之雲南某土司嘗語余曰余所部凡六萬戶賦有定額然有所興立量民之力而加其征征雖重民不逋賦此即封建可以厚歛之效也且夫衆建棋置之勢互相隔絕則爭戰之事常多借觀春秋魯鄭諸國當今日十數縣耳而國有三軍其兵額幾至四萬今一省之兵或不逮是矣夫外患多則不以服兵爲怨戰爭亟則常以尙武爲夙此皆封建已然之驗即觀今時緬甸已并於英而本邦土司以彈丸黑子之地猶足自保非人自爲守百足不僵之勢耶以賦稅則樂輸無隱如此以兵役則效命不違如彼習貫已成一轉移間而爲立憲則猶捨重而之輕也土田荒無所隱丁口少多無所匿賦稅厚重無所逋兵役勞苦無所避豈上之綜覈使然顧民亦率其舊貫耳還以觀之中國惟漢時去封建近故頃畝戶口之數猶能審悉而過更踐更之制民皆樂就而無規匿至於唐之府兵雖出徵調民間逃亡者已多勉而就之惟牽衣以泣耳自爾以來賦稅未爲極重然逋欠者

往。往。而。是。以。言。民。數。明。時。黃。冊。蓋。多。有。不。實。者。及。一。條。鞭。法。盛。行。而。編。審。亦。爲。文。具。觀。今。之。保。甲。冊。蓋。以。分。別。主。客。防。閑。奸。究。此。皆。有。利。於。民。非。有。所。害。於。民。也。然。其。數。猶。模。糊。不。實。況。於。計。口。徵。兵。名。一。註。冊。則。無。異。罣。於。羅。網。孰。有。自。占。得。實。者。乎。以。言。田。數。中。國。曩。時。蓋。已。明。通。算。術。矣。雖。無。代。數。而。四。元。不。可。謂。不。精。雖。無。幾。何。而。句。股。不。可。謂。不。密。以。視。日。本。其。疏。密。相。去。蓋。不。啻。天。淵。也。然。以。之。清。杖。田。畝。辜。較。粟。米。雖。有。其。術。而。不。能。行。日。本。當。封。建。時。算。術。至。疏。顧。無。隱。漏。姦。欺。之。患。夫。曩。日。雖。自。占。田。數。其。賦。固。不。甚。厚。而。猶。有。隱。度。不。實。者。况。欲。增。加。重。稅。田。一。註。冊。則。有。負。債。之。券。寧。肯。吐。實。以。自。害。耶。以。言。權。筭。中。國。鹽。政。秉。於。官。而。校。之。商。然。私。販。者。猥。衆。商。人。或。有。餘。鹽。不。讎。官。爲。檢。賣。警。家。視。警。缸。之。數。以。爲。鬻。鹽。之。數。賣。警。者。便。私。鹽。則。缸。數。皆。不。實。告。夫。警。缸。特。有。形。之。物。也。猶。不。可。審。悉。鉤。檢。况。於。貨。直。之。低。昂。奇。贏。之。厚。薄。而。可。詳。委。知。之。乎。由。是。觀。之。去。封。建。時。代。愈。久。者。其。尙。武。之。風。衰。其。輸。稅。之。情。情。縱。欲。盡。情。檢。校。然。今。之。官。吏。尙。有。受。賄。欺。隱。者。而。况。付。之。警。察。臺。隸。之。流。凡。諸。徵。稅。料。民。之。事。不。委。之。地。方。自。治。耶。則。官。吏。深。文。多。有。騷。擾。害。民。之。弊。委。之。地。方。自。治。耶。則。威。

里相護必有徇情隱匿之奸是故習慣已移而欲藉法律以逆挽之此必無濟於實事者也綜觀中外之歷史則歐洲日本去封建時代近而施行憲政爲順流中國去封建時代遠而施行憲政爲逆流中國欲立憲惟兩漢之世差可今則時已去矣誠欲求治非不在綜核名實也然觀貞觀開元之政綜核之嚴止於廉問官吏於民則不爲繁苛夫懲創貪墨糾治姦欺寧非切要可行之政哉要之民所上於有司者一絲一粟有司悉以歸之左藏而監守自盜者必誅挪移假借者必戮是在今日亦足以救弊扶衰至於民間之有容隱雖時時檢括終於無可柰何夫如是則立憲無益而盛唐專制之政非不可以致理談者不察以爲度支出入歲有報告民知賦稅之爲實用則自樂輸而無隱情以閭里賽會飲醕之事爲證不悟賽會足以飾觀飲醕在於取醉朝出資而暮得樂則爭先赴之也固宜若夫縣官經費其收效爲至迂亦有益於全國而損於個人者縱有報告民之觀望自若也即觀道路橋梁諸政近在一邑私用至可觀矣然抗不出資者尙衆況於國家行政成效未著焉得以賽會飲醕爲喻也或謂民知愛國則自以效命疆場爲美談然觀印度釐婦赴塚自焚亦在

篤於伉儷而慕節烈之名耳。若問其心樂耶否耶？今金陵所謂徵兵者，大抵出自士流樂名就募，非不訓練而惰弛如故，且逃亡者有焉。蓋自悔其鹵莽也。況於農工商販之流，百姓當家，差足自澹，亦何苦而俛首於戎旃之不然？是二者若出於初脫封建之國，則自循化順，則而爲之，惟中國則不可與彼同論。世人徒見歐洲日本皆以立憲稍致清平，以爲四海同流，中國必不能自外，是但知空間之相同而不悟時間之相異，其亦疏繆甚矣。抑又思之，歐洲諸國其憲政多不行於藩屬本部之地，視中國大可一省細者，乃數府耳。日本三島亦不當四川一省也。以中國之地大人稠而選議員五萬，而一則當得八千人。就四萬萬人計之十萬而一則當得四千人。議員猥積則亦猥雜喧囂甚矣。若以一千四百州縣各選一人，則是二十八萬五千人而得其一也。議員之數與民數相去既甚闊，疏則必不足以知民隱，且得選既少，則被選者必在顯貴仕宦之流，是無異一縣有土客二令，而以其土著之令留之，京師此庸有異於專制者哉。自前觀之，則於國之富强無益也。自後觀之，則於民之利病無與也。徒令豪民得志，苞苴橫流，朝有黨援，吏依門戶，士習囂競，民苦騷煩，是寧足以爲知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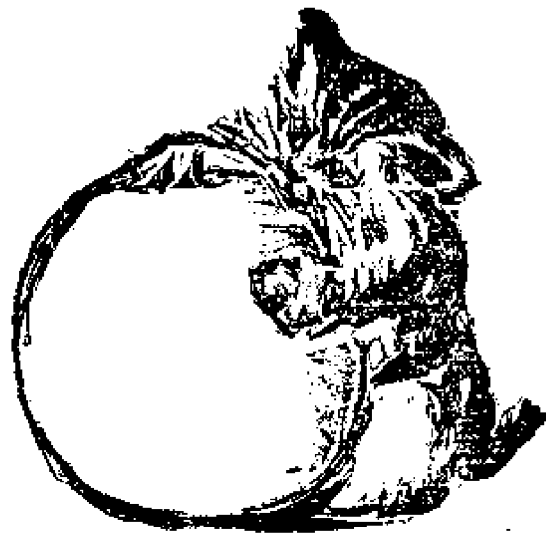


審勢者耶。若以日本立憲爲有效者。彼其施行憲政之歲。與戰勝中國之歲。相去財五稔耳。從能收效。必不迅速。至是故。知其民尙武。由封建之習慣。使然。非憲政之倡導。使然。其政有叙由。封定之習慣。使然。非憲政之裁制。使然。況自立意以來。歲財二十。而議員貧叨醜聲。外播腐敗。已萌於內。徒以文明之號。澤其皮膚。從今以去。不五十年。必與西班牙輩。同其墮落。此無待龜筮而知者。犬養毅不悟其非。又欲以是。贍禍中國。斯猶豎陽獻酒。蓋適以斃之也。余聞跛者大隈。重信將有西行。是二子者。所謂臭味相同。聲氣翕合。而中國浮競之士。依以爲命者也。觀政聞社大會破壞之狀。與余所論列者。其亦可以自愧歟。





時  
評



八

## 窳雞話刺

寄 生

## 明懷宗

歷代帝王末路之慘。未有過于明之懷宗者。煤山縊死後。僅得以柳棺殮尸。帝自書衣襟爲遺詔曰。朕涼德藐躬。上干天咎。致逆賊直逼京師。皆諸臣誤朕。朕死無面目見祖宗。自去冠冕。以髮覆面。任賊分裂無傷百姓一人。其言哀痛至此。然帝生平立意欲爲英主。而失之刻薄。寡恩。惑清間言。磔督師袁崇煥。錢士升。獻四箴。請帝御下以寬。斥爲沽名。蓋帝憂患鬱結。疾惡過甚。又懲於僖宗之失務。爲剛猛。嘗曰。審慎。即姑容也。故有時刑辟。亦及直臣。意帝容貌必嚴而有威。近見崑山徐冠卿所作明懷宗御容歌。序云。帝豐頤隆準。冠金兜鍪。衣錦袍銀鎧。天威凜然。則果不謬矣。圖藏指揮卓煥家者。并錄其詩曰。

甲申三月國大變。賊騎橫行滿京甸。百官狂走內豎降。九門洞開人不戰。烈皇平

明起太息。獨自擊鐘向前殿。左右顧視無一人。公主飲劍情割斷。身殉社稷在煤山。血詔留衣髮掩面。後來渴葬向玄宮。六十年間市朝換。寧知道像今尙存。天人眉宇臣民見。黃袍白鎧玉几陳。端然帝座赫百神。龍髯一尺怒欲拂。似憤當日無忠臣。况值萬方苦兵革。鬱陶猶疑見顏色。直是憂勤一片心。縱有丹青畫不得。史相自注可法涕泣繪此圖。軍前跪拜激頑夫。翠華金根走姑執。瑯戈鐵騎圍江都。惜哉孤城卒難守。空將報國心肝剖。勅印親交賀自注應昌。指揮卓煥捧御容。眞州欲往飛梁斷。完節自赴波濤中。指揮平生節自矢。因奉御容不敢死。至今從子藏寶函。掛出天顏眞尺咫。憶昨路經思陵東。松檜颯颯來陰風。鼎湖龍馭去不返。金盤誰薦櫻桃紅。嗚呼國家養士三百載。殺身成仁幾人在。羨君忠孝聚一門。永與此圖垂勿壞。

## 漢人

元世祖將往上都。樞密院臣俱從行。留鄭鼎子領院事。鄭以此事。漢人嚮不得與。遜謝元帝曰。汝豈漢人比。耶清帝乾隆論陳宏謀曰。彼係漢人。不必責以有勇。知方。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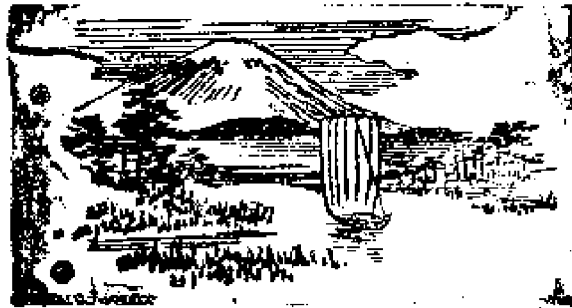
清相去數百年而其言如出一口。吾漢人之被鄙夷久矣。元制以蒙古人爲第一級。滿洲亦自尊侈其種。宜其視漢人不婢妾若也。所可恨者漢人不知奮發亦遂自加貶損。貢媚虜廷。宋人詩云。漢兒學得胡兒語。更向城頭罵漢人。何漢人自賤無餘地。若此耶。非種賤之同類。賤之今之漢人尙恬然以爲自由平等。不與他族殊科。毋亦太不知度德量力矣。

### 漢禽

瑯琊代醉編引萬花谷云。瀘南有畜秦吉了者。能人言。有夷首欲以錢五十萬貫買之。其人告以貧。將賣爾。秦吉了曰。我漢禽。不願夷中。遂不食而死。羽毛之族。每知感報恩義。豈必皆古人之厲言乎。馬亦忠其主。烏能反哺。鴛子依戀故巢。斐洲有名駝鳥者。吸水救子。雖已病莫恤。而人往往離其父子。兄弟之愛。背先人丘隴。居處異鄉。以爲樂。如李陵劉秉忠。輦對之寧不滋惡。秦吉了言曰。我漢禽。嗟夫。漢無人焉。有禽而已。

談  
叢

談  
叢



四

# 來稿

## 關非民族者

吾國四千年來攘夷之說。筆自太古。迨至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其說益昌。其事益進。漢唐以來。其說雖盛。其事漸涿於靈。今者歐化東行。舉國風靡。坐言者有之。起行者有之。影響所及。竟不惜粉身粹骨以遂其志。噫。盛矣。然而大道方昌。異端忽作。淺識之士。乃有顛倒是非。諛詆其說者。嗚呼。炎黃有靈。吾知其切齒痛恨於九泉矣。難者將曰。值今之世。黃白爭存。螞蚌相持。漁人得利。苟民族之說益倡。斯黃種之禍益烈。矧吾國強鄰瑾繞。虎視眈眈。稍失所趨。派分立致。胡喋喋於種族之域。等國命于草芥者。噫。此數年來憂國者之常說也。抑吾則謂不然。彼碧眼胡兒之所以侮我者。直以我不明種族之界。不有自主之能。故耳。隳虜入關。僭有大鼎。以五百萬之賤種。制四百兆之華胄。鞭撻殺戮。無所不施。三百年。竟無反抗之者。彼西人竊覲漢族之易於侮也。遂大展其東侵之舉。利滿洲爲塊壘。視漢如奇貨。孟子曰。夫人必自侮而後

人侮之向使我明種族之界超滿洲而夷之彼將知我之不可侮且畏我之侮彼矣  
 又何有今日之患哉如謂滿漢相持列國得乘而派分則不知拳匪之亂列國之不  
 分者亦以勢均力敵無可措置否則湯武重生救亡無術固不待滿漢之相持也當  
 彼衆虎相爭之際使我乘其不暇一旦去滿洲而自主內脩武備外善邦交則彼之  
 凌我者得無所其技何樂興甲兵危士臣以犯天下之題耶歐洲小國甚多具不滅者亦以其能自立不然地球  
 之大七雄而外滿洲之於我時有養虎之憂其扼寧贈園友之策已非一朝一夕我  
 當無所謂國矣不去佛彼必殺我故排滿微畜可以禦外侮亦即所以自保之道乃近人不察有謂  
 排滿爲促瓜分之具甚謂同爲黃種又何必干戈相見以遺白人之笑云者嗚呼使  
 漢族人持此說吾中國亡無日矣夫所謂種族者蓋就其血統之類別而言血統而  
 可混也則今之無又何必有種族之名義且西人於黃白之界亦云嚴矣而彼固未  
 見合白種於一國以與我黃種相持者蓋以其種族血統殊異有不得不分之理在  
 耳夫我既不以血統爲種族則一旦日本以數百萬之衆奮其兵力殲滅滿洲占有  
 華夏吾知我國之人必俯首曲膝奉之爲君何也同爲黃種故也吾得勸之曰血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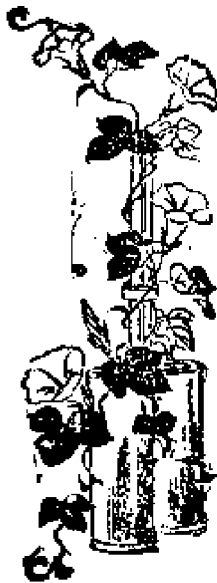
免。不。論。色。膚。尤。不。足。論。于。是。吾。輩。所。視。爲。虎。狼。之。碧。眼。胡。兒。一。旦。據。吾。土。子。吾。衆。吾。亦。必。以。所。以。事。滿。洲。日。本。者。事。之。而。後。可。則。舉。凡。圓。顛。方。趾。名。稱。爲。人。者。皆。得。而。君。之。矣。西洋、日本、滿洲之對于漢種皆爲異類。不過其色有黃白之別耳。以。今。之。西。人。苟。其。國。爲。之。屬。則。盡。家。族。而。滅。之。則。是。四。萬。之。生。靈。得。一。舉。而。歸。於。烏。有。不。亦。謬。乎。夫。今。之。爲。是。說。者。蓋。亦。知。所。謂。廉。恥。否。吾。漢。族。處。滿。洲。下。數。百。年。所。謂。被。征。服。者。也。滿。洲。據。有。華。夏。高。貴。自。居。所。謂。征。服。者。也。以。被。征。服。者。之。民。族。與。征。服。者。之。民。族。抗。是。之。謂。光。復。而。乃。曰。同。室。操。戈。兄。弟。鬩。牆。者。有。是。理。乎。竊。恐。彼。高。高。在。上。者。亦。不。屑。與。爲。兄。弟。矣。言。大。同。者。則。謂。合。黃。白。綜。黑。而。一。之。言。民。族。者。則。謂。舉。異。統。者。而。分。之。今。之。爲。是。說。者。以。言。乎。大。同。則。拘。於。黃。白。以。言。乎。民。族。則。不。分。滿。漢。介。乎。兩。可。之。間。無。所。是。其。是。無。所。非。其。非。乃。猶。昌。言。惑。衆。聒。顏。事。人。何。喪。心。病。狂。一。至。於。此。

按此篇本不署名今以第於淵實之後



來

稿



四

# 附錄

## 祭徐錫麟陳伯平馬宗漢秋瑾文

年月日。餘杭章炳麟儀徵劉光漢滄州張繼等謹以玄酒黍香奠志士徐君陳君馬君列女秋氏之靈曰。專諸。聶政。死二千年。刺客之傳鬱堙。弗宣。秦士有士曰張文祥。睚眦報仇。新貽是創。期死雖勇。未登明堂。觥觥徐君。會稽降神。十三俶儻。遁形桑門。旣返初服。天發芝菌。矯捷善算。跳丸如輪。手造渾儀。上捫星辰。刑天舞干。騰蛇致雲。有不吾擾。要領祝分。蠹爾東胡。爲蠹荐食。上國炎黃之孫。君曰小醜。腊毒盈屯。大命將至。爾惟游魂。惟我東越。昔有莫邪。磨劍城上。白頭盈闔。鬱此神祕。待時其葩。乞乞秋子。風霆流形。不卹其緯。而討不庭。諸于大詔。左杖青萍。部勒子弟。爰方啓行。懷怒赤若。帝天見靈。旣刑白馬。要誓則成。伯孫曰咨。咨汝烏桓。汝饕嗜肉。飛狸野干。余有金版。以賂市官。旣入爾阻。黃龍授權。仲夏將苗。材官角力。挈提死士二人。作翼郊雉。三响東方。辨色胡帥。蹶起幡腹。徑入衲服。千夫列人。爲塲坐席。未温僂牙。在側左手。把袖右射。其臆彈丸。四發肝脾。踈黑百吏。怔忡穿牆。跳匿衛候。猶厲狗懷。桀德

桓桓陳君。壹發則瘞。遂襲軍府。畢力以憂。正氣滿掩。城門盡塞。蒼鷹擊殿。畢昂爲齒。援師枳橈。二良斯馘。施腹解支。爲淫昏食。亦有馬君。就塗未極。調吏旁布。斷頭登陟。烏呼哀哉。秦風羊角。下吹漸江。眈眈越女。劍客無雙。方乘素車。上迎伍公。揮斥八極。執戈以撞。曠騎奄至。煙霧蔽蒙。衆寡不當。袖壁洞通。曳髮反接。琅當其胷。逆立郡廷。雖虜不降。蘆灰未積。喪此元躬。烏呼哀哉。韓良狙擊。乃中副車。豫讓漆身。杆刀割虛。漸離矐目。慶卿斷股。劍術麤犷。卒何云補。未若君曹。風行霆舉。鉛丸部發。踣僵胡虜。二十一代。勇夫消沮。剝牀斯復。今乎反古。浙雖海濱。寶興項楚。其亡其亡。繫於三戶。誰云黃鵠。讖書無語。烏呼哀哉。尙饗。

## 秋瑾集序

太炎

山陰爲少康。枝子之地。箕帚作而婦道成。曹娥以死。其父未足以多。最後有秋瑾。變古易常。爲刺客。將其德合於乾元。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瑾素自豪。語言無簡擇。嘗稱其鄉人某爲已死。士聞者銜之。次骨徐錫麟。旣誅。恩銘黨禍。浸尋及紹興。遂牽連以告。有司而賊之。瑾死。

傳其詩詞有餘首都爲一集余觀其語婉癡若不稱其情性者人之志行或深固不見於詩然瑾卒以漏言自隕悲夫余聞古之善劍術者內實精神外亦妥儀則喋喋騰口者寡讀吳越春秋有袁公越女之事惜乎瑾之不志此也定哀之世於是乎有微言丁未七月章炳麟序。



附  
錄



# 虛無黨小史 (續十一號)

淵 實

## 第二期 遊說煽動時代

(一) 一八六三——一八七一

### 自波蘭革命至南濶夫陰謀

夏科甫以筆力中央政府以兵力文武並進一飛冲天革命黨之氣勢頓然墮地此數年中喪亂頗稀可謂比較的泰平時代尙矣雖然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夫冬至一陽來復生機始萌乃一之日譬發二之日溧烈天地閉塞動植潛藏人但見木落山瘦草枯鷹疾矚甚矣憊而不知天演公例蓄彌久者則茁彌長壓愈重者則發愈烈彼其嚴於休息者正其善於生長者也故東風解凍而百卉怒生萬紫千紅燦爛大地盍反觀於虛無黨當此數年拔胡彘尾有死之榮無生之氣由其外而觀之似不爲天之所擇者然若一究其內容則劫灰遺子久誓喪元而同病於憐感情更擊秘密餘黨更有險於團結者其中有力者如一八六五年莫斯科始有苦則克會。

Nulshok 或曰愛德俱樂部。Ad club 以易取清 Iscklehin 爲中心。而 Termal-off, Yelassoff, Nikolayej, Srandin, 等俱爲大學學生。黨員中如荷德古 Fudek-off, (一八四二年生——一八七六年死於西比亞) 者。人指爲有急性精神病者。竭力擴張黨勢。先糾合莫斯科各小黨更進而與彼得堡通欲合諸黨爲一爐而治之。更計畫進而與西歐「國際黨 Internationally」結合。思善用其勢。欲以左右全世界事。雖不成。彼其理想。彼其魄力。誠非目光如豆者所可語也。如嚴麥洛 Ternalo-off 擲其小已鉅萬家產。設立國民學校。養成游說人員。設立勞働者總會館。以爲游說機關。其慷慨好義。誠不多得。當時彼等於謂曰。「吾人之生命由沙視之。實爲無一毫價值者。然況彼財物更在。身外吾人今日攝絨膝固扁鑰。苟一旦不測。生命如草芥。有不爲大盜積者乎。何如今日得自由而用之。嗚呼沙！彼！大盜乎。其辱吾人至矣。吾寇讐乎。寇讐之生命由吾人視之。其價值又何如乎吾人！寇讐不可不由吾人而推倒。公理不可不由吾人而昌明。新政不可不由吾人而興起。此志此任。千百年如一日。」



既自黨中選出一員謀暗殺皇帝。一八六六年春赴彼得堡。事不成。彼名葛辣哥。Dimitrie vladimir Karakosoff，貴族也。爲莫斯科大學學生。一八六五年始加入。苦則克會。鼓吹激烈的革命。密行煽動學生。留心秘密運動。每至荒廢學校功課。遂被斥退。及自其黨中選爲實行委員。潛入京師也。伺隙多時。四月四日。午後。沙道遙於夏園。gard inde B'ete日將暮。乘馬車歸。竊喜得間。直取出懷中短銃。狙擊馬車中之皇帝。方謂一發命中。擒賊擒王。不知天未厭亂。助紂有人。忽自其傍躍出一縱觀之。農夫遽扼葛辣奇之腕。遂逮捕沙。大喜。勅此農夫列爲貴族。賜爵關內侯。食邑二萬戶。

於是風聲鶴唳。警蹕大張。且特設最高裁判。所以審問國事。犯招麻拉威 Murawieff 於威里南。Wina 爲裁判長。彼蓋以波蘭之屠伯有名者。密訊葛辣哥。備極三木。務祈究出同黨姓名。爲一勞永逸之計。株連者三十四人。九月三日。葛辣哥處絞。明正典刑者十五人。其餘輕重處罪。惟易取清已定棄市。特以沙之恩典。減死一等。充極邊烟障。

一八四九年四月。訊畢勒艱文學會也。特命裁判所。一八六六年四月。訊葛辣哥暗殺案也。又特設裁判所。豈俄羅斯制度。乃無法部大理院等等乎。非也。著者於此。不得不借餘白。聊述俄羅斯之司法制度。

原俄羅斯之司法制度。極不完全者也。其司法官不受行政官之指揮者。益不數見。其蔽害於民生國福。誠爲不少。初亦熟祖無覩也。亞歷山大二世。有鑑及此。一八六四年。大加改革。做西歐諸國三權分立之制度。編制法典。規定無論何等罪人。若未經法廷之審定。不得濫受有罪之宣告。司法權始爲成文的獨立。此實亞歷山大二世所熱心改革中之最重要者也。若一究其實際。則此次之改革。確與專制政體。如冰炭之不能相容。故雖令典昭垂。而視爲具文。毫無效力。有員虛名者多矣。未其汎文學會。也在改革之前。茲無論矣。訊葛辣哥。則此新法會。頒行已及年餘。正宜依其所規定。受正式之裁判。又何必特設臨時裁判所。派遣非常委員。顯與前日之所規定者。爲正反對乎。且裁判公事也。公事宜公訊。夫其特招一屠伯任之。其用心。更非所知矣。

自後總所有國事犯案皆以最高裁判所裁判之彼自大改革時新法令所發布之獨立司法權其重要部分久已褫奪無餘甚有自司法裁判所已定無罪免釋而非常委員得隨意出令不時拘緝又有忽然處以流刑者豈雷霆萬鈞之力果以生殺不時爲貴乎

案煙山先生所言俄羅斯之司法制度如此尙矣雖然較之以就地正法者則何如請下一轉語來。

更有可危者則辯護士是也俄羅斯之成文法典不適用既如上述若有辯護士爲被告之辯護反覆申明法典之條文以辯護被告之罪者則必及其身有發配極邊者矣如一八七一年南濊夫案件六辯護士吳魯叔公爵 *Winkovitch* 流於西伯利亞是也孟德斯鳩曰「專制政府之習慣惟以鞭朴從事而已法律之有無固可不論也」

案煙山先生言俄羅斯之待辯護士也如此尙矣然較之禁出入公門拿辦訟棍者何如請下一轉語來。

葛辣哥之皇帝謀殺是實使俄羅斯加非常警戒之動機也其年五月二十三日中央政府奉上諭（上略）皇帝天性仁孝視民如傷霄旰勤勞舉行新政使元元赤子咸登衽席乃有蠢扇革命黨狂暴無知不思激發天良洗心向善以副聖天子胞與之懷却糾合黨與潛圖不軌凡人權財產宗教等咸欲脅以腕力強行篡奪破壞秩序妨害治安正神人所共憤人人得而誅之（下略）云云

自是大行中央集權之制凡中央政府及地方長官稍有關係者均任以宗盟中最熱心排革命主義者又欲多殺以示威也舉醜猾虜伯爵 Schwatloff 爲民政部第三司（國民警察部）長斥學部尙書高樂任 Golownin 以其喜自由教育任浮華言論也以弢爾兌 Tolstoi 伯爵代之極力束縛大學堂學生之言論集會既又斥弢爾兌以其稍流寬緩也以普泰博夫 Potapoff 代之彼又一層伯也

當是時也西歐諸國有麥喀氏巴枯甯者喝導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風動一時而俄羅斯之革命黨逃于西歐者羣集附和發行種種出版物鼓吹革命論無神論其勢頗猖獗青年學生大受其影響一八六七年有錢愷肅 Tcherkesoff 俱樂部以錢

慎肅公爵爲中心。自此而一八六九年始有有力者耐先覺 *Netchakoff* 俱樂部之成立。而耐先覺之事業亦小史上有一記之價值者也。

耐先覺賤者之子也。一八四六年生於彼得堡。年十六始志於學。入莫斯科大學。弱冠時觀平民之疾苦。貴族之暴橫。深惡而痛惜之。卒業後入彼得堡各宗教學校教習。一八六九年三月見京師大學堂學生大行示威運動也。以爲革命之時至矣。辭赴西歐。訪巴枯寧及鄂家雷於日內瓦 *Geneva*。告以宗國事機已熟。自一人之介紹。得二萬五千佛郎之運動費於赫震之手。自巴枯寧派決議。任耐先覺爲萬國無政府黨俄羅斯支部之長。

初。一八六八年。巴枯寧別組織社會民主黨萬國同盟會 *Internationale Bund der So. ciademokraten*。以八十四會員連署。發行檄文。主張無神論。禁禮拜。代宗教信仰以學問研究。黜神意之賞罰。崇人權之正義。廢結婚。破壞政治上宗教上司法上一切之制度。宣言曰。『吾黨！於科學。美術。哲學。法律。均不認有何等之聖權。吾黨持絕對的懷疑論。以冷眼縱觀人生之裏面。而得其從吾所好者。所謂精神生活。』

物質主義。吾人均可不用何等之區別」云云。（巴枯寧傳參照）

耐先覺全受其感化。一八六九年九月。還莫斯科。從事傳播此主義。與同志吳秉奇 Vspenski 等。集農學校及宗教學校某某學校之學生等。各各組織小黨。彼精神弘壯。材器偉大。連合各小黨而總制其大成。一少年也。而多數之先輩。咸走集其麾下。如文人卜壘仇 Pleschoff 年四十二歲。入參其幕中。彼名其本黨爲「國民之判定」。秘密結合。集運動費。設活版所。刊行檄文。偽造通券。繙刻禁書。歃血同盟。誓廢從來之平和的革命主義。而採用陰謀暗殺之鐵血主義。定期於一八七〇年二月十九日舉行大事。

既而耐先覺布一宣言書曰。『無實行之言論。無何等之價值。固矣。若有抱實行之美心。以爲羽毛。未豐一遲遲。吾行者。由吾人視之。君等秀才。不值一啞者也。吾人之所謂實行者。蓋指手段之及於外界者。云。蓋指打破世界中物質文明的事事物物。其妨害於人生之自由者。云。吾黨大心之士。發念救人。須擲身命。敢爲決死。侵入民間。喚醒青年。使知下級國民少年學生。爲一般社會之基礎。勢力不可侮也。責任尤

非輕也。指揮之訓練之自度。度人必獲大福利。云云。

其時耐先覺之役。有學生伊花奴 Ivanoff 者。舉止瞬昧。若通警吏。耐先覺悞事發。與吳秉奇、卜壘仇、Bugnetyoff、Nkolayeff 等謀。一八六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殺伊花奴於莫斯科農學校。出奔瑞士。俄羅斯以殺人犯。請之於瑞士。瑞士得而與之。同志被嫌疑者都三百人。受高等被判所（大理院）公判。宣告有罪者八十七人。一八七一年七月一日定罪有差。耐先覺髡爲鬼薪。永禁二十年。

(二) 一八七一——一八七七

地方大游說——露土戰爭

耐先覺所志未成。此身先死。傷矣。然記虛無黨史者。則認彼爲一過渡時代。所謂爆竹聲中。挑符換舊者。非歟。自此一轉。乃離比較的。平和時代。入於大游說時代。此時代中。顯者頗多。有開府大學 Kieff University 斥退之學生。傅尼國府 Tschernigoff 之平和判官長柯華萊 Sergii Rowalek 者。先游歷外國。交通社會黨。輸入最

新革命書籍。自稱「人民之友政府之敵」。善美真之輸入。敷教者。游歷九省。新組織會黨十有三。氣象煥然。其最顯者也。同時異軍並起。捷足爭先。正如萬花齊放。蕩漾春風。一彼得堡中。其知名者。柯華萊黨之外。有勞夢會。Izbrannoi 砲兵團。何倫胞會。Olenburg 美麗家會。Marskoff 等。七十年中。於斯爲盛。其目的。其手段。雖不無少異。然其源流。於民生主義。民權主義者。則固同。其濫觴也。彼等互發飛檄。述啓蒙運動之切要。革命行爲之準備。土地之分配。兵備及常備兵之解放。租稅及通行制度之廢滅。普及教育方法之研究。財政之整理等等。而美麗家會之運動最力。美麗家會者。以美麗爲中心。而猶太人古烈哥 Kilitzko 奚倒夫 A. S. 助之。持博愛獻之身大義。以撫育下賤。焚獨之人民爲宗旨。驅其狂熱的迷信。以建設一種理想的社會。爲唯一之目的。一八七三年黨中同志於率赴北亞美利加。欲造成一共產的殖民地。終以經濟枯實。德性缺憾。且四圍社會均非其儔。挑源樂土殊未可得。亦不免蹈羅伯阿文 Robert Owen 之覆轍。辛苦二年。空歸故國。此外此道揚鑣。利益同歸者。則有痕痕黨。N. N. 又名樂利圖。L. N. 本爲自



修俱樂部之化身。以大學學生修學之餘。教化農工平民爲目的。持溫和主義。故被革者極少。且以黨員中皆精於學業。充於素養。行動平和。胸襟瀟灑。大得衆心。其有益於游說亦不少云。

莫斯科著者。有盜國清俱樂部。Dolgnherin 一八七二年盜國清所倡也。此派採激烈的無政府主義。實於南俄羅所有根抵。黨員尙不多。未及實行。一八七四年被捕失勢。此外秘密政黨。則 Warschawa 有 Gniaz 黨。被蘭有大俄羅斯俱樂部。其著者也。小黨尙多。人微力弱。則等自鄙矣。其有偶於此時代。而最得勢力。實爲第三時期之主動者。則威古德團 Tchakowtoyy 是也。一八七二年學生威古思 Nikolich Tchakowski 所倡。彼實一精神家也。一八七三年與美麗家共赴北亞美利加。明年遣歸倫敦。遂定居焉。遙爲內國聲援。彼實亡命客中。錚錚者也。俄羅斯之有虛無黨。實自此團始。彼時宣言之大綱。領

- 一 國家之撲滅
- 二 文明之破壞

### 三 聯合自由民團遂組成全世界自由民國

嗚呼。何其志大而言遠也。彼等設出版部。印刷布告文。分配小冊子。密輸入麥喀氏之資本論之。Kapital 柏樂廬 Prolewskii 勞力者階級。蒲處訥 Bichver 之質力。Krabt and Stvff 卜飛錫 Pfeiffer 之勞力黨。Arbeiterbund 等。賤價出售。黨員中不錄疾苦。改形變相。或爲織工。或爲泥匠。或爲靴匠。或爲馬具匠。或爲小學校教師。或有一男一女。僞爲夫婦。營小商店。張小客棧。者。百方用其手段。親與無智無識之小民交遊。告以「身世之不足。戀階級之不平。等政府之不公。道權族之不天。良一般道德。如是如是。吾輩最後之得救。惟有自殺。不則被殺。耳與鬼爲鄰。傷心哉。切膚之痛。汝其與」受其喚醒者不少。

此團知名者甚多。男員如 Alkvelrod, Nathanson, 樂波輕公勺 Schelyafoff, KI-  
emens, 女員如蘇菲亞劉翠林 Sofia Luscheln, 郝武德 Von Hergfeld 葛衣綠  
Kolinoff, 立本部於彼得堡及莫斯科。先擴之於 Nischni, Novgred, 賓寨 Pe-  
nga, Samara, Saratoff 又擴之於開府 Kieff, Kharikoff, Odessa, Taganlock,

等。均入於勢力範圍。雖一八七三年十一月。發彼得堡者為政府所偵探。其有力者。半被捕虜。南儻孫 Natanson 蘇菲亞、樂波輕、皆被逐遠遁。五年間不得回國。但其潛勢力。則如春雪消寒。怒生益廣。至於翌年。歐羅巴之俄羅斯三十七州中。革命黨俱樂部之設。無處無之。今記其各地運動之大畧如左。

- 一 彼得堡 游說機關有 Stakhovskii 及休職砲兵大尉 Klavchinskii 等 建立學校。Pogmolff 建立木工場及靴工場。又有士官 Schuschko 自為 織工。入市立一大工場。樂波輕及 Klomens 又密行游說工民。
- 二 莫斯科 有 Tolanko, Voinaldiskii 等設立木工場。貴族 Botenskii 等 設立靴工場。Meshain 設立印刷工場。
- 三 Novgarad 一將軍之女劉翠林及郝武德。自立小學校。教訓農民。
- 四 Tuer 士官 Klavchinskii 及 Logatcheff 設立鑄鐵工場。
- 五 yaloslav 有豪農 Iwantin, Pissareff 設立木匠工場。大有勢力。
- 六 Tamboff 有平民 aleff 者。為其地游說者之代表。私立兵器製造所。

- 七 賓寨 休職陸軍大尉 Logathoff 及學生 Voinarskii 爲謀主。借其地  
大地主 Endoaloff 之宅爲本部。且得其資助。設革命俱樂部。集中學學生。  
平民 Yerschoff 又別設木匠工場。
- 八 Samara 以 Betheloff, Ponomaleff 等之私宅。及 Tominskii 之客棧爲  
運動所。以集會演說。
- 九 Saraloff 有黨員 Meyer, Sophinski 等建設工場。女黨員 Tchekoff 之  
宅。爲武器及革命書籍之貯藏所。
- 十 卡山置本部於其地。學生 Ovatinnikoff 之宅。分設支部於各所。
- 十一 uda
- 十二 Olenburg  
此二處爲 Goluscheff 俱樂部員之所運動。
- 十三 Nischui, Novgarod 有多數之俱樂部。特以 Pavlovo 村爲最盛。
- 十四 Wolonesch 執其地牛耳者爲 Tchebenko

- 十五 Kursk 女富豪 Subbotina 爲首領
- 十六 Kharikoff 有名之游說員 Kovalok 親立俱樂部三處。獸醫學校學生及女黨員 Andrei<sup>ff</sup> 大行運動。
- 十七 Bruterinoslav, Odgussa 之革命黨設桶工場於此處有 Taganlok 者。設一 Pavlovskii 圖書館。蒐集寶藏革命黨之書籍文墨。
- 十八 Potava, 女富豪 Kolesgnikova 爲其巨首。而 Kharikoff 之黨員密爲布置。
- 十九 Odessa, 有其地大地主 Makalevitsch 及 Volkhovskii 及 Schebnoff 三人爲主動。Schebnoff 建鍛冶工場。其餘二人密設文庫。以革命書籍教導農傭。得良好成績。
- 二十 開府 開府俱樂部設立最早。且有力。Akselrod 來遊說之。
- 廿一 Tschernigoff, Shebnoff 努力建設。有俱樂部學校及工場等。
- 廿二 Kovno 女富豪 Filippova 捨其花園爲基址。始設革命黨俱樂部。主其

事者爲開府俱樂部之一黨員。曰 Ratharina Blesch Rowskoya 女學生也。

廿二 Ramenyez-Podolsk, 有男員 Dontchayevskii 及女學生 Alixender, Okhlemenko 等所建學校。

以上二十三省之外更有 Ekerson. Orel, Ralga, Arkhangelsk Rostoroma, Vlatimer, Viatka, Perm. Mokhileff, Tomsk, Tibilis. 等等無不有虛無黨之同志。初一八七三年。俄羅斯政府發令禁學生留學於瑞士蘇黎庶 Zurich, 大學速行遣歸。凡諸學生均不得已。歸國者多。多有在莫斯科。每日曜日(禮拜日)集勞働者演說。而鼓吹革命論者。秋八月。此等秘密運動。亦爲政府所偵知。極力壓制。一八七四年五月。有刺殺第三局長官醜猾虜伯爵於 Saratoff 者。秋七月。乃有所謂盜國清事件。以革命黨員被嫌拘引者七百七十人。其中以二百六十五人服辟。一八七五年。奔走於革命運動者有二千餘人。一年中被捕者男員六百十二人。女員一百五十八人。羣放之於西比利亞。而革命黨之健者。有一時頓挫之觀。然其一

方面亦原因於國粹的反動之勃興。所謂國粹黨者，有北嘉定 Pogodin 霍彌賢 Khomigeloff 伊萬康斯坦頓兄弟 Konstantin Aksaifoff 等。莫斯科之愛國者也。彼等所謂「自多惱河畔巴爾幹山脈之南北以至於亞德利亞海 Adriatic Sea 均爲斯拉夫民族之所居。吾輩志願當合同胞爲一國。當使吾同胞所立之國如塞爾維亞 Serbia 如勃牙利 Bulgaria (不格里亞) 均得享自由。夫吾祖國歷代之沙所潛心企畫之政畧無他。欲使鶯章旗翻於君士坦丁堡城上耳。吾輩挺生大國。欲爲同胞謀公益亦即爲大曾振雄圖。固有不當以此爲唯一之目的者乎？」是論也。忠讜之聲震撼一時。遂足動皇帝惹起俄土戰爭。其究也柏林會議徒成俾斯麥之名偵矣。

此反動也。其勢猛甚。其機烈甚。得使革命黨受一大激刺。始自知彼等從來失敗之原因。由於訓練之欠。乏組織之粗畧。運動之輕躁。鑑往知來。一變其方針。棄緩漫之遊說。以其遠且弱也。更直進而取煽動人民及時峰起之手段。

於是有普拉哈諾夫 Gaorg Plekhanoff 者。憤黨衆之衰頹甚非。所以圖功也。一八

六七年集戚古思團之殘黨，另起爐竈，專研武器，反抗政府。爲其目的，蓋欲使人民聘其風者有所觀感也。當時人稱之曰 Narodneci Buntali 者，蓋謀反之意也。其後該黨發行一機關新聞，名曰『土地及自由，Zemlya Volya』遂相傳以土地自由黨知名。南黨孫爲首領。當時經濟實迫，而南黨孫凌寒忍飢，游歷各地，從事教養。一八七七年被捕，而米喜路 Mihailoff 代之。

米喜路，測量師之子也。一八五五年，生於南俄羅斯。弱冠卒業於中學校。一八七五年秋，赴彼得堡，入工業學校。已抱革命思想，加盟於自修俱樂部。冬，爲某學監所知，斥其退學，放歸田里。翌年春，至開府，與其地之同志交。察革命團黨精神散漫，形體分離。慨然者久之。自思必有以整之。夏，復至彼得堡，入土地自由黨。翌年，遂爲首領。是時土地自由黨發宣言，書表彰綱，欲乘國家爭戰之餘，下民逃亡，財政紊亂之日，以一傾政府組織，戰鬪隊，期與政府決戰，以實行霹靂手段。如斯猛烈虛無主義之暗雲，已捲入俄羅斯之版圖。而來然南北方面，對於實行之手段，則少異其趣。北俄多斯，以彼得堡莫斯科爲中心，尙思游說教養，使一般民心。



咸知革命者行舉大事則爲最終之目的。南俄羅斯均熱心於巴枯賓之革命論。已走極端。直取暗殺手段。要之舉大事者。決不能容我婉曲。教養計出萬全。況反對者之爲君主及權族者乎。彼北人夫亦太遠慮矣。故其時北俄羅斯學生暴動亦頻頻起。一八七六年三月三十日。學生索訥索夫 (Tschernescheff) 舉葬儀也。京師學生行示威運動。荷報至裁判所之前。千百爲羣。聚而祈禱。冬十二月六日。於卡山行第二示威運動。土地自由黨首領普拉哈諾夫大演說。高擎赤旗。大書土地及自由。編定隊伍。步伐整齊。警察禁之。不可捕之。與之鬥。憲兵出陣。虜二百六十八人。其中服辜者。男子一百三十一人。女子三十四人。多放之於西比利亞。

一八七七年學生鮑多累 (Podolevskii) 之葬也。亦有小小運動。多數平民闖入教會。奪其棺去。羣抬至裁判所前。警察制之。不可斫之。死數人。傷數人。此蓋對於前年二月裁判所處置不平而發也。

一八七七年二三月間。在莫斯科亦有所謂「五十人事件」者。其公開審判也。一黨員訴其滿腔之不平於公衆前曰。「何謂公判？直私室而已。問被告之辯護士曰。

無也。聞旁聽之新聞記者曰：無也。吾即懷抱正義主張革命之不可已。社會主義之不可已。此其理由固欲發表於當世。以一促世人之反省。然詰駁者無其人。出版者無其人。以吾之高尙理想純正學說對爾輩蠢然者言之。能無自傷不類乎。吾願懺悔。吾欲無言。云云。其時指摘政府秕政。官吏腐敗。最爲有力者。則斯泰諾威 *Sot-anowick* 及女學生白蝶娜 *Baldina* 農夫亞萊塞夫 *Piotor Alekseieff* 是也。按察司聽之不忍。急命憲兵拉而去之。

冬十月彼得堡亦有所謂「一百九十三人事件」者。十一月十五日公開審案。被告者亦多不平之鳴。梅粹卿 *Mechkin* 盛倡抗議。曰：「代表新聞記者則無一人陪席。公審者亦無一人。惟一以少數官吏一時之喜怒行其賞罰。古今中外有是者乎。是所斷不能服也。」判官止之不可。彼聲調愈高。嘲罵愈冷。曰：「惡？何其腥羶也。是非公廷？抑屠豕場乎。抑春戲場乎。當世女子固多苦於貧而淫賣者。爾輩以堂堂七尺各具天良。乃亦爲升斗廩祿紅綠期銜。自賣其身爲奴。爲隸。爲不足尙欲售我等之生命以爲指日高陞計乎。吾輩爲正義爲人道。擲其身命奔走轉戰。所謂憂國志。」

士爾欲肆其買賣狼藉乎伊何人吾羞與爾言爾氣觸吾吾鼻其如割矣吾不耐久汝其殺速！』一廷被告聞之咸拍手喝采聲如雷動彼忽遁出憲兵急擊之下之獄一八七八年一月二十三日判決各服其辜。

凡與此事件有關係者除證人外總數三千八百餘人指名被告者七百七十人。公判於京師者即一百九十三人其中貴族八十二人僧侶三十三人市民二十三人軍兵八人職工十九人農夫十七人判定放免者九十四人輸於西伯利亞者三十六人梅粹卿罪最重髡爲鬼薪十年其餘拘留而瘦死於獄中者居其多云要之俄羅斯人民處此實爲重齒而立倒目而視者夫彼獄囚固常滿者然其大多數均以莫須有之風聞永沈苦海例如葛布爾節 Kipolchitsch 與一革命小冊更於一農夫發覺被拘在囚三年始行正式秋決及其宣告定罪也僅爲二個月之輕禁錮則其三年之久實可謂無辜矣。司法制度紊亂有如此者。

案烟山先生論俄國司法紊亂當矣然吾聞西儒其言曰惡法律猶善於無法律彼善於此更有甚焉。

在南俄羅斯。其活動之激烈。到底非北俄羅斯所能及。彼等乃組織敢死隊。直用掠奪欺詐殺人之方法。開府之土地自由黨有。Debaio, Makhlievitsk, Flolenko, Drobrassin. 等煽動農民。擴其勢力。及於特尺坡 Dniepre 烏爾格河 Vrga 地方。烏拉山加維卡塞 Kavkasas 地方。遙與彼得堡之本部相通。奈拉都 Naratoff 者。實爲南俄羅斯虛無黨之要地也。米喜路及南黨孫之徒。設種種工場於此。米喜路自學聖書。裝宗教家。大運動於勞力者之間。一八七七年冬。政府聞其風。大索之。且經濟不繼。彼乃以一八七八年春赴彼得堡。

一八七六年九月。有殺間諜 Tavleyeff 於 Odessa 以爲出陣之血祭者。

一八七七年六月。又有同盟罷工。被捕者六十人。其中十五人服辟。

要之革命黨之運動。漸以增加。而政府對之亦漸極酷烈。當政府百方羅織之。秋而革命黨之數亦日增。術亦日巧。二者固兩於製造。兩於進步者也。自一八七六年四月。以迄於八月。僅此四月中。於彼得堡開府阿突塞 Odessa 三處就地正法者計十三人。其中往往有無罪跡可尋者。若李叔穀 Tizogul 者。更爲慘中之最慘者也。

彼有鉅萬資產。素守本分。不過偶有施食於革命黨之疑案。即行正法。并籍其家云。

案此或是宰肥鴨之意。

其時有司徒發諾者。牧師之子也。一八七三年入開府大學。以談革命斥退。歸而集地方人士。組織腕力的國體。欲以明抗政府。一八七五年開府省某縣農民等。信當時革命黨之流言。以爲皇帝亦贊成土地之分配。多有與地主爭者。每爲縣吏所捉去。然而農民中亦分二派。其一則家族小而田業多者。欲行從來之私有制度。其一則家族多而田業小者。希望行大俄羅斯風之共有制度。均一縣之人數。以分配土地。時贊成後說者。居其多數。乃選舉運動員七名。持請願出以叩閭。中途爲警吏所拘。農民坂專以爲皇帝既有意均分土地。乃爾官吏不惟不奉行聖旨。且反從中爲梗。可惡孰甚。一八七五年。遂起暴動。抗不納糧。廢集主張自有制度。反對均分土地者之門。虐殺其家族。取其田產。恣行賣買。分領逃亡。死傷者頗多。警察制之不服。一八七六年。兵隊出陣。捕百餘人。投之獄。然而農民等。增惡官吏之念。益益高。咸謂囚我輩者。官吏之意。皇帝不知也。苟其知之。必有恩賜。特彼輩壅塞要途。使吾徒忠

惘不得上聞耳。時敏慧之司徒發諾 Yakob Stefanovich 聞之曰：是奇貨可居也。與其官雷伯圖 *Barbatovich* 及巴哈諾夫 *Bokhandvskii* 謀偽爲農夫而被拘於開府也者。與其地之人士交漸得信用。自任爲農民代表者。赴都叩闕呈請願書於皇帝。羣喜諾之一。八七六年二月。自其地發上京。迄十二月。歸來。齎勅書二封。以諭農民。此蓋司徒發諾等所僞造也。其略曰：『朕親諭爾農民。分配土地者。朕之意也。惟予一人不克親行。畎畝而百僚有司。背朕作奸。以致朕欲行新政而不致其效。使爾輩有流離瑣尾之嘆。罪在予一人。汝輩農民。茲親承朕意。旨須組織秘密團體。勵原武器。奮爾腕力。速打破爾輩積年之動敵。若貴族官吏僧侶大地主等』云云。其下附以組織秘密團體之規約數十條。如每人每月納會費五可伯（約中國六十文）。滿二十五人爲一小隊。選其中一人爲長老。滿二十五長老。更選其中一人爲大長。與皇帝委員（即司徒發諾）協議統率。命令云云。其後親署御名。親鈐御璽。誠燭煌偉麗之文告也。

開府農民聞之。深信用司徒民。一八七七年二月。運動員之免歸鄉村者。遊說大家。

得同志三百人。每來復夜密會一處。說明皇帝勅令之旨趣。既而司徒發諾來。同志日增。得六百人。四月。公選一退職少尉爲大長。與長老二十八人。及帝室委員。告天立會。然長老二十八人中。能讀勅語者。不過二三人耳。其時恰邁舊穀既沒。新穀未登。青黃不接之交。農民皆苦於飢餓。而司徒氏携有厚資。巧爲散布。收攬群氓。練習武器。七月。已有一千餘人。而風聲鶴唳。日益危險。益自五月以來。已早有流言也。農民被捕者。日有二三。均堅守秘密。死不白狀。其愚不可及也。八月。事洩。下獄者九百餘人。九月四日。司徒發諾正法。一八七九年六月六日。開高等裁判以決囚。定罪有差。

當瑞士蘇梨庶大學學生之歸國也。均致身游說社會。煽動農民。其時有一口諺曰。『去與人民爲伍。To go to among the people』特以俄國人民程度太低。視沙甚貴。自視甚卑。與之言。或疾足逸去。或掉首不顧。此實佛入地獄而嘆爲無法者也。故學生用力多而成功少。鮮其中計劃以巧妙聞者。惟有此次一事。傷矣。然此亦司徒民有非常統卒之材。能每以兵法從事故。部署整齊。號令明密。尙以失敗終。則運動

之難可知矣。

革命黨一面又利用工民之不平而懲憊之。各地多有同盟罷工者。彼得堡莫斯科開府 阿突塞 塞盤谷 Serpekhoff 戴家浦 Taikoff 等處。頗有所聞。

而苦拔 Kuban 烏拉爾 Viar 等處。又有哥薩克之亂。

游說煽動之期間。自一八六三年至一八七七年。總結俄羅斯國事犯案件之數。則六三年六件。六四年四件。六五年三件。六六年五件。六七年一件。六八六九七十年三年中無事。七一年二年。七二年一件。七三年無事。七四年一件。七五年二件。七六年五件。七七年忽增爲十一件。此實一大飛躍大猛進也。要之革命運動與俄土戰爭相終始同時。一轉自游說時代而入於暗殺時代。北極風露腥聞在天矣。著者誠有不忍記之者。

譯此篇時。其中地名人名太多。每有一見不復再見。實屬無關緊要。故從便利起見。僅書原字。不加譯語。以免拖沓。

此期與第一期本相蟬聯。其所以分爲二期者。蓋第一期則以筆力筆者身。外



之物也。第二期則以舌力。舌者身內之物也。外內有別。此其所以爲進化歟。至第三期則以腕力矣。夫舌力只可以煽動人。腕力則可以擊殺人。舌力祇可以罵其無禮。腕力更可以制其死命。適者生存。愈演愈奇。讀者當尋其進步之所以然。

第二期當注意者有三事。一。俄羅斯司法制度之改革有名無實且紊亂異常。二。自是大行中央集權之制以宗盟任長官。三。有國粹的反動激成俄土戰爭而革命黨宗旨一變手段一進。詩曰：殷鑑不遠。在夏后之世。至哉言乎。

第二期之主動者在於蘇黎庶大學學生。其口諺不過去與人民爲伍一語耳。然以司徒氏才能不免以失敗終。則豈蚩蚩者誠難與圖始耶。抑俄國之農民有特質歟。語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讀者當考究虛無黨所以必取暗殺手段之所以然。

譯者自去年十一月譯成第一期出版。後臥病數月。不克執筆。及於今日始成。

第二期。疏懶奚似。然小窓曉起。獨坐校勘。忽發一奇想。自念第一期出版時。恰有國粹黨之反抗論辯。每數萬言。而政府亦出其最後不兩立之手段。以壓制波蘭革命黨。何以譯篇與時事恰兩兩相映好看。煞人也。今日第二期出版時。曠觀今日時事。又與第二期所當注意者三事。若合符節。譯者亦不自知其所。以然。豈譯者爲一鷄。而此篇爲鷄聲。小史乎。由此推之。則他日第三期出版時。必有蘇菲亞其人者出焉。讀者諸君。幸有以見告。

頃日於友人處。見有自由血一書。爲金一所著。其內容事跡。與此頗相類。然語句條段。迥不相同。譯者本不欲重災棗梨。然私念彼爲著者。而此爲譯篇。正如南北楞嚴經。不妨並存也。故出之。

## 博徵海內方言告白

中國方言。傳承自古。其間古文古義。含蘊甚多。而世人不知雙聲相轉。疊韻互變之法。至有其語而不能舉其字。通行文字。形體不過二千。其伏在殊言絕語中者。自昔無人過問。近世有文言一致之說。實乃遏絕方言。以就陋儒之筆札。因訛就簡。而妄人之漢字統一會作矣。果欲文言合一。當先博考方言。尋其語根。得其本字。然後編爲典語。旁行通國。斯爲得之。僕前撰新方言一冊。略得三百七十餘條。近復展轉鈎考。又發見百餘事。一人耳治。勢不能周。願海內知言之選。各舉鄉土殊言以告。上書今語。下解義訓。旁註某省某府某縣。以便訂實。函件寄小石川久堅町二十七番章寓可也。

章炳麟白

# 上海月月小

啓者本社承受以來大加改良承 海內外學界商界紛紛購訂及各代派處竭力推廣銷數日宏故接辦第九期甫經出版索購者戶限將穿架爲之空印刷裝訂頗有山陰道上應接不暇之勢有目共賞洵足表見今特將辦法及購派簡章列后幸乞 閱者賜鑒

(甲)本社宗旨專在借小說家言以改良社會激發人之愛國精神

(乙)本社所載各部小說撰譯各半延請現時著名之小說家(冷血)(天笑)(班人)(桂笙)諸君及海內名宿精心結構增輝祖國文學之名

(丙)本報文言俗語相題參用其俗語之中純用普通官話以一律語言

(丁)本社撰譯長短說部完卷之後即另訂單行本以饜閱者

(戊)本報增入撫報採錄中外各報有關時事之論旨論說藉助閱者參攷之資  
符本社雜誌之例

# 說 社 廣 告

- (己) 本報更增揮塵詞林二部以爲文人交通機關互換知識冀收他山之助
- (庚) 本報月出一冊計二百五六十葉全年共十二冊(零售每冊四角五分)(半年二元四角)(全年四元五角)郵費照加
- (辛) 有願爲本報代派者(五份以外九折)(十份以外八五折)(二十份以外八折)(郵費無折)惟須先交定價之半
- (壬) 定報閱報來函須註明詳細居址以免失誤本社寄報以郵局回單爲憑
- (癸) 本社設發行所於上海凡定閱及代派者可直接(上海福州路東九和里第一家)月小說社訂定可也

**本社經理員沈濟宣謹告**

東京 志成學校招生廣告

本學校專爲中國有志留學者而設本校之設非爲營利起見所聘之教師無不熟習教育茲將本校簡明章程畧書於下宗旨豫備入高等各

學校習專門科目倫理日文英文數學博物理化圖書體操唱歌年

限三年畢業入學程度 日文讀過半年英文讀過半年或二年者

入學金貳圓學費每月參圓開學日期九月一日校址京

橋區明石町五十四番地志成學校

# 國學振起社廣告

國學振起社社長章太炎君已移居小石川久堅町二十七番地何震方如有信件請直寄該處為荷

(新方言已出版)

定價金參拾錢

## 國學振起社啓

# 天義報社移居廣告

本社已遷于小石川久堅町二十七番地如有信件文稿請直寄本處為荷

## 天義報社白



### 無代進

### 呈

新業  
記臆力增進法講義

催眠術教授治療案内書

東京赤坂區仲之町貳拾七番地

## 大日本催眠術協會

## 代派中興日報廣告

此報由僑居南洋志士所創設專爲發揮民族民權二大主義而民生主義亦間及之議論精闢與中國日報相伯仲本社特紹介於學界特別減價凡定閱者全年九元半年五元郵費另加

## 代派新世紀

法國巴黎週刊新世紀已到至第十二號每號取價三錢欲購閱者請至本社面訂此告

本社啓



# 東京專門豫備學院章程

- (1) 本院設在麴町區飯田町四丁目一番地
- (2) 本院特爲清國留學生教授普通科以俾入學大學及各種專門學校爲宗旨
- (3) 本院學科課程開列于左  
日語      英語      地理      歷史      物理  
化學      數學      博物
- (4) 本院修業年限訂爲三年
- (5) 本院授業時間每日以四時間爲例定自午前八時至正午十二時止(但因日之長短可變更始業時間)
- (6) 學費每月日銀參圓每月初五日徵三個月分

東京 志成學校

招生廣告

本學校專為中國有志留學者而設本校之設非為營利起見所聘之教師無不熟習教育茲將本校簡明章程畧書於下

宗旨 豫備入高等各學校習專門科

日倫理日文英文數學博物理化圖書繪操唱歌年

限三年畢業入學程度 日文讀過半年英文讀

過半年或二年者入學金貳圓學費 每月參圓

開學日期 九月一日 校址 京橋區明石町五

十四番地志成學校

國學振起社講義久未出版

深負諸君之望今新刊『新方

言一冊』凡舊在社中者請至

小石川區久堅町廿七番地

何震方領取可也

國學振起社白

日本東京 **法政大學清國留學生豫科招生** 本大學  
梅博士

為總理富井博士為教頭日本法政諸學之中推以為巨擘清國人留  
學于此者年增一年現達於一千五百餘名之多茲擬於陽曆九月初  
新設豫科班(一年畢業)教授普通必須之學問及日語以為進入大學  
本科專門部(法律科、政治科、商科、各三年畢業)之豫備東京高等師範  
學校教授兼文科大学助教保科先生為提調所聘教習皆飽學經  
練之士丁寧懇切以執教鞭故學於此者前後四年可以卒業而通達  
普通學之大要與法律政治之深理其捷利莫大焉有志肄業者請速  
報名為是

**學科**

倫理、日語、歐語、歷史、地理、  
數學、理學、論理、體操

**學費**

每月四元

**寄宿費**

每月十三元

**開學**

陽曆九月十一日

**細章**

向報名處索閱可也

**報名處**

日本東京麹町區富士見町六丁目法政大學分校

請看一看

告白

本社開設東京市神田區中猿樂町四番地承辦所有鉛  
印石印照相銅印等項需用瓦斯 GAS 機器印刷極為明  
晰四方 賜顧者請移 玉到本處面議可也倘或 賜  
函則敝社員造府趨謁面訂亦可

帝國出版協會

秀光社

**SHUKOSHA.**

No. 4, Nakasarrugakucho Kandaku.

TOKYO, NIPPON.

請看一看

# 本社簡章

- 一 本雜誌之主義如下  
一 顛覆現今之惡劣政府  
一 維持世界真正之平和  
一 建設共和政體
- 二 主張中國日本兩國之國民的連合  
一 土地國有  
一 要求世界列國贊成中國之革新事業
- 三 本雜誌仿歐美各大雜誌體裁論著不分門類後附時評小說譯叢來稿總求不戾本旨靡不搜羅
- 四 本雜誌置總編纂一人撰述員無定額庶務幹事一人會計一人校對二人收稿一人
- 五 本社員之外如有撰述不與本雜誌宗旨相違者請逕交本社編輯所擇尤登錄以本期雜誌奉酬
- 六 十元以上者永遠奉酬俱推為本社名譽贊成員
- 七 本雜誌月出一期至少以一百二十頁為度定價一册二角預定半年者一元一角全年者二元郵費另加
- 八 本雜誌定於陽歷每月初五日為發行期決不蹈前各雜誌愆期之失
- 九 府豐多摩郡內藤新宿字番集町三十四番地與本社通信者請直投編輯所即行停寄清算幸為原諒



THE MINPAO MAGAZINE

8 Nichome Shinogawamachi  
Ushigomeku

TOKYO JAPAN

民報

號八拾第

Telegraphic address:

MINPAO TOKYO

日本明治卅八年十一月廿五日第三種郵便物認可  
日本明治四十年十二月廿五日發行

# 民報第拾八號目次

## ●圖畫

▲法蘭西革命之氣象

▲法蘭西革命時代少年護國軍之出征

●辨滿洲非中國之臣民(續前)……章裔

●釋俠……運璧

●法國革命史論……寄生

●論立憲黨與中國國民道德前途之關係……不佞

●記事

▲紀清貝勒溥倫來日事……寄生

## ●談叢

▲雙梧軒偶記……定思

## ●小說

▲虎口餘生記……七曲山民譯

## ●來稿

▲哀太平天國……信川

▲大同報滿漢問題駁論……周

## ●附錄

▲徐錫麟傳……南史氏

▲桑瀚遺徵……漢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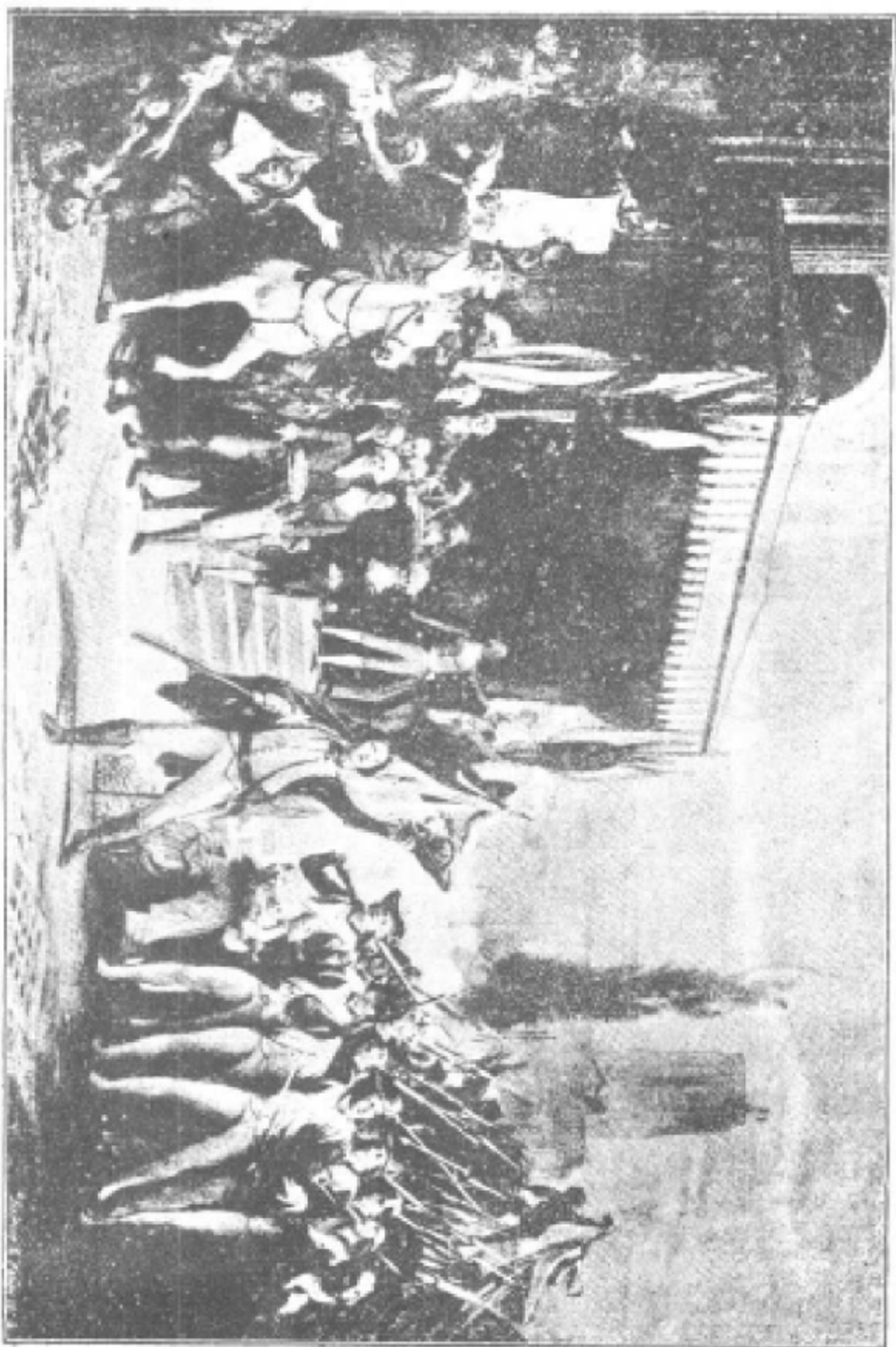






象氣之命革西蘭法





法蘭西革命時代少年團之演出



# 民報

(第十八號)

## 辨滿州非中國之臣民

(續十五册)

章 奇

滿洲本居鄂多理城。自肇祖始移居赫圖阿拉。寄居建州右衛地。

滿洲源流攷云。自始祖宜三妹之亂。建國鄂多理城。即以滿洲建號。繼繼繩繩。靈篤慶。洪惟肇祖原皇帝。創業于赫圖阿拉之地。卷一

又云肇祖原皇帝始居赫圖阿拉。是爲興京。寶右衛之地。舊邦新命。王迹肇基。恢天作之鴻模。啓億年之景運。卷七。東華錄神武記略同。

林啓圖啓東錄曰。吉林爲滿洲舊國。始祖所居之寧古塔在焉。距肇祖降生相距不過十世。與興祖顯祖仍稱寧古塔貝勒。而發祥之地。已遷盛京東境之興京。舊名赫圖阿拉。在蘇克素護河嘉哈河之間。西距盛京二百七十里。東距寧古塔千二百里。未得遼瀋以前。四世咸宅。即明之建州右衛也。

辨滿州非中國之臣民

又云。赫圖阿拉。爲興京。實右衛地也。

案此數條。最爲明晰。滿洲當肇祖以前。本非建洲之人民。肇祖以後。爲寄居建洲右衛之人民。不揭建洲全境。非滿洲所有。即建洲右衛之地。亦非滿洲爲之長也。

能一編曰。自肇祖原皇帝。移居赫圖阿拉。世稱寧古塔貝勒。生二子。長充善。次褚晏。充善生三子。長妥羅。次妥叉謨。次鍋寶齊篇古。鍋寶齊篇古生興祖。興祖即景祖之父。景祖諱覺昌安。克繼大業。居赫圖阿拉。伯兄德世庫。居覺爾察。仲兄瑠闡。居阿哈和洛。叔兄索長阿。居和洛噶善。長弟寶朗。阿居尼瑪蘭。次弟寶寶。居章嘉。分築五城。距赫圖阿拉。近者五里。遠不過二十里。環衛而居。並稱寧古塔貝勒之號。

案清代官書所記。均畧與同。惟此所記大詳。然觀其仍稱寧古塔貝勒。則未受明封。可知其非建洲右衛部長。亦可知考肇祖爲覺昌安即景祖。高祖而嘉靖之去成化。不越六十年。據高拱邊畧。葉向高。安直傳。均言成化之時。李滿住。凡察。

後裔均得承襲。凡察爲建洲右衛部長。前均見則明當成化時領建洲右衛者仍爲凡察之裔。肇祖爲覺昌安高祖覺昌安生于嘉靖時由是而上溯之則肇祖遷入建洲右衛必遠在成化以前。昭然可知。如曰遷入以後即領建洲右衛何以成化之時領建洲右衛者仍屬凡察之裔乎。以是知滿人遷入建洲右衛不過伺于客民之列未嘗爲其部長也。即覺昌安之時雖稍強大或竟併建洲右衛地然固未嘗受明封號也。使受明封號何爲仍以寧古塔貝勒自稱乎。

滿洲源流考曰：爰及景祖。觀光揚烈。乃舉五嶺以東。蘇克素護河以西諸部而撫綏之。卷一

能一編云。景祖率諸目勒。征服五嶺以東。蘇克素護河以西諸部落。

案此或係覺昌安佔據建洲右衛事。建洲右衛本非滿人所有。滿人佔據其地。所謂以客民侵奪土民也。然當時亦未聞受明官號。

陳建皇明世法錄云。初奴兒哈赤祖叫坦。父塔失。並從征阿台爲嚮導。死于兵火。

引建  
州考

又云。奴兒哈赤祖叫場。父塔失。並及于阿台之難。

天都山人建洲女直考云。失是奴商父。他失乘醉入我邊塞堡。邊吏誅之。奴曾遂恨。

茅元儀武備志云。王景阿台諸部桀獍。時貢時叛。萬歷初。好語誘撫順之守將出而殺之。是時神庙新御。張居正爲相。以法繩邊吏。邊吏凜凜。事聞。責之。撫臣張學顏鎮臣李成梁。遂不踰年。搗其穴。大有斬獲。告庙獻俘。是時阿台之女。夫曰他失。他失之子曰教場。成果之掩殺阿台也。實使給之。己而並殺之。阿台城下。教場有子曰奴兒哈赤。

東華錄云。先是尼堪外蘭。陰構明寧遠伯李成梁。引兵攻古時城主阿太章京。及沙濟城主阿亥章京。成梁授尼堪外蘭兵符。率遼陽廣寧二路進。成梁與遼陽副將分攻兩城。尋克沙濟城。殺阿亥。復合兵攻古時城。阿太章京妻。景祖女孫也。景祖聞古時兵警。恐女孫被陷。偕顯主往救。既至。見成梁兵方接戰。令顯主俟于城外。獨入城。欲携女孫歸。阿太不從。顯主俟良久。亦入城探之。古時守禦甚堅。成梁



攻之不能克。因責尼堪外蘭起釁敗軍之罪。尼堪外蘭大懼。至城大呼。給城中士卒殺阿太洛。成梁盡誘城中人出而屠之。尼堪外蘭復搆明兵。害景祖顯祖焉。滿州

源流考  
諸書同

案。叫。場。教。場。均。係。覺。昌。安。之。對。音。即。清。代。之。景。祖。也。塔。失。他。失。均。係。滿。洲。官。書。塔。克。世。之。對。音。即。清。代。之。顯。祖。也。爲。覺。昌。安。第。四。子。清。大。祖。奴。爾。哈。赤。之。父。惟。武。備。志。言。他。失。之。子。曰。教。場。當。云。他。失。之。父。曰。教。場。教。場。有。子。曰。奴。兒。哈。赤。當。云。他。失。有。子。曰。奴。兒。哈。赤。此。茅。氏。記。事。之。誤。也。至。于。覺。昌。安。父。子。之。死。世。法。錄。稱。其。爲。明。軍。死。難。建。洲。女。直。考。稱。他。失。乘。醉。入。邊。爲。邊。吏。所。誅。滿。洲。官。書。則。言。其。爲。明。兵。所。害。三。說。不。同。足。證。明。人。于。滿。洲。之。事。多。在。傳。聞。疑。似。之。間。然。女。直。考。爲。私。史。所。言。似。不。足。信。以。事。勢。測。之。當。以。武。備。志。所。記。書。爲。得。實。以。明。人。記。事。之。書。與。滿。洲。官。書。相。證。王。景。之。子。阿。台。即。古。時。城。主。阿。太。章。京。也。台。大。同。音。則。沙。濟。城。主。阿。亥。章。京。當。亦。阿。台。之。同。黨。至。于。尼。堪。外。蘭。滿。洲。官。書。又。稱。爲。蘇。克。素。護。何。部。之。圖。倫。城。主。又。陰。搆。李。成。梁。攻。阿。台。必。係。王。台。之。黨。無。疑。王。台。至。見。前。

辨滿州非中國之臣民

五

滿洲與阿台爲戚屬。阿台妻爲覺昌安子孫。當以東華錄所言爲實。武備志言阿台之女孫曰他失。亦傳聞之誤也。惟武備志言成梁掩殺阿台。給教場他失。已而並殺之。阿台城下最爲得實。蓋滿洲當此之時。與阿台爲戚屬。又從明軍攻之。蓋持首鼠兩端之策者也。明軍用之。亦疑信參半。惟其曾用之爲助兵。故世法錄有從征阿台爲嚮導之說也。惟其復爲明軍所殺。故滿洲官書有明殺我二祖之說。使非曾助明軍。則奴兒哈赤不能以祖父死王事請封。見下使非爲明軍所殺。則奴兒哈赤不能以七恨復仇。蓋覺昌安父子欲利用從明攻阿台之名。以救其女李成梁。以其持兩端。故于阿台既平之後。潛加殺戮。而以從明軍戰死報朝廷。並以我死報奴兒哈赤。以爲掩飾之地。此明人記事之書。所由多與滿洲官書互異也。厥後奴兒哈赤。即利用祖父死王事之名。以向明廷請封。又探知其確爲明軍所殺。故又告天復仇。此均可援武備志所言推測而知者也。惟世法錄昧其爲成梁所殺事。東華錄又諱其助明軍事。以致記事互歧耳。要而論之。覺昌安父子雖曾從明軍。然並未受明廷之封。蓋僅以建洲右

衛之客夷視之耳。不得據此謂滿洲爲中國臣民也。

又案尼堪外蘭。既係王台之黨。據明人記事之書。均以阿台以後。建洲爲王台所領。前見而滿洲官書。又屬言奴兒哈赤征服滿洲諸部事。見下則滿洲之得建洲全部。即係翦削王台所屬之部矣。此滿洲興起之始也。

自奴兒哈赤始受明封。始全有建州地。是滿人于建州亦爲侵入。

皇明世法錄云。奴兒哈赤。佟姓。故建州枝部也。其祖父並及于阿台之難。乃走自雄果方。

茅元儀武備志曰。奴兒哈赤當其祖父之死也。年十六。請死。成梁願哀之。

案此乃奴兒哈赤初起時。未受明封之證也。惟世法錄以爲佟姓。係傳聞之誤。然亦足證其非明代臣民。使其爲明代臣民。則姓氏不致訛傳矣。又世法錄稱爲建州枝部。亦滿洲非即建州之證。

武備志云。成梁慮諸部勅書無所寄。遂悉以授奴兒哈赤。封爲龍虎將軍。龍虎將軍者。國家授夷狄之尊官。奴酋遂藉以號召東方。盡有諸部之地。歲以貂參互市。

得金鐵十餘萬。誘併江夷。得其珠窟。懸珠屋角。羅列珍寶。子女璀璨。侍御嚴肅。有如王者。

皇明世法錄云。建州夷酋奴兒哈赤。以姻歹商先入貢。且以輸叛夷堯五十乞陞賞。萬曆十七年。竟與都督秩。以此遂雄長諸夷。初奴兒哈赤祖父死。兵火。奴兒哈赤方幼。李成梁直離視之。後稍蠶食張海色。失諸酋。及與歹商爭張海。因約婚罷兵。且殲叛夷。懇祖父殉國狀。以都指揮驟躋崇階。與南關埒。其心因已騰踴。張矣。建州考

又云。萬曆二十三年。加奴兒哈赤龍虎將軍。奴兒哈赤既走雄東方。漸北侵張海色。失諸酋。蠶食之。(中畧)聯卜寨那林孛羅圖歹商朝議諭。歹商約婚。奴酋罷兵。是後奴兒哈赤亦時時于撫順諸堡。送所掠人口。自結于漢。居頃之。有住牧水扎河部夷堯五十等。掠柴河堡。射追騎。殺指揮劑斧。走建州。宣諭奴酋。即斬堯五十以獻。乞陞賞。又因貢夷馬之設。述祖父與圖王果阿台。有殉國忠。今復身率三十二酋保塞。且鈴率建州毛憐等衛。驗馬起貢。請得陞職掌東夷。時開原參政成遜

遼海參政栗在庭。合查本夷原領勅二十道。係都指揮伊祖父爲鄉導勦王果後並死兵火。良然。今奴兒哈赤屢還漢人口。且斬堯五十。有功得陞都督。制東夷。便德督侍郎張國彥以聞。報可。時万厯十七年九月也。奴兒哈赤既竊名號。夸耀東夷。則勢益強。後三年。倭陷朝鮮。中朝徵兵如雨。貢夷馬官三非。人名。乃稱建州與朝鮮錯壤。奴酋忠義。控弦數萬。可檄證倭報効。不果。而奴兒哈赤方與那卜二酋爭。後竟殪卜寨。旋以保寨功。至是得加秩視王台時矣。

案此乃滿洲受明封之始也。奴兒哈赤受明封。蓋始爲都指揮。繼爲都督。繼陞龍虎將軍。此明人承認滿洲領建州之始。蓋明人於遼東邊夷。鮮徵實之書。世系封爵多據傳聞疑似之詞。故于滿洲種族。昧其非建洲土著之民。授以統治之權。致以客民代土族。又經王果阿台之亂。欲相安無事。故于王台既衰之後。即以奴兒哈赤代握其權。此明廷之疏于防邊也。然當時之奴兒哈赤亦欲利用明封以遂其併吞之計。故借祖父死王事之說。以乞陞賞。又入貢討叛。以堅明廷之信。故明臣亦信之不疑。至有欲待之討日本者。實則均滿洲之狡謀。即

辨滿州非中國之臣民

一〇

老子所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也。故外飾歸順之名，中含復仇之計。利用人之信，已以侵畧鄰封實則曷嘗有順明之心哉。觀天都山人建州女直考曰：「奴酋憤父之死，日與弟速兒哈赤厲兵秣馬，設險擺屯，數年前精騎一萬，今且至數萬。」武備志亦曰：「奴未叛先已富強，生聚修築訓練無暇日，招亡命講星術，論韜畧，天下皆知其將大舉。」是則滿洲受明封之時，即其蓄志報明之時。其受明封者，僞也。即乾隆四十二年之上諭亦曰：「我祖宗時曾受明龍虎將軍封號，亦無足異。我朝初起時，明國尙未削弱，因欲與我修好，借此以結兩國之歡。我朝固不妨爲樂天保世之計。」是滿洲之受明封，本係滿洲之狡計。乾隆帝亦未嘗諱言也。要以奴爾哈赤以前，滿洲未受明封，奴兒族赤之受封，又係一時之狡計，與明爲敵之謀，已兆于此。安得據彼族權宜之計，遂確定其爲中國臣民哉。使果爲中國臣民，則其侵張海色失之時，與那卜二酋此均海西衛部落，與建州無涉相爭之日，何以不告以明廷而擅興師旅乎。以是知受封僅屬羈縻，因與本國之臣民不同也。

本國之臣民不同也。又案明封奴兒哈赤。由于滿洲得建州之地。滿洲初入建州。僅寄居建州右衛耳。厥後漸次擴張之。併建州全境。此實滿洲佔領建州之始末也。試判其事于下。

啓東錄云。當明萬歷時。今盛京吉林黑龍三將軍所轄境內。滿洲國分部五。曰蘇克素護河。曰渾河。曰完顏。曰棟鄂。曰哲陳。長白山國分部二。曰訥殷。曰鴨綠。東海國分部三。曰窩集。曰瓦爾喀。曰庫爾喀。呼倫國分部四。曰葉赫。曰哈達。曰輝發。曰烏拉。各自雄長。互相凌暴。呼倫四部。烏拉在吉林。當滿洲東北。輝發哈達葉赫在興京北。爲明海西衛。東海三部。在寧古塔東。爲明野人衛。而滿洲五部長白山二部。則皆建州衛。我太祖以萬歷十二年。攻鄂棟部之翁鄂洛城。克之。十三年。攻渾河部之界藩城。棟嘉城。薩爾濟城。十四年。攻蘇克素護河部之瓜爾佳城。渾河部之貝瑋城。哲陳部之托摩和城。皆克之。十五年。攻哲陳部克二城。十六年。復克完顏部。環境五豪部皆服。乃全有建州。以其土產東珠人參紫貂玄狐獐獾。與明市於撫順清河寬甸。饒陽四關。兵食日以強。由是海西東海諸國。咸隸於版圖。

矣。卷二

案此條所載與滿洲各官書相同。惟各官書均甚繁。此書所記最爲簡約明晰。蓋建州衛與建州左右二衛並稱建州三衛。此列于奴兒干三百七十六衛之中者也。其地甚狹。若建州與海西野人並稱三衛。則建州爲建州衛附近各衛所之總稱。凡遼陽以東鴨綠江以北之地均稱建州。蓋以該境各衛所中以建州衛爲最大。故以專名代表公名也。啓東錄所稱建州係指建州衛附近之總名。蓋該地當明初時空名衛所不下百餘。後漸行吞併。遂僅存滿洲五部長白山二部。此萬曆時代之形勢。異于永樂之時者也。啓東錄言滿洲五部長白山二部皆係建州衛。此語最明。足證奴兒哈赤初起時並未嘗兼有建州全境。蓋滿洲之先僮寄居建州右衛故地。至併吞滿洲五部長白山二部不獨建州衛及左右二衛地爲其所有。即建州衛附近各衛所總冒建州之稱者亦爲奴兒哈赤所有。而王台所領之部至是均爲奴兒哈赤屬地矣。故啓東錄謂其全有建州也。由是而言則滿洲對於建州全境亦爲侵入不得。謂建州本滿洲



所有矣。特明人于其佔領建州。後即以此名封之耳。

滿洲源流考云。蘇克素護河。在清河東。所屬城寨。曰圖倫城。太祖癸未年起兵討尼堪外蘭于此。曰薩爾濟城。亦癸未年攻取。曰瑪爾墩寨。甲申年攻取。曰安圖瓜爾佳城。乙酉年攻取。曰嘉木瑚城。曰沾河寨。曰古埒城。曰沙濟城。皆癸未以後所征服。

又云。渾河。太祖甲申年征之。鑿道葛哈嶺。乙酉年。敗其兵于太蘭岡吉林岩。所屬城寨。曰巴爾達城。丙戌年攻取。曰兆佳城。己丑年攻取。曰杭甲城。曰扎庫爾城。曰東佳城。曰伯伊顏寨。俱以次攻取之。

又云。完顏。太祖戊子年平其部。

又云。棟鄂。在寬甸堡外。有齊吉達城。翁鄂洛城。太祖甲申年征之。戊子來歸。

又云。哲陳。太祖乙酉年征之。托漠河章甲巴爾達界。藩俱集兵來禦。我兵四百人。敗其八百人。丁亥年復征克之。

又云。訥殷有佛多和城。太祖癸巳年勦誅訥殷部長于此。

又云。珠舍哩。太祖癸巳年征之。

案啓東錄于長白山部中。不數此部。是其疏也。

又云。鴨綠江部。太祖辛卯年征服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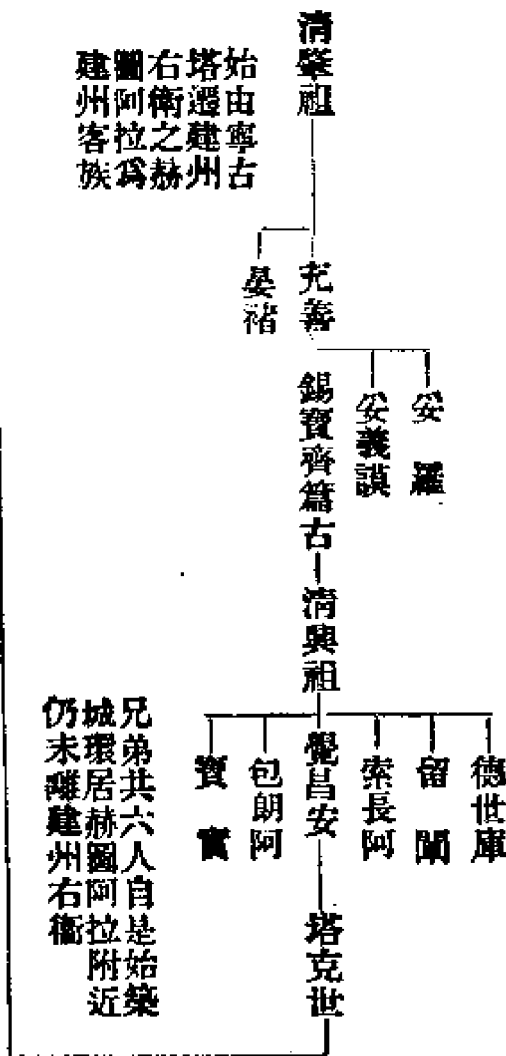
案此乃滿洲征服建州各境之次第也。足證建州全境本非滿洲所有。

又案據能一編諸書。言太祖憤明殺二祖。請明討尼堪外蘭。明人宣言曰。必若是。將以尼堪外蘭爲滿洲國。主寧古塔諸貝勒。恐招明禍。欲殺太祖歸尼堪外蘭。而尼堪外蘭。又得哈達部之援。太祖乃以顯祖之遺甲十三副。起兵討尼堪外蘭。取圖倫。由嘉班追至撫順邊外。尼堪外蘭逃入明邊。繼又築城于鄂勒璦。自守。太祖遣使向明求之。斬其首而歸。蓋建州當王台後。尼堪外蘭代握其權。滿洲滅尼堪外蘭。故得乘勝削平諸部。故觀于尼堪外蘭之事。足證滿洲之于建州。悉由戰爭而得矣。

皇明世法錄曰。萬曆時。東方諸夷之爲衛所甚衆。而建州領其名。並毛憐曰。建州女直。即今奴兒哈赤之屬。

武備志云。奴兒哈赤。即建州達子。係金後裔。遼陽邊住牧。初年甚弱。遼東兵出邊征勦。受降進貢。近來夷類漸繁。虜勢頗大。部落夷人約五萬有餘。

案此二書均作千萬。歷後。故據現時之事實。以建州為奴兒哈赤所有。而遺往昔建州之歷史。實則奴兒哈赤以前有建州者。均非奴兒哈赤之祖也。試將滿洲侵入建州之次第。依滿洲之世系列表如左。



始由寧古塔遷建州右衛之赫圖阿拉為建州客族

兄弟共六人自是始築城環居赫圖阿拉附近仍未離建州右衛

奴兒哈赤

始侵入建州全部地後遂叛明為清太祖

辨滿州非中國之臣民

辨滿州非中國之臣民

一六

由此表觀之則知清肇祖以前成爲寧古塔附近之民肇祖以後始爲建州右衛之客族至于覺昌安父子仍未受明封僅爲建州右衛之客民迄奴兒哈赤始全有建州此建州初非滿人屬地之確證也

既得建州以後即棄明封而建國號與明並立

案滿洲全領建州地約在明萬歷二十年後而萬歷四十四年奴兒哈赤即改元天命自立爲國其間相去不越二十年又據天都山人建州女直考言「奴兒哈赤自萬歷三十四年以勒索軍糧爲名遂不復貢擁衆要挾侵犯遼陽」是萬歷三十四年滿洲已與明絕斯時距改元建國尙閱十年其距佔領建州全土亦不過十餘年又據皇明世法錄言「萬歷十七年與奴酋都督祚驟躋崇階與南關勒心固已騰踊鴟張」武備志亦言「奴兒哈赤于既授龍虎將軍後天下皆知其將大舉」其詳均前見是奴兒哈赤甫受明廷之封即蓄叛明之志蓋與明並立之心即兆于甫領建州之時矣由是而言建州既屬滿洲即具離明獨立之實固未嘗爲明屬土也不過始則僞受明封繼則並棄明封而與明並

立耳雖據女直考諸書。謂萬歷三十四年。滿洲始不復貢。一者三十四年以前。尙爲明屬實。則不然。茅氏武備志。歷叙奴兒哈赤受封以後事。其言曰。北關地正直開原。彼欲吞北關。以爲寇遼之基。時有甌脫地。本我界也。爲奴所侵。邊臣匿之。不以聞。中朝有發之者。李廷機掌禮部。乃命通事李得時齎諭之。奴酋憤裂之。拘其使。三月而後釋。事益急。乃調西兵以護遼。命御史熊廷弼往勸之。廷弼乃款西虜。致東北江夷。以携其黨。時不許貢者二年矣。其人參浥爛。至十餘萬斤。奴亦窘。乃聽勸。稍還故地。然橫江之二百里。鴉鶻關之七十餘里。皆不吐。吐佃子峽。密箐峻險。不可耕之地。廷議亦羈縻而已。貢復通。後以楊鎬往撫。奴酋知事未可猝發。請質其子以堅貢好。實欲緩我備而陰襲之也。鎬信之。鎬去。以張濤代。濤亦信之。然朝議不一。久之。質子復還。而援兵亦撤。備禦日弛矣。未幾。濤去。郭顯忠代。顯忠卒。李維翰代。未至時。有邊氓以掘參闌出塞。爲奴酋所擄。凡三千餘人。維翰至。奴酋與以幣貨。維翰受其賂而拘其使。令以殺人者抵。奴酋怒。以死囚人人塞責。維翰令戮之。界上將吏得其賂。旋釋去。奴酋知維翰

之懦而憐。遂生心焉。女直考亦曰。萬歷二十八年。建州奴兒哈赤襲殺猛骨李羅。其勢始悍。邊臣不與較。奴酋自是有輕中國之心。夫此皆貢獻未絕以前之事也。觀其與明畫界蔽越界之民。遣子爲質。已隱具與明並立之勢。蓋既得建州以後。滿洲已不啻自爲一國。不必待至萬歷四十四年之改元。亦不必待至三十四年之絕貢也。安得謂建州入滿洲後。仍爲明代之屬地乎。故建州未入滿洲前。爲明羈縻衛。旣入滿洲以後。則於明爲敵國。歷史具在。可覆按也。又按滿洲建元稱號事。人多知之。然旣改元稱號。則與中國並立爲國。其證益明。試舉滿洲與中國並立之證。甄錄如左。

奴兒哈赤七大恨告文曰。明雖起釁。我尙欲修好。設碑勒誓。凡滿漢人等。毋越疆圍。敢有越者。見即誅之。見而故縱。殃及縱者。距明復渝誓言。違兵越界。衛助葉赫恨二也。

案設碑勒誓。即熊廷弼勘界之事也。足證滿洲未改元之失。已與明劃區疆界。使非與明竝立。或爲明屬地。安得有設界碑之事。又安有禁越界之事乎。且其

言曰。凡滿漢人等。毋越疆圉。則彼固明以滿人爲界外之民矣。此滿洲與明並立之證一也。

又曰。明人于清河以南。江岸以北。每歲竊踰疆場。肆其擾奪。我遵誓行詰。明負前盟。責我擅殺。拘我廣寧使百綱。古哩方吉納。挾取十人。殺之邊境。恨三也。

案此即滿洲殺明掘參人民之事也。據此言觀之。足證明清分界以清河江岸附近之地。劃兩國之疆。且此節所言一則曰踰疆。再則曰邊境。尤爲二國相對之詞。此滿洲與明並立之證二也。

又曰。柴河三岔撫安三路。我屢世分守疆土之衆。耕田藝穀。明不容刈穫。遣兵驅逐。恨五也。

案此亦明清爭界事。此滿洲與明並立之證三也。

又案奴兒哈赤此文。作于天命三年。即明萬曆二十六年。而所舉之事。又均係改元以前之事。足證滿洲於佔領建州後。即與明分立。此文所言固彰彰可考也。

朝鮮史

日本人所著

載丁卯年清太宗征朝鮮之誓文曰。朝鮮國王。與大金國二王子

立誓。我兩國已媾和。今後同心合意。朝鮮若與金國計仇。整兵馬而建城堡。存心不善。皇天降禍。若二王子因起不良之心。亦皇天降禍。若兩國二王。同心同德。公德偕處。龍天保佑。獲福萬萬。

又朝鮮國誓文曰。朝鮮國以今丁卯年甲辰月庚申日。與金國立誓。我兩國已講定和好。今後兩國各遵約誓。各全封疆。若我國與金國計仇。違背和好。興兵侵伐。則皇天降禍。若金國因起不良之心。違背和好。興兵傷伐。則亦皇天降禍。兩國君各守善心。共享太平。

案丁卯年即明天啓七年。是時滿州尙未稱清國。故以大金國自稱。觀乾隆帝四十二年上諭。謂「我朝得姓曰愛新覺羅氏。國語謂金曰愛新。可爲金源同派之證。蓋我朝在大金時。未嘗非完顏氏之服屬。猶之完顏氏在今日。皆爲我朝之臣僕。」又云「我國家誕膺天眷。朱果發祥。亦如商之元鳥降生。周之高襟履武。紀以爲受命之符。要之仍係大金部族。」是滿州亦不以金後自諱也。惟



其爲金後故初起之時仍以大金爲國號不得爲未稱大清以前滿州無國號也既有國號則滿州當奴兒哈赤時即與明並立爲國又何疑乎安得謂滿州非國家歟

由是言之建州既非明代屬地滿州部族又非建州土著之民而滿州既得建州即與明並立觀于建州土著之族尙不得爲明代臣民况于滿州之客族又觀于滿州部族尙不得與於羈縻衛之列况于中國臣民明于此誼則滿人非中國之臣民又何疑乎

案以滿州爲中國臣民者其最誤之點有二一由誤以建州爲明代境內之地此由於不知建州有二也一由誤以滿人本建州酋長此由不知明代建州三衛之歷史也故甄錄各說以正其誤此亦持民族主義者所當首知者也又案今日所以持民族主義者非禁異族之雜處也特欲絕異族之統治耳證之歷史凡多數民族治于少數異族之下其政治必多失平如土耳其于希臘澳大利於匈牙利是也蓋少數民族所以能統治多數民族者必其挾強權以

實○行○帝○國○主○義○者○也○滿○州○當○未○入○中○國○以○先○既○為○獨○立○之○國○則○其○征○服○中○國○即  
 為○實○行○帝○國○主○義○既○實○行○帝○國○主○義○此○與○英○制○印○度○法○制○安  
 南○奚○異○惟○法○令○稍○為○優○善○耳○故○今○日○言○民○族○主○義○在○于○禁  
 他○族○以○強○權○相○凌○凡○抵○抗○他○族○強○權○均○為○實○行○民  
 族○主○義○滿○人○既○為○中○國○君○主○即○係○以○強○權○相○凌○之○證○即○使○滿○漢○平○等○而○君  
 位○不○易○其○操○統○治○之○特○權○仍○自○若○也○故○今○日○之○排○滿○在○于○排○滿○人○統○治○權○民  
 族○主○義○即○與○抗○抵○強○權○主○義○互○相○表○裏○固○與○前○儒  
 中○外○華○夷○之○辨○不○同○也○使○統○治○之○權○不○操○于○滿○族  
 之○手○則○滿○人○雖○雜○處○中○國○亦○無○所○用○其○驅○除○使○操  
 統○治○權○者○非○滿○人○仍○為○天○水○鳳○陽○之○裔○吾○人○視○之  
 固○亦○無○異○於○滿○州○蓋○彼○以○一○族○而○操○統○治○權○此○以○一○姓○而○操○統○治○權○均  
 背○于○均○平○之○旨○固○不○得○不○用○其○抵○抗○也○惟○今○之○倡○立○憲○論○者○為○滿○州○辨○護○以○為  
 係○中○國○臣○民○欲○開○持○民○族○主○義○者○之○口○此○無○論○其○所○言○非○實○也○即○使○所○言○誠○實

則吾人對於覺羅氏君統能聽其常存否耳。蓋強權所在之地，即吾人抵抗力所及之地。況徵之歷史，今之操統治權者，又爲對中國實行**帝國主義**之族乎？是烏可以不辨。

附錄 林啓圖啓東錄建洲考

林氏考建洲甚詳。足證明代建州非錦洲邊外之建州。即某報之說亦以得此證而益窮。故附錄于說如左。

興京舊名赫圖阿拉。在蘇克素護河嘉哈河之間。西距盛京二百七十里。東距寧古塔千二百里。未得遼瀋以前。四世威宅。即明之建州右衛也。新唐書渤海傳。率賓故地爲率賓府。領華益建三州。建洲之名始見於此。今吉林烏拉境。遼史營衛志。孝文皇太弟敦睦宮。以渤海建瀋嚴三州戶置屬州三。建瀋嚴。此建州始遷在靈河之南也。地理志。屢遭水患。聖宗遷於河北。唐崇州故地。初屢武寧軍。隸永興宮。後屬敦睦宮。統縣二。永霸永康。此建州再遷在靈河之北也。靈河以元一統志。孝之即凌河者。是契丹國志節鎮三十三處有建州。大金國志刺史七十五處有

建州金承遼舊非渤海建州故地也元史地理志元初北京路總管府領川建等十州至元七年改北京爲大甯仍領川建等州元承遼金之舊非渤海之建州也元一統志海蘭河經故建州東南一千里入于海混同江北流經故建州五十里會諸水東北流經故上京下達五國頭城云故建洲蓋渤海之舊在金上京南者金上京自開原東抵甯古塔自長白山北抵阿勒楚喀地勢廣長金地理志云上京山有長白青嶺水有阿勒楚喀混同江拉林河皆在今吉林境又云東至呼爾哈路六百三十里西至肇州五百五十里東南至海蘭路一千八百里呼爾哈河在甯古塔城旁海蘭河在甯古塔城南四百十里據四至以求其中則金上京正在今吉林城東北阿勒楚喀河旁而渤海之建洲東去松花江北流之所五十里東南去海蘭河十里亦在吉林境又案大清一統志海蘭河有五皆在甯古塔吉林境一入呼蘭哈河三入混同江皆去海遠惟在甯古塔城南四百十里源出無名山者東流會布爾哈圖河入海元志所云海蘭即指此也明永樂二年置建州衛十年置建州左衛宣德七年置建州右衛溯建州自置於渤海本在今吉林境

遼一移再移金元相承置節度刺史而建州遂在今錦洲邊外喀喇沁土默特之間大抵東土州郡名多始於渤海而移於遼遼志所載襲渤海之名而易其地者十有七八如率賓府遼遷其人戶於今廣寧謂之率賓縣而其故地仍有率賓府在涑州定理府之間涑州以涑沫江名定理府據一統志爲興京而率賓府地與相連則所領之建州即國初所統之建州也以元一統志考之其祇稱建州者屬興中府在凌河南北明屬烏梁海其稱故建洲者近混同江北流之所即渤海舊置明初以名衛赫圖阿拉爲興京實右衛地也





# 釋 俠

運 變

世宙晦塞。民生多艱。平均之象。俯兆而弗見。則怨讟之聲。聞於九天。其誰拊之。時維俠乎。俠之名。在昔恒與儒儼。儒行所言。固俠之樞畧。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非大俠其孰能與於斯古之聖哲。悲世之沈淪。哀烝民之失職。窮阨不變。其救天下之心。此俠之操也。自擊刺之萌。閭里之尙氣者興。俠之吟固少。少削矣。然而勢足以驚彊禦。力足以制豪雄。亦民之慈父也。夷考俠字之誼。實曰夾人而浚。長釋之曰。俤俤之訓。輕何足以蔽俠哉。尙覽古文字。大氏原於聲音。普通而義即相函。故余取其同聲之字。鈎索而比附之。以定斯字之誼。我不敢知曰。先民之俠道。盡乎此。抑小子之所知。則寧敢外是。世有俠者。教而誨之。謹陳其誼於左。

俠者。以夾輔羣生爲志者也。爰初生民。其道平均。五官百骸。其體同也。飲食男女。其欲同也。悍患禦災。其力同也。夫惟其同。則一羣之內。如登春臺。其樂融融。世漸澆。訛則不同。於是于胎始。彊弱判而無力者危。貧富懸而無資者殆。貴賤分而無執者

困。智。愚。辨。而。無。知。者。傷。於。斯。時。也。底。厲。鋒。鏑。抑。彼。優。者。而。申。此。烝。民。之。屈。則。俠。者。其。人。也。夫。異。種。相。殘。虔。劉。無。藝。及。其。震。疊。威。力。厥。角。若。崩。焉。乃。暴。虐。貪。殘。肆。於。民。上。少。有。載。動。則。遭。雙。夷。斯。俠。者。夾。輔。弱。族。之。時。也。若。乃。梟。雄。奸。位。作。福。作。威。凡。厥。官。司。廢。爲。殘。賊。乃。飭。軍。旅。爲。王。爪。牙。民。處。其。邦。若。居。牢。陞。或。者。豪。民。與。政。高。據。要。津。政。以。賄。成。議。以。衆。制。互。分。佃。黨。罔。恤。民。依。哀。哉。下。民。無。所。控。訴。斯。俠。者。夾。輔。平。民。之。秋。也。至。於。豪。右。兼。并。田。連。阡。陌。奪。攘。土。地。以。肥。其。身。役。僕。常。民。亦。驕。亦。虐。旣。富。且。貴。居。國。上。流。貧。者。無。辜。死。於。寒。餓。斯。俠。者。夾。輔。勞。人。之。日。也。搏。搏。大。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苟。疆。種。不。除。暴。政。不。戢。富。人。不。死。俠。其。得。羣。黎。百。姓。之。心。乎。抑。神。州。之。今。日。東。陬。貉。子。僭。弄。在。上。虐。政。之。夥。指。難。終。而。富。貧。不。均。之。象。乃。者。益。爲。明。著。我。儀。圖。之。俠。顧。不。重。哉。殺。其。渠。可。以。警。羣。頑。除。其。巨。可。以。舉。羣。緇。我。啓。其。途。人。步。其。武。我。爲。其。先。人。續。其。緒。必。使。其。疲。於。奔。命。以。死。而。皇。漢。之。民。庶。幾。有。生。之。望。荆。軻。聶。政。之。事。蓋。勝。於。陳。涉。吳。廣。不。殺。不。辜。不。擾。黎。庶。而。以。一。人。之。頸。血。易。同。類。之。休。祥。事。孰。有。便。於。是。者。施。由。親。始。我。願。吾。黨。以。夾。輔。羣。生。之。志。先。用。之。於。我。軒。轅。氏。之。子。孫。



俠者有所挾持以行其意者也。據俠之心氣爲其先。奏功之時器爲其要。誠令我民之心動於真摯。悽愴惻怛以赴。其願所謂能得仇人而甘心者。必將含笑以就誅夷。畏死恒懦之情。棄捐惟恐弗速。銘勒金石。令聞不忘之念。亦不復存。諸腦凶之中。其所挾持固知必濟仇人之魄。旣早奪矣。刀劍在手。義憤填膺。若蹴華嶽以壓柔條。決海水以沃熾火。有何不滅者哉。懿俠者舉事。志在必成。利其器用。亦爲先務。是故西歐民黨。北露賢豪。慮皆持利器以成功。藉彈丸而得志。則其所挾持者。亦不可誣也。吾藏器待用。繼自今其加之意哉。

俠者其途徑陝隘者也。救民之道亦云衆矣。獨取諸暗殺。道不亦陝隘乎。夫孤身赴敵。則逸於羣衆之揭竿。忽得渠魁。則速於義軍之戰伐。術不必受自它人而謀不必咨之朋友。專心壹志所謀者一事。左右司候所欲得者一人。其陝隘固矣。而其效或致震動天下。則何陝隘之足恤乎。故當其赴事也。寧拙毋巧。當其趨時也。寧淹毋速。當其襲人也。寧寡毋多。愈陝則績愈彰。前烈可覩也。

俠者其心甯靜其事爽捷。其自蒞幽瘞者也。心不靜則擾其氣。氣擾而即於疲。事

不捷則志搖。志搖而即於敗。自藏不密。則機露。機露則徒喪其身。罔裨大計。故夫俠者。欲有所爲。先靜其志。然後臨事奮發。雖以千萬人當之。而不驚。若其相機得勢。捷若猿獠。偵司防維。盡歸無益。此所以集事也。不然。暴君貴人之首。何以靡散如塵。堞哉。至其自固之嚴。亢身之密。雖以露西亞警吏之智。猶有所不得志者。是可法也。已。俠之誼。粗略如右。余又考之。相人偶爲仁。而夾人爲俠。仁俠異名。而有一德。義者宜也。濟元元之困。苦宜孰大焉。儒者言仁。義仁義之大舍。俠者莫任矣。嗚呼。光復之事。久不能集。凡我漢民。死喪無日。不平之氣。充塞於禹甸之中。俠者其焉能忍此。終古耶。俟河之清。人壽幾何。誓捐一死。以少盡力於我同類。而剪除一仇敵。試權度之。當愈於淪爲輿隸而死乎。封豕長蛇。薦食中土久矣。一其心。礪其器。以斬一掛華域。遺黎予小子。誠不敢不勉。諸友昆弟。末亦不樂乎此也。

# 法國革命史論

(再讀第四節)

寄

生

且夫恒人有自尊之性而知牽率其族以受制于他人爲可鄙夷法國權族縱極恣睢無人道寧有若滿州度劉我民之可憐者上來所舉如圈佔一事率彼醜類以奪人廬舍踐人場圃是曰貪民之政顧流離飢饉僵臥于八達之衢者皆爲漢民而旗人則庇身以宇充腸以穀博奕爲戲歌呼達旦彼所以休處而飲食者類皆吾民累歲經營之所僅獲而復以其餘恣爲淫遊則有傍徨其門冀分塵羹冷炙者虎眦而噉之曰咄嗟而勾夫皆窳偷惰不事生產宜莫旗民若然其生也康媮無度漢民終歲勤動雖有室家不俛卹撫其卒乃飄流而無所歸又孰使之然乎差徭勒索動需萬緡惟入旗則免間有徵者民七而旗三實則旗仍輾轉得自民間者與不徵等耳旗人本無四民之業無所取稅然彼居處華堂而牧民者未嘗陟阡隴未嘗把鋤耨鼓吹作而簋簋陳薦楚山之禾啜彫胡之飯猶匪如搏土爲像可以弗歎水而終日此吏之所以蠶羣也耕者百人而十而辟穀導氣以爲生者未之或有惟農夫爲能

食。食。人。其。可。貴。誠。有。過。於。他。業。者。工。度。其。成。商。流。其。貨。亦。造。利。於。國。而。其。得。食。也。猶。
 庶。幾。俛。仰。無。愧。忤。故。彼。旗。人。在。數。者。之。外。即。可。責。之。道。已。絕。迺。獨。襲。先。人。餘。蔭。以。尸。
 崇。爵。顯。位。者。蕃。若。處。禪。之。蠹。是。其。蠹。民。寧。有。涯。涘。將。曰。其。無。稅。爲。宜。適。愈。昭。滿。漢。級。
 第。之。有。卑。峻。而。已。舍。以。論。刑。又。資。憤。懣。清。律。笞。杖。徒。流。四。刑。漢。人。犯。者。無。赦。滿。人。則。
 悉。與。減。等。徒。一。年。者。僅。梏。首。二。十。日。以。上。遞。增。五。日。流。刑。宜。去。極。邊。烟。瘴。者。梏。九。十。
 日。死。刑。獨。所。共。也。漢。人。犯。者。無。赦。而。滿。人。則。嘗。以。有。司。庇。護。縱。其。脫。漏。京。會。之。大。郡。
 縣。之。繁。旗。人。必。聚。族。而。居。則。有。所。謂。旗。街。旗。巷。者。將。軍。或。都。統。治。之。將。軍。都。統。皆。滿。職。旗。人。者。
 劫。盜。殺。人。漢。吏。遇。之。於。市。得。就。其。處。縛。囚。否。則。必。請。於。將。軍。都。統。既。諾。而。後。敢。詞。諸。
 其。室。惟。漢。官。之。能。請。者。蓋。寡。其。請。而。得。許。者。尤。不。易。也。旗。營。卒。尤。橫。出。而。爲。盜。多。攜。
 火。器。步。伐。齊。均。賢。於。烏。合。之。衆。雖。有。捕。役。弗。敢。近。事。過。乃。始。張。皇。噪。逐。半。里。之。內。雞。
 犬。騰。沸。盜。且。安。寢。於。室。矣。江。南。某。郡。都。統。縱。卒。犯。法。有。往。索。罪。人。者。叱。之。曰。旗。民。皆。
 安。分。吾。不。聞。有。犯。法。事。邑。令。以。爭。此。事。去。其。官。此。言。在。下。者。耳。即。官。爲。台。輔。以。滿。臣。
 挫。辱。漢。臣。則。置。弗。問。漢。臣。有。彈。劾。滿。臣。者。非。遷。謫。則。免。官。甚。者。且。流。又。甚。者。服。大。辟。

刑罰之不中。彼固以是別貴賤也。抑刑之爲用。與稅殊異。無田者云。無業者云。雖坐而爲蓋。稅之弗加。亦猶無已云爾。刑律所以懲作奸者。不以有權藉富貴。可邀倖免。故皋陶秉法。不避瞽瞍。李斯用刑。首及太子。自漢而降。侯王三公之以罪坐死者。與編戶之氓。輕重相等。語曰。刑不上大夫。特謂汙賤如腐刑。暨三木琅璫。曳髮貫索之屬而止。此所謂士可殺不可辱也。又如法國。貴賤固相懸絕。則僅以有爵位者判異齊民。清朝不然。同處草莽。而漢民之刑。不加於滿。同列卿相。而滿臣之責。必輕於漢。若乃尤侗之收旗卒。削邑還鄉。袁枚之杖旗廝。上書請罪。是彼滿州之輿肆。且貴於漢人之守令矣。朝諭有云。包衣漢軍。皆係內務府世僕。向無貶斥出旗爲民之例。則滿人世僕等第。遠在民上。亦已明見詔書。醜虜之惡。吾民之賤。舉無得而諱焉。法有權族。明夷夙昔所深惡痛絕之者。謂滿民貴族耶。其事蹟顯著。不能掩護若此。謂滿爲貴族。則以五百萬之衆。視法十萬侯。猶細微不足道。明夷獨弔彼而賀此者。又何說之能通也。觀乾隆二年。御史舒赫德疏奏。臣聞治天下之道。在乎由親以及疏。由近以及遠。果能使根本綿固。則枝葉自茂。臣愚以爲八旗者。國家之根本。孫嘉淦爲

漢臣中之稍尙氣節者。其言漢軍生計。首辨等第。則曰。漢軍與滿州不同。伊等原係漢人。夫漢軍斯漢軍耳。原係漢人。固隱然猶未足貴。漢人虜耳。其非國家根本。嚙不能曉。旣剔髮爲人奴。虜視牛馬。無以二縷繼之。來羈轡而已矣。斧鉞之威。鞭箠而已矣。隱忍以受。猶懼重咎。惶以爲刑罰之頗也。哉。法國塞伊氏著。孰爲第三級。曰。平民爲國基礎。今吾漢人位第四級。滿洲蒙古漢軍分三級而國家之於民。不復以根本視之。此之國家。尙得爲吾民之國家乎。滿漢方用兵時。滿軍得一城。必屠殺數日。取老弱之血。盡膏鋒刃。以博歡笑。虜漢將軍。或士大夫之。曾率義師。倡發難者。刳其心肺。或以槍尖貫其胸。若刺魚鼈。得婦女。使潔服待酒。淫蠱毒虐。不可名狀。嘉定屠城紀畧云。破城三日後。自西關至葛隆鎮。浮尸滿河。舟行無下篙處。白膏浮於水面。岔起數分。大家閨彥。及民間婦女。有美色者。皆生擄。用長釘釘其兩手於板。仍逼淫之。凡校法國虐刑。不是過領主之宿民。女未若所紀之慘毒也。明夷述法國革命後。河流皆臭。魚含毒不能食。雖窮天地古今之兇殘。未有比之。然亦財庶幾前明季世耳。忘膚受而吝塗骨遺所親。而哭鄰家夫。非蔽鄣於識與。而何其脅亂而勿知。數與鳴。虜漢連中癡。

離彼薄蝕。胡有獸德。迺濟貪叨。剗民以媮。卒難觀縷。吾民則苟偷。砥俎之餘。生跼顧。踏處以長孫。子遡往計。來羌無寸管。曾弗俛首。棲息於虐政之下者。省刑薄斂。云乎。法民之所以革命。不逾三端。於我罔弗畢備。曷爲其行之誼。譎也。法民受掣曳於同種。而我被摧躓於雜虜。故法之衰。如華葉偶曝於日。潤之以宵露。蔚然興矣。嗟吾漢民。則猶不根之木。始扶而植之。僅憩而視之。繁然多牛羊之迹。雖企新陽以革。故陰欲其條茂。烏可得也。在法國。福祿特爾。盧孟爲宵露。而明夷爲牛羊。欲吾民氣之焜耀。如法不可望也。疾權族之驕橫。蒙哲理之浸漬。而處路易十六之世。明夷亦旣謂其倡自由平等。宜矣。若吾所辨吾民。阨塞之狀。明夷苟未嘗蔑其眸子者。當知其非詭言。抑知之而猶執。故說以媚虜。是又桀狗之等倫。吾特無責爾矣。事苟爲衆力所戮。母畏讒口。離德解心。迺遭厥凶。物雖蠢頑。猶多識連屬之義。是以周周接尾。而飲河蜚蜚相負。以求食矧。在靈明而昧斯旨。然試嘗衡量國人。則競替規蹈曲。以爲巧吾言。而被詬吹。吾將行而世又莫我。以悲夫。法有哲士。遐哉。藐矣。此吾所爲。追論其事。而臨睨舊邦。愁歎彌襟者耳。

## 第三章 法國革命之次第

## 第一節 布奔王統之廢替

王既罷業結爾。且命即夕去其國。業結爾娶妻孥遂行。翌日之夕。巴黎市民聞報。七月十日大憤。集者萬餘人。然猶未知所爲。有加彌爾者。執短銃。登几呼曰。衆其聞之。今也不能以一瞬有所狐疑。業結爾之罷。彌爾愛國者而朕兆也。瑞士傭兵已集。將執吾儕。事遂至此。吾儕舍干戈。無以自衛行矣。聽者奮起。加彌爾折小枝加其冠。曰。望此爲徽志。以相救護。衆爭效之。密葉爲稀。奉業結爾及荷爾良公肖像。風聞荷爾良公亦被放逐故遊行通衢。附者益衆。值傭兵邀擊。始稍潰。法蘭西親兵千二百人。助市民。適與傭兵會。既陣。法軍呼曰。陣者何軍。曰。瑞士之傭兵也。爲平民者耶。曰。爲我將士。則發砲射之。傷其五人。傭兵乃退。民氣大振。嗚呼。若法蘭西兵者。克盡其職者也。夫所貴于兵。以其能扞衛吾民耳。今政府引異族以戕民命。是爲民賊。復當擗其羽翼爪牙哉。以觀吾國政府。異族也。挑吾民之自殺而坐收其利。其情愈可忿嫉。他日滿漢治我。有倒戈扼虜者乎。斯爲賢矣。民兵既合。十三日。朝色未辨。攻破拉德德斯獄。劫武庫。得小



銃二萬八千挺。大砲二十門。於市之四周。張哨兵線。以備敵。時王軍舉老將不羅格  
 黎爲總督。兵四萬餘。大砲四百門。屯駐巴黎佛色黎間。聲勢張甚。夜。民兵與巴士的  
 亦獄名。守軍有戰事。翌朝。乃羣噪曰。趨巴士的。趨巴士的。巴士的守將曰特羅內。沈毅  
 而好勇。自晝至于日入。攻者不克。會有死士二人。薄彈丸而登門關。一軍盡入。特羅  
 內退保內郭。巴士的專禁鋼國事犯者。故設堅城以衛之。俄頃。法蘭西親兵驟集城下。將發大砲毀城。特羅內  
 知事急。欲自燔死。侍者阻之。遂相約束曰。苟不貪守卒之血。以蒙鼓者。當棄此城。則  
 皆曰。諾。城既陷。特羅內與其佐。皆及於禍。釋囚七人。其中一人。被幽已三十年。遂殺獄吏。傳其首  
 以徇。人民視巴士的獄。以爲此虐政之遺物也。僅日暮間。崇閔之陞牢。夷而爲墟。人  
 心大愜。廼有揚吭而歌者。或舞蹈以節之。交相爲慶。嗚。嗚。民之愁苦。嘗無窮期。而得  
 此一日。謂爲至樂。夫摧棄一物。何樂之有。以此爲樂者。即又非初民之本性也。惟有  
 所鬱結。則然竭吾民之財。而罷勞吾民之精力。築百常之舍。繚以萬雉之墉。論其所  
 以爲用。則吾民駢肌糜骨之塲。不摧棄之將安待也。使民之怒充積。旁魄思一得當  
 又咎之所與歸。豈不哀哉。次日使報王巴士的獄破。路易十六大震。咤曰。何者。百姓

果反亂歟。使者應曰：否。所謂革命者，也。彼南面爲侯王，親民不馴，目之曰亂。烏知建禁暴之義，可以方行天壤而無隔閡。革命乎聖人，復起猶贊之矣。對於同種且然，矧夫吾國之革命，驅除東陬貉子，以光復故土，正氣昭明，上參日月，迺士夫多懷茹毛踐土之恩，嫉視黨人，至欲甘餐其肉。上海南方報。宣言革命黨人。大逆不道。非寢皮食肉。不足以大快人心。不若使者遠矣。

王聞報，悟用武斷政策之非計，議會上奏，促解散軍隊。王許之。十五日，親臨議會，解

散軍隊，恢復公安。十七日，徵服幸巴黎，從護國軍總督拉飛咽 *Lafayette* 請也。人名譯音

多從漢譯法蘭西革命史拉飛咽本作刺華葉以十一號正明夷作中即用今名故仍之謬 國民議會之議員，徒步從之，民隨往者亦數千。

人心稍定。

然牽一髮則動全身。巴黎數日之警，波蕩全法。州郡市村，起效巴黎市民所爲者，凡若干處。焚燒領主城寨，襲吏尹舍第，貴族富人，豪農巨賈，平日施怨於民者，至是蓋鮮。保首領，王第亞多阿伯，康對公，康帖公，暨權族勤王黨人等，相率亡命，或入英吉利，西班牙，或走奧大利，瑞士，比特蒙德。

於是國民議會，欲阿合民意。八月四日，採諾阿伊內，達伊其隆兩貴族之議，均一租

稅。廢止諸藩權。盡革封建遺制。當日所議決爲可者。今依舊史。條舉于左。

一。貴族所課于領民之人役稅。隸農及其他之藩權。全行廢止。

二。廢寺院什一稅。

三。廢貴族狩獵特權。

四。解散市間所有之商工聯。及其他業聯。許民自由營業。

五。廢賄賂得官之制。

六。削舊藩裁判權。折獄者須廉明公正。

七。公民得任用爲文武各職。

法民既祛等級之制而當國家多故競以毀家紓難變其國俗九月七日職工之妻女皆獻寶玉金器稱愛國惠贈物無幾何各地畢有獻納以充國用是故政之不爲民者雖所取一豪歎音紛總激而爲禍變租稅之苛居其泰半一轉移間嚮之憂匱乏者則積金如坻其效捷於轉輪其用著於觀火不必知者知所練擇矣彼有致蟋蟀之譙讓與嘆桑榆之末光者舉無謂也初王之解散軍隊也并召用業結爾業結

爾還巴黎。且爲首相。于議院。爲稍右方黨魁。

議院中共分四黨。一右方黨。(非革命黨)二稍右方黨(立憲王政黨)三稍左方黨。(立憲

民政黨)四左方黨。(過激共和黨)各以其議事時所佔位置爲黨名。

排斥民主共和諸政體。威用忽墜。其勢力僅以校右方

黨。稍振而已。稍左方黨。則米拉拉飛咽率之。米拉之父。曾受酷刑。氏嘗抱隱痛。故其

初。力倡革命。又屢搗王奴之陰私。以逞其忿。至是。雖陰相結納。無與之者。迺乘機謀

傾業結爾。適議院中。因編纂憲法事。紛爭不已。九月二十一日。王下令。悉罷會議。左

黨大譁。謂是舉。二千五百萬人。

法國當時人口

以聽命於一人之手。非所敢聞也。決議不從

王命。議院規度。旣蕩然若此。各新聞雜誌。爭爲危詞。以聳民耳目。重以歲凶。餓死者

相屬于道。痾爾良黨謀曰。時哉勿失。播言國王將復行六月二十三日之政策。

見本報第

十五號

第九頁。物情洶洶。不可遮禁。王乃召法蘭德勒聯隊。圍宮自守。且大餉士卒。縱樂極

麥。巴黎市民及痾爾良黨皆怒。集者數千。咸奔赴佛色黎。法蘭西親兵。護國軍繼之。

破宮扉。迫禁苑。法蘭德勒聯隊。鬪者殲焉。拉飛咽進。請遷都於巴黎。王不得已。從其

行。民歡呼曰。吾儕得餅師與其妻子。自今以往。庶幾其免。顧領乎。

人民以穀物騰貴。爲貴族教徒所爲。若不

遷國王於巴黎。則無由救飢饉。故有此舉。

顧法民之言。何其哀也。爲上者。不先事以防。維民困凶。歲之來。覩

其流散顛沛若視越人瘠內穀於箱惟懼梟腐啗之而有贏糧聽民所需弗閉糶則復有故昂其值者民飢欲死進而獲罪亦莫能逾於死死則等耳進而遂所欲纔萬一可冀固有愈於坐以待僵者矣民無權猶弗能不躄足以望其上烏庫奈何遂使民勿以爲保母而泥之爲餅師也洎乎民之索餅師而不可得者王亦豈將勾爲餅師而弗得矣哀哉窮黎萬方同概念我華域之民猶無以加乎法當日盍姑懋力以求女之所謂餅師者乎路易十六車駕入巴黎戾止市廳尋入條勒利宮十月六日也自有此變人皆知非革命無以獨立拉飛咽日謀中傷痾爾良公等民心漸携先痾爾良公米拉伯等皆倡急進今日即于和緩民憎其怯不附今公出奔英京左方黨氣焰驟肆自是鉅細條件畢俟其可否他黨大氏贅疣耳千七百九十年春米拉伯復爲國民議會長王始屈意交驩是年五月王妃安達業多會伯於聖雲公園伯勸王幸美的依布意爾侯徐圖解散國民議會召溫和平黨時多洩散樹立憲政且預畫平亂計怵慷陳言有策士風援其方可以乘貴族教徒互相衝突時王恐內亂遽作狐疑不果九月首相業結爾自請解職爲從中利用以鎮平巴黎之亂拉飛咽等所排聲歸故鄉氏本瑞丟爾浩爲相黨拉飛咽米拉又不得志次年三月米

拉伯病未幾卒。葬之日。來會者萬有餘人。

國民議會中。既失米拉。舉動益趨於過激。王族慮及禍。謀潛遁。投貴族軍。六月二十日。夜分。王易賤服。絜王妃等密出條勒利宮。途次爲民黨所誦。追及于埃爾河。

王妃憂懼

不勝髮  
盡爲素

布意爾侯將偏師來援。夾河而陣。弗能渡。

橋已爲敵所絕

乃奔日耳曼。二十五日。王

再入巴黎。

當王之出走也。有入寢宮。獲王記錄者。非難新成之憲法。掎擊議會。謂其非禮妄動。是王明與國民爲敵也。於是議會獨擘大權。凡法律命令。無待王旨。皆行之。及王歸巴黎。覩其專擅。王黨二百餘人。悉憤懣退去。時在野有雅各伯黨。哥爾德爾黨。謀廢立。羅伯卑爾 Robespierre 段敦 Danton 諸人助之。二人皆左方黨魁段敦主共和。羅伯卑爾則議戴痾爾良公。惟拉飛咽揚言。當傾其力以保王位。初。米拉伯倡革命。拉飛咽以爲輔佐。騁辨談之揮霍。激勵民氣。米拉變而從王。拉飛咽斥之曰。懦夫焉。足語有爲。米拉死。拉飛咽又變而從王。朝從暮衡。矯情誑誑。亦儀秦之流等。世稱二子曰忠誠。蒙竊猜惑。而未能剖也。意者蕭艾之臭。非揭車之可糝。糞土之穢。乃螻蛄之所甘。

耶。民衆怨拉飛咽。七月十七日。擁羅伯卑爾等。據賞德馬爾。拉飛咽帥護國軍進討。民衆之死者二百有奇。羅伯卑爾段孰皆得脫。尋復歸巴黎。閉民黨政社。如雅各伯哥爾德爾皆被封鎖。

亂遂定。自是拉飛咽等會合於斐蘭寺。組織一新俱樂部。名斐蘭黨。以期維持憲法。擁護王室。五月中。憲法委員草創新憲法成。值路

易逃亡。虐殺之禍接踵而起。事遂中輟。至九月三日。始至呈覽。十四日。下敕曰。可。議會復奉大權於王。夫以王仇議會。乃剝其權。悔禍之兆。漸萌。則又取其所喪奪者而歸之。民之未嘗有過舉。豈不憮矣。惜乎王心勿固。卒至牽系。其后妃連頭受戮。故可深長思也。二十九日。國民議會自行解散。且採羅伯卑爾議。本會議員自今不能再就原職。貴族派因新議會可選出同族。恢復已墜之實權。宮中派因此欲墮落民黨之實權。以報積怨。革命派以次回議會。期得全勝。以創行其素所設計之民政。故衆論一致。議決此案。議會開設。見本報十五號。凡二年五月。議定法律二千五百五十件。約其重要者。凡十有五。

一。公認信仰自由。

一。廢車架之磔刑。

三。省峻酷之肉刑。

四。創陪審之制。

五。公開法廷。使罪囚得延辨護士。力不能延者則有官設以爲補助

六。整備司法制度。廢府縣法院。

七。抑制國王之秘密權。如封書秘密權類

八。改善國家財政之制。

九。開興業制度之新局。如廢工商聯等

十。省食鹽烟草造酒稅國產稅之四大苛稅。

十一。減輕什一稅。人頭稅。

十二。廢止貴族特權。與封建之積習。見第九頁

十三。設護國兵。

十四。改正官制。度人材登進之途。

十五。編制全國土地。以之分配於小民。八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所規定。分全國爲八十三郡。廣袤若干。丁口多少皆相等。郡以爲縣。凡三百

七十四縣。再分鄉市。鄉之中又分爲里。每郡置議政官三十六名。及行政官五名。統治之。史謂歐洲諸國中。土地分配之周給。未有如法國者。

跡其概畧。功無與貳。然有足爲咎者。如採用單院議政制度。使儉父秉政。而以識密



鑿洞之士。紕於其下。政之不潔。有由然矣。他如收沒寺領。亦啓後世爭奪之漸。而行之過暴。反自樹敵。然彼寺領云者。實朘削吾民膏血以有者也。溯論往昔。僧正踐民若牛羊。民食粗糲不足。衣被蘆絮未嘗止寒煖。疇不願宴居而民無屋內什一之稅。於寺稍濡緩而隨其後者。則又有刑威之酷。什一之稅。寺領之積也。吾民之白骨不可肉矣。今所以爲報者。亦僅耳。謂有後患。則譏其識之未遠可也。忿其報之非當。是教權族爲虐也。故二事縱宜爲後來者戒。而無所致詬詈。必言背戾。人道功不償過者。彼人皆有私心者也。

(此節未完)

感悟 馳情

思我所欽



## 論立憲黨人與中國國民道德

### 前途之關繫

不 佞

自姦人康有爲行遜以來。既段借尊王之說。以會歛商於海外者之貲財。又欲藉是爲再歸故國。弋獲富貴之策。乃猥云。逐臣戀主。北向恒流涕。此已無恥矣。而其徒黨如梁啓超者。乃更鎔尊王愛國爲一心。以爲欲救中國。非君主立憲之制弗可。則尊王之說。并包之。以爲君主非主權所舍。則改造中國。勿庸更易。君主而君之爲同種。爲殊類。可毋計。至其戕賊良心。誣天下而弗恤。又悍然斷滿族故爲中國之臣民。其說牽合附會。可以愚黔首。要其本懷。則亦與其師同。無非希冀權位。醉心利祿而已。他若蔣智由。楊度。皆無聊者。特欲步武康梁。爲異日附驥尾。而登朝廊。張本抑亦可閱者。不足道也。從其黨者。判然有二塗。僑商富有金錢。衣食澹足。而入官之念。起則誦之。臥則夢之。康梁誦而詒之曰。女其助吾貲。它日吾請于帝。必官女。女欲得官。是蓋在立憲後。立憲豈可以口舌得之。則貲亦其最要者矣。哀哉僑商。中於計而弗覺。

則亦以出貲立憲得官，并爲一談。云爾。僑商以外有一類焉，吾名之曰官胚。統見在之已爲官者，與見在雖非官而其志在官者論之，其醜行盡荆越之竹，猶不能書也。總而言之，冀爲憲政國家之巨官，議士以布其所謂政治法律之學，固寵祿以詒子孫，種族國家匪皇恤也。此曹之心固與昔者以八股策論取名利者略同。若其質實無欺，不爲姦言以箚鼓天下者，抑又不逮異同之故，可得而言。往者學究篤守四書誦法程朱高頭講章，奉爲臨文圭臬，狂瞽之極，或謂率是可以致治。平今之官胚，篤守政治法律範圍，誦法憲德伯倫知理諸氏其講章取之日本高田早苗浮田和民等。既卒業則挈之而西，以應僞廷之試，亦謂改革中國非此末由。苟用其言，中國將與歐美齊其軌度。此其同也。往者學究研精舉業，亦曰非此不能致身鄉相。多積金錢以肥其身，疇人之中自襮其宗旨，無稍隱祕。若乃高言經世，出語無怍者，固時時有之。然而少矣。故夫就試場，屋歡喜雀躍而趨之，及其列名榜末，親官走賀，咸曰：高官厚祿，此其權輿。其顛躓既久，猶不得博一榮名，則與婦子相對號啕，歐血投河，至爲常事。今之官胚，高言救國而隱其競名死利之心，以爲吾說不用，中國將亡，顛聲

長號黨聳人聽人爲所惑未嘗不慕其愛國之真微而察之昏夜夤緣黃金賄賂之事固依然此曹所爲也豈不痛哉術幸而售則且摹仿鄰邦爲一二空名之新政以證其所學之非妄若求而不得獨處一室則憤怨填膺出對衆人又要結朋黨以力強求愚黔首病國家無所不可其歸墟則一得勢即變其囂張恣肆之狀含默取容若寒蟬之無聲如此猶自誇張以爲愛國則無所比矣此其異也雖然此輩所以至是蓋有導夫先路者則昌言立憲者之罪矣僑商之所失在金錢而官胥之所失在道德欲人之出金錢爲己衣食交游計也欲人之懷其道德所以厚與援而爲藏身之固也烏呼國民之道德經千歲聖賢昌率之而不足一二無恥小人墮壞之而有餘伊古以來可爲痛惜未有如斯之甚者也昔顧君寧人之言曰有亡國有亡天下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今之立憲黨人皆率獸食人者也漢民安得而不亡共熟視中國之論胥而無覩者固無足怪矣今將數其罪以告我漢民後有來者勿放效焉立憲黨人其如能翻然改圖亦吾黨之所弗棄也

一曰好名。名之病人。有如鳩酒。好名之極。至於忘國家。吾嘗考之。率分二類。一暫舍其衣食妻妾之好。而好名。其好名仍藉以鈞衣食妻妾之具。然則所損者在見在而益者則將來也。一則以衣食妻妾之奉爲己足。則進而好名。今日以名爲最可好者。它日又有一物焉。較名爲甚。則又棄此而取彼。質而言之。一則權度於輕重。而好名。一則比較其高下。而好名。私慾充實一也。故彼黨對於國家種族。無所愛恤。惟以得名爲準。其巧黠者。至故意于犯國民之公怒。而表證其非好名實。則取媚於政府及一二同志之人。償其所失。亦有餘裕。夫人至以喪名之道。取名其術之工。豈巧曆所能算。故但使得名。則國民休戚種族存亡之大事。悉可以姦言解釋之。爲虎作倀而已。亦沾微益。其可誅庸待問乎。吾又考之。其中又有二別。要名以贖前日之非者。則康有爲梁啓超之爲也。積名以求它日之利者。則楊度熊范輿之爲也。數人昌之。衆人效之。幾不復以好名爲可恥。而良心斷喪至斯極矣。循是以往。多一好名之人。即多一言立憲之人。多一言立憲之人。即多一害國家種族之人。胡可長耶。吾黨痛心亡國。矢志復仇。勝則爲漢民開萬世無疆之休。不幸而敗。惟有牽系異種。與之同。

盡。抱悽愴惻怛之懷。以爲光復祖國之計。救國救種。即以自衛。無名可言。棄家亡命。曆盡艱屯。無名可言。獨立不懼。甘受刀鎖。無名可言。不惟此也。好名之弊。至於亡國。吾黨之責。即在救亡。然則好名。固吾黨之大禁也。此所以異於立憲黨人也。

二曰慕勢。充自私自利之心。而爲敗德亂羣之事者。將欲達其所志。必有所藉。而後成。藉於高官。所以爲攀引之途。藉於紳士。所以爲游談附和之助。藉於商人。所以爲歛錢之具。藉於異邦之政黨。所以爲光寵之計。勢之所在。趨之如鶩。至忘性命焉。其要結人也。或動之以危言。或媚之以甘言。或惑之以莠言。言而不行。用態態而不行。用貲貲而不行。用恐惕其極。要使有勢者。咸爲我用。而我之勢。於是乎大始。而我慕。人繼。而人慕。我欲入官者。趨於立憲黨。慕勢也。欲據權於鄉黨者。趨於立憲黨。慕勢也。欲爲議員策士者。趨於立憲黨。慕勢也。欲爲樞臣督撫謀客者。趨於立憲黨。慕勢也。此曹深知以勢合者。勢不盛而將離。故汲汲然張其勢。忽而仰人之勢。忽而動人以勢。無理可言。無道德良心可見。視勢所在。抑民有恆性。其始豈樂乎。此亦曰一旦失勢。則如泉涸之魚。失林之鹿。進則不能擁取榮名。退亦不能見容於民。則踉蹌

顛蹶終亦必死而已矣。吾聞蚶蛆甘帶殆其生理使然。立憲黨之甘勢亦其心理使然也。視其書則朝廷政府不絕於篇。與其入談則國務大臣國會議員之名不絕於口。開會而要日本之勳爵以示榮。著報而乞日本政黨之言以自重。其黨人中其毒故亦日慕康梁楊熊冀附其驥尾。曷嘗有廉恥事哉。夫馬良一傳教士也。忽而躋之於九天之上。推以爲祭酒。豈曰德行學問足以法於彼黨。亦良故上海紳士善於交結官府。時爲動人觀聽之事耳。舉者一端。他可概見。噫嘻。救國救危。豈非大事。彼黨自詡固亦耿介堅貞。誠使其仗義以行。毫無僞飾。吾黨縱仇其主義。亦未嘗不敬其人。才謂其主義。即地繆重紕。而於國民之道德。尙多無愧也。今也若是。則吾黨欲爲之諱。亦有所不能。彼昏不知。尙日以奔走權勢爲事。豈知循是不變。固將見棄於蒸民哉。嗚呼。吾黨其鑒于茲。

三曰競利。陶物振俗之道。莫要於恬淡寡營。高謝榮利。若競以利爲言。則廉恥日亡。風俗人心。所以維繫邦基者。亦將隨之大壞。往者迂儒諱言功利。雖時近於褊隘。而所以遏利欲之洪流者。功不誣也。自頃西方之學。流入神洲。則始有諱言功利。教



獮升木之徒。愚者靡然向風。奉其說爲準的。始則曰小己之利。必受裁於國人。繼而欲熾於中物。扇其外魂。魄擾擾之際。有不顧國人而專言小己者矣。有實在小己而託名國人者矣。厚貨賄而美宮居。莫非厲民以爲養。竊人之財。從而詒之。託詞於他日之報酬。而強索目前之供獻。其所託則仍國事也。故人入其彀中。而不覺而彼之術。乃周密無疵。此海外僑商之厄也。彼充其好利之心。見國事罔非可以爲利之事。利之以得名。利之以要勢。利之以結衆。其所表於衆者。亦曰權利。權利而已矣。利之既去。思恢復之。利之未來。思強致之。說有萬岐。而利爲歸墟。人有萬分。而利爲同趣。心冀官爵。力致公卿。利也。結衆擅權。託言議政。利也。武斷鄉曲。交通官吏。利也。振興工商。壟斷財富。利也。利之道多矣。謀利之道衆矣。由斯以談。好利莫過於立憲黨人。可憑以要利之說。又莫便於立憲。僅一愚弄僑民。索取多金。尙未足以盡其巧智耳。嗟夫。好利者。人之恆情。欲以道德化民者。曰遏其私利。惟恐不足。今而率之。夫孰不走之如水就下也。洪水猛獸之害。又何足以喻哉。吾聞國必自亡。而人乃亡之。赫赫禹域。非立憲黨人。戕賊之。又何以長爲。與臺甘爲菹醢乎。雖然。吾當敬告公等。滿漢

之形勢不相下。此優彼絀。不易之情。僞廷立憲。不足憑矣。即公等極力苦求。亦決不能躍過滿人之上。議院之中。政府之內。公等亦隨滿人唯諾耳。甯爲雞口。毋爲牛後。公等死利之心。縱難漸滅。少安毋躁。以待漢族光復之後。爾時公等獨立自謀。不受人之羈勒。縱爲有衆所棄。權度而觀。庶幾稍有自由之樂。何必爲異族效力。自戕其種種。既不存。而公等亦同歸於盡也。

四曰畏死。敢死之風衰。而後好名慕勢競利之弊見。名與勢與利。常人之所樂。而死者。常人之所畏也。立憲黨人之畏死。吾豈必責之。雖然。國家存亡大事。有識者固當冒萬死以圖救。無所遲回。今既囂囂然以救國自豪。而畏死特甚。則其心直可謂之僅能好名慕勢競利而不能救國可也。彼既曰自立於安全無恐之途。獨以勸告要求爲事。視暴動之革命軍。有如蛇蝎。固其所耳。乃至擊刺之豪。暗殺之傑。彼亦避之若浼。以爲在所不爲。然其宣之於口。筆之於書。無不曰不避艱阻。求達其志。實則藏身最固。避死至精。吾信其克享天年。必不致爲國而死也。敬告彼黨。強飲強食。毋以國事故。太自苦。漢族不亡。公等豈可死也。乎附和立憲者。豈有他哉。亦曰言革命至。

危而言立憲安耳言革命則將盡捐其好名慕勢競利之心而所持之術動與險會言立憲則名與勢利從欲而至僞政府待羣媚兒又豈肯稍加戮辱哉言革命者奔走關河所與交者大氏皆枯槁之士言立憲者安居一室所與交者大氏皆浮華之徒言革命者在國外慮皆窮士甫入國境即指爲亂黨而受誅夷眷屬宗姻皆將不保言立憲者在國外則儼然政黨反國而後上則爲政府之謀臣下則爲諸侯之策士最少亦能據一鄉以自霸結一官以自豪富貴顯榮如操左券妻妾子女悉享歡娛兩兩對觀宜人之樂入立憲黨矣擇安避危人之常智矧以立憲黨人之狡黠而有不知者哉故夫敢死之氣尙義之風必顯謹篤厚之人乃可希冀愈黠則身家之念愈深求其效果毅不撓之節猶望不夫而孕之事也嗟乎吾黨之志以敢死爲先吾黨擇人以謹愿爲要救國之業未嘗資諸彼黨之人獨惜彼黨昌披率蒸民以爲庸懦之輩滔滔日下神州之事庸有賴乎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五曰狡僞 立憲黨人之狡僞者莫過於蔣智由。其言曰：「人人皆革命黨。人人非革命黨。」斯言也。即其狡僞之證也。夫其爲此言者有三意焉。一掩其前日曾言革

命之過也。二恐後此不能得志將發憤而還倡革命也。三欲以惑我黨人使棄其革命主義而非革命於心無慚也。若以斯語爲曉政府則誤其意旨所在矣。夫彼所謂見政治昏暴而革命見政治有清明之望而不欲革命二者斷不能同時並見也。如本昏暴也而謂之爲清明則直謂之惡言革命可耳。本清明也則蔣氏前日之言革命又奚爲者。既已清明所謂清明者革命黨之發生如故。又奚爲者。吾查不解夫所謂清明者。又何所指也。須知吾儕之意以爲滿洲政府無往而不昏暴。彼黨之意則以爲可得清明。其實清明昏暴皆彼所不能辨。惟視便於彼等之策而已。耳。不能得彼之所欲。彼則惡之。與殺革命黨無涉也。便於彼者。彼則歡迎之。彼又何嘗不助政府以排革命黨耶。要之公等言立憲則請言立憲可耳。雖滿人發爾先人之冢。入據爾之宮。亦當勿變。勿復爲此言。以自蓋誣先賢以自欺。蓋公等亦豈革命之人耶。若革命黨者。終始一心。惟求貫徹其驅胡之主義。滿洲大長去。宛平之日。庶幾爲人。人非革命黨之時。不然革命之勢如雷。如霆。其誰非皇漢子孫。焉有不興起者。吾惟見人人皆革命黨。特公等則無一而可耳。雖然吾黨戒之。彼之言與梁氏同也。梁氏

之言曰。不惜以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挑戰。詞有異而意則同。今日革命。明日立憲。藉口於政治者。一綫清明。而忽變其宗旨焉。則梁與蔣皆當竊笑於旁。而適以中其狡僞之計矣。夫國家之事。誠有所主持。何必不後先一致。譏彈訶詈。皆可受之。胡爲作兩舌之言。爲弛張之計也。言而如此行事。可知僞稱密詔之事。塗人知之矣。吾又奚多責焉。

六曰無耻。吾黨民意爲希望滿洲立憲者之勘案。就康有爲之布告。而數其無耻十五。誠足褫其魄矣。吾黨曰。庶幾讀此文而知改乎。孰知其無耻如故也。吾即政聞社大會之事而覘之。可爲彼黨無耻之據者。又不一而足。熱中利祿。奔競夤緣。聚其徒黨。欲干國政。無耻一也。大啓會場演說。宗旨心則懷姦。口則頌聖。猶復欺此衆人。謂爲救國。無耻二也。慮勢不足。不能動人。乃援請神甫馬良。推爲魁首。輸心擁戴。欲藉其名。無耻三也。獻媚日本政黨。引以自重。報章開帙。即揭跛者大隈之言。推其用意。以爲伯也。日本元勳贊同于我。以是耀於學界。以厚其勢。無耻四也。開會之日。頓首於日人之門。堅求演說會場。既擾日人。報紙無不譁笑。猶假造犬養毅之言。以欺

衆而自慰無耻五也。當時梁氏演說出語狂悖。吾黨張君乃擲擊之。既不自咎而謂吾黨爲暴徒。但於事後肆其謾罵無耻六也。藉口自由而謂吾黨之舉爲侵其自由之界。不悟其言之害無異賣國賣國者。猶復高談自由無耻七也。嗚呼無耻之立憲黨。竟始終不改其度乎。將所謂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者也。政聞社受此巨罰。未能甘心。復欲藉蘇浙路事。再張其軍。其無恥殆更甚。吾亦不欲縷言之矣。要而言之。立憲黨人以無恥率天下人之景從之者。始爲其術。所欺忘其無恥。繼爲其黨。所陷亦不得不從而無恥。無恥之甚者。據地愈高。則有羨無恥而不得者。戴異族以爲君而已。爲之臣。僕奉富人以爲助而已。爲之厮養。擁名士以爲重而已。爲之生徒。立憲黨幾相忘於無恥焉。不亦哀乎。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詩曰。人而無恥。胡不遄死。吾甚願立憲黨人。勿再戕賊我民彝也。

七曰陰險。革命黨。民黨也。立憲黨者。亦自謂黨於國民者也。自謂黨於國民者。乃陰爲政府之走狗。藉以行其排除異己之術。是何劣乎。夫異己者。旣同爲民黨。則互相辦駁攻擊。亦理之當然。或竟喪其良心。力求當政府之任。以施其芟夷革命黨之

計亦未始不可。今乃日號於人謂己爲民黨而隱然偵司革命黨之行動以告於政府。一藉獻媚而復怨焉。此賤丈夫之所爲。孰謂堂堂之民黨而若此。且彼黨幸而未握政柄耳。一旦高據要津。作威作福。則其治革命黨不遺餘力者。亦猶夫現政府之所爲耳。雖然。政府之不容革命黨。政府應爾也。號爲民黨者。乃假政府之力。以排異黨。爲鬼爲蜮。吾烏乎擬之。推立憲黨之心。殆惟知有權位而不知有公義。充斯義也。雖使其父革命其子告密可也。若之何竟出於此也。或曰。革命黨之於立憲黨。抨擊無餘地。故含忿而思一洩焉。信如斯也。則數告彼黨陰險之術。君等如肯屢用。則請恒用之。吾黨縱若何受困。仍以公義誨公等。不敢辭也。獨惜黨人之名。悉爲公等所敗。而國人之道德。恐將染於公等。而成窳惡之民。則公等之罪大矣。

以上七事。立憲黨人之涼德。有如此者。烏虜學絕道喪。人欲橫流。其禍竟發於國家種族。立憲黨人。其何詞以謝國民乎。夫化民成俗。士君子之責也。一羣之內。皆以道德相維繫。則其影響於國民者。其效又至大也。叔季澆訛。雖有智者。欲以一身化天下。而有所不能。獨人人互相激厲焉。則其轉移亦正易。易小人道。長朋比爲惡。其弊

亦。足。使。風。俗。日。儉。而。國。維。以。墮。立。憲。黨。人。中。固。有。以。道。德。自。標。者。今。其。如。台。而。若。是。也。夫。其。穢。德。已。腥。聞。在。上。矣。使。天。下。效。之。竟。趨。于。一。途。智。足。以。濟。其。奸。文。足。以。佐。其。辨。術。足。以。行。其。惡。而。猶。沾。沾。然。自。謂。爲。救。國。之。徒。幾。何。不。輕。中。國。而。爲。有。志。之。士。羞。耶。雖。然。立。憲。黨。者。固。惡。藪。也。不。足。以。語。善。者。也。不。足。以。語。善。則。救。此。橫。流。使。民。無。淪。胥。以。亡。非。異。人。任。也。吾。黨。對。於。立。憲。黨。則。哀。之。對。於。國。民。則。指。導。之。毋。俾。染。於。汙。俗。而。吾。黨。亦。朝。夕。思。所。以。異。於。立。憲。黨。者。則。中。國。庶。幾。其。有。豸。中。國。國。民。道。德。之。前。途。庶。幾。其。有。豸。

抑。吾。聞。之。合。千。百。人。而。爲。一。朋。其。執。守。必。與。衆。異。然。後。可。以。自。固。其。羣。非。烏。合。獸。聚。之。謂。也。立。憲。黨。以。何。道。而。固。其。羣。乎。如。猶。有。正。義。也。者。則。前。之。惡。德。又。何。其。多。如。何。而。自。固。耶。如。僅。以。惡。德。相。聚。則。其。羣。將。益。恐。難。固。也。何。也。率。立。憲。之。道。以。救。中。國。中。國。必。永。亡。中。國。永。亡。而。立。憲。黨。能。常。保。其。勢。未。之。有。也。其。或。天。助。漢。民。光。復。之。事。集。驅。胡。塞。外。天。地。清。明。之。日。立。憲。黨。又。豈。能。恃。其。惡。德。長。留。於。國。中。耶。然。則。惡。德。之。多。即。自。渙。其。羣。之。道。吾。又。爲。立。憲。黨。危。矣。



孔子曰。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夫既曰有所不爲。亦將有所必爲。既曰進取。亦將有所不取。今之人重言進取。而輕言有所不爲。夫至無所不爲。而云進取。則其所進取可知也。其黨人相結。動以進取爲言。亦知無狷介高潔之風。不足以言救國乎。循是以往。不及五稔。將使天下無非小人。而中國事遂不可問。德不建而民無援。軒轅之祀。忽諸可哀也哉。

不佞曰咨 立憲黨人

汝亡我中國 毒我漢民

實有穢德 腥聞於天

懿此羣醜 惡人之淵

汝之惡矣 是曰好名

志在取寵 性慕顯榮

胡之媚子 發言盈廷

嗟我漢族 大命以傾

論立憲黨人與中國國民道德前途之關係

汝之所懷 豈不曰位

醉心富貴 有死無二

策士議員 惟力是視

汝族則亡 汝願則遂

汝之嗜利 有如豺狼

貪饕無厭 哀此僑商

釐此黃金 以賂淫荒

曰有議員 爲汝之償

汝之畏死 其膽如懸

徬徨徙倚 亦曰可悲

勸告要求 皇肯照徹

既富且貴 壽與天齊

曰狡曰僞 爲汝之德

首尾兩端 爲民之賊

汝生何土 兩舌之國

其行亦詐 我民是惑

相鼠有禮 汝則無恥

無恥之人 生不如死

棄其昆弟 戎狄是媚

嗟爾黨人 奈何爲此

汝之陰險 孰知其極

言語漏洩 爲鬼爲蜮

輸心虜廷 代除反側

豺虎不食 投畀有北

不佞作歌 以究汝心

汝之愆尤 如海之深

論立憲黨人與中國國民道德前途之關係

論立憲黨人與中國國民道德前途之關係

洗○心○革○面○ 其○在○於○今○

嗟○我○諸○友○ 視○此○良○箴○



# 紀事

紀清貝勒溥倫來東後事

寄 生

聞溥倫將離北京。與權要某密有所談。內地報章咸爭記之。謂溥倫此行。雖銜命爲答禮使。然非其所重。其意之所重者。又秘不宣。值清日國交方多事。說者以爲其來。或將與日本政府力持遠議。約世之所指目。則亦無過間島耳。東三省耳。故居是邦者。視其來多蔑如。溥倫既至日本東京。館舍纔定。而偵察周布黨人居處。若張網罟。凡稍知名之士。守者尤跬步不肯離。行則觀而隨之。坐則十步之外。佇立而監之。食頃。視其舉箸。輟匕。曾未嘗偶交。其睫寢鼾聲聞于戶外。乃始敢去。夙興方櫛沐。蹀躞不已者。又三四輩不一失時。所謂雞鳴問寢。殆莫能過也。怪其勤且閔其勞。召而問之。故則曰。公等熱誠愛國。不爲反對黨容。有密懷利刃以待公等者。某某受長官命。苟有不測。爲公等手繫之。余輩相顧而笑。彼復述往歲朝鮮志士金玉均被刺事。皆曰。然奈子實憊甚何。夫含胡而舉反對黨。則反對黨實多。若憲政研究會。若政聞社。

皆是也。願其建立稍前。流言未起。而奉幣之使。方戾止於賓館。荆聶之風。忽播揚於衆口。且金氏之死也。實朝鮮政府陰嗾使暴客爲之者。故彼舉以爲例。察其意。殆有所指耳。越日。某大學教師語余曰。今溥倫具子之來。實伺察革命黨。獲黨人姓氏五十一人。或謂五十二人。猶未審。商諸日本政府。將聚而禽旃。余徐問曰。然則日政府。其必將許之邪。曰。惡。是何言。予問之悖也。夫革命黨行事。所不必問。特其痛心於國政之不善。而思別建政府。以謀滌瑕蕩穢。則皆所同是。故一言以蔽之。革命黨之生。政府造之也。惟其爲惡政府之敵。他惡政府亦從而忌之。固宜。若日本躋于治平之域者。幾四十年。子之國雖有惡政府。其與日本亦如風馬牛不相及。清政府之有此舉。適足爲世詬病。而謂日政府將助之。是猶等嘉穀於蔓草。指清江之波。不辨於濁流也。且我國國是非。二人所能專斷。微論政府終非絕仁勦義者。比即從衡捭闔策士。所向間欲出此。以爲親交睦隣之藉。然報紙星羅。司民喉舌。輿論所挽。丘山不勝。在野有遠識者。起論其非。政府又無如何耳。英吉利日之同盟也。誓言以三島爲志士逋逃淵藪。慷慨急難。安遂以日爲弗能及哉。余謝曰。前言過矣。復語以偵察事。

彼領之曰。是誠不能使子無疑慮。余曰。否。始亦疑之。適子言。已爲僕祛蔽障。曰。抑吾嘗聞諸子國人。偵察徒託于是。以取媚貴官。勿思所謂貴官者。非日本之貴官也。偵察以忠其職爲能。奚取阿附。亦有言使臣受政府倚畀。屢以金帛釣市井亡業者。僞爲偵察。窺伺黨人動靜。吾意操術縱猥賤。當未至是。果其不謬。是使臣之尊。引無賴者。而以爲朋。恥莫大焉。余曰。亮矣。今清政府非吾漢民之政府也。猾虜無狀。曠暴客爲韓盧。以踵朝鮮之後。即亦在意計中。旣不得志。迺勾隣國加之援手。忘己用術。至卑疑人。將肯干犯天下所不許。而弗拒其請。是欲削人之趾。以適屨者。吾國人有所誤見。則并猜忌日本。是欲中日兩國之民。親厚敦好。非俟中國革命旣成。以往或不可得。吾將與黨人交勗。黽勉弗怠。事之苟集。非徒漢民之所忻。儻亦吾子之所願也。言竟。直與擊掌。又數日。溥倫去。偵察遂不至。大抵日人之言。雖不可盡信。黨人動作。拘囿若囚。當有他意。而在往歲。清廷怵革命黨奮興。議用安撫羈縻之策。弗售。則又有議刺殺孫文。章炳麟。張繼等者。頃有此說。特實行前議。不必疑其詐僞也。夫人之於讎敵。心欲去之。而力不足以顯然相攻。則嘗出於暗殺。行暗殺者。舍一己以赴羣。

難故可寶貴。然暗殺之事。狙人不備。收其大勳。類蟻之射影。則又近乎陰險。此不得已而用之。所謂濟變之術也。惟其事非神聖用之者。亦不必盡爲神聖。先審其敵。次觀其志。而後是非乃畧定。古者刺客每激于私恩。則談者視游俠甚賤。惟豫讓漆身。乃有國士之目。徵其實。猶不逮近世。張汶祥視史。望如徐錫麟輩。愈益遠矣。彼刺客之爲政府用者。無過雞鳴狗盜之等。倫而政府擁兵百萬。又輔以警察防維之密。乃其深畏革命黨員。至欲乞靈于荆軻。聶政。若餘皆不可恃者。鼯鼠之窮。於是顯耳。其要求日本。僅亦五十二人而止。日人自言文明之國。決不爲助。致貽天下笑辱。就令此五十二人一朝罹凶。疾舉相率以入。丘墓彼之患。顧可稍紓邪。種族之義。浸淫輸灌於人心。則後起者方衆。以吾黨爲限。抑非剪除數十百人。遂足以使其隱然奪氣者。此仆彼繼。徵于往事。則已然矣。吾聞壯士臨戰陣。以踐屍薄城爲人生之至樂。至若隻雞灑血。百猿震恐。啼竄政府。賊恩銘之死。其狀相若。私謂已誠有之人。亦宜然何其淺鄙也。此邦士夫。稍能通覽事勢。無弗以中國自強爲念。六國相殘。秦封愈大。亞洲自印度入于英。餘者皆小弱。罔克自保。碩果僅存。惟茲二國。黃種日削。利害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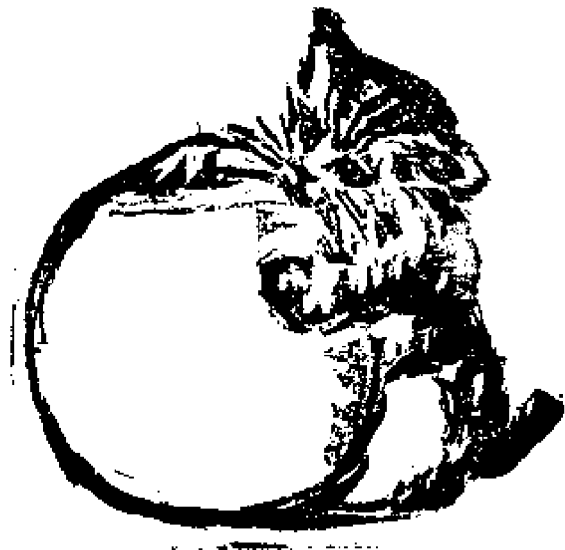
牽。詩曰。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哲人狼貪食肉。不飽使吾昆弟之國紛紜結軫。有牽聯同盡而已。故如某大學教師所論列。縱不深契吾黨。猶無以摧殘萌孽爲快者。固能洞覘其有救國之志也。爰記溥倫來東後事。以告吾黨。并次其言。使世人知中日兩國民情相孚。他日必能扶持而起。其兆在是。

爲言相濡沫 未足

寄溝瀆

吾生如寄耳

何者 爲禍福



# 談叢

## △雙梧軒偶記

### 薙髮

定思

明南都既亡之翌年。虜兵陷贛州。諸生劉泰兆獨著生巾服。當門立。兵過叱之曰。汝何人。泰兆曰。我大明廩生也。曰。何不薙髮。曰。薙髮獨胡人可耳。衆降兵遂攢刃殺之。斯時義兵遍東南。各憑堡寨爲遏虜計。虜悉被以山賊之名。所過勦洗。有李應開者。亦贛諸生也。以豪健結客。聞於虜。鎮將逮讞之。問何爲作賊。應開曰。未也。曰。汝不作賊。何不薙髮。曰。汝作賊。乃薙髮耳。虜鎮將大怒。立斬之。應開坐而受刃。距泰兆之死。才五年。自時厥後。以髮死者血相漫。屍相枕藉也。卒悉以薙。哀哉。夫銳頂索頭之醜。雖猥賤如陳名夏。猶且知之。而以「治中國必自書髮復冠裳始」爲言。况其上焉者乎。然而名夏諸人則薙之。一切讀書識字之人。亦相率而薙之。果何爲者也。豈真知其不可而爲之者歟。今之談髮史者。但知慕死者之慷慨。悲生者之屈辱。

每不探其本源。故取兩生之言告之。

### 目 疾

洪承疇在明時。郭些庵爲其舉主。松山之敗。承疇入虜。南都亡。承疇奉僞命略江南。以後輩禮謁些庵。些庵見之。故作目昧狀。承疇請曰。先生何時罹目疾。些庵曰。吾始識汝時。固有目疾。承疇默然。人或謂些庵之言虐。余則謂些庵之心痛矣。蓋些庵此言。非以諷承疇。實以自怨。苟有可以贖此愆者。雖自抉其眸子。亦些庵所必爲也。惟承疇之默然。未始非夜氣來復之機。乃轉瞬而倒行逆施如故。斯古人所謂哀莫大於心死者也。

### 生 死

虜師圍贛州。脅城中人降。有魏殷臣者。獨不肯。或勸之曰。子盍留身。須後用。殷臣曰。誠如子言。設他日無所用。是使我終身不得爲中國人矣。卒不屈。又李應開之被捕也。虜鎮將使其友諭意曰。稍遜。即活矣。應開曰。君愛我。良厚。我非不自愛。人生朝暮等死耳。願婉轉求生。他日不自立死。鹿鹿中悔晚矣。又有 嗣宗者。從楊相

國廷麟軍。吉安之敗。楊公謂曰。事急矣。勿從我。嗣宗曰。與公共事久。奈何乘危而去。卒死之。就三生之言觀之。魏之言可以勵操持。李之言可以絕依戀。曾之言可以共危難。其言雖殊。要其堅貞不移。竭力致死。期有以抵虜之命。則固未有以相別。此古人之所爲不朽。而吾黨之士。宜人奉爲表準者也。世乃有詐人之財。買友之命。已則逍遙海上。擁贊作富家翁。而日以危言怵國人者。斯不惟吾黨之士所羞稱。三生有靈。且將與逆虜同殛者矣。

### 中原豪傑

冉閔既反正。不五稔而亡。身被執於虜。慕容儁問曰。若何爲思作天子。閔曰。爾曹夷狄人面獸心。尙思篡竊我中原豪傑。奈何不作天子。語極莊嚴。震雷驚電。不可逼近。至今思之。其聲若猶在耳。宜乎其當日足以褫虜之魄也。

定思曰。獨裁之制。不容於今之世也。稍涉政書。知治理者。類能言之。吾黨曰。言共和之政。於閔之行事。曾何稱焉。抑知吾黨之所志。將以制今時之宜。故不取徒仍吾國之舊貫。若閔之世。其何能及。第以閔生長胡羯之中。受養育於大酋石虎之手。乃

能。有。志。於。完。先。人。之。故。封。以。期。保。我。子。孫。黎。民。此。其。操。行。較。之。乘。時。徼。倖。以。取。功。名。者。固。已。不。可。一。視。矣。即。或。閔。帝。制。自。爲。如。秦。始。之。傳。之。萬。世。漢。高。之。自。矜。就。業。斯。其。所。行。誠。不。道。然。以。視。今。之。劇。秦。美。新。設。淫。辭。而。助。之。攻。者。不。猶。愈。乎。王。夫。之。曰。雖。愚。且。暴。猶。勝。於。草。野。之。罔。據。者。推。斯。義。也。固。將。取。閔。於。當。日。



# 小說

虎口餘生記

俄國 鐸伊齊原著

一 密輸革命書籍

七曲山 民重譯

一千八百八十四年三月。予自瑞士支利西起程。將歷巴塞耳。沿來因河以適德意志。毘點州之佛蘭伯。茲次旅行。非僅爲遊覽計也。先是俄國政府畏會社黨若蛇蝎。擢抑壓制之術。靡所不工。意欲鋤絕根株。毋使滋蔓。遇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事。尤嚴禁不少貸。黨人既不獲逞志。由是革命書籍恒于瑞士出版。迨潛運入境。秘密傳遞。不脛而馳。如響斯應。予是行目的。即運送此類書籍耳。

時德意志社會黨亦苦政府虐待。其避地瑞士者。著有社會民主新聞。全時出版。輸入方法。視吾黨尤迅速。且不易稽察。德政府大震。郵局稅關殊戒嚴。凡假道于德者。靡不發篋搜視。盤詰數周。果無異。乃得放行。稍涉疑似。輒被留難。甚至執以付吏。嗚呼。魚網鴻羅。桃僵李代。吾黨所蒙影響。殆皆德社會黨所貽。何者。由瑞士入俄。德爲

必經之道。曩日德政府對於社會黨鎮壓之令未施。故吾黨出版書籍自瑞士郵局遞交德之某都市。復自該處伺隙輸入俄境。成敗雖難逆觀。顧勢甚便。今德都既頒荷例。前策又不果行。計惟僞冒賈客。暗置行篋中。以期逕渡德稅關。時予實負此義務。

予行篋共二事。甚巨。篋底藏載瑞士出版書籍。上覆以衣。猶恐關吏覩巨篋。必生疑慮。其一則雜陳婦人物。冀多方誤之。使心目淆亂。不暇他顧。踰塞巴耳稅關。關吏察于携有眷屬。坦然不疑。檢查時。特虛行故事而已。時予尙未娶。眷屢乃阿基舍魯鐸之夫人。伴予自支利西而來者。女具至性。肌膚若冰雪。蜂腰鼓乳。見者疑爲貴夫人。鮮能窺其底蘊。黨人咸愛而敬之。與予尤善。是役也。同人聞風聲殊惡。相戒莫敢同行。女獨慷慨曰。諸君所遲疑者。非以德之關稅乎。予爲婦人。即使物色偶及。亦易設詞掩飾。非若七尺之軀。一經恊。獨真相立。呈其事。亦隨覆身。固不足惜。其奈全體機關。何。予雖不敏。願終始相佐。俟事竣。後乃歸。雖跋涉修阻。所不敢辭。蓋覩諸人怯懦。畏死之態。冀有以振作之也。其臨事仗義如此。比踰巴塞耳。予欣喜過望。若獲更生。



前途稅關視之蔑如。遂慙辭。女子然登三等車。于時祖道者。女外。巴塞耳社會黨。雅浦輪師基氏。亦遙送于停車場。氏偕波蘭人某齋書籍之。佛蘭伯始歸。無幾時。瀕行。鄭重贈言。刺刺不休。意良厚。并言佛蘭伯館可居。予皆諾之。俄汽笛騰鳴。輪轂轉動。洒淚而別。

是日。適遇星期。士女盛服。出遊汽車。闐塞喧呶。幾不可耐。坐者立者。簪花約鬢者。喁喁私語者。迴環反覆。莊誦報紙者。憑窗徙倚。眺望山水者。意態顏色。陸續映眼。簾中予腦爲眩。敲火着淡巴菰。藉解煩悶。值涼颺外來烟氣。颺達于座。官吏某瞥見之。出惡聲叱之。曰。是非吸烟室。汝胡敢爾。威焰顯赫。等責僕隸。余始聞氣湧。若山擬擊。以掌。嗣念身巨。責豈可與人。競意氣者。強抑憤焰。反遜詞謝之。并棄紙捲於窗外。示不敢抗。某猶呶呶詬罵不休。他客代緩頰。亦不聽耳。若充者卒迫脅。徙余他室。其怒始霽。惡儉哉。

余兀坐室內。默念是朕殊惡。爲愁慮良久。無何。夕陽西匿。寒雨淅瀝。灑車內衣履。濡濕百感。雲生是夕。神經特銳。甚迥殊。往昔車達佛蘭伯。尙憶爲夜之九句鐘。亦一奇

也。下車步至佛那釋放。逢佛蘭伯館逆客少年。因取行李票舁之。少年員裝行頗。逶迤如不勝。且時露惶懼色。余如少年涉疑念。因曉余爲佛蘭伯大學生徒。故書籍文具孔多。少年漫應之。須臾導至旅邸。賃室甫定。行赴食堂。見向之負裝少年。偕一男子耳語。語時目屬余。意男子爲旅邸主人。亦未深。異膳竟且出。小使持客籍索籤名。余直署蒲利新名與之。偶憶一事。需筆硯。命小使食竣送至余室。余歸閉戶。俟之。有間聞靴聲。隆隆然。歷梯而上。行漸近。續聞彈指聲。數四。予意小使取筆硯至也。率應曰。余非貴客。毋作俗息。相向扉遽。書然開。則一著常服紳士。率一警吏紳士。未待余言。自謂爲秘密偵探。見余行篋。重大疑。或以秘密物匿其中。強余發篋。

## 二 羈身德獄

佛蘭伯隣俄國境。向稱逋逃淵藪。伊輩來意。度必因旅邸少年語。疑余廁身無政府黨。然予旣與彼黨異趣。且書籍外無他物。憚彼何爲。念至此。心神始戢。乃急歛。怯容投鑰發篋。嗾令偕觀。偵探見書簿叢疊。知無爆裂彈密賣品。大失望。漫指他篋。詢何故。不啓。視急對爲。闔用具。偵探仍強投鑰。予囁嚅應之。無何偵探瞥見赤色小冊。

遽取視未竟。譁呼曰：證據在是矣。小冊名民意黨一覽出版。距今已年餘。德書市間曾公然販賣。若輩非警者。乃深文周内。指爲莫須有證據。且不容一語自辨。池魚之殃。無辜至此。豺狼當道。安問狐狸。以是入罪。實余意想所不及。

偵探隨睨予曰：爾底蘊畢露。尙有何說。速來前。余將詳檢爾身。言次。竟探手余衣囊中。獲數百馬克。憑單一紙。小冊一。信札十通。暨支利西德人某氏託寄社會民主新聞數紙。狙公拾芋。其喜可知。促巡查火急繫予。若防得閒逸去。詢以罪名。則曰：轉瞬自知。吾儕豈妄拘人者。何絮絮爲。火急趨行。時金錢羅列。几案乞稍緩待。加檢點。不可詢其名。亦不答。

推挽下階之際。會一妙齡貴女。手挈革包。珊珊來前。偵探詰曰：若非而妻乎。答以非。是偵探意非實語也。猝前撲女。女怪其無因。恐極而泣。倉卒遁去。偵探意猶未捨。將予屬巡查。已則健步追躡。若飢鷹搏兔。瞬息已杳。

警察援予腕。跬步不離左右。道旁萬目。撥視僉指予爲偷兒。有譁笑者。有竊竊耳語者。無辜受辱言之。髮指是邦。人士舍理論勢。觀偵探搆讐。可見一斑。即喙長三尺。抑

豈執途人而語因噤口結舌從之行須臾達官廨經警官查驗始詳詢姓氏尋聞驚聲嚶嚶起自身後回顧則嚮者挈革包之少女也且泣且慙玉容慘淡予覩狀義憤充塞骨鯁喉間微吐不快遂抗辯向不識女姓氏尙不悉爲何遑論嫁娶官婉答云拘女別具原因不涉汝事尋命獄率導予入室登梯發鑰噫嘻醉即夢耶真耶幻耶此巴點大公領牢獄也予胡爲來此哉

獄率送至樓室尋將燈火撤去四壁闇寂無聲不可辨黑白陰風颯颯從內出當之毛髮俱豎予鼓勇摸索暗隙遇木觸手意爲床榻僵臥其上舊事填膺苦不得交睫追尋笑緒皆成悲端翻騰竟夕疲極始沉沉睡去翌晨旣寤混混茫茫若神遊太虛我幾自失其我反視己身固明繫獄中回憶昨日天飛橫禍固恍然在目知非夢境因強自奮興而復故我神甫定忽恐怖之境紛至毛髮爲悚恐怖何則遽解歸國是也時俄德二國未訂遽解政治犯條約然余政治犯外尙有可以遽解之故試先爲讀者陳述昔時所經歷

### 三 追記傳道會始末

方一千八百七十四年。余齡十九。是時俄之貧富階級。漸已懸絕。仁人義士。觀而憫焉。適歐洲共產學說。沿然輸入。俄境因羣注意於教育運動。或爲小學校。教師或僞爲農民。或冒行商坐賈。至其宗旨。欲取富民嗜。昔掠有之財。歸而散之。平民未幾。首者建立一傳道會。

是會既設。男女青年學生。爭入充會員。歷時未幾。歸者數千。而貴族少女蘇菲亞君。亦與其列。雖拋棄家庭。幸福視之淡如也。每當夕陽西下。夜月東升。階農夫野老。團坐豆棚。瓜架。聞電其舌。河其口。以言語爲思想之花。以極樂爲世界之果。聽者如梏。得脫平等自由之理。亦漸次注明矣。

余加盟初年。依會中女黨員所規畫。時循行村落間。與農民同苦樂。爲異日運動張本。惜傳道猶未普。而黨中敗類。猝以全體機密洩之。有司因而被弋。獲者數百人。顧漏網者尙多。繼又獻搜捕之策。使邏卒僞爲農民。密布山谷間。即不屬此黨者。亦牽連就縛。牢獄爲塞。計械繫之數。實達千人以上。云。讞既定。各與以永錮禁錮。有不堪。虐遇者。或自殺。或發狂。否亦漸損健康。病天以死。於是黨員銜賣黨之人。恨入骨髓。

屢議重懲之。

#### 四 追記賣友者暗殺事

社會黨初實行暗殺。在千八百七十六年之夏。是時。社會黨中。團體偉大。頗占勢力者。實屬溪蒲奔達利一派。全體會員。因有他故。爰集會於耶里鎖治支鐸。籌商一切。余。溪蒲洲人。又身任會員。故與是會。然裸利落支齊氏之暗殺。亦兆於此時。

裸初棲身黨中。好大言。無識者交稱之。暨後被逮下獄。自慮不免。因改詞求脫。凡黨中機軸。歷舉無遺。漏翼保生命。因而百千志士相牽。就擒向使。裸甘心一死。以身示教。貽黨中莫大紀念。誰得云非豪傑士。即不然。或託言不知。或吐一漏。萬黨中既有地。自容己罪。亦可期滅等。而乃梟獍爲心計。不出此虎狼政府。即迎其機而利用之。按圖索驥。全黨燼灰。人之無良。至於此極。雖然。余輩固觀過知仁者。裸果徒爲救死計。事後即匿迹。銷聲不爲己甚之舉。余輩又何多求。無如一脫圜圍。直以告密爲終。南捷徑甫及二年。復潛入黨中。先交結少年。無町蹊者。時以忠信自文。使昧者不之察。諸少年果墮裸術中。告以溪蒲黨員集會事。裸聞竊喜。欣然而來。耶里鎖治支鐸。

然溪蒲黨員。非盡冥頑不靈者也。余輩洞曉樑夙行。玆次爲政府間諜。又情事顯著。莫不心知其意。然耶里鎖治支鐸肩摩。擊向號繁盛。魯莽除樑。就令此願克達。而黨中機關。亦恐洩漏無餘。鷓蚌相爭。漁翁坐獲。予輩長顧卻慮。斷不出是無己。造飾他事。給樑共詣俄迭薩會。天奪其魄。樑坦然不疑。偕行至無人處。始蜂擁而前。聲罪致討。樑叩頭急泣。言知罪。衆曰。子亦畏死乎。然則當日舌底瀾翻。時胡不爲黨中稍開一面網也。樑語塞。衆起爭擊之。隨出紙筆。書謀叛人。盍鑿諸六字。塞樑胸前。乃散去。

然事有匪所思議者。樑雖負重傷未絕。予輩散後。逾時忽醒。會遇警察扶歸。遂詳訴此事顛末。政府聞之大怒。仇視余輩愈深。蹤迹無虛日。予藏匿山中。乃免。次年秋。啓義林土匪事敗。余等亦同被捕。幽于溪蒲州獄數月。守吏偶怠。率友人史特發羅伊齊史拔羅師其氏。越獄宵遁。

樑獄之次年。十一月。始將械繫諸人。分別首從擬罰。于時革命風潮。達於極點。政府頒特別戒嚴令。是獄也。株連無辜者凡數千人。五刑畢具。目覩者咸吞聲飲泣。黨中

尤激昂。夙昔疾視官府。自是轉集於亞歷山大。二世十月十九日。社會黨於莫斯科線路。埋設爆炸烈彈。伺皇之來。時間偶誤。中副車事。雖未成。環球罔不動。

前次諸獄被坐諸人。原與狙擊皇帝無幾微關係也。乃政府憎社會黨甚。因欲示威。余等。其年十二月三日。處三人絞罪。餘各科重刑。血肉狼籍道路間。日入後街市。譁言有鬼。不敢出戶。脫予爲邏。獲早辭人世而入鬼域矣。

余自千八百八十年出奔瑞士。至是輸送書籍。始詣德邦。前此未嘗出瑞士一步也。予初固政治犯。其後則屬普通謀殺。觀裸獄當自悉。恐引渡俄國而科以政治犯罪。決無生望。審是余之情懷。果何如乎。

### 五 牽引之理由

德爲立憲國。故事無官吏命令。拘留人民。不得越二十四時。余再被庭鞠。屈予入獄之期。實逾二日。因侃侃申明是例。冀得一當。吏曰。誠有之。第僅爲本國臣民設耳。若異國人民。則如本籍住址。執業。須展轉調查。果無誤獄。始具咄嗟。何可裁。決子胡拘執之甚也。余詞窮。遂巡退出。



予尋歸室。悄然危坐床榻間。澄心以思。仍未得獲罪端緒。佛家云。生死悟迷。不啻爲予畫一小影。是固曩因恒態。予則尤其身。雖淹淪德獄。其魂夢間。冰天雪窖之念。實未暫離。懷抱翼日。鞠訊畢。長官弱連君遽問曰。子知獲罪奚自否。予應以方將苦思窮索。對弱連喑然而笑。旋探喉直吐。道厥梗概。霹靂一聲。頓見晴昊。予前者如五里霧中行。自茲始辨險巇道路。

先是予未抵佛蘭伯。有二客來自巴塞耳。投止佛蘭伯館內。其一某。其一即余友雅浦輪師基氏。各携書籍數箱。郵送蒲列斯落某君。會某君干犯社會黨鎮壓條例。先日下獄。書籍入官。中載波蘭社會黨一書。屬政府嚴禁物品。驗竟發還。尋行文法蘭伯。捕發信人。值二客具裝他適。得免於難。政府怒甚。又恐同黨聞風遠行。用是秘不宣布。私命館主密行訪緝。藉補前愆。館主畏罪及己。故詞察殊嚴。因是少年閱予書籍甚夥。意必前客黨羽。遽言於館主。館主復飛報警部。偵探警察不告入室。職由於此。嗣觀民意黨一覽社會民主新聞。以爲同謀證據。既獲。何患無詞相鞠。其牽引乃理之固然。無足異者。

據是辨白。片言即解。蓋予行篋所貯。鮮德國禁止物品。波蘭社會黨一書。予此行幸未攜帶。社會民主新聞。原間接受托。較已故犯者殊科。特是既處嫌疑地位。迹近同謀。繩予以法。祇此微隙可入。然事屬曖昧。匪獲實據。終不足以相難也。

弱連又曰。子誠不幸。誤墮濁流。微投佛蘭伯館。偵探其奈子何。夫宵行無燭。自信雖不爲盜。不能禁犬不吠。偵探者。政府之韓盧也。子宵行無燭。自取罪戾。其又奚尤。予聞慙然若釋。頃之。弱連忽手操不律。微指几側紳士曰。是爲大學教授。深諳俄語。現任譯官。來輔助我輩者。予仰視一周。似曾相識。匆促間。苦不記審。紳士目注予面。露哀矜之色。弱連尋步入他室。囑予用俄語會話。教授環顧良久。微言曰。君今不識。予乎。予腦若受擊。觸衝口而出。呼曰。支恩先生救予。

相見之頃。先生復言。君明相識。何數次覲面若忘。得毋有隱衷。懼僕洩言敗事耶。不然。胡前恭而後倨耶。言甫終。予色變震恐。肌膚頓起粟。恍被霜雪。踣跼不敢置對。唯唯引咎。半晌始顛聲言曰。先生知予爲誰。曰。知之已久。不知不作是言也。

## 六 大學教授之重逢

予折節事支恩先生。距今一年有半。方予居黨中。雜事蝟集。欲求學。苦乏暇晷。乃離俄國亡命集合地。來巴塞耳。入某大學校。聽支恩先生講演經濟統計各科。無何巴塞耳勞勳首領阿爾摩爾二氏。介而致之先生。但言俄學生蒲利新者。未告以真姓名。先生向著有俄國革命運動史。遇俄人親。相得頗歡。屢延予至其家。殷殷問真狀。支恩先生來因人。前留學俄國他伯州。後旅居俄首都聖彼得堡。盡棄他學不顧。專精研習俄語。如是數年。故語頗嫻熟。無告鐘聽聾之病。舉凡道路名勝。暨社會現狀。靡不明瞭於胸。言間。早覺予爲黨人。亦未置念。先生下交之意。蓋欲藉予夙昔見聞。助其著述事。猶支那太史公之作史記。先徵于蘇建夏無且及畫工也。予頗有難色。既力辭不獲。諾之。從茲布席函丈。明燈促鄰。相與上下其論議者。匪伊朝夕。師弟之交。漸次親密矣。

既而情愈款洽。每傾吐肝膈。無所避忌。偶論涉戰粟。先生振盪其臂曰。歐洲各國。論者指爲文明。以予視之。不過一遭逃藪耳。俄之殺人犯。潛匿其間者尤多。政府聽其流毒。置若罔聞。脫不幸與吾狹路相逢。當手繫之。予急亂以他語始罷。一日。先生

往自由學會。講演俄國二大事件。二大事件者。一爲刺殺亞歷山大二世。一則啓義林士匪事也。演說瀕既。復大言曰。溪蒲獄逃犯。有名史特發羅伊齊者。有名拔羅師齊者。有名鐸伊齊者。今尙匿他國領土內。諸君謹誌勿忘。予一日自傳聞得之。遂覺先生之慮。甚于雷電。每度執經問難。輒如芒刺在背者。幸先生不念舊惡。尙未磨而出之門外。然予終思高蹈遠引。作鴻飛冥冥之計。頓與先生疏。尋去巴塞耳。

往事已矣。今者一爲座上客。一爲階下囚。隱衷既露。慚恐交作。久之久之。嘖嘖而請曰。先生烏從知予姓氏。曰。君去巴塞耳後。君友人阿爾摩爾二氏爲予言之。維時予胸臆憧憧。實難腹忍。且恃愛不諱。率爾曰。某机上肉耳。且晚即爲盤中餐。先生仁人也。姑緩予。復致乞援之意。先生了無所嗔。莞爾笑曰。孺子疑吾哉。見何隘也。世之幸災樂禍。腹劔口蜜。見人之入井。不惟不救。且下石焉者。誠比比皆是。願以吾當之悖矣。孺子毋驚。吾行將徐爲子籌之。

予于是丐之曰。予往。事師良諭者。能以正當方法出獄。師之靈。予之幸也。脫事機急激。則有踰獄一策。在窮途援手。先生其有意乎。曰。靡君言。吾亦將圖之。難而不急。將

焉。用友。吾誠不肖。然迥異熱中者流。夫殺人媚人者。吾惡之。利用友之。死事後。作歌詞。憑弔。藉爲博取金錢資料者。吾尤惡之。以爲前者跡類盜賊。後者直倡優變相耳。見義勇爲豪傑之常。何不可之與。有速語吾。緩急待子而行。予時喜可知矣。夫大學教授。非彼都人士所注目者耶。自由學會演說戰慄黨辯論。又非出自師口。入于予耳者耶。曾幾何時。竟衝突矛盾。若是。先生誑語給吾乎。殆非也。先生爲譯官。所謂隔河觀火。苟非將伯動念。則棄予如遺可耳。何以當吾取出被搜書籍。指書內所夾另紙一篇。畀予撕吞滅跡。另紙所載。乃友人姓名住址。得此據爲信讞。則百口難申辯矣。先生之恩。直當與生我等。

#### 七 德國法廷之對簿

師弟重逢。絮絮話舊。人生樂事。殆無倫比。余幸得于患難中。且出意外。詎非大奇。使我一彈指頃。滯悶冰釋。乃出鄭重之音語。先生曰。余密友阿基舍魯鐸氏。其住址距德匪遠。其人智勇深沉。足備任使。先生盡函告之。先生毅然許諾。阿氏既得報。百舍重繭。兼程而至。至則衣焦不申。頭塵不去。往叩先生之門。先生納之。彼屢于佛蘭伯

某寺院中。偕先生營畫脫予之策。

被拘以還。先生畜余彌親。昔年嚴厲氣象。迥不再覩。不寧惟是。先生既得德有司信任。故可時託職務。隨意呼余造譯官室。因而內外傳言。不啻面語。

最初對簿。予供爲俄國學生負笈來瑞士。平日生活。賴有私財自給。脫不足。即賣文以濟其乏。旅居寢久。覺彼土殊樂。無意復還祖國。嗣又娶妻生子。所齎書籍。則欲售之德人。冀蠅頭微利。爲後卜居獨國計。是時。余實尙隸。顧不憚爲此言者。因余遁出故國。所持旅行券。原假諸所善蒲利新。洎是。竟冒其名。若蒲利。新誠遊學瑞士。誠已娶妻生子。此非謔言也。

余續供曰。佛蘭伯。非所謂自由之都市耶。形迹胡在。告訐胡人。而乃無端被拘。無端受辱。無端下獄。事如鏡花水月。強加于無罪者之身。揆之情理。詎得謂平。猶不足。復以風馬牛不及之少女。羅織其中。文明國憲法。固當如是耶。審是。則具憲法之德。較專制之俄。猶五十步與百步之異耳。曠曠若是。豈足臨民。宇宙雖寬。無所挿足。余烏足惜。奈君輩且爲世界報章所嗤笑何。

語竟。官吏相視動容。若爲余氣所懾服。俟之既久。竟無答一辭者。惟他顧指導書記。誤處。或默然徘徊法庭間。似皆直余。且甚不滿偵探者。弱蓮君顧支恩教授。謂余本無罪。不遠即得自由。何事激烈。自取罪戾。斯拉夫民族。非以能忍著名于世界者耶。余聞竊喜。顧究不盡信賴之。緣余向以破獄爲獨一無二之手段也。特余初入獄時。未遇支恩先生。破壁而出。良亦甚難。

一日。獄吏呼余詣譯官室。意爲支恩教授。迨進見。則一素不相識人。坐候其間。自陳其名曰某。余旋忘之。稱受余友囑託。爲余辨護而來之辨護士也。余半生經歷。先自余友處聞知靡遺。囑無隱蔽。共議後事。

#### 八 破獄之計畫

彼適作小語曰。君欲破獄出走乎。是舉悖法殊甚。君慮事精詳。胡爲出此。誠如君言。不幸事與心違。再被逮。罪不可道矣。且官吏曾言。君別無罪狀。只俟瑞士照會回時。答無他故。即可安然出獄。烏用是自驚自擾之計耶。余問照會瑞士。當必照會俄國。彼曰無之。若有。則僕等所宜知也。且德之法律。與俄不同。一切判斷。必依法律之規

定。初非秘而不宣者。故關於此事文書。僕所盡悉。若與俄國交涉事。僕可決其必無者也。余曰。雖然。行政警察。仰賴政府向俄國交涉。未始不可。曰。否。依法律條件。政府與警察。各不相謀。焉用秘密。君之被拘。不過有違德法之嫌疑。苟能釋然。直有放免耳。今俟照會歸來。君即無罪。請靜以待之。余雖聞是言。私心終不免狐疑。德之法律。焉能如所云爾者。然又無辭以辨。至破獄之事。初以爲至易。乃時移勢變。多生阻力。余固未能驅除是念。但姑待機會。亦未爲晚。且支恩先生。爲余所依賴。又見重於諸有司。德俄兩政府。果有交涉。支恩必能與聞。且必能通告於余。余惟恃支恩先生爲吾應援可耳。

然余意念。慮息相續。仍有不能強自遏抑者。希望盛時。則自慰曰。吾其或者不久見釋乎。而恐怖之魔。若襲余臟腑。毅焉代答曰。否。或將引渡於俄。有時惟藉閱覽同志及支恩先生所贈書藉。以遣沈悶。然目雖涉文字。而心每行於太空。爲余個人一生計。雖受若何苦惱。余皆不復措意。惟數多同志。勞動解放同盟黨。勢擴張之一念。最足以搖吾之精。



余等同盟。方在萌孽。來歸者未衆。即費用亦窘乏。機關杼柚。多未設備。今爲輸秘密書報於俄。倉皇奔走。歷瑞士。來德國。就中所欲經營者。如運動費用。組織同盟。要件不一。如能早就歸途。更可以別事他業。助我同志。一刻千金。正此時耳。今乃束手牢獄。微特不能相助。而反以貽累吾其何以堪耶。

### 九 德意志獄中生活

德獄制。防火至嚴。禁吸烟。入夜亦斬燈勿給。一若此室。所納惟有日光者。夕陽西匿。室內黯黑。若漆無少光明。雖曰偷息。人世實則無殊。閉置墟墓。輒念獄室建築。用石爲之。僅扉榻用木。鮮致火災。而防範之嚴若此。用意之奇。洵非皮相者可測。日僅與麵包磅半。外肉汁少許。并穢惡。食頃。輒攢眉搖首。格格而下。啜竟。不能果腹。半炊許。旋又憤火中熾。飢腸雷鳴。是地爲未決囚之室。所施如此。餘可類推矣。

獄卒遇囚。面目猶猙獰可怖。當者咸惴惴不敢仰視。即如遊戲運動。人所恒樂。彼獄卒。驅囚繞行。室四隅。若御者之馭馬。稍休息。欹側。即任意叱罵。或奮拳相擊。囚忱於積威。寧蟄伏牢檻。間即遊戲。時亦莫肯與者。

余居樓室誠不善。顧頗開朗。桌椅枕被悉備。壁間懸規則。晰如牛毛。稍觸則科重罰。不少假借。彼制法之人固未設身處地一嘗囚之痛苦。特欲借規則爲束縛節省監督之勞耳。罪之已定未定。非所置意也。

一日呼余詣廊下。其處先立多囚。爭向獄卒詢何事。卒傲然不答。數問始言加特立僧侶且來說教。余謂之曰。余素持社會主義。凡宗教悉於吾無與。違論加特力請先歸室可乎。曰。說教大典屬在纍囚。均宜洗心敬聽。不許藉詞藏匿。言次僧侶來。命囚進前摩頂。一一詢往日宗旨。予答以少時志在濟世。身居社會民主黨。不屬何教會。僧憫然視予。且顧予曰。去去。

獄中看守偵探。心思緻密。視俄國憲兵。覺有過之時。而鷓行鷓伏。出囚之所不意。以施罰金。一日友人餽橘十枚。彼盡剖分爲四。一若天生果實。亦可以剗空藏物者。余每通信同志。經彼銳眼。正不知若何審視。始納郵筒。來客踵至。視余。問遺美食或貴重品。彼未悉余底蘊。疑爲巨富。且聞釋放期邇。故較他囚趨承稍謹。

余受命攝影。附照會送瑞士。後接覆函。中謂面貌確爲蒲利新。且爲解釋。言不識雅

浦輪師基。無頒布禁制書藉事。與余所供各節。若合符契。

### 十 獄室之變更

某日清晨。獄吏召余至應客室。云是女友來訪。客爲阿基舍魯鐸夫人。卽度巴塞耳稅關時。曾共予出險者也。甫擬言別後事。音未離唇吻。檢事佛恩野魯氏掉臂前曰。法廷異家宅。而曹晤談。宜純用德語酬答。一涉斯拉夫語。三尺法俱在。不而宥也。檢事白髮飄然。面微皺。聳肩側立。發言情狀。殊冷酷。聞者不寒而栗。女畧述寒暄。辭去。此次晤面。僅五分鐘。懷頗怏怏。嗣念放免有期。愁苦自縛。初何爲者。因亦未措意。後數日。獄長突下移室之命。余心始訝。祥陽一曜。陰噎旋布。悲哉悲哉。何不幸而遺此耶。

前居樓近市。憑窓俛矚。遙見陸軍學堂。惠風暖日。羣兒蟻行遊戲。前唱後喁。或拍手相和。清婉可聽。足紓犴狴之鬱抑。鄰室爲客邸。余密友某先日僦居其中。意在接應破獄。今茲居室移易。前功盡棄。新室居樓下西偏。幽鬱晦黑。殆無其比。窓外有小庭。一線之光。由此而入。身乏羽翼。烏能奮飛。撫壁長嘆。徒喚奈何。屈指出獄期近。流行

坎止。且復任運。特居鄰密友數日。不睹余蹤。不免望眼欲穿耳。

越日。又有客至。披幃進見。則一青年婦人。急行至前。握余手。且笑且泣。如染狂疾。

### 十一 婦人之來訪

此婦即同志蒲利新之夫人也。予自入獄。即冒蒲利新名。故其夫人來訪。亦僞爲余妻也。者特夫婦真情純出自然。矯揉造作。終形隔闕。況獄吏爛眼無微。不燭偶一不慎。全局敗露。禍患立至矣。蒲利新夫人工於摹擬。故爲悲喜雜遝。嘗若久別所歡。而偶遇之患難中者。聲情畢肖。檢事縱嚴厲。至此意亦稍動。聽予等所爲。不生阻撓。然予等應對一切。限於德語。則有大不便者在。蓋蒲利新夫人之來。因報祕密事件。故非用本國語。不足以掩獄吏之耳。不得已。乃請於檢事佛恩曰。予夫婦欲操俄語。君其許我乎。檢事曰。否。不能。法之所在。惡容寬假。且汝兩人。非不善德語者。何必妄爲干求。予曰。雖然。德語究異素習。今久羈狴牢。始得一見家人。鄙事繁瑣。均非數語可了。若純操德語。又焉能暢言無滯。敢請以言論自由之權。暫畀予夫婦。法律何若。非予能曉。至言於君。檢查不便。曷弗請支恩先生來。從旁監察。支恩先生善解俄語。諒

無他慮。檢事躊躇半晌。乃卒許此事。予大喜。蓋自入斯獄。早與支恩教授隔絕。思欲一談往事。渺不可得。何幸遇合之巧。竟由蒲利新夫人作成之也。

蒲利新夫人言俄國偵探。現在日內瓦嚴行調訪。更注目予相知友人。且得像片一帛。丰采酷似。特未探知予確實所在耳。恐淹滯過久。稍綻罅漏。彼時雖有百口。將莫能辨。是故同志等勞心焦思。以爲遲不如速。仍定越獄計。而使蒲利新夫人之來訪也。於是兩人籌議越獄善法。支恩教授亦從旁策畫。以相補助。支恩曰。獄門筭鍵。堅而難毀。非盡得內容。無從着手。且現時監倉。尤非昔比。深恐越獄之事。終成畫餅。議久不決。然支恩熱誠耿耿。至今歷十八年。予猶不能忘。議事之頃。檢事攝氣而坐。側耳而聽。予等笑時。彼亦微笑。強作解人。究其所語者。何彼固昧焉。罔覺而支恩教授。述他語欺之。終亦不察其詐。殊童駭可笑耳。語畢。蒲利新夫人與予握別。謝檢事之許其自由。並問良人當以何時放免。檢事曰。數日中便可決定。若果放免。則交與警吏。送於最近之國境外。大抵爲瑞士國。夫人今暫歸團聚之樂。當亦匪遠。夫予固信其有是也。但送還本國之一念。終不釋然。不得已強自排解。謀保我自由之躬。



# 來稿

哀太平天國

信川

滿人竊據中夏二百有餘年毒盈乎七世刑政苛殘網羅周布華域遺黎用不免於水火摧抑憔悴乃告無辜於天皇天右我下民眷顧于南俾我太平天國王洪秀全提挈英豪乘時而起威靈所被罔不歸心因踰陸梁出衡湘略武昌逐江濤而東下建大邑於建康高斯之時東南十餘部悉已囊括西北之民方喁喁南向飭其籩豆立黃延頸以待義師之至誠使揮戈北指直薄幽州滿洲大長固將大去宛平適彼黃龍之府皇漢絕緒於是乎克紹寧不懿哉不圖天不悔禍弗啓其心洪翁矯僞於上楊韋喋血於下防禦疏於外軍律弛於內遂使四海之內囂然無復更生之望有識者於是知太平之以暴易暴不知其非矣夫中國之民竺舊而憲所習排攻異端有如大敵當洪翁密謀集衆之日藉鬼神熒惑之說以固衆心夫亦權道矣義旗既揭大義既章固宜熟審民懷慨然捐其西方天國之教以毋驚黎庶計不出此而膠

執異教以化我民。典章文告盡背乎古制。欲以追跡摩訶麥德。卒使萬方解體。自書史以來。可爲痛惜。未有如斯之甚者也。昔劉邦朱元璋咸興于草莽。從附之士。罔不和會。一心不能定其洪業。固知師克在和。古訓無失。當太平旣建。天京之後。膏然自以爲大功將殲羣臣。不肖咸欲專擅權柄。用以相恣。遂操同室之戈。拱手以成覆亡之禍。內政旣擾。軍令弗行。維其將士大抵出於草莽。姦宄之徒。約束弛矣。乃肆威虐於民。民用寒心。遂悖而反。望滿洲之撫輯。至寒至熱。在上四民無走者。取則行釣也。當其初紀。天下嚮風。及其季年。倘張斯甚。滿臣記載不足徵矣。故老之言。身受目睹之狀。庸詎誣謬哉。夫體國經野。事資學術。設官立法。責在人才。專憑淺陋之懷。欲措升平之治。斯無望矣。君子觀於錢江王曉之策不行。未嘗不爲太平悲也。又當是時。西方暫種通市。東來大利。未攘大勢。弗悉若滿若漢。彼固未暇辨擇。綏之斯來耳。太平不曉。懷遠之方。又昧禮賓之道。坐使西人爲滿効力。豈無故哉。嗟乎。後之起者。以太平爲龜鑑。尙其覽觀所失。勿蹈其覆轍而已。治國化民。不可不資於學。安衆齊人。不可不慎於教。整軍經武。不可不持以人。競利而互爭者。必敗之道也。怙權而不恤。



衆將不忍之。向使太平克慎於是。雖曾胡之爲滿作賊。夫豈甘心。所以菹醢太平而不惜者。亦曰暴戾難與圖大事。吾寧暫爲爵祿計矣。假其不然。夷夏之防。復仇之誼。固浸淫於我民之心。雖婦孺猶或知之。以義號召宇內。慮無不奔走者。莫與抗也。敵雖有貔貅之衆。亦罔益而終敗也。即屢戰屢仆。猶必有申其所志之一日。矧以太平之奄有東南。據長驅席卷之勢者哉。人謀之不臧於此。見之矣。雖然。太平已矣。而滿洲之薦食各故我民之臣於索虜。又垂五十年。斯太平之罪也。有仁者起。仗太平之所志而易。太平之所爲。斯乃軒轅氏之子孫。所以託命者哉。

### 大同報滿漢問題駁論

尊 周

(一) 第一頁第三行云。滿漢問題何以生。生於八旗之特別兵制。八旗特別兵制何以生。生於非立憲的制度。延而及於種族問題云云。

該論謂滿漢問題。生於八旗之特別兵制。其意若使無此八旗特別之兵制。則中國今日。必無滿漢問題。爲政治之梗。然亦思八旗之兵制。何以特別乎。以其爲終身世

襲兵故也。第該論題辭有云。夫八旗世襲終身之兵制。何自而來。則實出於前明軍衛之制。本朝不過因而加甚已耳。（第二頁第一行）是前明已取當兵義務。僅限於有軍籍之人。而彼時何以無種族問題。亦曰。彼時實無滿漢可言耳。然則今日滿既盜我華夏。姑無論是否特別兵制。而排除畛域之見。終當爲人人共有。且不可不有之心理。又謂八旗之兵制。生於非立憲的制度。而延及於種族問題。此言似是而實非。夫立憲國人人皆有當兵主義務。此在日本德國似稍稍能行耳。餘若法美。獨行徵兵制度。此猶曰法美係民主耳。若英非滿庭所欲取法。曾派大臣親往考察者乎。試觀該國兵制。是否全國一致。今四萬萬漢人中。除十數販學東西洋者。以當兵爲人人共有之責任外。餘猶沿數千年之惡習。引有莫大之苦。異日舊物恢復。宣告最完全之憲法後。欲使人人皆兵。亦必費若干之教育。乃可以化四萬萬惡劣之習。今該論一若漢人覩八旗兵制而遂生種族問題也者。殊不思漢人中之中下等者。正以不已及爲幸。而漢滿之界限。則雖販夫孺子。亦知男投女不投。生投死不投二語。作何解釋。故遠見其來也。則羣走而指之曰。彼韃子也。此豈有人指使者乎。亦不過

種。族。之。界。爲。人。人。生。而。即。有。之。天。性。不。能。一。日。而。消。滅。已。耳。若。謂。無。特。別。兵。制。即。可。無。種。族。問。題。是。無。異。使。甲。乙。兩。性。同。居。均。其。勞。苦。平。其。安。樂。而。欲。各。忘。其。性。氏。也。有。是。理。乎。

(二) 第二頁第三行云。然則中國永爲世界上弱國。國民永爲世界上僇民。是不能不歸罪於政府放棄。而政府之放棄。又因國民之不負責任。而國民之不負責任。又未嘗不以滿漢問題爲之梗云云。

此語果何自來耶。謂國民之不負責任。因滿漢問題爲之梗。然稍一啓舌。即加以殺戮之禍。此出於誰氏之手乎。二十年以前之慘虐。今且勿論。俄之侵犯東三省也。留日學生。編義勇隊以拒之。而政府則指爲革命黨。欲盡捕戮之。此非國民應盡之責任乎。各省因生計日促。官吏貪污。種種苛稅不堪。乃起而爲亂。政府則不惜借外兵以平內亂。一二明正紳耆。恐其蹈開門揖盜之覆轍也。哀電阻止。政府則誣爲勾通匪人。欲作一網打盡之計。此非關於責任之事乎。國內交通不便。路政甚屬急要。鑛產甲於環球。外人垂涎不已。則路鑛亦刻不容緩。乃民間要求自辦。政府則有駁無

準。即千百中而允其一。亦未開辦而先定制限。既開辦而多方留難。深恐民間得其利益。若外人一要求。則寫條約。蓋御印。直項刻間事耳。一切利害。皆不敢顧。甚有二三無恥之親王大人。欲得外人之歡心。於彼未要求而先自獻納之。曰量中邦之物力。結外人之歡心。曰甯贈之友人。勿貽與家奴。以致演出勢力平均。利益均霑。種種新名詞。此非關於責任之事乎。即以最近之事言之。慶邸父子。貪婪淫蕩。中外皆知。乃趙啓麟一參劾。即獲罪。岑春煊一參劾。即不滿意於慶而終至於開缺。其言官也。督撫也。有肅官箴之責者也。猶被罪如此。下此更何論乎。此亦得曰國民之不負責任。乃國民有種族界限而不欲負乎。夫惟至親也。故父母雖有過。子可以諫之。父母雖不從。斷無不以子有子者。惟異族也。故痛癢不相關。即有一二愛之者。於其失德敗行。稍加規諫。乃始則不假以詞色。繼則大加以叱罵。終且刑誅束縛。有不忍言者矣。故當易其言曰。政府之放棄。乃國民之不負責任。而國民之不負責任。實以政府爲異種人。而無從負也。

(三) 第四頁第四行云。滿漢同居中國土地。即同爲中國之國民。且相安已數百年。

早失民族之要素。無單獨之性質。非特形式之混同。而精神且化合焉。又焉有民族主義發生。互相排斥之理。豈非可笑不通之論耶。

所引第一節。該報立論雖謬妄。尙有謬妄之證據。第二節雖謬妄。獨可以淆亂觀聽。至此則僅作空廓之言而已。其所謂無單獨之性質。果就何者而言乎。滿人之爲上者。驕奢淫逸。誰不知之。誰不言之。滿人之在下者。昏惰愚魯。又誰不知之。誰不言之。該記者亦欲我神明之。冒陷於驕奢淫逸昏惰愚魯之域乎。多見其豺狼成性也。若謂形式混同。則除男子被逼。拖髮辮。服長袍。與彼無分別外。女子則迥然異也。（參觀第五節）又謂精神化合。夫言精神感情其重要部分也。今試問滿漢之感情何若。在朝則漢人事事自抑。非服之。實畏之也。在野則見其來。即遠避。若不及。非畏之。實厭惡之也。（此爲余所目覩者）此亦得曰精神化合也耶。該論記者不詳考實在情形。僅作此空疏之狂吠。可笑不通之論。得毋作者自道耶。

（四）第六頁第二行云。且滿人居於粵者粵語。居於楚者楚語。居於魯者魯語。居於晉者晉語。居於何處。即能操何處之土語。雖同是滿人。居於粵者。與居於魯者。

一旦相遇。言語之不達。與粵人與魯人無異。亦可謂根本之化合。無毫末破綻矣。

言語同一。爲組織第民族一要件。固也。然其中亦當有區別焉。即化之者爲誰。而被化者又爲誰是也。欲考言語之誰爲主位。誰爲客位。第一當考某言語最適於用。次當考用某言語者居多數。若不適於用者。而化合於適用者。此只可謂彼不適用者之進化。而不得謂之同民族。例各鄉野之人。營業於都市。不得不棄土語而習官音是也。若少數者而化合於多數者。此只可謂彼少數者爲多數者之附屬。不得謂之同民族。例如甲省數人至乙省經商。不得不棄其所己能者。而習其所未能者是也。前不得謂鄉野之人。即都市之人。後不得謂甲省之人。即乙省之人。今試觀滿漢語之優劣何如。吾往歲亦曾問津滿語矣。口音含混。無輕重之別。語根單簡。無深遠之意。而漢語不如是也。又試觀用漢滿言語之比較何如。三百年前。用滿語者約四百萬人。用漢語者約三萬萬餘人。幾有一與百之比例矣。欲此百人而同化於彼一人。能乎不能。欲彼一人而不同化於此百人。能乎不能。翰林入館後。猶必習清書滿語。

可見彼欲漢化於滿之心實未嘗一日忘也。特勢有所不可深爲彼輩憾事耳。況同一語言者不必盡爲同民族。如今日之法蘭西比利時是也。同民族者不必盡同一語言。如當日之奧太利其語言有數十種是也。根本之化合固如是乎。

(五) 第七頁第三行云。滿漢同居雜處中國土地者已數百年。以政治而言同受一統治權支配。同組織成一政治社會。政治團結。自不待論。以職業生活而言。同爲中國之國民。即同盡國民之義務。一切職業生活亦無不盡同。以教育而論。同讀先賢之書。守詩書之道。科舉時代同爲試子。學堂時代同爲學生。用同一之文字。受同一之教育。而教育爲誘化人心之本。而滿漢之結合。受其感化力者更多。以風俗而言。滿漢雖不盡同。然同居既數百年。漢人染滿風者有之。滿人效漢俗者有之。至於今日。毫無異同。使滿漢同行。苟不問其履歷。鮮能分晰其孰爲滿人。孰爲漢人者。(下畧)

作空廓無據之言。乃該報記者慣技。然當以此節之空廓爲最甚。豈素不晰滿漢實情耶。抑明知其然而故作此影響之說以敷衍耶。二者必居一於是矣。以政治而言。

除現在之君主。有名無實外。凡京內外滿漢。皆不同居。非同一之行政官管理。非同一之法律賞罰。同一職位。漢人必仰滿人之鼻息。滿人必較漢人爲專橫。前日則種種要缺。漢人不得補。今日則一舉一動。忌漢人愈甚。此亦可謂之爲政治團結耶。政治社會耶。以職業生活而言。漢人則終歲勞苦。不敢少安。滿人則飽食煖衣。束手而嬉。經盡國民義務耶。作者又必曰。滿人本兵籍也。當兵即其義務。然一有亂事。出戰者。究爲漢人耶。滿人耶。而作者乃以一切職業生活。亦無不盡同二語了之。可笑孰甚。以教育而論。科舉時代。每省應攷者。滿人不過十數人。京師則設立種種世襲名目。雖不識之無。而一躍即可攬大權。食重祿。二百餘年中。號稱最尊孔者。滿人中成爲名儒者有幾人。成爲文士者有幾人。學堂時代。在國內則數百人之學堂。所雜之滿人。不過二二三。(各省內如此)而滿人自設之學堂。則限制漢人不得入。如各省之八旗學堂皆是。在國外則漢人補官費難。滿人則幾無一非官費。漢人欲習陸軍。則多方限制。滿人幾盡爲陸軍警察二途。此亦得曰。同一教育耶。以風俗而言。滿人中。之男者。無老無幼。日以養雀遊戲爲事。其女則無老無幼。趿鞋吸旱烟。日以觀劇食。



零星物爲事。即家儲僅升米。亦必售其半以爲劇資。若無劇可觀。則擁被高眠。有午後三鐘。猶未起者。（有友人向余云。曾親見其於被窩中喚賣食者入室。令取食物。送至其口。並令自耳孔取其錢。此生物中之何類耶。吾實無以名之。）此滿人舊有之風耶。抑效漢人之風耶。而作者乃云。漢人染滿風者有之。滿人效漢俗者亦有之。不知果何所據。（除辮髮馬蹄袖爲當時被逼外）若以滿漢同行。不能分晰其孰爲漢人。孰爲滿人。即曰是同一民族。然則中人與日人。亦無分別。歐洲各國之人。視之亦無大分別。此亦可謂之同一國民耶。（然有友人謂余。漢人之後枕骨多高。滿人之後枕骨多平）

第九頁第一行云。滿漢同居各省。自必同奉佛教道教耶教。各有信仰自由。無種族界限云云。

中國數千年來。事事皆有限制。惟信仰無限制。謂中國爲多神教也可。中國爲無神教也亦可。故開化較早而進步亦較遲。今攷漢人之信仰。大抵男子喜拜財神關帝。婦女喜拜觀音。無分東西南北。皆可以拜神二字括之。不惟此等神與佛道耶回等

教無涉。即拜之者。亦不能自認其果信何宗教也。其信佛教者。爲最少數之僧徒。信道教者。爲最少數之道士。信耶教者。爲少數之無賴子。此等人。或怠惰成性。或急於謀生。或藉此以避禍報怨。魚肉鄉里。皆萬萬不可廁於宗教之列者也。若奉回教者。則屬固有之回籍人。尙可謂之未忘本。然亦只西北各行省中之最少數人。統觀以上各教。實不能一筆寫去曰普通之漢人皆如是也。該論謂滿漢同居各省。自必同奉佛教。道教。耶教。回教。殊不知滿漢雖同省。而各自爲性。情格格不入。故交接亦甚形疏少。信仰從何而同耶。種族界限從何而湮沒耶。即以滿人宗教而言。素所奉者爲佛教中之列派。曰喇嘛教。與西藏蒙古相同。按西方各省通呼藏人曰喇嘛。有時亦用代名詞曰蠻子。北方各省通呼蒙古人曰口外人。或曰游牧人。言外皆有輕鄙之意。今姑無論其用意之是否。然因鄙蒙古西藏之教。而遂及其人。而更及於滿洲之人。皆可想見矣。信仰之表見。惟拜跪馨香等事。今按各省之人。居於一城者。各省有各省之會館。而崇拜之神像。即供其中焉。遇有年節會讌等事。且以省界爲限。滿人得入其門者。亦已寡矣。而曰滿漢信仰盡同。果何所據耶。况信仰同。則種族必同。

乃宗法社會時代事。如希臘古時之以阿頗樓神定親疏是也。今該報既言中國進於國家社會。則同一種族。不必得同一信仰。然則既同信仰者。必不可遂謂同一種族也。明矣。印度佛教也。日本亦佛教也。英耶教也。和美德亦耶教也。於此而曰。印與日同種也。萬不可有畛域。英美法德同種也。萬不可有畛域。可乎。吾恐雖發起海牙平和會之大臣。簽押彼此協約。而統領天皇。亦將不顧而走矣。而況漢人之排滿。其狹義爲復仇。其廣義爲去政府。求大同者乎。

(六) 第九頁第五行云。考滿漢通婚。於法律上雖開禁未久。於事實上則已數百年。微論旗人中之滿軍八旗。滿軍八旗之關係也。即旗人以外。滿漢通婚。亦既多矣。人種之混同。早遍中國。而血胤無組織民族之重要元素。滿漢早已攙合同化。合此公例云云。

血胤爲組織民族重要元素。誠如該報所云云。然滿漢今日人種果混合乎。當滿酋之乘明亂而奪我中國也。嚴禁通婚。在當時爲妄自尊大。不屑與漢人爲伍之意。滿人之所欲而亦漢人之大幸也。迨康熙開禁之時。滿人已養成驕惰奢淫之習。斯時

漢人即有不屑與滿人爲伍之意。故開禁者自開禁。而不通婚仍如故也。至於今日。滿人之穢形。已成爲特別標本。攷據。雖罄南山之竹。亦莫形容其萬一。此非我華胃之私言。實世界之公言也。夫人之養豕也。朝供飲食餘瀝。夕給芻草一束。豕之食而臥。臥而食。一無責焉。欲其碩大而啖其肉也。今滿人之肉。既不足食。而欲漢人娶之。嫁之。以耗此必無報償之財乎。吾見川陝滇鄂各省。嫁女於滿人者。僅數家。此數家皆滿人所稱之富戶者。若漢人之娶滿女。則無一焉。此省會僅如是也。若省以外之父老子弟。只知滿人有「韃子」「旗人」「滿虜」各名目。爲盜取前明天下鄉人每謂明朝即天下之人。而並未一見滿人作何形狀也。婚姻從何而通耶。若僅據省會一、二家。遂謂血統已混合。則兩粵閩浙之經商外洋者。且以外洋爲家矣。留學東西洋者。且娶其女而歸國矣。某之大臣之子。某某滬道之子。且各娶金髮細腰者爲之室。以冀交涉易措手矣。血統豈不混合又混合乎。至於滿軍漢軍。間有通婚者。在漢人豈不知滿洲實中國之仇讎耶。蓋其志欲得富貴而無術。以攫取故藉此輩無廉恥之脂粉。計以自便其私耳。今之投旗稱奴才者。婚姻之媒介也。婚姻者富貴之源泉也。黃帝而

有。此。不。肖。子。孫。已。與。滿。會。同。在。必。誅。之。列。而。該。報。乃。據。爲。人。種。混。合。之。證。所。謂。臭。味。相。投。物。護。其。類。者。非。耶。該。報。所。謂。『語。言』。『政。治。風。俗』。『宗。教』。『人。種』。之。四。證。與。實。情。大。相。刺。謬。既。已。分。駁。之。如。上。而。現。今。不。能。持。血。胤。的。民。族。主。義。與。政。治。的。民。族。主。義。於。下。節。論。之。

記者按滿人創大同報。自爲辨護計。然人皆曉然於其有私心。且陳辭咀晤。立言疏陋。猶不若立憲黨人之多有佞口也。今錄此文。亦使滿人庶幾知恥耳。



來稿



# 附錄

## 徐錫麟傳

南史氏

自丙午以來。清廷昇端方鎮江南。方遣馬販米占元。優人夏月恆。刺探黨人陰事。捕縛入獄者。踵相接。米夏故端狎客也。故革命黨人愈憤。丁未五月二十八日。遂有會稽徐錫麟鎗斃。皖撫恩銘事。警耗遙達。北庭賊警。而徐卒以救援梗絕。力竭而死。嗚呼烈哉。謹按君諱錫麟。字伯蓀。會稽東浦人也。少讀書。通大義。然恆失愛于其父。乃益自刻厲。應試輒冠。其曹耦郡邑吏。欽其才。以收君門下。爲榮。君研精數學。善製儀器。曾手構星球儀。見者嘆爲莫及。後以諸生中副榜。既復。悔之。乃集貲設書肆。假以物色豪傑。繼乃從事教育。尤熱心桑梓公益。創辦之始。邑人嘖有煩言。繼乃欽其識。紹興中學校亦延君任教授。曾乘間至日本觀察博覽會。歸益有志于經世。繼念宗邦削弱。原於祖國之陸沈。適邑人某某旅上海。結合某某暗殺團。君緣某君之介紹。於滬入會。歸乃運動紹屬會黨。盡交其酋豪。旁及金華諸府。由是草澤間往往知君名。

繼念浙省會黨知識淺闇莫若稍事教練以兵法相勒乃與某某君謀創設大通師範學校於紹興以普通科目外尤重體操六閱月而課畢由是綠林之豪醫集其間而勢力亦益盛然爲官吏者莫知也繼念非握兵柄不足舉大計乃同某君等共假金某氏得數萬金以捐納得道員又得俞廉三爲之助僞設奇策以干張之洞袁世凱欲假官力東游投身陸軍學校俟畢業以後反握重兵乃束裝再度日本適日本振武學校以君體質素孱禁其肄業然君固嫻習武事者雙目雖短視願精於槍術所發罔不中皖事之成即肇端於此君既反國乃取某氏所貸餘金運動滿州政府盡罄其資昔與君同事者爭怨之願莫能測君所爲然君竟因是得安徽候補道君之蒞皖也亦賴俞廉三之助並得清慶王及杭州將軍長某荐函慶長均皖撫恩銘戚也君得其函持謁恩銘恩銘大器之立命會辦警察學堂事務于是君遂得發揮其意見蒞校後鼓勵諸生殫竭勞勩每赤日中戎裝劍佩躬自督練儀觀偉然皖酋以爲能立奏請加二品銜而不知君報國熱忱日益歆薄固將食其肉而寢其皮也端方旣仇殺黨人皖酋心動亦下命戒嚴君聞之竊獨悲憤謂禍根不除終且滋蔓



則神州黃胤宵有重見天日之期。耶乃密約海內外同志。迅疾赴皖。共圖舉事。期五月二十八日。會警察生將畢業。君乃徧邀皖中官吏蒞堂觀禮。亦期五月二十八日。而恩曾欲速。君對以未集。恩曾乃召其校執事顧松問之。松唯唯從命。遂改五月二十六日。舉行畢業禮。君慮堅持則謀將洩。而從之則後援尙未至。顧業已無可如何。不如先發以待天命。遂從之。期近。君日召諸生。討厲綦切。繼之涕泣。諸生咸爲動容。又密與其同志陳伯平馬宗漢嚴爲戒備。二君皆諾之。至日。恩曾以下咸戾止。君始終慮謀洩。坐既定。君諭教員某君下鍵。某君承命遠遁。嗣命顧松下鍵。顧松固知情。至是忽不從。君大憤恨。立擊殺之。遂還擊恩曾于堂。鎗連發。皆中之。並傷及其左右。獨藩學臬以下官吏。皆紛紛奪門逾垣遁。恩曾尙未死。其左右急牽之去。君復擊之。洞其腹。及巡撫署而死。臨死猶謂人曰。徐道擊我。徐道擊我。故其下遂發兵擊君。君知事敗。急率衆据軍械局。放槍。槍子竭。發砲。砲機關絕。遂被圍。陳伯平死之。或曰。斃于君手。君復走。爲追者所及。卒就禽。至按察使署。官吏咸臨訊。問君侃侃不諱。詞氣甚正。遂殺之。剖其心以祭恩曾云。

南史氏曰。長江流域。自張文祥以私憾刺江南總督馬新貽死之。迄今之數十年。俠風慘澹。亦幾幾不聞有荆聶之儔矣。至甲辰之冬。申春市上。乃始有萬福華鎗擊王之春事。固皎然皖北之民也。然事不成而敗。聞者惜之。願殺機一開。刺客踵起。至踰年春日。爰有王漢刺鐵良不成而自殺之事。風潮所播。警鐘不鳴。舞台摧倒。(時警鐘)

登王漢事被錮而予所著大舞台雜誌亦同受詰問銷毀

蓋亦烈矣。然而吳樾以一介書生。因之感激。

見其自序

逕懷炸彈

以入北庭。力投瀛車。期盡殲其渠。志氣勇甚。乃天禍中國。滿酋無恙而終殞。厥身悲夫。傷哉。兩歲以來。胡塵蔽日。天地不明。漢朝男子。終若甘心降虜矣。迺端酋返國。來我江南。不務安集。而日爲酷虐。天乎。人乎。固有人焉。思剗刃于其腹矣。而徐君乃毅然突起其間。先掠小醜而殲之。雖曰傷勇。輕生殺之不武。而其效已著。夙願畢償。要可含笑入地。傲文祥而慙福華。慰王漢而憫吳樾。軒然岸然。悚其魂爲厲鬼。以禡擊胡虜之魄。降其靈爲天神。以昭告漢族之民。陰佑默相。俾我生者盡集。巨慙而殲之。重扶漢室。歸於中州。永奠河山。長覩日月。則徐君之賜我多矣。故傳其略。以勗吾黨。

中原板蕩索虜入居屠戮之餘繼以焚坑公私塗炭文獻蕩然三百年來非無愛國博雅之士着手眼於閒冷之地求詩書於灰燼之中者顧流傳未廣津逮無從邇來歐化東行求學之士往往土苴其朔後生小子於故書雅記乃至百不窺一何怪其民族思想之銷沉哉不揣淺陋以見聞所及薈萃叢殘彙而錄之隨得隨存不復詮次大雅君子庶無譏歟丁未仲冬六月漢思識。

錢謙益致瞿文忠公蠟丸書

千古來國家之敗壞惟崇禎十七年之禍爲最烈而中興之基業事功惟我皇上今日爲最易西南幅員且半天下無論非一成一旅之圖而賢臣良將無不臥薪枕戈兵馬錢糧方且川湧雲集豈非大有爲之日乎但難得而易失者時也計定而集事者局也人之當局如奕碁然楸枰小技可以喻大在今日有全着有要着有急着着奕者視勢之所急而善救之今之急急着即要着也今之要着即全着也夫天下要重必爭之地不過數四中原根本自在江南長淮汴京莫非都會則宜移楚南諸勳重

兵全力以恢荆襄。上扼漢沔。下撼武昌。大江以南。在吾指顧之間。江南既定。財賦漸充。根本已固。然後移荆汴之鋒。掃清河朔。高皇帝定鼎金陵。大兵北指。庚申帝遁歸漠北。此己事之成效也。其次所謂要着者。兩粵東有庾關之固。北有洞庭之險。道通滇黔。壤鄰巴蜀。方今吳三桂休兵。漢中三川各郡。數年來非熊在彼。聯絡佈置。聲勢浩大。宜以重兵。徑由遵義入川。皇上則擇險固寬平富饒之地。若沅州或常德爲駐蹕之所。居重馭輕。如指使臂。三川既定。上可以控扼關隴。下可以掇拾荆襄。老成謀國。當久已熟籌。而預決之。倘以芻言爲迂。而無當。今唯急着。是問夫奕碁。至於急着。則斜飛橫掠。苟可以救敗者。無所不用。邇者燕京特遣恭順。致順懷順三國。進取兩粵。於江南楚中。各借餉二十萬。刻期南下。其鋒不可當。而□續順公沈容現。扎星沙。尤眈眈虎視。因懷順至吉安。忽然縊死。故三路之師。未即渡洞庭。過庾嶺。然其勢終不可遏。其期諒不甚遠。豈非兩粵最急時乎。至彼中。現在楚南之勁國。唯辰。嘗馬蛟麟爲最。傳聞此舉。將以蛟麟爲先鋒。幸蛟麟久有反正之心。與江浙□提督張天祿田雄。馬通寶。卜從善輩。皆平昔關通密約。各懷觀望。此真爲楚則楚勝。而爲漢則漢

勝者也在皇上今日當必不吝破格之庸以鼓其忠義之氣灰其爲□用命之心蛟麟倘果翻然樂爲我用則王師亟先北下洞庭別無反顧支綴但得一入長江將處處必多響集即未必盡爲佐命之偉勳亦足以分□之應接疲□之精神使不能長驅直入我得以完固根本養精蓄銳恢楚恢江尅復京闕天心旣轉人謀允臧若讖益視息餘生奄奄垂斃唯忍死盼望蠻與拜見考陵之後槃水加劍席藁自裁

### 陳鑑哭臥子陳公文

維明之燼百城草靡金陵以摧蘇臺忽地迢迢雲間孤城堰峙沈戶其雄公握其距遙奉名藩神武厥紀傳檄東南豈曰一旅天不祥明民不效死八月兵燹萍散川潰沈旣殞身公亦飄逝時予來淞歎公忠義過公之廬己爲□踞踞公之室收公之田曠公坐公予不謂然緣茲叢繁林火池延戾予獄予於今年或傳公死或傳公仙或傳公入道或傳公入禪或傳公去閩或傳公去滇孰知公即在山兮公即在川公即在海兮公即在田黃鵠旣舉兮胡不摩天神虬旣逝兮胡不深潛乃爲綱罟之所駢邏兮乃爲銀鐺之所拘繫乃爲挺刃之所敲擊兮乃爲桎梏之所鑄鉗按以械而

迫就艇兮將雜俘獲以歌旋實據公爲鴻伐兮森環衛其中邊故日中之焔焔兮忽  
 矢矯其沉淵淵已沉其未絕兮紛鈎獲以戈鋌揮白刃而肆毒兮擠其髮而喪其元  
 城市爭覷以目淚兮人百身其舍旃日詰朝而懸之竿兮日將暮而貯之獄筮旣友  
 屈原而從水濱兮奚訪臯陶而來我屋羣夫喧喧兮肩嬾而躑躅予驚爾見公鬚眉  
 兮儼生前其如玉髮襜褕其無恙兮着我曹之□□繞悲嫠之愴目兮聯臯顛之在  
 積惟曄曄其威儀兮予叱皂隸其勿瀆奉几案而覆之巾兮私爲位而一哭嗚呼哀  
 哉是日高春有一大鳥縞衣立哀集於園扉銜棘南翔衆目咸觀公神先來耶嗚呼  
 哀哉緬予友公始於燕京再於會稽感公肺腸愛公文章王李之後大雅洋洋天喪  
 斯文餘子孰匡嗚呼公心在明如日在天一腔熱血三載孔艱龍性難馴鶴髮難芟  
 義形於面志溢於顏漢之北海宋之文山耶嗚呼哀哉公有良朋亦有懿親爲夏爲  
 徐生耶死耶爲李爲宋出耶處耶公有愛妾亦有孤兒藏耶獲耶在耶亡耶嗚呼物  
 公者么么蟲蟲侶公者曖曖矇矇拜公者緜緜醴醴報公者豐豐隆隆五月十三醉  
 竹千叢若祭關公當祭臥龍

## 劉均楊娥傳

楊娥者滇之奇女子也。其祖父世爲黔國公家。武藝教習。娥之兄曰楊鵝頭。藝尤精。然與娥角力。輒負。娥貌美而趨捷過人。黔府護衛張小將者。美少年也。以勇力聞。鵝頭以其妹妻之。娥年十六歸張氏。隆武二年也。時黔國公沐天波奉永明王。是年安南土酋沙定洲叛。陷昆明。天波出犇楚雄。娥夫婦及鵝頭蹤至。從之而西。明年流寇孫可望入滇。天波犇滇西。傲外。後永明王兵敗。犇雲南。吳三桂追之。王與天波走緬甸。天波命娥夫婦衛王。時流寇四起。道塗梗塞。娥與張奮力捍禦。無能當之者。王始得達緬。吳三桂索王急。緬人執以獻。天波與從臣數百人皆死之。娥聞之曰。吳三桂何人。彼獨非大明臣子耶。後永明爲三桂所弑。張悲憤成疾。卒。娥遂從兄歸。昆明賣酒。平西王府西日施脂粉。御金翠靚粧。艷服自當。壇纖腰玉貌。見者驚爲天人。吳藩帳下紈袴子弟。聞麗人當壇。皆來肆中飲飲。既醉。游談謔浪。稍稍侵娥。娥視其壯健者。提之如提孩童。置諸狗竇。沸湯澆之。羣驚起來。奪娥略以手揮之。皆倒地。負痛逸去。明日聚惡。數十人譟而來。娥出之街中。羣聚圍娥。娥聳身一躍。疾於鷹隼。自衆

頭上飛出立於圍外衆相顧驚愕不敢動視娥則神色不變意甚暇衆遂散娥亦不復賣酒矣吳三桂聞之欲納娥娥忽中寒疾疾亟鵝頭往視之時已深夜入其房一燈碧色寒風颯然牀頭設永明王與其夫張之靈鵝頭呼妹不應就視之奄奄然僅存一息鵝頭撫之泣娥忽躍然推兄曰汝亦健兒何作女子態耶遂啓其襟颺然出一匕首寒光射人不可逼視娥左手把兄袖右手執匕首東向指曰吳三桂逆賊殺吾王致吾夫死絕域誓不與之共天地故覓此報仇物以待之計吾之貌與藝足以動之故忍耻自眩冀老賊聞而納我吾計成矣不幸疾死此天不欲我爲國家報仇也言已一慟而絕猶握匕首東指云



本社總編輯人章君  
炳麟因腦病忽作不  
能用心頃已辭職今  
仍請張君繼續主  
持

## 本社謹白

本報今已出至第十  
八號惟內地各埠尙  
有未清報費者望從  
速寄至本報編輯部  
否則自下期起暫行  
停寄特此急白

## 博徵海內方言告白

中國方言。傳承自古。其間古文古義。含蘊甚多。而世人不知雙聲相轉。疊韻互變之法。至有其語而不能舉其字。通行文字。形體不過二千。其伏在殊言絕語中者。自昔無人過問。近世有文言一致之說。實乃遏絕方言。以就陋儒之筆札。因訛就簡。而妄人之漢字統一會作矣。果欲文言合一。當先博考方言。尋其語根。得其本字。然後編爲典語。旁行通國。斯爲得之。僕前撰新方言一冊。略得三百七十餘條。近復展轉鈎考。又發見百餘事。一人耳治。勢不能周。願海內知言之選。各舉鄉土殊言以告。上書今語。下解義訓。旁註某省某府某縣。以便訂實。函件寄小石川久堅町二十七番章寓可也。

章炳麟白

# 國學振起社廣告

國學振起社社長章太炎君已移居小石川久堅町二十七番地何震方如有信件請直寄該處為荷

(新方言已出版)

定價金參拾錢

## 國學振起社啓

# 天義報社移居廣告

本社已遷于小石川久堅町二十七番地如有信件文稿請直寄本處為荷

## 天義報社白



### 無代進

### 呈

限郵送  
要貳錢

新案

## 記臆力增進法講義

## 催眠術教授治療案内書

東京赤坂區仲之町貳拾七番地

# 大日本催眠術協會

## 代派中興日報廣告

此報由僑居南洋志士所創設專爲發揮民族民權二大主義而民生主義亦間及之議論精闢與中國日報相伯仲本社特紹介於學界特別減價凡定閱者全年九元半年五元郵費另加

## 代派新世紀

法國巴黎週刊新世紀已到至第六號每號取價三錢欲購閱者請至本社面訂此告

本社啓

# 東京專門豫備學院章程

- (1) 本院設在麴町區飯田町四丁目一番地
- (2) 本院特爲清國留學生教授普通科以俾入學大學及各種專門學校爲宗旨
- (3) 本院學科課程開列于左  
日語      英語      地理      歷史      物理  
化學      數學      博物
- (4) 本院修業年限訂爲三年
- (5) 本院授業時間每日以四時間爲例定自午前八時至正午十二時止(但因日之長短可變更始業時間)
- (6) 學費每月日銀參圓每月初五日徵三個月分

京東  
志成學校

招生廣告

本學校專爲中國有志留學者而設本校之設非爲營利起見所聘之教師無不熟習教育茲將本校簡明章程畧書於下宗旨豫備入高等各學校習專門科目倫理日文英文數學博物理化圖書體操唱歌年限三年畢業入學程度日文讀過半年英文讀過半年或二年者入學金貳圓學費每月參圓開學日期九月一日校址京橋區明石町五十四番地志成學校

國學振起社講義久未出版  
深負諸君之望今新刊『新方  
言一冊』凡舊在社中者請至  
小石川區久堅町廿七番地  
何震方領取可也

國學振起社白

日本東京 **法政大學清國留學生豫科招生** 本大學梅博士

為總理富井博士為教頭日本法政諸學之中推以為巨擘清國人留學于此者年增一年現達於一千五百餘名之多茲擬於陽曆九月初新設豫科班(一年畢業)教授普通必須之學問及日語以為進入大學本科專門部(法律科、政治科、商科、各三年畢業)之豫備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教授兼文科大學助教保科先生為提調所聘教習皆飽學經驗之士丁寧懇切以執教鞭故學於此者前後四年可以卒業而通達普通學之大要與法律政治之深理其捷利莫大焉有志肄業者請速報名為是

**學科** 倫理、日語、歐語、歷史、地理、數學、理學、論理、體操、 **學費** 每月四元 **寄宿費** 每月十三元

**開學** 陽曆九月十一日 **細章** 向報名處索閱可也 **報名處** 日本東京總町區富士見町六丁目法政大學分校



告白

本社開設東京市神田區中猿樂町四番地承辦所有鉛  
印石印照相銅印等項常用瓦斯 GAS 機器印刷極爲明  
晰四方 賜顧者請移 玉到本處面議可也倘或 賜  
函則敝社員造府趨謁面訂亦可

帝國出版協會

秀光社

**SHUKOSHA.**

No. 4. Nakasarugakucho Kandaku.

TOKYO, NIPPON.

請看一看



請看一看



# 本社簡章

- 一 本雜誌之主義如下
  - 一 顛覆現今之惡劣政府
  - 一 維持世界真正之平和
  - 一 建設共和政體
  - 一 土地國有
- 二 主張中國日本兩國之國民的連合
  - 一 要求世界列國贊成中國之革新事業
- 三 本雜誌仿歐美各大雜誌體裁論著不分門類後附時評小說譯叢來稿總求不戾本旨靡不搜羅
- 四 本雜誌置總編纂一人撰述員無定額庶務幹事一人會計一人校對二人收稿一人
- 五 本社員之外如有撰述不與本雜誌宗旨相違者請逕交本社編輯所擇尤登錄以本期雜誌奉酬
- 六 有概捐本社經費十元以上者奉酬本雜誌一年二十元者二年三十元者三年五十元以上者永遠奉酬俱推為本社名譽贊成員
- 七 本雜誌月刊出一期至少以一百二十頁為度定價一冊二角預定半年者一元一角全年者二元郵費另加
- 八 本雜誌定於陽歷每月初五日為發行期決不蹈前各雜誌愆期之失
- 九 本社編輯所設於日本東京市牛込區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發行所設於東京府豐多摩郡內藤新宿字番集町三十四番地與本社通信者請直投編輯所
- 十 凡經售本雜誌者十分以上九折三十分以上八折報費按期匯付如三期未清者即行停寄清算幸為原諒



日本明治卅八年十一月廿五日第三種郵便物認可  
日本明治四十一年二月廿五日發行

THE MINPAO MAGAZINE

8 Nichome Shinogawamachi  
Ushigomeku

TOKYO JAPAN

# 民報

號九拾第

Telegraphic address:

MINPAO TOKYO

民報第拾九號目次

●圖畫

●千九百年俄羅斯虛無黨女子擊莫斯科總督之圖

●大乘佛教緣起說

太炎

●明清最初之交涉

有嬌血胤

●法國革命史論(承前)

寄生

●時評

錄霹靂埠商界來函

寄生

記葡萄牙王被刺

寄生

●談叢

清初赫圖阿喇四祖考

有嬌血胤

南關北關考

有嬌血胤

明清遞嬗之往蹟

有嬌血胤

●小說

虎口餘生記

伊魯齊著

●來稿

預備立憲之滿洲

闕名

仇一姓不仇一族論

闕名

與馬良書

太炎

與劉揆一書

太炎

●附錄

覆吳敬恆書

太炎

桑濬遺徵

漢思



## 本社特別廣告(一)

本報編輯人張繼君

以要事已離東京自

二十期起改請陶成

章君當編輯之任

## 本社白

## 本社特別廣告(二)

本社自二十期起改定篇次專以  
歷史事實爲根據以發揮民族主  
義期於激動感情不入空漠海內  
外志士如有諸于明末佚事及清  
代掌故者務祈據實直陳發爲篇  
章寄交本社又宋季明季襟史遺  
集下及詩歌小說之屬亦望惠借  
原書或將原書鈔錄寄交本社以  
資采輯漢族幸甚

## 本社啓

## 本社特別廣告(三)

本報經理人數月以來屢有更易故與各埠代派處及訂閱諸君之交涉多有遷延未清晰者本社同人實深歉仄今自本號起擬將從前事件逐次理結其有未了之處請直函告本社俾現在經理人得以查明作覆

本社謹白

## 國學振起社廣告

國學振起社社長章太炎君已移居麴町區飯田町六丁目二十一番地何震方如有信件請直寄該處爲荷

(新方言已出版)

定價金參拾錢

國學振起社啓

## 社會主義講習會

## 天義報社廣告

本通信所已遷于麴町區飯田町六丁目二十一番地如有信文稿請直寄本處爲荷

## 代派香港中國日報

香港中國日報爲中國革命提倡者之元祖夫人知之矣自惠州革命軍興以來革命之心理灌輸全國革命之風潮磅礴大陸而各地之爲革命狂瀾的旋渦者尤推南中國數省若中國日報則其原動力也晚近萍鄉之役黃岡之役安慶徐錫麟之役欽廉之役鎮南關之役該報皆設有特約從軍訪員故電報之靈消息之捷遠非他報所及又社會問題之重要知之者鮮該報乃於數年前首論民生主義與中國革命之前途洋洋十數萬言透闢無倫世人有譽該報爲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之木鐸非虛語也該報連郵費全年十二元半年六元半今爲苦學生計特別減收全年十元半年五元半有志革命者誠不可不讀也

民報社啓

請看

## 漢英新字典

是書爲山西喬君義生所輯全書  
悉以漢字列部而輟以英語較之  
他種字典就英字以求漢語者則  
猶爲直接喬君深於英學殫心竭  
力以成此書知吾國之研究英文  
語學者必有一番歡迎也現已付  
印不日出版(價二元五角)

發行所

中外各大書房

## 代派華英日報

此報發生於北美加奈陀晚香坡  
已有兩週年除發揮民族民權民  
生三大主義外專搜羅康梁姦徒  
劣迹痛加攻擊蓋此爲若輩根據  
之地皆得徵實非隨意杜撰者比  
凡定閱全年者九元半年五元郵  
費另加



## 博徵海內方言告白

中國方言。傳承自古。其間古文古義。含蘊甚多。而世人不知雙聲相轉。疊韻互變之法。至有其語而不能舉其字。通行文字。形體不過二千。其伏在殊言絕語中者。自昔無人過問。近世有文言一致之說。實乃遏絕方言。以就陋儒之筆札。因訛就簡。而妄人之漢字統一會作矣。果欲文言合一。當先博考方言。尋其語根。得其本字。然後編爲典語。旁行通國。斯爲得之。僕前撰新方言一冊。略得三百七十餘條。近復展轉鈎考。又發見百餘事。一人耳治。勢不能周。願海內知言之選。各舉鄉土殊言以告。上書今語。下解義訓。旁註某省某府某縣。以便訂實。函件寄麴町區飯田町六丁目廿一番章寓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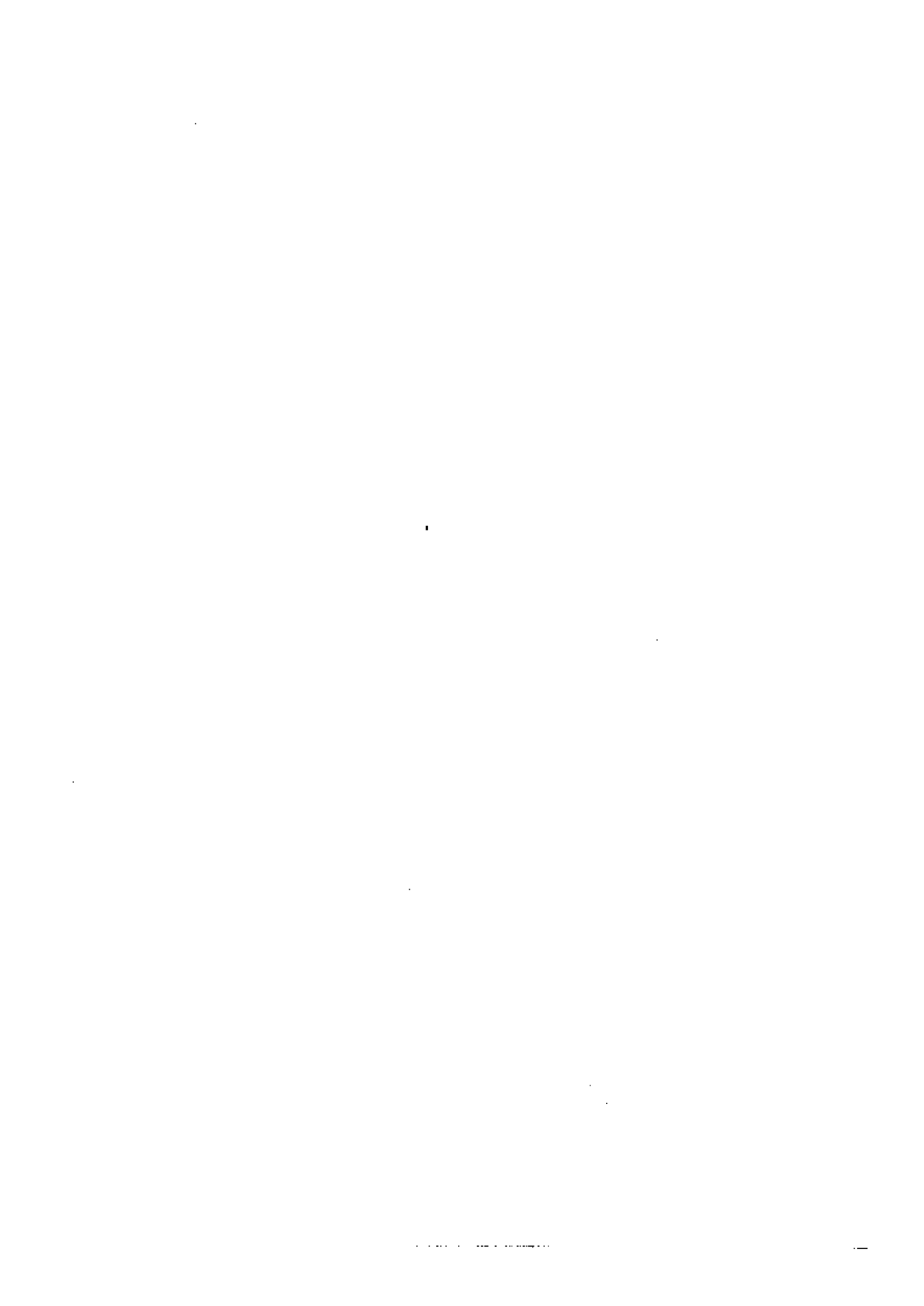
章炳麟白

東京 **志成學校開新班招生** 廣告

欲進東京大學高等各校者非由普通畢業不可若普通科短於日英二文將來入大學高等不免聽講之苦是以本校專重日英二文爲目的特延諳鍊之士爲講師自去年開辦以來頗有成效今年擬另開新班專收清國留學生以四十名爲限有志者請速報名不致有誤○**科目**○日文英文算術博物理化圖畫體操倫理○**諸費**○入學金二圓學費每月三圓寄宿費每月九圓半如不寄宿聽其自便○**開學日期**○陽歷四月一日○**校址**○東京市京橋區明石町五十四番地



千九百零八年  
 海斯處無黨  
 與五英擊  
 斯料總督  
 之國  
 無政府黨者  
 恆者曰能勇  
 我保自自錄  
 老唯給凡與  
 爆藥耳我  
 所鑿之斯  
 國運危題



## 民報

(第拾九號)

## 大乘佛教緣起說

太炎

大小乘教。自龍樹提婆無著世親時。既有諍論。凡小乘師。皆以大乘爲非佛說。而近人更演其義。則以南方佛教。悉用波黎文字。惟北方則用梵文。用波黎者。近摩揭陀國語言。是阿輸迦王時所集。用梵文者。爲印度全國正書。是迦膩色迦王時所集。阿王在前。迦王在後。而錫蘭佛典。小乘皆用波黎。至北方所傳大乘。則無一用波黎語者。故以大乘在後。小乘在前。其爲佛說以否。就此決定。然按迦王在時。惟有五百羅漢造毘婆沙論之事。未嘗結集大乘。據世親傳。真諦譯則馬鳴亦參與造論者。馬鳴中年以後。常在迦濕彌羅之地。而提倡大乘。與結集婆沙固非同事。未可牽合爲一。且梵文波黎文。迺書雖有先後。至迦葉阿難優波釐等初集小乘。所用何文。本不可曉。佛語固非必是梵文。亦非必是波黎。所以者何。佛教本平民宗教。與婆羅門異撰。應

化五天。所至說法。自必用其方俗。試舉一例。則出曜經第二十三云。昔佛世尊與四天王說法。二人解中國之語。二人不解。二人不解者。與說曇密羅國語。宣暢四諦。雖說曇密羅國語。一人解。一人不解。所不解者。復與說彌黎車語。時四天王皆達四諦。其言四王者。雖近神話。而世尊說法。不用一方之語。於斯可見。大毗婆沙論七十九引毗奈耶說。略同出曜。且設問密決了其事云。問。如有頌言。佛以一音演說法。衆生隨類各得解。皆謂世尊同其語。獨爲我說種種義。一音者。謂梵音。若至那人來在會坐。謂佛爲說至那音義。如是礫迦葉筏那達刺陀末曠婆佉沙覩貨羅博喝羅等人來在會坐。各各謂佛獨爲我說自國音義。如何可說佛以聖語。說四聖諦。不令一切所化有情皆得領解。答有所化者。依佛不變形言而得受化。有所化者。依佛轉變形言而得受化。依佛不變形言而爲說法。彼不能解。如說佛在摩揭陀國爲度池墜。步行十二踰繕那故。七萬衆生。皆得見諦。彼皆依佛不變形言而得受化。若變形言爲說法者。彼諸衆生應不見諦。依佛轉變形言而得受化者。若不變形言而爲說法。彼不能解。是故世尊作三種語。爲四天王說四聖諦。復有

說者。世尊雖有自在神力。而於境界不能改越。如不能令耳見諸色。眼聞聲等。問若爾。前頌當云何通。答。不必須通。非三藏故。諸讚佛頌。言多過實。復次如來言音徧諸聲境。隨所欲語皆能作之。謂佛若作至那國語。勝在至那中華生者。乃至若作博喝羅語。勝在彼國中都生者。以佛言音徧諸聲境故。彼伽他作如是說。復次佛語輕利。速疾迴轉。雖種種語而謂一時。謂佛若作至那語已。無間復作磻迦國語。乃至復作博喝羅語。以速轉故皆謂一時。如旋火輪。非輪輪想。前頌依此。故亦無違。是婆沙雖用梵文。而不說佛語。純用梵文。亦不說佛語。純用摩揭陀語。證據較然。無可非問。又佛本行集經言太子說六十四種書。是知本語必非執守梵文。亦非執守波梨。阿難結集。亦必雜用諸文。試舉一例。則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禰事第四十二云。時阿難陀與諸苾芻在竹林園。有一苾芻而說頌曰。若人壽百歲。不見水白鶴。不如一日生。得見水白鶴。時阿難陀聞已。告彼苾芻曰。汝所誦者。大師不作是語。然佛世尊作如是說。若人壽百歲。不了於生滅。不如一日生。得了於生滅。彼聞教已。便告其師。師曰。阿難陀老闇。無力能憶持。出言多忘失。未必可依信。假令集時祇用一種文。

字。何緣讀成訛別。縱令誦者是異方人。聞阿難訶止已。亦應熱服。何因更有疑義。故知禰用諸文。致斯惑亂。今專據南方所送書者。以爲佛語本爾。阿難結集之文本爾。烏足爲極成之證據耶。夫大乘現世。後于小乘。此於歷史爲有明驗。然必以爲非佛說者。則於小乘經典。亦可反唇相稽。所以者何。阿含亦列阿輸迦王名號。此豈佛語固然。昔堅意作入大乘論。當詰小乘法家云。此大乘中。亦說三乘。即名三藏。如汝意謂非三藏者。汝今但以增一阿含中阿含長阿含雜阿含。百千等偈以爲一藏。毗尼阿毗曇二百千偈。名爲二藏。盡具修習。名爲三藏。若如是說。雜藏。舍頭羅經。胎經。諫王本生。辟支佛因緣。如是八萬四千法藏。尊者阿難從佛受持者。如是一切皆有非佛語過。又佛未涅槃以前經典已有結集。如阿毗達磨法蘊足論。爲目乾連所造。而引大因緣經。及教誨頗勒囊那經。卷十即小乘初次結集亦非。止阿難集經優波釐集律迦葉集論而已。西域記九云。諸學無學數百千人。不預大迦葉結集之衆。更相謂曰。如來在世。同一師學。法王寂滅。簡異我曹。欲朝佛恩。當集法藏。於是凡聖咸會。賢智畢萃。復集素咀纜藏。毘奈耶藏。阿毘達磨藏。雜集藏。禁呪藏。別爲五藏。凡聖



同會因而謂之大衆部。是則阿含以外。大衆部又有所集可知。此大衆部。入佛弟子。非佛滅百年。大天破。數以後之。大衆部也。又今所見阿含。亦未具備。據善見律毘婆沙第一云。『有五阿含。一者長阿含。二者中阿含。二者僧育多阿含。四者鷲嶺多羅阿含。五者屈陀伽阿含。』又云。『梵網經爲初。四十四修多羅。悉入長阿含。初根牟羅波利耶二百五十二修多羅。悉入中阿含。烏伽多羅阿婆陀那爲初。七千七百六十二修多羅。悉入僧述多。折多波利耶陀那修多羅爲初。九千五百五十七修多羅。悉入鷲嶺多羅。法句喻唄陀那伊諦佛多伽尼波多毘摩那早多涕羅涕利伽陀本生尼涕婆波致參毘陀佛種姓經。若用藏者。破作十四分。悉入屈陀迦。』而今中士所譯小乘分計經名。不過三百餘種。何有七千九千之多。然則阿含經典。卷帙猥衆。其詳雖不可知。必有諸聖弟子所數衍者。於小乘諸部中。亦或互相攻擊。如順正理論一云。『由經有別。宗義不同。謂有諸部。誦七有經。彼對法中。建立中有。如是建立。漸現觀等。讚學根本。異門等。經說一切。有部中不誦。撫掌喻等。衆多契經。於餘部中。曾所未誦。然其名句。互有差別。謂有經說。汝阿氏多。於當來世。成等正覺。非黑非白。非黑非白。異熟業等。無量名句。諸』

部不同。又順正理論四云。若謂此經非聖所說。違餘經故。法處不說無色言故。如舍利子增十經中。唯作是言。有十色處。故知此經非入結集。但是對法論師。愛無表色。製造安置阿笈摩中。若爾。對法諸師。豈不亦能作如是說。譬喻部師。憎無表色。製造安置增十經中。足知小乘雖奉揚佛法。而恢張其義。曼衍其辭者多矣。夫大乘者。亦猶是也。瑜伽師地論八十一云。論議者。謂諸經典。循環研覈。磨咀理迦。且如一切了義經。皆名磨咀理迦。謂於是處。世尊自廣分別諸法體相。又於是處。諸聖弟子已見諦迹。依自所證。無倒分別諸法體相。此亦名爲磨咀理迦。亦名阿毘達磨。猶如世間一切書算詩論等。皆有磨咀理迦。當知經中循環研覈諸法體相。亦復如是。法苑義林章引此云。一由此文故。傳受釋云。許佛滅後。十二分中。論議一分。三藏文內。對法一藏。通弟子說。不許餘之十一分教。并餘二藏通弟子說。是則大乘經典之中。如般若法相諸宗。皆有循環研覈之語。餘方等中。類此者亦甚不少。本是佛滅度後。大乘諸師。尋理緒言。本隱之顯。敷暢其義而爲之。非一一出自佛口。此固大乘所不諱者。然則大小乘經。皆本佛語。至於轉相推演。二教等無有異。又烏足以相非。

乎。至於十二部名。古所本有。尋阿毘達摩集異門足論。是聖弟子舍利弗所親造。而云「多正法者。謂契經、應誦、記別、諷頌、自說、因緣、譬喻、本事、本生、方廣、希決、論議、聞此諸法。故名多聞。」卷十是舍利弗時已許有論議經。又言方廣。斯非大乘。則何經也。大毘婆沙論第一百二十六云。「譬喻云何謂。諸經中所說種種衆多譬喻。如長譬喻、大譬喻等。如大涅槃持律者說。方廣云何。謂諸經中廣說種種甚深法義。如五三經、梵網、幻網、五蘊、六處、大因緣等。脇尊者言。此中般若說名方廣。事用大故。」是脇尊者時。涅槃般若諸經。已有萌芽。特未經推演耳。至如大小二乘義有牴牾。不相和會。小斥大爲魔說。大以小爲鈍根。而近人常盤大定作馬鳴菩薩論。則一一舉其同者。其文如左。

一。世人多謂小乘自利。大乘則自利利他。然如舍利弗目犍連大迦葉諸聖弟子助佛宣化。皆有明徵。豈專爲自利者。

二。或謂大乘說他方佛土十方諸佛如來。小乘不說。然今求之原始經典。則殊不然。中阿含大因經。亦譯大生義經有「諸佛根本法。諸佛眼。諸佛歸趣」之文。中阿含因品念

處經。有「過去諸如來未來諸如來我今現在如來」之文。長阿含第一有「過去七佛」之文。長阿含第八散陀那經。有「諸佛如來之文。增一阿含六重品有目連往東方七恒河沙土見奇光如來」之文。增一阿含馬血天子品有「三乘」之文。有「將來彌勒佛」之文。有「過去寶藏如來」之文。章炳麟按中阿含第十三王相應品說本經亦云。「尊者彌勒向佛白曰。我於未來久遠人壽八萬歲時。可得成佛。世尊回顧告曰。阿難。汝取金縷織成衣來。我今欲與彌勒比丘。」云云。又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第十云。「世尊告諸苾芻。汝等應知提婆達多善根已續。於一大劫。生於無隙大地獄中。其罪畢已。後得人身。展轉修習。終得證悟鉢刺底迦佛陀。名爲具骨。」則純與法華提婆授記之說同。法華言提婆達多。當得成佛。號曰天王如來。而此謂之具骨。名號不同。又知其不相沿襲。彼文又云。「爾時世尊。既具爲彼未生怨王廣說法要。令無根性得生起已。」是則無性闍提。終得作佛。又與法華涅槃。合如符契。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第十二又說佛記施燈乞女。當成正覺。亦號釋迦牟尼如來。勝光王不蒙授記。其三十四又

說善財童子。爲賢劫菩薩。爲求緊那羅女悅意。精勤威力。第一超越。即佛前身。此等並與法華華嚴相會。又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第三十五云。「舍利子。伏盧迦曳。多外道論師。鄔陀夷。令受圓具。證阿羅漢。諸來大衆敬信倍常。時舍利子當機說法。遂令十二億有情。或證煖項忍法。世第一法。或得預流果。乃至出家。獲得阿羅漢果。時諸大衆。或發聲聞心。或發獨覺心。或發無上大菩提心。」又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禪事十八云。「尊者舍利子。從見目連被打之後。心生悲戀。遂嬰疾苦。將欲涅槃。時有無量百千衆生。悉皆雨集。尊者順其根性。方便說法。令彼衆生。或得煖法。或得頂忍。世間第一。或得預流。一來不還。或復出家。得應供果。或植無上菩提種子。或植獨覺聲聞種子。」若舍利子是阿羅漢。煩惱已斷。云何心生悲戀。若舍利子非菩薩者。已是聲聞。豈能令人植無上菩提種子。是則三乘本是一乘。亦同法華義矣。

三或謂大乘說眞如法性。小乘不說。然今求之原始經典。則殊不然。禪阿含第二十一及四十四。皆有「二乘道眞如法」之文。增一阿含第七火滅品。亦有「眞如

法」之文。

四或謂小乘以涅槃爲寂滅。乃是灰身滅智。大乘以涅槃爲圓寂。乃是常住安隱。求之原始經典。則殊不然。阿含言涅槃。無不說常住安隱。今舉其一。則禰阿含第二十三優波堀尊者說偈。有「於有得寂滅。大悲入涅槃。如薪盡火滅。畢意得常住」之文。

此四者外。如增一阿含序品有「菩薩發意趣大乘」之文。有「六度布施持戒忍精進禪定慧力」之文。增一阿含等趣四諦品有「彌勒菩薩向世尊菩薩摩訶薩成就幾法具足檀波羅蜜具足六波羅蜜」之文。增一阿含序品及第四十四十不善品皆有「法身」之文。長阿含第二遊行經有「大乘」之文。禰阿含第二十八有「我正法律乘天乘婆羅門乘大乘」之文。增一阿含第十有「大乘行」之文。禰阿含第二十二有「毗盧遮那」之文。皆與大乘相契。

常盤氏舉此諸證。謂經典成立。蓋有五期。初大小未分經典成立。次大小類似經典成立。次小乘論成立。次大乘經典成立。次大乘論成立。而大小類似經典及小乘論。

又有出於大乘後者。其義據誠無間然矣。余據有部諸證。明其契當法華。又與華嚴相類。是法華華嚴二部。亦容原始小乘部僧所傳。云華嚴得自龍宮者。印度龍象同名。或得之象窟耳。雖然阿含縱有真如法身諸佛之文。而其辭義幽微。包藏不露。其後小乘諸師。甚多忽略。且生空真如。小乘所信。法空真如則小乘固無其說。是雖言真如。猶未得爲了義。若謂大乘經典。祇就數句微文。紬繹而出。有以知其不然也。余謂佛在世時。所宣教旨。非專及羅漢弟子而已。其摧伏外道使生信心者。經典中常記其事。阿含之言。簡質蓄藏。論辯未盡。足以教導。而不足以辯詰。入大乘論云。十二部中。說毗佛略。即是大乘。汝聲聞經一部所說。終無百千偈讚文句。況復當有億萬廣說。如來世尊教諸聲聞。唯示無常。令厭生死。使知苦本。速求涅槃。從初如是。乃至奉行。句味尠少。則無甚深廣大之義。誠如斯論。阿含所說。不足以折伏外道明矣。又外道中亦多龍象。觀馬鳴本出家外道。世智聰辯。善通論議。至使比丘不敢打椎。

馬鳴菩薩傳

又通八分毘伽羅論及四皮陀六論。

世親傳

龍樹亦本梵志。能誦四章陀典。

各四萬偈。及諸道術。無不悉練。

龍樹菩薩傳

後此並爲大乘宗師。佛在世時。寧無慧了如

此輩者。尋佛說菩薩行方便境界神通變化經。此求那跋陀羅所譯其菩提留支所譯則作大薩遮尼乾子所說經「佛告文殊師利。一切外道上首。皆是住於不可思議解脫。從般若波羅蜜出。遊戲方便。亦不捨離念佛法僧。教化眾生。到於彼岸。如來受持化眾生故。」又云。是薩遮善男子。當得作佛。號實意相主如來。彼佛臨欲入滅度時。授於大相菩薩記已。後乃滅度。此大相菩薩。當得成於無上正真道。號大莊嚴爲來。是薩遮善男子。前坐外道小童子。是知外道諸師。小乘所仇。而大乘非不尊奉之也。又長阿含初小緣經云。「佛告婆悉吒。汝今當知。今我弟子。種姓不同。所出各異。於我法中出家修道。若有人問汝誰種姓。當答彼言。我是沙門釋種子也。亦可自稱。我是婆羅門種。親從口生。從法化生。現得清淨。後亦清淨。所以者何。大梵名者。即如來號。如來爲世間眼。爲世間智。爲世間法。爲世間梵。爲世間法輪。爲世間甘露。爲世間法主。」大乘入楞伽經第五云。「大慧。我於娑婆世界有三阿僧祇百千名號。諸凡愚人雖聞雖說。而不知是如來異名。其中或有知如來者。知無師者。知導師者。知勝導者。知普導者。知是佛者。知牛王者。知梵王者。知毘紐者。知自在者。知是勝者。知迦毘羅者。知真實邊者。知無盡



者。知瑞相者。知如風者。知如火者。知如俱毘羅者。知如月者。知如日者。知如王者。知如仙者。知成迦者。知因陀羅者。知明星者。知大力者。知如水者。知無滅者。知無生者。知性空者。知眞如者。知是諦者。知實性者。知實際者。知法界者。知涅槃者。知常住者。知平等者。知無二者。知無相者。知寂滅者。知因緣者。知佛性者。知教導者。知解脫者。知道路者。知一切智者。知最勝者。知意成身者。』所說梵王毘紐自在因陀羅迦毘羅等。或爲外道所奉天神。成爲外道所奉本師。而佛亦得是名。是則佛與外道互相涉入。是知以外道爲名者。所說勝義。若不異佛。即是大菩薩矣。入大乘論云。『假令魔說。能除惑障。不違正法。雖曰魔說。即是正法。與佛語不異。何以故。如佛所說法。不依於人。是以我今但從正理。不取名字。』是則外道上首。所說果與勝義相應。即亦同之內法。此則大乘所見然也。且以優樓頻螺迦葉。兄弟舅甥。四人事火。所將弟子。凡千二百五十人。自從佛後。彈指即超無學。知外道本不可薄。夫以事火。教徒。理解甚短。而實行猶能如彼。彼數論勝論明論聲論之徒。義趣甚深。一聞佛語。或以自心慧力展轉向上。則自成地上菩薩。斯無足致疑者。至於耆那一教。尤近佛門。

如前所引尼乾子事。既有明徵。又據西域記三云。『增訶補羅國。有白衣外道。本師悟所求理。初說法處。其徒苦行。晝夜精勤。不遑寧息。本師所說之法。多竊佛經之義。隨類設法。擬則軌儀。大者爲苾芻。小者稱沙彌。威儀律行。頗同僧法。唯留少髮。加之露形。或有所服。白色爲異。』是知二教展轉相薰。比之餘師。尤爲親切矣。其佗復有仙人隱士。不以外道標名。如大迦葉出家先於世尊。惟修杜多功德。不名爲佛弟子。亦不名爲外道弟子。向令迦葉不入佛門。則始終是佛良友。就此類中。亦必有地上菩薩。不將徒眾。不入僧伽者。然諸聖弟子親見佛者。感恩無二。必不肯以外道隱士爲善知識。故阿含雖有是說。而小乘諸師。卒鮮取資於外道隱士者。大乘諸師所見闊遠。則不必專守一家。綜觀佛在世時。有佛與外道上首對談者。有外道上首爲佛弟子說法者。其佛與外道對談者。大乘本之。爲佛與菩薩對說。其外道爲佛弟子說法者。大乘本之。爲菩薩與佛弟子說法。然而小乘經中不槩見此者。則以諸大比丘說佛披鬢。感恩無二。稽首歸命。唯一釋迦。尙不遠及十方諸佛。何論外道。其間如舍利子月健連鰲。智慧神足。並世無雙。即是化身菩薩而結集小乘之時。二公已寂。微

言隱沒職此之。由雖。然外道書。中必有記。錄馬鳴龍樹。先從外道出家。無着世親。亦皆博通墳籍。所見既廣。其智復深。則取此而演暢之宜也。不爾。大乘經中。所舉彌勒。文殊普賢觀自在等。除天宮說法入定說法而外。其餘般若方等諸經。多在此土所說。且與諸聖弟子長者居士親相問答。若彼諸大菩薩。悉皆大乘妄造。來無所從。去無所至。虛指眇不可識之人。而認爲他方菩薩。斯與寓言何異。豈特小乘諸師。視爲戲論。一切不定根人。亦必無有置信者矣。

中阿含雖言彌勒比丘。然游行乞食。稱爲比丘。本羅門舊號。則彌勒非佛弟子也。 又智度論說。彌勒文殊。將阿難於鐵圍山間。集大乘三藏。爲菩薩藏。此則徵實之言。不容恣意妄造。若其奮筆構虛。適足受人指摘。豈以龍樹而愚至此。惟一切諸大菩薩。非是外道論師。即是林中隱者。故可以徵實耳。此大菩薩。在小乘師視之。或爲天愛邪定。在大乘師視之。則爲十地大師。由其所見有殊。故其稱號亦異。是故小乘之詆大乘。以爲魔說。以爲空華外道而已。未嘗云諸大菩薩。當時實無其人也。至所謂鐵圍結集者。非必躬爲述錄。良由彌勒文殊。現身爲外道論師。所錄佛說。或恐詞語差訛。令阿難證文耳。當日阿難。亦未必以聖典視此也。然鐵圍結集而外。亦有傳在民

間。與一二比丘所受持者。如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禱事第四云。「時諸苾芻誦經之時。不閑聲韻。隨句而說。猶如寫棗。置之異器。彼諸外道。諷誦經典。作吟詠聲。給孤獨長者白世尊。聽諸聖衆作吟詠聲。而誦經典。世尊意許。默然無說。」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第三云。圓滿與商人共入大海。彼諸商人。晝夜常誦唱柁南頌。諸上座頌。世羅尼頌。牟尼之頌。衆義經等。以妙音聲。清朗而誦。圓滿問曰。是何言辭。商人報曰。是佛所說。」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第四十四云。「勝光王宣告國人。不得夜中輒然燈火。長者善與。於其夜中然明燈讀佛教。將置獄內。四天王帝釋大梵來聽妙法。爾時大王。遙見光明。王問長者。仁有大力。今何願求。長者曰。我願於夜尋讀佛經。唯願大王。勿禁燈火。王曰。隨長者意。乃至餘人亦皆隨意。夜中然火。爲讀佛經。悉免其罪。」四十八云。「紺容夫人。夜讀佛經。復須鈔寫。告大臣曰。樺皮見葉。筆黑燈明。此要所須。宜多進入。大臣依教奉進。於樺皮內密安火炭。置在宮門。夜被風吹。火便大發。紺容夫人與五百采女皆悉投身火聚。同時命隕。」如上四事。則是佛在世時。所說已偏成經典。偏行僧俗。事在阿難結集以前。其或數人暫錄。非阿難

所與知者。又甚多也。入大乘論云。『佛成道二十年後。方於僧中自言。我年老大。須供給人。若能爲我作給侍者。當自言能。爾時大眾和合。即差阿難爲佛侍者。阿難便語同梵行人。如來有八萬四千法聚。我今悉能受持。唯先二十年中。有二比丘所受持者。皆悉不了。以是義故。當知阿難所受持者。不名多聞。佛所說法中。阿難實有不能任器者。如中阿含說。釋提桓因語鬱多羅言。尊者。我得他心智。觀閻浮提一切衆生。無有盡能受持佛法。唯除尊者。餘不能了。以是因緣。當知阿難非悉能持一切佛法。』是此種義證。雖小乘師亦言之。大毘婆沙論第十六云。『曾聞尊者商諾迦衣大阿羅漢。是尊者阿難陀同住弟子。是大德時縛迦親教授師。彼阿羅漢般涅槃時。即於是日。有七萬七千本生經。一萬阿毘達磨論。隱沒不現。一論師滅。尙有爾所經論。隱沒。况從彼後。迄至於今。若百若干諸論師滅。經論隨沒。數豈可知。』是則阿難一人於小乘法。必非盡曉。况大乘耶。佛在世時。比丘商人善與紺容所誦。豈無大乘經典。然逮阿難結集小乘之時。唯以一人憶力。口說著錄。餘諸上座。唯有證成。初無增益。而彼所受持昔時已著在貝葉者。或則傳之其徒。或則密自藏弄。加以已寂諸

師及商人居士所傳寫者。殘存貝葉。一切不在阿難結集之中。代異時移。稍稍現世。則大小乘之別行宜也。以此土成事例之。孔父緒言。著在論語。而詩傳禮記。旁出者多。乃至莊周韓非。錄其故言。或與儒家絕異。夫外道經中之錄佛語。亦猶莊周韓非之記孔說也。若在純儒。必不信此爲諦實。此爲正道。亦猶小乘諸師之見也。然達者則知孔老一原。與佛初出家時嘗訪阿羅邏鬱陀羅諸仙同例。佛與外道。互有通塗。孔與莊韓。亦非隔絕。故錄在彼書者。轉可信爲勝義。通儒大乘所見。亦相符矣。佛語錄入外道書中。及滅度千百年後。忽錄入佛經中。猶此土薛據孫星衍輩。皆去孔子千有餘歲。而摭取諸子所載以爲孔子集語也。若夫比丘商人善與紺容。先所著錄者。其間容有大乘。而小乘師亦未嘗屏絕。至如法華涅槃。雖由後人敷衍。然其原本。必不爲小乘所抵排。此則猶詩傳禮記所存孔說而已。詳觀佛在世時。與外道隱士之屬。議論閱多。所說悉疊。必有彼此互證之處。今以大乘經論證之。則因明取於足目。即尼夜耶學派。法相名爲瑜伽師地。雖與瑜伽一派有殊。然楞伽已有「瑜伽師有成」之文。大乘入楞伽經此則提婆以前。已取瑜伽之名。提婆有釋楞伽經論無垢稱經有「引

發善修瑜伽師地」之文。菩薩亦在西歷二世紀末。無垢稱經。吳支謙譯作佛說維摩詰經。梁高僧傳言支謙本月支人。漢獻末亂。避地于吳。從黃武元年至建興中。收集衆本。譯爲漢語。是則支謙攜經入漢土時。尙在建安之世。費長房歷代三寶紀有古維摩詰經二卷云。「臨淮清信士嚴佛調當靈帝世在雒陽出」彼所據者爲朱士行漢錄朱乃曾魏時人言必可信靈帝末年己巳乃西歷一百九十年無垢稱經之結集又必稍在其前可知又追求之則若般經已有勝義瑜伽品復追求之則大毘婆沙論作于迦王之世而其第三卷云。「諸瑜伽師於此淪沒見道拔彼置聖位中」第六卷云「聽聞正法者謂屬耳聽聞如理所引訶毀流轉讚歎還滅順瑜伽法」第九卷云「隨有經證或無經證然決定有緣一切法非我行相謂瑜伽師於修觀位起此行相」則小乘亦有此文此皆與法相大論無關而獨取瑜伽以爲禪定之名則知必不反對瑜伽派矣以此相證足明大乘經典必有取於外道而佛說亦從彼經轉采也。瑜伽師地論釋云。「復有二緣故說此論一爲如來甘露聖教已隱沒者憶念採集重開顯故未隱沒者問答決擇倍興盛故」所謂已隱沒者即是淪入外道書中所謂憶念採集即亦由彼外道書中掇取之耳問曰若爾近世所見外道諸經何因

無佛說耶。答曰外道經典散亡者多。諸師舊籍百無二三。方今印度所傳唯吠檀多派略爲完具。然其書已無多。餘則存者絕少。何由知其源委。且所謂大乘經典者。非必佛與外道本師對說也。或有智慧絕人。而不作上座者。亦有屏處深山。而不入教團者。梵志若提。其數何限。今所見者。祇其根本教義之經。宜無大乘可見也。外道根本教義之經。說雖精妙。猶與大乘有殊。當知此大乘者。非即外道。非即二乘。非離外道。非離二佛。非和合外道二乘。直以外道二乘相較。而又有跨居其上者。如是乃爲大乘耳。故不可於二乘根本經典求之。亦不可於外道根本經典求之。惟閱覽博識如馬鳴龍樹無著世親諸公。於別錄偈論之中。能知其源委耳。問曰。若爾。云何佛當摧伏外道。云何大乘經論訶斥外道。答曰。凡摧伏訶斥者。皆其因執根本經典之徒。若乃聞一知十。自在證悟。別錄偈論。叢集成篇。則何摧伏訶斥之有。問曰。大乘教義。世多謂其出大衆部。其說信否。答曰。大衆部說。近於空觀。誠有與般若相近者。然推求大乘所起。非出大衆。而實由上座促之。所以者何。如異部宗輪論云。『大衆部說。諸如來語皆轉法輪。佛以一音說一切法。世尊所說。無不如義。佛所說經。皆是了義。』



說一切有部及雪山部說。非如來語。皆爲轉法輪。非佛一音能說一切法。世尊亦有不如義言。佛所說經非皆了義。佛自說有不了義經。說一切有部即上座部分宗。雪山部即上座部異名。凡大乘所謂圓音一演異類等解者。則同大眾部說。然惟分別了義與不了義。故欲尋求隱沒諸書。以得大乘。若執佛說皆是了義如義。則但當墨守阿含。而大乘經亦不須結集矣。凡大乘人持誦佛經。皆依義不依文。依法不依人。惟不依文。故阿含非所墨守也。惟不依人。故外典亦可採摭也。斯則大乘結集。實由上座發端。上座既云。『佛自說有不了義經。則所謂了義經者。必是法華涅槃之屬。又可知也。』若大眾部則議論稍殊。而於結集大乘。非有實力。佛身諸論。說者謂其出於大眾。然大乘勝義在先立如來藏識。非在先立法身。藏識是佛之因。法身是佛之果。因既成立。果乃可知。而此藏識之名。本由小乘無我數論神我相較而成。究竟一乘寶性論第三云。『一切外道。執着色等非真實事。以爲有我。而彼外道取著我相。無如是我相。虛妄顛倒。一切時無我。以是義故。說言如來如實知一切法。無我到第一彼岸。而如來無彼我無我相。何以故。以一切時如實見知不虛妄故。非顛倒故。此以何義。以即無我名爲』

有我。即無我者。無彼外道虛妄神我。名有我者。如來有彼得自在我。今尋佛在世時。與數論師出入最數。若專立無我者。現見世人皆證有我。而說爲無。即有世間相違之過。非建立藏識。其能服數論之心耶。故知如來藏阿賴耶識諸宗。原惟佛說也。又如勝論建立極微。有地水火風空時方我意九種。而佛家小乘如有部經部。亦皆建立極微。以說四大。但不說空時方我意五者。亦有極微耳。若佛說止此。則勝論猶今。梨布涅知輩。說心物皆有原子。佛說如理化諸師。說實質方有原子。二者固無以相過也。非建立法空真如。亦何以鉗勝論之口耶。故知雙破二執。原惟佛說也。又如吠陀之說。以人爲梵天所生。路歌夜多論說。即順世外道鵝之白色。鸚鵡綠色。孔雀襍色。皆自然生。我亦如是。見金七十論佛說既破自然。又破作者。而立因果鉤鎖之說。然作者易破。自然難破。因果相迫。必有無窮之過。若建立一因爲始。更無他因者。即與自然說同。非說萬法因迷而起。復何以難彼耶。故知三界惟心。原惟佛說也。又大乘入楞伽經第六云。『路迦耶等諸外道輩。尙有遮禁不聽食肉。』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第十說提婆達多於其徒衆別立五法。中有一事云。『沙門喬答摩聽食

魚肉。我等從今更不應食。何由緣此於諸衆生爲斷命事。」按佛制聲聞本許食三淨肉。惟大乘則全遮。若無大乘律者。則佛所制律。猶不如耆那順世。廣有慈悲。故知斷功德。原惟佛說也。不然。佛與諸師。往來頻數。若議論校軫。各執一端。而戒律又相形見短。何能聲震五天。遠出諸師之上。以是證之。則大乘本爲佛說。其非馬鳴龍樹無著諸師僞作明矣。問曰。據小乘經律。目犍連舍利子皆先佛入涅槃。而法華經爲佛入涅槃時說。目連舍利皆在。又如來滅度。摩訶迦葉七日方知。而涅槃經爲佛入涅槃時說。乃與迦葉反覆問答。迦葉果知佛將滅度。何故捨之遠去。待七日後。方始聞知。又琉璃王即毗盧釋迦。乃波斯匿王之子。波斯匿王。即勝光王。盜位以後。方誅釋種。而首楞嚴爲波斯匿王在位時說。乃有琉璃誅釋。陷入地獄之文。種種事迹。舛謬橫生。猶得云大乘本實錄乎。答曰。豈不已說。大乘本佛緒言。而由後人敷暢其義。故事實往往失真。然即此觀之。非特大乘爲然。即小乘亦有斯弊。所以者何。法華涅槃本通大小乘者。法華云。『如來但以一佛乘故。爲衆生說法。無有餘乘。若二若三。舍利弗言。我常作念。我等同入法性。云何如來以小乘法而見濟度。今日乃知得佛法。分』

此明是小乘師自相推重語。涅槃傳本各殊。而法顯所譯大般涅槃經三卷。錄在小乘。至曇無讖慧嚴所譯。乃爲足本。而南方波黎三藏。亦有其書。然彼本言佛受純陀所奉豚肉。則明有食肉之文。經中雖言禁遮食肉。不如楞伽之甚。若非小乘師食三淨肉者。必不以佛噉豚肉爲言。大乘律中文殊師利問經亦云。欲噉肉者。當先說呪。文殊師利何故悉斷。佛告文殊師利。以衆生無慈悲力懷殺害意。爲此因緣。故斷食肉。若能不懷害心。大慈悲心爲教化一切衆生故。無有過罪。此又特許食肉。與餘大乘律不同。蓋亦通大小乘者。至大毗婆沙論一百十九引製迦經云。昔有釋種名製迦。以咬蠱爲事。取家所有乾溼淨肉調和香味以奉世尊。爾時世尊告言。止。諸佛如來不食血肉。是小乘經亦有說佛不食淨肉者。要皆特別之文。非常說也。則知法華涅槃本通大小乘矣。其間事迹舛訛。即是二家同過。如此土秦漢諸書。述孔老事。亦有差訛。何足怪也。若首楞嚴則是密部經典。密部猶儒書之讖緯。斯不可與一切大乘同觀矣。

### 附辯大乘起信論之眞僞

起信論譯于眞諦。本西印度人。隋時法經所撰衆經目錄。以起信論入疑惑部。而薩婆多記南海寄歸傳。馬鳴菩薩傳。付法藏因緣傳。皆不說馬鳴造起信論。又續高僧傳云。一起信一論。文出馬鳴。彼土諸僧。思承其本。奘乃譯唐爲梵。通布五天。

則唐時印度。已無起信之書。舉此數證。是故疑其僞作。尋法經云「大乘起信論一卷。人云真諦譯。勘真諦錄無此論。故入疑。」此但疑其譯人。非是疑其本論。且費長房與法經同時。其所撰歷代三寶紀。列十七地論五卷。大乘起信論一卷。並云「太清四年。真諦於富春陸之哲宅出。更有起信論疏二卷。真諦既歷梁陳二代。梁時所譯。或爲陳錄所遺。故法經因之致惑。今據長房所證。足以破斯疑矣。其後實叉難陀復有新譯。則本論非僞。又可證知。蓋馬鳴久居西北。晚歲著書。或未及流傳中印。惟莊嚴論經佛所行讚。文體流美。近于詩歌。宜其徧行五竺。起信論立如來藏。義既精深。非詩歌比。又迦濕彌羅之地。世爲上座所居。既承迦葉之傳。於僧衆尤重資格。與大衆部絕殊。故其經論亦多緘藏不泄。世親傳謂迦旃延子造發慧論。令學者不得出罽賓國。西域記謂迦膩色迦王緘封毘婆沙論於石函。不得出窰堵波。此皆西北風習。嚴重論文。不易流傳之證。則馬鳴之起信論。不入中印宜也。于闐近北印度。實叉難陀或從師門授學得之。故得有此新譯。而續高僧傳言。彼土諸僧。思承其本。則中印固不以起信爲僞書也。若謂諸家傳記。不及

大乘佛教緣起說

二六

此書則馬鳴造莊嚴論經佛所行讚三傳

村法藏傳馬鳴傳世親傳

豈嘗言及亦可以彼爲僞

耶。尼乾子問無我義經。至宋方譯。前代未見其書。傳記未列其目。今不信起信而信尼乾。又何其自相矛盾也。若以起信一篇。與馬鳴他著有異。疑其非出一人。此尤可笑。賴吒利羅之歌。與夫莊嚴佛讚。此並傳記詩歌之作。不甚關於學說。使馬鳴所得止此。無過文學之雄。豈將爲大乘導師耶。至十不善業道經。六趣輪迴經。祇以誘化顛愚。所謂人天乘者。尙不足比于小乘。以是窺馬鳴末矣。大宗地玄文本論。隋唐目錄所無。必是僞作。縱令信以爲實。亦祇祕密曼衍之辭。豈有義解可得。至事師法五十頌。則猶此土曲禮弟子職輩。非妙解勝義之書也。惟尼乾子問無我義經。意稍高遠。而語甚簡略。未爲了義。且無我本小乘舊說。未若般若中觀之深。馬鳴有此。亦豈足爲大乘法將。然按其文有云「若說無者。云何現見。從因緣生啼笑等相。或說爲有。或說爲無。二皆邪妄。非其正理。」是純言無我者。馬鳴亦未嘗以之爲是。此與如來藏說。何相背之有乎。且據付法藏因緣傳云。「馬鳴計實有我。甚自貢高。」則知馬鳴初執。本與神我相類。其彼學佛。必非盡捨故見。

正以有我無我相較。而立如來藏緣起之說。若專主無我者。必不能見是義。世人但據尼乾子問無我義經。以爲與起信所言相背。若尋此傳計實有我之文。則其疑自解已。此傳又云。『富那奢言。佛法之中。凡有二諦。若就世諦。假名爲我。第一義諦。皆悉空寂。如是推求。我何可得。爾時馬鳴心未調伏。自恃機慧。猶謂己勝。富那語曰。汝諦思惟。無出虛語。我今與汝。定爲誰勝。於是馬鳴即作是念。世諦假名。定爲非實。第一義諦。性復空寂。如斯二諦。皆不可得。既無所有。云何可懷。我於今者。定不及彼。』是則無我之說。本富那奢之緒論耳。然富那奢不得爲大乘師。不得爲菩薩大士。而馬鳴成就遠過其師者。豈非以所見高于無我乎。有我無我。反覆研覈。而如來藏之說出焉。若無起信馬鳴亦何以異于諸羅漢也。或謂自思想系統言之。起信必當在龍樹後。此亦不然。般若中觀。雖多舉六識。不甚舉阿賴耶識。而阿賴耶識之名。說一切有部增壹經中已有之。謂愛阿賴耶樂阿賴耶欣阿賴耶喜阿賴耶。見成唯識論卷三所引。又且如來藏名。尊婆須蜜菩薩所集論已有之。云『或作是說。如來藏身』。卷六。按婆須蜜是佛弟子。遠在馬鳴之前。馬鳴從有部出家。其方阿賴耶識有所

承受。復何多怪。至龍樹以後。無著世親諸師。能爲境空心有之說。誠與起信相似。然其名相繁密。則與起信絕殊。起信以業相轉相現相智相相續相執取相計名字相起業相分配第八第六二識。與世親舉五徧行境以配第八。舉五別境以配第六者。名相迥殊。況於起信八種識中。舉阿賴耶而不說末那。意根。又未說三性三無性等。若起信出於龍樹以後。必不簡略至此。又提婆是龍樹弟子。起信果出龍樹以後。即與提婆同時。提婆已釋楞伽。作起信者。亦應見楞伽全帙。楞伽有九識三性三無性等。而起信名相簡練特甚。知其非承楞伽。賢首以起信與楞伽同宗。後人遂謂起信爲釋楞伽。此皆武斷之說。則必不在龍樹後矣。故以思想系統言之。正見起信在龍樹前。何以云在後耶。若謂自空入有。有必後空。則不知空有二宗。當分南北。而不必分古今。龍樹提婆。皆南方之教。馬鳴無著。皆北方之教。原其異義。則以上座大衆據地各殊。故後此所集大乘。亦不離其臭味。此不容以古今相限者也。或謂起信卷末。有涉及淨土之文。疑其出於龍樹以後。無論淨土諸經。何時結集。今難質言。且起信與十住毘婆沙論所異者。起信但言西方阿彌陀佛。十住有十方諸世尊耳。然起信云



「其心怯弱。當專意念佛。」十住亦云。「若有易行道疾得至阿耨。越致地者。是乃怯弱下劣之言。非是大人志幹之說。汝若必欲聞此方便。今當說之。」第五易行品此皆以念佛爲怯劣之事。而於十住復有般舟三昧之說。第十二助念佛三昧品是龍樹嘗稱詡淨土。而起信未嘗視之甚重也。至於或舉阿彌陀佛。或舉十方世尊。此則方土不同。傳說各異。且專舉西方者。其語單純。徧舉十方者。其名廣大。以繁簡之序言之。適可見起信在前。十住在後。亦世人誤信西藏之傳說。輒以馬鳴置龍樹後。斯又妄矣。

附龍樹菩薩生滅年月考。

印度史學甚微。故所記年月。往往互有牴牾。佛入涅槃之歲。遠近相較。或逾千載。此真可怪者也。馬格斯牟刺定佛入涅槃之歲。在耶蘇紀元前四百七十七年。今且姑從其說。然與阿輸迦王去佛百年之說。猶不相會。至於馬鳴龍樹年代尤難了悉。以馬鳴世友脇尊者迦膩色迦王時代相推。則馬鳴之生。亦在西歷紀元一世紀前。而弘教則在一世紀中。唯龍樹藐焉難測。摩耶經謂「佛滅後六百年有

馬鳴。七百年有龍樹。姊崎正治據之。謂龍樹弘教。在三世紀之前半。而入寂在三世紀末。按大般若經。脇尊者雖已聞其名。今者所傳六百卷文。則龍樹所結集。據梁高僧傳。道行般若經。爲支婁迦讖所譯。釋道安云。『外國高士。鈔九十章。爲道行品。』則知道行鈔時。必在本經結集以後也。又佛印三昧經。爲安世高所譯。其中屢稱『摩訶般若波羅蜜經』。是亦在般若經結集以後也。然則知安世高支婁迦讖之世。即可得龍樹弘教之年。梁高僧傳云。『安世高以漢桓之初。始到中夏。至止未久。即通習華言。於是宣譯衆經。改胡爲漢。譯道安經餘云。安世高以漢桓帝建和二年。至靈帝建寧中。二十餘年。譯出三十餘部經。』又云。『支婁迦讖漢靈帝時。遊于雒陽。以光和中平之間。傳議梵文。出般若道行般若舟首楞嚴等三經。又有阿闍世王寶積等十餘部經。歲久無錄。安公校定古今。精尋文體。云似讖所出。』夫桓帝初年丁亥。即西歷紀元一百四十八年。而安世高所攜之經。既述摩訶般若波羅密經名號。靈帝光和戊午。即西歷紀元一百七十九年。而支婁迦讖已譯道行般若。則知龍樹弘教。必在西歷二世紀中半以前。姊崎所計。相去百

年甚不合矣。彼所據者。兼有錫蘭載籍。以提婆在三世紀之前半。而爲龍樹門人。故疑龍樹弘教。必在是時。然以此爲據。則安世高支婁迦讖譯經之時。皆未至三世紀。此何說也。或疑羅什在五世紀初而言「龍樹死後。不過百年」。則其死必在三世紀末。按印度歷史甚疏。既無編年之錄。奢言虛指。往往離於事實。且如中國有司馬遷。其作年表。至爲精審。然其自序舉太初元年之語曰。「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其實按年表計之。自孔子卒壬戌之歲。至於太初元年丁丑之歲。財三百七十五年耳。盡漢武世。去孔子卒未四百年也。夫以身撰通史專精年表之人。而奢闊指年。猶相去闊遠如此。況本無歷史之國乎。要之以安世高譯經之年計之。則龍樹弘道。必在二世紀之前半。其生當在一世紀末。至提婆在三世紀前半。而得與龍樹相接者。則印度傳說。龍樹之壽逾二百歲。或非盡屬神話。人生固有二百歲者。漢初竇公。上逮魏文侯時。至孝文世。年百八十歲。則二百歲未足多怪。西域記云。「龍猛菩薩善閑藥術。餐餌養生。壽年數百。志貌不衰。」卷五蓋實事也。



## 明清最初之交涉

有媯 血胤

痛自建夷入關假訪求遺書之名悉舉忠賢睿詰經營國家之故籍羅而致之闕下摘擇其指斥彼虜者一一摧燒之俾無餘燼冀以隻手掩盡天下四萬萬皇漢同胞之耳目而我皇漢同胞自經此懲創亦遂噤口結舌不復敢撥死灰而吹之而燃之嗚呼彼胡虜之心可謂狡矣毒矣余平居結想每用悼歎嘗掇拾其淫穢無人狀者爲清秘史一書然多近二三十年間事稍稍留意故史者類能道之獨其初起之際與我先朝亦屢有交涉毒根禍始端伏於此集霰履霜寧可不察徒以書闕有間故老凋謝後生小子不識慕戀之心以是曠四五百歲而迴若太古耳惟吾吳陳文莊公仁錫博聞廣識殫心掌故所著皇明世法錄於邊患夷情纂輯綦至故女直之事選選錯見惜遭文網世不之覩余生公之鄉公家大姚在白蜆江北余家世居江南相隔祇衣帶水耳叨辱同姓遺書幸觀響往彌殷表彰之責敢不承任爰抽逸簡列之左方攷古之彥或有取歟丁未八月有媯氏記。

明清最初之交涉

二

洪武二十六年。遼東奏朝鮮陰誘女直人五百。潛渡鴨綠江。將寇邊。下敕切責。卷八十一

東夷朝鮮

永樂三年。立遼東開原廣寧馬市。定價上上馬絹八匹。布十二匹。上馬絹四匹。布六匹。中馬絹三匹。布五匹。下馬絹二匹。布四匹。駒絹一匹。布三匹。其互市。(一)於開原城南。以待海西女直。一於開原城東。一於廣寧。以待朵顏三衛。各去城四十里。卷三十一

駟政

永樂九年。聞黑龍江七姓野人。議侵朝鮮。敕李禔。愚案禔即朝鮮王也。嚴為禦。卷八十一

正統二年。建州左衛都督猛可帖木兒。為七姓野人所殺。其子童昌與叔凡察。逋居朝鮮。界尋得罪。亡歸。同上

按茲事天都山臣建州女直攷。葉向高女直傳。何喬遠名山藏。周文邦邊事小記。俱載之。惟予向疑猛酋。謂即東華錄。文獻通攷之孟特穆。徒以彼籍俱稱孟特穆。為能報仇雪耻。恢復舊業。而茲獨言其被殺。以為或者其子孫同一名號。亦未可知。今再攷之。乃知猛可帖木兒。與猛特穆。決係一人。斷無疑義。蓋猛酋

確○然○被○殺○而○報○仇○雪○恥○則○為○其○子○董○山○之○事○觀○於○滿○臣○所○作○世○系○云○孟○特○穆○有  
 二○子○名○充○善○褚○晏○褚○晏○無○嗣○充○善○則○有○子○三○曰○妥○羅○妥○義○謨○皆○無○嗣○曰○錫○寶○齊  
 篇○古○生○子○名○福○滿○有○六○子○即○所○稱○寧○古○塔○六○祖○也○由○是○兩○傳○至○奴○兒○哈○赤○而○滿  
 洲○始○大○然○稽○之○明○人○典○冊○第○稱○董○山○驕○橫○背○叛○屢○盜○邊○塞○卒○為○朝○廷○所○誅○旋○授  
 其○子○脫○羅○為○指○揮○給○以○敕○印○使○之○朝○貢○事○見○高○拱○邊○略○而○並○無○所○謂○充○善○妥○羅  
 者○然○董○充○山○善○妥○脫○羅○其○音○正○同○無○大○差○異○則○夫○充○善○妥○羅○不○即○明○人○所○謂○董  
 山○脫○羅○耶○特○滿○臣○不○欲○我○儕○遺○民○悉○其○底○蘊○故○務○詭○譎○其○詞○以○圖○隱○遁○如○奴○兒  
 父○子○明○人○咸○稱○為○他○失見建州女直攷奴○兒○哈○赤○而○滿○臣○史○冊○必○改○書○曰○塔○克○世即他失  
 奴○爾○赫○齊○也○且○彼○惟○志○在○隱○諱○故○于○攷○證○亦○甚○疏○舛○如○猛○酋○董○山○父○子○也○其○被  
 殺○及○復○仇○亦○不○過○數○年○中○事○耳○而○彼○籍○輒○云○數○傳○以○後○此○其○疏○舛○者○一○也○董○山  
 承○襲○及○凡○察○童○倉○逋○亡○朝○鮮○與○夫○匿○印○侵○盜○伏○誅○等○事○明○人○記○載○至○詳○且○晰○而  
 彼○籍○于○董○山○童○倉○既○絕○不○置○喙○即○充○善○妥○羅○亦○莫○贅○一○詞○第○改○凡○察○作○范○察○云  
 有○神○鵠○止○其○首○因○而○獲○免○後○遂○隱○其○身○以○終見王先謙東華錄第一卷掩○飾○誣○罔○與○明○人○所○稱

明清最初之交涉

明清最初之交涉

四

凡察之東依李滿住同謀生鬻及爲建州右衛指揮等事其顯晦之跡相去何啻萬里則其疏舛者一也。要之滿臣作史其素所蓄于心者有二：一則自以曾受明封一旦背恩負義薦食上國覲顏入主中懷不無有所慚懼惟恐人之摘發若復述明來歷直是自供罪狀矣。故寧削除而消滅之至不惜變易其祖宗之名號紊亂祖宗之事蹟以圖覆蓋。一則滿洲先史向無書史紀載本闕所可知者僅藉傳聞不若明朝賢哲留心邊患遇事輒書於建夷初起事實反能詳盡無遺然在滿人亟圖諱飾正恐先朝典籍之不消滅淨盡方借搜羅遺書之名銷毀禁絕又豈肯援据其說以示天下乎。故寧杜撰臆說以欺侮其祖而不願自彰穢德也。夫惟有此二因遂致種種舛凡我漢民寧可不察隨其誣罔而與之終古乎。故特辯正之如此。

又天都山臣建州女直攷葉向高女直傳高拱邊略及日本矢野仁一清朝史俱言嘉靖二十一年有建州夷酋李撒赤哈入寇久之始輯今攷滿臣史冊亦削而不載案其時代當屬錫寶齊篇古之事無疑撒錫赤齊哈古本皆同音特



呼有迂緩急促之別耳。例與猛穆塔克世正同。其曰李撤赤哈者，殆彼已襲滅李滿住之後，而冒其賜姓歟。

正統四年，建州都指揮李滿住等言朝鮮招叛。朝鮮亦言凡察誘姪童倉愚案童倉即上童倉。

逃匿。慮與李滿同謀，生靈論仍還境城。凡察等言，梅阻留部落同上。

按葉向高女直傳云：文皇帝世，建州指揮阿哈出及其子釋家奴，皆以有功賜姓名。阿哈出曰李思誠，釋家奴曰李顯宗。顯宗弟猛哥不花亦以內附，故俾領毛憐衛累都督同知。父子兄弟光寵矣。顯宗死，子滿住嗣。猛哥不花死，子撤滿答失里嗣。

正統六年，梅復懇凡察舊居境城阿木河，化離失所，撫恤備至。近陞東陞，忽潛依李滿住，誰為追阻。滿住居婆猪江，屢引忽刺温掠臣邊。今凡察與同惡，背恩已甚。上敕梅國家倚王為東藩，如凡察滿住異類，畜之無與較。同上

正統七年，以建州朝鮮構怨，命錦衣衛指揮吳良等敕諭朝鮮，集境城人口質審去留。戒凡察無妄索會瓦刺密令女直諸部誘脅朝鮮。梅拒之，白其事。上敕獎梅忠。

明清最初之交涉

明清最初之交涉

六

誠。賜綵幣並諭綬。東寧等衛諸逋逃。無問漢人女直。並擒解。無貽累爾國。同上

景泰元年。子珣嗣。遼東報虜掠開原瀋陽。及圍撫順。女直李滿住凡察董山等。為脅

迫入寇。敕珣飭邊防。同上 愚案董山即董倉之弟見山臣建州女直攷

天順三年。李瑑珣之弟納建州酋董山。私授中樞密使。謀得其制書。遣科臣往。瑑飾詞。

出制書示之。驚服。貢馬謝罪。同上

按陳建皇明從信錄云。天順三年二月。遣使使朝鮮及建州女直。先是朝廷謀

聞建州酋董山。潛結朝鮮。命巡撫遼東都御史程信譏察之。信使自在州知州

佟成。托他事廉其境上。得朝鮮授董山為正憲大夫中樞密使制書。還報。信具

以上聞。請乘其未發。遣二急使往問之。可伐其謀。乃命一給事中往朝鮮。一錦

衣譯者往建州。兩酋初不肯承。出制書示之。皆驚服。各上表貢馬謝罪。

天順四年。朝鮮誘殺毛憐衛都督郎卜兒哈。同上

按朝鮮王李瑑。初則私授建虜官爵。繼且悔過殺虜。情尙可恕。又按郎卜兒哈。

疑即撒滿答失里之子。證以滿住子名素而哈。當亦相符。

天順五年。建州衛野人。乘夜掠義州。諭朝鮮無挑禍。同上

成化三年。王師征建州。瑑遣中樞府知事康純等。率兵萬餘。協攻。遂斬李滿住。及擒

勦部落。以俘獻璽書褒異。同上

又左都御史李秉。靖虜將軍趙輔。征建州女直。抵其境。破之。斬首六百有奇。卷四十二

案右二事。明史憲宗帝紀皆削而不載。可怪也。

成化四年。以平建州功。鎮守中守黃順等。歲加米二十四石。少監為太監。丞為少監。

其提督總兵文武大臣。各加秩祿。餘有差。而御史咸得擢卿寺。同上

成化六年。李娶孫之姪孫。奏李滿住子索而哈。聚眾修怨。乞邊臣應援。卷八十一 東夷朝鮮

成化十一年。復奏建州野人。糾毛憐等。衛夷侵擾。同上

成化十五年。建州酋伏當加復盜邊。按建州三衛（一）都指揮李滿住。子索而哈（二）左衛指揮董山。子安羅。俱別見。又其一為右衛指揮凡察。獨無可

致然。則此云伏當加為建州酋者。豈即凡察之子耶。諭朝鮮夾擊。娶遺右議政尹弼商等。渡江。擣巢。多擒。斬。明年

春。來獻捷。上亡何。建州掠朝鮮。從騎以報擣巢之役。同上

按建夷是役。不特剽掠馬匹。而且犯邊。益甚。慘無人理。寶啓奴兒哈赤之。漸謹

明清最初之交涉

明清最初之交涉

八

旁証之如下。(一)高拱邊略云。成化十六年。建州復寇邊。邊境不寧者數歲。(二)陳建皇明從信錄云。成化十六年。建州女直入寇遼東。以復仇為名。深入雲陽。清河等堡。勢甚猖獗。殺虜男婦。皆支解之。或碓舂。火蒸。以洩其忿。擒掠牛畜。燒毀房屋。不可勝計。邊將皆斂兵自保。不敢與戰。巡撫陳鉞。恐沮以前功賞。乃隱匿不報。遼地騷然。屯堡弗克耕耨矣。(三)葉向高女直傳云。夷大憤怨益深。入殺掠。焚劫慘于往時矣。御史強珍暴直罪。旋為直陷。謫戍邊。遼事益壞。守臣苦用兵。思復親夷。

又建州夷之捷。汪直主兵。歲加米三十六石。韋耶亦十二石。領兵監丞及諸將。各遷一級。文官擢憲職。武官實授。總餉郎為太僕少卿。諸僱餉者。悉加俸。凡將士陞賞者五十人。陞者千八十九人。賞者千五百四人。同上。恩案明史憲宗帝紀載十五年冬十月。直盛軍饗伏當加十二月辛未。論功封朱永保國公。加汪直歲祿者陸費者二千六百餘人。云云。與此合符。

正德三十九年。賀使至遼。直虜傷從官一。卷八十一。東夷朝鮮。

嘉靖四十四年。議准遼東每年貢馬一千五百匹。卷三十。一馬政。

余既件係建虜遺事。乃作而歎曰。嗟乎。彼羶種之背我中國。恣害我中國。何其極耶。夫凡察之化離失。所亡固可立而待。乃一旦霑濡雨露。枯幹再榮。輒復忘其恩澤。所濡潛依李滿。住狡焉。思逞此其悖逆。不與梟獍同哉。迨王師再出。滿住授首爲建夷者。宜若可以頰首帖耳矣。而乃攻殺不已。剽盜無常。侵尋至于奴兒哈赤。遂益狂肆。無憚若火燎原。兩關八城。長淪異域。遼禍之烈。自此酷矣。追原隱患。則凡察董山實爲首惡。涓涓不塞。將成江河。縣縣不絕。乃引斧柯。烏乎。古人之言。豈欺我哉。惜也。當成化朝。旣以一再夾擊。殲厥鉅魁。何不深入。其阻寸斬。無遺俾。死灰長冷。藥芽永摧。寧非善歟。顧獨吞舟漏網。卒令乳虎食牛。悲夫。吁。己詩有之曰。天實爲之。謂之何哉。有媯氏揮淚再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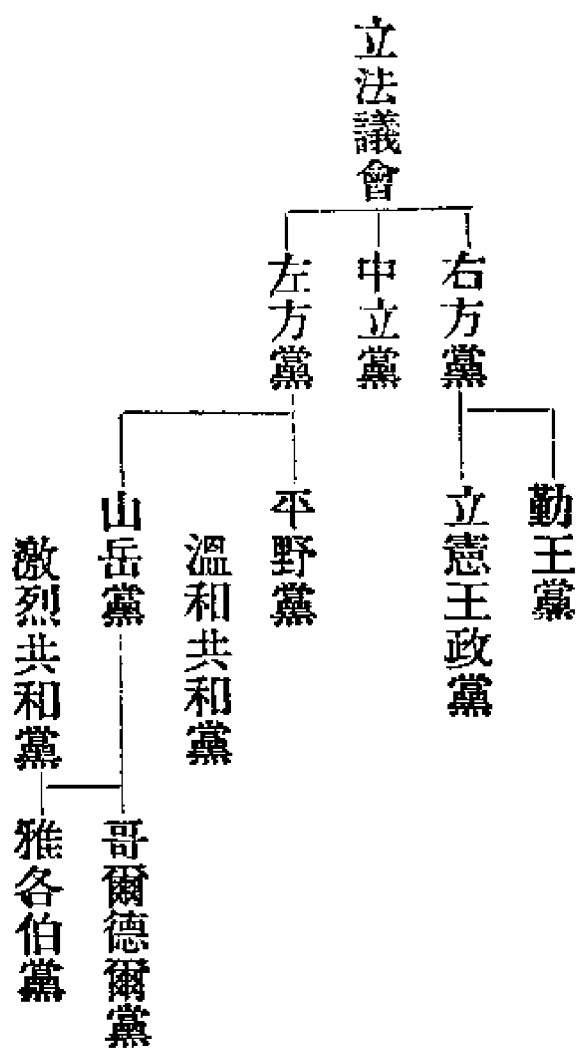
明清最初之交涉



# 法國革命史論 (承前)

寄 生

十月一日。更開立法議會。即國民議時貴族富室。皆避難哥勃倫糾合同志以求外援。將入襲巴黎。教徒又嗾使西南各地。遙為響應。國人懼王政之復興也。悉力以禦之。至是選舉議員。壹聽民意。朝廷不敢過問。議員總數七百七十五人。出共和黨民政黨者過半焉。議會中派別實毓。列表如左。



法國革命史論

右方黨中之勤王黨。其數至少。無足輕重。立憲王政黨。爲護國兵尉郡縣官吏等所成。厚樹聲援。王及二三巨室。亦陰相之。左方黨以平野黨爲盛。多及倫的人。故又名及倫的黨。大抵崇奉哲學。或爲懷疑派。或爲無神論者。有爲福祿特爾之門下士。皆深嫉羅馬舊教者也。欲廢國王。以建設共和制度。一時黨人。並稱英妙。似羅蘭夫婦。Poland 則其尤著者。山岳黨中皆爲第三級。平民羅伯卑爾率雅各伯。段敦馬拉。Wiat 爲哥爾德爾長。皆以其衆附。發言決事。流于匈剽。然其凌厲蹀躞。亦足以法近世頑懦之士。中立議員達二百人以上。浮沈無所屬。抑不足述。已集會之日。記錄局長某與議員中年長者十二人。白新定憲法於衆。衆迺免冠謹聽。又畢誓之曰。嘉福穰穰。歷洎千祀。有斂于殘輿屍。往市觀者闐塞。權聲若雷。既決議。奪路易十六陛下尊號。則代之曰。法蘭西王。帝座昔以金製。易爲常木。自是厥後。議員得於王前。列座而冠。舊規。王臨議會。議員皆當脫帽起立。盡除縛禮。以視平尊卑之序。王嘗演說於議會。故爲謙厚篤謹之詞。以要民信。民果大悅。稱觴以慶。王言。夫巨變將起。復覩小康。是則百姓之易欺也。會護國兵總督拉飛咽。巴黎市長伯利。亦王政黨人各罷職。以憲法改正之結果拉飛咽及



共和黨鉅子伯書。爭巴黎市長。王妃安達業多嘗與拉氏迕。舉朝以是助伯書。伯書得六

千七百票。拉飛咽得三百二十五票。伯氏卒以多數獲選。段敦、羅伯卑爾、達利安、比羅巴倫諸人。皆共和黨悉登市會議

員。王黨失拉飛咽而軍旅迺以弗飭。失伯利而巴黎市之統治權亡。共和黨勢益森

騰不可遏。當此之時。貴族教徒等擁康對公。王弟出奔者見十八號帥師討亂。進次萊因河。議會

謀定三事。乞王裁可。十月三十日。進王弟召還案。曰。如王弟不羅溫薩伯。後為路易第十八

二月以內。不還故封者。則削其所固有之攝政權。十一月九日。再進亡命者處分案。

曰。法人亡命於外。以抗宗邦。則以歲終為限。而苟有不歸者。議死并沒其家。二十九

日。又進教徒處分案。曰。自今八日間。教徒有不誓遵新憲法者。收其俸金。實獄。禁二

年以上。王於第一案。即下裁飭而公布之。陽為弗許他案。陰以手諭促亡命者歸國。

於是議會不善。王行賚其與亡命者通朝野。藥沸雲擾。而戰事迫于眉睫之間矣。既

王為主戰派所迫。千七百九十二年。四日二十日。躬蒞議會。宣言與列國戰。時康對公

國。多得其助。故法民憤甚。主戰者殆過半。其詳當俟下節。隱使一介。通款于奧。妃為奧大將藉其來助。以復舊有。過矣。

王心之不貞也。以術取者必終覆。處小靡常。未見其可。而謂禽縱萬姓。曾易若顧。指

哉。無幾何羣疑紛然。疑王將不利于已。疑勁敵之當前。爲王所撫綏也。則復定三事。

請王裁可。一曰。使各縣廳窮治不法僧侶。二曰。遣王宮親兵。且下其將率於理。三曰。

召集民兵二萬。屯巴黎近郊。王不欲。尤以第二案解散親兵。爲王室安危所繫。不肯批准。羅蘭固爭。時羅蘭爲內務卿。動之

以危言。謂不遣親兵。民且斯須。莫能忍從之。仍不可召民兵及治僧侶罪。因遂斥及

倫的內閣。當宣言閣戰以前。及倫的黨已代。內閣之日。擢用斐蘭黨數人。類

皆外無令聞。而內乏亮節。乘人之驚。去便嬖之徒。進君闇於上。臣隱於下。洎其滅亡

亦已晚矣。王察其不可恃。求援同盟軍益急。及倫的黨既不得行所志。亦愈結托雅

各伯黨。先是及倫的黨憂市民行勳過激。漸與雅各伯携。拉飛咽方出督師。遙送書議會。責其更弱。謂其對過激黨不事鎮壓。

且問雅各伯專恣。尋與護國兵等二萬八千餘人。連署進諫。勿召集軍隊駐巴黎。當

前書達議會。咸大憤。拉飛咽所爲。懼王左右有屬。緒業弗振。安謀使民以武力劫王。

二十日。合衆三萬人。斬木爲兵。裂裳爲旗。旌章皆書「殺暴君」「誅貴族」圍立法議會。請

用民黨大臣。尋去之。以向王城。衛士將禁其入。市長伯書詐稱路易命。必勿拒請願者。重

門不扃。徑及王所居條勒利宮。王從侍臣數人。雍容而出。先驅莫敢犯。王命加位于

几。然後乃登。意欲令乘皆見已後至者呼曰。速使是夫。允吾所請乎。仍指懲罰僧侶召集民兵二事王曰。非其時

也。以強暴來威不殺。不殺猶未知所從。或以赤冠加王。赤冠為革命黨表志王遂受之。或更以杯

水進。王疑其將鳩己。顧坦焉引盡。神氣不少弛。衆皆拊掌。于斯擾亂彌縱。有呼弑王者及

倫的黨稍相鎮撫。弗聽。市長伯書自外至。衆始漸去。事變之後。拉飛咽請王幸軍中。

護國兵亦請以死衛王。王皆謝之。惟堅待同盟軍來援。二十八日。拉飛咽馳歸巴黎。

臨立法議會。極陳民黨之所行。狼戾非法。并言非處以嚴刑國難望治然其聲望既衰。徒被歎點。庶

士齊鋒。非一口所敵。乃檄召護國兵。舊部來者纔及百有餘人。拉飛咽末若之。何終

亦怏怏反其軍。

自是以往。諸民黨僉裂背。扼腕以爲欲救死於頸。苟不威布奔民者。則無一而可威

爾。虐者民黨之推賢也。布言王罪。罔能算紀。且號於衆曰。今而後王猶怙惡不悛。我

儕將致問於王。我儕之責也。設辭曰。以下皆爲設王怙惡不悛所當致問之詞嗚呼。惟女法蘭西王女。假信義。

以文厥姦。將謂黔首可愚。若隨兒喜怒以爲弄也哉。女弁髦國法。女惟虐主。女有富

貴。患不保于早夜。是用以法爲命。則女詐也。意謂王本蔑棄國法。而詐稱愛國法者。惟恐失其勢位故耳。中數語略與此同。略之。嗚

呼法蘭西王女擅詭辨。女曰肆其巧言，紆說思以覆藏我，當害女罔勿終窮。疲玩之卒列不成，伍強驅以當強鄰，節制之師無異使牽帥而就墟。墓尙曰爲我捍災，平嘉謨良規抗而弗內，尙曰爲我興利乎。希心乎典憲者，阨黃沙厲民千紀之嗜，未嘗嬰顯戮。雖有嚴刑紛莫能理，而尙謂爲我除暴以樂生乎。男女以權黜陟，丞輔將悉之謀。我以臧而我寧受其殃者，邪斟酌憲章，惟女作辟將使令名益侈。寧嘿嘿同歸于汗辱者，邪抑若大權厚帑胥在女手，用以濟女叨虐之具，其必不然矣。嗚呼，迄于今茲，我法蘭西人民猶有沒齒不忘君之德者，是惟愛慕專制者而已。焉藐藐于女之典章，終不女愛日顛倒于女之億兆衆，亦不女慕也。威爾虐設辭止此聞威爾虐假設之言者，若爲實有是事，憤愕尤甚。七月五日，議會檄告市民，其文曰：國民乎，國瀕于殆，又揭之爲大旆。即書此文于上召集義勇軍，一日之間，獲勇士萬五千有奇，勤部伍被拘，服赫然勅旅異夫，烏合獸聚矣。曩所遣親兵，至是來歸，閉斐蘭政社，解散憲兵，護國兵。爲拉飛咽所統率故瑞士親兵，悉放之巴黎數里以外。

內變方殷，師徒撓創，同盟軍總督不倫瑞克發兵數道，擊破法蘭西軍，使告於法曰。

法國之與普奧。寔有兄弟之好。天不弔法。奸民思逞。夫下以干命爲美德焉。將使其君何以寧處。若猶弗悛。包藏禍心。輒耀兵於小弱。剪其邊鄙。惟是逼處于我。二國我二國之人。亦有戒心。用敢修飭介冑。來爲法國懲罰其兇。今諸侯之衆。畢止于是。必欲無禮于王位。以干天怒。與庶弗忍。將有殄滅虺闕之舉。雖士怒所極。芟薶靡遺。寡君無能爲也。法人惡其詞慢。而少禮誓。以死抗之。鑒戒於離心之不可以久。合德爲戰。賄怨於王室。市長伯書。毅然說廢王之旨。且刑拉飛咽。獨斐蘭議員以爲不可。衆要擊之于道。僵尸無算。八月九日。亂象適著。市中伐金鼓。大聲磅然。霆震雷駭。宵參民黨各飭其徒。旅將以昧旦伐。王瑞士親兵自境外聞變。馳赴王宮者數九百。護鄉兵大將曼達帥其屬四千五百人。嚴更列衛。市廳使人詐招曼達刺客。一擊斃之。守兵泮渙失序。十日。民軍三萬圍條勒利宮。王內侍臣勸率瑞士兵六百投國民議會。以妃與王子從。日未中而王宮陷。是役也。守兵多不戰。惟瑞士兵三百餘騎。卒皆以身殉。民兵復圍議院。要之廢王。議員至者二百八十四人。餘皆走。莫知所在。則以議長伯爾尼那之名宣言曰。廢國王爲庶人。遂以羅蘭爲內務卿。克拉比爾爲陸軍卿。

塞爾班爲戶部卿。段敦爲司法卿。蒙的爲海軍卿。勒布爾爲外務卿。使民軍屯巴黎近郊。順民意也。設巴黎警兵團。設警視廳。馬拉監之。設國事裁判所。以羅伯卑爾爲之長。廢王路易十六爲路易加伯。幽于坦布爾宮。

當其初。雖有議廢王者。蓋和之者亦至鮮矣。拉飛咽一責議會而六月之變遂起。倉卒氏愾不寤。再責議會而有威爾虐之言。則又以成七月五日之巨亂也。洪水氾濫。其勢稽天。同盟諸國進軍。不知縱火之焚其身也。君子曰。法路易十六之亡。忽焉。豈且嘗陰促同盟諸國進軍。不知縱火之焚其身也。君子曰。法路易十六之亡。忽焉。豈非所謂自作孽不可活者與。家墮身戮。帝王末路之慘。其孰有過於斯。

### 第二節 國民軍與列國之戰況

世有齷齪之士。目覩咫尺。而知弗越乎微禽。聞革命之義。眩惑震恐。壹若勁矢白刃。將加已頸。夫蒲服畏死。誠足蚩鄙。而亦猶夫庸人之恒情焉。獨至淆亂朱紫。抵掌劇辨。曲說所被。亦有應聲。如之何以纖芥置諸也。故嘗稽其所持。則以羣邦戮力。瓜分赤縣之說爲堅矣。亦旣辨之。至于再。至于三。且宇內大勢隨時而詭。處於今日旣不

必為杞人之憂。參觀本報十一號正明夷法國革命史論假曰愚者一得言有偶中樂效命於鋒鏑者豈遽無

徒料我中國地大而民稠則倍法為六七綽綽有裕也法勝其敵我亦將以一戰華

我國耳當千七百九十九年法人遷其王路易於巴黎。十八號本論第十第十一兩頁路易發密書乞

師鄰國列國中多為法王室宗戚。如西班牙王及那不勒王共屬布奔家系。撒丁王庇克德亞馬德亞期第三為王弟阿多亞伯鼻。澳帝約瑟里泊德及加羅

納選舉侯皆王妃安達業多兄弟且慮革命共和之風流被歐洲害將及己皆欲有事於法以寧其民

千七百九十年澳帝約瑟崩里泊德第二即位明年八月會普魯士王弗勒德力於

比爾昵都及諸侯王盟將大發兵平法內亂聞路易十六已定憲法里泊德喜。里泊德好

平和。此次發兵為救其妹。初非本意也。嘉路易之明而能斷不察其詐也未幾路易使使促同盟軍進法

人怒欲戰者三分有二史稱伊斯那爾之言曰。伊斯那爾為當時主戰家今也我儕惟是弗敢喪溺

厥職不可不以告諸卿與王與歐洲列邦我儕何以告諸卿惟曰以今日為止法人

罔悅汝為以今日為始其革乃心庶民亦將謝汝女乃受之終率由舊德女則亡恐

爰有典刑將何以告王曰惟恭行憲法為女之利女祇順民意以為治而已烝民者

女之元首女法律之臣也亦告歐洲曰法國之人苟拔其佩劍擲劍室而去之非僂

斃所仇敵者永弗更求也。言願舍和而戰。不勝則弗言和。今列國誠欲以君與民戰。我儕亦願羣民之衆。仇君而鬪死。且告歐洲諸國曰。夫民受暴君之命。以爲戰。譬似欺人。朋儔使相擿于晦冥之夜。朝光燭之。乃釋兵而抱反擊。欺者民之相鬪也。理學燭之。使自覺其狂。愚。彼其相抱而廢暴君。皇天后土則陰相之矣。立憲王政黨亦贊是說。立憲黨欲其首領拉飛咽總督大軍。故主戰。戰事既備。募新義勇兵九萬七千。加入舊有常備軍十五萬人。十二月十四日。濠澳帝及德黎爾大教正。其言不遜。滕曰。以九十二年春正月爲限。若不解散。法人之亡命者。則法國當向德黎爾宣戰。澳帝怒。窘辱法使。法立憲黨內閣。意見無所折衷。外務卿德勒澤耳主和。陸軍卿那爾奔主戰。海軍卿摩勒比顧左右莫之祖。及倫的挑立憲王政黨。使詆訐內閣。因而覆之。路易料外援將到。遂用及倫的黨。擢羅蘭爲內務卿。克拉比爾理財政。敦留爲外務卿。德蘭敦爲司法卿。拉哥斯爲海軍卿。特拉勃爲陸軍卿。塞爾班代之。千七百九十二年春。三月。澳大利帝里泊德暴卒。太子法朗西士第二即位。時年二十四。年少負氣。用「非革命」政策。與宰相哥德業謀。以三事脅法國。一、法依千七百八十九年六月二十三日勅旨。復王政之舊。二、法國當以亞爾薩斯還舊王。以伯內星（皆地名）還教皇。三、法國之舊寺領。當悉還教徒。一如昔日。是以澳法及于戰。澳軍方孤。普魯士整頓軍隊。進軍尚需時日。俄羅斯方汲汲於波蘭土耳其事。不加入。同盟。西班牙持兩端。未定向背。英國固守中立。瑞士新喪其王。亦不能戰。塞爾班謀



急發兵破之。路贊波將兵四萬八千人。軍于丹結爾非立伯葉間。使拉飛咽將兵五萬二千。出非立伯葉。進屯德爾不弗。大將路克內爾將四萬二千人。自德爾不弗進。次巴塞耳。軍中傳聞法人有私通敵者。參觀第三四頁士卒回皇無戰意。將軍比侖軍無敵而走。台隆偏師亦潰。路贊波憤恨。自請解職。巴黎聞報驚駭。疑後宮通澳大利。故兵氣勿振。澳軍新勝土耳其。士馬趨健。與普魯士合。不倫瑞克侯將之。爲普名將也。七月入法境。到哥不倫德。法間普澳謀不行。普軍五萬人。澳軍四萬五千。黑星兵六千人。法國亡命者二千人有奇。侵法東境。法軍十二萬三千人。屯聚要害。嚴備以當之。法國內亂日甚。故將士多內顧憂。同盟軍因拔羅贊不爾入賞巴尼。拉飛咽路克內爾杜馬利耶分軍相救。會八月十日。報國人廢其王路易。拉飛咽忿激。揚言不受議會節制。議會遂以杜馬利耶代拉飛咽爲總督。圭勒爾曼佐之。二十日。拉飛咽奔澳軍。囚之阿里木。是日同盟軍下降圭。迫威爾敦。總督杜馬利耶以圭勒爾曼守美的。自引二萬五千人。次于塞丹。塞丹、隆圭、威爾敦、三關皆在法東境。斥埃絲巨十數里。疏其部伍。以不可驟會。同盟軍厚集兵力。專事一方。然普魯士王及不倫瑞克侯畫策常鉏鋸。不倫瑞克思慮甚深。

不敢輕進。而王性極心急。二十八日始進攻威爾敦。四日乃克。自是以西至巴黎。亞拉

欲進攻巴黎以援貴族。此森林自塞丹揚西南三十餘里。有五街橫貫。而外無一城塞能阻遏之者。同盟軍方

岡山林之。由賞巴尼平野出埃伯塞。可直達巴黎。

攻威爾敦未下。杜馬利耶以一萬二千人趨亞拉岡後。普林而爾援師繼至。合兵七

萬餘。聲威翕赫。杜馬利耶密使人見不倫瑞克侯。謂曰。國亂深矣。某是有後圖。約苟

諸侯之師莫止乎四境。使某得樹大勳於外。以人安舊邦。度猶一反掌焉。某之願也

不然。衆怒日恣。行不利于王室。某亦未暇熟思利害。惟此尺土肝腦塗焉。使至同盟

軍軍議爲之動搖。而路易加伯亦有密使更促其悉銳內侵。法貴族之在同盟軍中

者。陰說普王以進兵之利。議久不能決。普國輿論漸趨於平和。此時疫作。兵日有死者。皆請息

肩。獨普王召敢死士襲圭勒爾曼軍。亦不利。九月三十日。乃下令退。至十月中。無子

輪片甲遺留法境者。此役同盟軍死于疫者二萬五千人。占全軍四分之一云。法軍逐之。數遇皆捷。盡復威爾敦隆

圭。哥不倫德將軍蒙的鳩。安塞爾模千丁等。旁取各郡。所向如破竹。總督杜馬利耶

遂以十月二十三日入比利時。敗澳將克勒爾弗德於熱麥。十有一月。取勃路塞爾

市。又征服內澤蘭。捷書日數至巴黎。於是復解散立法議會。而設民政議院。

杜馬利耶已自矜其伐。欲籍戰功。抑制雅各政社以救路易志卒不行。不善共和黨人。頗懷怨望。議院設施。亦

徑行其志。十一月六日。命杜馬利耶於勝地濬塞爾德河。以安威爾斯港為自由港。

十二月十五日。令曰。凡將軍馬足所摧其悉以共和制行之。十一月十九日。已先有令曰。各國人民有求自由者

法兵當盡力救助。先是。英人欲經營安威爾斯港。嘗與和蘭協議。禁舟行塞爾德河。及聞法人

所為。恏焉。法人又以十一月十二月院令。譯布各國。英人亦深憤之。千七百九十三年春。二月二十有一日。法誅路

易。加伯諸國之君。莫不發憤。英人逐法。使歸俄女皇。加他鄰亦盡徙法商賈。百族之

立市於俄境者。三月二十五日。英俄締結攻守同盟約。英俄二國本皆守中立者。凡六月間。與盟

者十有三國。其中出師者六。助餉者七國。法國亡命軍。為法貴族亡命者所集成。故稱亡命軍。奉尊號於沙爾。為路易十七。

世。再大舉侵法。法人傾國禦之。主客之數。卒相懸絕。同盟軍總數共三十六萬五千人。法軍僅得二十七萬。當是時

也。險劇於一髮。兩軍所懸命焉。迺其成敗之略。可得而談。法老師於外。歷跨二祀。羽

毛色凋。兵刃鏖頓。曾不再鼓。之士氣索然。以盡矣。至如一呼而集。教令不達。小勝則

易。盈無功。則爭潰。用以克敵。蓋善用兵者之所窮也。然同盟軍亦有難望濟者。總督

克布爾公。衰老不勝大任。俄皇耀師於波蘭。不遣一人來助。普魯士暨亦依回觀望。

殊無鬪意。澳人忖其有私心。窺伺於旁。故擁兵不動。亟乘之。可使卻而靡也。惜乎法。杜馬利耶之有離心也。焉往而不終。敗英軍居同盟軍間。排難解紛。稍引合。屢破法軍于馬斯德利。澳逐法將米阿及恩。渡勒爾河。及弗路塞爾境。又敗之。米蘭達亦法將方攻摩伊斯。棄走利格。與澳軍遇。敗績。自是三接。皆又敗。退保內爾文的。同盟軍三萬九千人來攻。戰於城下。法軍大奔。骨肉相鎮壓。是役死者四千餘人逃亡者六千餘人。杜馬利耶收餘師還法蘭德。道喪其半。幾不能復軍。當巴黎議院將殺路易。杜馬利耶在外。不得救。慨然于雅各伯黨之專肆。及敗。乃約澳將麥克。將反攻巴黎。且曰。汝屯師境上。則割數城爲賂。無何謀洩。議院使齎書至軍中。令其單身入巴黎受訊。杜馬利耶不從。更縛使者送同盟軍。四月三日。杜馬利耶奉沙爾投同盟軍。謀既洩。杜馬利耶急下令速圍巴黎。皆不聽。潛者益衆。故遂率所部千餘人降。丹比爾繼之爲法軍總督。同盟諸國。自杜馬利耶往附。帷幄之謀。爲之一變。英荷克蘭德侯。普凱勒爾伯。會澳大利相梅特涅於安威爾斯。以爲法宗緒。弗克再紹。宜自今速剖分其地。五月。克布爾引大兵十三萬西向。英軍推鋒善戰。破丹比爾。丹氏死焉。同盟軍奔其囊括之心。負席捲之勢進。攻法馬爾。法敗兵所集地一戰剋之。六月。下塞澤爾。秋七月。陷康對。巴勒西

亞諸城。澳軍立幟城上。揚言將取是。普魯士人嫉其未嘗與圖也。思棄舊盟。謂背攻守同盟約

路易十七暨貴族亡命者亦憤。客將杜馬利耶集法軍於不爾日。言不忍法之為波

蘭。巴黎議院亟相交驩。以釋舊惡。士氣漸振。而同盟軍於是乎有解體之憂矣。

寄生曰。吾述法國民軍與列國之戰況。有重感焉。夫其敗也。罔不因乎官帥之携貳

而和會一心亦末不勝。雄才碩畫如拉飛咽。拉馬利耶。畔換跳梁。幾覆邦國。一夫之

命莫贖萬家之滅。何辜繩以法度。亦惟姦宄流離。畢命。拉飛咽被幽五年。和成始免。杜馬利耶入英國。千八百二十三年。客

死倫遂至此。乎丹比爾既戰死。議院更拔加羅諾為將。加羅諾為過激共和黨人。同時受拔擢為其副者。皆出一黨。蓋當時議

院惟此黨最占優勢。以免內外不齊。蹈前覆轍也。變杜馬利耶兵法。杜馬利耶好軍分爲戰。見十二頁盡撤各地軍。以當一面。落機

之役。加躬自指搗。擊走同盟軍總督克布爾公。明年春。比塞格爾入法蘭達。敗同盟

軍將哥勒非軍於克爾德。至赫格爾。又大敗之。日爾丹及克布爾公戰。澳師敗績。比

日氏皆加副將自是畧定和蘭。且數破英和兵所至。披靡全復。舊所喪都邑城塞。加羅諾輕

西班牙。遺偏師當之。故獨不利。至是別命將進討。大捷。追其亡寇。至于境外。諸國震

恐。戢息咸願言和。千七百九十五年。爰修好以序。梗概若此。亦我之前車也。比附終

始爲鈞類而析異。同盟軍初起。其行大公。雖植君以抑民。非推亡而剪弱。用能受間。不携躍威。執敵孰爲致。是惟懿親。故若普魯士。特怵迫于非常之原矣。猶且英俄袖手其側。及其奮興。覩路易之死。而傷其類。無足恠也。中國僻處東隅。利害弗廣。建共和之制。若張敵。帷焉邁而視之。曾未能眩轉其目。輕於一發。靡所損益。將徒爲人功狗而已乎。若廼萬里。躡武志在開疆。利之所宅。禍即隨之。夫膏腴之地。同欲也。仄陋之區。共棄也。惟彼猜怨。喋血之媒。是以普將擇肥。而澳人不說。澳幟方樹。則堅盟冰解。雖起于絲髮。而災得間乎毫芒。此法人所以終有侈侈之功也。且夫強國六七。猛將如雲。際乘顛危。以舉彈丸之法。宜若比于吹灰拾芥爲易事矣。然而勝敗殊算。馬奔士駭。然後歎民氣之所騁。不可當也。故其輕眇中國。若弄諸掌氣之弗充。是用啓侮。一旦惕然。覺寤赫然。陳旅破釜。錐船金鏃。是甘豈有旣庶。且富馮據險阻。而又持之以決死之心。其效廼弗若法者哉。若云戾氣肆毒。法有天幸。天時無定。誠莫能以豫測。而歐洲與我相距。遼闊非如法京。朝發夕到。其始旣非能傾國而出。苟有潰散。徵調亦艱於曩者。法之受創。咎在人事。內外壹德。大勳斯濟。中國無拉飛咽。杜馬

利○耶○其○人○或○固○有○之○而○弗○居○於○位○則○我○將○兼○具○人○和○地○利○耳○何○有○于○天○烏○呼○淫○邪○交  
 作○孽○我○民○氣○夫○夫○之○肉○腥○臊○不○足○食○也○世○有○健○者○庶○幾○一○雪○此○言○歟○罔○或○恤○是○吁○可  
 哀○已○

(此節已完)



聖 人 不 死  
大 盜 不 止



本社又蒙北美洲英領加拿大同志諸君慨助多金實所  
 深感今特將芳名及數目登諸報端以鳴謝意

●致公堂

林洪

以上各捐十元

●崔潤若

關禮堂

胡汝材

梁遠可

●益源

全利館

以上各捐四元

●聯和

林立幌

以上各捐三元

●岑發保

蘭頓致公堂

六元

●陳文錫

朱俊裘

長勝館

譚源

●黃子深

財利館

茂生店

益源

●新全利

游棟

李煒

廖宏灼

●吳優

林德渠

悅南居

黃紀杰

●陳焯

廣和源

李基

鄭連容

●何年

梁章籍

鄭廉光

李學汝

●林樹

新宏利

阮連登

黃琛

譚陳黃簡李就何大許新益廣廣伍天林  
培之樹爵安濟來聯義  
盛昌綱巨侯利祥館棟源館館奧合福女

黃盧李許馮謝新張廣運黃源日新得林  
梅奕昌維龍泰樹利泰利德  
昌廣嘉平接其館志來有蘭珍館利館高

甄甄林黃簡利以上兆萬安甄吳梁謝怡林  
金士德樹各貳元館館棧質美槐材盛明  
麟泮館球珍興館館

黃林李李張李周大公永甄廣勝常廣  
立奕椿崇甲利永進利利  
玕輝培優杰備戊館和益錫館館館合

甄勝甄  
楊炳  
梁熾安  
陳有贊  
陳灼  
林世鐸  
李崇備  
陳基好  
馬遠晃  
鄺敬林  
陳錫  
陳苟  
劉振榮

甄林  
關崇  
黃其宜  
關定田  
陳瓊滋  
李佛  
胡添  
梁池  
謝維其  
區宸  
朱遇  
朱萬  
黃伯  
周章  
馮洪秋

謝松  
以上各捐一元  
廖鏡清  
方文煜  
薛自遙  
謝若棠  
馬奕  
馬寅  
甄明  
張德  
馬槐  
鄺梨  
宋龍  
雷家燦  
陳華  
陳觀德

陳基好  
黃之龍  
張松順  
湯敬振  
鄭煜  
許星樓  
陳福  
郭堯  
黃焯  
鄭松  
麥錫  
岑遇  
龔銳  
鄺運  
鄧齊

甄天護  
陳郁

關榮蛟  
以上各五角

民和  
容示補正

以上各捐一元

黃福金

## 代派中興日報廣告

此報由僑居南洋志士所創設專為發揮民族民權二  
大主義而民生主義亦聞及之議論精闢與中國日報  
相伯仲本社特紹介於學界特別減價凡定閱者全年  
九元半年五元郵費另加

## 時評

錄霹靂埠商界來函

寄 生

去歲清政府命楊士琦巡視南洋各埠。以綏撫僑商爲名。陰以刺探黨人虛實。亦狡謀矣。夫民知日進。足以爲政府之患者。日深。宜其思假仁義。以懷柔遠方。所以弱敵而自固也。不知行詐以取勝。亦惟黎庶之愚。今愚民智日進。而欺以空言。則猶南轅而之燕。彼其能達也者。吾未之前聞也。故民智而受欺者。未之有也。十一月晦日。楊氏抵霹靂埠。應商界請演說。惟呐呐述忠君愛國語。衆笑且憤。爭起相詰難。楊大窘。罔知所對。又楊氏此行。保皇黨人張質士胡國廉輩。先後相附。穢德彰甚。今天下之人。慮無弗知。保皇黨人無耻者。苟少少自愛身體。髮膚不欲爲先人點辱。庶有束身而去。或裹足而不進者矣。觀楊氏之狼狽可愍。當道諸公。宜少惕寤。曩昔僑商多謹慎。伴受羈縻。則逐臣逋客。利以爵位爲餌。博取財貨。所操旣敗人心。冰泮雖達。官朝命苟未嘗有實益。相逮徒自取辱。則楊氏爲之前車。焉非種必鋤之義。豈云迂濶然。

時評

一

時評

二

深知者。尠由今以去。僚于政府之不可望。經營擘畫期出一途。光復之業雖重於扛九鼎。唯衆勿懈。庶可勝哉。霹靂埠商界來函中紀楊氏三則甚詳悉。附錄如左。并錄其當時詰問楊氏一書。世之覽焉者。必有同於予之所見者也。

來函畧云。此次楊士琦帶兵艦安撫南洋。隨有附名保皇黨之張質士。賁緣爲俚。欲借以遂其私。游歷路程。本不到霹靂。張乃以賄賂爲線索。以楊士琦爲傀儡。以勢利爲刀俎。以胡國廉爲羊牯。胡本務虛名。鮮實力者也。惑於張言。欲假官勢。震動流俗。增其聲望。遂偕張赴檳城接楊。請其到霹靂埠。當即電告本埠商界學界。令到車站歡迎。學界中人。以楊在粵。聲名狼籍。全體學生。俱不願往。及楊抵埠時。僅有商界中人往迎。是晚。公譏楊於新改良商局。衆人請楊演說。楊令林文慶傳話。草草數語。俱無關痛癢。僑商遂相繼演說。詰問近來朝臣喪失主權。各聘詞鋒。大加詬詈。楊局促幾無地自容。旋有革命黨數人。思乘機發難。幸爲旁人所阻。方喧擾時。胡國廉竄極面如死灰。不得已。用好言排解。衆始譁散。胡乃得翼楊而歸。楊恚忿。自悔爲張胡所誤。怒罵不已。胡亦謂霹靂爲吾勢力範圍。何物學員黨人。敢敗乃公事。必設法挫折。

之。張又運動鄭何二君。送楊回檳城兵艦。查問黨人姓名。陰圖殘害。藉悉其憤。刻本埠學員黨人。正會議對待之方。將來必有一番風潮云。

楊士琦之到檳榔嶼。以張質士爲耳目者。以張前對楊言其熟悉南洋商人。且其東家胡國廉。素有名望。富于資財。必能爲其招致賄賂。故楊甘心任其牽掣。雖到霹靂受人唾罵後。猶望張言之能實踐也。張復開列富商名字。請楊書聯匾送之。不意諸富商得聯後。竟置不報。楊失所望。乃令胡報効若干。爲之奏保京堂。胡又力有不逮。楊大恨張。屢言爲其所賣。而張仍揚揚自得。對人夸其榮耀。亦可稱無恥之尤者矣。又檳城新報主筆林君。登輪請謁。欽使隨員。并一觀海容海籌二兵艦。謁者以其無商會中人介紹。呵斥之。林君受此屈辱。心大不甘。旋將梁鼎芬參袁并參楊原摺登報。楊見報大怒。即將報館主林花簪大加斥罵。林花簪大懼。張質士乃令其將主筆林君辭退。楊始罷。

### 質問書

楊侍郎奉政府命。遠來南服。以慰撫我華僑。商等感戴之忱。匪言可喻。蓋不圖

時評

四

政府當外憂內患交迫之秋。尙知恤念吾儕。至於如此也。則吾公此來。知非徒博一安慰之美名。糜數萬之經費。而可告無罪。凡所以通達下情。勤求民隱者。皆侍郎所職。商等平日積疑甚多。萬里君門。無以呼籲。且於侍郎之來。不能無所惑。語曰。疑則思問。謹設問題數條。乞公賜答。

一、政府果已健全而有保人之資格乎。凡具有保人之資格。方能保人。英以海軍之強。故能索我西江之捕權。以保英商。日本以方新銳氣。故能強硬以對美國。而保日旅。若中國豈其匹乎。東三省之地。初蹂躪於馬賊。繼受虐於日俄。今者日思佔間島。俄又思佔琿春。以謀抵制。總之東三省之地。非政府所有。可斷言也。是則皇室之祖宗。廬墓尙未能保。且暮不知誰屬也。且維持東亞之平和。承認支那之主權。曾見於日法英俄之協約中者。不可一二數。是政府今日且居於被保之客位也。我躬不閱。遑恤我後。隔絕中原數萬里之華僑。而保護云哉。

二、吾內地之同胞。果皆得所乎。自拒款問題起。我國民所營謀奔走。所擲金



錢血汗。不可以數計。甚至有捐生命。噴熱血以戕其身者。此等之事。今日方興未艾也。次拒款者。則有西江捕權問題。高廉路權問題。葡占澳門地界問題。惠州豎旗畫界問題。福建之爭廢礦約問題。安徽之銅官山問題。河南之浦信鐵路問題。山西福公司礦約問題。萬馬爭騰。萬弩齊發。問所踐踏者何人。吾內地之同胞也。通中刮骨者何人。亦吾內地之同胞也。火熱水深。倒懸不解。政府顧何厚於此而薄於彼乎。且華僑之盡室而來此者固多。其遠別父母拋棄室家妻子而來者。亦復不少。今者以見好外人故。賣路不已。至於賣礦。賣礦不已。主權亦欲讓之他人。是故鄉之父母妻子。方將相率而轉乎溝壑也。語曰。皮之不存。毛將焉傅。旅此者縱得保護之力。而獲安存。如無家可歸何。如祖宗之丘墓。悉爲禾黍何。且也商等亦有地近廈門。見諸商家多有人洋籍者。何也。蓋入籍可以挂洋人商旗。往來於內地。以及出入口貨。可以安然自由。無阻無礙。若我民之爲商者。設有往來。概及出入口貨。諸多留難。反不及洋人。是以謀入洋籍者爲榮幸。保商者可令如是乎。內地國民。何以入洋教。因洋人有特別保護之

時評

六

權。國民反不得與平等。所謂保民者。果如是乎。我華僑同胞。幸得住此。若在內地。不入洋籍。便入洋教。今日尙焉得有國民之分乎。

三、保護目的。果能達乎。受人支配。疾苦痛癢。不見收恤。亦云慘矣。然視官府之魚肉吏胥之苛橫。則有間也。持較內地。謂彼稍得自由之身。又得官保護。豈非甚樂。然而實事不爾也。英設華民政務司。有治外之法權。一切是非曲直。領事不能過問。其能力且不逮華僑中之身爲議政局員者。萬萬是官於斯土者。尙不能盡保護之責也。豈再需日月。能自然有絕大之手段耶。老子曰。名者實之賓。孔子曰。吾誰欺。欺天乎。二者必居一於此矣。

綜以上所言之故。商等不能無所疑。重以政府平日之失信如此。故商等尤於保護華僑之說。不甚承認。乞有賜答以解吾輩之惑。速電政府代爭一切。華僑幸甚。中國幸甚。

記葡萄牙王被刺

寄生

輓近刺客之風。浸淫激盪。殲殺強暴。以紓解民。陋承古俠者之所行。則其風尙矣。中

國民情仁懦。受上陵虐。而弗敢校。自數年來。大俠輩出。民氣以之少申。然成功而去者。曾不能再見其所擊殺。又尙非其渠也。先一月。葡萄牙王出獵。其妃與二子從。革命黨人遮擊之於道。王立斃。太子傷重亦死。國人立其次子。是爲今王。葡萄牙王性剛愎。喜峻刻用事。故及於難。清政府聞報。爲之震動。夫在上在危。而居下者始獲小安。誠一旦取其深根。寧極而剗絕之。庶蘇我民乎。人得其魁。我舉其細。惜乎其效必猶相去什百也。然俄國虛無黨人爲我言。其始行暗殺者。僵屍相望。陸牢充塞。而所易得。僅僅一小醜耳。歲月寔久。其術大進行。藏嚴密。遠非警吏所能至。則發而不中者。鮮矣。是故執政者之暴。若日促黨人使之急走。以底所期望。不必五稔。吾安知吾國暗殺之烈。不與俄虛無黨齊其蹤哉。葡新王既即位。命盡釋共和黨。所以求解前嫌也。葡國國是。果遂能定否。今不可得而曉。惟吾國窮治徐錫麟案。嗜殺無已。是適若所云。促我急走者也。吾又安知吾民之所期望。弗終遂耶。

時

評

人之所欲

天必從之

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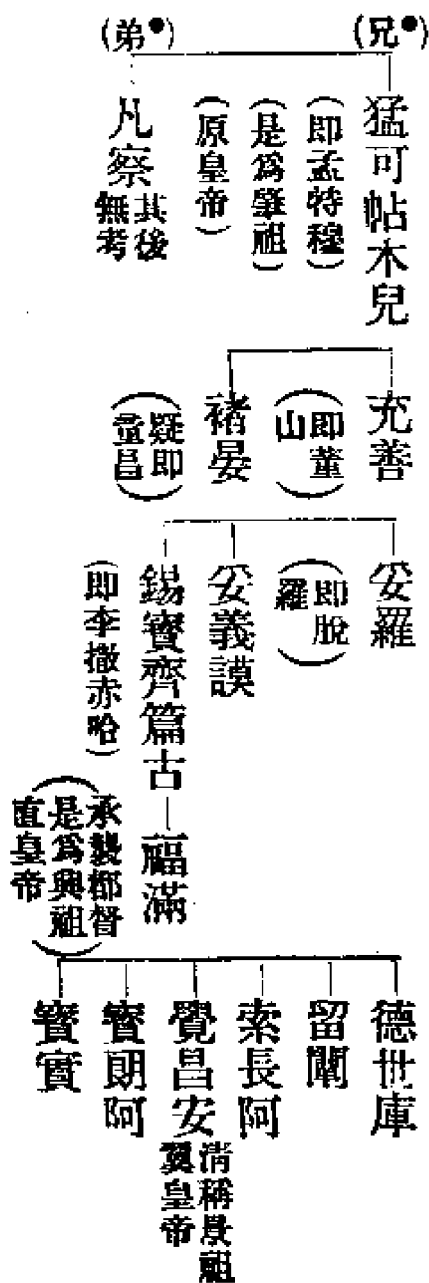
談叢

一 清初赫圖阿喇四祖考

有媯血胤

清自猛可帖木兒始受明封爲建州衛都督。五傳至他失即塔克世皆住建州。滿州人稱建州爲赫圖阿喇。故至奴兒哈赤即清太祖遷居瀋陽後明之瀋陽即清之盛京亦即今奉天府遂稱其諸祖爲赫圖阿喇之祖。今列表如下以明之。

- 一●世
- 二●世
- 三●世
- 四●世
- 五●世



談叢

談 叢

二

六世

禮敦最勇猛

額爾袞

界堪

塔克世

即他失濟稱顯祖宜皇帝有  
三子其長者即奴兒哈赤

塔察篇古

以上總稱六祖

案猛可帖木兒實為七姓野人所殺明賢紀載極詳斷無疑義至于復仇一事當係董山脫羅或福滿三人所為而於福滿為尤合何以言之福滿承襲乃祖乃父之世職叨受明封為都督其身世甚榮則其威權當必甚耀因而報復乃祖猛可帖木兒之仇亦意中之事故其後推恩特追封為興祖翼皇帝意者奴兒哈赤或尙能悉知其事因加帝號以報之乃清之史臣不學無術於猛可帖木兒之被殺全然失攷反妄稱報仇者為孟特穆不知孟特穆者即猛可帖木兒也促猛帖木三音即成為孟特穆此蓋盡人所知而清史官獨茫然不曉豈非數典忘祖乎致

令福滿一身。全失紀載。然則奴兒哈赤。追封帝號。何為而及于福滿乎。蓋凡人必自豎立其功業。而後乃來非常之名譽。福滿之膺受帝號。決非無因而至前也。故特詳辨之如此。

二 南關北關考

有 嬌 血 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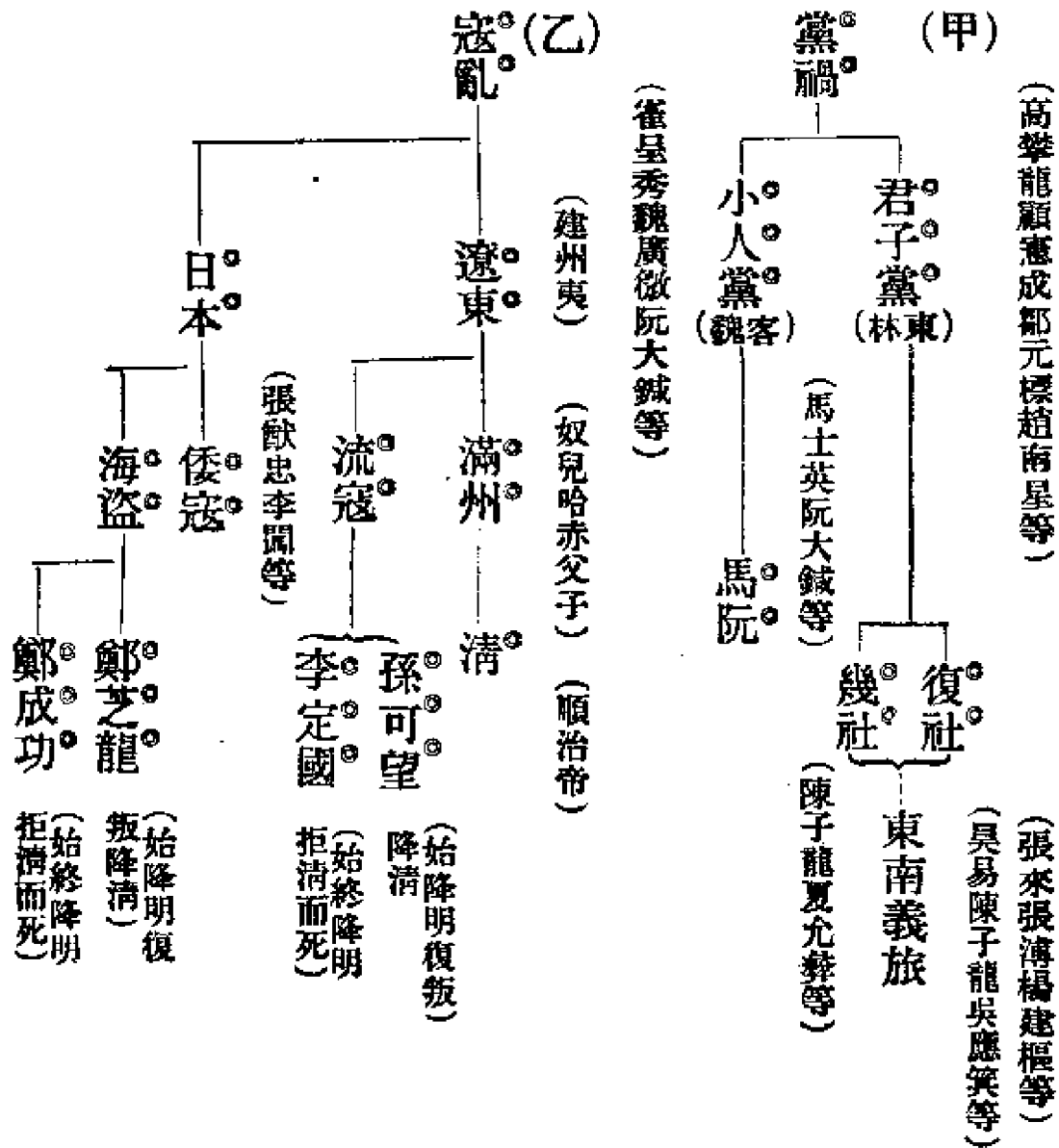
南關北關二處。為有明防禦韃虜之要隘。兩關不失。則遼東民以安。失之。則全遼皆無所恃。故先朝于此。尤斤斤焉。攷盛京通志。開原東二十五里有地名「塔山」。為明時塔山右衛故壤。所謂北關是也。原名鎮北關。從關外地屬「葉赫部」。又有左衛屬「哈達部」。哈達者蒙古語謂山也。其所以駕馭而防遏之者。則即所謂南關是也。奴兒哈赤取之。遼陽于是大震。而女直亦因之日逞。

三 明清遞嬗之往蹟

有 嬌 血 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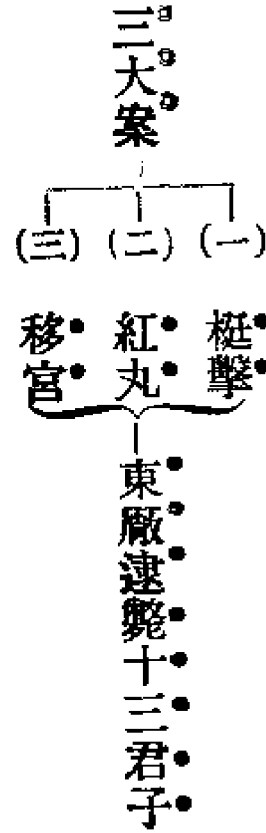
明清遞嬗。為夷夏興亡一大變故。其間因果。果素。亂複雜如蛛絲。鳥跡。有未可以粗率得之者。不佞研求有素。洞見癥結。因以最淺顯易明者。列為圖表如下。

談 畫





(甲因) 一



(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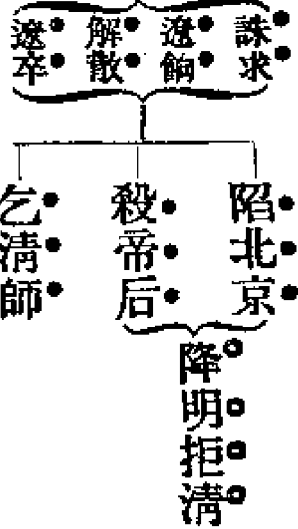
(甲因) 二

留都防亂揭 周鏞雷縝祚之獄

(結果)

(乙因) 一

流寇因遼禍而起



(結果)

(乙因)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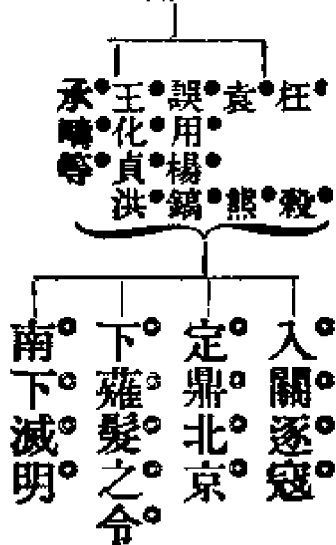
二

(結果)

談 叢

談 叢

遼禍因黨爭而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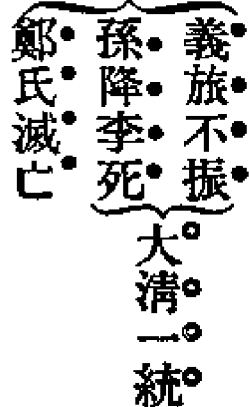


(甲乙兩大結果)

黨禍

俱歸消滅

寇亂



案右所列黨禍寇亂實為兩大原因而此兩原因中又互為因果糾結不鮮以致因復生因果復生果直至清朝定鼎一統中原而後黨禍消滅流寇覆殲明室永亡咸奉清帝乃成一大結果然果必生因因自成果茫茫禹域未可知爾

六

## 小說

虎口餘生記(續前)

鐸伊齊著

## 十二 俄國之通牒

駒光易逝。忽屆五月。身居狂狴。度日如歲。憶檢事曾云。不日放釋。何以尙寂寂無所聞。涉念及此。憂心孔殷。紛若亂絲。忽獄卒前來向余曰。檢事呼君。速往。勿淹遲獲咎。余驟聞是言。方謂出險在邇。不覺欣忻踰望。且行且詢獄卒曰。余性素下。若速爲余明言。此行殆將宣告放免耶。特日尙未中升堂。何若斯之早耶。抑有他故耶。卒默然不答。無可奈何。乃步行隨之云。

既抵官廨。高坐者爲佛恩野魯君。立几側者爲書記某。案置文牘甚衆。可想見檢事之忙碌。檢事覩余至。曰。君前供極明。咄嗟可釋。特因別有問題。理宜再事探討。試問君名。誠蒲利新否。珂鄉誠莫斯科否。祇此疑團。不能解決。余曰。惡。是何言。余實莫斯科蒲利新。身不居政府偵探之列焉。用是僞名。爲檢事不語。旋命書記朗誦文牘云。

貴國政府通牒所謂蒲利新。遍檢莫斯科戶籍。實無是人。殆爲革命黨假託無疑。此蓋俄回答之照會也。書記誦畢。檢事睨余冷笑曰。作僞心勞。君何自苦乃爾。

是余晨夕所憂慮。即在俄國通牒一事。今不幸而中。無毫髮爽。洵亦無可如何矣。然生死之機。爭此須臾。日苟不暝。終須振發精神。自作辯護。于是乃以極流暢溫和之語。進前揚言曰。余實爲蒲利新。然非自莫斯科來。曩所供白。亦多子虛。蓋余料此地官吏。將致吾事于俄國故也。君生德國。亦立憲國人。未識俄之內容。今余爲陳其梗概。俄禁制革命書籍極嚴。憲兵遇之。非特捕縛本人。凡同伴中略涉嫌疑者。株連莫貸。置獄中數月。苟獲分別放免。即爲幸事。余自瑞士來德。於德之法律。毫無違反。然境遇所遭。與在俄不異。警官無顯明章程。突加拘禁。巡查亦不奉警官令狀。而肆行搜索。視尋常旅客。直若罪人。由是觀之。則德國所謂從普通法律爲裁判者。不過空名而已。猶可異者。警官得干與法律事務。并得隨意與俄國官吏交涉。余難意揣而今之照會。亦一證也。余更進言曰。余前果以誠相告。則德之警官。必致通牒于俄國。俄官吏聞余携有已國禁制品。必令警察至余鄉里。大肆荼毒。余有兄弟姊妹。即不

惜。奈彼親友何。故余不得已。隱匿鄉里。不言以預防無辜而受冤者。檢事復曰。君誠爲蒲利新。今既不自莫斯科來。鄉里果何在。據情觀之。君雖不明言。余實不能復忍矣。于是佛恩野魯君。又命書記起讀次之報告。

### 十三 俄國政府之請求

書記重展照會。朗讀曰。目下被拘禁于佛蘭伯州獄之囚。自稱爲蒲利新者。詐也。其原名爲鐸伊齊。當一千八百七十六年五月中。與伊黨亞可普。斯底發魯伊齊共謀。暗殺樑利落支齊。即爲此人。故敵國政府。得援條約之例。請求交付此三要犯。再者鐸伊齊。屢屢破獄而逃。尤屬可慮。當禁獄押送之際。懇請貴國有司。務必嚴爲防範。俾不至乘間竊逃。則敵國之所厚望也。

嗚呼。如上云云。誠足令人心折骨驚者。及今閱二十年。回憶當日情狀。其一字一句。猶歷歷在耳。萬事休矣。平日所計畫所希望者。悉化爲空花之夢矣。

讀竟。檢事復問曰。君尙能強辯耶。其意氣凌人。可憾已極。余曰。照會所云。乃俄政府慣技。何可怪者。若俄國之無辜社會黨員。爲立憲國所捕時。俄政府請求交付。必匿

小說

四

其人之姓名。而轉誣爲要犯某某。此事非至今日始然也。往者路馬利亞王。於請求交付無罪之人。嘗慣用此手段。不加裁判。而即放之于西伯利亞。所謂行政處分。爲世人所共知。是其例也。夫虛論不如實據。諒亦閣下所深許。通牒所載。非祇鐸伊齊爲所要求交付者。前記兩名。中有斯底發魯伊齊。豈非久已被捕。徙流西伯利亞之人耶。今之要求如此。則凡無辜社會黨員。無不可名之爲斯底發魯伊齊。而加以罪名矣。謂予誑汝。問支恩教授。即可瞭然。支恩教授。固深通俄內情。而尤留意於俄之革命運動者也。

余抗辯歷三四時。檢事置若罔聞。遂命卒獄押余返。余再三思之。遞解一事。旣不可免。計唯有逃亡一策。無如德旣受俄請託。防範益嚴。獄卒輪番檢視。跬步不舍。

十四 俄代理檢事之來讓

支恩教授。爲余盡力甚至。苦無效。余窮搜力索。乃得一策。擬遣倫敦同志。僞稱鐸伊齊居倫敦。以證明余之非是。魚目混珠。或可幸免。惜時迫不及行。翌日再對簿。則檢事書記看守長之外。有男子。胸繫勳章數枚。身著俄國法官制服。遙覩余至。即迎笑。

曰。鐸伊齊君。違教久矣。數年不晤。殆已忘僕乎。僕今爲聖彼得堡控訴院檢事代理。名鉢打落伊齊君。不憶居溪蒲獄時。彼處之代理檢事乎。此時幸無各恙。余徐答曰。君爲何人。余又何時居溪蒲獄。幸恕余誠不記憶。鉢遂顧德檢事曰。是人。余熟識之。若有差誤。請抉我目。德檢事對曰。誠如言。鄙人亦信之。言次。旋顧余曰。現已決計。送君返俄。余大呼曰。檢事欲助桀爲虐。使無辜人民埋身于西伯利亞乎。鉢氏率爾越次詰余曰。無辜人民。余輩何嘗逐之西伯利亞。子毋出此不根之言。以縈檢事聽。余憤然答曰。西伯利亞猶其小者耳。送于絞首台者。尙不勝縷指數也。君既居溪蒲之裁判所。彼弱臥師基。往事宜熟聞之。殺此無辜小兒所持者。惟一篇宣言書。非莫須有事耶。鉢辯曰。弱罪不僅此。弱實社會黨員也。余向德檢事曰。君聞之乎。德之社會黨員。列于議會。參與立法。若居俄政府之下。則既爲社會黨員。直付之絞首台而已。鉢聞而不能答。德檢事亦若被予所動。然彼重俄之檢事代理。見其詞窮。欲爲之解圍。因目視鉢而向余曰。君熱心爲自己辯護。過蔑己國。殊屬非是。今余亦不從君之意見。亦不從俄國政府之照會。公平裁判可乎。鉢急曰。甚善。

## 十五 交納條件之實行

閱兩日。檢事以文牘至。對予宣告曰。今據俄國政府通牒。要求德國政府交付俄犯鐸伊齊。德國政府詳查無異。理合交納以符約章。但該犯到俄後。必依普通裁判所之公判。且審問時限。於殺害、裸利、落支、齊一事。不得牽引他案。宣告畢。便命即日動身。予曰。事已至此。予之所憂者。設使解歸俄國後。政府加以特別裁判。或依軍法處分。吾其殆矣。今貴國政府以一紙空言。能逆料將來無變局耶。檢事曰。否否。決不至是。果爾。則不惟顯背條約。於國際法亦大相違反。貴國政府不能因子一人。失信隣邦。子行矣。過慮奚爲者。予於是爲旅行之準備。凡同志友人所送什物。一一分別棄取。其重要者。爲英國所製斷檻之鋼鋸。及薙髮刀。德俄之銀行滙票。三事。予急藏於暗處。籌一携帶良法。然鋼鋸稍巨。易啓人疑。且此後監獄。必不適用。乃陰投廁中以泯其跡。惟薙髮刀與滙票小而易匿。若在途中有逃亡機會。正可借資臂助。皆納衣縫中。此所謂溺於水者。賴一藁以求活。明知無益。特希望不得不爾也。嗟乎。前路茫茫。吾自分將與鬼爲鄰。終其身於狴犴中耳。是夜出予於佛蘭伯獄而囚于檻車。



## 十六 由德至俄云行程

檻車至停車場。來警吏二名。挾予登火車。監督甚嚴。偶有動作。皆爲視線所及。晨光初上。已抵弗蘭苦爾阿母默英。下車後。即入該處獄。日暮復行。乃另派警吏三人。自監獄至停車場之不納。安弗我母。一人執予腕而走。其他則前後衛。此行也。逃亡之舉已置之度外。彼等之嚴重監視。蓋徒勞耳。終日彼此不通一語。予亦不樂與彼等語也。予在佛蘭伯。激烈奮興。片刻不寧。今一登火車。惟覺力倦神疲。昏昏欲睡。五官百脈。均若無所統系者。蓋從前之反動力一變而至此也。翌日入伯林獄。監室極陰晦。因窗外有高垣。光線不能直入。禁卒則怒目惡聲。似有大不愜意者。予經俄國及西部歐洲之監獄多矣。如伯林者。殆亦僅見。嘗聞吾友云。伯林監獄事。無鉅細。皆有嚴重之規制。峻酷之訓練。謂之爲軍隊的監獄可也。今身歷其境。益信然。予非久居者。亦不覺其苦。

次日侵晨入本國境。此地名格納伊查。俄德澳三國界線所由分也。若往俄都。則此途甚不便捷。蓋政府恐吾黨人待於國境。爲劫奪之行。特一變方針。迂道出。此時維

小說

八

五月初旬。和風暖日。頗適人意。而鳥聲上下。樹影參差。皆有自得之象。似樂客子。初歸。羣相應接者。予精神頓復。甫下車。即有多數俄兵來予前。環立而向曰。途中無恙。今日始到耶。僕等待君久矣。彼輩着憲兵制服。裝束雖嚴整。然容貌咸溫良。質樸農家子也。予因問諸君何以知我。衆咸應曰。知君已久。前事一出。哄傳已殆。遍行不數武。又曰。君得毋思飲乎。請先至彼處。少憩片刻。且犒君勞苦。予聞此數語。忽增無限感觸。當予在德國。自其警吏觀之。不過一窮兇極惡之罪人耳。究予之所爲。合于公理與否。彼固不知。惟迎合長官意旨。以邀榮寵。此外則若將浼焉者。今與俄兵較之。其感情爲何如耶。嗚呼。遠適異國。四年於茲。一聞鄉音。已欣然色喜。况厚意殷勤。竟出自憲兵之口乎。德警吏即於是日交卸回國。憲兵士官。乃選派憲兵三名。護送予登火車。夜抵哇爾肖。此處憲兵大佐待予亦周洽。更向守兵諄囑曰。今夜不可貪眠。須留心防範。此爲彼等職守。故不得不爾。次日至聖彼得堡。一憲兵少佐來迎予。仍以檻車送往彼得羅堡之堡塞。

十七 俄都監獄之情況

嗚呼。俄國彼得羅堡之堡塞。人一聞其名。未有不戰慄瑟縮者。此蓋俄國政治犯幽囚之所也。予未至之先。于彼獄凄冷慘酷之狀。罔不熟聞。每欲身歷其境。一抒好奇之心。今日果償我願矣。

有勒斯伊茲克者。典獄之憲兵大佐也。先引予立彼前。下命檢查。羣吏應聲至。遍體搜索。不遺餘力。檢查後。更以於布襯衣花布上衣併拖鞋各事。予所有之衣履。行篋均被褫奪。僅以孑然一身。囚於取下層之監倉內。

獄內闐寂異常。而一種幽悶之氣。尤生平所未觸接。使非聞自鳴鐘聲。幾不知人間有朝暮。噫。孰能以血肉之軀。鬱鬱居此。而經一二載之長哉。

監倉雖寬闊。而無隙可通光線。暗窗又在最高處。天氣縱極晴明。亦不見日影。故四壁陰濕尤甚。鑛床之上。唯設草薦。薰枕及毛氈而已。以外則鑛棹。椅二。皆以鑛索。堅繫之。室隅置便器。一時時放惡臭。似頻年未嘗洗滌者。

予困寒殊甚。雖曰獄內陰濕所致。亦由衣薄之不足禦寒也。不得已起而繞室。距躍使身體稍添溫度。數匝後。倦不可耐。休息片刻。忽又發奇冷。乃引枕就寢。而毛氈甚

小說

薄。如臥冰雪中。

每次食物。唯黑麪色二磅。午餐增肉菜二碟。雖不粗惡。然量少不足以佐食。未決之囚。得以私費購備。而予行李金錢。悉被警察篡奪以去。竟不能適我所欲。然敢足增予愁苦者。無眼鏡是也。予目短視。舍鏡則不能讀書。夜以繼日。寂坐無聊。奈不能不力作種種思慮。以遣時光。或思算術問題。或爲練習記憶。而默念生平所經歷者。每日懸構一空想之新聞。

每朝洗面着衣後。即嚼麵包一片。自構今日新聞。先想像時事問題之社說。次則政治襍報。市井評論等。數日間搜索殆盡。終覺無甚意味。不能消遣一日之長。夜則屢醒。仍照例繞室距躍。爲禦寒計。

數日後。忽聞相距不遠有叩壁聲。其音約略可辨。予前次入獄時。曾習此法。以通信他室之同囚者。今聞此音。忽憶及從前所學。

此法以英語字母之廿四字（除j與q）分爲四行。每行六字如左。

a b c d e f

g h i k l m

n o p r s t

u v w x y z

若欲通信。先思其字在幾行。又爲幾行之幾字。如數叩壁。使聽者得以按聲求之。例如通 you 一語則 Y 字在四行之第五字故。先四叩。少間。又五叩。其次 O 字在三行之第二。N 字在四行之第一。皆如前例。先叩行數。次叩字數。此暗號。不僅可與隣室通信。若同壁。繼續。雖相隔甚遠處。亦得聞之。

予既聞此音。不禁狂喜。以爲必同類向余作暗號者。余亦叩壁應之。然熟聞其聲。乃他人與同志者之通信也。此通信法原爲獄中嚴禁。故居間傳遞者。亦不知其爲何人。蓋恐羅獄吏榜掠也。因有此危險。則彼等不與予相應合。予欲藉此自慰。姑聽作何語。乃彼等唯作千遍一律之寒暄如「早啊」「能安眠否」「作何事」「多謝」「在飲茶」等語而已。其爲男爲女尙不得而知。

十八 舊知之代理檢事

自到聖彼得堡越八九日。始呼予出至豫審判事。判事爲阿魯斜利羅恥。立會檢事爲木拉斐約夫。以外尙有一人不自白姓氏。予知己無避法。先事鎮定。熟思所經歷之事。以防舛誤。關於樑利落支齊謀殺顛末。毫無隱諱。悉陳述之。但決不告以共謀者之姓名。

審問時不自白其名之一法官。向余作種種質問。余初亦不覺。是即一千八百七十七年。予在溪蒲獄時爲予之審問檢事科特羅斯替。今爲露都控訴院之檢事代理也。特擔當國事犯事件。前在佛蘭伯時。自稱科鉢打落。伊齊爲露都控訴院檢事代理者。全屬詐也。

科殘害革命黨實甚。嘗被狙擊。未中。然予則甚樂與彼相見。故一觀其人。似有無窮快事。來相慰藉者然。彼亦向余故爲親暱。且移坐近余。而其距離仍不妨判事之作口供書。(謂判事仍得聞其所談也)

### 眼鏡與烟草

方聚談時。科忽曰。相別未久。君何一變至此。且僕如是云者。非但就表面上觀察也。

即君之性質。以余意揣之。亦殊不類。君以前非一盛氣之男兒乎。在溪蒲獄。怒握墨瓶。而欲擊余者。非君也耶。今胡忘之。

余回思前年。神經極銳。氣易激。偶櫻吾怒。即暴厲不可遏。且余在革命黨中。恆以強硬手段。抵抗官吏。故在溪蒲獄。對於科。無稍假借。先是科以調查書示余。命余書名。余曰。事屬子虛。而欲放入人罪。頭可斷。名不可書也。旁有墨瓶。余遂堅握以待。若再加催促。則直擊彼之頭。以洩吾忿。科亦知余意殊惡。乃招看守者作耳語。看守者承命而出。余思是必呼獄卒多人來。爲捕余計也。不數分鐘。而開門入者。竟出我意外。且一見此人。當時之忿怒心已。煥然冰釋。斯何人乎。蓋即余之良友。史特發落伊齊也。我兩人雖同繫一獄。而格於獄例。莫由悟面。今忽相遇。何幸如之。然僅此一度。依然雲山萬重矣。科向予友曰。君之同志。今日意態殊不寧謐。似爲神經少激所致。請君之來。蓋欲使伊復其常度也。(此皆述溪蒲獄事)

余默念往事。知此人聰穎異常。度量亦廓乎有容。乃申謝辭。以報昔日之待遇。更向柯詰問曰。自德國遞解來時。予爲常事犯。而送入彼得保羅塞。後予忽爲政治犯。何

也。且予之事。在俄迭薩所發覺者。應於彼處審問。判明罪狀。當時並未審判。竟送我入彼得堡。又何也。此種辦法。實屬費解。柯則默而不答。乃以他事語予曰。君之行李。金錢。今悉奉還。若有所需。不妨自備。又與警視總監。勃列屋對談數語而別。

數日後。典獄吏勒斯伊茲克來謂予曰。科某待君特厚。請君移居。於是由下層監倉遷於樓室。至此則慘無天日之狀爲之一變。即看守者亦少假詞色。非復前日之虐待矣。閱二日。予之行李金錢。均由警察本部寄至。自是凡食物烟草。皆得任意購買。而曩昔片刻不離之眼鏡。亦仍宛然在篋中。斯時之樂。不可言喻。但獄中向例。凡罪人欲用眼鏡。必須獄醫許可。於是看守者招醫至。七十許老人也。略一診視。便曰。君目無疾。焉用眼鏡。遂不許。予自十八歲時。無眼鏡則不能讀書。故視此物若良友愛妻。珍逾等倫。今一聞醫言。不禁矢口呼曰。君誤矣。予實有目疾。敢請一再診察。君之一言。予將受無限愁苦矣。願君幸勿出此。願予哀懇備至。而此醫老悖。全不置念。但云非君所必需。竟不顧而去。予怒髮上衝。握拳切齒。憾不撲殺此獠。嗟乎。刻薄寡恩。未有如斯人者。故予飲恨刺骨。終身不忘此事。雖然。不幸中之有一幸者。烟草是



也。予平時固嗜此物。今則癖好尤甚。直引爲莫逆交矣。形影相弔。誰解我憂。覺一卷雪茄便足消愁萬斛。

### 同志之叩壁

如是鬱居者數日。或朝若又有叩壁聲自隣室來。或潛通消息於予耶。予如法答之。果然。嗚呼。余自是乃得與人類通情感。樂也何如。

時檻房中堅固可備敲啄之用者。惟一梳。余即拾之擊壁以應。彼若不勝驚異。且問予緣何而來此。余又問彼姓氏。彼答爲柯比利安。司基。余亦大驚。余雖不與彼面識。其屢列於暗殺案件。以一千八百八十年。坐終身徒刑。後流諸西伯利亞之加拉礦山。則深知之。然則彼今何爲在聖彼得堡哉。急欲聞之。而彼亦先問余所經歷。遂爲略述在德國被捕。械歸俄國始末。方刺刺未休。突然自後有聲。大喝曰。「君勿敲。」予大驚返顧。則典獄列尼司大佐率憲兵數人。密開戶入。聳立予前。方伺予之動作。渠儼然告曰。「若猶爾。仍置諸獄底。吸煙運動。悉禁之。其勉旃。」予若童子惡戲。觸人目。悄然自抑。柯比利安。司基。返自西伯利亞之故。遂不得聞矣。

後始悉千八百八十二年五月加拉礦山政治犯中有謀遁走者。旋皆遇捕。備蒙苦虐。竟多方周內。選首謀者十三人。送還俄都。實則與於遁走之謀者。不過四人。初繫於聖彼得堡之堡塞。後入諸休那支生布爾希之獄。此獄極殘酷。入則無生還者。柯比利安司基亦其一人也。其中有蒲青司基格利司易瓦那夫休他爾柯司基休切爾多林諸名士。目下生存者。僅米加耶潑支夫一人。

既經數日。獄卒持余衣來獄室。以爲將召訊。旋有皮包一亦運至。前日自停車場伴予之憲兵少佐亦來。似當踐德國所約。因問曰：「將何往。其往阿德瑟乎？」渠不應。憲兵大佐偕予入檻車。晴天一碧。暮色蒼然。嗚呼。予果何往乎。

### 政府之秘密

檻車不向停車場行。至一大石門而止。睹之爲監獄。所以處未決囚者。偕來憲兵士官。授予此處即去。

未決囚待遇。誠不似彼得堡塞之嚴酷。得給以書籍筆墨。欣喜不可言。然囚室狹穢。烈日蒸其上。飲食亦甚惡劣。加之久處彼得堡塞。閱寂若冥府。驟來此處。適臨市

街呼市聲。驅馬聲。杳然繞耳際。身近自由之市。愈不得不感我身之不自由也。一日聞廊下整排灑掃之音。雜然。意或有貴人蒞止。少頃。果爲司法大臣那坡柯夫。巡覽獄內。

彼盛僭從者。來予之獄室。呼余姓名。且一禮而言曰。余讀君供狀。陳述甚明。不勝感服。望出法廷時。亦若是磊磊。

予答以固願詳言之。俾後世得據爲信史。司法大臣尋出予室。猶回首問數語。遲遲回顧而去。時檢事長柯特列羅斯替亦隨行。囑稍待即來談。

未幾。柯在獄中教場之一室。呼余出。命坐。且言今日稍暇。將與予話舊。

雜談中。詰以余自德國械歸。謂屬常事犯。乃以政治犯待予。而幽諸彼得堡。塞者何故。

渠乃答曰。君不知乎。此事於國家利害甚鉅。不得不慎。若以君付諸普通裁判。則君不過謀殺。裸利。落支。齊。一罪人流。彼西伯利亞七八年。而極耳。夫豈大吏輩所能甘心哉。

余呼曰。然固無如我何。德約具在。」

柯復曰。誠然。但我政府與俾士麥方睦。彼極思有以示德於我斯細故耳。又何咎焉。果德有辭。君居佛蘭伯獄。所書棄紙。德政府既悉。送諸我。即藉其中。以故入君罪。未始不可也。

予聞大驚。憶予在佛蘭伯獄。凡文稿記錄。出發前。咸裂而捨之。何猶送之俄政府。就令有此等廢紙。豈足入我以罪乎。豈以此物而能背交納條約乎。

然柯矯若無事者。謂予曰。君亦勿過憂。得德諾頗不易。苟德諾則彼輩或任所欲處。君若馬林加杜列碧亞司金。邁當司基。諸人。其罪遙減於君。猶蒙死刑。矧君於裸利落支齊將判時。越獄而遁。後八年於外。惟謀叛是圖。一舉於啓義林。而與史特發羅伊齊爲謀首。僅坐君以七八年之苦役。政府烏能許。故君方械歸時。大老輩特開會議。余以位卑。故不得列席。頗聞初欲付君於特別裁判。即議與德國改訂交納條約。滿場殆無異辭。惟一人不以爲然。彼謂德誠能允我所請。奈貽天下以口實。何。今日德爲我捕鐸伊齊。設明日更有囚重於此者。逃之他國。欲得其交付。難矣。各報

必。囂。然。喧。曰。俄。無。信。之。國。也。逞。私。而。輕。棄。約。觀。鐸。伊。齊。往。事。亦。既。明。矣。衆。頗。動。於。此。說。卒。如。德。約。僅。審。君。殺。害。樑。利。落。支。齊。之。罪。方。此。議。未。決。尙。置。君。於。彼。得。羅。堡。塞。也。柯。告。余。政。府。情。實。如。此。其。詳。知。彼。或。將。俾。我。舒。胸。而。盡。言。也。余。亦。乘。輿。縱。語。坦。然。若。不。甚。介。意。者。又。涉。論。及。政。治。情。形。始。握。手。而。別。



小說



## 來稿

預備立憲之滿洲

闕名

逆胡無賴。假借立憲之空名。以塗飾天下之耳目。其恣睢狼戾之私。亦既彰著而不可掩覆。厥有爲之推波助瀾者。亦復前邪後許。日以立憲之空名。號召天下。若是者。吾無責焉。何也。彼固貪冒無恥。早夜孳孳。以冀倖獲虜酋之大官重祿。雖湛我神聖之族。以快其私。亦在所弗恤。乃諄諄焉與之誥誡提命。適足爲之增重耳。故曰。吾無責焉。已矣。唯是義聲所布。既閱歲時。而我父老兄弟。猶有徘徊觀望。濡滯而弗克振起者。豈其胥昧於大義。視非種真若可翼戴。曾不思鋤而去之耶。抑以實力之未足。而卑飛戢翼。姑徐徐以圖其後耳。嗚呼。我民族之憔悴於虐政。既二百餘年於茲。中間之戰役。無慮數十百。鋒鏑之痛。焚掠之慘。皆我民躬自受之。既事追述。輒爲變色。其不欲聞兵事有如此者。而革命之業。非以干戈相見。則大勳未易集也。以視立憲。其安危豈可以道里計。然則人之甘立憲之美名。而不遑問其處心積慮之實。固其

李稿

二

所也。亦有恫種族之式微。忿醜虜之無道。而光復之績。非旦夕可致。不能無憚難之慮。則虛與之委蛇。以爲彼既愚我以立憲。我則藉立憲以啓牖我民。俾其權利之念。滋熾。將自奮起以求索之。而革新乃可企也。雖然。由前之說。是昧於理也。由後之說。是懵於勢也。彼族挾征服者之威力。甯不欲舉吾族而草薶禽獮之。特勢不能耳。故其對漢之政策。峻其階級。嚴其畛域。數百年如一日。豈其一旦幡然改變。盡棄已得之權利。而與我立於同等之地位耶。縱彼能之。而吾人九世之仇。亦必不因之頓釋。矧彼族之桀黠者。方汲汲以謀我。我乃徼幸旦夕之無事。玩歲愒時。坐墮其術。而不悟。則亡國滅種之咎。我躬實尸之矣。吾爲此懼。故舉僞諭豫備立憲後之事實。究其利害之所極。以告於我漢民。

一、擴張滿族政事上之特權。僞諭立憲以還。首先改革者。厥維中央官制。或者且目笑存之。以爲是無與於得失。而不知其深謀遠慮。別有在也。滿洲盜據華夏。於政事上既握有特權。初不欲漢人之參與其事。無如言語不通。嗜欲之不同。若遽盡擯漢人弗用。其能長治久安乎。勢不能不稍稍引用漢人。以供犇走傳譯之役。而實



際之政權。固毫髮不容假借。如各部長官。滿漢各居其半。而實權則滿尙書侍郎操之。漢人特仰其鼻息耳。然而以名義言之。則滿漢之占缺固均也。自中央官制改革之議行。乃并漢人前此所有之虛名而奪之。鐵良之長陸軍部。溥頤之長度支部。榮慶之長學部。豈非昭然在人耳目者哉。揆厥用心。良以此諸部者。所以籍束漢人之手足。使不得動搖者在是。所以剝吸漢人之膏血。使之枯瘦以斃者在是。所以遏絕漢人之生機。使不復萌蘖者在是。故明目張膽。以私示天下而不少顧忌也。夫以民籍計之。滿人之數。裁當漢人百之一。而服官者。其數乃等於我。天壤間不平之事。未有若斯之甚者。況夫藉口於不分滿漢。舉樞要之職。壹以屬彼族之私暱。將見鉅而直省之疆吏。細而州縣之令長。胥以滿人蒞之。又孰得而鳴其不平也。而尙復靦然明告於天下曰。滿漢臣民。從無歧視。欺藐吾民。至於斯極。從來夷獠之亂華。有其殘虐。無其狡黠。胡運之不遽斬良有以矣。或者見邇來將軍都統。已參用漢人。以爲是即滿漢平等之實據。是又坐受虜之愚弄而不覺者也。在昔入關之始。將軍都統之權特重。故領是職者。皆親幸之豪酋。積之既久。地方行政之權。漸趨重於督撫。而將

來稿

四

軍都統。或類於閔曹。至於今日。其爲無足輕重之職。更不待辨。彼又何憚而不以此無足輕重之榮名。分之漢人耶。即有駐節關外。其責較重者。亦以窮邊大漠之鄉。迥異中原之樂土。彼族久居腹地。驕惰性成。已失其固有之特質。付以邊圉之寄。鮮克負荷。正不妨以捍禦藩籬者。畀諸漢人。彼則安居高枕。以酣嬉。偃蹇於財賦。佳麗之都。其苦勞。殆相萬矣。嗟我神明之胄。其甘爲彼廝養之卒。承其頤指氣使。而反以爲榮幸耶。審不如是。曷蹶然起矣。

一、鞏固滿族軍事上之實力。二百餘年來。逆胡所以制我之死命者。不一其途。而最顯著者。則獨握軍事上之特權是也。其初利用賣國之漢奸。爲之驅除。而洪承疇。吳三桂之倫。亦儼然擁兵符之重。豈其推赤心於若輩之腹耶。勢則然也。自時厥後。若三藩之役。回部之役。廓爾喀之役。青海西藏之役。金川之役。川楚之役。摠兵柄者。莫非滿人。漢人之厠身其間者。特供其鷹犬之用耳。觀其滿洲官軍。驍勇精銳。所向無敵之語。驕心盛氣。可概見矣。故直省之綠營。則聽其窳敗廢弛。軍興以來。殆無一兵之可用。論者方咎其不知振作。而不知彼固利其窳敗廢弛也。太平天國。崛起金

田。東南響應。逆胡之命。不絕如線。而曾胡數子。甘效命於虜廷。異軍特起。其勢非政府所能遙制。初非虜之所欲也。故交章論曾國藩者。不乏其人。唯是我同種之互相殘賊。實彼之福。而其勢又不能不依以爲命。外示優異。內實忌之。是以金陵甫陷。而漢諸將之握兵柄者。已不旋踵而解。虜雖憊鈍。其防我之念。曷嘗一日稍懈耶。今者虜亦自知其武力之不足恃。一旦事變卒起。慮不獲保其疆領。而皇皇焉。日惟軍實之是計。而舉國皆兵之制。又非可以旦夕致也。於是舉天下之兵。悉隸諸陸軍部。而以雄桀猜狠之鐵良主之。其副皆以滿人。一轉移間。而滿漢強弱之機已變。就名義言之。不過官制之改革。當如是耳。若直督袁世凱。固滿洲帝室之忠僕也。其權責視他督撫。若甚優異。其實視昔人所謂挾震主之威。冒不賞之功者。相去蓋遠。而虜廷忌之滋甚。舉其所練北洋諸鎮。一旦奪之而改隸陸軍部。昏耄之張之洞。震驚無所措。亦亟舉所練諸軍。請改隸陸軍部。於是漢人之任疆吏者。無一得與聞軍事。其防患之微。至于此極。而其擴充實力。猶未已也。滿洲八旗之制。人人皆隸軍籍。弓馬爲其長技。其後晏安既久。強武之氣。漸以消磨。在昔之大酋。深慮其不可復振。恒躬自

來稿

六

倡率日討其族人而申儆之。今日之所設施。實繼其未竟之志。各省駐防。皆改習新操。并逐漸實行推廣。近且決議選派近支王公子弟。分赴東西各國。學海陸軍矣。彼之振飭軍備。不遺餘力如此。豈真恫於世界之大勢。非武裝不足以維持和平耶。不過以漢族之民氣。鬱鬱葱葱。大非往日比。中原豪傑。日夜思甘醜虜之肉。而回顧其長白之首。邱鞠爲茂草。欲求如蒙古之遁還大都而不得。又不甘舉族與櫬以泥首於義軍之前。計惟有鞏固已得之勢力。爲走險負嵎之舉。使其醜類皆著軍籍。一朝有警。自可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無窮之隱患。可以不作矣。

一、遏絕漢族之民氣。愚民之政策。滿酋對待漢族唯一之政策也。莊烈帝殉身宗社。民哀思之弗絕。雖俯首於逆胡羈勒之下。非其所願。特以瘡痍既深。力弗能校。故隱忍以延旦夕之命。扶義而起者遍天下。僅而後定。滿酋知我民族之未易馴服也。故於民氣之摧殘尤烈。結社聚盟。垂爲厲禁。一字一句。涉及明事者。輒遭誅夷。論列史事。初未涉及忌諱。亦逮繫而駢侈之。親黨故舊。鉤連無遺。碧血沈冤。言之猶有餘痛。甚至奮其私智。舉昔王之典籍而變亂之。以重誣天下。滅我國史。使吾民不忘舊

之觀念。消沒於冥冥之中。以朽腐之經義帖括。重毒吾民。使之老死盡氣。以耗其精力於無用之業。其術幸而得售。故蒙其毒者。幾三百年。至于今茲。猶未盡洗滌。海禁既開。世界之大勢。日震盪於吾民耳之日。瞿瞿而覺者。其心思識力。亦既大異於前矣。醜虜審其不利。而又無以禁我之自爲計。則姑貌與天下謀更始。陽開陰闔。以誑吾民。今日儼然示天下以預備立憲之美名矣。乃不匝月而封禁報館。拿辦主筆之事。疊見。立憲國之精神。在於輿論。孰不能知之。能言之。彼豈明知之而故悖之耶。其所以封禁報館者曰。妄議朝政。以彼僞朝之措施。何者無可指摘。而反欲箝言者之口。抑何悖耶。而方且日以庶政公諸輿論之言。誑國人而道之。斯又無恥之尤者矣。雖然。胡之穢德。腥聞在天。其悖且無恥。又奚足責。獨我父老昆季。猶有希望虜之膏澤者。其亦可以廢然返矣。且如邇者。江浙皖粵之人士。憤路礦之喪失。警權之旁落。羣聚而謀自存之策。罄其儲蓄以抵制借款。此於虜廷。寧有所妨害。而遏抑解散。惟恐其不力者。亦以民氣方新。不可不及時以摧其萌蘖而已。彼自居於政黨者。方且執立憲宜以要求之。警言惶惑羣衆而不知。即此區區要求之權。亦未肯暫相假。

借也。

一、擴張滿族之生計。立憲之僞諭甫下。而即嚴催整頓八旗。剋期復奏。爲彼族計。固宜力謀其繁殖。而滿漢兩民族。既同在立憲政體之下。斷無專計及旂民之理。旂民生計。雖未可言裕。而衣食所資。固仍取給於漢族。今乃於漢族之膏血。日肆其剝削。而旂民則惟恐其不足。亦不過曰旂民貴族。應處最高之位置而已。其整頓之法。令各地方官於駐防附近州縣。以時價分購地畝。按旂丁多寡。發給領種。嗚呼。自滿洲之入關。率彼羣醜。以衣食於我膏腴之壤。燕薊之圈地。各省之駐防。何莫非吾族痛心疾首之事。乃猶以爲未足。將更肆其貪饞。所購之地。則吾民固有之業。直攫之耳。猶飾辭曰購。矧購地之價。仍取諸吾民耶。輾轉敲剝。以恣其無厭之欲。旂民之生計日廣。吾族之生機殆垂絕矣。昔越之報吳。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吳卒爲沼。今醜虜席已成之勢。非直新敗之越也。吾族當覆亡之餘。又不逮強大之吳也。彼族於生聚教訓。唯所欲爲。於我族萌芽之方。茁則斧斤以伐之。牛羊以牧之。神州之爲沼。奚必二十年後哉。

綜是數者觀之。滿洲之所謂立憲。從可知矣。美其名曰預備立憲。而實則遵循弘曆  
 立燁之遺策而厲行之耳。弘曆立燁。行其策而效。故漢族呻吟困頓於虜廷之軛下。  
 且三百年。今其策之效否。固弗可知。要亦視我族之自待若何而已。詩有之。無信人  
 之言。人實誑汝。虜之誑我民至矣。如梟示凌遲之淫刑。豈非明示廢止者耶。而徐烈  
 士之獄。剖其心。磔其支體。猶以爲不足。暴屍兼旬。人莫敢歛。雖至蠻野之國。有淫刑  
 以逞。至於此極者耶。立憲立憲云者。皆此類也。哀我人斯。其勿復歆美名以靳實禍  
 矣。虜之反覆。猶有進。于是者我日望彼以權利。彼即日責我以義務。執是說以往。則  
 盡室以充兵。役舉衣食之所入。以供賦稅。皆義務也。吾人豈有倖耶。噫。事寔急矣。將  
 奈何。

仇一姓不仇一族論

闕名

今之聞革命而掩耳卻走者。其爲說曰。此天下之危道也。循是道而進。勢且伏屍百  
 萬。流血被野。使數千祀神聖相傳之天府。盪爲丘墟。數千億義炎之裔。斷絕而不復  
 續。滿固夷矣。而漢且與之相隨俱斃。是亡中國之大梟。將在漢不在滿也。嗚呼。是蓋

來稿

一〇

不審夫漢族所不可不革命之本義。而妄爲無病之呻吟者耳。烏足俟夫辯。抑今日之耳。是說而言從附和者。慮無不囂囂自得。且以爲老成持重。莫我若也。又烏得而不正其非是。俾天下益曉然於革命之不可緩耶。

居今之中國。所爲革命之本義。維何。則仇一姓。不仇一族。是也。夫爲我漢族不共戴天之仇者。就廣義言之。厥爲滿族。更進而言之。則實滿族中之愛親覺羅之一姓。在明之中葉。奴酋竊居建衛。以蕃厥種。族。明帝錫以龍虎將軍之號。僅示羈縻。初未嘗責以煩苛。奴酋不思報我大德。轉叢怨尤。陰肆其鴟張之計。蠶食我邊疆。荐居遼瀋。僭號以自侈。自是我師數出。民力用傷。潢池蠹起。明社遂屋。是則明亡以前。滿酋已爲我之鉅仇。而不容須臾忘者也。北都旣裂。滿酋乘我內衅。長驅闖入。遽思變亂。我典章冕服。首下薙髮之令。大肆慘殺。天日爲之變色。遂至斷流南下。蹂躪我留都。屠僇視北方爲尤烈。仁人烈士仗義而興。力竭而蹶。駢首而就死者。項背相望。迄今念之。輒爲髮指。眦眦。此又滿酋入關之際。虐我之鉅仇。所不可須臾忘者也。滿酋貪殘成性。累世相承。南巡之役。搜括東南財賦。鉅細靡遺。且恣其愚民之術。濫殺密網。淫



刑以逞。皇漢之民力民氣。摧抑斲喪。無復有萌芽之茁。此皆二百餘年。滿酋虐我之鉅仇。尤不可須臾忘者也。而其黠譎狡惡。復遠出亘古民賊獨夫之上。如墟明之宗社。夷明之陵寢。斬絕明之遺裔。莫非滿酋之所爲。而尙敢以爲明復仇自居。而有我朝之天下。乃得之於闖賊。非得之於明之誓言。誣民惑世。莫此爲極。彼蓋知皇漢民族。有不忘舊之特質。而烈帝之身。殉社稷。尤爲天下所思慕。弗絕息者。不早爲之所。則將有奉明後。以建攘夷之旌者。彼將疲于奔命以死矣。又奚能久據此上腴之府。以長其孫子耶。故即假復仇之義。以障億兆之聰明。不惟不操戈逐之。而且感戴之於千萬世也。虜之計亦險矣哉。又如虜之穢德。彰聞於天下。而竟敢飾爲本朝深仁厚澤。淪肌浹髓之謬說。以愚黔首。人雖至不肖。亦弗爲所搖惑。自旣汗僞命。甘奴僮於醜虜者外。從無念及滿廷之安危者。民情亦大可見矣。而虜酋之大言不慚。蓋明知我族喪亂之餘。瘡痍之未復。無羽翰以圖振舉。雖志欲滅胡。而終無如彼何。故明欺其無能爲而玩弄之也。滿酋之陰賊如此。天下之被其惡德者。遂浸淫漬染。弗可蕩滌。官吏貪婪無厭。政以賄成。相率視爲習見。不稍怪詫。士人自挾策授書。卽志利

祿鄙廉讓而弗尙。狙詐百出。祇計私圖。其風亦披靡天下。蓋自建夷猾夏以來。不獨吾族之民。智日以錮。民氣日以荼。民力日以脆薄。而民德之爲其所敗壞者。亦遠非衰周暴秦五季之世所可同年而語矣。準是以譚。則雪積世之大恥。蕩中原之瑕垢。非取愛新覺羅氏而摧夷勦滅之。其道末由。

滿酋之罪狀。不特如是而已。漢族約於積威之下。爲日旣久。其程度遂沈滯而不進。固有之能力。亦殆漸滅無存。而世界之大勢。一折而轉趨亞陸。莽莽神州。竟爲羣矢之的。滿酋狃其故常。尙欲閉關絕市。戰禍數開。吾民蒙其毒最酷。重要之軍港商場。豈以奉諸外人。甲午之役。括吾民之膏血。以贖其長白山之故巢。亦旣無賴極矣。而更奮其私心。以試排外之技。一戰而敗。間道遁逃。以蹂躪之慘。遺諸吾民。自時厥後。更不恤以吾民之生命。貢媚於強鄰。今日輸一礦。明日獻一路。雄邦六七。日肆憑陵。如入空虛之域。皆滿酋拱手以延之入者也。吾民不悟其奸。徒欲雪憤於外人。不其愼乎。夫排外之特質。立國於天地之所極不可缺者也。特今日而言排外。當先用之於滿洲。使此異族之政府。猶巋然在上。則雖併命於哲人。猶之奴耳。况彼抱帝

國主義之諸民族。悉彎弓以注華夏。有隙即發。胡坐受其愚而不覺耶。若集全力以撼此惡政府。何憚其不碎於吾手。傀儡既覆。民國既立。彼歐美之列強。見吾民族之實力。若此。唯有歛手而退耳。其或竟背乎人道。因以行其分割。則法蘭西之事。具在吾族甯讓其獨步耶。然則吾族欲破列強之勢力範圍。又非先破異族之惡劣政府不爲功。斷可知矣。

上之二說。一以理言。一以勢言。凡以著復仇之不可以已也。明之亡也。孤臣義士。崎嶇海島間。奔走國事。而迄無所補。或引頸就戮。或終其身伏處林箐以死。蓋天下之明大義者。無幾獨唱而莫之和。故遂至於此。今則稍稍異矣。民氣亦稍稍振起矣。異日者。義師既起。直搗首都。馘彼大酋。縣諸大白。海內可傳檄而而定。滿洲羣族來歸者。悉釋不問。安置郡縣。視若漢民。夫何變亂之有。以至仁之心。行至順之事。夫何至伏屍百萬。流血被野。如彼以暴易暴者所爲耶。或謂滿洲入關後。率其羣醜。以荐食上國。漢民銜之至深。一旦事變猝發。極其報復之心。必至一動而不可止。滿族之戴厥大酋。非一朝一夕之故。勢必死生以之。是種族之戰爭。其激烈將不可思議也。是

來稿

一四

又不然。漢族之對於異族。從無過甚之舉。如蒙古之亂。蒙禍最深。明師北伐。元酋舉族遁還。遂按兵不逐。今之滿酋。何以異是。若其醜類未抗義師之顏行者。自在脅從罔罪之列。將哀矜之弗遑矣。况吾族之所以排去滿政府者。正以其虐我黔首。爲人道之公敵耳。若尤而效之。草薶禽獮。不遺餘力。是又悖戾乎人道。雖懷抱野心者。亦不能悍然行之於今日之世界。曾謂我皇漢民族而爲之耶。至於滿族之戴厥大酋。誠所不免。然滿洲舊制。階級甚嚴。幾若苗酋之御其醜類。據隆崇之地位。握高尙之特權者。僅其私暱數輩。非能盡人而然也。衣食所資。胥取給於漢族。其政府之爲之謀。固不爲不厚。而職此之故。游惰成性。無復能自贍其身。則是其政府之厚之者。適以薄之。然則彼之戴厥政府。奚爲也。新政府既成立。方當首爲謀生聚教訓之方。俾無一夫之不獲。夫戰爭之起。皆由兩不平所致。今既無不平之事。又何至釀爲種族之戰耶。俟其漸濡文化。取汙染而胥滌除之。則其智識必視此日爲發達。而知屈伏於一姓爲辱已甚。而與我漢族同生息於共和政體之下。爲致足樂矣。嗟夫。今之持調和主義者。日日言大同。日日言滿漢平等。自吾觀之。則此惡政府一日不去。其所

謂大同平等者姑置不言可也。

與馬良書

太炎

相伯先生左右。居賢善俗。神道化民者。是先生之志也。鬼瑣千祿。固不屑爲。比聞梁啓超。蔣智由。輩將以立憲。侑張天下。戴先生爲祭酒。舍天爵而植朋黨。先生不其然。立憲黨人。志不過升斗。藉成名以取寵。此嬰媿子所周知。然其說率以民權爲埠。故有所諗於先生。代議政體。非能伸民權。而適堙鬱之。蓋政府與齊民。財有二階級耳。橫置議士於其間。即分爲三。政府固多一牽掣者。齊民亦多一抑制者。歐美日本行之。民愈困窮。未見其爲元元福也。是在中國。則勢尤異於東西。一曰去封建久近之比例。代議者。封建之變形耳。君主立憲。其趣尤近。上必有貴族院。下必審諦戶口土田錢幣之數。至熾至悉。非承封建末流弗能。歐洲諸國。憲政初萌芽。去封建直三四百歲。日本且不逮一世。封建之政。遇民如束溼薪。漸及專制。地主猶橫。於是更立憲政。民固安其故也。中國混一既二千稔。秩級已弛。人人等夷。名曰專制。其實放任也。故西方有明哲者。率以中國人民爲最自由。無故建置議士。使廢官豪民梗塞其間。

以相陵轢。斯乃挫抑民權。非伸之也。二曰面積大小之比例。歐洲諸國。大者不當中國四省。最小乃二三府。其生又不絲。選舉議士。率五六萬人而一。日本亦十萬人而一耳。然被選者猶多豪貴。若計中國四百兆人。縣選其一。得一千四百人。猶三十萬分之一也。數愈闊疏。則被選者必在故官大賄。不然。則非民所周知與屬耳目者。寧有豪釐與選之望。故官素貪汙。馴僧又惟錐刀之競。直道而選。猶不能得佳者。況其出於關節。日本議士三百餘員。苞苴流溢。比閩可蓋。率爲政府爪牙。以侵黎庶。中國士大夫。飭身寡過。又不日本若。以是代議。民其得有幸乎。循是二例。以中國行立憲代議之政。其蠹民尤劇於專制。今之專制。直刑罰不中爲害。佗猶少病。立憲代議。將一切使民淪於幽谷。夫賊民者非專官吏。鄉土秀髦。權力絕尤。則害於民滋甚。乃者諸妄豪強。把持公事。政府固悉疾之。雖齊民亦欲俾及其腹焉。州縣下車。能搏擊巨室土豪者。井里偏氓。皆錢謀而稱民父。豪強之妨民如是。幸其在野。法尙得施。今超而爲議士。爲虎著冠。其妨民不愈況耶。且憲政旣成。則政黨因緣而起。新學浮華之士。又往往參錯其間。今之新黨。其猥鄙蓋甚於舊黨矣。榜署旣章。惟封殖黨援。

是急。民之利病。因委置之。賄賂公行。爲梟爲獍。將什佰於官吏。昔明世東林復社。名爲以道德相扶持。及其左右朝政。則自殖渠帥以爲首輔。延塚昏椽。交通宮禁。苟可以利吾黨者。惟力是視。此先生所察知也。近世新黨。佞諛突梯。又愈在東林復社下。阮之猶懼不盡。況坴益之。人亦有言。芳蘭蕪蔚。藏不同甌。先生游衍昊天。躬行文莫。哀民德之昌披。以身作則。教之善道可也。焉用與宵人奔走。以自塵點。有皇上帝。愛民甚矣。豈其使新黨彙民肆於人上。書不能盡意。唯財省覽。章炳麟白。

## 與劉撥一書

太炎

林生足下。客有得湖南書者。道湘潭王翁爲湖南憲政支部會長。或言楊度歸從與王翁。王翁弗應。說各異狀。僕以王翁平生行迹參校。疑後說爲近情。然執前言者。皆云萬萬如實。意者憲政諸子。建王翁爲表旗。因以矜耀。不吝餘名。以覆露諸夸者。八十老公名實。借至亢而有悔。自墮前功。斯亦可悼惜者也。立憲者。豈足以張國威。舒民氣。突厥波斯。建置議院。無救於衰微。縱得一二成效。編戶齊民。愈益夫其職。姓賈豎曰。貴其勢。乃陵巖。侯王歐洲。成驗赫然。苟明直以舊貫。固然不可撥除。中國爲此。

徒喪其清明寧澹之俗而已矣。夸者求仕官不獲持此上遂幸得假手車堅馬馭被貂裘著織成褲以游王侯長者其腹腸至猥鄙王翁曩歲嘗在肅順曾國藩間去而勿有與屠沽養卒處天下高之今直爲夸者樹其私門藉弗從事徒以譽望卵翼鄙夫令得自肆已自喪矣。頃歲有丹徒馬良者則天主教之父師耳。明法蘭西哲學亦窺漢土名家故訓之術。旁曉因明。行年七十而束修自好。行不踰檢。橫爲夸者所引。令充渠率。知其足惜。亦因馳書諷之。王翁學術非直馬良也行誼又大似狂狷大塗之年。鼓缶自樂。方外聖人庶將比肩。原壤一遭點汗向之。令名便當墮地。令海內議者云不受進士而規元老議。長其讓爵爲欺。突世人王翁雖辯智絕人何以應此。足下處王翁門下數歲。師弟子相風切。不爲哚嘖。宜爲先生惜也。若乃戎狄豺狼諸夏親暱義已衆著。即不繇碎陳數如僕所聞。公羊春秋之學。近世甄明之者自劉逢祿。逢祿祖綸。仕滿州爲執政。家世受象。忘其宗國。橫取公羊言進吳楚者。以博會引弓之帝。魏源龔自珍繼之。皆好功名求仕進。學本蠱蝨。尤憲附麗。諸所陳述。佞諛萬端。晚不得據要路。復以微文姍。謗戴子高與王翁。乃異數子。夫處陰極立黃之世材者。



宜發憤自厲復我邦族。然人情性異效姿能殊狀。作止語默非一端而已。故夫織履飲瓢稿項不聞國政。慎守經術。及以九流處則自理。動以化人。令國家雖泯沒而臭味無改於千載。子孫黎民得因以興起者。視彼義夫亦足以作對也。王翁守此既四十年。信誓旦旦。晚而自渝。僕固意其不然。蓋競名嗜進。自相題榜。以求貴顯者。非直廉節士所不爲。乃亦自違其學在中國則廢。九世復仇之義於清室則蹈。人臣自將之誅。一前一卻。悉敗績。失據載使言者。非妄明明王翁如珽如琮。謂戴子高何謂胡毋生董君何足下。不以此匡諫。值百年之大劑。遭神龜之盡期。世有明達生芻一束。終已不來王翁之殯宮矣。心所謂危亦以告也。章炳麟白。



本  
稿



## 附錄

## 覆吳敬恆函

太炎

原書 枚叔先生執事。去年恒來巴黎。見君所作慰丹傳。登諸第十號革命評論者。中間以恆舊名敘述。恆與俞君相晤事。滿紙孔子若曰孟子以爲作優孟之聲口。文品如斯。恆乃大奇。恒與俞君相晤。恒親告諸君。君與恒現皆存世。非如慰丹之既沒。豈當由君黑白者。當時方擬東歸。欲當面就問。今因事滯留。東歸未定。故先函問左右。如慰丹傳所云。有所原本。請將出諸何人之口。入於君耳。明白見告。恒即問其人交涉。如爲想當然語。亦請見復。說明爲想當然。則思想自由。我輩所提倡。固不欲侵犯君之人權。恒即置之一笑。倘不能指出何人所口述。又不肯說明爲想當然語。則將奴隸可貴之筆墨。報復私人之恩怨。想高明如君。必不屑也。敬候惠復。附頌撰祉。寓址別陳。八年一月一日吳敬恆謹白。

稚暉足下。吳眺吳肫吳敬恆皆足下也。昨得手書。以革命評論所述足下與俞明震

交涉事。來相詰問。案僕入獄數日。足下來視。自述見俞明震屈膝請安及賜麪事。又述俞明震語。謂「奉上官條教。來捕足下。但吾輩辦事不可野蠻。有釋足下意。願足下善爲謀。」時慰丹在傍問曰。「何以有我與章先生。」足下即面色青黃。曠喘不語。須臾引去。此非獨僕與足下知之。同繫者尙有□□□□□□輩。可覆問也。僕出獄後。見□君□□□□曰。「前與俞明震賭骨牌爲戲。微及蘇報案事。明震亦於邑有自悔狀。」僕是日亦往東京。不復多語。至最後足下獻策事。則□□□□言之。□□語不知得自傳聞。抑親聞諸俞明震者。但僕參以足下之屈膝請安與聞慰丹語而面色青黃。及□□所謂明震自悔者。有以知□□之言實也。足下既作此鬼蜮事。自問素心。應亦慙惶無地。計窮詞屈。乃復效訟棍行徑。以爲造膝密談。非人所曉。洵洵然馳書詰問。足下雖詰問。僕豈無以答足下哉。適揚之使愈彰明耳。是非曲直。公道在人。無則言無。有則言有。僕於康梁。諸立憲黨。詆諆未嘗過甚。今於無政府黨如足下者。摘發奸回。如彼其至。蓋主義之是非。與心術之是非。二者不可同論。且以敗羣之羊。不可不擯。普天同志。猶未分明。故不得不明著表旗以示天下。豈以個人之私怨

而誣足下哉。嗚呼。外作疏狂。內貪名勢。始求權藉。終慕虛榮者。非足下乎。康長素得志時。足下在北洋。拜其門下。而稱弟子。三日自匿。及先生既敗。退而噤口不言者。非足下之成事乎。爲蔡鈞所引渡。欲詐爲自殺。以就名。不投大壑。而投陽溝。面目上露。猶欲以殺身成仁。欺觀聽者。非足下之成事乎。從康長素講變法不成。進而講革命。從□□□講革命不成。進而講無政府。所向雖益高。而足下之精神點汗。雖強水不可澆滌。僕謂足下當曳尾塗中。龜鼈同樂。而復竊據虛名。高言改革。懼醜聲之外露。則作無賴口吻。以自抵闢。引水自照。當亦知面目之可羞矣。足下始學批尾家當。中則葆愛對策八面鋒之伎兩。最後效村學究。持至簡且陋之教科書。以自豪。今者行役歐洲。已五年矣。僕以爲幡然如蛻。當有以愈於疇昔。及觀足下所著。浮夸影響。不中事情。於中國今日社會情形。如隔十重雲霧。有所記敘。則猶二簧之演歷史也。有所褒貶。則猶兒童之說是非也。蓋曩日之。以經世文編校。邪慮抗議。汲汲然求術于衆者。今則變相如是。吾於是知縱橫捍闔之徒。心氣粗浮。大言無實。雖日日在歐洲。猶不能得豪毛之益也。足下惡言國粹者。利人之愚。利人之愚者。將以掩己之失。

（如以講國粹屬張之洞。講吏治屬曾國藩。此純是門外語。張之洞以前。達官之講國粹者多矣。張之洞提倡國粹。亦非甚力。但今之大吏。半起白徒。故名獨歸於張之洞耳。曾國藩惟善行軍。豈嘗講求吏治。稍遠者何不舉林則徐陶澍。稍近者何不舉龔敬銘剛毅。而牽一絕不相干之曾國藩耶。此等議論。若稍知近事者觀之。有覆醬甌而已。幸而人皆蒙昧。得任足下恣意妄言。私心曖昧。灼然可知。而復虛僞議人。不自知其庸妄。指孔孟以釀嘲。舉奴隸以相劫。此足以嚇素無學術。隨逐波濤之子耳。僕則素志已定。願自署爲守舊黨頑固黨矣。豈新黨驚名之士。騰其絕無根據之誇辭。遂足以相懾耶。足下自慕虛榮。以爲人亦慕之。曾不自量。所處何地。康有爲門下之小吏。盛宣懷校內之洋奴。不屑爲者衆矣。未知足下屑此否也。書此敬問撰社。章炳麟白。一月三十一日。

桑澥遺徵（續十八號）

漢思

陳臥子報夏文忠公書

同郡友人草土遺民陳子龍再拜移書故殉節吏部考功郎贈左庶子諡文忠夏君

癡○仲○自○足○下○長○逝○遂○已○歷○期○每○一○念○至○心○焉○如○割○而○不○孝○瑣○尾○遁○荒○寄○命○鋒○鏑○復○負○大○痛○煢○煢○望○廬○遙○望○家○山○如○在○異○域○既○不○能○修○朋○友○之○服○哭○寢○門○之○下○若○荀○爽○之○於○仲○弓○巨○卿○之○於○元○伯○又○以○文○翰○蕪○落○意○志○危○惑○楚○招○秦○贖○未○遑○綴○染○自○分○旦○夕○溘○死○握○手○泉○路○無○用○修○詞○以○飾○冥○漠○而○卒○卒○視○息○遂○志○無○期○足○下○臨○殉○手○疏○見○訣○不○責○以○偕○亡○而○有○所○敦○勉○一○載○於○茲○遭○會○闕○阻○曾○無○毫○髮○以○獲○死○所○竊○恐○良○友○必○含○憤○於○首○陽○之○側○矣○悲○夫○悲○夫○神○理○不○昧○幽○明○何○殊○足○下○雖○死○凜○然○英○爽○僕○即○尙○生○不○忘○溝○壑○豈○渝○生○平○之○旦○旦○遂○自○棄○君○子○不○一○舒○憤○懣○剖○肝○腎○乎○足○下○長○僕○實○周○一○星○追○憶○曩○時○僕○纔○過○志○學○僅○解○操○觚○而○足○下○荅○州○里○隨○計○吏○已○十○餘○載○忘○年○結○納○過○美○其○談○茂○我○枝○葉○使○廁○上○流○自○此○以○來○麗○締○日○密○善○善○同○清○惡○惡○同○污○一○義○必○共○討○析○一○文○必○共○欣○賞○翱○翔○必○齊○其○羽○翻○風○雨○必○均○其○燥○濕○以○至○連○鏹○上○京○策○名○王○府○二○十○年○間○夷○險○非○一○形○雖○異○氣○義○同○孔○懷○僕○年○少○氣○盛○血○肉○憤○躁○語○言○輕○脫○負○正○平○誕○傲○之○資○而○兼○蓄○生○好○盡○之○累○每○爲○流○俗○所○疾○動○成○疢○疢○足○下○匡○救○彌○縫○解○諷○支○拒○曲○蓋○其○短○闕○詡○其○長○至○於○醉○飽○之○失○偶○軼○規○繩○愛○憎○之○間○或○違○衡○量○未○嘗○不○殷○勤○責○善○期○於○敦○復

泊足下握符閩表僕則備員會稽相去二千餘里歲月之間郵傳不絕互相警勗立德立功自謂百年可共相保砥鋒礪鏗少展尺寸以附凌風之翰垂聲丹青何圖輿蓋崩摧萬事塗炭嗟乎僕雖交滿天下安得義兼師友如足下者哉昔匠石輟巧於郢人伯牙絕弦於鍾期惠施死而漆園寢其說子皮沒而子產無與爲善誠悲夫斷金之不易而知音之難遇也假令日月復朗冠履再造僕將收召魂魄激昂衢路試其鉛刀漑之釜鬻亦無典型師資切礪不倦如足下者爲之左提右挈相扶共獎以成德業僕雖後死更何所望哉已矣已矣茶酷奈何足下孝友淳至內行淵潔性好人倫有林宗鑿藻之奇而多士元長養之意文章通博吐言成論而見童稚一言之合貴於球璧名高顧俊一世龍門而得末士一行之善譬若椒蘭見人之貧則推解拯之聞人之厄則匍匐救之產同顏郭而賓客盈坐如鄭當時介嚴偃室而抵掌是非若杜周甫其治民也則有公綽之廉宓賤之仁巫馬之勤季路之斷崇教化厚風俗幾於戶封刑措焉是以百里之內仰以爲神四境之外願以爲君近世以來沈潛高明體周於數斟酌不窮如足下者蓋亦尠矣倘得際明時遇英辟立鼎鉉之間處



鈞。毘。之。任。必。能。贊。巍。巍。之。功。鴻。緝。熙。之。治。而。運。當。百。六。聖。賢。莫。度。邦。國。殄。瘁。良。臣。受。難。天。實。爲。之。尙。何。言。耶。自。神。祖。倦。勤。海。內。士。大。夫。陷。於。黨。議。紛。拏。糾。結。不。可。消。解。僕。與。足。下。雖。年。輩。在。後。而。耆。德。碩。彥。每。每。屬。目。引。爲。氣。類。然。足。下。平。居。時。與。僕。言。僉。人。險。夫。妨。賢。醜。正。爲。國。蠹。賊。固。無。足。論。獨。諸。君。子。風。規。英。邁。牆。宇。凝。整。病。在。好。同。嫉。異。真。僞。罔。分。故。道。廣。道。峻。各。有。其。患。又。不。求。可。仗。之。人。講。救。時。之。略。以。濟。當。世。之。急。而。坐。論。節。槩。專。別。流。品。恐。後。世。議。成。敗。者。將。與。小。人。分。謗。我。與。若。倫。一。旦。在。人。主。左。右。必。當。兼。至。公。渙。羣。小。以。報。君。父。利。生。民。爲。本。始。爲。不。負。所。學。其。立。意。較。然。不。欺。如。此。而。弇。阿。嚙。嗜。之。徒。疾。之。如。仇。指。爲。黨。魁。且。謂。我。輩。日。夜。指。畫。睥。睨。非。刺。短。長。以。居。重。公。卿。間。故。自。解。褐。以。來。逞。辛。螫。以。肆。其。噤。害。者。數。矣。而。明。聖。在。上。諸。正。人。旅。進。旅。退。直。道。尙。伸。我。兩。人。浮。沉。簿。領。足。下。旣。以。治。行。高。內。外。無。間。僕。亦。幸。免。失。墜。以。干。時。僂。一。日。天。子。大。計。吏。命。太。宰。鄭。公。舉。天。下。郡。邑。賢。良。吏。十。人。而。僕。與。足。下。哀。然。爲。之。首。足。下。又。以。宰。輔。面。對。論。荐。先。帝。爲。書。名。御。屏。僕。旣。量。移。留。銓。而。先。帝。錄。赫。韋。微。勞。拔。置。侍。從。天。下。以。兩。人。且。大。用。而。天。傾。地。覆。曾。不。踰。時。至。尊。權。鼎。湖。之。痛。京。邑。有。黍。離。

之○悲○丁○此○逆○災○已○願○隕○滅○隨○以○舊○都○再○建○東○南○有○君○自○謂○晉○宋○之○業○可○成○溫○陶○之○績○  
 可○繼○足○下○累○繭○南○齊○調○護○群○帥○僕○亦○揮○扇○江○潯○呼○集○鯨○鯨○及○僕○應○召○趨○朝○足○下○擢○領○  
 藻○鏡○是○時○群○賢○彙○升○志○存○光○復○未○幾○而○虹○蜺○揚○輝○僭○神○煬○竈○莠○言○讒○說○繹○絡○交○會○僕○  
 以○直○言○取○憎○時○宰○亟○賦○遂○初○得○遂○鳥○足○下○既○堅○臥○不○出○而○負○塗○之○輩○青○蠅○橫○飛○以○  
 為○謠○啄○嗣○復○告○密○繁○興○大○獄○數○起一本此處有巧生蓋語四字幾○相○鍛○鍊○嗟○乎○世○事○如○此○亦○孔○亟○矣○  
 乃○處○累○卵○之○危○而○憤○睚○眦○之○怨○忘○門○庭○之○寇○而○仇○同○室○之○人○不○知○此○輩○何○恨○於○國○必○  
 欲○空○其○善○類○而○大○命○隨○之○卒○之○土○崩○魚○爛○棟○折○壓○焉○而○黃○緣○賣○國○者○或○再○登○華○廡○獨○  
 令○數○君○子○與○國○共○盡○耳○易○戒○亂○邦○詩○稱○罔○極○豈○不○信○哉○足○下○自○岡○中○奉○諱○歸○見○世○難○  
 交○作○卜○築○山○阿○慨○然○有○終○焉○之○志○及○聞○都○門○失○守○先○帝○升○遐○痛○深○裂○背○顧○語○僕○若○一○  
 且○詔○下○郡○國○當○以○學○宮○之○璧○水○為○汨○羅○前○輩○有○出○語○稍○不○倫○者○足○下○庭○叱○之○幾○於○  
 怒○罵○足○下○生○平○溫○雅○不○失○色○於○僕○隸○而○臨○義○壯○烈○如○此○固○知○死○志○決○矣○北○兵○渡○江○列○  
 郡○芳○靡○舊○交○故○帥○受○旨○移○書○逞○其○詭○詞○妄○為○招○誘○僕○作○速○臣○莫○能○躡○跡○而○足○下○則○見○  
 其○裨○將○答○書○數○百○言○責○以○大○義○矢○以○靡○他○至○各○郡○義○兵○起○同○志○之○士○紛○紛○建○旗○鼓○足○

下斷其不可恃次第得徐冢宰徐詹事俟納言諸公問死語僕曰事勢不可爲惟有守正不屈以從諸君子而已嗟乎時當橫流以身殉難者多矣或逼於勢地計無復之又或激發乘一時之氣豈若足下素所蓄積舍仰不渝如履常蹈和者哉上報九廟下存三綱太史公以屈子與日月爭光又云死有重於泰山若足下可當之矣更復何恨足下臨歿書移於僕勉以棄家全身庶幾得一當足下死不忘忠款款之意豈獨爲鄙人存亡計耶今荏苒數月矣上之不能伏歐刀赴清流速自引決留皎皎之身以上先人邱壠次之不能重胝跋涉南走閩越西奔滇蜀痛哭於□□之庭以幾幸宗廟之復血食下之不能容遊下邳結納滄海持長挾短以懷縱橫之計而乃竄處菰蘆之下栖伏枋楡之間往來緇羽混跡屠沽若全無肺腑者僕即大不肖覲然面目如禽獸焉而異日固有一死其何以見足下庶幾足下知我心矣僕門祚衰薄五世一子少失怙恃育於大母報劉之志己非一日奉詔歸養計終親年嬰難以來驚悸憂虞老病侵尋日以益甚欲扶携遠遁崎嶇山海之間勢不能也絕裾而行乎子然靡依自非豺獍其能忍之所以徘徊君親之間交戰而不能自決也悲夫悲

附錄

一〇

夫老親以八十之年流離野死忠孝大節兩置塗地僕眞非人哉自慈親見背痛深  
 悶極薰窀穸畢日思芒屨南奔荷一殳之任分身隕首猶生之年而邐絡忽嚴津梁  
 頓絕時無文范會稽甲盾復爾崩離自此山河間隔聲問益渺子胥乞食田文鳴雞  
 每懷古人良用媿悼至於平林下江無益先聲徒滋民怨此僕所以束手而躊躇仰  
 天泣血而不能自止也常思上負國家生成之恩下負良友責望之旨中夜不寢當  
 食輒嘆竊不自量以爲崩城隕霜不絕於天義徒逸民不乏於世夫趙有程嬰智有  
 豫子禁士一哭而無衣賦韓臣棄家而素書出何則精誠之至事有會合也彼千乘  
 之國一家之臣而尙有如此之士豈天下萬里養士三百年遺民數百萬而遂無一  
 人乎以彼所爲槩可睹矣僕雖懦弱安敢寧處三冬之際苟完瑩域將鶉衣洗足自  
 託汗漫齊魯文學之儒燕趙奇節之士荆楚感激之徒庶幾得一人焉倘天下滔滔  
 民望已絕便當鑿坏待期歸死邱墓足下其肯營一室於夜臺之側以俟我乎足下  
 生爲萬夫之望沒爲千古之人紱策加榮琬琰不朽且胤子負荷旣擅龍鳳之文復  
 堅戴履之志偉元可期頰王非遠死而有知豈有遺恨至如僕者觸藩脫輻百行無

基既失如蘭誰與啓迪數夕之間必相見夢或歡笑如平時或憂戚若急難卒未正  
 告以後事開發以經途豈人鬼道殊事理蒙昧已不可問耶抑僕志懈行污永見棄  
 於節士耶悲夫痛夫古人有云死者復生可以無悔又云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  
 僕敢不勉旃以羞死友足下聰明忠毅九垓之內誰不昭著僕微志未能上徹其所  
 以重費卮言再瀆神靈之前者既以自誓又瞻冀我友不忘生平默牖其衷也百年  
 奄忽相見非遙隕涕陳詞煩冤何已



附  
錄



三

# 本社簡章

- 一本雜誌之主義如下
- 一 顛覆現今之惡劣政府
- 一 維持世界真正之平和
- 一 主張中國日本兩國之國民的連合
- 一 建設共和政體
- 一 土地國有
- 一 要求世界列國贊成中國之革新事業
- 二 本雜誌仿歐美各大雜誌體裁論著不分門類後附時評小說譯叢來稿總求不戾本旨靡不搜羅
- 三 本雜誌置總編纂一人撰述員無定額庶務幹事一人會計一人校對二人收稿一人
- 四 本社員之外如有撰述不與本雜誌宗旨相違者請逕交本社編輯所擇尤登錄以本期雜誌奉酬
- 五 有慨捐本社經費十元以上者奉酬本雜誌一年二十元者二年三十元者三年五十元以上者永遠奉酬俱推爲本社名譽贊成員
- 六 本雜誌月出一期至少以一百二十頁爲度定價一冊二角預定半年者一元一角全年者二元郵費另加
- 七 本雜誌定於陽歷每月初五日爲發行期決不蹈前各雜誌愆期之失
- 八 本社編輯所設於日本東京市牛込區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發行所設於東京府豐多摩郡內藤新宿字番集町三十四番地與本社通信者請直投編輯所
- 九 凡經售本雜誌者十分以上九折三十分以上八折報費按期滙付如三期未清者即行停寄清算幸爲原諒

售報價目

凡日本郵政能通之處每册加郵費一分其餘外埠加郵費六分

全年十二册 半年六册 零售一册  
元 一元一角 二角

注意

本報銷逾萬份以上前訂廣告之價目難敷紙費自十三號起改訂價目如左如有特別廣告請至本社面議

廣告價目表

期限	一期	三期	半年	全年
頁	拾	貳拾七	伍拾貳	九拾六
圓	陸	拾陸	拾壹	拾七圓五角

廣告取次所

東京市神田區中猿樂町四番地

秀光社

代派所

日本東京 同神田真神保町 同南神保町 同早稻田大學前 同小川路町 同今川路町	中學留學生會館 同國山 三益省 群文壽 同東華 同振華 永新	早稻田 同神田 同神田 同神田 同神田 同神田	早稻田 同神田 同神田 同神田 同神田 同神田	早稻田 同神田 同神田 同神田 同神田 同神田	早稻田 同神田 同神田 同神田 同神田 同神田	早稻田 同神田 同神田 同神田 同神田 同神田	早稻田 同神田 同神田 同神田 同神田 同神田	早稻田 同神田 同神田 同神田 同神田 同神田	早稻田 同神田 同神田 同神田 同神田 同神田	早稻田 同神田 同神田 同神田 同神田 同神田
---	--	--	--	--	--	--	--	--	--	--

中國開國紀元四千六百零六年

西曆一千九百零八年  
日本明治四十一年  
清光緒三十四年  
陽曆二月廿五日發行  
（每月一回）  
（廿五發行）

印刷人

張

編輯所

日本東京市神田區中猿樂町  
藤澤外吉

發行所

日本東京市牛込區新小川町  
民報編輯部

通信所

日本東京市牛込區新小川町  
民報發行所

印刷所

日本東京市神田區中猿樂町  
秀光社

發行所

日本東京市神田區中猿樂町  
民報通信事務所

印刷所

日本東京市神田區中猿樂町  
秀光社

發行所

日本東京市神田區中猿樂町  
民報發行所

通信所

日本東京市神田區中猿樂町  
民報通信事務所

印刷所

日本東京市神田區中猿樂町  
秀光社



日本明治卅八年十一月廿五日第三種郵便物認可  
日本明治四十一年四月廿五日發行

THE MINPAO MAGAZINE

8 Nichome Shinogawamachi  
Ushigomeku

TOKYO JAPAN

# 民報

第貳拾號

Telegraphic address:

MINPAO TOKYO

# 民報第貳拾號目次

●論滿洲當明末時代於中國爲

敵國……………思古

●勵志論……………寄生

●時評

請看立憲黨之真相……………憲敵

偵探與革命黨……………寄生

印度獨立方法……………太炎

●譯叢

明清戰談……………稼軒

●叢談

嶺海幽錄……………南國行人

●小說

虎口餘生記……………錄伊齊著

●來稿

中州少年來函(附羅汝光供詞全錄)

遼東義軍檄文

蒙古與漢族結合共伸討滿復仇大義之宣言書

蒙商之多分子

●附錄

桑海遺徵……………漢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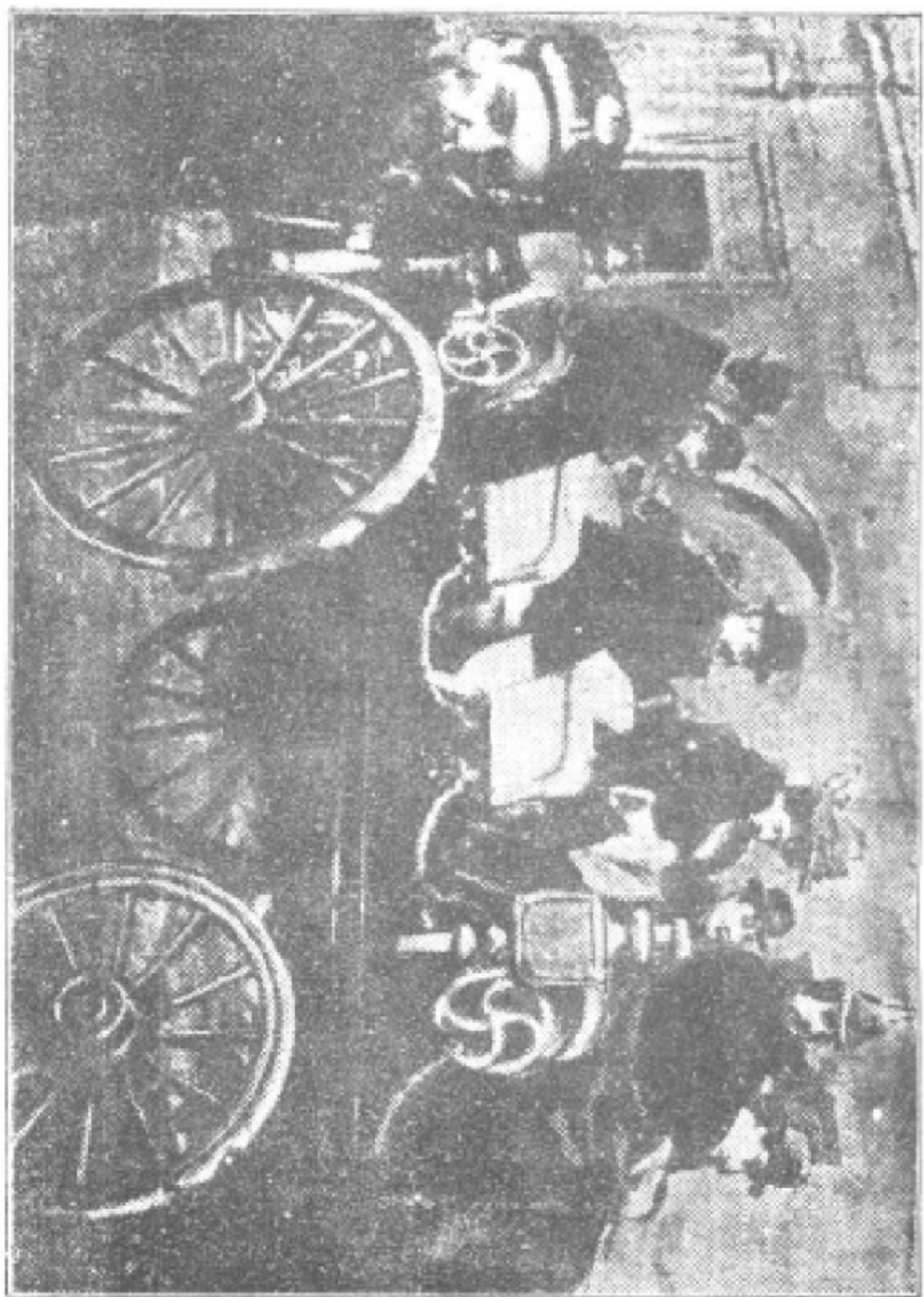
●撰錄

無政府主義序……………太炎

劉道一碑文……………寄生

劉道一像贊……………運璧

鳩鵲案凡鳴爲劉道一作也……………太炎



子太其及王牙荷看之前部分五殺被



《德斯克若子王命殺》

《夏畢若王葡擊槍先首》



羅加王牙荷而

理非易路子王



## 本社廣告 (一)

本社發行所遷移至大久保  
百人町二百三十八番地所  
有事項仍以通信事務事直  
接自後通信諸君無論重要  
尋常定報等事直函日本東  
京牛込新小川町二丁目八  
番地民報通信事務所爲荷

## 本社白

## 本社特別廣告 (二)

顏太恨 常年捐 五十元

非洲除思明 捐英金 半磅

## 本社白

## 本社特別廣告 (三)

本社自二十期起改定篇次專以歷史事實爲根據以發揮民族主義期於激動感情不入空漠海內外志士如有諳于明末佚事及清代掌故者務祈據實直陳發爲篇章寄交本社又宋季襍史遺集下及詩歌小說之屬亦望惠借原書或將原書鈔錄寄交本社以資采輯漢族幸甚

## 本社啓

## 本社特別廣告 (四)

本報經理人數月以來屢有更易故與各埠代派處及訂閱諸君之交涉多有遷延未清晰者本社同人實深仄今擬將從前事件逐次理結其有未了之處直函告本社俾現在經理人得以查明作覆

## 本社謹白



# 民報

(第貳拾號)

## 論滿洲當明末時代于中國爲敵國

思古

中國自三代以降四夷之禍靡代蔑有然匈奴突厥回紇吐蕃其禍僅中于邊陲已耳即其禍蔓延于腹地然異族宅華均係歸附中原之族宅居域內有部族而無國家其肇基之地亦在腹土之中如劉淵爲胡人而起于平陽李特爲氐族而起于巴西即氐族之符羌族之姚亦久遷中土爲中國之臣民相機竊發佔割一隅元魏雖居代北然自什翼健以降已遷居盛樂爲晉代不侵不畔之臣而拓跋珪興軍之地亦在并州此皆無國家之民族也若五代之際沙陀宅夏然當唐代末年已東徙代邊欵關內附爲唐平亂立功中原然後據汾晉之疆擁甲兵以自衛又西夏雖爲黨項族然亦徙居靈夏助唐討亂賜姓授官比于勳臣之裔至于北宋始逞跳梁之志是則古代異族之禍均雜居腹地之民與肇基塞外侵入中土者不同也惟其入居

既久故漸染華風。雖區別夷漢畛域未泯然。既與漢民相習。即易與漢民相安。此橫暴之政所由未達極端也。加以種姓之防。華夷之辨。彪炳古今。爲士民所遵守。故異族之定鼎中原者。必諱其本原之舊族。而自托于中華。如劉淵爲匈奴之裔。而託名炎漢之懿親。以興造漢室之名稱。兵并土拓。拔珪爲鮮卑別族。而託名黃帝之後裔。既入中國。禁斥胡裝。結婚名族。假中國之儀文。冒中邦之民族。所有胡族均易複姓。爲單姓。以河南洛陽標郡望。厥後沙陀入中國。亦遵其法。北夢瑣言有云。李克用者。其先回紇部人。其父李國昌。懿宗問其所出。對曰。本隴西金城人。流寓吐番。此亦夷人冒漢族之證。故克用滅梁。亦假爲唐復仇之名。橫行中土。夫改易族姓。以愚中土之民。使之戴虜酋爲元后。其心雖屬可誅。然足證當時之殊族。尙有忝顏自愧之心。其對於禹域。未嘗久假不歸。烏知非有也。自女直蒙古肇基域外。始以國家之威力侵入中土。故既逞凶殘。淫殺之威。復竊其土地山河。享其子女玉帛。視中國爲征服地。蓋以異族之國家。戰勝漢族之國家者也。與雜居腹地之族迥殊。此夷禍之逾于前代者一也。且彼既早立國家。故征服中土。亦貴己族而賤漢族。視漢族若囚

俘觀金以明安穆昆散居山東河北致民多失業。元則區別階級以漢人南人居于  
 蒙人色目人之下均賤視漢族之徵此夷禍之逾于古代者又一也。今試徵之于滿  
 洲則滿洲入主中國適與女真蒙古同例者也。于何徵之于滿洲之早立國家徵之  
 也于滿洲之貴視已族知之也。試言其證建州衛在明代領土外前韋裔所作辨滿  
 人非中國臣民篇叙述已詳然觀鄭曉皇明四夷考序謂女直羈縻之虜非我長官  
 而鄭惇典華夷總覽有東北諸夷國圖于二百餘國之中有建州建里二國足證奴  
 兒哈赤未起之前明人對于建州已有稱之爲國者此趙輔平夷賦所由以女直爲  
 東方黠虜也更即清人所自言者觀之則奴兒哈赤叛明後自立爲國厥證益明觀  
 其七大恨告文一則曰明雖起釁我尙欲修好設碑勒誓凡滿漢人等毋越疆界再  
 則曰明渝誓言逞兵越界夫起釁之名爲兩國對待之詞修好者聯兩國之情好也  
 勒誓者定兩國之約章也至于滿漢人等毋越疆界則滿漢久爲二國憑證昭明且  
 告文第三條旣言明負前盟拘我使臣其第五條復以柴河三岔撫安三路爲屢世  
 分守之疆土則對于明代久以鄰國自居又觀朝鮮史所載清太宗征朝鮮誓文

首言朝鮮國王與大金國二王子立誓。次言我兩國已媾和。而朝鮮國誓文。一則曰兩國已講定和好。再則曰今後兩國各遵約誓。則清室早以大金標國號于此。而猶欲謂之非國。豈可得乎。更即奴兒哈赤之先世溯之。則滿洲源流攷。已言自始祖定三姓之亂。建國鄂多理城。即以滿洲建號。而東華錄諸書。均言自肇祖移赫圖阿喇。仍世稱寧古塔貝勒。夫以滿洲爲號。以貝勒爲稱。則國家之形。已漸具。既漸具國家之形。故至于奴爾哈赤。即確立爲國。觀明袁崇煥諸將。均與通使。則明人早默認滿洲爲國。不待言而自明。是則明代末年。遼東日罹戰禍。均明清二國之戰爭。厥後滿洲入主中國。乃以異族之國家。戰勝漢族之國家。非明之國家。既顛覆。然後清之國家。乃造設也。謂明爲清滅。則可謂以清代明。則不可蓋明社未滅之先。清室已早建國家也。此可徵者。一旦就明人之撰著。觀之。其記建州女直也。或言俾仍舊俗。如一統志。皇明從信錄。及莫旦大明一統賦。刪是也。或以爲金人遺種。如方輿勝畧是也。自此以外。有稱爲羈縻之虜者。如張天復皇輿考。鄭曉皇明四夷考。序以及金子俊諸人所言。是有稱爲異類者。如正統四年勅朝鮮之文。是則明人之于建州。斥爲殊

族固數百年。如一日。觀明人地志。莫不列之爲四夷。則其自外于中國。不言而喻。更就清人所自言者觀之。則乾隆四十二年上諭云。『頃閱金史世紀云。金始祖居完顏部。其地有白山黑水。白山即長白山。黑水即黑龍江。本朝肇興東土。山川鍾毓。與大金正相同。』史又稱金之先出靺鞨部。古肅慎地。我朝肇興時。舊稱滿珠。所屬曰珠申。後改稱滿珠。而漢字相沿。訛爲滿洲。其實即古肅慎。爲珠申之轉音。更足證疆域之相同矣。』又謂『我朝得姓曰愛新覺羅氏。國語謂金曰愛新。可爲金源同派之證。』蓋我朝在大金時。未嘗非完顏氏之臣僕。猶之完顏氏在今日。皆爲我朝之臣僕。則滿洲人。中國固儼然以異族自居言之。未嘗稍諱。雖大義覺迷錄及乾隆四十二年上諭。欲避漢人之詆。然不過僅以東夷非惡名耳。故又言東夷不必諱也。况復入關以後。滿漢之界。分割至嚴。而歷朝之上諭。且有言『首崇滿洲。亦固其宜者。則彼族不欲同化于漢族。自昔已然。故滿洲之入關。乃以異族之人民。征服漢族之人民者也。區別種界。生于彼族之心。此可徵者。』二即此二證。觀之。明于前說。則滿洲非前明屬土。久與明代並立。爲國家不得謂滿洲代明而起。明于後說。則滿洲之于漢族。未嘗

與之同化不得以舜東夷文王西夷相擬乃今之爲滿洲辯護者一則曰滿洲非國再則曰滿人同化然考乾隆四十二年上諭旣言我朝乃明與國又言迨我國聲威日振明之綱紀日隳我太祖興師報復大敗明兵明人欲與我求和斥而不許尙安能輕侮我朝則滿洲非國之說破矣又觀于乾隆帝之諭滿人諄諄然以勿染漢風相戒且以騎射國書乃滿人所當譜習則滿洲同化之說又破矣夫滿洲當前明時旣並立爲國入關以後又不與漢族相混融則滿洲征服中國律之往事須與金源蒙古同例律以近事復與英滅印度俄滅波蘭法滅安南者同科其與中國古代之夷禍不同者則彼族發難於域中此則發難于域外彼族以異族爲諱言此則以異族爲貴種蓋一爲無國之異族一爲有國之異族一爲同化之異族一爲不同化之異族也吾得以一語而斷之曰滿洲當前明時代於中國爲敵國故仇滿爲漢人之天職然吾爲此言非無徵之說也試參考明人之佚史互稽其說詳加考訂以證鄙說之非誣彼世之爲滿人辯護者夫亦可以息喙矣今將各說列于左。

一 明徐光啓王在晉韜畧世法邊圖夷考篇女直條

此書爲徐光啓彙選王在晉評釋總名韜畧新法邊圖夷

考者書中  
之一篇也

按今女直。即金餘孽也。金以前勿論。國初定開原。改開原道。控帶諸夷。女直各部。在混同江以東。東濱海。西接兀良哈。南隣朝鮮。北至奴兒干。略有三種。自湯賾東抵開原。居海西者。爲海西女直。居建州毛憐者。爲建州女直。極東爲野人女直。此叙女直有異處各地總

之一種而分  
攷核根據

它種甚夥。開原北近松花江。曰山夷。又北抵黑龍江。曰江夷。而江夷有灰

扒兀刺等族。建州毛憐。裔出渤海。事耕織。居處飲食。有華風。海西係黑水裔。其山夷倚山作寨。即屬女直完顏種。江夷居黑龍江。即生女直。並有室廬。或以桦皮爲帷。止則張架。俗善射馳獵。耐饑渴。忍洵好盜。其戰鬥多步少騎。上下巖壁如飛。而建州阻萬山。獨居中。據要害。五嶺喜昌石門尤扼險。人騎不得成列。於女直稱最強。永禾元年。遣行人邢樞招諭奴兒干諸部。野人酋長來朝。因悉境附。九年春。遣軍使勒巨艦勒水軍江上。召集諸酋豪。繫以官賞。於是康旺佟答刺哈王肇州瑣勝哥四酋率衆降。始設奴兒干都司。自開原東北至松花江以西。先後置建州毛憐塔山等衛一百八十四。兀者等所二十。官其酋爲都督都指揮指揮千百戶鎮撫。賜勅印。各統分部。

復置站地面各七寨一。不領于衛所。令歲以各月從開原入朝貢。

此上言國朝入貢俱原建洲女直之國

唯野人女直。僻遠無常期。諸部願內附者。開原設安樂州。遼陽設自在州。處之已久。爲海西建州各夷立馬市開原。歲時賜予甚厚。終帝世奉職謹。征調輒赴。建州衛指揮阿哈出以功賜姓名李思成。其子釋家奴曰李顯忠。顯忠弟猛哥不花。亦以內附領毛憐衛。累官都督同知。久之。顯忠死。子蒲住襲。求駐牧蘇子河。而開原降虜楊木答戶。率數百騎奔建州。寢爲遼患。宣德間。守臣務招徠。請居以建州老營地。老營者。朝廷歲以其地取人參。松子所名。東建州乃是也。四年。海西野人女直數寇掠。都督巫凱請討之。不許。賜勅戒諭。令凱厚恤貢夷。此段言洪武永樂間女直入貢正統初。建州左衛都督猛可帖木兒爲七姓野人所殺。弟凡察子童倉走朝鮮。亡其印。詔更給。以童倉弟董山襲建州衛指揮。亡何。凡察歸。得故印。詔上更給者。匿不出。乃更分置右衛。剖二印。令董山領左。凡察領右。此言正統中女直入貢正統末。董山與李蒲住等並附也。先爲耳目。抄掠遼東。景泰中。都御史王翱諭歸所掠。稍寧戢。而海西野人諸酋長死也。先之亂。盡失賜勅。子孫不得襲。以舍人入貢。宴賞大減。殊失心望。此言景泰中女直遣舍人入貢宴賞不如前天順三年。董



山潛結朝鮮。僞授中樞密使。巡撫都御史程信詐令自在州知州。佟成廉他事。得朝  
 鮮授山制書以聞。上遣給事中往朝鮮。錦衣譯者往建州。各軟語枝梧。出制書示。始  
 懼服貢馬謝。此言天順中女直入貢成化二年。左都御史李秉言建州毛憐海西各部來貢。邊臣  
 案驗。貂皮取純黑。馬取贖壯。否即拒之。非厚往薄來意。此言成化朝貢以貢之所無且貂產黑龍江  
 迤北。非建州毛憐所有。宣勅守臣驗放。無過苛啓釁。下兵部議。如秉言。而董山來朝。  
 語不孫。糾毛憐海西夷頻盜邊。三年。命武靖伯趙輔充靖虜將軍。左都御史秉督師。  
 率漢番京邊官軍五萬往征之。山海自歸。詔羈廣寧。尋伏法。九月分三道搗其巢。左  
 軍出潭河越石門至分水嶺。右軍由鴉鶻關喜昌口踰鳳凰城摩天嶺至潑瀋江。中  
 軍自撫順經薄刀山過吾嶺度蘇子河至虎城。刻日會勦。朝鮮時朝鮮爲日本侵伐國朝命官直抵其國會勦其事  
 亦遣中樞府知事康純等佑奚萬人遏東走路。俘斬千計。并誅李滿住。會積雪寒裂  
 膚。遂班師。指揮能額的里率妻孥降。且曰。此地自漢人跡罕至。惟唐太宗東征抵鳳  
 凰城。今大兵追奔及此。乃天也。輔具奏。上憐而赦之。仍安置部夷閩廣。而我所損士  
 馬亦不資。四年。畱副總兵韓斌防守築撫順清河靉陽諸堡。五年。禮部奏勅通事武

忠等諭海西女直各夷常貢外。無進海東青兎鶻。并省諭貢使無溢額。六年。建州夷窺邊。廋虛謀作亂。巡撫都御史彭誼獲其謀。檄轉餉實鐵嶺。瀋陽三萬諸衛。整師出遼陽。衆潰匿。此時遼陽喪師。不上聞其失大矣。朝廷因示羈縻。復以董山子脫羅爲指揮。它從叛者。得降秩襲。諸夷復貢。然往往聲報董山仇。糾掠塞上。十四年。海西兀者前衛指揮散赤哈上番書。言開原驗貢。勒受珍珠豹皮。兵部移文都御史陳鉞勸狀。徵赴廣寧置對。散赤哈率所部十餘輩。由撫順關入。守將以非故道卻之。因藉忿與建州夷合。乘虛大掠風集諸堡。鉞揜近邊番戶以捷聞。更請大發兵。巨璫汪直惑通事王英言。銳請以冀邀功賞。太監汪直擅操兵權。大作威福。生事邊疆。冀邀戰功。一時大蠶。詔以兵馬侍郎馬文升經略。直亦繼往按事。文升疾趨瀋陽。召各酋長撫慰。賑以牛布。已諜知海西夷反側。密邀總兵歐信等設伏。邀擊大破之。海西夷亦聽撫。比直至。衆已各解散。直心害文升功。而文升遇直倨。鉞復搆以媚直。遂奏建州女直諸夷。以文升曩在鎮。禁易農器。故屢入寇。馬文升文武兼長。其設伏以破建夷有功于國。乃爲逆增汪直。所忌。即奏以生事邊疆。嗚呼冤哉。上遣直及刑部尙書林聰即訊。文升言所禁鐵器。非農器。不聽。明年。下文升獄。謫戍重慶。是時東寧人劉八當哈。以天順間盜馬奔建州。至

是與張驢兒等冒虜酋阿卜等名朝貢。梟首惡遠東塞。而陳鉞希直議。奏建州女直伏當加聲寇遼。請搗穴。遂命撫寧侯朱永佩討虜將軍印充總兵官討建州夷。以直督師。鉞參贊東征軍務。直等給執貢夷郎禿等六十餘人。械所司。并襲老弱報級。加直祿米。進永保國公。鉞右都御史。小人輩相附和冒功進秩其欺君誤國罪不容誅十六年。建州女直以復仇。慘掠清阿等堡。後三年。直始敗。鉞坐褫職爲民。起馬文升左副都御史巡撫遼東。會其酋完者禿貢馬。復聽襲。修貢如例。塞上寇益稀。正德八年。海西夷加哈又祝孔革等阻貢。旋就撫諭。嘉靖初。海西夷酋速黑忒強以修貢謹及捕叛夷猛克特。進左都督。賜金帶大帽。其後請乞漸煩。貢浮額。從兵部議。勅守臣嚴覈如制。二十一年。建州右衛夷酋李撒赤哈叫衆入寇。都御史孫檜禦之。多亡失。至深入鳳凰城。命給事中林廷學往勸。明年。廷學還報止言邊事。請稽衛所原額。令以次分番入貢。庶幾古人質子之意。并懸都督重秩。以待斬馘奇功。亡何。以海西夷酋王忠偵虜功。陞都督僉事。其秋建州夷酋趙那磕等。分道寇湯站等堡。禦卻之。而李撒赤哈復盜邊。二十四年。就擒梟塞上。賜總兵趙國忠等金幣。頃之。都御史於敖減撫賞。諸夷譁。詐殺譁者。遂

挾憤入塞殺掠。明成相時。巡撫以不任相繼罷。二十七年。女直諸夷及兀良哈勾虜入遼。都御史李珏復罷去。遼東大困。己復修貢不絕。久之海西夷酋王台襲祖速黑忒職。欸廣順關。而祝孔革遺孽逞加奴仰加奴亦欸鎮北關。因以南關北關別其號。南關忠順特著。建州夷酋王杲方躡撫順。四十一年。誘殺副總兵黑春。深入遼陽。此言在嘉靖四十餘年女直無不歸附入貢隆慶五年。我師大破建州夷汪住等。馘斬近六百。而杲益縱掠。至隆慶又大破萬曆二年。撫順遊擊裴承祖等被戮。總兵李成梁身督師。出搗斬級千一百有四。來獻捷。明年。杲走匿王台塞。因宣諭台及伊子虎兒罕執杲獻。加台龍虎將軍。進二子都督僉事秩。遂磔杲。益拓寬奠六堡。七年。建州夷酋王兀堂漸譟張。八年。連犯饜陽。永奠諸堡。我師追奔出塞二百餘里。至鴨兒匱。斬級七百五十四。兀堂爲氣奪。而王杲遺孽阿台投仰加奴等。修葺南關。且勾虜窺孤山鐵嶺。十年。李成梁勒兵曹子谷。大破之。明年。搗古勒寨。誅阿台。是時王台及虎兒罕相繼歿。所遺猛骨孛羅及虎兒罕子歹商穉弱。仰加奴雖台婿憤其父祝孔革死。台叔王忠手。并奪貢勅。及季勒寨與兄逞加奴。固未嘗忘報復也。十一年。以婚西虜借恍忽大煖鬼等騎可萬

餘與歹商構。并攻猛骨李羅忒。掠把吉諸寨。都御史李松宣諭不從。因密商總兵李成梁。伏兵中固城。擊殺逞加奴。仰加奴而逞加奴遺孽。那林李羅。日夜圖報父。連西虜。以兒鄧侵掠歹商。挾索貢勅。十五年。那林索羅引西虜萬餘騎。急攻把太寨。而王台孽子康古陸向奔逞加奴得歸。娶父妾溫姐。史言夷狄之人。王化不直。子娶父妾。以母爲妻。禽獸反不如矣。反攻歹商猛骨李羅亦以母溫姐故。協謀我師往援。執溫姐。尋釋之。因康古陸胥命。而猛骨李羅爲北關迫脅。焚巢劫溫姐去。十六年。李成梁從威遠堡出。搗卜寨。那林李羅請降。總督侍郎顧養謙議并釋康古陸。刑牲盟。聽兩關均勅釋憾。會建州夷酋奴兒哈赤與歹商約婚。亦頗藉爲輔車。而奴酋方斬叛夷克五十。乞陞賞。十七年。竟予都督秩。以此遂雄長諸夷。初奴兒哈赤祖叫場。父塔失。並從征阿台爲鄉導。死兵火。奴兒哈赤方幼。李成梁直繼視之。後稍蠶食張海。色失諸酋。及與歹商爭張海。因約婚罷兵。且殲叛夷。愬祖父殉國狀。以都督指揮驤躋崇階。與南關埒。心固已騰踊張矣。而歹商酗酒好殺。衆不附。十九年。卜寨專陰令部夷賊商中道。南關止遺猛骨李羅則勢益孤。又日與北關相構怨。頃之奴兒哈赤計殺十寨。

旋以保塞功加龍虎將軍。眎王台潛有併海西意。而北關那林孛羅與南關猛骨孛羅方酣於鬥。二十七年。猛骨孛羅不支。以子女質建州借兵。已因飛語激怒。奴兒哈赤反執猛骨寨中。奴酋實心利其妻妾部落。外恐吾聲罪。迺僞以女許猛酋。而陰縱其妾與通。遂以私外母名殺之。夷狄詭計陷人至此其豺虎不噬其毒誰知也邊吏往詰。則以女許婚猛酋長子吾兒忽答。二十九年。與那林孛羅雙貢。而吾兒忽答陽以撫養旋羈建州寨。南關不絕如綫。北關夷酋那林孛羅白羊骨。乃約婚西虜宰賽自託。奴兒哈赤益旁嚙朝鮮及黑龍江上諸夷。三十三年。李成梁再出鎮。則議徙寬奠新疆民六萬餘入內地。棄新疆如甌脫。明年。奴兒哈赤強勒清河沿邊參直。併爭入貢車價。三十六年。混南關勅領賞。明年。以萬騎築故寨。漸逼開原。御史熊廷弼請添募兵。兼撫北關。收宰賽煖兔折其謀。頃之。奴兒哈赤願遵諭減車價。及還歸其哈喇佃子侵地。而伊婿江夷卜占吉急走北關。四十一年。藉通婿與北關仇殺。益墾南關曠土。糾西虜宰煖二十四營馳清阿。始檄薊兵五千赴援。而奴兒哈赤好語謝邊吏。都御史張濬初至。惑其謀。亦我朝失策之甚可謂中國無人更以拒婚老女并匿通婿爲北關罪。且許奴酋質子入關。亡何。奴兒哈

赤已圍燒北關十九寨。及我師應援。隨撤兵以資婚媾。明年復墾前罷耕地。開原參議薛國用力主驅逐。始退地定界。兼減貢夷。四十三年。白羊骨以老女許婚煖兔。奴兒哈赤勒兵南關。已竟寂然。四十六年四月。潛師突陷撫順。總兵張承胤等馳援死之。張公矢志邊疆。冒陣而亡。可謂殉國之忠。因費蕃書請和。自稱建州國汗。五月。剋撫安三岔白家冲三堡。起原任都御楊鎬。以兵部侍郎經畧兼巡撫。七月。奴兒哈赤從鴉鶻關入尅清河。惟參將賀世賢縱擊。變陽塞外。得級百五十四。而變陽寬奠望風潰。賜經畧劍一。別以太常少卿周永爲巡撫。都御史。九月。奴兒哈赤再從撫順入會安堡。時東方有白氣長竟天。其占爲蚩尤旗。呂刑言蚩尤惟始作亂。爰及中民。今征蠻夷。設爲蚩尤旗。以振三軍耳目。今天上有蚩尤旗。星皆熒惑之積氣。十二月。北關夷酋金台失報勦奴酋一寨。特賜金幣風勵之。四十七年二月。經畧侍郎楊鎬以徵兵四集。遂誓師遼陽。分四路出塞進勦。一軍從靖安堡趨開鐵。一軍從撫順關趨瀋陽。一軍從鴉鶻關趨清河。一軍從晾馬佃趨寬奠。北關朝鮮各佐銳師。而我主師不一。兼先泄師期。三月朔。總兵杜松越五嶺關前抵渾河。棄車營趨利。遇敵萬餘。乘半渡遮擊。遂大潰。松血戰死。它師馬林師後期踵敗。開原僉事潘宗顏等並死之。總兵劉

挺深入剋十餘寨。後三月。以墮賊詐中覆亦陣歿。劉挺孤軍深入連克十五寨。奴酋設計以杜松陣衣甲使僞官假請救兵。炮聲爲號。挺奮身直入。百戰不支。力竭而死。全軍俱歿。而出清河路者李如栢。以撤回獨全。奴兒哈赤遂乘勝窺開鐵。崗搶

金台失寨。傳檄朝鮮。僭號後金國汗。黃衣稱朕。意揚揚自恣也。六月。從靖安堡入薄開原。北關爲出援兵二千。比至城已被剋。羽書告急。上始超擢前御史熊弼代鎬經畧。尋逮治鎬。而奴兒哈赤以七月從三岔堡入剋鐵嶺。鐵嶺開原。爲遼重蔽。旣併陷賊。則河東已在賊握中。北關與遼消息不屬。而奴酋乘縛宰賽魯煖兔炒花爲助。廣布間諜內地。所在殘躪。目無堅城。可爲遼左心寒也。八月。經遼侍郎熊廷弼入遼。申軍令。方慰撫北關爲犄角。奴兒哈赤徻攻遼瀋。綴我師。突引萬騎連破金台失及白羊骨寨。北關並歿。此熊廷弼失遼陽之第一關所在。廷弼乃決策守遼陽。引水爲防。調李懷信代將。人心始定。奴兒哈赤因往開鐵。運取窖粟。以飽待饑。明年。給事中姚宗文關邊查訪北關部落。得金台失二女孫。一配虜酋腦毛大之孫桑河兒寨。一配虜酋虎塾兔愁。特給四千金示優卹。用糜其意。而南關裔止廣寧。指揮王世忠請實授遊擊。風諸夷。經略熊廷弼以軍聲稍振。始議回守瀋陽。逗賊穴。奴兒哈赤乃益連西虜。計令虜睨河



西誘我師疲極乘其敝。每聲言入犯。第時引遊騎出沒。至發僞榜招降。詬侮無狀。廷弼奏激同仇滅賊。併請恩賞將士同甘苦。此亦熊廷弼嘗與賊不共戴天志何嘗須臾忘爲耶會上概發餉金三十萬。一年盡。知奴酋亡可翹足待。而是役調兵十八萬。歲增餉三百二十四萬金。而羨海內士爲騷動。始海西兩關互仇。搆越四十年。自爲刀俎。以歸於盡。奴兒哈赤方袖手收漁人之利。而女直諸部落盡併入建洲。遂忘眞初之仰我鼻息。知引金轍安忍好兵。甚矣夷之不度德也。

案此篇所述於滿洲早立國家之證最爲明晰。首言女直即金餘孽。開宗明義。卽辯明建州爲殊族。次言居建州毛憐者爲建州女直。建州毛憐應出渤海。蓋建州種族近則溯源于金。遠則溯源于渤海。其曰事耕織居處食飲有華風者。指其風俗偶同中國者言之。非謂其種族亦與中國同也。又謂建州阻萬山。獨居中。據要害。五嶺喜昌石門尤扼險。人騎不得成列。于女直稱最強。則建州當明代之初。已隱具割據之勢。其所叙永樂以後事。則章裔所作辯滿人非中國臣民篇。解析已詳。然楊木答戶爲遼患。董山李滿住侵掠遼東。脫羅糾掠塞上。趙那嗒分道寇

邊堡王儿堂犯黠陽永奠均建州爲中國邊患之徵。又東寧人劉八當哈以天順間盜馬奔建州。則建州非明代屬地昭然無疑。惟此時仍未明立國家耳。至于明建國家之證。亦以夷考所載爲詳。觀其記奴兒哈赤事。言萬厯二十三年。李成梁再出鎮。議徙寬奠新疆民六萬餘人內地。棄新疆爲甌脫。此明與滿洲劃國界之證。又萬厯四十一年前。還張其哈刺佃子侵地。四十二年。復墾前罷耕地。開原議薛國用力主驅逐。始退地定界。界也者。明與滿洲之界也。又言四十六年。奴兒哈赤以蕃書請和。自稱建州國汗。則滿洲于未稱金國之前。已以建州爲國號。而資書請和。尤爲兩國竝立之徵。又言萬厯四十七年。奴兒哈赤乘勝窺開鐵。圖搶金台失寨。傳檄朝鮮。僭號復金國汗。黃衣稱朕。意揚揚自得。此滿洲易建州國號爲金國之徵。與朝鮮誓文之詞互相印證。且此篇所言于明。則曰我師于清。則曰彼虜于清。犯明境。則曰入犯。已儼然認明清爲敵國矣。故明清之爲敵國。證以此篇而益明。且韜略世法一書。其足考明清之戰事者。不僅此篇已也。彼書九邊圖考。中有論遼東一文。亦足供參攷之用。其言曰。遼東禹貢青冀二州之域。舜分冀

東北爲幽州。即今廣寧以西之地。青東北爲營州。即今廣寧以東之地。三面瀕夷。一面阻海。禹治水時只九州及舜即位以冀青地廣教化難行始分爲十二州特山海關一線可以內通。亦形勝之區也。歷代以來。地皆郡縣。我朝盡改置衛。而獨於遼陽開元設安樂自在州。以處內附夷人。其外附者。東北則建州毛憐女直等衛。西北則朶顏福餘秦寧三衛。分地世官。互市通貢。東北諸夷。屋居耕食。不專射獵。而西北則俗仍迤北。竊發頗多。要在隨勢安輯。處置得宜。先事申嚴。防守不惰。俾恩威並立。足制其心。斯計之上。而俘戰論功。則第二義也。開元廣寧。並據襟吭。金復海蓋。頗稱沃野。上自劉江之捷。倭寇絕跡。弘治中。曾一見之。未及岸而逝。若今日則宴然久矣。三岔河南北亘數百里。遼陽舊城在焉。木葉白雲之間。即遼之北京中京地也。草木豐茂。更饒魚鮮。自國家委以與虜。乃遂進據腹心。限隔東西。守望勞費。道里迂遠。遼人所憤憤焉。遼東乃我國朝輿地乃委以與虜至今屢屢爲患不獨在弘治間一見而已。成化以來。論者率欲截取。而屢作屢輟。竟不可行。無亦有識者爲啓邊防之慮乎。他如革馬市之姦欺。糾驗放之抑勒。止請開之貢路。禁驛傳之繹羅。增臺站之月給。教百姓之儲蓄。專制一方者。不得不任其責矣。此

管守禦遼東事務是在邊帥奉行耳

正德嘉靖間。服叛不常。萬曆二十六年。襲殺猛骨孛羅。益輕中國。

又奴酋之父他失。以內附而邊吏妄殺。奴兒哈赤與弟連兒哈赤。自三十四年之後。以勒索車糧爲名。遂絕貢獻。禍蔓於今。全遼不保。楊鎬李維翰之惡。君子恨焉。

楊鎬李維翰俱經略遼東始失地喪師而遼遂爲虜侵掠焉

由此篇觀之。不獨可以知明代遼東之地勢已也。且足

攷明代與遼東邊夷之關係。首言其外附者。則建州毛憐女直等衛。明建州與內屬之夷不同也。又言三岔河南北亘數百里。有遼陽舊城。木葉白雲之間。即遼之北京中京。國家委以與虜。則滿洲所起之士。久爲虜人所陷。彰彰甚明。又言萬曆二十六年。襲殺猛骨孛羅。益輕中國。則滿洲不爲明廷屬國。已非一日。又言三十四年以後。遂絕貢獻。絕貢獻者。即脫明廷羈絆之確證。安得謂滿洲非獨立之國家乎。故滿洲與明與立爲國。此篇所言。亦其旁證。又世法中地輿形勢篇。首列大明一統地輿圖。其所繪列于明清戰蹟。纖悉必詳。其所謂烏龍江者。即今黑龍江也。于烏龍江之西。繪女直部。注云。周圍八十里。而不言其爲何衛所。足證明人于遼東邊外各衛所。知之甚略。誠如滿洲源流攷所云。蓋不復以之爲屬地也。于

女直西南列長白山。注云。有水通海。出東珠。奴以是富。別地又出人參貂皮松子。于長白山東南列寧宮塔。奴巢寧宮塔。即寧古塔。蓋誤以赫圖阿刺爲寧古塔也。惟其注文有云。內六百人。俱係親兵。又云。精兵外有千餘家百姓。又云。建酋姓佟。名奴兒哈赤。石砌重城六門。三面水。一面山。城極固。離北關二百三十里。去撫順一百九十里。至清河一百六十里。以奴酋哈赤姓佟。與皇明世法錄所言相同。均傳聞之異。至于以赫圖阿刺爲寧古塔。則由滿人至建州後。仍稱寧古塔貝勒。滿州官書所言。均非誣詞。此亦滿州不臣服于明之旁證。注文又云。今奴傳檄朝鮮。僭號後金國汗。黃衣稱朕。意洋洋自恣。與女直篇所言相符。彙而觀之。則滿洲當明末時代。已自立爲國。又何疑乎。

(未完)



論滿洲當明末時代于中國爲敵國



# 勵志論

寄 生

昔人患沒世而名不稱竊以爲末矣蓋志立而名顯志汨滅而名隨之不易之經也  
羣居終日圍棋博局酣恬遨嬉以逐下流則夫擾擾攘攘者所以日月一去靡若秋  
草而至德懿言之士獨能標其玉質扇其風聲上接三代之軌退作百年之則抑亦  
趣乖而所究詭異也雖文薄之病由來遠矣不撓不訕猶尙見稱於時自漢逮明算  
祀盈千其間廊廟所寶巖穴所棲骨硬亮直之風未云歇絕負俗明道之彥亦有其  
人譬若懸黎垂棘歷世希罕曠而一遇足以娛心及胡貉亂華禮義凋喪詭遇之術  
興廉耻之心蔽以至片鱗可附則榮若升天五乘爲餌則甘于療痔居官有貨賂之  
政在下以干進爲美其故何哉旣裘之君不可以圖治控弦之族相習於苟安以彼  
封豨之醜覃暨重華之裔名節隳頽而志無所樹嘗試覈之爲害有七媚人等於奧  
隸自棄儕于糞土呼來之食罄折而受唾面示辱曾莫敢校說大人則效籩除見多  
金而迺匍匐遂使天爵不貴相鼠騰誚其害一也夫蘇秦張儀之屬朝結燕秦夕連

齊楚戰國頹風策士之所忻慕君子以爲鑿戒以迄今茲斯流洋溢名之不彰故若羣以盜名寵之弗遠襲美新以劫寵守善不堅而謂知過旁皇猶豫稱遠識白雪難固方圓因乎珪璧素絲無色玄黃待於外染向背靡恒其害二也亦有慷慨陳言發左衽之歎抵掌扼腕摠懷舊之思將謂奮少康之一旅縣辛紂於白旄而一命忽加遽然流涕贊揚聰明若可四三皇而六五伯遂淪旦旦之誓終效馳驅之節若此之倫是曰奪志雖推其性誼較篤於前而靡朽又甚其害三也且或性本恬退耽好篇籍朱輪華蓋等如浮雲連璽不燿其矚青綬莫制其放然涉歷險艱乃改恒素瞻顧親友要領橫分於是辟羅網而冥蜚疊驚竝而垂翮或詘道阿俗或抱書遠遜固明哲以保身寔喪志于無形其害四也文飾鄙陋拒人以色掇拾餘聞厥言用肆啣腐鼠而嚇鳳凰類朝秀而譚晦朔才孰準乎公且德已並於驕人是猶未嘗志於學而好爲人師也其害五也夫振鐸宣音覺民之任故孔不暇喫席墨不遑黔突然而行不飭於己則信不孚於人觀賢若二氏猶必以躬蹈爲率惟墨子有廻車之縣孔弟致絃歌之治其效斯殊其揆則一當今言行若分科貞固爲小節輕然諾以比毫



毛執恒說則召訕謗是以曲士搖唇幾媿賢於希聖凶人奮辨或掩迹於前哲力不能縛一鷄而夸勇夏育術不足制小盜而較略孫武勉人以羣勵羣以德詞旨甚正不可狎玩迺會莫胥時抽刃格酒之閒詬諱帷闥之側居家冒瀆倫之醜厠世著敗羣之惡以云化俗益貽殃咎以此論功何有于殿徒使天地喪其清寧鬼神厭其寂滅其害六也內乏儲思外无令問棄特立獨行之藉而惟先依附毀譽蒙於是非唯否系於闕者逐車塵擬步跡和人如應響弗知其所以然仲尼曰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而志不邑邑此可謂庸人矣其害七也若迺浮華少年輕薄自憲效東阿之傅粉規荀令之熏衣肥肉厚酒用伐其命齊僮趙女以蕩其情此則沔賤無行卒難振拔以儷七者又失其衡烏呼天下蚩蚩士習於奔競而不知返罔可救已今世有南海揚其洪波湘潭承其末流並結徒黨共標忠愛上書者連軫干君者載橐且二縣駿奔于先九州森起於後是故自銜不息人懷求試之情刺股成瘡家挾鑽時之術夫有一于七可爲寒心況具備多慝而能極茂者哉是知創樹雖踰逆淑竟殞方欲鳩材以拯維墜業其如台而不兢兢乎故窮通不變確操也臨難始赴大勇也

守靜寡欲懿行也。謙而不卑，自尊而不以滿，則亦中平之道也。人言有性繆者，將焉離之虛中而諂事人，亦莫之恤節，烏可以弗加砥礪也。嗟乎，醜虜之穢芟，則尅敵之功，建伊俾，漸染于汙俗，以點先人。至于片言將發，必反省諸躬，一善之微，亦先求諸己，挾權勢以憑陵，雖泰山而無畏，投富貴以相釣，曾一芥之莫取，迅雷不能擾其靜。洪河不足沮其往，語有之上窺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曩者吾友從事于斯矣，予雖不敏，志之所在，益以自勵云爾。



# 時評

## 請看立憲黨之真相

憲 敵

立憲黨人鼓吹邪說。煽惑衆聽。久爲吾人所不齒。蓋以欺騙之手段。縱箇人之佚樂者也。腐敗之狀。匪言可罄。今又得美洲某君致本社某君一函。述彼黨內容。最爲詳晰。試錄之於左。

某君閣下。弟觀中外日報。得悉東京政聞社開會事。後附譯大阪朝日報。頗知此會之真相。其中最狡獪者。乃徐勉之。其演說之辭。述日內將返國。轉赴西洋。廣布種子。以盡其職。凡關於宗教學術種族爲本位者。皆不得爲政黨等語。彼等所注重者在排斥種族革命。以遂其詭媚目的。弟現在北美洲親見親聞。知彼等今已自稱政黨。其實隻義不通。無不識日以嫖賭飲吹爲事。其所謂首領。即嫖賭飲吹之大頭目。現當垂頭喪氣之時。華僑逐漸醒悟。不肯入彀。故又轉借此題。欲達其棍騙手段。若得同志一二人。身到此間。調查則知弟言爲不虛矣。雖然。徐某縱再來。弟亦決信華

僑不如前此之渾沌彼輩亦計窮不得已之妄想耳（下略）

由此書觀之。則所謂保皇者。非真保皇也。保一己之樂而已。所謂開議會設憲法者。非真開議會設憲法也。開設飲博縱樂部而已。其可羞若此。尙侈然以愛國自標。抑獨何哉。

### 偵探與革命黨

寄 生

上海某報紀事云。某人軍機。日前接到東洋密探警報。現有多數革命黨人。來京探聽政府舉動消息。並圖謀不軌。約共二三百名。其著名黨人。業經查知姓氏籍貫者。男五十五名。女二名。謹開單呈鑒。密飭嚴拿等情。某大軍機接到此項報告。當即發交民政部北洋大臣。一體查拿。茲將該黨人姓名單照錄如後。

鄧子游	廣東惠州府博羅縣人	李水龍	廣東惠州府河源縣人
余兆興	廣東惠州府長甯縣人	孫力	廣東惠州府歸善縣人
朱狗	廣東惠州府歸善縣人	高先	廣東惠州府歸善縣人
梁慕光	廣東惠州府歸善縣人	黃福	廣東惠州府歸善縣人

楊寶山	廣東惠州府歸善縣人	朱九	廣東惠州府博羅縣人
劉幹廷	廣東惠州府歸善縣人	黃耀廷	<small>又名官</small> 廣東廣州府新安縣人
陳和	廣東高州府茂名縣人	盧俊文	廣東人
鄧蔭南	廣東廣州府新甯縣人	李紀棠	廣東廣州府新會縣人
黃伯堯	廣東廣州府番禺縣人	黃世偉	廣東廣州府番禺縣人
馮自由	廣東廣州府南海縣人	劉思俗	廣東欽州直隸州人
余潛	廣東潮州府饒平縣人	余錫夫	廣東潮州府饒平縣人
余液	廣東潮州府饒平縣人	余丑	廣東潮州府饒平縣人
余通	廣東潮州府饒平縣人	張爾克	廣東潮州府饒平縣人
徐清泉	廣東潮州府饒平縣人	張由是	廣東潮州府饒平縣人
林國英	廣東潮州府饒平縣人	黃友	廣東潮州府饒平縣人
許順	廣東潮州府饒平縣人	余理	廣東潮州府饒平縣人
方漢成	係留學生安徽人	向大昌	係留學生江西人

時

評

三

陳云生 廣東潮州府海陽縣人 方少麟 廣東潮州府潮陽縣人

方世鈞 浙江紹興府山陰縣人 陳湘南 係留學生廣東人

葉開 廣東潮州府饒平縣人 余永興 廣東潮州府饒平縣人

陳少白 廣東廣州府新會縣人 陶煥卿 名成 浙江紹興府會稽縣

陳子驩 浙江紹興府山陰縣人 龔味蓀 浙江嘉興府嘉興縣人

陳寮八 浙江紹興府山陰縣人 鍾震川 江西袁州府萍鄉縣人

張濟 民報館省未詳 黃軫改名黃興

黎煥墀 廣東廣州府南海縣人 馮紫珊 廣東廣州府南海縣人

李植三 廣東人邑未詳 藍永藩 省未詳

張能三 省未詳 方金帶 廣東惠州府歸善縣人

黃發 省未詳 王流氏 廣東惠州府博羅縣人

胡娣 廣東惠州府歸善縣人

記者曰。革命黨人何其盛哉。抑偵探蒐討之力不可謂不勤且密矣。夫黨人姓氏載

于籍者已不可勝數而其所錄乃十八九至不知爲何許人是吾黨之外必有聲氣翕合者在也吾聞之黨人往來於京師要害之地月以千計歲以數萬計然皆起居嚴固人弗能曉獨偵探能得其姓名之類似者如干人安得不歎其耳聰而目敏也哉且偵探之居於日本。廁身學校中。習口頭語。見人輒抵掌談革命。曉曉不已。冀有和之者則吞其餌者也。歸所宿。彷徨室外。苟逢其惑。囁嚅而問曰。君何人。彼豈君之友耶。稍肯答之。則又問。執何業來日本。幾年。家何省。何府。縣。或惡其繇瑣。謝曰。吾家若人。面疑舊相識。故一來問耳。獲之則欣欣而去矣。其用術至簡。迺亦能得張繼名以爲張濟。自此以往。稽考日加精。所得甯復可量耶。有走告我者曰。溥倫之。所求姓名較真。凡革命報諸記者。咸詳其籍貫以去。而我亦盡得偵探居處。將欲睚眦報怨。則彈丸之利。豈讓白刃。一日吾黨駢首而就戮。亦使鼠輩碎骨若塵。以爲樂也。予笑應之曰。善。請告若輩。并以戒吾黨。

按劉思裕當爲劉思裕之誤。去年在欽州戰死。

印度獨立方法

馬 評

太 炎

五

印度人思獨立。其端緒近起四五年間。然確固不撓之氣。世無能過之者。其術則自罷工拒貨始。罷工者。人人相約。不爲英吉利用。雖庖人走使。皆去不顧。則工商仕官之徒。一切坐困。拒貨者。各村落皆相約不用英貨。有先發者。英政府輒判以罰金之科。既罰則他村落以此金額補之。故就罰無所損。英政府知不可治。亦刊去此條。任其自便。英政府待印度人。名爲寬大。然小兒誦『梵種萬歲』者。輒引至警察署。學校教師及報館記者。歲有懲創。印度人懼其無繼也。凡以國事下獄者。國人皆傾金以贈。禁錮數月。而獲利足償其苦。以是人人自奮。願與英政府抗。摩挐以來。本有四姓階級。今則平等。學者與愚民亦深相結。能得其用。其國民協會有急進平和二黨。要之皆以獨立爲主。美利堅人聞其高義。以火銃二千挺資之。余聞印度學者言。不十年。印度必返爲自主國。顧視中國。則倜倜乎去之遠矣。

### 印度人之觀日本

日本無趾人大隈重信。嘗演說亞洲事。支那印度人皆往聽。無趾曰。亞洲文明之國。今以日本爲第一。次即支那。若巴比倫印度輩。往日文化雖可觀。今則不足比較。支



那人皆喜。印度人皆怒。暇日印度人帶氏過余。因道此事。帶氏則晒曰。自日露戰爭以來。日本人傲睨甚。以爲東方龍伯。即已族矣。無趾固亦蔑視支那。特以留學之數。幾及萬人。而早稻田尤爲功名之寶。無趾欲與支那學生相結。以張其勢於中土。故不憚屈意。佞之。且間島之爭。未罷而二辰丸事。又起。二國輯睦之情。亦少。衰藉片言之側媚。足以動盪感情。庶幾復歸于好。其愚弄支那人。亦甚哉。印度於日本事。鮮相涉。日英同盟。則惟恐印度有光復事。醜言詆斥。亦人情也。若是者。非獨一無趾。蓋其國俗則然。雖然。日本文化。安所受之。儒書文藝。近取支那。佛教。乃自印度。迤入。無二國者。日本則終古爲蛟螭。蜃蛤耳。朝鮮文化。非印度支那之儕。然日本得知文字。尙賴王仁傳論語千字文于其國也。今視印度。已亡支那。又爲已戰勝朝鮮。乃不戰而就附庸陪屬之伍。驕矜自貴。始則呂鉅。終則車上舞。凡舊有德于日本人者。無不力按抑之。然日本文明。有一發之自己者乎。學術不足。道復論起居資用。日本人有言。文化高者。必多食糖。坐必據几。今案蔗糖作法。本自印度。傳之中國。後及日本。至于卓倚之用。中國行此。旣千餘歲。雖田舍亦施之。日本家居。則惟是席地耳。偃臥無牀。

幾貴賤所同也。人力輓車。美國教士寶授其法。日本舊制獨有椎輪。是其于工藝械用固無一得。今雖則效歐洲大都模寫型像而成。以是驕人何顏之過厚也。夫文化高下固不以國之盛衰興廢爲期。波蘭旣亡。哥白尼地動之說至今爲人尊信。亦其例矣。今歐洲人誠多面諛日本。然稍有識知者。猶知支那爲可貴。蓋印刷羅鍼火銃之法。悉自漢土傳之。歐洲日本則無有也。印度亡矣。珊斯克利多文。德人多諷誦葆愛之。或直用其文以著書。日本假名有一爲世人崇貴者。耶夫懷勢利之心。以觀文化。固無往而不牴牾。假令印度得獨立一戰。遂勝英人。文化高下未必遽勝於昔。竊意無趾聞之。其論議當與今異矣。人性固多有侈慢者。亦多有猥賤者。侈慢猥賤二者兼存。令得良醫診其神經。不知作何形狀也。余觀印度人皆莊嚴醇篤。不數數擲揄人。今論日本峭劾如是。豈自伐過甚。足以招尤。雖長者不能作溫厚語。耶帶氏又曰。當日本未興時。亞洲諸國雖時有小釁。猶近平和。今也反是。夫土耳其于亞洲爲伎戾無仁思矣。然不足以撓亂大勢。引白人以侮同類者。則誰乎。有愛爾蘭獨立黨某君。寄居美洲。創該克里克米報。嘗萬書與余曰。極東有國與朔方戰。不意斬殺

過當。遂自驕。恣其遇濱海營州之人。慘酷無狀。欲平其驕。惟兵刃耳。然哉。然哉。余自去歲觀西婆耆王大祭。聞無趾語。已作書彈之。私怪印度諸君子。何因受彼愚弄。曾無覺察。今聞帶氏所言。乃知梵土人士。非無知人之鑒也。

### 印度人之論國粹

釋迦者。西城傳稱寒種。入印度爲巨族。其望至繁。佛稱喬答摩。釋迦者。釋迦其氏。喬答摩其望也。陽歷一月朔。余在印度人。所于是始見有釋迦氏矣。釋迦氏論民族。獨立先以研求國粹爲主。國粹以歷史爲主。自餘學術。皆普通之技。惟國粹則爲特別。譬如人有里籍。與其祖父姓名。他人不知。無害爲明哲。己不知。則非至童。皆莫屬也。國所以立在民族之自覺。心有是心。所以異於動物。余固致命于國粹者。聞釋迦氏言。知梵漢之情不異。竊沾沾自欣幸。常以語人。有難者曰。國粹非一切可以爲法。殘賊作奸之事。具在史書國典。誌之無益。徒蹂踐人道耳。歐洲諸達者。憤政府之禍民。或以遮撥國粹爲事。今其說亦漸及東方。何子之自囿也。應之曰。義有是非。取是舍非者。主觀之分。事有細大。舉大而不遺細者。客觀之分。國粹誠未必皆是。抑其記載

故言情狀具在舍是非而徵事蹟此于人道損益何與故老聃以禮爲忠信之薄而周室典章猶殫精以治之葛洪以經籍爲相斫之簿領而漢晉掌故乃畢力以蒐之誠知主觀客觀部伍有異故竝行而不相滅也胡貉之子生而同聲辟旋動作初非有異以其行事不同而國粹亦因以爲別混絕分際勢固不能且人類所以殊于鳥獸者惟其能識往事有過去之念耳國粹盡亡不知百年以前事人與犬馬當何異哉人無自覺即爲他人陵轢無以自生民族無自覺即爲他民族陵轢無以自存然則抨彈國粹者正使人爲異種設耳吾嘗以爲洞通歐語不如求禹域之殊言經行大地不如省九州之風土搜求外史不如考遷固之遺文求之學術所涉既廣必僨落無所就孰若迫在區中爲能得其纖悉求之民德邦人諸友等是周親相見道故發懷奮之蓄念於以輯和民族攘斥羯胡其庸多矣此蓋就事言之也至於行義是非慮有異職雖然純德琦行之士無國無之而苦行艱貞隱論獨善者固中國所長也若夫施之政治行之社會重農輕商之說懷遠禦寇之方多主均平不使過直吾國所以勝于白人者固已多矣印度人于大地最爲諒悌子諒至今食不過炙卵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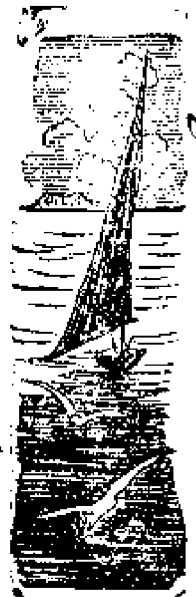
肉羹則絕焉。其俗蓋事事可爲師。法獨往昔有四姓階級之分。近世有廢婦就焚之俗。當撥除耳。其他呪印巫術神怪萬端。學術旣明亦易於息滅也。誰謂釋迦氏說爲自囿乎。夫歐洲與日本求事于其國粹。民族旣完亦可以少弛矣。求義于其國粹非侵略人則以人爲輿臺豕豕也。故發憤者欲事事撥去益矯弊匡謬之辭。有不得不爾者。此非所論於支那印度也。盜賊自毀其跖躄之書于義甚善。欲使良家亦爾不泰。誣乎他日復論帶氏帶氏曰。今日爲亞洲計。獨立其先也。均平生分其稍次也。玄同彼是混絕政法。其最後也。求大同于百年以後而不爲。且莫計者斯則爲不知務爾。

### 支那印度聯合之法

亞洲之國。漢土在東。梵土在西。幅輪至廣。中隔吐蕃雪山之險。不得直達。漢世多由蔥嶺往來。兩晉以後。乃始有泛海抵交廣者。唐時大通王玄策嘗一開覈。不甚厲。明時漸梗塞。無行人。至於今。五百餘歲。聞岱廟有溫涼玉。清乾隆世。自印度入貢者。山東友人嘗見之。其長可二尺餘。厚四寸。廣八寸許。作青白藍三色。按之一端溫。一端

涼。觀其絕珍。自效親睦之情。猶在也。近二歲中。廓爾喀亦再遣貢使。然清廷遇之甚倨。貢使道四川入。總督行賞番禮。臚列百官。登總督部堂。坐几高四尺許。貢使在下。以其從者伏而爲几。乃出牛脰羊脰各一。令生啖之。貢使不能食。須臾引入觀優。演武侯七擒孟獲故事。以震耀之。貢使亦不解也。清廷于鄰國強則佞諛。弱則驕倨。此最可噴鄙者。近世朝鮮安南緬甸琉球諸國。既屬他人。獨廓爾喀逼在英藩左右。猶知漢土可親聘。問時至而遽以囚虜待之。何其不知務哉。民間於印度人。宜念往日舊好。互相扶持。非獨人道宜然。居今日而欲維持漢土。亦不得不藉印度爲西方屏蔽。以遏西人南下之道。支那印度既獨立相與爲神聖同盟。而後亞洲殆少事矣。聯合之道。宜以兩國文化相互灌輸。昔內典既由中國譯成。唐時復譯老子爲梵文。以達印度。然歷史事蹟。地域廣輪。邈焉弗能通曉。今則當以此爲先路。至於語言文字。互有障礙。亦宜略有講習。梵土珊斯克利多文。以德意志人學之。十五年而後明瞭。高才捷足之士。尙以十年課功。此雖艱阻。然凡習歐洲文字。最後至羅甸希臘而止。其歲月亦相等。近世印度通行文字。稍異古昔。以賢豆文爲雅言。則習之猶易於古。

語也。今歲安慶遣四沙門西遊求學。是固講合梵漢之端。雖然。通印度文者止於沙門而已。乎白衣弗講。則於亞洲自主。猶無豪毛之益也。余以醯雞蚊蚋之微。妄爲學者。引重懷此數年。獨唱寡和。悲從中來。不可天闕。故書此以勸同好。世有志士務求實而不殉名者。庶幾成此志哉。







# 譯叢

明清戰譚

稼軒潤詞

友人天嘆以明清戰譚見示。曰：余往者渡澗，得此于東京之藏書屢。倩友人譯之。以書多通俗語辭，不能乃屬諸東友。顧彼短于漢文，譯成而信屈，孳牙滋不易讀。子曷爲我潤飾之。余受而讀之。其書分爲五卷。顧就事寔觀之。則自王錫謀反正起。迄英清之戰。爲一大結束。自李伯玉之家世起。迄後明開基。又爲一大結束。寔可分上下兩編耳。上編王錫劉元稷高丹沈玩容比照之事寔。及張原夫孔平淳之姓名。不見于正史。無可稽者。下編所言。後明天德帝起兵西粵。定都白門。則頗與太平洪王事相脗合。洪氏初起時曾自號天德王。見近世中國秘史。至于敗英吉利之援師。禦胡人之南牧。克燕京而恢復中國。其規模濶大。固洪王所有志而未逮者也。嗚呼！神州陸沉中原。無一片乾淨土。且三百年矣。扶桑三島延平之所生長。梨洲之所乞師。而朱舜水先生棲遲浮澗。依水瀋以老。流風餘韻歷久不衰。則作此書者。當徵聞洪王光復之事。而文獻無徵。傳聞

異辭不無謬誤于其間也。否則憤憤于腥羶之荐食。上國而冥想神會。據心理以構歷史。閉門造車。乃出而適合其轍也。間嘗論之。明季亡國之君。崇禎尙矣。弘光堅子不足道。永歷仁慈。非戡亂才。唯隆武英斷豁達。有人君度。臥薪嘗胆。不忘恢復。而困于鄭氏。卒遭青衣之禍。其人瘡可敬。而其事瘡可悲。作者特以天德帝爲其潰腹裔。孫卒復九世之仇。蓋非無當也。至李伯玉以弱女子。佐中興。功尤張女界之氣。雖授受之際。赤松黃石。同其荒誕。而如安前事。芳躅可追。借宗教以維人心。或亦愛國者所不棄歟。原書三萬言。余以一星期之力。點竄鈎勒。刪其蕪詞。得萬五千言。稍稍可觀。乃貢之于世。嗚呼。宗國云亡。久愴懷于荆棘屠門。大嚼究何救于緊。桑讀者以太平天國戰史。與此書聯牘而觀之。則足以知我言之悲矣。開國紀元四千六百五年四月望日。稼軒叙。

## 楔子

大明太祖高皇帝姓朱。諱元璋。字國瑞。起兵濠。泗。驅除韃靼。光復中華。一統天下。王政隆盛。皇胤連綿。至十四代萬曆帝。窮極奢侈。耽酒色。亂國政。妖孽頻興。人心惶惑。

旱魃飢饉。相繼而至。兵禍四起。天啓帝繼之。魏忠賢客氏等交構內外。誅戮忠良。荐用奸佞。國脉日削。及崇禎帝即位。張獻忠李自成諸流寇陷都城。滿清酋長愛親覺羅氏從滿洲競起。侵入中原。明之忠臣義士奮力抗拒。終爲所屈。宗室王族。遭逢喪亂。或隱遁山谷。或舉義兵不成。其餘皆降于滿清。中國之山河遂爲滿清所有。自是以前。大明十九代隆武帝爲滿清所擒。與皇后曾氏同時被弑于市。宮妃有孕。隆武之胤者。避亂入蜀。產一男子。防爲滿清所害。秘其皇胤之事。救之民間。傳二百餘年。至其裔孫朱名華字元臈者。竟起兵于廣西。天命歸附。所向無敵。遂恢復大明。改滿清朝之制度風俗。建年號曰天德。稱後明天德帝。

上編一 王錫謀反正

滿清酋長姓愛親覺羅氏。名努爾哈赤。起滿洲游牧部落。以偪大明。其第二酋長皇太極。第三酋長福臨。相繼用兵中國。降明將吳三桂。亡李自成。禽鄭芝龍。而國姓爺朱成功據台灣以抗。及其孫克塽。乃以國降。後有朱一貴者。復崛起臺灣。謀恢復不成。隱于山林。于是明之餘裔悉盡。至第四酋長玄晬時。改元康熙。僞行仁義。以悅愚

民集六十以上之耆老于乾清宮。高張盛宴。號千叟會。撰康熙字典。開博學宏詞科。提倡文學。粉飾承平。及第五酋長胤禛。改元雍正。第六酋長弘曆。改元乾隆。乾隆十八年。禁水滸傳。毀其板。講武築城于要害之地。至四十二年。山東都護王錫入朝。燕京謀反。正與其族王霖。王霈。王壯。飛等密議曰。濱邊千尺之松。不如嶺頭一寸之草。爲其有所憑藉也。今相國張原夫秉政。拒我奏對。而謀害我。我家累代事清。功高不賞。且將就赤族之誅。若曹壯士。寧敢束手駢死耶。我今決心殺清帝及相國。奪其王位。復中國之天下。若曹以爲何如。衆皆曰。敢不承命。乃爲盟約。一意謀反。正暗殺清帝。有鄭之惠聞之。入奏于弘曆曰。王錫反謀已成。暗殺之風聞。且遍張于海內矣。宜急誅之。毋貽後患。弘曆乃召百官論其是否。皆紛紜不能決。刑部嚴審進曰。王錫反形未露。殺之無名。徒張皇自擾。臣願馳赴邸中。觀其順逆。倘其不遜。當以一力士誅之。函首報命。弘曆然之。使嚴審往。自王錫之決心反正也。密佈間者。日夜窺禁中之情狀。得聞其謀。乃與部下議曰。事急矣。俟嚴審之來。即襲殺之。如何。王霖進曰。古語云。先則制人。後則爲人所制。今乘嚴審未來之前。突然襲擊宮殿。可梟清帝之頭。即

不成。快于。徒死者多矣。王霽曰。霖言誠爲奇計。願臣聞之云。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今我部下諸軍未明反正之大義。徒以威令驅之。周章却退。事必無成。非萬全之計也。今宜僞爲恭順以安清廷之心。俟返國以後。基礎大定。然後可一舉成帝業。王錫然之。已而嚴審來。從者三百餘人。陳述勅旨。王錫迎之上席。問清帝之命。嚴審曰。敕旨之來。非有他事。因汝懷不軌之謀。風聲已聞于帝。帝令我察汝。汝其詳答。王錫流涕而對曰。我家累代受帝室重恩。何有畔逆之理。恐讒人罔極。肆其奸回。將欺聖明之主。以赤老臣之族耳。嚴審曰。汝旣無異心。可明日入朝于帝。結誓約以表忠誠。而釋帝疑。王錫諾之。嚴審乃歸。

上編二 王錫盟于清廷

敕使嚴審歸。王錫復會議曰。嚴審之來。責我甚急。今雖詭言以免。而彼云明日入朝盟約。不往則滋彼之疑。往則不敢以虛言瀆神明。進退維谷。如何而可。王霖曰。兵不厭詐。因利乘便。且要盟何信之有。乘敵之解疑。緩其防閑之心。然後可圖也。議遂決。乾隆四十三年三月十八日。王錫朝于清帝。先是嚴審回奏。述王錫之答詞。且曰。王

錫若入朝誓約。當無二心。如其不來。反謀信矣。可舉兵襲之。廷臣中有潘澄曰。王之陰謀。路人皆知之。入朝時。恐其面飾信義。以謾明神。未可信也。董明曰。古語云。有陰謀者。眸子濁。王錫來。若眸子濁。則可捕之。羅金昌曰。往昔大明之末。督師袁崇煥無罪。明帝聽信讒言。自遼陽召還下獄。使一庸將代之。遂失遼東之地于我。明以不振。語有之曰。罪疑唯輕。功疑唯重。王錫之事。有無不可知。倘鹵莽誅之。將寒天下之心。而爲朝廷之累。明日當觀其誠僞。以決行事。衆議乃定。及明日。王錫入朝。謹拜。嚴審曰。昨已得請于帝。可爲誓約。以告明神。王錫笑曰。累代無二之忠臣。今者得茲讒訴。震驚聖朝。罪無可辭。當遵長官之命。誓于帝前。以安衆心。嚴審乃出覲。定盟約之儀式。令王錫親書誓文。其文曰。

奉誓 臣王錫。今流言謂臣挾野心而企隱謀。將不利于

帝室。此寔讒者之言。不可聽用。臣累代忠臣。世所共知。蒙此不審。豈非天耶。今敢誓于

帝前。臣倘懷二心。天地鬼神。是殛是罰。

乾隆四十二年

王錫血判

書畢。嚴審執誓書。高聲誦之。弘曆及廷臣感其誠摯。深信不疑。乃使王錫歸。錫歸于邸中。遍告羣臣。以待風雲之起。

上編三 清帝內禪

清廷雖僞行善政。而上下昏黷。諸省告變事相繼。甘肅有高丹起兵之報。次有蘇州怪事。當乾隆五十二年六月十七日。天晴無風。而一夜蘇城內外家屋傾倒者數百。故羣臣會議曰。今當太平之世。而曩時有王錫之流言。今又有高丹之事。蘇州之異聞。在昔有言。治世不忘亂。宜固要害。整兵器。以備不虞。乾隆五十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大集工匠。造弓矢。而燼口地震。不能成工。十月十七日。復造之。又不成。上下咸驚愕。又秦寧之地。大震。死者三百餘。傷者三千餘人。于是弘曆會群臣曰。近時諸國之奇變。自朕之不德起。故禪位太子顥琰。改年號嘉慶。寔滿清第七酋長也。顥琰年幼。相國張原夫專政。此時又得急報云。甘肅高丹已盡據要害地。攻西寧城甚急。張原夫大驚。召百官議之。然斯時也。海內無兵革已久。或醉心詩賦。或沉酣酒色。以游宴

舞樂爲事。一聞用兵。皆閉口不能出一言。時王錫亦列席。以爲是奇貨可居。乃進曰。臣在先帝時。曾陷護口。蒙寬其孥戮。而寸功未立。無以爲報。今甘肅作亂。臣願率部下馳往。一戰而提高丹之頭。擲于陛下。張原夫等皆大喜。奏于顯璫。許其請。任王錫爲涼州招討將軍。賜名馬數匹。將行。羅金昌請曰。以王將軍之部下。遠征甘肅。師徒單弱。我願率一軍爲後繼。王錫笑而謝之曰。羅將軍之心可感。然高丹小醜。一舉可平。不足勞將軍也。錫既歸邸中。叙部下而告以密謀。于是爲戰征之預備。從一萬三千人而出都。行三日。遂下令變道回山東。

上編四 高丹之起兵

甘肅有涼州。高丹起兵。思成光復大業。先以兵攻鄰州之西寧城。城主沈玩容防守頗堅。不能下。暫旋師。翌春復發兵圍城。高丹誓師曰。此度不能克西寧城者。不生還矣。涼州兵一萬二千餘。爲三軍。前軍三千人。蔣汀率之。中軍六千人。高丹自率之。後軍三千人。董光率之。舉旗打鉦。鳴鼓吹喇叭。奮力攻城。城軍發砲擊攻兵。使不得近。高丹曰。此城難以力拔。當以智取。乃少退。駐營城外。城中遣使告急于燕京。清廷命



王錫援之。使者歸報命。城軍大增氣勢。防戰益密。會高丹軍久不出。乃稍懈。而丹乘其懈。以黑夜襲之。陷其第一郭。城將有雷動化者。頗驍勇。以千人衝高丹之前軍。前軍亂。董光揮兵繼進。高軍復振。卒斬雷動化。餘兵敗走。死者二百餘。傷者三百人。沈玩容堅守第二郭。勢益危蹙。而燕京報到。謂王錫入山東。舉國叛清。援兵竟不至。欲乞師近鄰。又爲高軍所扼。不得出。乃議乞降于高丹。高丹許之。翌日入城受降。納質子約。合從攻清。共襲大義。高丹乃率師還涼州。初王錫之返國也。集群臣而謀曰。向在燕京。常惴惴恐不免虎口。今幸高丹稱兵。假征討之命。得歸故國。是天賜之機也。爲今之計。莫若并吞近隣。諸國根本。旣固兼全。盛之勢出。師北伐。顛覆僞。都是乃恢復大夏之謀也。汝等其竭忠盡義。輔我大業。又燕京旣得我舉事之報。必有大軍來寇。非堅固要害。不能防禦。故當于諸地急築城寨。羽翼旣成。乃可昌言反正矣。

#### 上編五 燕京之火災

燕京得高丹迫西寧城之報。上下驚愕。及王錫自請西征。招討命下。乃少安心。未幾又從慶陽急使到。訴曰。西寧城一戰而敗。援師不至。降于高丹。合從爲逆。其勢益盛。

不日。攻。略。近。旁。諸。國。在。廷。諸。大。臣。相。議。曰。以。王。錫。爲。西。寧。之。後。援。發。兵。多。日。而。今。所。訴。如。此。甚。不。可。解。于。是。復。有。急。使。來。告。山。東。青。州。王。錫。不。受。命。而。歸。本。國。構。城。要。害。地。運。送。兵。報。專。爲。交。戰。之。預。備。當。此。時。顛。琰。年。弱。冠。相。國。張。原。夫。執。權。恣。政。驕。侈。日。甚。耽。酒。色。怠。國。事。遠。賢。人。舉。奸。佞。四。方。警。報。叠。至。置。之。不。顧。專。以。嚴。刑。重。斂。毆。民。于。亂。中。國。之。人。往。往。相。耳。語。云。相。傳。胡。運。不。過。百。年。韃。靼。之。亂。八。十。年。而。大。明。平。之。今。滿。清。之。亡。其。不。遠。矣。嘉。慶。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夜。乾。清。宮。災。延。燒。交。泰。殿。火。炎。風。烈。燒。失。人。家。之。大。半。火。三。晝。夜。不。滅。顛。琰。與。后。皇。妃。等。退。居。柏。林。寺。是。亦。非。常。之。變。異。也。當。騷。動。之。際。又。急。使。來。報。江。南。岳。州。比。照。舉。兵。反。叛。自。是。先。有。山。東。王。錫。背。命。歸。國。構。城。集。糧。企。謀。不。軌。又。有。甘。肅。高。丹。起。兵。開。戰。降。西。寧。之。沈。玩。容。以。示。軍。威。諸。國。蜂。起。同。時。宮。殿。被。災。市。中。大。半。燒。亡。百。寮。相。會。議。或。曰。宜。急。遣。大。將。分。道。征。討。諸。方。或。曰。宮。殿。被。焚。天。子。露。處。無。以。整。肅。四。方。宜。先。營。造。宮。殿。并。修。築。要。害。諸。城。然。後。可。用。兵。于。外。衆。從。之。遂。決。造。宮。殿。之。議。

上編六 營造宮殿

翌年相國張原夫發令于諸侯。獻宮殿營造之金。遣官吏督促之。時諸國多窮困。顧憚清廷之威。盡搜刮金銀米粟來獻。其多額者。進官任重。不足者。責之命增收。不聽。則剝官沒家。苛政如虎。當此徵發官吏之至山東沂州也。其領主劉元稷納金五萬兩。官吏少之。元稷曰。沂非富饒之邦。五萬兩出我私橐。今欲增其額。非徵民人之財產不可。顧民方窮困。我不能敲剝以獻媚也。幸使者諒之。元稷言再三。官吏不聽。自入其領地。縱兵搜掠。沂州之民。如遇盜賊。訴之于領主。元稷捕官吏斬其首尸之于市。民大驩悅。張原夫聞之大怒。表元稷罪狀于朝。命諫議大夫李清爲征討將軍。伐沂州。元稷善守。李清不能下。築長圍困之。沂民相叙謀曰。領主以我等之訴。殺不道官吏。開罪清廷。致有兵禍。我等當有以報之。約束得少年千人。乘夜襲營。呼聲震天。清兵倉猝聞變。不交劍戟。潰而還。都張原夫捕敗將李清。下之獄。時諸侯所獻金銀漸集。乃使匠削木切石。鑄冶金鐵。役民夫數十萬。及五年之冬。建築乃竣。其偉麗不可言傳。蓋勝于往昔之咸陽宮云。嘉慶六年春。顓瑛還于新宮。清廷百官。爭獻寶物及祝詞。張原夫亦獲賂無算。上下相蒙。以送日月。

## 上編七 甘肅之戰

當是時也。甘肅省永安城主高丹。并吞近隣。所向無敵。王錫在山東。與其族王霖。王霽。王壯。飛王靈。飛王蘭。飛等。構城聚兵。下令民間。免租稅之半。民爲效死。威振于近國。岳州比照起義之報。亦頻頻到燕京。清廷乃議遣兵討之。命兵部尙書潘澄率兵五萬。征甘肅。山東巡撫羅金昌率兵十萬。征青州。刑部尙書董明率兵四萬。征岳州。各兼程赴敵。甘肅距燕京四千里。潘澄日夜馳驅。三十日而至。永安城者。一面臨黃河。有戰船以備敵。一面倚山結寨。餘二面爲平夷之地。城上旗幟刀鎗咸備。軍勢甚整。清兵陣于沙石原。前遙臨黃河。後負八龍山。整隊渡河。城兵以戰船禦之于中流。清軍盛火器攻之。城兵敗。棄船登岸。清軍亦登。漸逼城。城中彈丸如雨。清兵死者無數。知其難攻。收兵負大河而陣。高丹怒曰。明日大出兵。必滅此虜。而朝食。使其將均康率兵五千。分之爲三。以中軍誘敵。左右二軍少退而伏于後。高丹則自將守城。均康既以中軍出。清兵亦至。相遇激戰。城兵僞退。清兵乘勝追擊。遇伏而奔。均康亦揮兵反鬥。殺清兵無算。餘軍亂陣而逃。均康命部下勿窮追。收兵入城。清兵得漸渡河。

還陣沙石原。議曠日持久以困敵。高丹偵知之。遣使者告西寧。約其出兵。攻敵之背。而城兵渡河。應之首尾。急擊清兵。可一戰盡也。西寧城主沈玩容諾之。約日歸。使者急發兵赴八龍山之間道。及期。永安西寧之兩大將。互通使者。高丹自率兵夜涉河。沈玩容屯于八龍山頂。高丹先進兵。兵應之。戰甫交。沈玩容縱兵襲其後。清兵大窘。士卒狼狽失途。或死或逃。潘澄下嚴令禁之。卒不能止。乃率三千潰卒。遁回燕京。永安西寧之兩城將唱凱歌入城。

上編八 山東之戰

羅金昌受征討山東之命。分十萬兵爲二。令水軍提督范陵。率軍船八百五十艘。兵三萬人航海。投錨于望海島之附近。金昌自以七萬餘之大軍。遵陸而東。涉運河。陣于德平平原諸地。王錫聞清兵之來也。自守青州。命王霖以兵八千守衛膠城。王濡以兵五千守平度城。王壯飛以兵四千守安邱城。王靈飛以兵六千守武定城。王蘭飛以兵七千守即墨寨。衛膠即即墨兩城者。一面臨海。備海上之防禦。浮多數之軍船。設砲臺。張軍威以待。金昌既至。令單祥率兵五千攻武定城。二日不能下。金昌又令

秦信率兵一萬合力圍之。城中危急。勢且不支。而青州援兵適至。攻清兵之背。城兵亦出。前後夾擊。清兵敗歸。失六千餘人。范陵之航海來也。二分其軍。命黃寧將一軍攻即墨。而自將一軍攻衛膠。王霖以兵船出戰。范陵僞退。使能游者入海。穿孔于敵將之乘船。船破。將沉。范陵乘機反攻。王軍惶懼無所措。值後軍兵船來援。乃易船而退。黃寧攻即墨。王蘭飛固守不出戰。寧欺其怯也。揮軍上陸。猝遇伏兵。斷歸路。城兵亦出。清兵驚愕狼狽。僅以殘卒千人遁歸于船。不敢復出。初沂州劉元稷既破李清。又深惡張原夫。頗懷反正意。聞王錫舉兵。大悅。謀合從攻清而未發。會清發大兵擊山東。元稷以爲機不可失。直送書于王錫曰。

相國張原夫驕恣專政。苛責下民。侮諸侯。激天下之公憤。元稷久懷起義之心。苦兵微力弱。未敢輕動。今公舉兵反正。義聲所播。薄海同欽。元稷忝在隣邦。願効馳驅。同誅清室。復我中原。維公容而許之。劉元稷頓首再拜。

使者至青州。王稷大悅。命一將齎返書。偕還報命。書曰。

相國張原夫侮我如草芥。酷虐下民。其罪浮于大明之魏忠賢。夫大明不幸委任。

忠賢致中國淪于胡虜。今滿清以氈裘穢德。竊據非分。不深賈乘之戒。而妄用原夫躬蹈大明之覆轍。豈非胡運將終乎。錫竊不自量。舉兵討賊。今敵軍壓境。勢幾危逼。而公乃助我。是誠天也。驩何如之。誓當同心戮力。福我漢家。不勝僑企。王錫頓首再拜。

使者歸告元稷。元稷迎王錫之將。受其返書。約不日出軍爲助。令其將歸。王錫以此事佈告諸將。士氣百倍。益防戰無懈。

### 上編九 江南之戰

清廷征討比照之大將董明。率兵四萬人。急趨江南岳州。比照聞之。出迎于國境。欲乘其疲而擊之。以一軍屯平陽縣之平原。一軍伏大江之側。清兵陣于華陽之附近。及夜。焚篝。董明懼敵軍襲擊。自閱陣中。戒兵士毋怠。然軍日夜兼行。疲勞過甚。勇氣撓喪。守衛不嚴。比照之前軍將曹晉在華陽者。窺其狀。說士卒曰。清兵長途而來。氣必不振。今夕出不意襲之。必獲大勝。乃以戍刻襲清營。清營篝火已滅。聞呼聲。于夢中驚醒。或鞭繫柱之馬。或三四人而握一矛。或逆矛自傷其足。狼狽萬狀。董明大聲

叱曰。敵軍乘夜襲營。必無大兵。宜鎮定勿擾。自揮勇士進門。兵心漸定。四出禦敵。曹晉亦能軍。先進斬敵。勢不可當。衝至董明之旗下。董明之軍中有勇士驅出。激勸將士。堅固防守。曹晉以兵寡不敢深入。乃收軍退。時天已漸曉。董明率大軍追之。分爲二隊。一隊襲華陽。一隊襲大江。勢甚猛悍。曹晉兵敗退走。大江之枝隊亦破。歸于岳州。清兵乘勢急攻。圍城之兵。幾二十重。比照不能敵。城破。脫甲而降。

上編十 張原夫被誅

滿清顯瑛任張原夫以召諸侯之兵。江南雖爲齊明所破。而甘肅有永安高丹。西寧沈玩容。山東有青州王錫。沂州劉元稷。合從拒命。有直搗燕都之風說。張原夫下令召諸侯兵入衛。于是有從諸國向都者。有赴山東甘肅者。軍馬之往來。恰如修羅場。騷擾極矣。嘉慶二十五年。顯瑛寢疾。十一月四日。遂死。立太子旻寧。以奉天王女陳精爲后。改元道光。是爲滿清第八酋長。旻寧爲太子時。素惡張原夫之擅權。翌道光二年正月。遂下詔削張原夫爵。以孔平淳爲相國。會百寮于乾清宮。議朝事。孔平淳進奏曰。張原夫奸惡貪戾。失諸侯之心。致亂者四起。今唯斬張原夫之頭。以謝天下。



則諸國可不討而自服也。群臣以爲然。旻寧以新繼立。原夫爲父重臣。不欲以己意遽殺之。乃託觀衆意。造鐵函頌之。諸國使投書言張原夫之善惡。及三日。復召百寮。開函驗書。數百通。皆斥原夫奸惡。無言其善者。乃定原夫死罪。二月二十八日。誘張原夫于市。斬首以徇。遣使告山東甘肅諸侯。悉赦其罪。諸侯以征戰連年。力不支。亦屈意稱臣于清。干戈悉止。無識之徒。咸欣然以爲復睹太平。時有志士獨言曰。中國者。中國之中國。滿清以無道奪大明之社稷。引胡虜而辱華夏。我未見其能久也。

上編十一 清帝之奢侈

滿清旻寧既定兵亂。太平久續。復生侈心。召音樂舞人。愛美女。時有寧武曲者。奸佞邪智。以口舌媚君。一日奏曰。廣平王女劉輝者。天下無雙之女也。旻寧大悅。使武曲設計召之入宮。武曲承命。趨廣平城。告曰。武曲奉敕宣而來。廣平王恭迎之。武曲前席而言曰。大王之息女。有美人之名。而達宸聽。有立妃之敕宣。廣平王大驚。固辭不獲。不得已。遂應諾之。武曲約日歸京。奏于旻寧。獲賞賜金帛無算。及期。廣平王遣劉輝乘輿。駕以六馬。嚴警衛出城。武曲自燕京出迎之。清道而行。漸至都。自右安門入。

經武定門入內城。劉輝巧笑善媚。旻寧寵之專房。不顧國政。孔平淳數諫不聽。當是時。中國風俗漸趨浮華。奢侈日甚。怠產業。嗜酒宴舞樂。而鴉片烟草尤家家收貯之。鴉片烟草者。無味而有至味。人吸其精。忘煩悶。散鬱抑。其快無比。三百年前。初從英國輸入。唯富豪珍嗜之。後漸流行國中。咸傾財購之。然其爲物。久吸之。即每日不能離。且減精神。損血液。終至病發。不可救。清廷會議之。以爲人民傾財購有害之物于外洋。則民益弱。而國且益貧。故乾隆時。禁止鴉片烟草賣買。且禁英國輸入。而人民私自賣買不止。及嘉慶時。再禁止。久亦漸弛。英國知之。遂納賄于廣東官吏。公然販買。流毒益夥。時旻寧方溺于劉輝。竟置不問。孔平淳以死諫。旻寧不得已。從之。稍稍理國事。平淳乃議正國法。先嚴禁鴉片烟草。

### 上編十二 清英之戰

清廷因孔平淳之諫。布告鴉片烟草之嚴禁。其禁制曰。鴉片烟草者。其烟氣雖悅人。寔有害無益之物也。爲購此有害之物。輸巨額之金銀于外國。則國中可立至困窮。經乾隆嘉慶兩度之嚴禁。猶有竊賣買者。至今流布國中。以後破國禁者。一無所貸。

不問貴賤。下獄斷罪。又通此旨于廣東之府尹。停止英國之輸入。英國以失大利。頗咨嗟歎息。顧以國法不能犯。暫從其禁。已而法度少弛。廣東之奸商。私求之于英船。英國大悅。益增加其輸入之額。行巨大賄賂于廣東之官吏。使不問其事。清廷聞之。令林則徐赴廣東究之。則徐既至。見港有多數之英船。檢之。皆載雅片烟草。命悉燒之于虎門。又責英船犯法之罪。禁其賣買食糧。英人困甚。怨則徐。訴其國之女王。女王聞之。怒遣使者來交涉。則徐輕英國。歸使者。英國不能忍。令義律率軍艦來攻。逼定海。以大砲攻城。城陷。義律隨大艦數艘至天津。將入燕京。與清廷結和。計兩國之交易。清伊里布至天津。促其退船。義律曰。有訴願。欲至都。倘汝能奏之。則退去。伊里布問之。義律曰。願旨者。在燒棄雅片之償价。且開放二三口岸。許可交易。伊里布曰。汝宜退廣東府。就府尹琦善商之。義律即乘船赴廣東。伊里布入都奏聞。旻寧不可。命琦善拒之。而琦善憚義律威名。私許其約。其後英人益爲不法。琦善不能制。清廷聞之。命以兵逐英人。英人大怨。再以大軍艦數十艘襲定海城。陷而旋復。乃攻乍浦。城下之。乘勝攻鎮江府。陷其城。清大將海齡陳化成均戰死。勢如破竹。將直攻燕京。

清臣叙議。悉許英國之請。奏于旻寧。旻寧雖大怒。然兵敗地蹙。無如之何。終聽所奏。令謀和議。其盟約曰。

第一 燒棄雅片烟草之損金二千一百萬兩。分七年償還。

第二 在香港廈門寧波上海定海五地。設英國商館。永遠交易。

第三 英國通船之吏長。與清國之官吏。出會之時。會釋同格。(此條文義不可解。以原譯如是仍之)

右三條許可之旨。通告英將。英將乃還所陷諸城。率師還國。于是滿清腐敗之真相。一時披露。達于極點。  
(未完)



# 談叢

## 嶺海幽光錄

南國行人

吾粵濱海之南亡國之際人心尙己苦節艱貞發揚馨烈雄才瑰意智勇過人余每於殘籍見之隨即抄錄古德幽光寧容沈晦奈何今也有志之士門戶齷齪猖獗嗷長婦妣女皆競侈邪思之能勿泔泔墮淚哉船山有言末俗相率而爲僞者蓋有習氣而無性氣也吾亦欲與古人可誦之詩可讀之書相爲浹洽而潛透其氣自有見其本心之日昧者是亦可以悔矣

僧祖心博羅人禮部尙書韓文恪公長子少爲名諸生才高氣盛有康濟天下之志年二十六忽棄家爲僧禪寂於羅浮匡廬者久之乙酉至南京會國再變親見諸士大夫死事狀紀爲私史城邏發焉被拷治慘甚所與遊者忍死不一言法當誅死會得減充成潘陽痛家而哦或歌或笑爲詩數十百篇命曰剩詩其痛傷人倫之變感慨家國之亡至性絕人有士大夫之所不能及者讀其詩而種族之愛油然而生焉

蓋其人雖居世外而自喪亂以來每以澳忍苟全不得死於家國以見諸公於地下爲憾而其弟麟驤以抗節叔父日欽從兄如瑛從子子見子亢以戰敗寡姊以城陷妹以救母駮婦以不食驪婦以飲刃皆死即僕從婢媵亦多有視死如歸者一家忠義皆有以慰夫師之心嗟夫聖人不作大道失而求諸禪忠臣孝子無多大義失而求諸僧春秋已亡褒貶失而求諸詩以禪爲道道之不幸也以僧爲忠臣孝子士大夫之不幸也以詩爲春秋史之不幸也剩詩有曰人鬼不容髮安能復遲遲努力事前路勿爲兒女悲又曰地上反淹淹地下多生氣嗚呼亦可以見其志矣

零丁山人姓李名正字正甫番禺諸生也丙戌城破其父及於難山人乃髡首自名『今日僧』遷居零丁之山遇哀至放聲曼歌歌文文山正氣之篇歌已而哭哭復歌四顧無人輒欲投身大洋以死與厓門諸忠烈魂同遊既又自念吾布衣之士耳與其死於父何如生於君死於父則無子斯死父矣生於君則有臣其尙可以致吾之命而遂吾之志也乎於是棄僧服而返性好獨坐然亦非習爲禪觀者一室深閉人莫知其所爲竊窺之每一劊髮即以紙錢包裹具衣冠上山焚去哭之嗚咽試問之

則曰吾髮欲還之父母也。全歸之。未能故傷之耳。酒酣慷慨爲詩。有曰。身當病後哀。歌短家自亡。來骨肉輕。又曰。多病一身堪。久客故園諸弟尙重圍。又曰。夜夜哀魂同。夢父年年孤影愧。稱兄又曰。當天落日愁無影。到地悲風壯有聲。皆悲酸慘絕。如猿吟鶴唳。不堪入耳。久之鬱鬱竟以死。年三十七。悲夫。正甫士之不幸。其至此耶。生旣無可奮其才死而忠孝之心。又不白後之人。其終以正甫爲何如人耶。其爲桑門也。臣之終其棄桑門也。子之始終始之間。嗚呼難言之矣。正甫一字零丁。零丁亦大洋名。自文文山一至數百年。乃有正甫以哀歌招其魂魄。文山亦幸矣哉。

女以烈見不幸也。而烈以魂見。使人得傳其名氏。則猶爲大幸。初廣州有周生者。于市買得一衣。丹黻鮮好。置之於床。夜將寢。褰帷忽見少女。驚而問之。女曰。毋近我。非人也。生懼趨出。比曉闔里爭來觀之。聞其聲若近若遠。久之而形漸見。姿容綽約。有陰氣籠之。若在輕塵。謂觀者曰。妾博羅韓氏處女也。城破被清兵所執。見犯不從。觸刃而死。衣平日所著。故附而來耳。屈翁山哀之以辭曰。彼綃者衣兮。水之不能濡。美人之血紅如荼兮。彼衣者綃兮。火之不能熬。美人心皎如雪兮。毋留我綃兮。吾魄

與之而東飄兮。毋留我衣兮。吾魄與之而西飛兮。噫嘻烈兮。不自言之而誰之知兮。增城洪翼啣之女。及笄。受聘吳氏子。丙戌。廣州不守。女投井而死。吳生欲迎喪以歸。其親串止之。有李生曰。凡女子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禮之。況死於節者乎。於是吳生迎喪以歸。一夕月明。李見一好女子。身被溼衣。前拜曰。妾湛氏女也。非君執議游魂無依矣。請賦詩志妾之死。言畢而滅。屈翁山撫琴爲之操曰。嗚呼。嘻。井之陰陰兮。美人以其魂嫁。猶不沉兮。匪一日之沉兮。何以得君子百年之心兮。謝君之友兮。以禮而合幽冥之瑟琴兮。

甲寅春。廣州有請覘仙者。忽有自署蘇氏者來。問其誰。曰。妾廣州繡花街人。年十七。嫁汪叔孟季子。庚寅冬。城破。吾夫被殺。吾以几擊清兵。破頭額。因磔我而死。屈翁山爲之歌曰。擊奴擊奴。奴雖不死。已碎顛。腦血可以濺吾夫。纖纖女手。有霹靂。泰山難與秋毫敵。丈夫何必是。荆軻死爲鬼。英雄隨所擊。

林氏者。廣州之河南鄉人。丙戌城破。投珠江而死。番禺羅賓王吊之。有曰。黃泉隨母逝。白璧爲夫全。抱玉雲飄海。沉珠月在淵。



李氏者。番禺三元市人。庚寅廣州被圍。胡騎抄掠得之。不辱。賦詩十章而縊。有曰。恨絕當時步不前。追隨夫壻越江邊。雙雙共入桃花水。化作鴛鴦亦是仙。味其辭。其夫必先自沈者。

丁亥某月。益陽王遇害廣州。妃某氏。色美清。兵欲妻之。妃曰。王故夫也。亟具棺。衾得盡。一哀以事新者。當無復恨。兵出市棺。衾妃陰置小刀。數十。衾中整刃。外向喪服。哭泣視含殮。與兵出葬北山。既畢。兵遽前犯妃。妃大罵。兵怒。抱持益急。身數十處觸刃。血漉漉仆地。妃乃反刃自殺。屈翁山爲歌云。爲我殮王。送之北邙。逝將從汝。不惜新喪。王魄已歸土。同穴終何補。利刃懷滿身。欲切奴爲脯。奴血何淋漓。痛楚莫予侮。自剄以報王。黃泉相鼓舞。

王桂卿。廣州人。爲張參將之妾。丙戌年。始二十。清兵至。拜辭其夫。彈琵琶一曲。自經死。鄭湛若吊之。有曰。墮樓未散香烟夢。披髮猶存石鼓歌。雁柱只今餘玳甲。爲憐落木晚風多。

張家玉。號芷園。東莞人。中崇禎癸未科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甲申。闖賊破京師。家

玉抵書罵賊賊縛之使兩武士夾之問以故家玉年少貌秀拔聲巨詞辯賊歎曰吾  
 殺此曹多矣臨死嘶戰不能作一語未有若此人者竟釋不殺家玉慮不得脫乃僞  
 爲文譽賊乘間南走金陵會柄國者方借周鐘等案以傾東林諸君子而家玉與周  
 鐘同館又出周文忠公鳳翔之門益惡之竟羅織削籍居錢塘與總兵鄭鴻逵副使  
 蘇觀生等同護唐王至閩閩人立之遂相蘇觀生以家玉爲侍講尋兼兵科參永勝  
 伯鄭彩軍駐邵武家玉先驅抵廣信戰許灣頗捷遂解福州之圍丙戌正月被圍於  
 新城力戰得出加僉都御史開府廣信與鄭彩議不合自請回粵招募八月至鎮平  
 諭山賊黃海如等降其眾數萬簡精銳萬人爲武興營餘散遣之會清軍至赤山坂  
 聞上杭敗信兵心已解兼餉盡潰歸東莞居大父喪蘇觀生立唐王弟聿鏗于廣州  
 以兵部侍郎召家玉辭不拜十二月廣州破巡撫佟養甲素聞家玉名遣副使張元  
 琳即家召之家玉夜冠出見責張元琳以大義張元琳亦癸未榜與家玉同爲庶吉  
 士者也歸報佟養甲復飛書諭之家玉答書有曰孔門高弟太祖孤臣如玉其人安  
 可以不賢之招招之乎生殺榮辱惟公命家玉旣義不肯屈其師林洊復贊其起兵

會舊蕉到瀆二鄉以被掠與官兵相攻擊。殺數百人。家玉與何不凡莫子元等約以大舟來迎。家玉出舊賜幢蓋。麾葆鼓吹登舟。襲東莞城入之。執其新令。藉降紳李覺斯等家以犒士。騰檄遠近。所在嘯聚以應。時丁亥三月十四日也。十七日清軍至。大戰于萬家租。遂隘東莞。家玉走到瀆。清總兵李成棟攻到瀆三日。破而屠之家玉祖母陳氏母黎氏妹石寶俱赴水死。妻彭氏被執不屈。斷股而死。家玉走西鄉。大豪陳文豹聚兵二千人保境。奉家玉進克新安縣。殺千餘人。四月十日清軍攻西鄉。不克。家玉遣兵襲東莞。戰于赤岡。五月復自率兵攻東莞。不克。卻歸西鄉。李成棟大軍至。攻圍數日。互有殺傷。己而舟師敗。家玉走夜經萬家租。視其家廟已燬。祖墓發掘。張氏族屠戮殆盡。拜哭而去。張氏爲唐殿中監張九臯之後。宋末遷居東莞。地倚大江。面四百三十二峯。先輩謂必生大忠孝人。主持名教者。十七傳而生家玉。同邑李覺斯以家玉藉其家。恨之刺骨。倡爲厭勝之說。燬廟發塚。且踪跡張氏族屬。輒指而戮之。幾無噍類焉。西鄉亦隨破。陳文豹等俱見殺。家玉至鐵岡。得姚金之陳穀子等衆各千人。遂走十五嶺。復得羅同天劉龍李啓新等衆三千人。先是家玉遣兵攻龍門。

縣克之。至是入龍門。進攻博羅。亦克之。并克連平長寧兩城。復振攻惠州三日不克。克歸善縣。還屯博羅。官軍攻之。家玉走歸龍門募兵。旬日間得萬餘人。家玉幼好擊劍。任俠多結山澤之豪。故所至翕然蹶而復起。至是分其衆列龍虎犀象四營。進攻增城。入之。十月李成棟至增城。馬步萬餘。家玉分兵爲三倚深溪高崖以自固。大戰十日。力盡而敗。李成棟圍之數重。諸將請血戰潰圍。出家玉曰。矢盡礮烈。欲戰無具。將傷卒死。欲戰無人。天明俱受縛矣。大丈夫立天常犯大難。事至已壞。烏用徘徊不決。以頸血濺敵手哉。因起徧拜諸將。自投野塘中以死。懷銀章一篆。曰正大光明。閩賜也。時年三十有三。清軍得其屍。集諸紳殮視之。李覺斯再拜賀曰。是已。某知其一齒缺。以銀鑲之。髮長可二尺三寸。今果然死無疑矣。蓋以爲快云。然家玉父兆龍弟家珍仍爲人所匿。覺斯不得踪跡也。明年以思恩侯陳邦傳給事中李珍請。諡曰文烈。父封增城侯。少保大學士。如家王官。家珍廕錦衣僉事。其先後從家玉而死者。爲師林游。從弟有光。有恆及鄧棟材韓如琰楊光遠等數十人。粵中人又言家玉常乘一黃馬神駿。趨捷每臨陣風沙慘淡。作勢怒鳴。以鼓士氣。及家玉死。馬亦自擲死。谿

水側云。

陳邦彥字岩野。順德人。乙酉間以諸生走金陵。上政要三十二策。權奸沮不用。唐王得其策。讀而偉之。至閩。卽家授監紀推官。而邦彥已登是科。賢書以蘇觀生薦。改兵部職方司主事。監廣西狼兵。至嶺。聞變。勸蘇觀生東保惠潮。不聽。會丁魁楚等已立永明王於肇慶。蘇觀生前與丁魁楚不睦。撤兵回。至韶。使邦彥赴肇稱賀。且覘動靜也。丁魁楚聞蘇觀生兵回。恐見逼。挾王西走梧州。邦彥至桂。太妃垂簾南面坐。永明王西向坐。丁魁楚侍勞苦。邦彥卽改授兵科給事中。令回慰蘇觀生。召之入輔。迨邦彥東歸。而蘇觀生已迎立唐王弟聿錡於廣州。邦彥不敢入。貽書蘇觀生報命。且勸其與丁魁楚并力。勿國中自鬪。貽漁人利也。蘇觀生不能從。竟搆兵於三水縣。初戰。廣兵敗。再戰大同橋。廣兵以海舟詐降。肇兵敗。邦彥遂去。隱高明山中。未幾。清總兵李成棟破廣州。唐王弟聿錡。蘇觀生皆死。先是總督萬元吉使族人萬年募兵於粵。得余龍等千餘人。未行而贛州破。余龍等無所歸。聚甘竹灘爲盜。殘兵依附者至二萬餘人。肇慶總督朱治澗使監軍鄧研聽招之。既至。與督標兵不和。譁而歸。鄧研聽

與萬年俱死於亂。李成棟既陷廣州。丁亥春。進攻肇樞。俱克之。走朱治憫。殺丁魁楚。前驅至平樂府。彥邦聞之。扁舟入甘竹灘。說余龍乘虛攻廣州。余龍許之。邦彥亦於高明山起兵。與余龍由海道入珠江。會城空虛。清巡撫佟養甲飛騎走桂林。召李成棟回。揚言便道徑取甘竹灘。余龍等家屬所在。遂退回。于是陳子壯起九江。張家玉起東莞。霍師連等起花山。皆圍聚徒衆。與邦彥相應。邦彥寄張家玉書云。成不成。天也。敵不敵。勢也。方今王師風鶴。桂林累卵。得牽制。毋西潯平之間。庶可完葺。是我致力于此。而收功于彼也。張家玉然之。邦彥復遣其門人馬應房與余龍攻順德。復之。李成棟至順德。余龍戰敗。馬應房被執。不屈。赴水死。馬應房即前鶴慶守馬養祥子也。四月。余龍再戰于黃連江。亦敗死。邦彥乃棄高明。收餘衆數千人。別徇江門。下之。前者攻廣州。佟養甲得降人。知其謀。出於邦彥。訪求其家所在。急捕之。獲其妾何氏。并子陳和尹。陳虞尹於肇慶。厚待之。爲書以招邦彥。邦彥不復書。但判其楮尾曰。妾辱之子。殺之。身爲死。臣義不私。妻。子也。佟養甲壯其爲。人仍善養其妾與二子。後郡紳李星一舉人杜璜。以兵攻擊肇慶。始殺之。杜璜等戰不勝。亦死。七月。與陳子壯密約。

圍廣州陳子壯先至謀洩內應者遇害陳子壯欲引去適邦彥兵至因謂陳子壯曰李成棟方攻張侍郎家玉於新安聞省警必乘舟急還邦彥伏禺珠洲側伺其至以大舟從蘆葦中衝之公以大艦遮其西使不得去克城在此舉矣望青旗而朱旂者吾師也計定李成棟果以戰艦數百過禺珠洲勢甚盛邦彥少船少衝之頗焚其數舟李成棟引而西邦彥尾之會暮夜陳子壯不能辨旗色疑皆敵舟也陳動李成棟順風追之遂大敗邦彥欲歸攻城城中已有備乃疾引兵攻下三水據胥江與霍師連會前湖南黃公輔御史連成璧等亦攻下新會新寧八月清遠指揮白常燦殺清知縣何甲以迎邦彥因橫江樹柵絕嶺東餉道李成棟還師擊清遠霍師連以舟師遏李成棟李成棟縱火燒師連舟兵亂破柵而入霍師連戰死邦彥曰常燦與太學生朱學熙嬰城守時民兵起者數千家惟邦傳一軍最強常分出以救民兵之敗者至是精銳盡喪外無救者踰日城陷白常燦死邦彥猶率數十人操兵戰肩受三刃不死走朱氏園朱學熙已自縊堂中邦彥哭拜畢素筆題其壁曰無拳無勇何餉何兵聯絡山海喋血會城天命不祐禍患是櫻千秋而下鑒此孤貞遂被執總督佟養

甲使醫來視創。邦彥却之。餽食亦不食。在獄五日。惟慷慨賦咏。或投以紙。輒隨而滿。所傳有「大造兮多艱。時哉不我與。我后兮何之。我躬兮良苦」之句。九月二十八日被磔死。監視者視其肝。肝忽躍起。擊監者面。遂驚悸數日而死。邦彥既敗。張家玉陳子壯亦隨沒。逾年得贈兵部侍郎。子陳恭尹。能以詩文世其業。李元蔭者。榆林人。本姓賈。爲李成棟養子。因冒姓李。成棟少時從高傑爲群盜。以勇決聞。及高傑封興平伯。成棟掛鎮徐將軍印。守徐州。高傑爲許定國所殺。成棟以徐州降。會故趙王由棟與黃蜚起太湖。成棟擒黃蜚。走趙王。授松江總兵。從定八閩。由漳州與巡撫佟養甲入惠潮。破廣州。執唐王與周益。遼諸王。俱殺之。蘇觀生自縊。時丙戌十二月望日也。明年丁亥正月。成棟分兵取南韶。克肇慶。遣裨將楊大甫。張月。取高廉雷三府。閩可義渡海取瓊州。自率兵向廣西。下梧州。攻平樂。先驅及桂林。會粵東義師。競起。會城被圍。佟養甲遣人告急。成棟遂東回。往返攻擊。自春徂秋。始獲定。而西省之平梧。以及海北高雷廉等城。俱復失。屢被責問。明年戊子春。江西金聲桓王德仁反。密書約成棟。時佟養甲已授兩廣總督。成棟雖晉秩。例當授總督節制。自恃功高。耻爲之下。



王德仁圍贛州急。佟養甲趣成棟赴援。成棟與署布政使袁彭年等密議於三層樓。既定。語佟養甲曰。今出城數十步。皆敵。安能遠行計。惟急改名號以安人心耳。佟養甲愕然。莫可誰何。成棟遂反正。遣使赴南寧。一時喜出望外。封成棟爲惠國公。晉佟養甲爲尙書襄平伯。佟養甲懼禍及盡。以所部授成棟。六月。成棟使其將羅成耀以黃金千兩白金十萬及綵紵舟楫迎永明王於南寧。至肇慶。拜成棟翊明大將軍。以其子元蔭爲錦衣都指揮。掌絲綸房事。擢袁彭年爲左都御史。先是廣東都司馬吉翔爲錦衣。從永明王入武岡。因內閣員缺。得與票擬。圖富貴者爭趨之。其在南寧。陳邦傳駐兵潯江。上下倚以爲重。因以其子陳曾禹爲錦衣。比馬吉翔。而陳邦傳亦以復欽廉功。加封思恩侯矣。至是成棟封公。陳邦傳意不滿。乃亦晉陳邦傳爲慶國公。并封其中軍胡執恭爲武康伯。成棟聞之。亦爲其下杜永和闔可義郝尙久羅成耀黃應杰楊大福張道瀛等七人請封。皆得伯爵。而元蔭亦得錦衣侍衛。元蔭修整大雅喜與士大夫交。袁彭年素負時望。掌臺綱。于是劉湘客丁時魁金堡蒙正發等皆與之善。持論侃侃。專以尊主權別流品斥倖授爲事。遠近悉望而畏之。因有五虎之

目。五虎者。袁虎頭。劉虎皮。丁虎爪。金虎牙。蒙虎矢也。冬十月。成棟攻贛州。不克。時清兵已至南昌。金聲桓召王德仁還救。贛州守禦已固。成棟至。總兵高進庫擊敗之。退避南康縣。十一月。佟養甲間使以聞。殺之。己丑正月。南昌破。金聲桓。王德仁俱死。二月。成棟兵敗於信豐。自斷後披甲渡河。馬蹶。沉水。死。贈寧夏王。諡武烈。五月。以杜永和爲總督。守廣州。閻可義守南韶。未幾死。以羅成耀代之。加元蔭車騎將軍。封南陽伯。領兵宿衛。六月。楊大福爲亂於梧州。元蔭召至。縊殺之。庚寅正月朔。清平南王尙可喜嗣靖南王耿繼茂至南雄。羅成耀自韶州潰歸。十四日。韶州破。永明王西走梧州。留元蔭與馬吉翔等守肇慶。羅成耀走高州爲亂。元蔭以計殺之。人情恃以少安。初。成棟父子方寵。陳邦傅居西屢。爲金堡等所排。積怨刻骨。會其下徐彪亦叛之。忠貞營李赤心等。又自湖南潰入粵。散處賓橫之間。陳邦傅不能制。威望日損。東事急。召之赴援。非其意也。願欲藉以洩前憤。將至梧。群情洶洶。適西撫缺。衆議推劉湘客。兵部侍郎程源論其比黨。金堡等四人皆杖戍。惟袁彭年先以憂去。得免焉。陳邦傅抵三水。竟觀望不敢進。清兵薄會城。杜永和等與元蔭弟李建捷力戰禦之。杜永和

等進爲侯。李建捷封安肅伯。廣州城三面臨水。成棟在時。復命築兩翼。傳於江外。爲砲臺。水遶之。地險守固。攻圍十閱月。不能破。偏將范承恩謀內應。決砲臺之水。清兵藉薪徑渡。遂得砲。返以內攻。十二月二日。城破。屠之。范承恩降。杜永和等由海道奔瓊州。元蔭弟李建捷奪圍至肇慶。陳邦傳等師俱潰於三水。隨聞桂林亦破。梧州君臣夜走。陳邦傳兵邀劫各官於藤江。明年春。元蔭在肇慶。其下亦多謀爲變者。不得已。與弟李建捷俱奔南寧。伏地痛哭。哀動左右。會孫可望遣賀九義等將兵至。殺內閣嚴起恒等。元蔭忿甚。請出靈山。收高雷之兵。迎王入海。至欽州之防城。爲土兵王勝堂所執。送靖南王。不屈。左右挺下。元蔭笑曰。鼎鑊不懼。何有於挺。又令作書招杜永和。元蔭笑曰。杜將軍繕兵窮海。差有丈夫氣。乃招之耶。王義之使其故人往說之。曰。將軍昔未受國恩耶。元蔭大慟曰。某昔不過帥府一親人耳。今爵通侯。司禁旅。狼狽被擒。計惟一死報國。豫讓不言之在前乎。吾父侯于九泉久矣。故人曰。李果將軍父耶。元蔭曰。岐陽黔國。俱以養子。自奮子。多言。遂與弟李建捷及前鋒將李用朝俱被害。投屍海中。明年壬辰。瓊州破。杜永和等俱降。

陳子壯。南海人。年二十二。登萬曆己未科一甲第三名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天啓中。魏璫秋柄。子壯父陳熙昌以給諫。疏璫罪。廷杖謫戍。子壯亦以天啓甲子浙江鄉試錄。誹謗黜。崇禎初起用。累官至禮部侍郎。糾唐藩不法。時議以宗室授文武官。又力言不可。忤旨。下獄。尋遣戍。乙酉起。江南禮部尙書。復忤時相馬士英。罷歸。江南破。桂恭王方避亂寓梧州。子壯發檄遠近。言桂王神宗子光宗弟。宜立。時唐王已立于閩。廣督丁魁楚以子壯人望也。集多官議之。子壯持前議益堅。海道湯來賀讓子壯曰。如公議。閩立一君。粵復立一君。內自爲敵。蚌鷓卽無死。誰爲之漁人者。議遂寢。後丁魁楚以擒靖江王功。封平粵伯。湯來賀進江閩總督。以人望亦召子壯入閣。辭不行。丙戌冬。桂王子由根監國。子壯以前議。卽其家拜大學士。太子太保兼兵部尙書。節制江廣閩楚軍務。會唐王弟聿至廣州自立。子壯未果行。十二月。清兵克廣州。唐王死。明年春。大兵出廣西。前兵部侍郎張家玉。兵科給事中陳邦彥。及新會王興高。涼。崔良。欖。潮。陽。賴其肖等。前後聚衆攻克各州縣。夏六月。子壯起於南海之九江。邨與陳邦彥約。攻會城。提督李成棟方東擊張家玉。會城空虛。故指提楊可觀。楊景暉。

及子壯壻前知州梁若衡等結花山降盜三千人。謀陰召子壯期以七月七日兵至內外舉火。應子壯喜甚。先二日率水軍薄城。謀者入郭被執。事露。楊可觀等皆死。子壯兵駐五羊驛。李己破張家玉兵於新安。趨歸。擊敗之子壯奔還九江。邨前御史麥而炫破高明。迎子壯入居之。十一月。李成棟入高明。子壯麥而炫與前知縣朱寶蓮俱被執。總督佟養甲寘於館。厚享之。獄具。以犯旗示子壯曰。不處公極刑。則威不立。遂衣以赭粉。舁之遊城內外。遍更集諸降紳。燕飲聚觀。有奮足踢子壯面大唾罵者。臨刑舉酒屬諸紳曰。畏否。諸人以頭搶地曰。敢不畏。左右皆掩口笑。子壯身被數十刀。呼太祖高皇帝烈皇帝不絕口。與麥而炫等同日死於市。子陳上圖亦在獲。以家僮伯卿請寸斬。以贖主人之孤。得免死。戊子春。李成棟叛。子壯弟給事陳子升上書請卹。得贈番禺侯。諡文忠。子上圖。廕錦衣衛指揮使。

明亡。屈大鈞遯跡爲僧。薙其髮埋之羅浮黃龍洞中。并爲藏髮塚。銘云。翁山屈子。藏髮於茲。四百山君長呵護之。又有禿頌一篇文。云。吾友超然張子。行年三十而髮禿如薙。感而作頌。余與張子生逢斯世。有髮而不能保。月一薙之。無使其短。而種種長。

而披披故張子以其禿爲幸而頌之嗟夫禿也而猶可頌然則余未嘗禿也乃余之不幸矣而亦爲禿頌者何居蓋亦頌張子之禿也云爾頌曰髮吾外物生之何爲非馬何龔非牛何鼈生而乃禿遺體非虧行父誰曠巨君誰訾毀傷之罪我今復罹剝膚之痛人皆患之羨子之禿不見刀錐無煩髻結不用辮垂不毛之首有如鼓槌石亦有鬢苔亦有衣何子礮确勾萌不滋黑之與白不見毫絲摩頂滑滑似沐膏脂勝於生鬢白屑生皮所少屋幘覆此髮囊受之父母未損毫釐根本在肉且勿生黃留須異日以觀冠綏方春而茁方冬而萎吾髮卓爾與時盛衰

庚寅冬廣州城拔天濠街有婦襁負嬰兒以長繩繫腰接於樹身赴池而死事定引繩出之色如生屈翁山爲之歌曰妾身不隨波豈必長繩繫所慮黃口兒一去無根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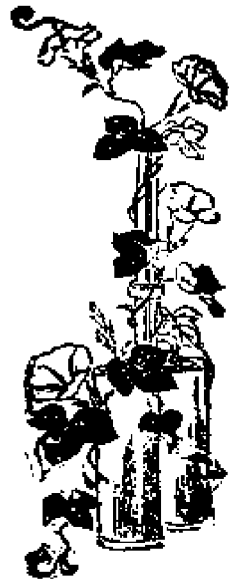
聶娘增城人崇禎庚午清兵於增江口掠得之戲謂其眉未婉聶娘從容語曰女醜始掃眉若欲婉請假我刀刀得而刎黎美周作聶娘婉眉歌有云丈夫髭髻媿如此半尺垂虬掀不起紫石稜稜婉婉爾翠蛾如鐵真男子又云人生安能知死期沙塲

血戰。吾當爲借娘眉鋒。不斬賊先斬偷生巾幗兒。  
 麥氏。香山小欖鄉人。諸生黃肇揚之妻。癸巳冬。被掠。憤罵赴水。兵捉其髮。繫船間。麥氏乘間斷髮。又赴水。旣沒。復湧出。作憤罵狀。如是者三。清兵競射之。乃沒。屈翁山吊之云。入水不肯沉。罵奴猶未畢。身輕乘文魚。三躍江中。出佳人一。赫怒波濤爲羨溢。饒箭雖紛紛。難損芝蘭質。去爲湘妃姊。魂烈知無匹。

(未完)



談  
畫





## 國學振起社廣告

國學振起社社長章太炎君已移居牛込區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民報社內有信件請直寄民報社爲荷

(新方言已出版)

定價金參拾錢

## 國學振起社啓

## 社會主義講習會

## 天義報社廣告

本通信所已遷于麴町區飯田町六丁目二十一番地如有信文稿請直寄本處爲荷

## 代派中興日報廣告

此報由僑居南洋志士所創設專爲發揮民族民權二大主義而民生主義亦間及之議論精闢與中國日報相伯仲本社特紹介於學界特別減價凡定閱者全年九元半年五元郵費另加

## 博徵海內方言告白

中國方言。傳承自古。其間古文古義。含蘊甚多。而世人不知雙聲相轉疊韻互變之法。至有其語而不能舉其字。通行文字。形體不過二千。其伏在殊言絕語中者。自昔無人過問。近世有文言一致之說。實乃遏絕方言。以就陋儒之筆札。因訛就簡。而妄人之漢字統一會作矣。果欲文言合一。當先博考方言。尋其語根。得其本字。然後編爲典語。旁行通國。斯爲得之。僕前撰新方言一冊。略得三百七十餘條。近復展轉鈎考。又發見百餘事。一人耳治。勢不能周。願海內知言之選。各舉鄉土殊言以告。上書今語。下解義訓。旁註某省某府某縣。以便訂實。函件寄牛込區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民報社可也。

章炳麟白

## 代派香港中國日報

香港中國日報。爲中國革命提倡者之元祖。夫人知之矣。自惠州革命軍興以來。革命之心理。灌輸全國。革命之風潮。磅礴大陸。而各地之爲革命狂濤的旋渦者。尤推南中國數省。若中國日報。則其原動力也。晚近萍鄉之役。黃岡之役。安慶徐錫麟之役。欽廉之役。鎮南關之役。該報皆設有特約從軍訪員。故電報之靈。消息之靈。遠非他報所及。又社會問題之重要。知之者。鮮該報乃於數年前首論民生主義。與中國革命之前途。洋洋十數萬言。透闢無倫。世人有譽該報爲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之木鐸。非虛語也。該報連郵費全年十二元。半年六元半。今爲苦學生。計特別減收全年十元半。半年五元半。有志革命者。誠不可不讀也。

民報社啓

請看

## 漢英新字典

是書爲山西喬君義生所輯全書  
悉以漢字列部而輟以英語較之  
他種字典就英字以求漢語者則  
猶爲直接喬君深於英學殫心竭  
力以成此書知吾國之研究英文  
語學者必有一番歡迎也現已付  
印不日出版(價二元五角)

發行所

中外各大書房

## 代派華英日報

此報發生於北美加奈陀晚香坡  
已有兩週年除發揮民族民權民  
生三大主義外專搜羅康梁姦徒  
劣迹痛加攻擊蓋此爲若輩根據  
之地皆得徵實非隨意杜撰者比  
凡定閱全年者九元半年五元郵  
費另加

# 小說

虎口餘生記（續十九號）

鐸伊齊原著

## 二二 俄都之永訣

當時以干國政被逮者無算。彼等皆分置於聖彼得堡、莫斯科及其他諸都府監獄。此未決監亦有受疑者，多人繫焉。是中有『舊衣之獄』。諸黨人嘗因供衣服器物於國事犯密結徒黨，稱爲民意黨之『赤十字同盟』。偶值大索民家，黨中名籍被洩，黨人悉就縛。嗚呼！以舊衣納諸囚，在俄國乃蒙叛逆之罪也。

此外尚有蒲洛脫潑潑夫，顧憐可司，他紐柯衣，其葉露得，諸名士學者，亦羈是獄。蒲洛脫潑潑夫居鄰予室，仍藉叩壁聲通訊問，交接日親。其後自溺管通交接之途，術尤便。

獄舍凡六層。溺管自上貫下，每層橫接二室，蓋溺管僅一道，十二室咸得用之。咸以時洩溺，餘則以此管爲會談之具。一室有聲呶唔，自管端語，各室貼耳靜聽。每洩溺

了。則以清水滌管內穢臭俱遺。自是予輩乃得十有二人之秘密俱樂部。

予自來此獄。暢然自適。西伯利亞之役。十年乎。十五年乎。豈於我有懸殊哉。使予生機不遠。猶不能已于懷。而今已矣。舉人世之悲哀苦樂。皆非吾有。嚮欲僥倖於萬一者。今已悟幻想之不足憑矣。『蹙蹙何爲者。』『臨流任所之。』嗚呼。

然移于未決監已數週日。尙不獲一審問。前途何似。了無所知。將大老輩別出詭謀。以政治犯處分予乎。何彼等猶不送予至阿德瑟乎。竊不能無慮。

時維七月。或朝。予方自運動場歸。司獄即命予入檻車。伴以憲兵。歷三十分時。囚予于憲兵本部之監倉。尋牽予出。檢事長前。檢事長特利亞列烏斯替。据大案以肘。凭椅。顧予曰。於此有涉於汝之文牘。在彼朗然誦之。蓋諜者告予於暗殺梅村澤赤浦將軍事有關。實則皆虛誣之辭也。問予有答辨否。

予曰。政府仍於引渡條約所定以外。苛求於予。予不能答辨。柯曰。善。遂雜談他事。命再送予返未決監。此時予問判決當在何時。渠亦不能遽答。若訝予之永留於俄都。此予與柯特利亞列烏斯替最後之別也。

流火既終。剝囊將半。一日向阿德痧出發之命遂下。檻車遙遙。驅越街市。緬伊故都。畏此別矣。臨歧回首。愴悅欲絕。

### 二二三 絕食

往阿德痧流車中。雲影山光。繞窻疾走。笑語雜沓。輪響俱飛。以久處囹圄之身。得是懣籍者不少。然憲兵三人。崇附左右。縲綫之感。不能須臾忘。而乘閒竊逃之念。猶往來胸臆間。

近阿德痧頃。夜景既闌。余暫時坐寐。清夢驟破。則憲兵三人。似已酣睡。余心忽動。即欲出衣底藏剪。割余髻。竊繞彼等則。自車口飛下。計方定。一憲兵忽張目。急搖其同輩。詈其疏畧。余佯爲熟睡狀。而機已失矣。入阿德痧獄。搜索身畔。余久藏之剪。鏗然墮地上。獄吏拾諸手。驚喜不置。大叫曰惡。豈聖彼得堡令囚人得備剪。

初固予於政治犯之監房。後數日。移常事犯監。其待遇極酷。惟火光微微。自窻入室。中無牀几案。亂藁鋪地。溺桶置於室隅。予甚訝之。急赴戶口。自壁隙外窺。則兵士二

人立焉。其側有憲兵巡查各一人。箕踞胡几上。若臨大敵。予經牢獄甚多。未見有如斯之甚者。

因問曰：試觀之。此何爲耶。床褥何在。

憲兵答以不知。余請其呼典獄室。指獄至。情形詰之。彼答曰：此非予之所知。我等惟奉命。若不服。可明日訴之。檢事。

余不得已。竄頭臥藁中。疲極欲眠。方得交睫。而飢鼠羣至。騷鳴枕邊。屢自夢中攪醒。亞氣滿室。頭涔涔痛。欲啓憲而手不得達。愁恨徹宵。及明呼憲兵出。余於外一吸朝氣。彼以未受命不許。

正午代理檢事來。詰之。亦不得要領。余乃誓不進食。以抗此虐遇。

俄國政治犯人受獄吏虐待則絕食待死。籍爲抗議名之曰「飢餓罷業」(Hungerstrike) 卽妙年婦女亦多出此策。

憲兵持膳來。余曰：速去之。予絕不食。彼默然持去。遇食輒如是。惟偶飲水而已。念予今猶待審之。身設罪。既定。又當如何。苛遇耶。除此更無他策。抗禦絕食。旣三日。至四日正午。引予出檢事及豫審判事前。到此以來。尙不得一洗手。衣服皆爲塵藁所污。



彼等即命豫審判事相訊。余告以方絕食抗虐遇。飢極不能作答。檢事曰。嘻。絕食乎。有療補之法在。

變革命黨人在獄有飢餓罷業時獄吏驚其衰狀急命獸醫以灌腸之法漫施療補

予直答曰。任若爲此。然須善識之。余亦有術。俾藉是而致痢疾。殆無異助余之志也。此語一出。寔令檢事舌結。咸面面相覷。不知所言。予續曰。政府與德締約。而請予以歸。我大官因是有齷齪之行。予之處分如何。實全歐之所注目者也。而公等一旦得予。若狼捕羊。極其虐遇。而迫之以自殺。豈可得哉。且其原因。不過牀具細故耳。願公等三思之。

因此果獲利。予獄室中有牀。有案。有書。可讀。有筆。可記。且得遊戲門外。有宇宙之新氣。供我呼吸。此夕始向膳。飢不可耐。雖太牢當前。百穀在鼎。可大嚼而盡。然一時無度。將生疾病。予遂不果腹而已。後旬日內。猶宛如久病初起也。

#### 二四 懲役刑之宣告

時做菊秋之半。金風凜冽。萬象蕭森。心滋不適。余申辨未奏功。爰書尋定。入余謀殺

未遂罪。處十三年四月懲役。發配西伯利亞。是年暫置莫斯科獄。宣告二來復就道。身列罪囚。尋香聲入室。易囚服。

首室雜陳囚徒服裝。新定罪囚。得擇取稱身者服用。進入第二室。遇剪髮匠數人。爭爲剪髮。式去右留左。往昔每覩斯狀。輒爲囚痛苦不圖。今日我亦同其遇也。雖名稱爲人。其實墮入動物界中。旣而獄卒命余臥床間。載兩足鐵砧上。足踝周圍爲鐵環擦破。移一步輒響聲鏗鏘。若報囚權利被奪盡然。

囚衣粗惡。沈重。行坐俱不自由。攬鏡自照。舊貌全改。不禁失聲歎曰。若斯服裝。殆送余殘年者耶。故衣剝下。給賞獄卒。戒指烟盒時表等。亦分餽所知。特擇書藉數冊。自携以備陶寫抑鬱。

時至。多兵擁護囚徒。押赴停車場。狀若群羊。就屠覺束不可名狀。越二十四時。監押者驅囚下車。知抵溪蒲矣。憶千八百七十八年去此。六年于外。壯志未就。枷鎖歸來。天耶命耶。抑人謀有不臧耶。旋聞速行速行之聲震耳。又用銃尾擊囚。爭前恐後。傾跌不顧。有罹踐踏之慘者。若輩肺腸何居。誠難索解。

## 二五 由溪蒲入莫斯科

入溪蒲獄。緬想余昔日越獄情狀。恍若舊境重經。遍視獄吏。舊識殊希。典獄柯爾士。年老而體肥。今亦不知何往。新典獄西馬秀抄。覩余名。目睽睽如有所思。尋曰。君曾踰獄逃遁者耶。曰。然。西笑曰。狡哉君乎。誠囚徒中之龍象也。初。余同志符乃龍。變易姓名爲乞丐狀。求充獄內雜役。不取值。獄吏惑而納之。一夕。獄吏酣醉。符遂竊看守者衣冠。畀余及友。余潛出無阻。實賴其力。符卒乘間逸去。肉骨死生。感深肺腑。何期歷劫未終。復爲弋者所羅。視鴻飛冥冥。惟有顧六翮而自傷耳。

溪蒲聖彼得堡奧鐵沙獄。均爲革命黨大紀念處。志士頭顱。女傑精魄。恆斷送于其中。繩牀假臥。永念生平。旣悲逝者。行復自傷。窗外月落。斗斜。烏啼啞啞。疑爲幽靈來相。告訴中夜無眠。有事過腹痛之感。尋群囚皆起。貫索纍纍然。至停車場。乘赴莫斯科。科瀛車輪轂轉動。故鄉永訣。雲山相繆。鬱乎蒼蒼。人非木石。能不愴神也哉。

行四十八時間。達莫斯科。匝地皆霜雪。栗冽之氣。砭人肌骨。鷺鳥休巢。蛩寂無譁。惟聞囚徒列隊。靴聲啄啄。鎖聲丁丁而已。道經寺院堂塔。群囚僉望空脫帽致敬。默禱

呵護。去此數武。已遙見中央監獄。獄制宏大可驚。專司收納西伯利亞囚徒。號稱夫支利克。周以石壁。壁之四隅。有鐵塔踞其上。中央大獄置女犯。余輪指自就縛迄今。閱時八月。計歷德國獄三。俄國獄六。

受檢查畢。獄卒導余入一狹長庭院。登梯達樓。樓口平列五扉。卒引鑰開其一。命余居焉。室式三角形。狹小僅足容膝。中洞細穴。洩通空氣。外置床及用具數事。卒去。有細聲傳來。達于耳輪。其言曰。君爲誰耶。真若空谷聞足音矣。

## 二六 女革命黨

余凝聲定息。尋聲來自穴中。喜甚。探首穴口。各道出處。知鄰室亦居女革命家。二人。一名施夢蘭。一名喬妙。移時借出運動。各循石壁行。伺看守離側。方得縱譚往事。二人年相若。施爲十五年禁錮。喬爲二十年。皆干韋拉斐姑耐之案。牽連被捕。暫幽此間。明歲發往西伯利亞。歌笑相聞。吾德從此不孤。同是天涯淪落人。何必訂交有素也。韋爲近代女傑。余固識之。其布置一切。極有條理。吾黨夙昔運動資彼之力。居多。黨員鮮不摩拜頂禮。以奇女子名歸之。

余首謁韋于聖彼得堡。時年甫二十有二。曾交接女伴多人。分途遊說農民。受其感化者頗衆。後二年再晤之。則已獨標一幟爲青年中錚錚者。惜黨中宗旨不一。或主張暗殺。顛覆國家主要機關。或主張布散革命種子。喚起民間輿論。爲一偉大團體。意見既岐。韋遂辭去。韋素持暗殺主意故。

是年夏。開大會於俄京奈士。聚籌傳道良法。韋居烏奧葛河農村。方從事傳道之役。聞風尋至。至則登壇振其辨舌。述農民之苦狀。勞働者之愚盲。與政府之必須顛覆。言時玉容黯淡。座客皆泣不能仰。是秋余往奧鐵沙。值韋連絡同志。謀誅亞歷山大二世。未成。被獲于加路枯。初已宣告死刑。待決有日。特赦旨下。減爲終身監禁。通訊問者咸及于難。陸海軍尤多。曾以士官二人處死。餘各永遠禁錮。時人稱爲韋拉斐姑耐事件云。

## 二七 莫斯科獄中之見聞

莫斯科中央監獄。原爲囚徒僑寄而設。允自購飲食。若新聞紙。則須賂獄卒始得。同塔囚徒。私組織俱樂部。時相聚談。殊不寂寞。入獄探視。限于至親。否則拒不與通。故

密友來探者。恒假夫婦之名。不以爲嫌。面會別設特室。居憲兵少佐一員。司出入簿。門外立看守長以監督之。囚徒及來訪人。環壁而坐。室薄有光線。自窗倒射而入。照人顏色。慘象呈露。有慰藉者。有高論者。有暗泣及怒罵者。世間喜怒哀樂之情。茲室悉備。

一日有老人。僂行入面會室。少佐手持簿籍。怒目向之。惡聲問其來意。老人磬折趨前。謹對曰。無他相瀆。特欲一見囚徒。那查留其人耳。曰。曾備有許可狀否。老人探懷出紙。捧呈少佐。少佐甫取視。面呈驚色。尋離案前。行數武。柔聲怡色。言曰。伯爵閣下辱臨。僕實不知。恕未致敬。請安坐。亟命獄卒。速呼那查留來。有伯爵閣下坐候。纔聞獄卒傳呼聲。那查留應聲。少佐催促聲。擾攘一室。囚有識老人者。謂名杜爾斯。兌伯。蓋世界著名之偉人也。那查留與伯爵有桑梓誼。擅學識。爲大名之法律家。有司苛歛同村農民。那欲保衛之。故遭有司之忌。以他事誣陷。定爲流竄西伯利亞三年。實非其罪也。

義輪若飛。倏焉扶桑。倏焉崦嵫。孰揮魯戈。令退三舍。駐足莫斯科獄。瞬息又經數月。一千八百五十五年春。西比利亞冰解。群囚知旦夕就道。相率整行裝。靜待命下。依政府舊例。囚徒携物。人不得踰廿磅。政府所頒各件。重量幾如其數。無從加入私物。杜爾斯兌伯爵曾贈余等全集十二冊。俄國史二十九卷。故書籍頗增於前。幸羣囚行李。例合全體計算。因得狹與俱去。呈檢閱官過日時。遇一事極可噴飯。檢閱官爲俄京法科大學卒業生。友人魯羅比藏有馬克斯資本論一書。詢得載往。否渠夙昔未閱。是書遽應曰。馬克資本爲有主資產。汝非其家親。故何得代領。魯比羅不知所謂。大肆咆哮。官徐曰。旣屬足下物。携隨無妨。但金錢爲重要物件。須交護送。官吏方無他患。群囚聞之。靡不破涕爲笑。

行日。和風吹拂。景色絕佳。羣囚雁行出獄。集于停車場室。計婦人十二。中三人乃己無罪。伴良人慰岑寂者。憲兵植立道周。惟巡查運夫得至前。親友追送者咸遙立。流離契濶。末由傾吐。羣囚僅從車窗中高聲曰。今生想難生還。幸無見忘足矣。外亦淒聲頓足道珍重。聲猶未終。車塵尋滾。嗚呼。聚散如夢中。人留我北翔。吾生如寄耳。送

老天一方垂老睽離。相見無日。黯然銷魂。儻能遣此。

二九 途中之景况

詰朝。行至尼羅河。盡改陸而舟。舟泝烏奧洛河而上。鼓輪向排倫駛出。波平如紙。人影在江。遠山平黛。橫截天末。夾岸牧笛。間以樵唱。因風入耳。靡靡可聽。憶鬢齡遊德尼江堤。此景髣髴似之。尋見星光明滅。掩映水上。蓋日已向夕矣。羣囚憑欄相對。寂寥無聲。有女囚自艙內出。悠然如遊魚。來于水際。顧余輩曰。人生適意爲樂耳。苟能自樂。安往非水。余嘉其言。得達觀旨。頷之以首。

女少時勇于救世。曾糾集女伴。思爲農民解除疾苦。苦乏師友助。所憑藉者。僅社會問題書數冊。因託故辭父母。遊于聖彼得堡。方擬訪求同志。藉爲他山之助。未達所望。牽涉被建。定爲三年流刑。後抵發配所。不耐獄卒凌虐。自殺于西比利亞。

由排輪乘漁車至愛加林堡。自此改乘脫雷架馬車。進發烏拉山路時。值六月初間。山中春色猶新。野花含蕾。小鳥鳴枝。足娛觀聽。羈愁爲之少解。日行下十維斯特。曉夜兼程而進。越數日。至界標前。一書亞細亞。一書歐羅巴。蓋入西比利亞境矣。



三十 西比利亞之苦

越烏拉。入西比利亞首喬綿境。時敷設鐵道議決。當事方鳩工度材。豫備開始。紛亂之狀可想。監押吏探知曾冰阻道。令羣囚稍事息肩。靜俟數日。東風杳然。吏懼違期限。獲罪不復待解凍。遂易途循支拉土伯魯俄界水路。行浹旬。泊土莫士克。自是舍舟登陸。接莫斯科迄此。計程約三千餘里。水光山色。多足勾留。前途氣候迥殊。不啻別一天地。馬後桃花馬前雪。教人那得不回頭。咀吟數遍。深服前人寫景之妙。能狀人所不能言者。押吏賦性躁急。無論寒暑。險夷日驅。囚行十六里。或二十里。越三日。始允休息。一日。按言里皆非中國里數囚徒指墮膚裂。不敢告哀。誰無父母。而乃忍此沿途牢獄。既卑且狹。圍溷毀尸。腐鼠之氣。四周相逼。求一夕安寢。渺不可得。天泛碧色。囚徒披衣。遽起。靜候點呼。及聞登途令下。則又蹣跚而前。痛禁澈心。不暇顧矣。

常事犯前行。次普通罪人。再次爲病夫馬車。殿後方屬余輩政治犯。步人後塵。飛砂襲喉。呼吸爲塞。途中疲者困憊者。枕藉相望。其謀遁而追及者。處罰尤加殘忍。閱三月。僅抵西比利亞首都伊爾支克。喘息甫定。余欲見柯留士女史之念。忽熾于胸。至

女史爲何人。試略陳其往蹟。

三一 舊知之女傑

柯留士女史。曠昔與余善。革命黨中之健者也。降生簪纓世族。其夫爲陸軍教習。結稿二載餘。琴瑟靜好。如影隨形。忽棄其所天。從事革命事業。精通無前。女史身不逮中材。容止委瑣。然才力敏銳。長于辭令。每吐發論說。秩序井然。不素談。不涉膚。而問題解決。無遺。接物藹然。可親。從未傷人情感。故反對我黨者。咸敬慕之。避邇無異辭焉。

使女史生自由國。必占優美高尚名譽。惜產非其地。鬱極思逞。盡反其平日性質。始抵抗憲兵。被處十四年十月懲役。當公判及入獄時。舌戰滔滔。屢窘執吏。審畢。發配西比利亞。原幽禁加拉獄中。偶遭獄吏白眼。積不能平。乃約同志三婦人。相率徙居伊爾支克。歷時未幾。重與典獄爭。典獄銜之。私絕其食。勺水不入口者旬日。幸不死。群囚沸騰。典獄駭絕。遂復視之如初。

余入伊爾支克獄室。獄吏閉戶去後。始攀窗大呼柯留士名。柯遙應之。方悉女士居

室。在余獄室上層。

### 三二 三烈婦

余獲見柯留士女史。爲述西勞勸團結狀。間涉俄國內部事。柯傾聽之上。微露疑余所言爲不實意。蓋柯向持革命主義。舍武力以外。不知有他也。因得次第納交三女。暇時各道衷曲。不稍隱諱。漸悉謫其平生行事。

其一名白果莫奈。爲坡桃富翁某之女公子。初受教育于某高等女學校。未卒業。去而習醫于聖彼得堡。尋歸某醫士。前半世經歷。與柯略同。初抵十年懲役刑。借柯越獄宵遁。重被逮。增加五年刑期。白譁辨不服。重增一年。因之疾。獄吏特甚。遇見之。輒無善容。相對獄吏反爲之囁嚅。眞落落石乞子風也。

其一名羅西誇。曾盜大藏省官帑。至一百五十萬盧布。事發。定爲終身懲役。司伊爾支克獄內瑣事。

第三女囚。則苦冬士加女史。夙投革命黨籍中。少肄業于奧鐵沙。千八百七十九年。發配西比利亞之加拉。四年。罪滿出獄。浪迹于亞克露府。適逢加拉虐囚事出。女史

不勝其憤。乃微行懷銃。謀擊州知事伊利亞塞。未中。定死刑。無何。得減一等。易爲終身懲役。閉之土窖中。閒給以麵包清水。幸囚徒咸懷女史德。凡有所需。爲之設計甚備。女史姣好。修眉聯娟。肌理細膩。雙頰若芙蓉。故囚徒爭以愛神呼之。不道其名。卒因淹屈不申。深染肺疾。于千八百七十八年長辭此世。

### 三三 身抵配所

九月。余等離去伊爾支克。渡貝加湖。過齊達府。奈輕士。至加拉牢獄。爲十二月二十四日。羣囚蹙縮如蝟。視前歲。達莫斯科。寒爲尤甚。統計首途迄今。歷時二十二月。行八千里有奇。

### 三四 遁走

懲役刑期。以十月爲一年。計算勞働章程。亦著差別。甫入獄時。勞働昕夕不輟。于此時間。稱爲檢查期。一二歲後。勞働使役較短。可獲暇觀書。暨作他事。稱爲輕減期。輕減期滿。移居囚徒殖民地。職守奔走雜役。事雖殷繁。顧旣得見天日。回視獄中。苦樂判若天淵矣。

加拉獄內生活。不忍卒言。囚徒名編入流人籍內。舊例。流人効力十年。允移農籍。其執業旅行各節。任自選擇。惟住居之所。須政府指定耳。加拉獄政治犯。例送亞爾支克。余婉陳加拉地方官。得留該處司戶口調查。千八百九十七年五月。經官府許可。至士特奈青。就鐵道事糊口。勾留二年。遷住白拉果青士。

千九百年。清國拳匪肇事。激怒列國。白拉某青士。俄民稔知清人柔懦。可侮易于逞志。疊向其挑畔。清人退讓不校。無何。頓以野蠻手段。爭殺僑民數千。投尸黑龍江中。水面膏浮。數分腥穢之氣。撲鼻。余目擊慘狀。念是地民性殘忍。久居必罹其害。因隱懷去志。

翌年。某氏設計佑庇。畀以遁走機會。余得竊離白拉果青士。水行至哈巴羅。心惴惴然。幸無追者。沿途飢餐渴飲。曉夜奔程。達海參威港。幸值日本郵船停泊。搭客擾攘登之。余急混身其閒。附二等艙尾。踰時。碇拔輪馳。心旌始定。

### 三五 同志之團聚

發海參威第五日清晨。余憑闌呼吸空氣。窮睇前途。瞥見一抹山色。映入眼簾。移時

停泊。知達長崎矣。登岸滯留八日。會瀛船名支那者。駛往美國。余遂購票附載以行。甫抵美境。聞大統領麥堅尼氏遇害。警吏盤查至嚴。見有面生可疑者。輒執之。余乃微服易姓。由芝加高往紐約。投止段解曼博士宅。段余之舊交也。匿其居四星期。悶不能堪。私念久駐嫌疑之地。終非善策。決計赴航歐洲。漫遊倫敦巴黎瑞士各地。訪求舊侶。迨相見。或覲面罔識。或疑余身早葬。冰天雪地之中。方深悼惜。甚有戀余小影作紀念者。乍見。翻疑夢。此景似之。

星移物換。既十八年。而人事推遷。抑又可知。夙昔從事革命。不過寥寥青年學生。年長者則目爲病狂。鮮以爲能。間有新聞數種。秘密發布。究之獨唱寡和。不能普及。今則反對政府觀念。印入全國腦中。新聞則鉅製鴻篇。發揮盡致。雖皇帝政府。仍取用暴虐政策。以西比利亞獄爲葬送良民地。然革命潮流日長。日高。彼進以寸。吾進以尺。最後之勝利。終屬人民。掃清專制主義。夫何遠哉。

曠觀歐西各國。無不漸趨文明。爲社會黨謀幸福。即如德國鎮壓令廢止而後。人民樂趣。較前不啻倍蓰。黃童白叟。僉具熙皞之容。東縛窘迫之道。有何益哉。徒授人以

攻擊之柄耳。惟冥頑不改者。尙遺一事。即助俄專制是也。

代余記是書者。爲友人某氏。依余口述。無雕飾及體例。千九百二年。某有微事。往來  
鑽雷支。不幸被德警察捕去。遞解去俄。結果何如。尙難懸揣。柏林各新聞紙。均反對  
斯舉。詆訶政府。不遺餘力。亦可徵人群之公意矣。

(全書完結)



小  
說





# 來稿

## 中州少年來函（附賴汝光供詞全帙）

民報社同人公鑒。頃自友人處得太平朝遵王賴公供詞一篇。係中原秘本。爲世人所不覩。祈登錄報端。宣示海內。俾前賢幽光得以昭著。而亦使我人知高曾矩矱之永可遵守。固不啻我四萬萬同胞之大幸也。

太平天國遵王賴汝光供詞

原本遵王上有僞字今更正之中州少年識

蓋聞英雄易稱。忠良難得。亘古一理。豈今不然。憶余生長粵西。得伴我主天王聖駕。於道光庚戌年秋。倡義金田。定鼎金陵。今已十有八載矣。但其中軍國成敗事機興亡形勢。予之學淺材疎。萬難盡述。惟有略書數語。以表予之衷腸耳。憶予於太平天國壬子二年。始沐國恩。職司文務。任居朝班。於丙辰六年。值國家多故之際。正君臣嘗膽之時。是以棄文而就武。奉命出師江右。招軍以期後用。荷蒙主恩廣大。賞罰由予所出。遇事先行後奏。其任不爲不重矣。丁巳七年秋。詔命回朝。以顯畿輔。戊午八

年春。我主聖明。用臣不疑。且知予志向。故命往攻江北。協同成天。安陳玉成。佐理戰守事宜。永固京都門戶。受命之下。兢業自矢。誠恐有負。委命之重。安敢妄怨。有司之不從。且忠言逆耳。良藥苦口。誠哉是言也。於辛酉十一年秋。安省失守。斯時予有諫議云。當茲安省既失。務宜北連張苗。以顧京左。須出奇兵。進取荆襄之地。不下半年。兵多將廣。之。時可圖恢復。皖省俾得京門鞏固。此爲上策。奈英王等畏曾中堂如神明。視楚軍爲羆虎。是以英王不從。予議遂率師渡廬。請命自守。復行奏加封予爲遵王。催命與扶啓王等遠征。廣招兵馬。早復皖省等情。此乃英王自取禍亡。累國之根也。又有忠王李秀成原本秀成作潘成蓋傳聞之誤中州少年識者。絕不知幾。遺君命而妄攻上海。不惟攻之不克。且失外國和約之大義。敗國亡家。生死皆由此舉。至辛酉歲底。予偕扶啓王勉強遵照。由廬渡淮。那時予知有渡淮之日。終無轉淮之期。是以過武關。越秦嶺。抵中原。出潼關。於壬戌十二年冬。由勛陽而進抵漢中。一路滔滔。攻無不克。戰無不勝。於甲子十四年春。由漢中而還師東征。圖解京都重困。未果。以致京都失守。人心離散。其時江北所剩。無所依歸者數萬。皆是蒙毫之衆。其頭目任化邦。牛宏升。張宗禹。

李蘊泰等誓同生死。萬苦不辭。請予領帶。以期報効等情。此乃僧帥好戮無仁之所致也。誠可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如此思之。真千古不易之良言也。予視此情。狀君辱國亡家。敗之後。不得已。勉強從事。竭盡人臣之忱。而聽天命。不料獨立此間。數載戰無不捷。踏雪披霜。以期復都。於指日。孰意李中堂者。智足謀多。兵精而將廣。且能仰體聖化。是以人人沾感。仁風不已。予維才微識淺。久知獨立難持。孤軍難立。是以於丙寅十六年秋。特命梁王張宗禹。幼沃王張禹爵懷王邱遠才等。前過甘陝。往連回衆。以爲犄角之勢。當茲大事至此。無奈天數有定。夫復何言。古之君子。國敗家亡。君辱臣死。大義昭然。今予軍心自亂。實天敗於予。予何惜哉。惟一死以報邦家。以全臣節。惟祈鑒核。早爲裁奪。是荷。

養茶軒居士原評

據供。該逆可爲治世能臣。惜乎事非其主。十八年來。南北驅馳。生民塗炭。且又僭封僞王。實堪髮指。今幸誅於邗江。天人共快。伏閱所供。通篇高傲異常。儼如鼎足。而中間忽稱中堂宮保。又深服其能。甚爲不解。旣言天數有定。自非因宮保智足。

謀多。兵足將廣所致。此二層更不必言。脫枝失節之處。不能細駁。即此一層。已失通篇身分。況該逆於利刃交頸之際。諒無方寸。作此曲折供詞。蓋所供是實。不過大略情形。而沾名之士。強增藻飾。惜未盡善耳。予錄之。非選其文。因誌其事也。

（賈茶軒居士漫評）

中州少年樂讀中原遺事。恒於殘紙敝篋中。往復檢閱。冀有所得。既得之。則如獲異珍。頃自友人某君處。得閱此文。係賈茶軒居士抄本。中多奇文秘事。爲世人所未覩。而遵王此供詞。尤有關於人心世道。凡欲攷徵祖國文獻者。均不可不知。則表彰潛德。發揚幽光。奚俟異人任耶。近人作太平天國戰史。鉤稽宏富。採擇詳盡。而於遵王此供詞所敘述事蹟。則未嘗晰知。故欲研究太平朝史事之材料。不可不閱此文。至如賈茶軒所批。評係庸人恆言。斯無足責。而誌事錄文。以貽後人。使先民苦忱芳踪。復得永昭於海內。抑亦有心人矣。噫。故老凋零。後生孺子。不識思慕之誠。今一般政客。熱中利祿。傾心虜朝。推其意。蓋欲使中原大陸。黃炎胄裔。永不許再見天日。而脫奴隸之羈絆。其智狡。其計黠。其見亦鄙矣。烏乎。居今日而思

太平朝之流風餘韻。使人不無今昔之感。而重嘆我同胞之沈沈酣睡。其醒覺果在何時耶。筆禿墨枯。欲書而不成字。舌焦唇敝。欲言而不成聲。悲夫。悲夫。黃帝四千六百零六年戊申仲春之月下澣中州少年識於東瀛旅次

### 遼東義軍檄文

中華民國軍遼東軍政府檄告東三省漢滿蒙軍民人等曰。嗚乎。吾遼東之民。陷於塗炭也久矣。自清代既興。以東三省爲發祥重地。施行特別之制。除奉錦外。徧設軍政。放棄治理。阻縛人生。病民之道。爲前古所未有。二百六十年來。民生日艱。民命日蹙。近歲則又惹進外人。釀成戰禍。殺人盈城。流血滿地。迄於今日。雖以兩虎倦鬪。戰局告終。收回土地。改設官制。然而主權半喪。利權多失。瘡痍未起。流亡未復。積弊未除。吏治未清。徒事更張。不務實際。甚且假新法之名。行苛政之實。陰險慘毒。不可端倪。遂使我三省伯叔兄弟諸姑姊妹如坐水火。救援無路。呼籲不應。生民之禍。蓋至斯極。今將數列清廷待我東三省人民之罪狀。以白於天下。

世界文明之國。皆以平等自由治民。無所歧視。清廷統一中國。則故分階級。區別旗

民之稱。而東三省爲尤嚴厲。旗人永世貧當兵之責。以孳生之人丁。配一定之餉糈。坐食山空。無所爲業。雖曰優待。實同禁錮。民人則視同皂隸。不與旗人爲伍。對於政府。惟負義務。不享權利。是不平等。莫此爲甚。居住營業。結婚信教。一切立身爲人之道。無論旗民。皆被箝制。是不自由。莫此爲甚。以是之故。乃致滿漢積不相能。二百年來。莫能同化。妨人文之發達。阻國勢之進步。大罪一也。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清廷視東三省爲其皇室一大牧場。除先有居民之地外。皆一律封禁。他省之人。不得移殖開墾。旗人亦不許越界遷徙。坐使遼東天府。變爲混沌未開之域。其後雖因山東關內之民。私自移入。漸成村落。乃不得已。改廢前例。然亦不過一時權宜之計。觀於今日三省域內。無人之地。仍占大半。人口統計。未及千萬。其故可知。大罪二也。

國之文野。視其國民讀書識字多寡以爲比例。清廷自康熙時定例。東三省人民。不准讀書習文。惟操練騎射。以免染成漢習。觀其用心。實欲使三省人民。返於太古不知不識之俗。馴伏無貳。永爲世僕。以保其子孫帝王萬世之業。既閱乾嘉道咸。則有

趙殿吉、富俞等奏請改制，而猶再三申飭，不允所請。所得行者，特奉天南部一隅。迄今遼東文化，猶爲中國第一劣等。大罪三也。

祖宗之地，尺寸不可以與人。遼東在古原爲青營二州之壤，樂立四郡之區。關係中國，由來已久。清廷則視爲棄土，不知疆理。經界所分，版籍不載其名。邊徼所至，疆吏不曉其實。以致強隣窺伺，失地頻頻。咸豐八年之約，以使臣不諳地理，失大興安嶺以南地數千里。咸豐十年之約，以使臣不知公法，失烏蘇里江以東之地千餘里。黑龍江口之庫頁島，不知何歲割於日本。長白山南之西墾土，不知何因棄於朝鮮。合計所失面積，較今三省有過之無不及。門戶旣棄，藩籬盡撤，遂來腹心之禍。大罪四也。瓦爾喀人、鄂倫春人、馬涅克爾人、達瑚爾人、索倫人、畢喇爾人，分族雖異，受治則同。若能開發誘導，使進文明，則未嘗不可爲北方屏藩。清廷視各種人，則爲蠻族，除藉其兵役貢物外，毫末策其治理。旣不爲之謀生計，復不使之近文化，任其自生自養。天演淘汰，甚至越界歸順外人者，亦聽之。遂使人口日見減少，東北一帶變爲荒涼不毛之地。大罪五也。

吉林有烏拉總管者。專司采辦東珠貂皮人參之事。有翼領以下五十餘人之員。缺有牲丁等一千餘名之夫役。此外寧古塔有採魚採密採松之官。黑龍江有打鷹打鷓打雞之使。每年及時。備齊各物。以營兵護送。進呈於內務府。攘民之利。擾民之業。傷民之財。蹂民之田。以供其皇室荒淫無度之玩好。昔明有鷹犬使之設。宋有花石綱之舉。不過一時之事。此則二百年間。垂爲法令。世濟其惡。大罪六也。

訴訟裁判之事。文明各國皆有專官掌之。所以明法權。重民命也。清廷自統治遼東。初則專委其任於不通漢文不曉律例之旗官。用非所學。枉職病民。繼則定旗民官會審之制。推諉成風。民情抑塞。至於近年。土地漸闢。移民稍多。各處屯達村長。僭理詞訟。任意武斷。濫用私刑。而不之禁。鐵道開通。外交旁午。沿路一帶。皆設有交涉局。局員受外人頤使。強理地方裁判。賣國媚外。殘害同胞。而莫之問。且官吏貪慾無厭。殘酷成性。一訟之費。有例外之誅求。上戶卅吊。中戶廿四。下戶十六。一名之囚。有法外之虐遇。重者站籠。次者壓桿。輕者跪鎖。種種不道。更僕難數。近今雖有提法司之設。名爲法權獨立。實則不過爲位置私人。虛崇體制之地。一切弊竇。毫未改除。民之



黑暗。猶如舊日大罪七也。

三省人民。既經戰禍。閭里邱墟。田疇荒蕪。當是之時。宜如何撫綏招徠。使民復業。方稱爲治。清廷既不能保民於戰時。復不能安民於戰後。且益肆爲淫虐。橫征暴斂。重累吾民。地租之額。既課餘地。復科山荒。商貨之率。既稅出產。復加銷場。酒戶之稅。徵及烟突。船運之捐。算準帆檣。此外如糧食稅。牲畜稅。山海稅。斗秤稅。土藥稅。燈膏稅。店鋪稅。漁稅。鹽稅。木稅。礦稅。獵稅。參稅。車稅。煤稅。窖稅。硝稅。菸稅。屠稅。或新創名目。或增高舊率。涓滴不漏。聚斂稱能。又主稅之官。相望於道。司巡橫暴。胥吏勒索。公私煩擾。民益重困。大罪八也。

國於世界。非兵不強。東三省八旗兵制。在昔以勇敢聞天下。積久弊生。是在因時爲變。清廷迷頑固陋。守舊成風。二百年來。徒尙騎射。且又不精。新式之操。連發之械。視爲淫巧。不使夢見。將校變爲執袴。兵卒成爲流民。東北重防。遂形崩壞。馴致內亂。頻生。外禍屢至。乃始招募練軍。以資侮禦。然大勢已去。無補於事。國步艱難。遂至今日。大罪九也。

奴隸之制。中國各省。已經廢滅。清廷自開國之際。一切俘虜。皆發遼東八旗。編爲奴婢。各省罪囚。遣來爲奴者。亦實繁有徒。世世子孫。不能脫籍。待遇之酷。牛馬不如。其有逃亡隱匿。斬殺無赦。迄今禁例雖稍疏懈。然生計維艱。解放無日。永世沉淪。不知所極。棄絕人道。背逆天理。大罪十也。

遼東馬賊。原由失於生聚教訓所致。使果治之有道。未始不可平服。清廷不揣其本。惟以誅戮爲事。兵力所至。良莠不辨。淫威所加。玉石俱焚。甚且陽假團練。餌致賊目。濫行殘殺。張大勛功。好惡因於兵弁。生殺由於緹騎。致令民怨益甚。賊黨益多。滿地荆棘。民不聊生。大罪十一也。

大創之後。整勵內治。是所必要。清廷自戰事告終。以仁柔寡斷之趙爾巽。虛驕頑懦之徐世昌。目不識丁之唐紹儀等。先后爲將軍督撫。紛更百度。茫無端緒。所行諸政。無一不病國病民。財政局則釀成民變之禍。巡警局則博得官鬻之稱。地方自治。徒爲安插閑員之地。行營發審。適成草菅人命之官。其他教育政法。農工商礦。郵便路政。莫不揚厲鋪陳。虛設官職。因循苟且。無所事事。徒使人民迷惑。上下騷然。大罪十

## 二也

甲午以來。清廷東省外交。着着失敗。金州半島。東清鐵道。先後割棄。近日又與日本開議所謂滿洲談判。則更喪失利權。不忍言述。鴨綠江上流之森林。安奉線沿路之炭礦。熊岳城畔之漁業。渤海灣頭之鹽政。則允許其合辦。奉天城內之居住問題。鐵道地外之警察問題。中立地帶之駐兵問題。租借境界之裁判問題。則承認其強求。絕地方之命脈。奪小民之生計。外患壓迫。死亡無日。大罪十三也。

以上所列。大端各是。若夫窮神盡相。備舉無遺。則伐白山之木。不能畢鏤其姦。決黑水之波。不能盡洗其惡。夫厭亂思治。生人所同。伐暴誅殘。天職有在。在昔桀紂暴虐。湯武伐罪弔民。天下稱其聖德。胡亥不道。陳勝吳廣起兵發難。亦號義師。誠以獨夫民賊。不可不仇。酷法虐政。不可不去。應天順人。自應爾爾。我東三省伯叔兄弟。諸姑姊妹。身受奇禍。日擊時艱。其遂忍長此終古而不一爲計耶。本軍政府夙憤殘民之政。深懷伐暴之志。沉機而謀。觀時而動。號召同志。經營義舉。爲日已久。今也清廷罪惡貫盈。神怒人怨。天亡之時。寧復能忍。用特仗義興師。爲我三省人民請命。誅殺貪

官。掃除苛法。出同胞於水火之中。我三省伯叔兄弟諸姑姊妹。誰無血性。誰非同氣。當速奮發興起。響應贊助。以復世仇。本軍政府之目的。在於先覆陪都。建設根本。以次進取中原。誅其淫后昏君。推倒專政。創立民國。以與我四萬萬同胞更始。師至之處。凡諸力所能爲。保護人民身家財產。增進幸福。維持治安。無不竭力從事。士農工賈。其各安堵如故。毋恐。清廷官吏將士。有能舍逆取順。翻然改圖。以一城一壘迎降者。不論滿漢。一仍舊職。士紳之家。有以芻糧金帛餉軍者。受特賞。各地山澤之間。爲清廷迫害。避亂落草者。忠義豪傑。當自不少。其有率其部落。惠然肯來。以助義聲者。尤當竭誠歡迎。待以殊典。若夫頑固成性。不察時勢。不通大義。爲虜効忠。以逆大兵。或爲間諜。防我進行。一經發覺。本軍政府不得復事姑息。不問誰何。必殺無赦。今當軍興之始。慮我同胞心懷驚懼。不即坦懷相遇。用是明白宣檄。誕告遠近。以爲約法。如律令。

記者按此篇由遼東寄稿。雖未深悉其倡義之人。然觀其宗旨手段。無不與吾黨同者。大義日明。同聲相應。亦使黨人愈知自奮也。

蒙古與漢族結合共伸討滿復仇大義之宣言書

蒙裔之多分子

嗚呼。成吉思汗之苗裔。吾蒙古人其自此滅國滅種。萬劫不復耶。滅國之禍。已於二百年前受之。滅種之禍。亦自滅國而後。浸淫瀰漫。至今而達其極。彼滿人者。其果持何政策以滅我蒙古而使之永墮於九淵乎。要非一二事所能盡。其犖犖大者。莫如分割我蒙古部落。建汗封王。以相牽制。使勢力消散。莫可有爲。此即滅我蒙古全國之根本政策。其他置將軍都統辦事大臣於各地方。以握我實權。制我死命。猶其有形可見者。滅我國後。又果持何政策以滅我種族乎。限我生計。剝我膏血。愚我智識。固皆是也。而其最陰險無形者。則莫如喇嘛教一端。設計之毒。視白人待埃及波斯安南印度之滅種政策。尤高出萬萬夫白人。之滅人種族也。大都出以慘酷之手腕。盡人見之。而盡人知之。若滿清之滅我蒙古種族。其政策則玄微窈眇。非直不足以激怒。又使我蒙族心悅誠服焉。縱有一二窺見隱微者。亦止飲泣茹悲。莫敢發難。二百年如一日。嗚呼。人孰無情焉。能忍而與此終古。吾不報此滅國滅種之大辱。決非蒙族子孫雖然。其間歷史事實極長。非數萬言不能罄。吾人方擬箸二書。(一)滿清滅

蒙古之痛史。及現今之政策。內分滅國滅種上下兩篇。(二)論蒙古人欲保種族。必先排滿。欲討滿。必先結合漢族。凡例粗具。數月後當出而問世。茲姑從畧。夫漢族諸公。但知漢族之亡。爲可慘。尙未於我蒙古一念及之也。請試比例以觀。漢蒙兩族。自被征服以來。漢族所受。不過屠城掠地之問題。變服薙髮之問題。財政軍政之問題。及他皇位之問題。而吾蒙族則生計已斷絕。人口半銷亡。奄奄待盡。莫可終日再徇。此百餘年後。欲覓一蒙古人。以供人種學者之研究。亦憂憂乎其難矣。且近今代表滿人言論之大同報。竟昌言滿漢平等。蒙回藏同化。夫所謂平等者。籠絡漢族之手段。同化者。實行滅蒙回藏之代名詞也。我既居於被征服之地位。刀割由之。鋸解由之。夫復何言。惟是向者以通婚建汗之僞聖德。愚我今何不仍假籠絡手段。以欺我而敢訟言同化壯語。凌人嗚呼。吾知之矣。彼以漢族能倡言革命。實行排滿。不得不用籠絡政策。以消弭之。此滿漢平等。滿漢融和之表觀。言論所由來也。吾蒙族則蠢蠢然。莫敢先發。一若自甘於永被征服者。故以同化對待之。噫。爾滿人何不自量。若是夫能使人同化者。必本族之文明程度。生活程度。較優於他族。有可以融化他族之

資格也爾自思爾智識程度較諸我蒙族有高下乎大都同在遊牧之時代生計程度較諸吾蒙古有優劣乎吾蒙族猶能自食其力爾則如犬彘然待參於漢族一旦漢族之革命軍起爾將何所寄食不待誅戮已將坐以待斃此必然之勢無可逃避尙欲人之同化乎夫吾蒙族非因同化二字而憤恨不平也若區區以此爲爭點則彼以平等餌之其將躊躇滿志乎曰否滿清者吾蒙族不共戴天之讎也在昔日或可以此政策愚我今則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勿論其或爲平等或爲同化要皆外融和而內猜忌於我蒙族仍如冰炭之不相容也吾嘗縱觀大勢逆料將來所謂真正之平等者乃土地上及民族之感情上所結合而成非區區表觀言論之謂今先從土地一方面言之吾蒙古之土地完然無缺雖視漢土少狹固足以爲結合之基本而具平等之資格也滿清其具此資格乎有一滿洲已物是主非此土地上滿漢之不足以平等即滿蒙之亦不足以平等而漢蒙之反足以實行平等也章章明矣又據民族之感情一方面言之楊州十日嘉定三屠閩粵滇桂之淫戮以及近今之慘殺志士盜賣路礦割送疆土之種種惡感情漢族之於滿清已待之如寇賊視之

如虺蛇不驅擯之勦滅之不已也平等云乎哉夫漢族不過抱亡國之痛而吾蒙族則亡國而兼滅種者也其惡感更當何如其不能平等者又當何如若夫漢族之對於吾族固不無歷史上之惡感此亦無容深諱然懷仇不復者非人類已復而仍永久不忘者亦非人類漢族自朱明洪武以後其與蒙古舊怨已消何仇之有夫無仇則易于結合况其同在一族征服之下受同一之痛楚抱同一之目的則相愛憐相提絜相補助以共趨於排滿一途其勢自然初無勉強近人不察吾漢蒙兩族之關係及吾蒙族對於滿清心意之所在捕風捉影吠影吠聲謂漢族革命軍起爲蒙古者或助漢排滿或助滿排漢或乘時謀獨立獨立不遂而歸附於俄羅斯第一說尙於情理無謬第二說則非是吾蒙族雖愚豈不知近數年來大勢所趨耶以漢族之衆驅除孱滿其易如發蒙振落特時機有早晚耳夫滿清於我有何功德而我肯與相將以就漢族之刀俎乎漢族於我有何仇怨而我忍與之爲敵乎助滿排漢揆之事勢度之情理斷無此冥頑不靈者况滿人之與吾族有滅國滅種不共戴天之仇者乎乘時奮起助漢排滿此天職之所在亦吾蒙族之大利也或曰蒙古本部之人



民固信其助漢排滿。而各省之蒙古駐防保無有助滿排漢者。曰此未知吾各省蒙古駐防之內情也。未知吾各省蒙古駐防之身受痛楚與其疾首滿清較諸本部人民尤切齒刺骨也。其間事實極多。吾等已擬箸蒙古駐防與滿洲駐防之不平等論。及各省蒙古駐防之隱痛二篇。當續出。第三說則尤謬妄之至。夫漢族之排滿也。爲復仇也。光復故物也。吾族之排滿也。固與漢族同屬復仇而根本上重要之目的。則在救種族之淪胥耳。北附於俄俄人其以平等待我乎。不能也不能則待芬蘭波蘭諸種族之政策具在吾同一亡國滅種與其附俄何如。仍奴隸於滿清之爲愈。吾族視俄羅斯與滿清皆若洪水猛獸。斷無出此而入彼者。然則其遂永遠奴隸于滿清而聽種族之滅亡乎。則又非吾蒙古人所甘心。吾蒙族不排滿復仇則已。如排滿復仇舍與漢族結合其誰與歸。今吾與漢族同患難同死生同謀大舉則異日漢族之與我同幸福同樂利同居平等地位同建一共和政府同行一共和憲法。僅知爲一國民不知爲兩種族。一而二二而一。此又絕無疑義者也。願漢族諸公幸勿以吾蒙族智識淺昧生活低下不足以共謀大事而鄙棄之也。夫此種絕大事業要非一族。

所能辦即使能辦而多得一助力其奏功較諸獨自進行者爲易且吾蒙族之種種感想較之漢族爲簡單醇厚有人焉一提倡之一警覺之則排滿復仇心之勃發有若順風縱火莫可或禦者加之蒙民之戰鬥力最強團結力亦富不以漢族之受毒已深且有立憲保皇諸奸推波助瀾增進滿人之勢力阻遏國民之進步將來誰先起義誰先成功尙在不可知之數我兩族其共勉之或曰事在實行不在空談今此宣言書一出則滿清之手段愈烈而滅亡之機亦愈速改行省設督撫以箝制蒙人死命誠一指顧閒事其將奈何曰吾不宣言滿清滅我種族之政策其遂能終止乎且今所受之隱毒已窮極無可再加矣與其終年荏苒再坐待滅亡何如急起直追從死中求生或有生之一日今敢以一言自誓曰不排滿復仇則非蒙族之子孫不與漢族和衷共事則尤非蒙族之子孫又敢以一言誓於漢族曰自今以往吾蒙族之生命生則願與漢族同生死亦願與漢族同死吾蒙古之土地存亦願與漢土同存亡亦願與漢族同亡兩族一心同謀復仇同謀排滿則滿廷傾覆共和政府成立之日即吾兩族志願已達之日皇天曠日實鑒臨之

## 附錄來函

(前略)吾蒙族共抱驅滿主義。欲與貴社通函。並欲發表吾蒙族之意見者。已兩年於茲矣。今者人心愈動搖。滿清勢力。日見堅固。而漢奸之中國新報政論。牖報等。日假吾蒙回藏以相鼓吹。誠足敗壞前途大事。故近同人決議。謂吾蒙族雖主張排滿復仇主義。尙在隱微。不乘此時發表。恐無發表之日。因草就此文。寄呈大報。餘稱今亦分任著作如蒙登錄則幸甚。(下略)

記者案蒙古滿洲積怨已久。漢蒙二族。實有同情。觀其體魄堅強。民情尙武。務面雪耻。自可翹足而待。此宣言書。悲憤之情。溢于言表。而又意無偏黨。廓然至公。雖辭有近粗。乃愈增其悃悞。特登此以示漢族同胞。當知民族主義者。各民族其民族。以反對侵略他族之國。其名似隘。而擴充之則至均平。且漢蒙戮力。以覆滿洲。較諸一種一族。其勢尤易。則蒙古者。真漢族之北方良友也。回部西藏。當準此觀之。



# 附錄

桑濶遺徵(續十九號)

漢 思

陳臥子徐文靖公殉節書卷序

儒有刼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者吳郡徐詹事勿齋是也乙酉之夏三吳之間尙忍言哉擁旄者棄甲縮綸者解印荐紳之倫蛇行魚貫脅肩循墻匍匐於狼齷之下襁冠帶雜斷振箕踞離結割肉而奉觴幾於蛾化蛤變忘其初脈矣先是徐公獨遁荒於野旣而聽聞日異扼吭仰天而嘆曰國家養士三百年臨難覩然若此三綱絕矣我必死矣遂返棹乎虎邱之陰夜半攬衣而起兩僕覺而挾持之公曰我計決矣毋苦我我且拜若兩僕感其意而止公遂從彭咸之所居時閏六月十有一日也自是而後吳士之仗節者若冢宰徐公納言侯公老功夏公進士黃公若而人然公死最先若爲之倡嗚呼公可謂忠貞不貳身係綱常者矣越冬之日予行吟於沮澤之濱蒼莽之野見有斬焉衰經望望然而乘素舸者則公之子孝廉君也相對

而泣出一卷示予蓋公臨沒時別戚友告家人書大意以國破君亡此臨大節之時也留此未□□之身以見先帝先太史於地下言無私焉非公氣足於內學積於素烏能見義勇決若此哉予辱稱公友幾二十年生平燕笑款款如在公溫恭風雅汎愛容衆無矯亢之跡也曩時吳中士大夫君宗自負鐘之鼓之以爲設權謀仰機利枉尺直尋無害於義獨公以爲不然與予意合朋人嘗私相議士君子當執經守正不宜輕託於冀行達節徒損於道無益於事而黨同伐異以私亂公尤所痛戒故公備侍從供講筵未嘗一下色於宰相烏程韓城柄政無不疎媯公亦大半居里門至陽羨再起頗登人望海內彈冠欲倚以利涉而公獨以諸君子意不在國必有棟撓之凶堅臥不起竟如所言及燕都傾覆鼎湖告變汚僞命者累累公著文請討申春秋之義又爲書以告當局期以化畛域修實政共濟坎險以鞏丕基聽者藐藐寵賂益彰搖樹持瓢勢成瓦解公遂誓墓不出屢疏乞身而忌者猶懷買首嗾某子侯造蜚語上變事幾興鈎黨之獄孟夏之月國事愈棘公與予執手流涕瞻烏遊鹿凜凜無日曾幾何時而難作矣悲夫賢者不用者不賢即安得不淪胥以亡乎今公死

矣。闔棺論定矣。平生之言信矣。千載而下。竟何如哉。天下文章禮樂萃於三吳。居平談仁義矜名節立牆宇樹標幟者。何限人。偶一言通方。則引繩批根而詬訾之。今乃突梯絜楹。欲何爲也。使無公等數人。我知伍相必發憤於胥江之濤。而季札且含愠於延州之境矣。若予之徘徊而未死也。讀公之書。能無媿於厥心。而敢爲之辭乎。以予之徘徊而未死也。公庶幾知予心乎。而予則未知死所冥冥之中。負公而已。

陳臥子袁烈婦傳

烈婦呂氏。嘉善茂才袁君煊之室也。其始祖伯四公。以節顯。宋季父南于烈婦之生也。夢蓮焉。覺而芬芳在室。異之。烈婦性婉順。好讀書。明大義。十六歸袁君。事姑以孝聞。居平相夫子力學。勸勉以香道。雖難如也。生一子二女。雖在襁褓。必以正。屬天下兵大起。江左震動。袁君持婦歎息。烈婦曰。設有不。幸子誓不負者也。已而曰。婦人不以容兒出。必障鬢而我聞溺者。仰露其面。非禮我。其泥井中乎。不則一劍可自決也。客有貽袁君以匕首者。烈婦請佩之。袁君曰。此非箴管也。若奚用爲。烈婦笑曰。君何忘曠昔之言耶。非我也。誰當佩者。弘光元年孟秋。□兵破嘉善。四出。□闔室走

避烈婦獨居戶誓以死守衆泣強之乃登舟戒左右曰若等遠視見兵即携持我女疾走毋顧我至楊蕩灘與兵值烈婦起赴水一婢一嫗持其衣裙烈婦手扶婢絕其袂口嚙嫗臂傷焉得脫急躍入中流兵以鈎攬其髻幾得之烈婦大呼曰我儒家女可殺不可辱出所佩刀劈面截髮血殷波間遂歿越三日袁君求其屍蓋覆而不仰云顏如生嗚呼若烈婦者可謂不忘生平之言死而以禮自持者也

野史氏曰我聞彭咸衝波申徒抱石三閭流沙而鷗夷以潮汐義聲銷歇鍾此婉嫗吠雁突如塗豕相迫浩浩泚泚以圭以璧太嶽之胤汝南孔嘉髻濤齒劍蝕月蒸霞昭茲華夏亦榮於厥家彼逝不朽我生有涯何滅項無咎而大臺之嗟嗟而今之人曷爲恒化者而生乎生乎窮已

### 陳臥子玄絲傳

玄絲者其先□□文之昭也封於河內旄邱據高原而成邑焉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伯來朝以成王之母弟也錫之玄冕衡紘紘紘又削夏后氏之玉璜以爲玉導王命之曰保爾族類是茂是育謹爾侯度以束以比以昭榮爾元首余一人實嘉賴



之。其後穆王作呂刑。以□氏公族□□□以下。皆以金贖。篤親親也。子孫繁衍日滋。所居益密。終不遠徙。率多柔軟。奉約束。爲政無俟。疏剔吹索也。直可結繩而治。以故世有寵於王。魯僖公之時。□入衛。逼旄頭。欲盡□□□之族。衛人所以賦飛蓬也。毛氏或奔秦。或奔楚。在楚者。與於泓之戰。遇子魚止焉。襄公憫其老也。免焉。其後爲白氏。王孫勝所封邑也。在秦者。爲黃氏。殺之。役強諫。穆公納三帥之言。不聽。秦師果敗。於是穆公悔於厥心。素服郊次。嚮師而哭。歸而作誓。以自責也。資黃氏以師傅之禮。遂世重於秦。及孝公任商鞅。事畔戰。貴少而賤老。黃氏益微。不任用。至於始皇。遂貶其族。爲黔首。自後以玄爲氏矣。裔孫絲。孝武時爲郎。與東方朔。郭舍人。給事。上前相與爲隱語。東方生曰。綿綿延。膏澤自妍。雖心之長。而蒼素忽焉。絲起拜曰。是詆臣也。上大笑。各賜帛十兩。一子從□□征□□陷沒。其後蘇屬國使□中。見於陵。所陵循特之。以示武爲流涕焉。後八世名壯者。明帝時辟司空府。適浮屠法。入中國。上頗敬禮之。楚王英尤甚。浮屠甚惡玄氏。欲盡削其藉。玄上書自訟曰。臣神明之裔。冠冕世族。世有令德。以居人上。春秋時爲□所侵。齊桓北伐□□登卑耳之山。攘地千里。

故孔子大桓公而仁管仲功在全□□以尊周室也今陛下當盛漢之隆垂衣裳之治修更老之儀奈何信□□左道之民以□□□□書奏上意稍解會楚獄起其事益弛然後世浮屠世世與□□爲難不相見也其後子孫散居中原者遭□□之亂避難河西至□□氏興□□氏益□□其疆者間關由蜀歸晉保於會稽至今存焉

野史氏曰毛之先有食采於伊川者驕傲無儀不自繩括而好祀昏淫之鬼周大夫辛有見而悲之絲豈其苗裔耶孝武外攘□□關土幾半□於時最親狎宗族盛大引弓之民內附者咸願□□附籍屬以媚天子自後冠帶之倫稍驕恣詭於修飾至於近世□亦少□焉而今則凌夷衰微矣嗟乎盛衰豈不以時哉其疎族□□□氏今頗有仕者然多媿不顯云

附錄漢思君來函

下走蕪才末學腹笥罄如操筆構思難於登天差幸寒家稍有舊藏前僣網羅遺佚爲桑澣遺徵之輯臥子文章可供采取者尙有數四餘若左藎石侯忠烈

黃陶菴夏存古瞿文忠路文貞王曉閣徐焮齋諸集亦當葺其精華以次寫奉  
 自媿穢綫微長不敢高譚撰述聊自厠于鈔胥之列而已此外倘有一得即當  
 奉正能力所及鞠躬盡瘁不敢辭也(下略)



附

錄



八

# 撰錄

## 無政府主義序

太炎

張繼譯無政府主義一卷。本意大利人馬拉跌士達著。其揮斥垢氣。解散維繫。悲愍衆生之念。亦以勤矣。至于自明指要。或有執著。舊邦學說。多未脫離。夫能平齊人之好惡。知一身之備物。刀割香塗。愛憎不起。黃塵火齊。等無差別者。斯天下之至高也。其次莫如恬憒寡營。屏人獨處。持芋栗爲穀食。圍木皮作袴襦。大樂不至。勞苦亦絕。愈於交相倚持。待羣爲活者遠矣。何者。人之形軀。不異鳥獸。而好尙所至。是有兩端。州居萃處。人之情也。及其獨居深念。中有秘藏。肺府周親。潛若蟲蚋。此亦根性然也。故有樂羣就衆。亦有介特寡交。人心不同。慮如面頰。若其離羣子居。言有秩序。尙不可得。況得言無秩序。一求屯聚。即不得無友紀條貫。總總然懼人之多言。急以自白。蓋猶震於物論者也。莊生有言。魚之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吾生有涯。以隨知之無涯。殆已。昔人悲夸父之逐日。近賢悼奔馬之追杖。此則營求妙欲。自苦之根。藥

集爲生。伐性之斧。故知福爲美疢。羣惟聚癰。計文野者。是華士見。不如歸太朴也。求幸福者。是天宮見。不如言苟全也。凡求幸福。無不得苦。今日階級未平。苦者自苦。樂者自樂。誠不相謀。若階級既平以後。當一人兼之矣。欲乘汽船。必先鑿煤。乘輪之樂。不償開坑之苦也。欲享稼穡。耕以機器開坑之苦。更甚於力農矣。若使苦樂異人。其不均何異於今日耶。然則小艇可乘。何必輪艦。躬耕足食。安取引機。但損欲速務多之念。福亦猶人。必不因之致若也。此則今日所有文明。尙當有裁損者。何得復求增進。至於文明野蠻之分。本是俗論。無足顧慮。徒以心如委轡。競進猥多。持世之言。必以百姓千名爲準。然則山林獨善。不殘制羣體之蔓延。檜巢見井。松櫟爲摧。以衆暴寡。又可觀矣。若能循齊物之眇義。任夔虺之各適。一人百族。勢不相侵。井上食李之夫。犬儒裸刑之學。曠絕人間。老死自得。無宜強相陵逼。引入區中。庶幾吹萬不同。使其自己。欺蓋馬氏所未逮歟。然其批擣政家。鉏犁駟僮。振泰風以播塵。鼓雷以破積堅。墮高堙卑。邱夷淵實。蕩覆滿盈之器。大庇無告之民。豈弟首塗。必自茲始。雖有大智。孰能異其說耶。諒知大戟蕘花。是時爲帝者也。

丁未十二月章炳麟序

劉道一碑文

寄生

君諱道一。字炳生。一字鋤非。湖南衡山人也。象剛健。以立德受元精。以吐燿少說禮。

樂。暇習馳射。蓋當賈生英妙之年。殆庶子長不羈之行。故締交千人。不出齊魯之倫。栖栖庶方。獨親燕趙之士。粵有東胡群醜。盜我利器。歷祀二百。爲惡盈稔。苛政如虎。嗟黨禍之日。搆浚民以生。忍元元之殿屎。此仁人所以流涕。志士爲之忼慨也。惟君奮袖而起。乘時發迹。與馬福益。兄揆一等謀。插羽以檄鄰郊。揮戈以薄上郡。嚮使登介。一呼而勇夫鱗萃。併兵一向。則堅城草偃。鼓鉦殷天地。樓船掩江湖。纍纍辮髮。楨爲鯨鯢。芒芒禹甸。靡有獸跡。固萬民之所舉踵。抑亦君之所愜心者哉。不圖天未悔禍。事有弗然。同聲之應。已希。燃萁之火。斯烈。楚歌四起。遂覆重瞳之業。銅馬成羣。幾喪眞人之旆。君謂再舉可圖。爰以一箭矢志。會追騎不日將及。君微服宵行。卒濟東海。履虎尾而占不咥。假鷄鳴而越重關。旣入日本東京。正則英語學校。肄習專科。博聞強識。匪慕仲尼之多能。月故日新。曰嘉文子之好學。然則勾踐舐膽。曾未忘仇。陶侃運甓。因以勵志。嘗語人大丈夫不當流亡終身。恠憤之思。溢于言表。嗚呼。高丘反袂。寧比類于菀童。異土興悲。用託風于桃偶。昔人有言。雖危起居。竟信其志。君之謂矣。又其兄在亡命。欲歸無由。父病風痺。久之輒發。曠廢藥餌。則辜罔極之恩。同赴川

途懼嬰不測之患。君迺攬袂而止。伯氏促裝而旋。先廬固望天鑒。其衷不虞。鬼瞰其室。抵家二日。郡中大吏命遊擊熊德壽繫君。下按察司獄。身雖頓於幽。執心久寧。於聚灰連環無端。洞明禍福。達人知命。齊觀生死。每歎張裕毀鏡之愚。猶深先主搏髀之歎。官治刑具。鞠訊其事。君以有生七尺。受之乎父母。自昔三木不加。諸士夫抗聲曰。頭可斷。求不辱而已。對刀筆吏而辭氣侃侃。遭威武而節概彌堅。抉目無以隱其厲。截指不足夸其烈。若夫仰天呼懇。搶地叫號。方茲軌躅。祇增慙穢耳。終論罪當死。歲維丙午十一月二十日。畢命于瀏陽門之外。年二十有二。視死如歸。白首遂以符讖。援琴顧日。廣陵於焉絕響。是日也。二離失曜。萬象罷僭。邇無不哀。遠無不疊。知君者道其平生。性成孝友。容兒溫厲。肝膽照于胡越。意志超乎方外。仰之若高山。量之如千頃。橫流若決。喜見君子。零雪不凋。迺知松柏嗚呼。慕九原之德。微斯人。其誰歸。俟黃河之清。或應運而興起。凡我同志。僉謀所以扇餘風。播芳烈。於是斂以重棺。封之尺土。刻立石以爲旌。顯令問於不朽。銘曰。

灑灑沅湘。流波不歇。人以地靈。才爲世出。君挺英姿。威儀秀發。翩然騎麟。下除糾結。



折。榱。傾。棟。伊。川。被。髮。狐。犬。猖。狂。盜。我。日。月。援。戈。而。麾。伊。誰。陳。力。昊。天。不。弔。詰。人。是。伐。平。原。舌。萇。弘。暴。血。業。雖。不。就。遺。規。宏。達。欽。茲。德。音。華。嶽。比。隆。孝。義。勿。置。澆。訛。化。融。凜。凜。顛。越。鑽。龜。允。凶。戰。勝。則。肥。肺。腑。洞。通。燁。燁。其。文。桓。桓。其。武。惟。琨。啓。先。君。以。纘。後。懿。歟。國。士。名。孰。能。雙。稱。力。如。虎。象。體。猶。龍。亭。毒。庶。類。幾。濟。厥。庸。如。何。永。遞。喪。元。灰。躬。建。碑。墓。畔。禾。黎。凡。凡。毋。升。之。山。毋。沉。之。江。企。維。遐。迹。邈。矣。清。風。銘。音。鏘。楚。與。哀。無。終。

劉烈士道一像贊

運 贊

嶽嶽衡山。高上造天。鬱勃輪囷。乃生異人。而農沈冥。寶愛其種。語言孔多。惟夷狄是恫。風聲所敷。起者如雲。以予所聞。焉有劉君。矯矯劉君。志存攘夷。幼而倣儻。頗嗜恢奇。殊方朱離。君通其言。異域絕學。君識其原。藏學相時。期行所志。所志伊何。剪除非類。志不克就。遽嬰網羅。嗚呼昊天。有恨如何。華夏式微。斯痛莫大。不能事仇。即死亦快。矧君雖死。尙有賢兄。速行其志。庶慰君魂。漢終不亡。君名不死。嗟我後之人。視此君子。

鳩鵲案戶鳴爲劉道一作也

太 炎

鳩鵲案戶鳴。似聞楚聲歎。問鵲何能爾。云受杞梁妻。良人始廿二。帶劍冠雄雞。繚繚  
 善方言。白皙無髻髭。中原昔板蕩。海水澹羣飛。不知何老公。屯聚湘水湄。阿兄好交  
 遊。蓬頭著麻屨。傳呼良家子。步入郭門西。劉矛長八尺。空拳張弩機。一朝事不就。鐵  
 翼各分飛。阿兄走吳會。小弟逃東夷。阿翁年七十。風痺不可醫。家室空無人。牆上生  
 蒿藜。良人念當歸。歸來一何遲。上山請玉兔。搗藥丹沙衣。父病霍然已。辭去下堂階。  
 不知何老公。手持三尺徽。繫頸出門去。相將入園扉。問我得何罪。云子字鋤非。上堂  
 乃無語。歎已召屠魁。按條當棄市。銜冤欲愬誰。南山有一鳥。啾啾鳴聲悲。託子東南  
 行。爲報阿兄知。已斷勾吳髮。難采西山薇。黯黯瀏陽門。淒淒誰撫屍。葭席蓋槁骨。封  
 棺一丸泥。人生會有死。蒿里洞無厓。不如登祝融。仰天捫虛危。傳語當世人。請視杞  
 梁妻。



## 代理斧軍說部

二十世紀之小說。改良社會之活寶也。其勢力足以左右人類。盡人知之矣。斧軍自從事報界。注意於此。因衡情度理。鼓義俠之潮流。作強權之針砭。俾盡言責焉。至其主義之高尙。文筆之繁華。意匠之光明。精神之活潑。每讀一過。大有龍吟鳳舞。海立山飛之概。其價值爲海內外人士所稱許也久矣。頃已彙成一帙。託本社代理。每冊定價五角。

民報社白

## 復報社廣告

本報發揮民族主義傳播革命思潮發刊以來已出至第十一號現第十二號亦將付印不日出版復報社啓

# 本社簡章

- 一 本雜誌之主義如下
  - 一 顛覆現今之惡劣政府
  - 一 維持世界真正之平和
  - 一 建設共和政體
  - 一 土地國有
- 二 主張中國日本兩國之國民的連合
  - 一 要求世界列國贊成中國之革新事業
- 三 本雜誌仿歐美各大雜誌體裁論著不分門類後附時評小說譯叢來稿總求不戾本旨靡不搜羅
- 四 本雜誌置總編纂一人撰述員無定額庶務幹事一人會計一人校對二人收稿一人
- 五 本社員之外如有撰述不與本雜誌宗旨相違者請逕交本社編輯所擇尤登錄以本期雜誌奉酬
- 六 有概捐本社經費十元以上者奉酬本雜誌一年二十元者二年三十元者三年五十元以上者永遠奉酬俱推為本社名譽贊成員
- 七 本雜誌月刊出一期至少以一百二十頁為度定價一冊二角預定半年者一元一角全年者二元郵費另加
- 八 本雜誌定於陽歷每月初五日為發行期決不蹈前各雜誌愆期之失
- 九 本社編輯所設於日本東京市牛込區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發行所設於東京府豐多摩郡內藤新宿字番集町三十四番地與本社通信者請直投編輯所
- 十 凡經售本雜誌者十分以上九折三十分以上八折報費按期滙付如三期未清者即行停寄清算幸為原諒